



#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五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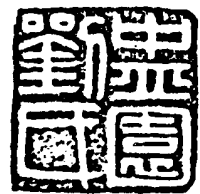
## 古禮儀

周禮總義十八卷附考證一卷.....	宋 易 祓撰	湖 南 一
周禮故書考一卷.....	民 孫文昱考證	積 學 齋 三六一
周禮釋注二卷.....	清 程際盛輯	頤 志 齋 三七九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	清 丁 晏學	鶴 壽 堂 四三七
儀禮古義一卷.....	清 蒯泮林撰	昭 代 四六三
儀禮經注疑直五卷.....	清 惠 棟著	安 徽 四七五
儀禮釋注二卷.....	清 程瑤田校	頤 志 齋 五四七
儀禮私箋八卷.....	民 吳承仕輯	廣 雅 五七五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五卷.....	清 丁 晏學	廣 雅 六四七
	清 鄭 珍撰	
	清 徐養原撰	

周禮總義十

八卷

劉宗向署



乙丑湖南長郡學

宮叢書刊印處刊

序

玉韞於千重之石而氣吐白虹珠沉於萬仞之淵而光  
 生清夜無他天地精英之所聚物莫能掩其神也士大  
 夫之立言也亦然有數文之言有載道之言數文者文  
 敝則言窮載道者道不變言亦不變如吾鄉先輩宋易  
 山齋先生所著周禮總義一書是也先生名祚字彥章  
 世居吾邑瀉山右篤學力行著書甚富孝宗時擢狀元  
 及第官至大宗伯封開國男退榮而素業不少改蓋孤  
 詣之志自悉其力於不敝矣願國運屢移兵燹頻作坊  
 本皆蝕家刻亦焚至今六百餘年所著書已不復耳其

周禮總義序

名即先生子若孫亦無從探之故府矣况周禮之亂於  
 新室累於介甫誹於五峯言人人殊雖有總義遺文孰  
 與掇拾而表彰之耶欣逢 聖天子御極特詔修定三  
 禮并救海內士夫家三禮藏本皆得入獻子時備員纂  
 修留心搜討方惜先生總義一書僅散見王氏訂義中  
 不得其全本採之吾鄉行省所獻亦未之及也未幾當  
 事奏請令諸纂修官入中祕 文淵閣上蒐遺逸禮書  
 予往閱至永樂大典網羅數千家中載三禮多種而山  
 齋總義在焉按之獨缺司徒一官司馬亦稍佚餘四官  
 皆完善予爲之狂喜因出語先生族裔宗潛字公申者

公申時舉鴻博來京師聞而起祝曰此吾先世之靈六  
 百餘年尚不磨滅也且歎且喜因捐貲傭人繕錄之子  
 亦從各纂修署彙其稿隻字片言必以付數閱月錄畢  
 凡八百頁約數十萬言公申揖子曰俾我先世散佚數  
 百年之精光重見日月者君實大有造焉予曰非也周  
 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總義有所發明是能羽翼周官  
 者也衛聖經者天故壽之兵火不能滅風雨不能壞當  
 此制作休明之運自排石室出扁鑰以佐鼓吹而滋黼  
 黻後起者適若有啟其衷焉而與爲藉手耳豈偶然哉  
 且吾與先生居同里後先生六百年而生適以珥筆三

周禮總義序

禮而爲先生闡失傳之遺緒若相值若相待又豈偶然  
 哉公申大快曰予得此差不負此行矣歸即授梓爲先  
 世傳此絕業焉予因述其事而志之俾後人知此書所  
 自發并以信苦心著書者無患後世之不傳云抑予閱  
 永樂大典之書爲卷凡數萬分帙以韻幅長尺有八寸  
 廣尺許皆寫本大字徑寸小字五分朱格皆有辰砂畫  
 墨尙有古香書法遒勁通部無懈筆紙厚比高麗而潔  
 白過之絳帛爲表紫玉爲籤修自明永樂中總裁數十  
 人纂修數百人執筆墨從事者千餘人書成卷軸充祕  
 閣終明代不能鈔板後張江陵奏寫副本一藏勝朝之

華蓋殿一藏於今之 武英殿及闖賊焚華蓋殿此書亦焚惟 武英殿本尚在 世祖龍飛駐蹕此殿移此書置 皇史宬後移中祕其書羅列萬有書目多外間所未聞惜其徵引太繁頗傷尤雜臨川穆堂嘗欲向此中挑出數百種錄以行世吁向微 內府有此書則山齋之心血冷矣因附記於此  
乾隆四年己未同里後學王文清九溪氏拜撰

周禮總義

序

三

序

禮之難言也始輯之難祀宋無徵是也繼議之難石渠虎觀諸異義是也終行之難新室宇文及熙寧事例是也而今以數千年未盡湮之籍值 昭代大有爲之時搜文徵獻以贊天地爲昭之化則非他日舉行之爲難也而惟悉心搜輯與討議之爲難夫幸逢斯盛而猶以是爲難者禮歸於一以貫而資於多以蓄多以蓄則無虛亦無約一以貫乃能分亦能合矣故曰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此也往遭秦灰漠溺得鄭氏奮力遺經實於先聖爲功魁矣而亦不免爲過始者一章一句則涇雜涓而脈或淆全經則矛刺盾而神或散蓋不但惑於織而頗蔽於臆故也新義之僻視鄭賈尤烈者也鄭注蔽於臆所謂誤新義蔽於僻所謂故也荆公故大才然以新鑿佐其堅僻蔽猶如此況下焉者乎故當其時伊洛不能回迨後紫陽亦莫之挽今僅存者二程語錄與龜山辨疑及朱子師徒正續通解之屬耳禁程氏學未已旋禁朱子士生其間不希世資而潛志聖經者罕矣長沙易山齋先生與朱子生同時孝宗淳熙乙巳及狀元第累階禮部尚書封開國男可謂榮遇矣顧獨探討遺經學行焯厲所著識山樓文集外有周禮總義及周易舉

周禮總義

序

一

隅禹貢疆理諸書時張南軒先生與先生交契講學嘗  
爲先生作諸記序南軒詩集中橋有山中隱之篇蓋過  
新康訪先生也今其書家刻皆燬於火遺文零落總義  
略見於王次點訂義而詳載於永樂大典中今約舉其  
文如大小祝注疏頗牽率而總義判若淄澠然又如天  
府治中諸家並與鄉大夫大司寇司民之各登中不相  
貫總義則如圖索矣殆亦欲因多而究其一者非耶由  
斯以推採醇以剔疵雖鄭王猶望之矣故曰兼則總偏  
則蔽而搜輯與討議相終始者此也茲先生裔孫宗溍  
奉徵居王府賓館從其同里王九溪先生處聞是書乃

周禮總義

二

體 聖朝翼經崇道之至意不忍遺文就湮時過禮館  
假大典鈔梓之但大典闕教政二官文頗有漏此則其  
怵怵心惻者也溍字公申丁內艱廬墓終喪與其先世  
延慶公廬墓產芝事後先輝映外臺重溍學行連舉孝  
廉及鴻博諸科堅辭不獲已乃就徵今輦下所題廬墓  
圖乃賢王因其瞻雲嗚咽而命工繪圖以慰孝思者也  
而溍又勉刻先世禮書如此其諸 聖孝所格被而亦  
禮籍未泯之一徵與例得并書

乾隆四年己未五月戊午三禮館纂修後學丹陽姜兆

錫謹序

天官冢宰第一

天官冢宰一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極中也此經並列於六官之首者言六官所掌之事無非示中於天下取中於王國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古者建國皆本於此然周都鎬京而復宅洛邑者居天下之中而已昔者成王之世制禮作樂立一王之灋乃卜澗水東灋水西而作王城又卜灋水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一

東而作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新邑既成乃時會諸侯於洛是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斯王之所以建國歟辨方則以日景辨東南西北之方正位則以祖社朝市正左右前後之位體國則宮城門涂之度皆如人之有體經野則邱甸溝洫之畫皆如絲之有經四者備而後治道舉焉故設官則六典之官各處以職分職則六官之職各命以事無非所以任推行民極之責所謂民極者於畫可以互見營洛之始召公相宅乃作召誥其說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及洛邑告成周公還政乃作洛誥其說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周召二公相與維持以成周家一代之治者要皆中道之所寓至於周官之作則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觀當時百官君子無非推行成王之德意則所謂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悉矣六典所載自周官出此所以並列於六官之首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冢宰大宰也鄭氏謂進退異名蓋所主一官不兼他事則與六官同謂之大是退異名也上佐天子百官總焉尊於六官獨謂之冢是進異名也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與此佐王均邦國同意謂之佐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二

王均邦國則非三公不足以任之故周公以三公兼冢宰見於蔡仲之命公薨而召公亦以三公兼冢宰見於康王之誥其佐王均邦國而謂之冢宰者在周典亦間見其一二大宰之職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是對王之大治而稱冢也宰夫之職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主王之官刑而稱冢也司會曰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廢置參乎王而稱冢也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是好賜予參乎王而稱冢也御史曰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是治令達夫天下而稱冢也凡此數者事大體重故



謂之道揆而兼以三公之職公羊氏之傳春秋曰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一相乃冢宰之任初非別置一相卽周公召公之所兼者是也若夫成周設官之兼冢宰者職掌雖一而體統異矣此序官所以先列冢宰而後言大宰於治官之屬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大宰所以長治官而乃列於治官之屬者言其分職聯事亦所以相屬也故以卿一人爲之然卿乃上下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之通稱上聯三孤則爲九卿下設中大夫而卿亦上大夫故大宰卿一人卽以中大夫二人贊之此小宰所以爲治官之貳小宰中大夫卽以下大夫四人贊之此宰夫所以爲治官之考以至八人之上士十有六人之中士三十有二人之下士凡六等其數皆以倍卽鄭氏所謂轉相副貳者在六官皆然然六官及遂人其下士獨謂之旅者何也眾也他如行夫之下士亦三十有二未嘗不眾也而不得言旅不得同乎六官鄉遂之尊故也今自旅下士等而上之以至於卿在大宰一官凡六十有三推之於五官又推至於

三百六十職則不啻數百倍又以六卿推之爲中大夫者凡三十人爲下大夫者一百八十人爲士者萬八千七百五十人推之於六遂又推之於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則亦不啻數十倍何其繁也大抵成周不必備非特三公之職自一命以上無非兼官以行事鄭氏釋大司馬序官曰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自軍帥不特置者推之則知六職之不常有者亦不特置也自卿以下兼官者推之則知其他列於六屬者亦皆兼官也況成周之制卿大夫則制以邑三等之士則授以田設官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四

雖多總攝有道是殆不可以泛觀之矣餘見地官序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周官府史胥徒設職甚多而不詳所出在天官者凡二千六百六十有六在春官者凡二千二百四十有一在夏官者凡三千二百六十有五在秋官者凡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冬官雖散落無紀亦可類見唯地官無常職凡職於山林川澤者其數不可勝計杜氏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不調諸民其誰實爲之或謂出於閒民然閒民轉移執事乃九職之一豈足以備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之數蓋

子所言庶人在官者同祿謂在官而受田者非於百姓受田之外而別置府史胥徒之職考之周典自有成說大司徒之頒職事其十有二曰服事鄭氏謂其服公家之事者也鄉大夫登其夫家之眾寡其舍者服公事者鄭氏謂其吏之有復除者也又鄭氏釋府史則曰皆其官長所自辟除非所謂吏之有復除者乎釋胥徒則曰此民之給徭者非所謂服公家之事者乎今以鄭氏之說而考論成周之制古者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受田者凡九百萬夫其間有德行道藝之民及三年大比則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餘則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五

老疾之外皆有所服之事此府史胥徒之所從出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

人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廩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六

膳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周禮總義卷之一天官七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圍遊亦如之

周禮總義卷之一天官八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

從出也文王肅肅在廟離離在宮刑於寡妻至於兄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九

弟無非所以為周家數聖人相傳之懿至周公攝政

建六典之官而正朝綱重國體凡百司庶府詳濶略

則本數未度靡不畢舉而天官所統造原立本不過

此三者而已今自天官分職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

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

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有以正其治於宮庭之

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治而有以正

其俗於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宮伯所掌之官府士庶

子凡在王所罔非正人使之日聞正言日見正事皆

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為人主正

心之端也而猶以為未焉以人主之尊不厚其身無

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

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饗烹之味甸師

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

酒正而下主酒水醴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布

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

溢而後民命國脈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

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欲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

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府者莫不皆有一定

之式玉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邦布之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十

出入皆有式灋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

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式灋之是守使人主不

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為人

主修身之端也而猶以為未焉蠶漫嬋娟深嚴窳密

親公卿大夫之時常少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多故

王者皆以灋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

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內官之選初不過取而輕

擇內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

屨之官亦皆以上士中士為之小夫儉人不得廁迹

於其間闢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

曳組含天憲而握王爵者宮壺朝著事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爲人主齊家之端也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而太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之人灑掃使令之徒寢處燕息沐浴櫛頤私猥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太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內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而聖人治國平天下之道萃見乎此矣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典常也大宰並建六典本以治邦國爲主而兼及於百官府以至萬民者百官府則推行吾之六典者也萬民則吾六典之所先及者也王者之治天下自治爲先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後遠近四方從焉故於百官萬民則致其詳於邦國之諸侯則舉其略詳內略外而邦國自治此所以爲大宰六

典之序一曰治典以經邦國者理之使不易其常之謂經然治必先於官府而推之以紀萬民紀謂錯綜而不遺詳於經者也二曰教典以安邦國者導之使不拂其常之謂安然教必先於官府而推之以擾萬民擾謂馴習而不違詳於安者也三曰禮典以和邦國者交好常有以相親之謂和然禮必先於統百官而推之以諧萬民諧謂相信而不乖詳於和者也四曰政典以平邦國者分守常有以相制之謂平然政必先於正百官而推之以均萬民均謂至公而不私詳於平者也五曰刑典以詰邦國者辭命常有以相戒之謂詰然刑必先於儆百官而推之以糾萬民糾謂纖細而不差詳於詰者也六曰事典以富邦國者財力常有以相資之爲富然事必先於任百官而推之以生萬民生謂惠養而不窮詳於富者也詳內略外其序如此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大宰各司其一

大宰所掌特專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聽焉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大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本之悉出於一者如此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辯邦

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灋亦典也詳於典故曰灋官府者朝廷百官所居之府所以行灋守者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謂之百官府則非特治官而已凡六官之職皆在所統一曰官屬者即小宰之六屬使之各揚其職故曰舉邦治二曰官職者即小宰之六職使之各任其事故曰辯邦治三曰官聯者即小宰之六聯使之上下相承故曰會官治四曰官常者即宰夫治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數之官常使之多寡相稽故曰聽官治五曰官成者即小宰八成之書使其條目不相侵紊故曰經邦治六曰官灋者即小宰七事之灋使其戒懼不致廢弛故曰正邦治七曰官刑者即小宰所徇之常刑用以儆戒人心故曰糾邦治八曰官計者即小宰所弊之六計用以廉察人才故曰弊邦治是八者其六為邦治其二為官治蓋聯事者百官之事常數者百官之數非若六者之關於邦治也大宰以是而統三百六十職之任使其尊卑大小無非八灋之是守故曰治官府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眾

則亦灋也以灋為式故曰則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或為家邑或為小都或為大都以其皆有邑都則曰都以其在國之鄙則曰鄙都鄙之則其目凡八一曰祭祀者謂都鄙有社稷五祀及其先君之廟典秩高下不可踰越故曰馭其神二曰灋則者謂都鄙有伍兩殷輔與夫家臣之屬職守嚴整不相紊亂故曰馭其官三曰廢置者謂都鄙之吏任治於外則必有勤怠功過舉其能者而措其不能者故曰馭其吏四曰祿位者謂都鄙之士從乎政學則當考察其藝養之以祿而後定其位故曰馭其士五曰賦貢者謂都鄙以其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而又以稍縣鄙之十二者輸於王然後為之制其用度豐殺之數故曰馭其用六曰禮俗者謂都鄙有稍縣都之民則必有冠昏喪祭之俗因其俗而制其禮文輕重之節故曰馭其民七曰刑賞者都士家士為之掌其訟獄則必有刑賞以及其下故曰馭其威八曰田役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古

者都司馬家司馬爲之掌車馬甲兵之戒令則必有田役以作其怠故曰馭其眾是八者皆謂之馭乃所以馭都鄙也故秋官設都則之職專掌此八則之灋然謂之都則不言家則者何也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以上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爲主故總而言之曰治都鄙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吉

富三曰子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六典八灋八則大宰不言詔王而八柄言詔王此正大宰論道經邦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者也故八柄馭羣臣惟天子得專之惟大宰得詔之詔之者何人臣非爵無以貴之也必有德而後任故曰馭其貴人臣非祿無以富之也必有功而後授故曰馭其富子者子之以財也財必以恩而後得故曰馭其幸置者置諸其位也位必以敘而後進故曰馭其行

罪至於可殺而有八議之辟賜之更生所以福之也故曰馭其福罪至於不可貸而有削邑之罰奪其所所以貧之也故曰馭其貧廢言棄也臣有罪戾不可委任褫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誅言詰也臣有過失非其故爲以官刑而詰之故曰馭其過是八者不徒馭之而已自一至五則爲慶賞自六至八則爲刑罰廢者置之反也奪者子之反也誅者曰爵曰祿曰生之反也慶賞詳而列於先刑罰簡而列於後知所先後詳略矣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共

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八統亦所以詔王也雖曰馭萬民而實本於王者之躬行故以統言之言統之於上而係屬於下者也親親則睦九族之類敬故則燕朋友之類進賢則興其德行使能則任其道藝保庸則安其有功者尊貴則崇其有爵者達吏則察舉勤勞之吏禮賓則接遇諸侯之禮此皆王者之事而何與乎萬民然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

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爲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義上作而下應猶絲之牽物約其渙散而歸之於統故曰八統馭萬民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月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先王之時凡民皆受田凡受田皆爲農今三農特居九職之一而復有園圃虞衡之職又有藪牧百工商賈之職又有嬪婦臣妾閒民之職此非出於三農之

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天官

七

外卽民數之不足於受田者與受田而有餘力者爲之也蓋井田之制一夫受田百畝百畝之家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以至家十人則受兩下地家十有二人則受兩中地家十有四人則受兩上地其餘參錯於三地之間等而上之皆以是爲差惟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則受田而有餘力者又四人以下則數之不足於受田者若是二者之民先王皆有道以處之居則使之任草木絲枲疏材之事出則使之任山澤鳥獸八材貨賄轉移之事是以無一職之不得其養而亦無一民之不任其職故

曰九職任萬民賈氏以九職之閒民爲不營已業之游民非也游民乃惰而自安者閒民則其數不足於受田者蓋家四人以下其數不足於受田者而謂之閒民亦猶田之未授於民而謂之閒田經雖不明言閒田之制而王制言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爲閒田此謂田之未封邑者若夫鄉遂都鄙夫家眾寡有耗有登登謂十六受田耗謂六十歸田其田在四等公邑之間天子使吏治之以待授民亦謂之閒田閒民亦然前解所謂四人以下不足於授田者先王處以閒民之職使之耕閒田

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天官

六

而輪閒粟餘則使之轉移八職而執其事如是則閒田以待授民而非曠土閒民以待授田而非游民不然閒民何以列於九職之末耶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九賦之灋與上經九職不同九職所以任萬民九賦則非取於任民者也鄭氏皆以爲民賦且援漢口率出泉之制其說一立王制不明學者惑之不容不辯一曰邦中之賦者卽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



圍任園地蓋王城內外之地也二曰四郊之賦者即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蓋六鄉百里之內而外距六遂之地也三曰邦甸之賦者即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蓋距國中二百里六遂之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者即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蓋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者即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蓋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者即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蓋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九

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邑也七曰關市之賦者若與九職之商賈同然商賈主乎貨賄阜通此則如司市所言市之征司關所言關門之征是也八曰山澤之賦者若與九職之虞衡同然虞衡作山澤之材此則如尹人所取金錫玉石角人所取齒角骨物之類是也九曰幣餘之賦者如職幣所云斂官府都鄙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前六者皆任地之賦以其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於一分之中復以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輸之於王如是而已後三者雖非任地然有司所掌利歸公上故亦謂之賦而繼於

任地之後詳考大府一職即有九賦之式而又別有邦國及萬民之貢則九賦非任民之賦可知矣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太宰之職國用有三曰九職曰九貢曰九賦而九式之均節財用特見於九賦之後是專為九賦設也故大府有九賦之式而不言九職九貢之式非無式也太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若九貢不在頒用之數則以之待弔用九職不在頒用之數則以之充府庫此成周備先具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之道非若九賦為國家之經費也惟九賦為國家之經費故大府之式灋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九者責之有司皆有式灋焉以式灋待之論之則自賓客以至賜予皆有司之事以式灋待之可也若王之膳服則何拘於式灋若拘以式灋則膳夫何以不會王之膳外府何以不會王之服以至膳禽飲酒裘與皮事亦何以皆為之不會是數者皆至尊所御不可以有司之灋

會之也若大宰佐王論道則膳服有式乃養成君德之大者此大府列膳服於九式之先豈無意哉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饋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九賦任地九職任民二者皆行於王畿千里之間而王畿千里之外隨其地之遠近大小立為邦國九等之貢九貢之目雖不詳見考之鄭氏自有成說因二鄭之說而參之禹貢則有可以類推者禹之甸服實惟冀州其外八州別為侯綏要荒因其地之所宜貢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其地之所有故曰任土作貢周人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亦若是而已祀貢即浮磬菁茅之類饋貢即絲枲絺紵之類器貢即銀鏤斝丹之類幣貢即織縞織皮之類材貢即栝柏篠簜之類貨貢即金玉蠙珠之類服貢即玄纁織纈之類旂貢即羽毛幾組之類物貢即魚鹽橘柚之類是九物者雖禹貢任土之舊亦可推見成周九貢之灑然大宰之於邦國謂九貢而秋官大行人之六貢亦同九貢之目者何也蓋有歲之常貢者有因朝而貢者因朝而貢則大行人之六貢也歲之常貢則大宰之九貢也小行人又有所謂令

諸侯春入貢其此之九貢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覈以富得民

兩聯也屬也蓋人心以類相合而皆聽命於上不為之兩則渙散睽異莫相統一聽其自兩而無所繫乎其間則人心莫知所從相違相尤為患滋甚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非兩相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聯屬而何成周於是設大宰之官自六典以至九貢特先王維持天下之灑制至此總攝人心而歸之於一然後有所謂九兩牧即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者長即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者師即學校之傳道授業者儒即道德之化民成俗者宗如正室門子之類可以收三族之親疏者主如郊甸任地之類不屬乎吏而自為之主者吏如鄉遂公邑之吏各分其職而治民之事者以至友如鄉田同井之友覈如養蕃鳥獸之數是九者皆有得民之實惟先王繫之有道故其權一出於上而納天下於皇極之世粵自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陵夷至於春秋之後齊晉吳楚迭主夏盟六卿三家顛執國政道術分裂而田駢慎到之徒人自爲師儒學不明而畏壘之人乃有尸祝社稷之事田懷屈景之族蟠據國中繕甲京城或以不義而好勇至於朱郭任俠脫人之急刁卓殖貨富擬封君然後知九者得民固不可使之奔軼四出而無所聯屬於上此先王所以爲固結人心之本不容一日擇者也然曰牧曰長曰主與吏曰宗與敷無非勢與利之所在後之有天下者猶得以操其柄而制其變若儒道設教於洙泗之間七十子之徒師友淵源萬世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宗主亦可以驗其得民之效然則大宰列是三者於九兩之中則知先王之繫民勢與利云乎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近代有爲期年一變之說者引此經以爲證殊不知此非變灋也特新之而已鄭氏謂重治灋新王事是也鄭氏又謂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新正又書而縣於象魏使萬民觀焉蓋以小宰互文推之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宰縣治象之時也大宰縣治象繼於正月始和之下是

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始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之說至謂象魏爲闕尤所未安據左氏哀三年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若此未可遽謂之闕也魏卽巍巍之貌也蓋治見於象者爲治象書治象之灋者爲象魏兩觀之縣象魏者爲魏闕縣之十日卽斂而藏之至小宰於正歲帥屬而觀則觀之於已斂之後此其序也教官政官刑官倣此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音

陳其殷置其輔

大宰之六典佐王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灋治官府前已敘之矣今又曰乃施典於邦國乃施則於都鄙乃施灋於官府者前舉其凡以見大宰之所職今更爲之申敕亦以見施行之次第也牧者何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此不言伯者伯亦爲牧舜於十二州爲十二牧禹於九州爲九牧殷於八州爲八伯外有二伯周設二伯復爲九牧以統九州之諸侯書所謂以倡九牧是也監者何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王之初亦設三監

皆殷之制成王以三監作亂而令諸侯爲監以司糾察之任書所謂王啟監厥亂爲民是也設其參者鄭氏以爲卿三人王制所謂大國次國三卿是也傳其伍者鄭氏以爲五大夫王制所謂大國次國小國下大夫五人是也陳其殷者鄭氏以爲上士中士下士也置其輔者鄭氏以爲庶人在官卽府史胥徒之類此六者各設其職乃所以施其典於邦國者也長者卽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食采者列於畿內爲內諸侯是之謂長有長必有屬故爲之立其兩兩卽鄭氏所謂兩丞之類以至殷亦眾士輔亦府史胥徒卽都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蓋

家宗人都家司馬之所掌者是也正者何卽六官之長如天官冢宰之類各帥其屬以舉邦治是之謂正有正必有屬故爲之立其貳設其考卽鄭氏所謂小宰宰夫之類以至殷亦眾士輔亦府史胥徒卽宮伯宮正以下凡六官所掌者是也然周自武王克殷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所謂邦國之君臣都鄙之長屬官府之正貳固已截然有一定之制初不待大宰之所建所立以至陳之置之也當是時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於是設爲六典八灋八則之制以作新天下之治前

所謂申敕之者是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上經言施典灋則於邦國官府都鄙而邦國官府都鄙之有所治於大宰者又復以此待其治猶以爲未焉復舉所謂官成賓禮而待之且八灋之官成本以治官府而此則曰待萬民之治八統之禮賓本以馭萬民而此則曰待賓客之治何也官成雖用於官府而八成所謂政役閭里師田稱責無非民也禮賓雖以馭萬民而大小行人司儀掌客之所職者無非賓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美

客之事也蓋有國斯有禮有土斯有民邦國官府都鄙雖不同而二者之治則亦相參而用之耳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祀天大禮也其次五帝也大宰言祀五帝而不言祀天以王者祀天不敢指而名之故大宰所掌者祀五帝而已言祀五帝則祀天可以類舉也蓋蒼蒼正色者天也主宰萬物者帝也帝之與天名異而實同上

古之君德同乎天萬世推之尊以配天亦謂之帝月  
令所謂其帝大昊其帝炎帝其帝黃帝其帝少昊其  
帝顓頊是也若鄭氏言五帝出於緯書蓋指五精之  
君以經推之其殆大宗伯所謂青圭赤璋白琥玄璜  
所禮之四方者耶經於四方初不言帝故器與牲幣  
各放其方之色大宰所謂五帝則牲玉幣爵與上帝  
同其用然後信大宰所謂五帝者即月令之五人帝  
也方其祀事之始百官在列大宰臨之誓者誓之以  
言戒者敕之以事具謂備其牲牢鼎俎之物修謂嚴  
其掃除糞灑之事如此則恭敬誠懇之念固已素孚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於未祀之先矣於是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至祀前一日及職事眠滌濯又至納亨之夕王袒而  
迎牲射牲割牲大宰則翦其毛而贊之焉又至於行  
事授以奠焉五帝之祀如此則祀大神示可知也祀  
大神示如此則享先王可知也故皆曰亦如之惟玉  
几所以依神玉爵所以薦神獨於享先王用之人事  
尙文故耳

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几玉爵

六服盡來謂之大會同朝觀蓋大朝在朝大覲在廟  
大會同在國門之外集於方明壇之上玉幣乃諸侯

將幣之禮小行人之六幣是已玉獻乃諸侯貢珍之  
禮大行人之六貢是已二者皆致以玉故曰玉幣玉  
獻也玉几者即王見諸侯之禮司几筵所謂左右玉  
几是也玉爵者諸侯酢王之禮大行人所謂王禮再  
裸而酢是已二者皆貴乎玉故曰玉几玉爵也此皆  
禮文之大者而大宰實周旋於禮文相接之際故曰  
贊

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不以天下忘乎親也故雖國政  
之大者亦委而聽焉今含玉施於始死之時贈玉施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於既窆之後此喪禮之末共於典瑞專於大宰職也而  
必曰贊云者是知百官雖聽於冢宰而冢宰實未嘗  
一日而廢乎王命也

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既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

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朝儀有內外邦治有大小此二事最相關屬皆所以  
爲大臣之體治朝在路門之外日朝以聽國事者也  
四方之聽朝者天子巡狩征伐諸侯各朝於方岳之  
下者也二者天下之大權皆天子親之冢宰特贊之  
而已二者之外則冢宰爲之決其小治或謂小治如

八瀆八則九貢九賦之類不以詔王者皆小治也以此爲小孰爲之大故嘗謂天子旼路門之朝則冢宰爲之聽其小治如宰夫所言禁令之類天子聽方岳之朝則冢宰爲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如職方氏所言戒令之類是謂政無大小皆所兼統內外得其宜矣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歲終受其會者受百官府所致之會也有小宰焉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又有宰夫焉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致其治蓋有官必有事有事必有致有致必有時日之有成日致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考績設官其序如此是以歲終之會大宰則以是令之於百官府使之各正其治謂之百官府則六官皆總而不止乎治官之屬所以爲大宰統百官之任何謂統百官之任曰會曰要曰成雖考於三官而實散見於三百六十職之中酒正之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

之以參五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司書及事成則又入要貳焉此見於治官之屬者然也至於司徒則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司馬於要則受之士師於要則正之此見於六官之屬者然也不特此而已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夫司會天官也大司徒之於市三官地官也大樂正大司馬大司空則四時之官也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則廢置之詔王可知也宰夫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則誅賞之責於太宰可知也會計之灋一舉而上下體統得其正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古人立灋自貴者始於是乎有王宮之刑宮刑不見於經以宮正推之所謂辨其內外幾其出入去其淫念與其奇衰之民卽此之政也所謂稽其功緒糾其德行與夫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卽此之令也以此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糾察其不然則曰糾以此禁止其未然則曰禁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王宮之糾禁則其政令糾禁之所棄者乃小宰宮刑之所加者也然則小宰治官之貳也故宮刑所治者首言王宮之政宮正治官之屬也故以政爲戒而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正所掌是亦推行乎小宰之所掌是亦推行乎小宰之治者也或謂凡宮兼言后宮失之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此六者大宰專之小宰貳之書之副曰貳亦所以貳

大宰也大宰以前三者兼總治體而專其操縱之大權矣小宰則以其貳而察其善否之實故曰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大宰以後三者兼制國用而專其斂散之大權矣小宰則以其貳而謹其出內之令故曰以均財節邦用此所以爲治官之貳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百官所居謂之府任官府之職者謂之吏凡官府之吏有位斯有治有治斯有事有事斯有食有食斯有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會有會斯有情非敘無以正之於是小宰以六敘正羣吏何謂位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宰夫言治朝之灋是也何謂治曰正曰師曰司曰旅曰府史曰胥徒各有所治凡八等宰夫言百官府之徵令是也何謂事或大事則從其長或小事則專達司士言以能詔事是也何謂食或稽其事而制其食或乘其事而下上其食司士言以久奠食是也何謂會有會其政事者有會其財用者宰夫司會所掌之類是也何謂情有納訪之情有復逆之情內史小臣所掌之類是也惟其位有

貴賤治有小事有先後食有多寡命有詳略情有  
好惡以此六敘而正之則正朝廷以正百官莫不一  
於正矣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  
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  
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  
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  
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天官

此大宰八瀝之官屬也小宰則列其條目而加詳焉  
故六官之長爲六卿六卿各帥其屬其屬各六十合  
六屬而論則其象周天之度今以序官考之天官之  
屬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九春官之屬七十有  
一夏官之屬七十秋官之屬六十有五此五官之屬  
固已三百四十有八雖冬官散落無紀計其數總四  
百有餘何耶聖人瀝天建官天度奇而不齊聖人亦  
不如是之拘也舉其成數曰其屬六十而已大事則  
從其長非特六官之長也凡職皆有長焉大事則其  
屬從之小事則專達此又六屬小大相承之意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  
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  
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  
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  
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小宰之六職自治職之平邦國均萬民以至事職之  
富邦國養萬民與大宰六典所言或同或異有詳有  
略無非所以推行乎六典者也然六典治邦國故先  
百官而後萬民此六職雖言邦國萬民而不及百官  
者以其所職莫非官府故不言百官而各言六職之

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天官

事財用會計屬乎天官之職故治職曰以節財用封  
建委積屬乎地官之職故教職曰以懷賓客掌天神  
人鬼地示之禮屬乎春官之職故禮職曰以享鬼神  
掌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屬乎夏官之職故政職曰以  
聚百物詰姦慝刑暴亂屬乎秋官之職故刑職曰以  
除盜賊居四民時地利者屬乎冬官之職故事職曰  
以生百物是六者特六職之大概也自是推之則六  
職之中皆各有宰夫之入職於是聯事合治纖悉畢  
舉故曰辨邦治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



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  
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官府之六聯於辨六職之後有所辨而後有所合也  
大宰所謂官聯以會官治是已故吉禮賓禮掌於大  
宗伯則凡六官之有職於祭祀賓客者皆其聯事也  
凶禮軍禮掌於大宗伯則凡六官之有職於喪荒軍  
旅者皆其聯事也若夫大司馬掌田獵之事大司空  
掌徒役之事則凡六官之有職於此者皆田役之聯  
事也大府掌斂貨賄之類鄉大夫辨其可舍之類則  
凡六官之有職於此者皆斂弛之聯事也終之以凡  
事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三

小事皆有聯則知此六者皆大事矣上經言大事從  
其長固可以聯事小事專達則亦何取乎聯小事有  
聯尤見成周設官之不苟如此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  
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  
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  
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載天下之成灋者謂之成別爲八成言成而不可變  
天下之常經也大宰之官成以經邦治是已比謂國  
比居謂民居既有成灋矣小司徒合萬民之卒伍以

待政典之役則以比居聽之簡謂兵器稽謂人民既

有成灋矣大司徒以旗致民而爲蒐苗獮狩之舉則  
以簡稽聽之版謂夫家生齒之版圖謂土地風氣之  
圖既有成灋矣欲校登其閭里人民之數則以版圖  
聽之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謂判書以爲之合既有  
成灋矣欲參決其稱貸責償之實則以傅別聽之禮  
命謂禮儀之命多寡隆殺皆成灋也凡祿位同而尊  
卑混者以禮命聽之書契謂契驗之書彼此先後皆  
成灋也凡以物取予以其情異同者以書契聽之人  
之保任謂之質文之要約謂之劑亦成灋也凡市肆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三

之買賣而未易別識者以質劑聽之月之所成謂之  
要歲之所成謂之會亦成灋也凡財用之出入而未  
易稽考者以要會聽之是八者皆謂之聽或以爲聽其  
訟獄非也大司寇之職曰凡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  
之斯以八成而聽其獄訟者歟蓋司寇刑官所主獄  
訟小宰非獄訟之責也聽其治而已如酒正所謂小  
宰聽之者聽其治者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  
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廉察也察而曰廉者取其方而可見者也吏治亦然

善欲其端能欲其厲敬欲其慈正欲其勁灋欲其有所守辯欲其有所決皆其方而可見者計稽也弊斷也無非所以察吏治也不曰察而曰廉豈無意哉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灋式也天下之事不豫則不立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以至軍旅田役喪荒之事凡七者皆國事之大不素戒而先具則必有緩不及事之患故平居之際戒其所當為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灋掌之而待其事焉共其財用者何大府之職以邦都之賦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待祭祀邦中之賦待賓客四郊之賦待稍秣山澤之賦待喪紀乃至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是大府與其屬共之而令之以灋者小宰也治其施舍者何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而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以至老者疾者皆舍是鄉大夫與其屬治之而令之以灋者小宰也治則有所治而質於我訟則有所訟而決於我皆令百官府各以其職而聽之言百官府則非特天官為然小宰於六官皆得而令之宰夫又從而比之故言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饋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舍禴幣玉之事

大宰祭祀則贊玉幣爵之事小宰又從而助其贊於大朝覲會同則贊玉幣玉爵小宰又從而贊其所受受爵受幣不言贊蒙贊裸之上文也此小宰所以為大宰之貳大宰以祀五帝為主故不言裸裸宗廟之禮也王用圭瓚酌鬱鬯以裸神小宰則將而送之賓客亦有裸上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小宰皆為之贊裸事若夫喪禮則諸侯致助送之舍禴荒禮則諸侯致賜委之幣玉無所贊也自受而達之爾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小宰以敘受羣吏之要而六敘則曰以敘受其會者何也事有詳略職有尊卑尊者總其綱卑者舉其目歲會所以統月要也月要所以統日成也日成則宰夫受之月要則小宰受之然後冢宰於歲終受歲會小宰則以敘贊之而已贊冢宰受歲會而後令羣吏致事者小宰令之而後冢宰聽之且詔王廢置焉本末相因執要御詳之道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乃退

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月此一經之通例也大宰於正月之吉固已言縣象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矣小宰復於正歲帥其屬而觀治象於大宰所縣者相去兩月之久殊非浹日斂之之義學者疑焉鄭氏以互文推之乃謂大宰縣治象於正歲恐非經之本旨蓋建子為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大宰縣治象於月吉而復斂於浹日建寅為民時之正歲吏治於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於己斂之後以治官專掌治象之灋不拘乎縣治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堯

象之時也

以官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小宰一職專掌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其間並不及王宮之事所謂憲禁者特見於治官觀象之後是知外廷中禁其政皆出於一然治官之屬不用灋者特警之以常刑宮中之官其有不共乃警之以大刑者何耶尊君之誠專則近君之灋嚴以大刑警之則宮中皆修職守灋之士大刑雖設而實未嘗用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天子有三朝曰燕朝曰治朝曰外朝亦有五門自外而內則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書以路門為畢門師氏以路門為虎門路門內外皆王者眠朝之地也後鄭謂燕朝在路門之內又謂在路寢之庭至門其實一也而鄭司農則曰治朝在路門之內外朝在路門之外據治朝在路門之內則置燕朝於何所外朝在路門之外則置治朝於何所此其說不攻而自破今攷大僕掌正燕朝之服位而曰建路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罕

設於大寢之門外寢門即路門也知路門內為燕朝則路門外為治朝可知矣況師氏司王朝於虎門之左則知治朝決在路門之外宰夫所掌治朝之灋即路門之外王日眠事之朝王眠治朝而大宰贊王聽治故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又於此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即治朝之儀令其如儀而禁其不如儀於是掌其禁令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此經繼於朝位之後正慮其堂陛之嚴而人情易至於隔絕故也賓客之有求於朝者謂之令諸臣以言而反命者謂之復萬民自下而有言於上者謂之逆有以待之則下得以致其情於上待之不以敘則上亦無以審擇於其下故賓客之令有輕重諸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則賓客臣民其有遺情耶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管灋以治要二曰師掌管成以治凡三曰司掌管灋以治目四曰旅掌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聖

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管契以治藏六曰史掌管書以贊治七曰胥掌管敘以治敘八曰徒掌管令以徵令

總六官而言則謂之百官府責成於百官府則謂之徵令徵謂上有所召令謂下有所稟辨其八職使之各有所掌者應上之徵令而已正所以長其屬固言乎六官之長所謂掌管灋以治要則治其一月之要也師所以帥其屬固言乎六官之貳所謂掌管成以治凡則治其旬之成也司言其職固屬乎六官之攷所掌者官灋所治者條目目則詳於凡者也旅言其眾固屬乎上士中士下士所掌者官常所治者縷

數數則詳於目者也府謂六官之府主蓄藏之物必有契以為之驗故掌管契以治藏史謂六官之史主事物之籍必有書以為之攷故掌管書以贊治史下之胥所以掌徒役之次敘胥下之徒所以掌奔走之召令前四者皆王臣也後四者庶人之在官者也職尊則所掌者大而略職卑則所掌者小而詳以徵令辨之則六官之職舉矣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聖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百官府者謂王朝六官之屬及列職於公鄉六遂羣都縣鄙則自甸稍以至縣都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其治至不一也其財用物亦不一也財謂九賦所入者用謂九式所出者物即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三者皆民力所出國計所係不可不察也於是宰夫為之乘其出入然必先以治灋攷治者蓋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小宰則又以八灋入則而逆官府都鄙之治宰夫又為之掌其治灋則官府都鄙之治及其財用物之數其綱目纖悉皆不逃吾八灋八則之中矣以是而乘其出入則乘其數

而已是雖百千萬億皆不出乎所乘之數凡失此三者而又隱匿其失則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足用謂事不之用不廢事長財謂出內之吝常有餘用善物謂守視之謹無所虧損此三者則詔冢宰而賞之此蒙上文故不再言詔誅賞必詔冢宰者宰夫能攷其功罪而誅賞則自上出也冢宰必待宰夫所詔而行誅賞者付諸有司之公而我無與也其與後世剝民財肥國計而行殿最之灋者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大宰於祭祀言戒具而未嘗言灋小宰言灋矣而未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嘗言式式灋兼掌治小而詳也式謂用財之式灋謂治事之灋所謂戒具者大宰掌之小宰掌之宰夫又掌之祭祀之事大體重故聯事合治不嫌乎尊卑之同也薦謂所進脯醢羞謂庶羞內羞此有司所共宰夫又以式灋掌之若夫祭祀之前期及執事眡滌濯乃大宰之事宰夫特從之而已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禮事者五禮之事也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以五禮而言祭祀吉禮也朝覲會同賓客賓禮也軍旅田役軍禮也

喪荒凶禮也雖不言嘉禮而饗之禮見於賓禮賵膳之禮見於吉禮別而言之故爲七事又曰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者此也比則敘之而已所以贊小宰之所令者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王氏詳說曰賓客牢禮之數見於行人大者又見於掌客之職宰夫天官之攷又從而掌其數此所以見成周之重賓禮也曰牢禮之灋者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無非牢禮也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於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館宰夫朝服設殮是賓始至則有殮禮也殮小禮也又云聘日致饗是賓已至則有饗禮矣饗大禮也先鄭以殮爲夕食非也賈氏以饗餼爲牢禮亦非也實至設殮何待夕乎凡禮皆有牢何必饗乎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掌客行人所掌可攷而知也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遣人所謂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往來道路間所給用也膳則掌客所謂上公殿膳大牢以及歸侯伯殿膳則無以及歸矣子男則無殿膳矣此之謂膳也獻則掌客所

謂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乘禽日七十雙子男乘禽日五十雙惟上介皆有禽獻此之謂獻也飲則行人所謂上公饗禮九獻侯伯饗禮七獻子男饗禮五獻此之謂飲也食則行人所謂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此之謂食也賓賜則掌客所謂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宰禮之陳數曰賓賜云者以其賓之故而賜其羣下耳此之謂賓賜也飧牽則是自委積以下膳獻飲食賓賜皆有飧牽也掌客所謂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侯伯飧四牢饗餼七牢其死牢

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天官

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此之謂飧牽也但致積致飧致饗餼致饗食與夫賓賜皆有牢數必曰飧牽者以賓始至之禮爲言耳委積雖不言牢數然積視飧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則委積往來皆有之此所以先於膳獻飲食也言飧而不及饗言牢而不及死牢義亦在其中矣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

而治之

古者喪弔之儀無非所以伸君臣之情全始終之義凡邦之弔事則以諸侯諸臣而言之大喪小喪則以君及世子夫人以下而言之三公六卿諸大夫之喪則又有尊卑焉掌之有異禮治之有異職稱其分而已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天官之職小宰所以贊冢宰宰夫所以贊小宰其治一也小宰之職曰月終則以官府之敎受羣吏之要

周禮總義卷一之一 天官

贊冢宰受歲會是歲之有會冢宰受之也而小宰贊之月之有要小宰受之也而宰夫贊之日之有成宰夫受之也而皆得以令羣吏正要會焉蓋一事之修積而至於無一事之不修一日之謹積而至於無一日之不謹宜乎歲會月要日成之治宰夫皆得以令之也令之者使之蚤正於先而後宰夫得以攷羣吏之治何謂攷治小宰於正歲帥羣吏觀治象而有常刑之戒今又積日成月月成而至於歲成矣果不以時而舉其治則以告而誅之與上經官刑詔冢宰之誅同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良者而以告於上

此經言令宮中之吏與上經令官府之吏同意然上經於吏治不舉以告而誅而不及能與良之書何耶宰夫於足用長財善物之人既以詔冢宰而賞之則能與良之書爲有素矣而未及夫宮中之吏故小宰於正歲憲王宮之禁令而有死刑之戒令又至於正歲則期已久矣其間職事振舉而能者良者皆已著見則又書之以告於上二者皆言告於冢宰之職也蓋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行誅賞之灋則亦誅賞乎宰夫之所告者而已矣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皇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小宰掌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糾禁宮正復掌其戒令與糾禁而不言政者以政為貳官之事也故不掌其政而掌其戒所謂戒者亦宰夫以灋警戒羣吏而修宮中之職事者也是所掌之戒令糾禁實上承乎小宰宰夫而兼總於大宰宰夫大宰以外廷之大臣而特總宮正宿衛之職者何歟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實先於內治當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

趣馬之微亦惟常人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為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署者也或謂宮正所掌宿衛正西漢光祿勳所掌郎衛之職似矣漢初郎選甚重以明經孝廉賢良方正等充之豈不以備宿衛之儀當時署郎獨敬長官而於三公無所敬是以體統不正考覈無灋而賢否無辨閒燕之際私昵勝矣是知宮正列屬於大宰者正所以兼制內庭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成周設官之微意也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

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王宮以教為本必先為之比其人申其灋而後教行焉何謂比其人王宮宿衛有官府之吏有國之士庶子有守王宮之民三者環列於八次八舍之間而宮正則有時比之灋為之版以待則籍其名之多少夕擊柝而比則計其人之在否國有祭祀兵戎喪紀之故則其比亦然此所謂比其人者又何謂申其灋王宮有內外自雉門內以至燕寢則為內自雉門外以

至外朝則為外內外嚴密不可不辨啟閉之際以時而禁然後為之稽其功之見於緒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幾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衰淫怠之民以斥而去之此所謂申其灋者也二者既立然後為之會其人什與什聯伍與伍聯而使之相勉於道藝而其教成矣○宮中官府之吏次舍之士庶子鄭氏言之悉矣惟所謂民者宮正無明文鄭氏以為宮中吏之家人非也至尊所御內外有禁豈羣吏家人所得而至司隸曰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此宮中之民其四隸之民



耶或謂戎狄之民非我族類何以寘於宿衛之列且使之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得非賊器奇服怪民之入宮者歟是不然四翟之民卽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也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之職以薦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隸司隸亦帥之以備王宮之守皆此意也宮正舉服屬者列於官府士庶子之後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三

而宿衛之政舉矣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稍食所養吏士會於月終則小宰爲之受其要行事則吏事之見於所行者會於歲終則冢宰爲之受其會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邦之大事則祭祀兵戎之事也王宮宿衛最爲嚴肅而倉卒煩劇人情亦易以擾凡平日所以比其眾寡合其什伍禁其內外幾其出入者皆所以爲有事之備也令無去守其意深矣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出火順天時也然不及中秋之火禁且特修其禁於國中而已至王宮則春秋出內火之夕皆從而修之以王宮事重於國中故也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此經正與闈人相聯特有內外之辨闈人曰大祭祀喪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以大祭祀在廟中大喪紀在宮中卽此所謂凡邦之事是也但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特有職於宮門廟門而已若宮正掌王宮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四

之宿衛則與闈人不同闈人設燎於門此於宮中廟中則執燭闈人於宮門廟門蹕此言凡邦之事其所蹕者廣也然所謂蹕考之隸則皆屬乎四隸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則知以四隸爲之蹕以四隸乃守王宮者而宮廟實一體是知廟中亦四隸爲之蹕而宮中廟中之執燭亦四隸爲之也故宮正皆掌之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國有大喪臣子皆爲服斬衰而族人則有親疎官吏則有貴賤所居廬舍亦有親疎貴賤之辨是雖變故之際初未嘗廢天下之分守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宮伯所掌即贊宮正之所比者宮正雖不明言士庶子所謂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則若官若民若士庶子咸在焉故宮正以時比之為之版以待此乃宮正所掌次舍名數之版宮伯則掌在版之士庶子而已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

宮正於邦之大事令聽政令宮伯又為之掌其政令然非特事之大者凡事皆掌之也何謂凡事秩者祿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五

廩之高下敘者功緒之先後徒役者宮中徼巡奔走之事及宿衛者居之授職事者即擊柝令宿之類此皆平時行於王宮者若大事作宮眾則令之鄭氏謂或選當行殊不知士庶子之職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出而守禦國鄙如諸子所謂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則在所當行入而宿衛王宮若宮正所謂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豈所當行者哉作宮眾則令之不過令無去守而已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

月終則均秩秩祿廩與宮正均稍食一也歲終則均

敘與宮正則異彼宮中官府故會其行事此其弟子故均其敘敘即才等也以時頒其衣裳夏時頒衣冬時頒裘掌其誅賞者士庶子有功則賞有罪則誅之也○此誅賞之灋即推行宮正戒令糾禁之灋者也戒而後令作其為善糾而後禁止其為惡此宮正所以列之於始為善不怠勉之以賞為惡不悛厲之以誅此宮伯所以敘之於終反復二官始終可見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飲膳羞雖曰養王及后世子然后世子謂之及者不敢同乎王也且王者備奉何以謂之養曰有養其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五

德者有養其體者酒正之五齊三酒四飲則異其酌庖人之六畜六獸六禽則異其獻至於食醫一職亦且眠羹醬飲食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味會牛羊犬豕魚鴈之宜豈直養其體哉昔晉平公燕樂於卿佐有喪之時區區一宰夫乃能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聽酌以飲嬖而罪其司明酌以自飲而罪其司味且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夫燕樂之戒何與於刀匕之職蓋用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時肥鮮甘旨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戢司味之罪與司聽司明之蔽君德者等耳其責莫重焉此膳夫之所以奉

至尊雖養其體亦所以養君德也至后世子則特其膳羞而已然亦掌於膳夫者以見王者之一內外公天下而後世人主備奉亦且以奄寺主之其初欲以成其私而終至於失嚴重之禮忘警戒之意與成周設膳夫之意異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齎

進物於尊者曰饋禮之盛者也成周設內饗之職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而後膳夫得以共王者備物之奉故曰凡王之饋何謂饋莫非食也而六穀爲食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九

之主黍稷稻粱苽麥是已莫非膳也而六牲爲膳之實馬牛羊犬豕鷄是已莫非飲也而六飲以清爲貴水漿醴醕醫醕是已羞謂庶羞內則所載國君所加庶羞如牛修鹿脯以至粗梨薑桂之類凡三十一物則百有二十品可以類推也珍亦見於內則曰滷熬曰淳母曰炮豚曰炮牂曰擣珍曰漬熬曰施羊曰肝醬凡八物皆味之珍者也醬謂醢人共醢六十齎醢人共醢六十齎合之則爲百有一十齎不言醢醢而謂之醬味以醬爲主故也凡此皆饋也而饋以食爲先膳飲珍羞次之孔子所謂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於

此可見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盛饌曰舉王日一舉則朝食也玉藻曰皮弁以日視朝遂食日中而餽是已鼎十有二者牢鼎之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膾鮮魚鮮腊爲鼎凡九陪鼎之臠腳臠爲鼎凡三陪鼎實於豆而專以牢鼎爲物皆有俎也以樂侑食者王制曰天子日食舉以樂語所謂亞飯三飯四飯皆所以導飲食之和也膳夫授祭者曲禮曰徹之序偏祭之謂無所不祭焉而有虞氏以首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十

爲主夏后氏以心爲主殷人以肝爲主周人以肺爲主膳夫授王以所祭之物謹之也品嘗食者玉藻曰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物物先嘗而後進則其所防者微矣卒食以樂徹於造者造謂徹於故處以見有始有卒之義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王日一舉禮之主乎敬者也又有加於此者焉古者祭祀之時散齊七日以齊之致齊三日以定之通神人之交接三才之奧凡所以內養其心者無不盡且

至故爲之三舉亦所以爲敬也又有殺於此者焉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心不幸而有非時之凶裁不虞之變故凡所以貶抑於己者皆內省自疚之道故爲之不舉亦所以爲敬也是三者敬皆寓焉孔子謂無終食之間違仁況有天下者乎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此四者在日舉之外皆王者飲食之禮王燕食者謂日中及夕食非若朝舉爲禮之盛故朝舉祭肺而夕祭牢肉此則贊牢肉之祭也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十一

王之胾俎者胾亦俎也廟享之禮王獻尸尸胾王將幣廟中王裸諸侯諸侯亦胾王胾皆有饌饌皆有俎此則徹王之胾俎也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者先鄭以爲日中之間食後鄭以爲有小事而飲酒皆非禮之備此所以設薦脯醢而爲王之稍事也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者燕義曰臣莫敢與君抗禮也然飲酒謂之燕卽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膳夫爲獻主固曰莫敢抗禮然亦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庖人共后及世子膳夫掌其數而已不敢同乎上也

**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

膳人共之而膳夫掌其頒賜之數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羣臣有祭祀而致胾於天子曰致福如都宗人家宗人之致福於國者是已其禮大牢以左肩九箇少牢以左肩七箇雉豕以左肩五箇然後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則受之於祭僕而膳之王所以享羣臣所致之福也司士曰掌摯士者膳其摯蓋諸臣以其摯進見於天子如圭璧皮帛則復以班之惟卿之羔大夫之鴈士之雉庶人之鷩工商之鷄皆入於膳夫而後膳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十三

夫膳之於王所以享諸臣所薦之誠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經言不會者五皆所以優尊者也掌皮之不會裘與皮事唯王而已外府之不會其服酒正之不會其飲酒庖人之不會其膳禽不特王也而后與焉此言不會其膳又非特王與后也而世子與焉世子天下之本而獨不會膳何也膳常禮也日用不可廢者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禽飲酒則有盤遊沉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之待世子者有道矣不會者非謂無會不可以有司之澆會之也大宰以

九式均節財用其四曰羞服之式大府頒財之式灋亦曰闢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非惟闢市有制不可過取而亦羞服有式不可妄供惟大宰以道制之此膳夫所以不會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蠶蕞之物以其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膳夫之職備物之奉以養乎君者也庖人之職致君之養而辨其物之奉者也六畜即馬牛犬羊豕鷄是已六獸即狼麋兔麋鹿野豕是已六禽即羔豚麋雉犢鴈是已此其名也亦其物也而名物之外又有死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十一

生蠶蕞之物其間或有不時者不中食者臣子其可共之於君父乎凡王之膳與其薦羞庖人辨而共之一刀匕之間而臣子愛君之道著矣

共祭祀之好羞其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祭祀而有好羞若文王之昌歎曾皙之羊棗其生也好之其死也羞之乃事死如事生之意喪紀之庶羞則謂虞祔之祭賓客之禽獻則謂乘禽之數以共王膳羞之官而共之乃所以仁祭祀賓客喪紀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秋官掌客共賓客之禽獸以爵為之等數此禽獻之

灋也共之者獸人也煎和之者庖人也故以常數之式灋授之方其未授則入以待用及其既授則出以給用彼此互攷不可違乎數也故皆有灋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鱄羽膳膏膻

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參以四時之休王而後可以知萬物之性庖人之用禽獻察乎此而已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始實則犢麋肥夏則腍鱠之性為燥冬則鱄羽之性為定此其所行者順乎物之性者也而其所膳者則有理焉牛土畜也其膏香而土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十二

廢於春犬金畜也其膏臊而金廢於夏鷄木畜也其膏腥而木廢於秋羊火畜也其膏膻而火廢於冬膳以五行之廢者勝其物之太盛者而已以其所勝濟其所順養生之道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庖人言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則三者之共其膳禽一而已歲終而王與后不會優尊者也優尊者而世子不與所以示盤遊之戒也義見膳夫

丙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

物辨百品味之物

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掌其品式而已共其物則庖人也割亨而煎和之則內饗也割之使解而亨之以鼎煎之使熟而和之以味此所以專設內饗之職左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牲有體名或貴或賤牲有肉物或燔或載以至百品味之物或羞或薦則當辨其可用而去其不可用者於是而調以水火醯醢鹽梅之用此割烹煎和之所以得其善也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五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俟饋者俟膳夫之饋也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內饗則陳其鼎俎而實以所用之牲體膳夫言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內饗則選其可為羞可為醬可為珍者凡此皆所以俟饋若夫后及世子亦尊矣然其禮不可以敵乎王故止言共內饗共之膳夫掌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病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臊鳥臙色而沙鳴狸豕盲眊而交睫騶馬

黑脊而般臂螻

腥謂鷄也臊謂犬也羶謂羊也香謂牛也四者皆可食之物庖人固已用之於四時之膳矣物雖可食而有病於中者必見於外亦不可不辨牛之為物晝作則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瘠羊之為物以柔毛為貴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犬股無毛謂之赤疾走不常謂之躁如是者其肉必臙鳥毛失色謂之臙聲細而散謂之沙如是者其肉必狸豕俯首而目不望視望視而交睫其肉必腥馬純色則脊不間黑黑脊而般臂其肉必螻瘡惡也狸鬱也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六

螻臭也腥臊羶香亦非正者也其不可食者既為之辨其腥臊羶香矣其可食亦從而辨其體名肉物之用膳夫又為之品嘗其食者其致謹如此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言割亨煎和之事宗廟不言煎和而獨以割亨為用以禮之遠人情者為貴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蓋燕而無節必至於荒不言煎和而用割亨防其燕之至於荒也

凡掌共羞修刑膾胖骨鱠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共之

內饗於王舉則實牲體於鼎俎且選百羞珍醬之物其終又言凡掌共羞修刑膾臠骨鱠以待共膳則非特日舉而已羞庶羞也修脯也刑劓羹也膾肉之大臠也臠亦脯之類骨即肉之有骨者鱠即魚之乾者皆所以詳言煎和割亨之事共王之好賜肉修者若聯於膳夫肉修頒賜之事然頒賜者歲時之常賜膳夫爲之掌其數示不可以泛予也好賜出於一時之所好饗人共之而已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膾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者老**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外饗之於內饗內外之辨也外祭祀謂非宗廟之事若社稷五祀五嶽之類凡其有事於外者是已共其脯修刑膾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則如內饗之所共所陳所實者凡賓客始至致飧則禮之小者聘日致饗則禮之大者饗禮九獻則以飲爲主食禮九舉則以食爲主亦如外祭祀之所共所陳所實者者老謂歸政之老孤子爲死事者之子士庶子則指宿衛於王宮者皆爲之掌其割亨之事禮之厚者也師役

謂王有勞還之禮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小喪謂王有奠祭之命則亦如祭祀賓客之所陳所實割亨之事不可廢也外饗皆以禮而共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

亨人繼於內外饗之後即內外饗之所共所陳所實者而饗之亨之煮之也易之鼎曰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職言共祭祀賓客之大羹鉶羹則無非亨上帝養聖賢之事此所以共鼎而復兼以鑊蓋俎之所實取於鼎也鼎之所實取於鑊也以給水火之齊者水有多寡火有緩急齊其水火而使之無過不及然後足以爲饗亨煮之善此所以役於內外饗之職而爲之辨其膳羞之物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太古煮六牲而不和謂之大羹後世和之以味而調以陪鼎盛以鉶器謂之鉶羹聖人於祭祀之時非味之貴而德之貴始不忘乎古所以崇德也終必備其味所以致其德之實也賓客亦如之者荀卿曰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公食大夫禮有十六豆之臠臠是鉶羹實於豆而謂之庶羞也賓客之與祭祀

何問焉然必職之亨人者謂亨人之事亦以知本爲貴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齎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蒹之薦

耕藉之職何以謂之甸周人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距

王城二百里然禹貢五百里甸服則舉王畿皆甸也

甸地之所以奉祭祀者非一物而實先於王藉藉田

近在王城之外故城外耕藉之地亦得謂之甸賈氏

所謂南郊千畝是已方孟春之月躬耕藉田天子三

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終焉庶人即序官所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九

謂胥三十人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在官者甸師之帥

其屬帥此而已以時入之者麥以夏熟稻以秋熟以

時入之於地官之廩人也共其齎盛者在穀曰齎在

器曰盛廩人所謂大祭祀共其接盛是也不特此而

已蕭合黍稷亦以祭脂茅以共藉亦沛酒醴此正甸

地之所出也故甸師共之植生曰果桃李之屬蔓生

曰蒹瓜蒌之屬言野果蒹之薦則正在郊外六遂之

野也故甸師共之以至微物如薪蒸之林亦皆於此

乎出地之所有無乎不備名官以甸則其所致者遠

矣

喪事代王受胥裁

胥裁言於喪事之後則非大喪也大祝曰大喪贊斂

徹奠言甸人讀禱鄭氏謂禱於藉田之神以弭後殃

此國之大喪王自受其胥裁禱而弭之反已自疚之

道也甸人特讀禱而已此止言喪事則甸師代爲之

禱母乃黍稷之非馨歟母乃薦獻之不誠歟亦所以

致禱於藉田之神以奉祭祀之官而爲之代受胥裁

職也

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

死與刑爲二等重罪則死於甸輕罪則刑於甸同姓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有罪而不免乎死與刑者濫也死刑於甸而不忍暴

之於外者情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

人謂其罪之重者又曰其刑罪則織朝亦告於甸人

謂其罪之輕者又曰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

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

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觀文王世子一章之義殆若委

曲致意而非其真情者然權之以義則知天下之至



情莫大乎是蓋人主以情爲尙而有司以灋爲先周人雖不以灋而忘乎情亦不以一人之私情而廢萬世之公灋此所以有甸師之職然以奉祭祀之甸地而待死與刑之罪亦足以見王者不私其親之意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上經言帥其屬則府史胥徒皆與也此言帥其徒則徒三百人而已方其耕耨則服勤於王藉及有餘力則致役於饗人是知甸師之民無非祭祀之役甸師之地無非祭祀之奉也

獸人掌豎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三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獸網謂之罟田獸者取其所當田之獸也凡祭祀喪紀賓客須獸以爲用則所謂當田者有名必有物辨其名物而冬夏爲之各獻春秋爲之雜獻者何耶冬獻狼則狼膏聚而溫夏獻麋則麋膏散而涼春方孳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已蕃庶苟可獻者在所用皆所以順乎四時之宜而已此大司馬所以行時田之政時田則守罟者以至尊所御而防奔觸之患及弊

田令禽注於虞中者令以所獲注虞旗之中而欲其趨赴之速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者卽與庖人共其死生之物者同意未共者入於腊人備膳羞之用也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備玩好之用也故田獸之政令皆掌之

獸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獻物爲鱻鼈以供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鼈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於玉府

田謂之時田則四時因田以講武若獻人所取則不必四時皆具也以時獻爲梁而已梁水渥也渥水爲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三

關空以苟承其空焉詩所謂傲苟在梁其魚唯唯是已是以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取之以時也季春之月獻王鮪天子以薦寢廟獻之以時也四時惟夏不取魚魯宣公濫於泗淵里革諫其非時以夏則水蟲成故也若夫秋獻鼈魚則秋未嘗不獻也特以備禮之用而已不如澤梁之盛此獻爲主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鼈則不敢妄共也凡獻者掌其政令則不敢妄取也獻征入於玉府與獸人同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龜蜃秋獻鼈魚祭祀共廡羸蜺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互物介物也凡龜蜃與鼈皆物之有介者也鼈人獨以鼈名官而不及龜與蜃者龜之爲物王用以卜蜃之爲物王用以飾器初非可食之物凡介物之美而可食者惟鼈而已詩言顯父之饒韓侯則曰魚鼈吉甫之飲諸友亦曰魚鼈則其美爲可知以此奉至尊則其名官宜矣籍謂刺取於泥中者凡狸物則其泥中之所藏者若魚亦謂之籍則非獻人澤梁之所取者獻人既獻魚矣此復言魚魚對龜鼈蜃而言亦謂其狸藏於泥中非網罟所可致者虞蛤也羸蜺蟪也蜺蜺子也此物之至微而先王用之於祭祀者非以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爲飲食之道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已記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此三者亦狸物之類故皆言籍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

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脯腊臠胖皆以乾肉爲主者也而腊人獨以腊名官

者腊爲易乾之物故以腊人掌乾肉而脯腊則兼

掌焉王者時田所得之獸或當爲脯爲腊爲臠爲胖

則腊人皆爲之掌其事祭祀所共者鄭氏謂脯非豆

實豆當爲羞其然耶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

一爲乾豆釋者謂腊之以爲祭祀之豆實也則脯亦有實於豆者矣脯實於豆而又與臠腊物同薦則祭祀貴乎物品之備賓客喪紀則脯腊凡乾肉而已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癘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

食飲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眠之鹹酸苦辛滑甘

之調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

而會之凡所以資助其血氣而調適其體膚者無不

盡其至則疾病從何而生不特食醫爲然始於膳夫

以至庖人亨人酒漿醢醢苟可以助王之養者食醫

皆從而和之是知醫以食名不待治其疾而治其致

疾之本人臣愛君之大者也眠比也人之食味別聲

被色未有不本於五行者而五行以四時爲主食齊

四時常溫比於春時羹齊四時常熱比於夏時醬齊

四時常涼比於秋時飲齊四時常寒比於冬時皆所以調四時之和養五臟之不足故也然四肢五臟化爲五氣又應於四時之五行春爲木而味多酸以養肝也夏爲火而味多苦以養心也秋爲金而味多辛以養肺也冬爲水而味多鹹以養腎也脾土王於四季故皆調以滑甘若夫膳食之宜則又五行之理周流而宣暢散於萬物而通行於一身何謂宜牛土畜而稔土穀也豕土畜而稔水穀也犬金畜而稔土穀也鴈火禽而稔木穀也羊與黍皆火之類也魚與菰皆水之類也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濟爲義或以相

周禮總義卷一之十一天官

勝爲義皆所以順萬物之理而調陰陽和溫之性食醫之所和者如此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君子謂王朝之公卿大夫其食常放者做乎王也蓋君臣上下雖有定分而養生之理則一故謂之放然人臣不可以擬君故膳人無與焉特以其式灋而做於膳食之後常則非暫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皆足以傷形人有六疾謂寒熱末腹惑心皆足以傷氣運行於營衛周流於

四肢交通則爲和有餘不足則爲疾苟調養不得其道而與之適相值焉是以疾疾交攻甚者或至病死疾醫於萬民疾病而言養者精察乎六疾之本而順適乎六氣之運此醫之良者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疝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凡人四時之間冬傷於寒而陽爲主於內寒不能勝春木用事而陽氣發於外然後寒氣搏之而爲疝首之疾春木爲肝而主色火盛於夏以子勝母故暑氣溢而爲痒疥之疾夏傷於暑而陰爲主於內暑不能

周禮總義卷一之十二天官

勝秋金用事而陰氣發於外然後暑氣搏之而爲瘧寒之疾秋金爲肺而主聲水盛於冬以子勝母故寒氣壅而爲嗽上氣疾是四者皆四時不和之氣故謂之癘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智者調其五藏百疾自愈此五味五穀所以爲養疾之本也不得已而須五藥之用亦必和其金石草木肉之齊此五藥所以亦謂之養又不得已而五藥未效則必從而眠其死生眠之者何以醫經攷之五藏

病於內者也五氣五聲五色則病之應於外者也所謂五氣者肝氣溫心氣熱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是已所謂五聲者肝聲呼心聲笑脾聲歌肺聲哭腎聲呻是已所謂五色者肝色青色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是已此三者皆出於五藏其或逆或順則可以決疾者之生死九竅者陽竅七陰竅二皆有形而見於外者觀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九藏者正藏五府藏四皆有形而藏於內者察其脈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故曰參以要而言九藏皆不出乎五藏而上關於九竅兩之參之而得其要則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五

五藥可用而醫無過誤之失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王者於萬民疾病皆欲獲生全之效故命疾醫分而治之不幸而至死終則各書其死終之證而入於醫師以制其食之高下而為眾醫之懲勸於死終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可知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

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四瘍雖異疾皆在表故直注藥於其上祝之聲為注理然也劑謂刮去其敗血殺謂蝕去其惡肉蓋腫者欲散潰者欲合傷者欲復斷者欲續故必先攻之以五毒然後養其五藏之氣五氣調適而後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且食有五味藥亦有五味以酸養骨者酸屬肝而腎主骨從其相生者以子養母之道也然治瘍以骨為主而筋也脈也氣也使其過盛則反以相傷肝木也而主於筋故以辛養之心火也而主脈故以鹹養之肺金也而主於氣故以苦養之從其相勝者而言抑其過盛而養其不及故也肉以甘養之竅以滑養之以類從類而已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五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經言六畜又言六獸此所謂獸則六畜之獸也六畜所養或供犧牲或供膳羞或以任重致遠其為用廣矣此獸醫所以列於疾醫瘍醫之後然先王仁民愛物未嘗無等差存焉以獸之病為難知則必灌以藥

而使用焉不過節之養之而已以獸之瘍為易見則必灌以藥而刮去其惡肉亦不過藥之養之食之而已其先後詳略固見於此以至人之疾者瘍者其醫為二獸之病者瘍者其醫為一在人則以十全為上死終則為次為下而有懲勸之法在獸則進退之而已又所以貴人而賤畜也其與功及鳥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酒之政令則酒正一職之所掌者皆是也鄭氏以式灋為作酒之式灋且引月令所謂秫稻必齊麴蘖必周禮總義卷十一之二天官元

時湛醴必潔以為此經之證茲固酒材也以為作酒之式灋則非矣凡周禮所謂式灋者無非大宰九式之灋而酒正所授則其關係為尤重蓋酒以行禮不繼以淫凡酣飲無常縱欲敗禮者皆淫也晉知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飲酒鼓鐘小大之臣昵於其私而忘君之疾大師不詔褻臣不規而區區之宰夫反越刀匕之職進救溢之戒則淫之害為甚大今酒政之式灋不待其共酒用酒也凡授酒材之初已有幾微存焉若曰祭祀也賓客也凡王之燕飲賜頒也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也一物之所取一歲之所用綱目

多寡具有常儀酒人不敢專受之於酒正酒正不敢決受之於大宰共之有道用之有時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而誅賞亦有式其意深矣哉

###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酒之見於天官者有三酒人漿人有所謂女酒女漿可用於王宮而制之以大宰之式灋一也酒正之職則用於朝廷之祭祀賓客與夫燕賜饗食二也其三則此所謂公酒者也鄭氏以公酒為鄉飲禮凡公事所作者然特其一而已今攷地官之職鄉大夫之賓與賢者能者州長之會射於州序黨正之屬民飲酒周禮總義卷十一之二天官三

### 周禮總義卷十一之二

族師之春秋祭酺凡公酒所當用者以式灋授之凡非公酒所當用者則以式灋禁之如司蔬之禁羣飲萍氏之幾酒謹酒即所謂禁其非式灋者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

五齊味薄而有量數故言齊用於祭祀非飲也曰泛曰醴二者皆濁以茅泚之縮酌也故曰醴齊縮酌言醕則泛從之矣曰盎曰緹曰沈三者差清亦用清酒泚之故曰盎齊泚酌也泚清也言盎則緹與沉從之

矣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此所以爲之辨其名事酒者酌有事者之酒也昔酒者熟而久者也清酒者清而久於昔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而已此所以爲之辨其物一曰清者漿人所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釀爲醴則爲醫也三曰漿者馥漿也四曰醕者粥之薄者也四飲皆有厚薄之齊故亦爲之辨其物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共王之四飲而不及五齊者尙味也王言饌而后世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子不言饌優尊者也共后世子之飲與其酒而不言

四飲三酒者不備其數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酌量

大祭祀天地宗廟也中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與其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也灋者九式之灋所謂祭祀之式酒正初以式灋授酒材及五齊三酒之成又以式灋共祭祀之用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司尊彝止於六尊此言八尊者謂五齊三酒凡八尊也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

壹貳者三酒乃人所飲而祭祀有尸酢之禮貳之以備其乏也大祭祀則飲之者眾故三倍其數中祭少於大祭小祭少於中祭故中祭再貳而小祭壹貳也皆有酌數者謂用器酌之注於尊中量其人之多寡皆有定數也唯齊酒不貳者五齊唯以祭而不共飲故無貳惟其無貳故無酌數而亦有器量謂量其多寡之數設之而已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醕糟皆使其士奉之

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爲禮而已故王之致酒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於賓客后之致飲於賓客雖隆殺有等而皆謂之禮

若夫此經四飲與衆人之六飲皆有醫醕而無糟以糟致之亦以致飲無嫌乎濁也酒正所以奉王也不以奉王之職奉賓客故使其士奉之而已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王之飲酒不會尊天子也燕飲酒而共其計非會歟曰王之燕飲非饗禮比饗以訓恭儉惟其禮而已焉用會若夫燕朝之暇王之所與飲酒者或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貴而親者燕飲之義於詩可見方其未醉則威儀反反威儀

抑抑也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威儀怩怩也又其既醉則屢舞躑躅屢舞僂僂也此燕飲之所必至者故周人使酒正自奉而且為之共其計度其醕酢文獻之節酌其多寡隆殺之度燕雖異乎饗禮也亦禮而已矣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凡饗皆所以為禮也今於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氏乃謂要以醉為度非歟曰王之饗賓與此饗不同士庶子宮中之宿衛也耆老歸政之老也孤子死事者之孤子也周之待此二者於禮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三

為最厚外饗皆為之宰割享之事稿人又皆為之共其食此所謂有職則食者也此所謂尊事黃耆者也此所謂死於王事者也惟此三者而後可以不拘其數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賜即賜予頒即匪頒二者不同而皆出於祿秩之外所謂灋者即大宰九式之灋皆以其式灋行之則好賜匪頒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灋也若夫秩酒則又有常矣鄭氏謂王制九十日有秩者老臣也然宮正所謂月終則均秩則凡有職者皆有秩

也以書契授之則書所以載其所得之數契所以驗其取與之要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日入其成計一日之出也月入其要計一月之出也小宰聽之計酒政之所出者而已未計夫入焉至於歲終然後小宰以所入之要而致於大宰大宰乃以初授式灋之多寡而會一歲之所共所用蓋將以酒式而行誅賞也然必先言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者優尊者也至尊雖不會而亦不外乎大宰羞服之式者在所誅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三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人奄十人者宦官也掌女酒及奚則所共者特祭祀賓客之用故以式灋授酒材於酒正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者謂王后六宮每宮世婦二人為卿掌女宮之宿戒及后之祭祀賓客之事是酒人共奉其酒而以奚共其役也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者禮酒謂燕饗之酒皆有常禮飲酒則

常禮之外給賓客之稍禮者二者酒人共之而使其士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

酒府酒正之府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祀賓客之酒既言共而奉之矣此言共而不言奉

乃凡祭祀之小者與賓客饗餼而陳酒者皆禮之常

也故酒人共酒以往別有奉之者在待其令而已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於酒府

王有六飲而酒正止辨其四飲曰清曰醫曰漿曰醢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羹

是已清即六飲之所謂醴也不言水涼者以其無厚

薄之齊不必辨也按內則言飲者凡十曰水曰漿其

此之水與漿歟曰重醴曰濫者其此之醴與涼歟曰

醢曰黍醢者其此之醫與醢歟然酒正於四飲言清

而此以清為醴者蓋醴有清有糟清泚也糟淳也以

可飲言之則曰醴以泚之清者言之則曰清其實一

也水涼非酒正所辨不亦人於酒府者以其共王則

酒正職之爾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

而奉之凡飲共之

賓客之道以十日為正十日之外則有致稍歸禽之

禮見於掌客蓋稍禮不一此所共者飲而已稍則稍

而共之俾常不乏優賓也后夫人亦助王養賓后致

醫醢而并糟致之降於王也夫人致醫醢糟而又加

清醴卑於后也后則酒正使其士奉之夫人則漿人

奉之漿人亦士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一月令斬冰三其凌

夏用寅正殷用丑正周用子正其來尚矣周人以建

子之月為正月故以建寅之月為正歲如大司徒鄉

大夫州長之職既書正月又書正歲此一經通義明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羹

白易曉而先儒於凌人一職紛然不一何也或謂此

十二月為周建亥之月或又謂正歲之十二月乃夏

正建丑之月二說角立不容不辨且夏正之說古人

固未嘗廢近世儒者乃謂殷書之元祀十二月為歲

首之月且引以為夏時之證其說未為不善然而曆

家紀三代所尚其實不然何以明之左氏傳春秋載

鄭梓氏之言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殷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則殷周之月未嘗不各有所尚也又漢志所

載殷周魯曆殷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後

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周公攝政五年正



月丁巳朔旦冬至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  
冬至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夫冬至十  
一月之中節也而殷以十二月周以正月豈非三代  
各有所尚而曆家不沒其實乎不然夫子作春秋定  
一王之法何爲必以周正紀事故左氏傳亦曰王周  
正月是知周家一代典禮以建子爲正月無可疑者  
正月既爲建子以次而論則十二月乃建亥之月矣  
若以爲夏之建丑則是先一月爲正月次一月卽爲  
十二月其說自相背戾殆非周公作經之本旨不特  
周禮如此周易亦然如建丑之二陽爲臨至遯之二

周禮總義卷一之二 天官

陰乃云八月有凶周之八月爲遯實建未之月此卽  
十二月爲建亥之證或曰幽詩七月亦周詩也二之  
日鑿冰冲冲而不言周之二月三之日納於凌陰而  
不言周之三月若四月以至十月則皆以夏正紀事  
何也七月詩言先公風化則推原后稷以來之事初  
無與乎周家之曆柰何以此而遂謂凌人之十二月  
爲夏之建丑哉且月令以建丑爲季冬水澤腹堅固  
可斬冰若先令之於建亥之月乃斬冰於建丑之月  
其說正與幽詩合要之當以故書政爲據鄭司農云  
掌冰政至杜子春乃始改政爲正謂夏正參攷經旨

恐不必改此政字今以掌冰政爲一句歲十二月爲一  
句如孟子歲十二月與梁成之義是亦建亥之月也或  
謂周之亥月其冰未堅果何取焉曰周人非以建亥之  
月斬冰也特令之而已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是  
時日躔尾箕之間已近北陸於是凌人先時行斬冰之  
令且爲之三其凌三爲冰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用也  
蓋天時不可以預必有冬而無冰者豈能必其冬之常  
寒凡亥子丑三月之間皆可藏冰故三其凌以待之  
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  
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

周禮總義卷一之二 天官

秋刷

先王藏冰出冰之政皆所以順天時而防民患故左氏  
述申豐之言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  
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  
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  
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  
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  
藏之今攷之經凌人令斬冰而不言斬冰之人卽所謂

山人縣人與人隸人之類也所謂北陸者建子之月日  
在牽牛之次建丑之月日在虛危之次所以斬冰而先  
令於建亥之月者也所謂西陸者建卯之月日在奎於  
是獻羔以敬之建辰之月日在胃昴火星昏見於東方  
於是火出而畢賦所以治鑑於春而膳羞酒醴皆共其  
鑑也又云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祭祀共冰鑑賓客  
共冰大喪共夷槃冰之證也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即夏頒冰之證也終之  
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則可見秋刷其凌終而復  
始焉是知冰政著於幽詩大備於成周而時見一二於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三

春秋之世故左氏傳春秋而詳敘申豐之說豈徒制度

二云乎哉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麩蕡白黑形鹽臠鮑  
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積榛實加籩之實菱芡  
栗脯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養凡祭祀共其籩薦  
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  
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麇  
菁菹鹿麇芡菹麋麇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  
醢蜃蜆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

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  
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  
舉則共醢六十饗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饗實之賓客之  
禮共醢五十饗凡事共醢

籩人之四籩醢人之四豆即曰朝曰饋曰加曰羞是  
也實云者言此籩豆中所實之物特牲少牢曰士二  
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是天子籩豆之實當以八為  
節矣此八籩八豆則可以推宗廟九獻之數先儒之  
言九獻者皆曰裸事朝事饋食各二獻與卒食之三  
獻為九其說固善然內宰言后裸獻瑤爵則獻之前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罕

有裸獻之後有瑤爵裸自為裸獻自為獻瑤爵自為  
瑤爵不可混而為一旦廣行人廟享之禮於上公言  
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是上公九獻而裸酢不與  
焉先王承賓猶承神以宗廟之重於賓客也今上公  
之禮裸酢猶不與乎九獻豈有宗廟而列九獻於裸  
酢耶今以司尊彝詳攷之方質明行事之時尸在室  
中王用圭瓚酌鬱齊以裸神后用璋瓚酌鬱齊以亞  
裸所謂鬱齊獻酌是已再裸之後王牽牲於廟門祝  
則延尸於堂正南面之位王麗牲於碑而殺之腥之  
以獻以象朝時所進故曰朝事后為之薦朝事之籩

周禮總義卷一之二 天官

豆各八王乃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醴齊縮酌是已朝事之後王則體解其牲而熟之祝復延尸於室中亦正南面之位王薦熟於主前以象食時所進故曰饋食后為之薦饋食之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盞齊況酌是已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是謂卒食食訖后為之薦加籩豆各八又為之薦羞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獻修酌以醕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凡酒修酌是已九獻既備則有尸酢之禮用此修酌以酢蓋以人道終焉故尸以玉爵酢王以瑤爵酢后以散爵酢諸臣寧非象人道往反報施之義乎司尊彝言諸臣之所酢則舉其終而言之夫有終必有始有酢必有獻諸臣無獻安得有酢諸臣有酢則王與后有酢可知也不言王與后之酢以諸臣見之不言諸臣之有獻以其酢而推之不然則諸臣何以為助祭之禮是知九獻無與乎裸酢而此見於八籩八豆之用者其說與內宰合又與司尊彝合餘見內宰司尊彝之職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齋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齋菹醢物六十饗共后及

周禮總義卷一之二 天官

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凡事共醢王舉者即膳夫所言王日舉之禮膳夫醬用百有二十饗即此之共醢六十饗共醢六十饗也醢人既以五齊七菹為醢矣至醢人復掌之蓋醬物須醢而後成此膳夫於百有二十饗所以總名其為醬也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特於王舉之後言之不備其數不敢同乎王也賓客共醢醢各五十饗凡百饗參之掌客舉中數而言之也天子備物十二故醬用百有二十饗而掌客於上公亦用其數者尊先代之後且用之大饗非日舉也且醢醢一事周人既分為二職矣

至其所實之器在膳夫則謂之饗在醢人則謂之豆甕可以備禮數而持久也豆可以和齊菹而共膳也醢人雖備五齊七菹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醢則齊菹不成其味二者相待而用故醢醢不嫌其為二職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鹽人言政令以其為山澤之利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盼雖曰守以虞衡實與百姓共之特共其物以共祭祀賓客之費以共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奉以共朝

廷官府百事之用此政令之所從出焉苦者出於池  
穎鹽是已散者出於海末鹽是已飴者出於石戎鹽  
是已惟形鹽則鹽而虎形者邊人以虎鹽爲朝事之  
獻今乃用於賓客而不用於祭祀周公闕以虎鹽爲  
國君備物之奉今乃用於賓客而不用於膳羞卽是  
而觀則三者可以互見凡齊事鬻鹽者鹽卽鹽之陳  
者也鬻卽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齊取  
其潔也所謂政令者如此史浩講義鹽人掌鹽之政  
令至以待戒令云鹽之政令非獨共鹽而已凡其出  
納煎煉之事皆掌之也百事之鹽所用非一事所和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鹽

非一物也洪範曰潤下作鹹解者謂鹹味鹽也池井  
所出鬻海所成皆出於潤下是故水入其奧風凝其  
華不煩煎煉而自結者池井之鹽也昔晉人謀去故  
絳諸大夫請居郇瑕之地以謂沃饒而近鹽者是也  
剡土爲埒半盆爲鹵火齊以時而後成者鬻海之鹽  
也昔東郭咸陽治生累萬後世諸侯資其利而富埒  
天子者是也祭祀則二者皆共焉故曰共其苦鹽散  
鹽苦鹽也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者左氏曰鹽虎形築  
鹽以爲虎形故曰形鹽所以爲虎形者取其武可畏  
也散鹽則鬻海之鹽也王之膳羞共飴鹽鹽之味近

甘者也詩曰萑茶如飴以飴對萑茶甘苦之不同也  
夫池井之鹽比之鬻海雖曰潔白然魚龍之所潛躍  
舟車之所輦運雖有冰霜之色寧無腥穢之氣齊事  
致嚴必復煉治以共之故曰鬻鹽以待戒令其戒令  
者凡祭祀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日遂戒鹽人  
乃預謹煉治之職也古者山澤之利捐之予民煮海  
之利民所擅也鹽人掌其政令不過共百事之鹽而  
已後世取民之所恃以爲衣食者一切權之而鹽之  
政令始枚分條舉網禁一密而民無所措手是私鬻  
之罪數溢至死而黥額之徒鞭背之人無日無之吏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鬻

方以得其情爲喜於此而求賞焉民否則弃本業緣  
私道冒險阻持兵露刃攘臂於無人之境視縣官若  
深仇間遇征邏則動兵接刃畢命以爲敵原其初心  
不過苟求衣食爾無他罪也噫安得復見先王之世  
止供百事之鹽者乎

冪人掌其中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  
彝凡王巾皆黼

冪覆也天地無禋禮止以五齊三酒而實之八尊以  
疏布巾冪之至敬無文貴乎質也宗廟有禋禮則又  
有朝事饋食之禮故兼用尊彝以畫布巾冪六彝常

敬為親貴乎文也六彝如此則宗廟之八尊亦用畫布矣凡王巾皆黼則白與黑謂之黼以示威斷之義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在路門之內玉藻曰朝辨色而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是已小寢乃堂上之五室即王者燕息之所玉藻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此皆宮中內外之事所以專設宮人以掌六寢之修修者何下經所言皆所以為修

為其并區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

周禮總義卷一之二 天官

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宮正以上士二人為之宮伯以中士二人為之至尊所居嚴乎其宮之職也今宮人亦中士四人然不專主六寢而特言六寢之修不專治寢中而特與寢中之勞事何也曰天下固有灑掃使令之冗役瑣碎微末之細故而關乎國體為甚重王宮之事是已夙興夜寐灑掃廷內衛武公所以為荒耽之警子有廷內弗灑弗掃晉昭公所以不能修正國之道此豈為觀美而已朝廷內外之肅正君臣上下警戒之機不然則王宮自奄奚以下如次舍幕簾皆掌之以下士

而宮人獨中士其意可見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板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會同之舍有在國門之外者有在四方者天子巡狩會諸侯於方嶽之下則為四方之舍宮人所言四方之舍事是也王不巡狩則諸侯來會之於王城之外設方明壇以行會同之禮亦為會同之舍掌舍所掌是也秋官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是知會同之舍即為壇於國門之外司儀之所

周禮總義卷一之二 天官

令即令掌舍為之設棧板再重者設行馬兩重於會同之地所以外衛車宮也為車宮轅門者以車為宮仰轅以為門所以外衛壇壝也為壇壝宮棘門者為壇於中而壇其外以棘為之門所以衛天子會同也為帷宮設旌門者以待王之休息亦加嚴衛如大閱左右和之門也無宮則共人門者以待王之遊觀而陳列周衛所以壯君威也凡舍事掌之者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王巡狩侯國為宮亦如之夫有宮則有壇國門之外與巡守四方皆然故曰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  
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其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  
之喪共其帟

帷維於旁者也幕覆於上者也幄則四合以象宮室  
也帟則在上以承塵也綬爲之組以係四物者也幕  
人掌其物而不言共王者以王出宮則有是事而已  
若夫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則共之於掌次

掌次掌王之灋以待張事

灋者大宰九式之灋也夫次舍帷幄其事雖微君尊  
所臨其體質重故大旅上帝與夫朝日祀五帝實不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冕

外乎祭祀之式合諸侯與夫朝覲會同實不外乎賓  
客之式凡師田喪紀與夫邦事莫不皆有式焉大宰  
以此授之掌次以此行之凡聯事於掌舍幕人亦然  
以此見王者儀衛亦無適而不謹於灋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帟重案會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  
重案

大旅上帝非常祭也大宗伯祭天之禮三而無旅帝  
之禮其末篇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蓋大故  
則凶裁也旅陳也眾也記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享大享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具矣不足以享帝其謂是歟鄭氏以爲祭天於圜邱  
既失旅帝之義鄭司農於五帝則又曰五色之帝此  
亦漢儒識緯之說以見於大宰祀五帝之義詳矣蓋

月令於春日其帝大昊於夏日其帝炎帝於中央曰  
其帝黃帝於秋日其帝少昊於冬日其帝顓頊此五  
人帝之說自三代以來行之豈可不信三代之儀而  
信漢儒之說若果五天帝則當在朝日之上今其位  
列於朝日之下則爲五人帝可知其朝日之儀則王  
者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典瑞所謂王搢大圭執鎮

周禮總義

卷一之二

天官

冕

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是已傳曰春朝朝日秋暮  
夕月又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禮經竝不言夕月而  
特言朝日者卽尊陽卑陰之義與春秋書日食同義  
若夫合諸侯之師田與下經朝覲會同之師田其事  
不同下經乃諸侯之禮此經乃天子之禮以國有大  
事合諸侯於國門之外出師征伐以及田獵其禮爲  
甚大故也凡此數者皆以王者之尊屈而臨之其儀  
衛不可以不嚴所以專設張次之職王大旅上帝則  
張氈案設皇邸其禮雖重而無大次小次者祀天之  
禮主乎敬王者不敢以自安故也朝日祀五帝合諸

侯則禮之次者故張大次以待王之臨泚張小次以待王之退息且設重帟重案以備其禮之所以優尊者也因合諸侯而師田雖張幕設重帟重案而亦無大次小次者親與士卒同其役則不敢自異故也此數者皆所以爲王次之灋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上經言會諸侯而師田則王者之禮此言朝覲會同而師田則諸侯之禮古者雖乘車之會君行師從是以二千五百人而從諸侯行朝覲會同之禮故與師

周禮總義卷十一之二 天官

冕

田之事朝覲會同則爲之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皆所以待諸侯也若孤卿有邦事謂以事從王或以王命而出其張幕設案同諸侯師田之灋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喪祭一也天子諸侯孤卿大夫之喪言帟旅之助祭執事者言幕尸之更衣退息者言次各隨其用之所宜而已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耦謂俱升射者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六耦在朝燕

射三耦在寢謂天子不能獨射也有射必有耦有耦必有次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此雖爲諸侯之禮亦所以爲天子耦次之證也

周禮總義卷十一之二 天官

冕

卒

周禮總義天官卷十一之二終

周禮總義卷一

天官大府一之三

大府

大府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大宰而總於大府一職雖為主藏之長而非有司出納之任乃所以總有司之出納者也何謂總有司之出納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內府則受貨賄以待大用外府則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至於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莫不各有其職而其出納盡總於大府然後大府以大宰之式灋頒之授之是大宰提其綱大府總其目而羣

有司共命於其下大小有紀本末有序纖悉委曲具有條理此周制之良也鄭氏於大府之序官註曰若今之司農夫司農豈大府比哉漢之設官惟無大府一職是以上無所統下無所受一代之制無足觀焉近世諸儒謂漢之司農掌穀貨以共軍國之用則猶外府也少府掌山海陂池之稅以給天子之私養則猶玉府內府也雖無大府一職以總其出納而當時所謂計相者則猶司會之任計相與司農少府盡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冢宰制國用之舊自計相罷不復置而司農少府不相統屬以比周之大府豈其然乎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一

天官

以史證經固為不類因鄭氏之失而知周官設大府

之職其出納有制而事無乏用與漢制異矣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

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

者受財用焉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

之用九功則九職之功也是三者大宰總之每事為

一書每書皆有貳大宰總是書而責其入於征者司

徒之屬按是書而征之以入於掌者大府之職又執

是書之貳舉其貨賄之入而頒之於所當用者頒其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二

天官

貨於受藏之府則若玉府內府之類頒其賄於受用

之府則若外府之類蓋玉府掌王之金玉及良貨賄

之藏是擇四方之精美者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內府

掌受天下之貨賄良兵良器是又擇四方精美之次

者以待邦之大用至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

則凡四方之物皆所以待天下之經費是數者皆所

謂府也若司會以至職幣乃糾察鈎攷之任則非府

矣受藏受用其府各異及其用也凡官府都鄙之吏

及執事者受式灋於大府而請之於有司若云某物

頒於某官某用取於某所利權散主而政本實一此



周人制用之良灋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此經自關市以至幣餘則大宰之九賦自膳服以至賜予則大宰之九式也九式之灋專用於九賦此正大宰總國用之大者大府所謂式灋則以大宰九賦之式灋而頒之有司然以某物共某須蓋有深意存焉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猶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幾市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待膳服則足以見先王之薄於自奉也邦中之賦百物所聚園則共果蕪之物廛則共珍異之物乃常賦也以待賓客則足以見先王之厚於待人也外是則鄉遂矣四郊百里在六鄉之外其賦則以之待稍秣邦甸二百里乃六遂之餘地其賦則以之待工事近者使之輸重遠者使之輸輕故也外是則都鄙矣家削乃大夫所食之采地其賦以之待匪頒邦縣乃卿所食之采地其賦以之待幣帛邦都乃公所食之采地其賦則以之待祭祀卑者共其禮之常尊者共其禮之大故也委

人以下皆山澤之職所共者薪蒸茶炭之類以其賦而待喪紀宜也職幣所謂斂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其賦而待賜予宜也曰賓客曰稍秣曰工事曰匪頒曰幣帛曰祭祀曰喪紀七事者皆有一定之式而用經常之賦不可易者若夫王之膳服乃至尊所御故大府於九式則列之於始王之賜予乃非常之恩故大府於九式則列之於終然關市之賦初未嘗強無以爲有幣餘之賦亦本吾所自有之物是約己以厚民者也夫豈厲民以自養哉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四

天下財賦之原有三而皆總之於大宰一曰以九職任萬民則自三農以至閭民是也二曰以九賦斂財賄則自邦中以至幣餘是也三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自祀貢以至物貢是也今大府之頒財以式灋授之考其式灋則皆九賦之財賄是九賦之用固有定灋矣若夫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則非國用之經費故未嘗用焉蓋嘗攷之二者不列於九式之中其果未嘗用耶是不然王制曰冢宰致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繼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知家宰有三十年之制又知有國者必有九年之蓄然後邦國之所謂貢者於三年之中當留一年之蓄以待弔用萬民之所謂貢者亦於三年之中當留一年之蓄以充府庫其歲蓄之外皆以給國之用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司廩餼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是則三十年之所通者既使國家之無乏用所謂九年之所蓄者又常使邦國之有餘用此大宰兼制國用之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五

要也不然則內府之職何以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邦之大用既出於九貢九功之貨賄即所謂三十年之通者也不特內府而已司會以九貢九功之禮而聽其會計司書以九職九正之數而周知出入百物是邦國之貢果盡以待弔用萬民之貢果盡以充府庫即由是觀之歲蓄之餘既以待邦之大用而邦用之外又以其餘者共王玩好之用司書掌其數司會掌其計內府掌其物而總之於大府制之於大宰上下有制而斂散有度王者道御之方如此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玩好之用聖人不廢也聖人處此亦必有道矣故大府之藏以式貢之餘財共其用所謂式者即九賦之式所謂貢者即邦國萬民之貢蓋待弔用充府庫之外而後有邦之大用用之外而後有式貢之餘財夫豈玩物害民者哉然此言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上經又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賜予則公於玩好者也幣餘則公於餘財者也幣餘之賦實在九式之末而此言式貢之餘則又是幣餘之餘財以此見先王之不急於玩好者也況所謂餘財者非必曰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六

取辦於式貢之所當用必待式貢之餘財然後共之若其無餘則亦無所共矣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凡邦之賦用即九賦之見於大宰之式九貢九功之見於大宰之所制者也賦謂當入之數用謂當出之數取其一歲賦用之具數以爲之本然後歲終則以受藏受用之府所入所出而會之會之於歲終乃家宰制國用之時也家宰制國用於歲杪大府於此而會九賦九貢九功之入出上下之相承如此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玉府隸於大府所謂受藏之府此其一也以玉名官則王者之服用好賜在焉以其職掌觀之大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鄭氏於太宰之九職註曰金玉曰貨是金玉固玉府掌之矣獸人曰皮毛筋骨入於玉府獸人曰凡獸征入於玉府屨人曰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澤虞曰掌國澤之政令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職金亦曰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受藏之府此其玩好兵器良貨賄之物玉府皆掌而藏之矣蓋貨賄有二有貨賄之良者有貨賄之常者常者出於九貢九賦九功之中內府掌之

以待邦之大用若其良貨賄則大府擇其精美者藏之玉府專以共王之服用好賜其與常貨賄異矣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

周官所掌有王之玉有國之玉則寶器也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非共王者也瑞器掌於典瑞亦非專於共王者也共王之玉不過服玉佩玉珠玉含玉是數者璞玉而已玉人之事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非服玉歟玉府共之既為服玉則典瑞掌之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

而元組綬非佩玉歟玉府共之既為佩玉則司服掌之也弁師曰王之五冕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非琢玉為珠以飾之者歟玉府共之既為珠玉則弁師掌之也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含玉所以為死者口實大宰所謂大喪共含玉是也喪而及於復衣裳角枕角柶燕而及於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亦以良貨賄之所飾焉故也凡皆服用故玉府兼掌焉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此謂諸侯會同或有盟焉則為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歆之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或謂三王不及盟誓而周官有司盟之職則疑周禮非成周之全書是不然文王之時虢仲虢叔勳在盟府成王之時周公大公賜之盟者出於由中之信所以親之也以共王玩好之官而共珠槃玉敦其親為可知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足為盛世言哉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或謂內府言凡四方之幣獻則諸侯獻於天子者此謂王之獻則天子獻於賓客者獻者以下獻上之謂天子安得有獻既有獻於賓客玉府安得而受之且

藏之耶王之獻與獻王同以王爲先故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此謂王之好於羣臣而有貨賄之賜玉府則以所藏之貨賄賄共之共其貨賄而不共玩好金玉兵器君臣上下相率以禮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則玉府其一也內府又其一也二者有異職則財計宜有異守今也玉府掌貨賄而內府亦掌貨賄玉府掌兵器而內府亦掌兵器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九

玉府掌金玉而內府亦掌金玉是三者內府既取諸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則太府所以頒之於玉府者果何所取耶以經意攷之玉府一官特掌王之服用好賜而已如獻人獻人塵人澤虞之職各以其物而專入於玉府其外則亦九貢九賦九功之所入者也何以知之以大府頒財而知之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先擇其珍美可以共王之服用好賜者頒之於玉府而邦之大用所謂朝覲班賜等物不與焉又擇其次珍美者可以爲朝覲班賜之費而爲邦之大用者然後頒之於內府其外則皆四

方幣獻之物是則貨賄也兵器也金玉也內府之與玉府寧非職聯而用異者乎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四方之幣獻即諸侯來朝而奉天子者內府於此入之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則天子遣使以遺諸侯者內府又於此共而奉之入之者此物也共而奉之者亦此物也以其所獻者共其所遺者王者豈擅天下之利以爲一己之私哉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十

王之好賜玉府共之非常之恩不可以濫拘也今也內府共王之好賜予而冢宰亦同乎冢宰雖尊得無偏乎是不然共王則謂之好賜共王及冢宰則謂之好賜予是冢宰聽賓客之小治不能無賓客之須以式濫予之非冢宰之私予也不然大宰八柄之濫曰予以馭其幸者大宰且以之詔王奚嫌於同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濫者**

外府名官對內府而言二官所掌不同皆出於九貢九賦九功之濫內府掌其貨賄即大府所謂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者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

待邦之大用卽大府所謂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者也然外府所掌以邦布爲主以共百物爲用不知何從取之謂其取於九貢九賦九功則九貢各有其名九賦各有其地九功各有其職固不可強其所無有而非其所盡有者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於大宰之九賦註曰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漢灋也在漢已不勝其弊地不能皆爲鑄冶人不能皆爲鼓鑄不因其所有周人何其厲民者哉蓋賞攻之禹別九州有賦有貢有篚無非本色之物以當時未有泉布之用也自太公爲周立九府圖灋以通財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十一

貨輕重之權則凡九貢九賦九功皆可以邦布行之攷之於經成周之所謂邦布者不過載師之里布閭師之夫布厘人之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厘布如是而已邦用取具不一而足豈此數者之布所能給之耶蓋外府以掌邦布爲名而曰掌其入出以共百物是以邦布易之也夫通功易事古之常理而周人復權之以圖灋邦布之出既以易百物則凡九貢九賦九功之所入者亦當之以邦布何以明之下經言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賈氏謂外府共其泉布泉布可以爲幣而言齋則九貢九賦九

功其可盡以本物言耶不然則小宗伯受賓客將幣之齋鄭氏亦謂所齋貢獻之財物泉布之類也是知貨賄之可以致於王朝者玉府內府受之其或人力之艱地里之遠物繁且重而不能致於王朝而易之以邦布者外府受之則曰掌邦布之入出先言入而後言出者泉布皆入於外府大宰則量入以爲出也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有大宰之式灋而後出否則不妄出矣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十三

此卽上經所謂待邦之用凡有灋者也何謂灋九式是已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差服之式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賓客喪荒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蓋大宰總經國之大計故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外府共其用而已故數者皆行之以式灋綱要節目森密如此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上經言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三者之共其衣服一而已歲終之會而王與后不會優尊者也優尊者而世子不與戒羣麗也義見膳夫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司會一職次於大府則宜若聽命於大府然大府以下大夫二人為之長而司會乃以中大夫二人為之次是知司會非大府之屬乃諸府之所以聽其會也鄭氏乃謂司會若漢之尚書大府若漢之司農不知漢之司農與少府均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以屬官而令其長則勢有所不行厥後尚書徒為具文而漢之財計甚無統紀以比司會則非其類也不特此而已小宰中大夫也司會亦中大夫也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皆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也是則冢宰之受歲會小宰與司會俱逆其治而司會復兼舉天下之財計則其權亦重矣六典所以治邦國八灋所以治官府八則所以治都鄙大宰為之掌其正小宰為之掌其貳貳云者掌其貳書以逆大宰之所治者也司會特一糾察鈎稽之官耳亦掌其貳而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且財用之末何關於政事之大上無道揆下無灋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欲行司會之權則亦徒灋而已惟司會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

以逆其治故外而邦國內而都鄙又其內而官府凡其大綱小紀與夫纖悉委曲灼然有以知其本末源流之所在則夫九貢也九賦也九功也豈區區令財用而已哉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司會之班爵與小宰同其職掌又同皆掌其貳以逆大宰之所治者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職任萬民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既以貳之司會又從而致之令之均節之致者令邦國之自共令者令萬民之自輸均節者從而計邦國之經費此又司會所專之職而詳於小宰矣官府郊野縣都皆在王畿千里之內凡百物財用之所出與其所當用者皆有書契版圖焉書謂紀載之書契謂合驗之契版謂人民之版圖謂土地之圖司書掌其書司會掌其貳而後可以逆羣吏謂受財用之執事者其未用則令之致之其已用則均之節之會計之是所會者官府郊野縣都之財用而邦國之財用則致

之而不會其後考歲成而周知四國之治則亦未嘗不會也特有內外詳畧之異耳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考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參互云者鄭氏謂司書之要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近代儒者則謂職內職歲職幣三者相考其說誠有未通者周官三百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五

六十皆有日成何獨於此三官而言之蓋天下之事合眾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眾目而為凡則一旬之計也合眾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合眾要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一旬之內以凡考目以目考數以數考凡夫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夫是之謂互如是則日成可以無遺矣積日而月又以月要而考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考歲成詳略並施久近兼察四國之治周知無隱則吏治之怠而無功者詔王及冢宰廢之吏治之勤而有功者詔王及冢宰置之夫小宰不以詔王宰夫不以詔王而詔

王及冢宰之事獨以責之司會者會計之職專故也大宰之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冢宰道揆之任專以詔王為職司會灋守之任因冢宰詔王而後有詔王及冢宰之事灋通行乎上下而政本實出於一其體統嚴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皆見於大宰之職而九正九事其名則異蓋九貢九賦皆經常之正統說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六

故曰九正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故曰九事是書也小宰有之宰夫有之司會有之司書亦有之至於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統之於司徒非於此版圖之外而別有所謂書也蓋有版圖而後可以周知入出百物有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之書而後可以敘其財受其幣蓋以是書而敘其財則有餘者不敢隱以是敘而受其幣則已用者無所欺職幣一官專主張掌事之餘財以此入之宜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

周禮一經凡言上云者非專指王而言也膳夫於王

之膳不會庖人於王之膳禽酒正於王之飲酒不會外府於王之服不會司裘於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是數者切於王身專指王而言故曰唯王不會若上之用財則異乎是宰夫言告於上職歲言上之賜予職幣言上之小用賜予則各有所主而已是知關乎國體之大者皆謂之上施於邦計之常者皆謂之用財用凡膳服之外有所謂祭祀賓客有所謂匪頒喪紀又有所謂工事芻秣幣帛賜予無非上之用財用者大宰既掌其式大府又掌其灋司會既以式灋會之司書又考於司會而書之初非一人之私也故曰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七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大宰於一歲之終則受百官之歲會司會又以歲會考歲成則功事財用之計每歲固有之矣至於三歲則又通計焉其治爲甚詳故謂之大計羣吏之治所謂民之財器械之數孰備而孰乏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孰登而孰耗山林川澤之數孰興而孰廢既已周知羣吏之治然後可以逆羣吏之徵令徵令有當否

不可得而掩也凡此無非贊大宰之事而已蓋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雖卑以其贊大宰故亦謂之大計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成周財用之所出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無他取於民者也今司書又有稅灋之事近代釋經者謂稅斂在貢賦之外而不能明指其說或者疑焉以小司徒攷之其言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言貢賦而不言九賦則知稅斂者九職之稅斂也所謂三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文

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以至虞衡藪牧之職又至百工商賈之職又至嬪婦臣妾閒民之職凡有職者有徵故總以稅斂爲名何以明之以小司徒言稅斂於貢賦之後而明之不然閭師任民卽九職之貢而曰以時徵其賦非稅斂而何凡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以司書知其數而可以鈎稽之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周制天下之財不過九貢九賦九功之灋大府既掌



貨賄之入職內又掌邦之賦入職內所掌非於大府所受貨賄之外而別有所謂賦入也卽鈎考乎大府之所入者而已蓋司會以下皆會計之職而職內一職惟計其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云者總其凡目之書宰夫所謂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灋以治目是也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數云者析其一二三四之數宰夫所謂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總者其要也數者其詳也執其至要御其至詳官府都鄙之財皆不逃乎是書之所貳者矣然特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而未及夫邦國也蓋有土斯有民有民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五

斯有財先王嘗戒之以無封靡於爾邦固不可專利以傷財尤當量入以爲出凡邦國之賦用一以官府都鄙之數而逆之其知本末源流哉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凡受財者謂羣吏受財於大府而其貳令則在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則彼此可以合驗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彼此可以參攷以職內之所入逆職歲之所出則官府財用皆可目擊而周知然後舉其財而敘之敘之者何官府財用不能有餘也亦

未嘗皆不足也以有餘而補不足求以濟國事而已是以爲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職內掌邦之賦入故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職歲掌邦之賦出故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職歲之與職內其財之出入正相關也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受焉所謂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亦一二三四之數與職內同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亦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貳其數以待司會之所會故曰以待會計而攷之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

凡頒財大府以九式之灋授之職歲則舉大府之所授者予之故曰受式灋於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上云者非專指王而言也其義已見司書蓋九式之中惟膳服切於王之身故上經皆指王而言雖有式灋而不會司書所謂上之用財用則自賓客以至賜予凡八者皆有式灋者也皆司會之所當會者也以其爲國家之經費故以上之用財用言也若夫此經

所謂上之賜予則九式之賜予而已其出也有先後之敘故以敘與職幣授之以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也

###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所謂逆會也及者至也職歲主式灋以出財用至歲終逆會之時職歲則以大宰九式之灋而贊之故曰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國之餘用二有幣餘有餘財兼掌餘財而獨以幣名官舉其大者言之也何謂用邦財者之幣外府之職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買氏謂外府共其泉布邦用邦財者之幣其用謂之幣其行謂之幣齋以式灋取其餘曰斂斂者取也何謂掌事者之餘財大府之職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以式灋受財於大府則爲掌事者之餘財而不歸未免沉匿故以式灋舉之曰振振者舉也皆辨其物而奠其錄奠者定也既定其數而錄於籍矣以書楬之楬者標也又書其目而標楬其物以

待其上之小用賜予即大府所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也然外府共賜予之財用乃出於邦布之百物而不取於幣餘何也謂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賜予關於國家之大體者也此則小用賜予而已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幣餘之賦雖止於小用賜予然不可不計其所出之數故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事則不止乎小用賜予而已職幣雖掌賜予一端而所給餘財乃散見於九式之中故凡邦之會事皆以式灋贊之

###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周官設司裘不專爲裘亦兼皮事三侯則皮事也三裘則裘服也然五服掌於春官之司服而此特爲裘五冕掌於夏官之弁師而此不言冕以其所掌者皮事之裘也大裘者象天之義凡祀天之物皆可謂之大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裘亦然無經緯之文無績繡之功取其質而已故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不言上帝五帝而獨謂之祀天其義可以互見然下經於裘言獻於侯言共而大裘言爲專其官重其事也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天子諸侯羣臣之裘備見於玉藻此特言良裘功裘而已說者謂良裘爲質之自然者功裘爲人功治之者此所以爲上下隆殺之辨今考之玉藻既有其物又有其名唯君有黼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仲秋獻良裘其以此歟又以錦衣狐裘爲諸侯之裘以狐青裘繡衣麕裘絞衣羔裘緇衣狐裘黃衣爲君子之裘以虎裘狼裘爲君左右之裘季秋獻功裘其以此歟仲秋獻良裘之時則厨羅可設故行用物以順陰氣之始季秋獻功裘之後則霜露既降故待頒賜以禦寒氣之盛月令於孟冬之月天子始裘言天子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則諸侯羣臣亦可推矣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祭祀之射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於是其有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弓二寸爲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爲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爲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賦其弓之數而降殺之凡

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大夫以一○或謂大射天子之侯卽射人之三侯以至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亦然失之矣侯數雖同而有射實射之辨梓人爲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卽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卽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卽獸侯耳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大裘毳毼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

會義見膳夫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齋

未練治者謂之皮已練治者謂之革秋則物成之時物成則堅實故秋斂皮若革則加人功練治之其成差久故冬斂革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於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卽以大府之所授者頒

之也毳毛毛之細縹者氈之爲用經不多見惟掌次於旅上帝則張氈案物之貴重可知也然特一端而已邦事則自祭祀以至喪紀無不用焉故掌皮皆有以待之○外府於邦布則共其幣齋掌皮於皮事則會其財齋王氏謂齋者行費也皮事何取乎行費鄉遂兵械皆所自備故皮革皆所自用斂之獻之之外致之或用財焉運之則有齋歲終會之雖微不忽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內宰一職與天子之宰並列於內外天子之宰通乎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四海故不言外宰若后宮之宰則專掌王內之政令故謂之內宰今攷其職則嬪御貴近之列闈寺灑掃之役服飾職紐之工莫不屬焉其班爵乃下大夫二人命士十有二人而又統之於大宰是以大臣兼總內治正文王治內之家灋也二南之化實本於此知此則知周人設內宰之意○王內卽下經所謂王之北宮也北宮后所居故謂之后宮與王宮不同王宮大寢一小寢五其旁爲八次八舍於是其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若夫后宮之政令則誠有不容不辨者內宰既書版圖之灋又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

之后宮邃嚴安有人民亦奚用版圖之灋鄭氏以版

爲宮中闈寺之錄籍圖爲宮中官府之形象其說誠

善若謂稍食爲吏之廩祿人民爲吏之子弟則恐非

吏與子弟所得而至也近代儒者疑其爲官吏與

嬪妃雜處得無近是乎以經攷之自有明文秋官掌

戮日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爲

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也以版

圖之灋治之如某所爲宮某所爲寢某所爲廬舍分

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刀鋸之

餘春秋所戒何至后宮之邃嚴而刑餘之錯列歟是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不然王內之人民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

以守王宮則責之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其與後

世親內宦而疎外廷者異矣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

**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衷展其功緒**

天子立六官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修陽教也王后

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內治所以修陰教也陰教卽陰

禮也言六宮者王后也王后至尊不可指言故云六

宮王后雖尊四德宜備教以陰禮則日新其德乃輔

佐君子之道以大任文王之母思嬪周姜大妣嗣徽

音克成二南之化詩稱尊敬師傅以爲后妃之美其  
來遠矣所謂師傅者亦豈宦寺可以爲之內宰之賢  
教成后德此書其實也王后修陰禮以爲六宮之範  
故下而三夫人至於九嬪又至於二十七世婦又至  
於八十一女御莫不皆教之以陰禮言九嬪而不言  
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也至於八十一女御以九  
人而當御故曰九御以其位卑職勞故以婦職之濃  
教之濃各有屬者自三夫人以下以一帥三則爲屬  
以作二事者自八十一女御而上以三奉一則爲貳  
作云者作其怠惰而警救之以陰禮故也以至正其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表

服而不使之侈靡正其心術而不使之奇衰率是而  
行之因其女功之良苦而展其功緒以風天下內宰  
之教成矣 二事之說鄭氏以爲絲枲王氏新傳以  
爲祭祀賓客之事非也二卽貳也左氏載史墨之言  
曰物生必有兩有三乃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知王以三公爲二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爲貳矣知  
諸侯以三卿爲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爲貳矣以至  
九嬪則貳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則貳之以  
八十一女御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

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后之賓客之禮

大祭祀者宗廟之六享也裸獻瑤爵先儒以爲皆九  
獻之禮謂王與后裸各一朝事各一饋食各一酌尸  
各一與諸臣酌尸之一爲九獻詳攷此經文意則有  
甚不然者裸自爲裸獻自爲獻瑤爵自爲瑤爵豈可  
混而爲一大行人於上公將幣之禮且曰王禮再裸  
而酢饗禮九獻夫上公九獻且在裸酢之外孰謂宗  
廟而簡於此乎以司尊彝推之裸者始也酢者終也  
言諸臣之所酢則王與后有酢爲可知尸既酢王與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表

后及諸臣則諸臣有獻爲可知諸臣既有獻於卒食  
之時則朝事饋食安得謂之無獻今攷六享之禮始  
也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裸以求神后用璋瓚亦  
酌鬱齊以亞裸所謂鬱齊獻酌是也二裸之后有朝  
事之禮王牽牲於門祝則延尸於堂殺牲以獻腥王  
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薦八簋八豆亦酌醴齊以  
亞獻諸臣爲之助祭所謂醴齊縮酌是已此朝事之  
三獻也朝事之後有饋食之禮王解牲而亨之祝則  
延尸於室納亨以獻熟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  
薦八簋八豆亦酌盎齊以亞獻諸臣爲之助祭所謂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无

益齊況酌是日此饋食之三獻也饋食之後尸始飲食於是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修酌以酌尸后薦加籩豆各八羞籩豆各八亦以修酌亞獻諸臣爲之助酌所謂凡酒修酌是也此卒食之三獻也九獻之序如此若夫瑤爵亦如之者先儒以爲卒食之獻然此經以瑤爵別言於裸獻之後則知其非獻也蓋王主祭后亞王而諸臣助焉於是尸以玉爵酢王以瑤爵酢后以散爵爲諸臣之酢蓋以人道之往反報施終焉內宰於此贊之則六享之始末無違禮者至於賓客之裸獻瑤爵亦從而贊后何也大行人言將幣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謂九嬪世婦女御外謂卿大夫之妻正其服位使如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佐后立市非后親蒞之也聖人建國其灋如此設其

次者思次介次也置其敘者胥師賈師之所蒞者也正其肆陳其貨賄之貴賤而各以其肆也量謂五量度謂五度淳謂布帛之幅長其灋皆自上出焉以至立社於市地之道也故祭之以陰禮陰禮對陽禮后亞王之義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釐於北郊以爲祭服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總義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總義開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辛

會內宮之財用總義開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總義開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總義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后出入則前驅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以上總義開

徹后之俎

膳夫言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亦俎也尸與賓之胙王其胙有饌饌皆有俎故謂之胙俎后亞王之裸獻瑤爵則其胙俎一也徹后之俎而不言胙者胙以王爲主后亞王而已

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好事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勞於卿大夫之親者

掌王之陰事陰令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

掌掃門庭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廟門

設門燎則設燎於門以爲明躡宮門廟門則躡止行者以致其肅

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率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者女御而下也女宮者刑女之役於宮中者也寺人掌其戒令則相道其出入而糾其違戒令者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

即公卿世婦之官致女宮以給其役也佐世婦治禮事者九嬪以上內宰內小臣贊之世婦則寺人佐之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宜也若夫內人於親之有服者有弔喪臨喪之事則立於其前而詔相之以內人爲卑故立於其前則異乎內小臣之詔相矣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躡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躡及葬執囊器以從遣車

內豎奄之少者也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日今日安否

如何內豎日安所謂內豎則亦侍衛於燕寢之外者故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大事則非童奄之所可

傳故也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踈其所禁止者王之內人也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踈謂將葬而朝於廟則踈以善行也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褻器謂頹沐之器從遣車於祖廟而後行也鄭氏註王府以褻器不爲頹沐之器蓋謂生時所用故與沐笈等連此則死者用之用有異焉故爾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九嬪亞於三夫人三夫人亞於王后是皆四德之備而不失其禮者故王后以至九嬪內宰皆以陰禮教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三

之至於九御則教以婦職之灋而已未及陰禮也今九嬪專以婦學之灋教九御是卽其受教於內宰者而教之也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陰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婦學婦學之別有四教之以婦德則以順正爲德之本教之以婦言則以誠信爲言之本教之以婦容則以柔婉爲容之本教之以婦功則以勤恪爲功之本四者之教如此則婦學成矣由是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於王所卽女御之御敘是已惟其以四德之成者充其選故以時御敘而九御無險誡之行各帥其屬而九嬪有進賢之心此二

南之風王化之本

**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籩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小宗伯辨六盥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奉之者六宮也贊之者九嬪也宗廟之禮王后之獻各薦籩八豆八而九嬪贊其徹始而終之也賓客則從后贊禮事也大喪帥敘哭者卽以外宗所敘者帥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摝爲盥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三

九嬪帥女御敘於王所而世婦帥女宮濯摝爲盥盛女宮乃刑女之在宮者早於女御故也少年曰穉人概鼎俎廩人概甑廩司官概豆籩是濯摝以男子爲之而成周乃以責女宮所具及祭之日則涖陳女宮之具及內羞之物以至王使弔喪則共命以往此數者皆世婦之與於祭祀賓客喪紀故爾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

御敘者以敘而進御於王也九嬪職曰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屬卽女御也王所卽燕寢也言燕寢而不言內寢尊后也



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  
妻從世婦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歲時獻功事即典婦功所謂秋獻功也功事乃絲枲  
成功之事故歲時獻之世婦於祭祀則帥女宮而灌  
概為盥盛又澠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故女御贊  
之大喪而掌沐浴后喪而持妻卿大夫之喪而從弔  
其職視世婦為輕矣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禋禴  
禘之事以除疾殃

王有大祝小祝后有女祝所以別內外也內祭祀則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宗廟之禮內禱祠則高禱之禮招以來福禱禱以障  
疾疫禴以除災殃禴以消謫見皆內宮之禮也所謂  
祝者必其端良謹恪而可以薦信於鬼神者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王有大史小史后有女史鄭氏以為女奴曉書者  
非矣掌王后之禮職以至凡后之事以禮從豈女奴  
知書者能之蓋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無  
非禮者不然大史詔王而以書協禮事此亦詔后以  
禮從而且為之掌禮職非賢而知禮者能之乎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蓋  
婦功謂絲枲之功絲以為帛枲以為布其功之小大

苦良有常式故以式灋而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齋故書齋為資謂授其絲枲以為之資故為女功之  
事資內人謂女御之徒嬪婦謂九職之嬪婦鄭氏以  
為九嬪世婦而言及以殊之者合國中婦人至授嬪  
婦功則又云國中嬪婦所作至典絲內外工之說則  
又云外工外嬪婦其說亦以背馳且國中婦人豈可  
以與九嬪世婦並稱嬪婦哉要之九嬪世婦在經未  
嘗並言嬪婦凡並言嬪婦者皆九職之嬪婦也蓋布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帛之用不一而足非資九職之嬪婦則有所不能給  
若內人女御受內宰婦職之教不過以女功獻王后  
而已初非給邦計之用故典婦功於授事資之際以  
內人為後嬪婦為先其謂是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  
書而梛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

鄭氏謂授當為受非也其意謂國中嬪婦所作共典  
婦功之所受故言受秋獻功則女御所作而王后所  
受故此不言受而言獻其說亦無所據蓋典婦功之  
職雖兼言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資若內人女御

所獻之功則內宰佐王后受之典婦功無與焉故再  
專言授嬪婦功則只當讀爲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  
及秋獻功之際則辨其良苦比其小大而賈之賈之  
者何細而善則功雖少而有餘慶而惡則功雖多而  
不足通功計直是之謂賈楬而書之以共王及后之  
用頒之於內府欲其小大良苦之有辨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  
待興功之時頒絲與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  
亦如之

絲之所入九職嬪婦所作也豈唯九職嬪婦所作者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哉充之貢絲青之筐絲則九州貢筐亦入焉物有精  
粗非賈其直則無以等其輕重此所以楬其賈而辨  
之於書掌其藏與出以待興功之時者謂繡文織組  
朱絲玄黃各有所宜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  
之則擇其材資不容移易必如舊式之物也上之賜  
予亦如之者亦如舊式之物不可有輕重焉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  
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禴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  
絲纁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  
以其物會之

及獻功則絲功之苦良咸獻焉典絲言良功而不言  
苦功者苦功以共國家經常之用非所藏也受則共  
之而已若良功則有祭祀禴畫組就之物喪紀絲纁  
組文之物以至賜予之用飾邦器之用皆邦用之大  
者此所以受良功而藏之也藏之所以待數者之用  
歲終則以良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齊

布總縷紵其物不一而總名之爲麻草者麻之爲物  
可以爲布爲縷爲縷草之爲物可以爲紵而布中亦  
或兼用葛故曰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頒其爲功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三

之資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  
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及獻功則泉功之良苦咸獻焉典泉言苦功而不言  
良功者良功以共國家經常之用非所藏也受則共  
之而已若苦功則以待喪紀之時頒而用之或用之  
於衰功之衣服或用之於衰功之賜予皆邦用之不  
可常者此所以受苦功而藏之也藏者所以待數者  
之用歲終則以苦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

素沙

司服謂之內者別春官之司服而言之也天子之祭服六朝燕之服三此司服掌之王后之祭服三朝燕之服亦三此內司服掌之一曰禕衣者其色玄禕當為鞞爾雅所謂伊洛而南素質五采成章曰鞞刻繒為鞞績用五采綴以為饋服之從王以祀先王焉二曰揄狄者其色青揄當為搖爾雅所謂江淮而南青質五采成章曰搖刻繒為搖績五色綴以為飾服之從王以祀先公焉三曰闕狄者其色赤狄當為翟書所謂羽畎夏翟刻繒為翟闕而不畫綴以為章服之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美

從王以祭羣小祀焉此三者皆祭祀服也四曰鞠衣者鞠即麴也其色如麴塵之色采桑於北郊則以祭蠶焉月令所謂三月薦鞠衣於上帝是也五日展衣者展即禮也其衣白服之以見王及賓客焉玉藻所謂一命禮衣是也六曰緣衣者緣即祿也其色黑服之以祇御及燕居以為禮者焉玉藻所謂士祿衣是也鞞之為禕搖之為揄翟之為狄禮之為展鄭氏以為音之相近祿之為緣鄭氏以為字之誤如玉藻所謂君命屈狄則又以闕為屈其實一而已素沙者王后之六服皆以素沙為裏取其德之一於純潔故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命婦則九嬪世婦女御也夫王后之六服則上得以兼下外內命婦之服等而降殺則下不得以僭上今言外內命婦之服止於鞠衣展衣緣衣而已其揄狄闕狄不言何也謂其與禕衣同為王后祭服而非臣庶所當用歟據明堂位云夫人副禕則雖王后禕衣魯亦得用之或謂此魯之僭禮非周之制也然玉藻註二王之後夫人亦禕衣是其服與后服必有降殺如王者五服與諸侯諸臣同大章之飾而其小章備十二之數是已又註君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三

天官

美

命屈狄曰屈作闕此子男夫人之服知子男夫人服闕狄則侯伯夫人服揄狄矣此諸侯夫人之服固有定制至於三夫人視三公服曰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服闕狄蓋三夫人亞后三公論道之職亦皆定制非內司服所當辨也惟九嬪服鞠衣外則視卿之事也大夫之妻服展衣內則視世婦也士之妻服緣衣內則視女御也裏用素沙則尊卑皆同至諸侯之卿大夫士亦莫不皆服其命之數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其喪衰亦如之

祭祀謂宗廟之事賓客謂饗食之事后亞王而與其禮九嬪世婦則從后而佐禮事所以各共其衣服喪衰亦如之尊卑降殺亦如祭祀賓客之制也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王后之喪其死之衣服無以異於生之衣服凡內具之物則共其生時所用紛衾線纊鞶裘之類所以見事死如事生之意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袷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縫人以奄人二人為之以役女御則役於女御者也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卑

蓋王及后之衣服棺飾及衣袷柳之材非內宮之人莫與焉縫人為之役而已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染之為事順陰陽發斂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必因四時之序而後可以調適萬物之性春暴練者謂陽氣燥達宜於暴練若考工之湄氏所謂以浼水漚其絲以欄灰渥渥其帛晝暴諸日夜宿諸井是也夏纁玄者謂暑氣熱潤宜於纁玄若考工之鍾氏所謂湛而熾之渥而漬之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而

玄在緇緇之間者是也秋染夏者若夏翟之夏其羽自然成文染以象之備其五采考工雖無其職而有畫績五采之繡不然則筐人之職也掌凡染事則不特染絲帛而已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

治玉謂之追追師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以玉為飾故也且副編次有三等其見於經者副與次而已詩云副笄六珈昏禮云女次純衣此曰副曰次之見於經者也編雖無所經見然在副次之中則亦可以義起鄭氏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卑

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者編列髮為之遺象若今之假紒服之以躬桑次者次第髮之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服之以見王鄭氏雖以意解之義或當然至謂三翟之首服曰副鞠衣展衣之首服曰編緣衣之首服曰次者以王者之祭服推之也王者之祭服有六而首服皆有冕則后之祭服有三而其首服亦當皆有副焉况明堂位有夫人副禕之文則非祭服不用副矣等而下之則鞠衣展衣用編緣衣用次可知也况女次純衣為緣衣緣衣既服其中惟有編其配鞠衣展衣又可知也至於衡笄亦有二

等鄭氏謂副則用衡以左氏臧哀伯之言推之也蓋  
衡統紘繩爲諸侯之冕飾是所以維持冕者冕有之  
副亦有之是非副則不用衡矣又謂編次則用笄者  
以士冠禮之說而推之也繩長六寸以韜髮笄者所  
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則非祭祀之服皆  
用笄矣其言追衡笄者皆以玉爲之詩云追琢其璋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  
經亦如之

內司服言外內命婦之服而止鞠衣展衣緣衣是九  
嬪世婦女御之服與卿大夫士之妻之服也蓋婦人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望

無外事惟助祭於后與相后見賓客則服之他則不  
服焉少牢云主婦髮髻衣侈袂則大夫之妻不服展  
衣矣特牲云主婦纒笄緇衣則士之妻不服緣衣矣  
非不服也惟祭祀賓客而後得服其命服故曰以待  
祭祀賓客據上經鄭氏之說鞠衣展衣首服編緣衣  
首服次而編次皆用笄不言編次笄以王后之下三  
服而互見也喪服不用吉服之首飾惟笄而加以  
經故亦共其笄經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  
履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故履凡四時之

### 祭祀以宜服之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屨者上下之所常用舄則用以  
行禮不以舄名官而曰屨人者以屨爲上下通用故  
總名之也經之言舄者赤舄黑舄而已而鄭氏則有  
白舄玄舄青舄之說經之言屨者素屨葛屨與命夫  
命婦之功履散屨而已而鄭氏則有黃屨黑屨白屨  
之說要之臆說無據不可信也如今之祭服雖異章  
而舄則一朝服雖異色而屨則一古人所以辯上下  
明分守者在服不在屨與舄也今以經意攷之赤者  
南方之色故王之吉服六而皆服赤舄黑者北方之  
周禮總義卷一之三 天官 望

色故后之吉服三而皆服黑舄后之黑舄雖經無明  
文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鄭氏援此謂諸侯與王  
同而賈氏釋之以爲赤舄者男子冕服知赤舄爲男  
子之服則知黑舄爲婦人之服是后之三翟用黑無  
疑矣總者舄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者也絢謂履  
頭以條爲鼻者也赤舄不可用赤總是赤總而青絢  
者用之於黑舄黃總而青絢者用之於赤舄是二者  
經無明文其意可推此用之於祭祀者也若朝燕之  
三服則皆以屨鄭氏亦謂鞠衣以下皆屨爾不言赤  
履黑屨而其屨亦視其舄之色經不言下三服之屨

其文可以互見也素履者非純吉之履或遠諱與臨  
弔用之也葛屨者爲之以葛於絺綌之服用之也至  
於外內之命夫命婦既有命服必有履屨非舄也而  
命夫服赤命婦服黑亦視其服舄之色焉功履散履  
者有飾曰功無飾曰散祭祀各以其宜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夏翟乃五色之羽染夏備五色之文以夏采名官使  
之掌大喪之復是不忍見其親之喪而以吉禮復之  
也不特此而已王之冕服嘗奉事於太祖之廟者也  
王之乘車而建綏嘗奉祀於四郊者也方其親之始

**周禮總義** 卷十一之三 天官

雷

屬纊也孝子之心洋洋乎其若存皇乎如有求於其  
平日之所服所乘者於其平日所居所往者而求之  
焉其庶幾乎臯而復之如是者三復而不蘇然後爲  
之擗踊哭泣以戒喪事孝子之愛其親至矣

**周禮總義天官卷一之三** 終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司徒卷二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地官

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八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八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八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

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八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地官

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八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三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廩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

史司職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

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鄣長每鄣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

十人

人鄣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

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 地官

三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 地官

四



注拾注冊。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晉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  
小川之衡

迹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八

井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八

角八下士一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八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地官 五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圉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八

場八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八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八

倉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八

十八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八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八

春人奄二人女春抗二人奚五人

館人奄二人女館八人奚四十八

橐人奄八人女橐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

王安撥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

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

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地官 六

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以土會之濃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其植物宜蠃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瘠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

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

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上總義闕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

本俗人偷自厚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讒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九

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

總義闕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

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土會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一 地官 七

辨之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

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均之者何以頒田之灋推之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

百畝下地家三百畝是中地倍於上地下地兩倍於

上地而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五物九等之所以制

地征者亦然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

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

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氏之說本於考靈耀謂土圭之法以一分當百里

以一寸當千里日景於地凡千里而差一寸故於潁

川陽城之地置一表為中表又於中表之四面各去

千里而置四表畫滿半則各參以土圭之景以驗南

北東西其景皆有一寸之差其說果可從乎殊不知

大司徒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特四時測景之

法如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并景長尺有五寸故曰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一 地官 八

日南則景短多暑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景長丈

有三尺故曰日北則景長多寒秋分日在東陸躔於

角其景常候以夕故曰日北則景夕多風春分日在

西陸躔於婁其景常候以朝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

四時之間春秋不可致日故曰景不言尺寸之度冬

至日景雖言尺寸之度而實過於土圭之制惟夏至

之日景長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所以求地中昔堯

之敬授人時皆以中星驗日景而獨於仲夏言敬致

致即致日也致日於尺有五寸之景此即求中之法

地中既正是以因其日之東南西北而知天地於此

乎合因其景之長短朝夕而知四時於此乎交多風多陰得其序而知風雨於此乎會多寒多暑得其序而知陰陽於此乎和以至百物阜安又造化冲和之氣其應然也

### 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

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灋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使天度可以尺寸求則南北可以分長短而東西何以取信土圭土其地者倣王國之灋定東西南北之勢

###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 地官

而已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胥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 以保息六養萬民

息有生生不窮之義保其息而使之有所養者聖人也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德蘊於內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指而指  
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曰  
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眾皆可以為聖  
知為仁義為忠和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  
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  
義誠實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  
為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  
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 地官

親疎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  
禮六樂之見于玉帛鐘鼓者為六藝之首五射五御  
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  
文字籌算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  
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  
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  
撫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總義闕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  
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土 總義闕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總義闕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總義闕

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總義闕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比閭族黨州鄉之聯也大

司馬以旗致民致之乎列陳之際也

周禮總義卷二之一 地官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總義闕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  
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總義闕

周禮總義地官卷二之一終

查合五册7

周禮總義卷二

地官小司徒二之二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九比之數

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

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夫謂上地中地下

地皆一廬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

五人則其目也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

喪紀之禁令

總義闕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

蓋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六畜以備公家之需車輦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

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則眾寡六畜車輦皆

有一定之數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

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授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

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

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

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咸在

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

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

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

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

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遂人總九千

二百一十六人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里之成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碁局一一為開方

之灋蓋有井牧焉井則上地中地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

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

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誅其犯命者

用眾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飭之

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

則為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

為之施其賞罰焉犯干王命其罪甚大故誅之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總義闕

乃經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總義關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

王畿如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

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

旅帥其眾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地官

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總義關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地訟以圖正之

即大宰八成版圖之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總義關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徒致事致之於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率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

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

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

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鄉師主六鄉之事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

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國比之灋即小司徒頒於六

鄉者稽其夫家眾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廢

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

老壯強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地官

之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是固聽

其治而非所以爲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

始乃所以爲治鄉之教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

羞牛牲共茅藉總義關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童董戮其犯命者

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眾庶遂人之起野

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軍

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眾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

禽之訟  
大旗鄭氏以為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卿也卿當建旛必建旗者蓋九旗之為用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為旛則無所畫熊虎為旗則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五

有所畫司徒雖卿其於師田則為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眾矣眾則採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為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贍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廩闕其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也

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然有行僻而堅學非而博者於此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六

以歲時入其書  
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日追得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于內地非荼毒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貳之

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爲偏下與百姓親而不爲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百姓得與其列建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眾庶亦在其後蓋州長卽鄉大夫以下也百姓眾庶卽前日賓興所帥之眾寡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眾職之表而能宰制眾職者乎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七

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爲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午也皆有樂以爲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狸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芣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爲主鵠以皮爲之是之謂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方射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也以此推鄉射其禮可攷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賢者在位則服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

職則服采足以治平民居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也成周實興賢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八

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者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國大詢於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

眾庶超乎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況漸陶乎司徒之教爲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卽六鄉所帥之眾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



達之 總義闕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總義闕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二千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該之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九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總義闕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

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以上臨下謂之蒞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總義闕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十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舍

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眾寡而辨其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凡春秋之祭祀殺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釁撻罰之事 總義闕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奇哀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

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圖土內之總義闕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

之壇封其四疆造邦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絳共其水臺歌舞牲

及毛炮之豚總義闕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

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總義闕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地官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

金奏

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鼙鼓專用於

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毆猛獸矣

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太僕則用

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之鼓鼓維鏞仲

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鼗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

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總

義闕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帛舞者

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帛而用於百物

之神何歟苟有功于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眾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

詔王鼓大喪則詔太僕鼓總義闕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帛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總義闕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地官

凡野舞則皆教之

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帛舞此言不興舞者

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

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

毛之

騂者赤色之盛黝者黑色之微方色五方之祀以五

色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養牲為有素故必用牲物

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

按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飭黃駒何用龙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禋於畺及郊是畺郊外祭也侯禋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于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統義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三

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縶以載公任器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

以待事則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皆待之為有素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

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

告牲碩牲則贊

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以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園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為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以下經證之則地灋可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

統義開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十四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

惟內諸侯以祿為主故所任之地與郊甸同謂之田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孟子之說十一之灋近夫三代今攷載師所言任地

則不止十一而已也毋乃非周人之徹灋歟鄭氏惑

焉蓋誤認載師為任民之灋而不知其為任地之灋

也嘗攷載師之職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

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

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爲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于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灋異乎任民之灋則成周十一之徵灋可倣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爲一定之灋

周禮總義卷二之地官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則知其力之爲有餘由是任民

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

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

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賄任牧以畜事貢

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

澤事貢其物

太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爲二疏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妾然九職以虞衡爲次此以虞衡爲後亦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其身於此缺焉能無愧乎

玉藻云惰游之冠垂綬五寸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

也者勉其怠而作其力也

周禮總義卷二之地官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

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

徵野之賦貢

戒者戒其豫備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  
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總義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  
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總義

師氏掌以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七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  
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  
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  
則從聽治亦如之總義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  
在野外則守內列

四翟之民卽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  
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蓋周自文王之世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

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  
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  
樂曰昧則有昧師之職以爲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  
隸司隸亦帥之備王宮之守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  
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  
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  
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  
守王闕總義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六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  
國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總義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如鄉飲鄉射祭祀祭饗祭酬之類無非救之以禮而  
納之以善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  
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  
施惠總義

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眠父師長之讐眠兄弟主友之讐眠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讎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總義關

媿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九

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總義關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疏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餘大市日廂而市百族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

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盜命婦過市罰一帷

總義關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三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質債之事  
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質債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  
質人掌成世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質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總義關

掌稽市之書契

契之為物人執其一子者執左見其子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合之以為驗示其取子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總義關

塵人掌斂市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總義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周禮總義卷二之二地官

偽飾行僞隱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賣債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總義關

司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鬻者與其虺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虺則以強虐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害人者以屬游飲食於市則恣情以亂俗者凡此皆

禁之其有不從禁者則搏執而戮焉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總義關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總義關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故惡夫罔利而陷于罪戾也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以為相通也平其價正其物物不失實價得其當肆之政令無出於此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地官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總布乃別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賈債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

周禮總義地官卷二之二終

周禮總義卷二

地官泉府二之三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

泉府宜列于天官今乃列于地官司徒之屬者以掌市之征布故爾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總義闕

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凡賂者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總義闕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意

辨而授之恐有詐為貧而貸者故必與其有司辨其果貧而後授之庶不為所欺也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總義闕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總義闕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此則受之于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門則責之監門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總義闕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

孟子云市塵而不征灋而不塵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塵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灋而不賦其塵塵則坐買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塵人掌斂市之塵

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又有塵布若關則無塵布而有征布何者司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關掌貨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灋安得有市宅之塵布然此所謂征塵者是辨其合征合塵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國

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布坐買有塵布此司門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

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

啟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總義闕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總義闕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金以爲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綱義闕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先王之時天下爲公雖有節傳以示信而信行於節傳之外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小不日鄰言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大不日遂言縣之成則遂之成在中言縣鄙則舉中以見上下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上言形體之灋度地居民之灋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則命六遂之吏因縣鄙之灋而推行井地之灋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野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子任阡以土均

平政總義闕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

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遷之中地下地乎下地人數之增亦將遷之上地中地乎中地之增損亦然日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非遷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眾

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正爲是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以達于畿總義闕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者

知夫家眾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

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內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器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任官者又非一端而已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先職事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愛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疏材木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政若頒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令若野職野賦令野修之之類戒與禁則輔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萊為萊則不耕為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任民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遂救之亦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如五黨相救之灑然則與大司徒之移民何別曰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警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齋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蠶車之役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如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鄉大夫辨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黍稷高下種稂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收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

**周禮總義卷之三**

地官

七

伍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為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善否皆可於歲終考之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簡之修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為之具也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厖**

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與厖之遺意與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總義闕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為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于天下四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為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為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為都邑者四達於小都大都之地四達而戒其功事則無不趨於事無不著於功行之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無非教矣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安

**周禮總義卷之三**

地官

八

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為之趨其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然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也耕耨者有秩序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於下也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己則民無不舉之職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眾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民以執事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總義闕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總義闕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戒令所以肅眾志軍禮以百家應調參之數故鄒長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為一小陣然後鄙師為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眾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

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眾寡鄙師獨言眾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眾至於庶則有媿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媿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與之非有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地官

九

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于般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

教耶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總義闕

鄒長各長其鄙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

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總義闕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之器無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

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器帥而

至鄒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簡之則器無不精數之則器無不備趨耕耨則野無惰農稽女功則家無休織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總義闕

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

耨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為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地官

十

步中間為耦不易之地一畝三耦一易之地一畝二耦兩易之地一畝一耦一耦廣一尺壟高一尺二人各執其耦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耨廣五寸二耨為耦正合一耦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耨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稽乎下後言待有司之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蓋邑之眾寡與夫六畜兵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

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

相贊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導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為易供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天下矣

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總義關

旅師

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於外未安其居新阡亦然故以旅名或謂旅師之新阡繼於鄰長之後即民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地官

十一

之徙於他邑而為之授者然他邑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阡之灋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灋觀旅師一職言平頌興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隴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廩人為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廩為阡則謂之新阡此所以有旅師之灋

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

間粟即甸地間田所出之粟

以質劑致民平頌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灋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

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

春頌者平頌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勑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苟非上之人為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專立春頌之灋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

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地官

十一

或謂新阡之治與遂人下劑致阡之說同是不然遂人致阡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媿惡為之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為家取二人而此則使人之無征役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阡之常灋旅師乃凶荒補助之灋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菴不從政則徙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歲月之期然後以地之媿惡為之等媿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下地以三地為輕重之等至期則征役行之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丘卽四邑爲丘乘卽四丘爲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爲萬乘是每乘當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三

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爲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卽有五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爲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有寓兵之制出軍則有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爲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濶使其戰陣行列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

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帥而爲役謂之同徒

大喪帥蠻軍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芻薪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薪芻疏材木材之類實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太宰之式灋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士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此卽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燬惡重輕適其平

以和邦國鄙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燬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總義開

草人掌土化之灋

掌土化之灋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為化也

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豸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藥用蕘輕輿用犬

八物皆以糞化草蕘則獨以草化之耳

稻人掌稼下地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荆揚蓋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

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以澮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稼使水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

治水有其道耳

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芒種稻之有芒者

早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蠶事王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隱以詔避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此二官為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下之地

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蠱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

尊儀衛嚴肅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燥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為之精察其利害蠱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為之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

奉養為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隱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

其隱則能精察其利害蠱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之為厲而為之守禁

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灋於山虞也所受之灋即所守之厲禁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

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  
修除且躡者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  
中致禽而珥焉

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

馬之職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於虞中是已

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於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

氏謂珥當爲珥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珥蓋取字之

偏傍以爲左耳其說未爲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

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爲珥珥珥曰珥且引雜記之言

成廟則鬯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又取左耳爲毛牲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七

與珥珥曰珥之文自相背馳况大司馬言致禽以祀

祈致禽饁獸於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應致禽

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

爲珥字之誤也珥爲小祀之珥兵災蓋田獵所以訓

兵珥兵裁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蒞卜來歲之

戒亦珥兵裁之意義見肆師所珥說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

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總義闕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  
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  
植虞旌以屬禽

總論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林

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

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虞

川衡正於澤虞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於澤

虞之前者以山林川澤爲序也山虞物爲之厲而爲

守禁澤虞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七

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

令萬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則受山虞之灋澤

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而川衡則以

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于山虞

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于澤虞故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

日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

衡川衡無與焉山虞以旗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

以熊虎之象宜于山而鳥羽之飾宜于澤也茲其辨

爾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爲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圃設圃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爲之載旂車之旌見於圃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圃人所禁之地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萃者故謂之迹迹人掌其地政則爲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爲之載木路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九

受迹人之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總義闕

尹人

金玉之函於石者謂之升取玉則破升而得取金則燉卍而成怪石黃金非升所出總名以尹人者舉其類言之

類言之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儀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爲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也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投之

使其按圖而取之

巡其禁令

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然後尹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邦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三

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締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多寡以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者則爲審爲搏爲縛無非參酌其數以當邦賦之政則所用有補于國所賦不加于民緩急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爲至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

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蓄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墻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四者微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

圉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總義闕

場人掌國之場囿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亦如之

珍異果蔬物之至微而場人專掌之者以賓客祭祀之奉皆出乎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

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

九穀之數專掌於司祿今復見於廩人何也賈氏謂

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

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

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

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桑盛之委焉非米而何

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之數也是知倉人掌穀司祿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而已

豐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

年之有凶豐歲之所以有上下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隆殺非廩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于上凡以治年之凶豐而已年之凶豐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為之開闢斂散其豐也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不為妄費以蠹國其凶也不為過取以害民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冢宰制國用其穀之所積皆有定所凡荒政所不能聚者均其遠近之所就穀而已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糧乃會同師役之所急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會同師役之式小宰之七事有所謂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共其財用然會同所用者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殮率則有賓客之式矣軍旅田役所

用者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數者則有工事之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矣惟最急之糧食乃無式焉蓋式漙出九賦之中乃國家之經費冢宰制國用則以邦國之貢待帛用萬民之貢充府庫二者之外隨處而積以待邦之大用則會同師役之類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不然倉人共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若非前二者之積將何所從出然特道路之所費而已若廩人之治其糧與其食又兼在道路之費及止居之費也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猶承也天子親耕藉田以共粢盛非有司親承之與常穀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甸師以時入之廩人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所接之盛是以春人接之則春穀而為米餼人接之則炊米而為食然後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為敬至矣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

有王宮有后宮王宮之宮宮正為之均其稍食后宮之宮內宰為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宮中之政則舍人

也

分其財守以濃掌其出入

守禁之所謂之財守出之於廩入之於宮中皆有濃存焉廩人不妄供宮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莫先於此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芻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周禮總義卷二之三 地官

若穀不足則止餘漙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漙用止此者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樂歲則取之於民凶年則遂以頒之於民取之不以為虐頒之乃所以為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

司祿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

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  
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謂之司祿亦  
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  
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  
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  
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稔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  
官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間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三

食生民國其子孫干有餘年而後王業始大南宮括  
以躬稼有天下而歸之于稷原其始也公劉太王王  
季文王武王周公六君子可謂不替其業者周公作  
六與與前日播種之灋而備見於大司徒卽以其灋  
而責於司稼之官司稼復以其灋而縣于邑間使稼  
者取灋焉播種之灋明爲稼之效善當時所以善其  
始者有道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  
急而平其興

總義關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盞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

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凡米謂王后世子嬪御外內朝凡食饗者老孤子庶  
子等食米也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饗  
盞之實饗食亦如之

總義關

橐人掌共外內朝凡食者之食若饗者老孤子士庶子  
共其食掌參祭祀之犬

外朝庫門外之朝內朝路門外之朝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三

周禮總義地官卷二之三

終

周禮總義卷三

湖南叢書

宋寧鄉易祓撰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大宗伯三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典禮謂之宗者與大宗小宗同義皆所以合族類而不失其親者也昔者聖人制禮仰乾順坤以奠高下

沿山襲川以位貴賤事事物物各有條緒必有以統其宗者焉故舜命伯夷為秩宗其職在於典三禮而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一

成周宗伯之掌邦禮亦以建天神人鬼地示為職蓋吉禮為五禮之本由是而達諸天下則哀窮恤患遏亂討罪講信修睦與仁尚德莫不由此乎出是皆所謂合族類而不失其親者故曰佐王和邦國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

大夫四人士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凡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二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一人女

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

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天師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眠矇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搏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眾寡無數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四

蕤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簪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眠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十人男巫無數女巫

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春官

五

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八人府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爲先五禮之中

吉蓋爲本是蓋天秩天序自然之理也今觀大宗伯

之所謂禮者其用亦博矣合內外備大小本末精粗

之具舉而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爲主然後小宗伯爲

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爲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春官

六

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爲不同而莫先於祭祀

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爲職掌之先後祭祀始

於祿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

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內

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爲護終之事此冢墓職喪

之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禮之

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而

皆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

之於中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

樂之爲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然而禮者理也凡

國家之大綱小紀本數未度先王所以經理斯世者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爲禮之至又自大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皆巫祝之事大史而下皆紀載策書之事馮相氏而下皆象數占步之事巾車而下皆名器分守之事是雖文爲制度之末而天秩天序實寓乎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於宮庭達於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而復以神仕者終焉寧非吉禮爲五禮之本乎

保邦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七

大宗伯所掌五禮而特以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爲職者天子之禮先於主祭而已楊雄氏曰節莫備於禮禮莫重於祭是祭祀之禮人君有天下之至權也故序言佐王和邦國而經言佐王建保邦國然則人君欲建保邦國而使之爲萬世不拔之計非能爲天人神之主則何以哉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吉禮之目在天神者二在地示者三在人鬼者六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者燔玉帛牲牲而達其精意者也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柴而實之以牲幣者也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兩師者禋而燎其牲者也此所謂建天神之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索諸幽陰之義也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者順其含藏之性也以鬻辜祭四方百物者順其散裂之義也此所謂建地示之禮以肆獻禋享先王者謂五年王者之大禘故備言曰肆曰獻曰禋之序饋食享先王則三年喪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八

畢之禘祭以饋爲主祠春享先王則物之初生以祠爲主禴夏享先王則物之方長以樂爲主嘗秋享先王則物其有矣以薦新爲主烝冬享先王則物其時矣以備禮爲主此所謂建人鬼之禮然天神之祀以禋爲歆神之始地示之祭以血爲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禋爲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禋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禋也記曰燎柴於泰壇祭天也謂其升煙於天也今以日月星辰爲實柴司中司命觀師兩師爲禋燎則昊天上帝之祀非柴非燎何以爲煙乎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則凡地示皆求諸陰也今以



社稷五祀五嶽爲血祭則狸沈驅辜何以爲非血乎  
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禘祫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祫用  
犖彝黃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祫用虎彝雉彝今  
以肆獻言祫而饋食等享何以爲不用祫乎是數者  
皆以歆神之禮列於先而其餘皆以次而舉昊天  
祀不及五帝社稷之祭不及大示先王之享不及先  
公互文見義云爾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  
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上經言建保邦國爲吉禮反是則爲凶禮凶禮之目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九

大槩有五始死謂之死既葬謂之亡以喪禮哀之於  
是乎有賻贈含禭之事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賻是也  
凶年謂之凶疾疫謂之札以荒禮哀之於是乎有通  
財施惠之事晉饑而秦輸之粟是也神所崇謂之禍  
天所毀謂之裁以弔禮哀之於是遣使以唁其患宋  
大水魯莊公使人弔之是也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  
敗績謂之敗以禴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澶淵  
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也兵作於內爲寇兵作於外  
爲亂以恤禮哀之於是出師以救其急衛有狄難而  
齊威公揀之是也五者凶禮皆言哀邦國之憂則君

子有以吉其凶矣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先王之於諸侯有賓道焉有臣道焉臣道以尊天子  
爲主賓道以親諸侯爲主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其賓禮之謂歟春見曰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  
天夏見曰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  
秋見曰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乎上冬見曰  
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時見曰會謂非  
時會集以謀征伐之事殷見曰同時謂王不巡守而眾  
見諸侯以命政時聘曰問諸侯遣卿非時致問於天  
子殷類曰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眾見於天子凡  
此八者無非臣職之所當盡而曰賓禮以親邦國各  
盡其道而已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十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  
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大  
軍禮所以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役大  
封何以亦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  
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之  
所以有征無戰者以其在我有五者之禮也大均

者若均人均其地守地職地政有以知其勞逸而民情爲素洽大田者若大司馬於四時之蒐苗獮狩有以簡其車徒而民事爲素習大役者若大司徒之凡起徒役母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而民力爲素裕大封者若小司徒正其畿疆之封有以合聚其民而民志爲素定用眾者所以用其命恤眾者所以恤其事簡眾者所以簡其藝任眾者所以任其力合眾者所以合其情以眾而言則上下一心內外一體以是同邦國常勝之道也與後世用不素拊循之士驅市人而就死地者異矣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十一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合其禮之善者也吉凶軍賓之四禮皆言邦國而嘉禮獨以親萬民爲言者言乎其禮之本而已宗族兄弟天之屬也男女則人之大倫也故舊朋友以義而合四方賓客以禮而接兄弟之國則同姓爲內姻異姓之國則甥舅爲外姻茲六者人道之大禮之本也故聖人設爲族燕族食之禮而

天屬以睦設爲昏姻筓冠之禮而人倫以正設爲賓射之禮而義之合者得以相洽設爲燕饗之禮而禮之接者得以相孚賑膳之禮行而恩及於內姻賀慶之禮行而恩及於外姻自天子逮於庶人皆由乎是禮則親草民者乃所以親邦國也禮明其本則上下交相親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典命於諸侯謂之五儀於諸臣謂之五等之命分而言之者也大宗伯九儀之命則總而言之者也故大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宗伯所謂正邦國之位者皆可約典命而爲之說所謂一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以公侯伯之士推之也古者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而況乎命士一命受職此三等所以各受其職歟所謂再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已天子之中士亦再命以下士之一命而推之也古者卿大夫服玄冕士服爵弁其章數各賦其命之數再命受服此三等所以各受其服歟所謂三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天子之上士亦三命

以中士再命及大夫四命推之也蓋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王制所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是諸侯之臣受命於天子始得列位於王朝三命受位此二等所以各受其位歟所謂四命者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所謂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公食采則任大都之田卿食采則任小都之田大夫食采則任家邑之田是大夫以上而後有田祿也四命受器此二等始得受其器歟所謂五命者典命曰子男五命是已左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非大國次國不得爲成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國其言則者未成國之濶也公卿采邑謂之都而有都則之職大夫采邑謂之家而無家則子男五命實在四命大夫之上而居公卿八命六命之下於是同乎大都小都之制五命賜則此一等始得賜之則歟所謂六命者典命曰王之卿六命是已家邑任削地天子之大夫也小都任縣地天子之卿也大都任疆地天子之三公也而其下亦各建官焉八則所謂濶則以馭其官又施則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是賜官也然大夫四命其家司馬各使其臣而不命於天子至都司馬每都皆有二等之士則是三公九

卿食采於都始得有官六命賜官此一等始得賜之官歟所謂七命者典命曰侯伯七命是已公爲大國則三軍侯伯爲次國則二軍子男爲小國則一軍子男一軍未足爲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言國或以王之卿而出封或以子男有功而加封皆得以有其國焉七命賜國此一等而後賜之國歟所謂八命者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是已然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爲九命之上公此云牧者蓋以侯伯之有功德者進一命而爲牧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於天子之國曰牧八命作牧此一等而後使之作牧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古

歟所謂九命者典命曰上公九命是已周制杞宋二王之後爲上公而未嘗爲二伯其餘天子之三公稱公而其爵皆八命王制言三公一命衰是三公加一命爲九命則得以服龍袞公羊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二伯之任九命作伯此一等而後使之作伯歟典命所言則自尊以及卑大宗伯所言則由小以及大受以義言也賜以禮言也作以功言也賜以君爲主受與作以臣爲主其實一而已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王之爲物天下之至寶也至瑞也先王列爵分土置諸人上爲君公后辟者非仁賢莫予而仁賢乃國之實世之瑞也躬仁賢之資則能比德於玉矣故先王以玉作六瑞而用之以等邦國王乃自執鎮圭以臨乎其上琢四鎮之山以象其德之鎮安乎四方其餘則有等差焉公侯伯子男則各制其圭之形第其德之大小權其能之輕重以琢圭璧之象公之桓圭九寸則以雙植者侯之信圭七寸則信而直者伯之躬圭七寸則躬而屈者子之穀璧五寸則以穀文爲飾男之蒲璧五寸則以蒲文爲飾凡此六者無非比德於玉然璧者辟也謂其始有君道焉圭則銳其上而有首出之義故圭爲重而璧次之王執鎮圭則不嫌於公侯伯之同用圭也王之三公執璧則不嫌於子男之同用璧也因其圭璧之制度而知其大小輕重之義故母嫌於同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五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

六瑞以玉爲之天子受之而後實之也六摯以禽爲之天子受之而後臣之也摯之爲言至也言所執以自

致云爾以文章衣被於人者孤之德也故執虎豹之

皮而加以束帛以純厚禮信爲德羣而不失其類者卿之道也故執羔侯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耿介有守夷險一致而不失其節

者士之道也故執雉居其所而不遷者庶人之道也故執鶩以信行事人而不渝者工商之道也故執鷄

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爲臣而亦謂之諸臣以率士之濱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

則皆得以執摯然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天子之

孤皮帛飾以虎公之孤皮帛飾以豹天子之卿大夫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六

飾羔鴈以續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自士以下不用飾士於諸臣爲卑者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者也此其等差皆有分守存焉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祭祀之始禮神之玉謂之六器六器者既象天地

四方之義又擬其形而琢之所以放其色而致其誠璧圓而中虛其色以蒼象天也琮方而八面其色以

黃象地也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

生東方之義也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璜者閉藏也其色以玄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因其類致其義而已○經言天地四方之器與牲幣各從其方之色詳考其意天地之外如所謂四方者卽後世所謂五精之君鄭氏信漢儒緯書誤認此四方與中爲五帝故於小宗伯之兆五帝則詳著其說殊不知周禮有五帝又有四方其禮不同禮四方者各有青赤白黑之色初不謂之帝而祀五帝則與上帝同其禮如大宰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七

言祀五帝而大神示亦如之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初不聞其象五方之色是知五帝之祀卽月令所謂五人帝者也而鄭氏所謂五精之君爲五帝者卽此經之所謂禮四方者也何以知之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知之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

之  
鄭氏謂天產動物六畜之屬地產植物五穀之屬而世儒遂以物產爲養精養形之具禮樂爲防淫防怠之舉以樂記考之其理殊不然凡樂記之言禮樂者

無非以天地爲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所以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卽樂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爲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者也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卽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六

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爲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者也大宗伯之言陰陽者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者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爲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所以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不然三產字一也而世儒二之何耶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

上經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及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為一致不知其孰為天地孰為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諸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也孰謂禮樂為形器之末耶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既滌濯涖玉鬯省牲饗奉玉齋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

大禮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九

大宰之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偏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既滌濯而此則曰宿既滌濯豈非大宗伯先期而既之大宰則至期而既之乎大宰言贊玉幣爵之事而此則曰涖玉鬯蓋玉用之

於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裸豈

非涖鬯之輕於贊玉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亨贊

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饗奉君祖而迎牲卿大夫贊

君是大宰贊殺牲之事也大宗伯省牲饗而已豈非

省牲饗之輕於贊牲事乎大宰贊牲而此則奉齋蓋

祭祀以牲為貴齋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而六

宮之人奉六齋則齋之次於牲明矣大宰言祀大神

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

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為言以其職之所

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偏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九

十

見於祀五帝之後茲其所以不同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

豆籩徹

有王不與之祭祀有王后不與之大祭祀是知大祭

祀王后可以不與而王則未嘗不與也曾子問禘嘗

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夫子曰

廢廢者越紼行事而已惟驚冕以下之祭祀王不與

則大宗伯為之攝酌獻之位若王后所不與者雖曰

大祭祀亦特行於宗廟之禮蓋宗廟六享王與后同

裸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嬭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

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果裸也此經繼於大祭祀王后不與之後則亦攝王后不與之禮而已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大宗伯代攝酌獻殊非義理且上經兩言攝者皆王與后不與祭祀之禮大賓客王與后皆與則不當言攝則蒙王后不與之上文無可疑者蓋大賓客則廟中將幣三享上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王裸賓則小宰贊之后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亞王裸賓則內宰贊之已見於二官之職若王后不與然後大宗伯攝而載裸載者以舟而載之也可尊彝言六彝皆有舟是已言載彝以舟而酌之以璋瓊所謂攝者如此不然外宗之職何以曰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雖專祭祀而言下言賓客之事亦如之則大宗伯攝王后不與之禮明矣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償**

償與相一也司儀掌償相之禮是已出接賓曰償入詔禮曰相成周重賓禮故大宗伯以卿爲上相小行

人以下大夫爲丞擯司儀以上士中士爲旅擯擯固所以接賓也何以復謂之相司儀曰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則知相卽償也若夫王命諸侯則償是以接賓之禮待之也進諸侯之當命者而已王將出命立於祖廟依前南鄉償者進當命諸侯而使之登旣策命之每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所謂償者如此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禹於治水之時有所謂蔡蒙旅平荆岐旣旅九山刊旅推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裁之類也可尊彝之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眠瞭之厥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陳則非卽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厥樂而不鼓非以凶裁而後旅者耶或言旅或言大旅蓋凶裁之故有大小則旅亦隨異合祭眾神則謂之旅主上帝則謂之大旅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是已國有大故而言旅上帝及四望則上帝羣神無不祭矣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大封封諸侯也先告后土者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也鄭氏釋大宗伯之告后土則曰后土土神也釋大祝

之告后土則曰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鄭氏固已二其說然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左氏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后土對皇天而言則皇天爲大神后土爲大示按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專指大示也凡泛言地示爲后土則此言后土者社而已蓋天子有大社其土五色封諸侯於東方則取青土於南方則取赤土於西方則取白土於北方則取黑土冒之以黃裹以白茅謂之茅土先告后土者告以諸侯立社之意頒祀者頒諸侯以所得祀之禮故諸侯不得祭天地及祖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五

天子惟祭始封之祖及國之社稷境內之山川而已此正大封之所當先者而兼及於都家鄉邑者何也都家卽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卽六鄉六遂亦有祭社祭禋祭醑及索鬼神之禮雖其大小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行之其禮制皆有所不可踰此所以繼於大封之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神位者別而言之則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則人鬼地示皆神也何謂建國之神位維門之外庫門之

內右建社稷尊之也左建宗廟親之也右陰也地道尊右而社稷爲地之道故右之左陽也人道尙左而宗廟爲人之道故左之匠人營國亦云左祖右社言社則見稷言祖則見宗兆五帝於四郊則大昊位於東郊少昊位於西郊顓帝位於北郊黃帝炎帝同位於南郊如月令所言者是已兆卽爲壇之營域者也以至望於山川則凡嶽鎮川瀆之列於四方者謂之四望類於上帝則凡日月星辰之次於四方者謂之四類亦如之者辨四方陰陽之位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者謂因王畿之四方而爲之辨其位亦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五

猶五帝四望四類之兆也言兆五帝而不言大神之位言山川丘陵墳衍而不言大示之位以圖丘方丘之禮不可以神位言爾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皆有禁令與其用等用等卽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用等辨而後禁之令之焉以吉禮言之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祀無福逆祀有罰此其所禁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此其所令也以賓禮言之變禮易樂爲不從改制度衣服爲畔此其所禁



也朝觀宗遇會同爲君之禮存類省聘問爲臣之禮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斧鉞不得殺此其所禁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婚姻不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禮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期或朝祥而暮歌此其所禁也歆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所令也禁令之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其大畧如此先言禁令而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 辨廟祧之昭穆

王制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廟之昭穆也毀廟之主各遷於祧而祧亦有昭穆焉故爲二祧蓋周自后稷以來不窋父而昭鞠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而第稱穆武王十五世而第稱昭惟文武受命作周爲百世不遷之宗及后稷建邦啟土爲一代之始祖特立廟不毀與四親廟爲七廟七廟之外其餘先王先公之遷主各有昭穆藏於祧廟是宗廟迭有遷毀而其父昭子穆百世有所不可易餘見守

祧義

###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此謂吉凶皆有五等之服自袞冕至希冕所以象其德自斬衰至疑衰所以稱其情以至車旗宮室皆有禁焉典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者

###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有三族有五族有九族廣言九族則上及四世之高祖下及四世之元孫其五族三族則以次而差今止此三族以辨親疎則謂父之服屬已之服屬子之服屬推本而言之也是三族皆有親疎而親疎之中以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正嫡爲宗記言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又古者支子不祭祭於宗子蓋以宗子爲主而後可以睦親疎之族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言也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疎言也此言門子以嫡庶言也古人重立嫡曲禮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也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大廟是以正室名其嫡也正室門子之類

###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祭祀之禮牲爲貴盞次之大宰言贊牲而大宗伯言

奉蠶其輕重可知也六牲謂牛雞馬羊犬豕毛之則名物爲不同六蠶謂黍稷稻粱麥苽辨其名物則其用亦有辨是以祭祀之日王親牽牲而五官佐焉故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后親共蠶而六宮助焉故使六宮之人共奉之五官言頒有所分也六宮之人不言頒無所分也五官共奉之而後大宰贊其事六宮之人共奉之而後大宗伯奉其用上下相承之禮嚴矣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六牲六蠶名物不一故奉之者眾此特司尊彝一職之事不過辨其名物以待其用而已六彝用之於祿實之以鬱齊者也六尊用之於獻實之以五齊三酒者也考司尊彝之職則所謂六尊六彝者特施之於宗廟六享初不言賓客之用亦不言天地祭祀之用及觀鬱人所謂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則不特廟享有裸賓客亦有裸也酒正所謂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則八尊用於祭祀賓客不獨廟享也惟小宗伯爲之辨其名物以待其用然後司尊彝得以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矣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衣服之制見於司服車旗之制見於巾車宮室之制見於典命皆春官之屬也嘗爲之考其名數之制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司服言之矣金路大旂以封同姓象路大赤以封異姓革路大白以封四衛木路大麾以封蕃國中車言之矣典命雖有五等諸侯宮室之文而無其制鄭氏謂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者也而小宗伯爲之掌其賞賜者何耶蓋賜國賜則賜官必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有功也又曰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綬章而序詩者以爲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亦不可以妄予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而序詩者以爲能褒賞申伯焉則是宮室亦不可妄予也宜乎小宗伯之掌其賞賜必待王命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敘事與其禮

天神地示人鬼之祭祀四時各有常禮而其祭祀之事則亦有先後之序與其禮則序事之輕重隆殺者

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貞正也以正而卜者謂之貞大卜於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眠高作龜是已凡卜大事必用玉帛故玉曰嘉玉帛曰量幣奉之以詔大者之大號則可以薦信於神而正吉凶矣

**大祭祀省牲眠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饗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大宗伯于大祭祀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泄玉鬯省牲饗奉玉齋皆見于前十日之期小宗伯亦於此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省牲眠滌濯焉蓋省牲則預擇其純眠滌濯則預致其潔至祭之日所謂逆齋者逆大宗伯之所奉者也所謂省饗者省大宗伯之所省者也其禮嚴矣若夫用玉與鬯禮之大者惟大宗伯得泄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者乃小宗伯之專職茲其辨焉爾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

將送也凡祭祀王用圭瓊酌鬱鬯以始裸后用璋瓊酌鬱鬯以亞裸賓客亦然王裸則小宰贊之后裸則內宰贊之小宗伯特於當裸之時將送一瓊以授王與后使不失其時爾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

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非也見大宗伯載裸義一說以授王與后乃送尸與賓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大宗伯於祭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則詔相王之禮此則詔相祭祀之小禮而其大禮則佐大宗伯也然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饗奉玉齋之後則此文亦當繼於告時告備之下以至下經言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亦當繼於此文之下如此方見禮官之次序

**賜卿大夫士爵則饋**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賜卿大夫士爵則饋鄭氏謂饋之如命諸侯之儀所以重王命也義見大宗伯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幣齋之說已於天官外府言之詳矣蓋賈氏釋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則曰外府共其泉布可以為幣而言齋此所謂受其將幣之齋鄭氏亦謂所齋貢獻之財物亦泉布之類也故小宗伯受之而外府得以待邦之用焉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古者出師其始必宜於社造於祖其行必以祖社之主載之於車示有所受命焉及合戰之時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君子臨事而懼故又有事於四望之祭蓋祭四望則求勝在神載祖社則求勝在人夫子謂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用此道也義見肆師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

大甸者賈氏以為四時田獵非也大司馬之職春蒐則獻禽以祭社夏苗則獻禽以享酌秋獮則獻禽以祀祊皆無饁獸之文至於冬狩之時然後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則所謂饁獸頒禽特冬狩而已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三

蓋仲冬大閱其田謂之狩禽獲為甚多凡四郊之中有五帝四望四類之位以獸薦於神位謂之饁饁訖而後頒禽此豈四時之所常有者哉

大哉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

昔武王有疾周公禱之則禱祠之事古人不廢然夫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曰有之諫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是知周公處此亦必有道焉

王崩大肆以秬鬯澗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下

葬兆甫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

小宗伯於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者何也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則專屬於小宗伯之職以建國神位之官而專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哉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肆習也為位者國之神位也會同軍旅田役及禍哉之禱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肆儀而後為位天地大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哉而類社稷宗廟則有常儀也故為位而已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已此終篇則總結之凡五禮之大小者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肆師之職有總言佐大宗伯者有專言佐大宗伯者此立國祀之禮則專言佐大宗伯者也大宗伯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別而言之則天神謂之祀人鬼謂之享地示謂之祭合而言之則享與祭通謂之祀

大祀則天地宗廟之祀也次祀則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之祀也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祀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禮之隆者也立次祀用牲幣禮之殺者也立小祀則牲而已禮之又其殺者也牲色之純者謂之牲上言牲牲下不言牲而特言牲則知所謂牲者其色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而言之則謂之帛制而用之則謂之幣玉則陽精之貴者也大祀貴精純而尚乎質故用玉帛牲牲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然大宗伯六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器禮天地四方而曰皆有牲幣則大祀非無幣也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也蓋肆師掌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而所用之物不容於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其祭祀者於一歲四時之間而序其禮之先後也因序祭祀而序祈珥則祈珥之為義亦廣矣小子職曰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茲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刳珥奉犬牲若

以祈為刳則肆師之文為非若以刳為祈則士師之文為非後鄭皆改祈為刳謂毛牲曰刳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為衄取其以血為釁之義引雜記之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說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自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謂之釁不應宮兆始成之釁而獨謂祈珥況刳珥之見於經者獨一士師而已如祈珥則肆師羊人小子凡三出焉不應以三出之祈而盡改為刳也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戶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功言効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為毛牲與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按劉氏中義云珥當為珥字之誤也所謂小祝之祈福祥珥謂小祝之珥兵裁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珥山川曰侯曰禋落成曰釁各有倫類矣其說今存之義亦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

牲之全者為犧肆師之展犧牲則陳之而視其全也然後繫於牢而頒之於職人蓋職人之名不同鄭氏謂充人及監門之人若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則監門為職人祀五帝之牲繫於牢則充人為職人牛人

言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泛舉此二者之職人而已肆師所言大祭祀則頒其牲於充人之職者也若是則充人芻之而得其碩肆師展之而得其全

凡祭禮之下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祭之日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卜日者卜前期之十日也古者圓丘方澤之禮必取冬至夏至之日則天地二者之外宗廟等之祭祀必卜日得吉日而後齊此言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夕與諸執事者以明且爲期也詔相其禮則齊戒之禮而已既滌濯亦如之者亦如卜日之詔相其禮也及祭之日簠簋黍稷以徽識表之所以明王者自致之誠此黍稷稻粱所以謂之盥盛必肆師告潔而後用展器陳則陳其祭器實之既訖又展其省而告備於小宗伯及果築鬻則築香草以煮鬯酒所以嚴宗廟之禮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則盡已之職所以贊宗伯之儀兆謂兆於四郊廟謂昭穆之廟以其執事者眾故爲之掌其禁令禮成而告事畢則王者之誠至矣

大賓客之禮者天子所以禮諸侯故以几筵爲先司几筵設之肆師蒞之致其肅也築鬻亦如宗廟酌裸之禮肆師則酌鬱鬯以贊之也至於大朝覲者非常朝覲之比常朝覲則大宗伯爲上相小行人爲承償司儀爲旅償若大朝覲則肆師又爲佐償所以佐大宗伯也共設籩饗之禮則籩以實幣帛饗以實醢醢是大府醢人醢人共之而肆師設之也饗食授祭者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則無所不祭焉周人以祭肺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美

爲主而已膳夫授祭則授之於王肆師授祭則授之於賓

與祝侯禋於冢及郊

侯謂侯迎喜祥禋謂卻弭殃氣二者小祝之職也遠而五百里之冢近而百里五十里之郊小祝之官實主侯禋之事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禋之小祀不廢也

大喪大澍以鬯則築鬻命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澆者且授之杖

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澍此則築鬻以爲鬯也

序哭則以服之輕重爲先後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若不中灋則肆師又從而禁之也且授之杖則先服而後杖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

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也社軍社也宗遷主謂之宗者以其繼太祖也蓋凡出師征伐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于神也小宗伯所謂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是已肆師言用牲于社宗則社與宗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而已至于上帝則謂之類造大神則謂之封山川則謂之祭皆軍祭之禮也言類則以上帝爲主凡天神皆與焉則造其所而祭之封于社及方岳之大神則謂之封山川軍所依止以兵而祭則謂之兵祭此軍師之所當先者而肆師皆爲之位無非依神以爲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也若師不功則神不得所依也民不得所用也故立國社者與掌邦政者均任其責焉此大司馬所以厭而奉主車肆師亦爲之助牽主車貉與禡同謂師祭也而亦用于四時大田獵之禮大田雖非用師之禮爲師祭于立表之際教民

戰也此二者皆肆師爲之位以肆師立國祀故爾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耨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稼

肆師於凡祭祀之下日宿爲期故於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之稼亦爲之涖其下蓋芟者除田之事嘗者嘗穀之祭因穀祭而下田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芟也戒者兵寇之備耨者治兵之教因教兵而下兵備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戒也稼者土事之大社者土示之祭祭土示而下土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稼也且三者之下凡陳龜貞命龜眠高作龜使卜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師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歲時之祭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此皆國人之事其禮微矣必待上令而後行則名分所存尤先王之所深致意者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禮而職喪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

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而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之者也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之泚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裸者求神之始天地不裸而宗廟有裸以人道事之也人之始生也神聚而有氣氣聚而有形及其死焉氣化而有魂形化而有魄魄為陰沉以降乎地魂為陽浮以歸乎天而其神則無所不之故必求諸陰陽焉殷人先求諸陽故尚聲周人先求諸陰故尚臭裸為鬱鬯以求神之出所謂臭陰達於淵泉既裸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病藉合羶薌以求神之降所謂臭陽達於墻屋無非求諸陰陽之義而裸實為求神之始此鬱人所以專掌裸器何謂裸器實之者彝也載之者舟也將之者圭瓊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裸則實客亦有裸如大行人於廟中將幣三享有再裸一裸之禮而先王制禮之意則專以裸為求神之禮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鬱其草也詩所謂黃流在中是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五

也鬯其酒也記所謂賜圭瓚然後為鬯是也凡裸玉則圭璋也王用圭瓚后用璋瓚郊特牲曰裸以圭璋用玉氣也濯之所以致其潔陳之所以備其用道王與后之裸將也又因以贊其事焉詔裸將之儀則奉玉送裸之儀與其節則奉玉送裸早晏之節沃盥則盥手洗瓚之事凡此皆鬱人周旋裸禮之次序也至於大喪之泚共其肆器者即小宗伯所謂王崩大肆以柩鬯泚鬱人則共其陳尸之器也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者謂遺奠之彝與瓚狸於祖廟之階次以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五 一

者蓋祭祀必有尸所以象神尸必獻壽以象受福舉斝之卒爵則受福之爵也天子尊斝斝乃夏之爵惟王禮而後用之主人舉斝獻尸而尸醑焉命祝致辭主人坐奠斝興再拜稽首執爵以興坐卒爵此鬱人與量人則受其餘而飲之蓋以量人制其從獻脯膾而有濟於鬱人之裸事同其事則同其福也然裸為祭事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鬯樂門用瓢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斝凡禘事用斝大喪之大泚設斗共其鬯鬯凡王之齋事共其秬鬯凡



王弼臨其介鬯

祭祀之禮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蓋秬鬯一稔二米乃造化至和之氣釀之爲酒以求神之降謂之鬯則芬馨發達而交暢於上下者也故謂之秬鬯而掌以鬯人之職共秬鬯而飾之者鄭氏以飾爲設巾以幕人攷之畫布巾用以幕六彝而非所以飾秬鬯之器蓋鬯人共秬鬯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秬鬯純用樸素而無事乎文采社稷等祀則未免有飾焉祭社於壇而用大壘若近乎瓦尊然以雷爲文則瓦尊之有飾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望

者也樂祭於國門而用瓢齋若近乎匏尊然割瓢以爲齊則匏尊之有飾者也廟用修者如司尊彝凡酒修酌之義則以人力修之而爲飾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如掌蜃共蜃器之蜃則又以蜃物爲飾者也凡裸事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橫概以絡腹者也凡醜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琢刻而亦用漆以爲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以至大喪之設斗鬯鬯齊事之共其秬鬯無非所以致其香潔之義曲禮曰凡挈天子用鬯是王之弔臨則以鬯爲挈天子不可以自致使介執之而鬯人共之故曰共介鬯

鷄人掌其鷄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鬯共其鷄牲

國之六牲毛物居其五而羽物居其一鷄是已庖人日秋行犢麋膳膏腥腥爲鷄鷄木畜而木廢於秋以之養肝此鷄人所以列於春官也所謂共其鷄牲辨其物者辨其陽祀陰祀之騂牲黝牲而已然鷄之爲物有用之以爲牲者有用之以呼旦者而鷄人實兼掌焉祭祀賓客喪紀以至軍旅會同皆以夙興爲期呼旦以叫百官警之以夙夜從事也凡國事爲期則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望

不拘於夙興從事蓋使之無時而不告釋庭燎之詩者謂不正鷄人之官而問夜早晚所以爲當時之戒是知鷄人之告時呼旦夫豈小補凡祭祀面禳鬯者禳非一方也置郊之四面皆禳焉鬯以厭怪者亦然共其鷄牲則雖小祀不廢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六尊六彝宗廟六享之器也六享之裸皆用彝六享之獻皆用尊故司尊彝之官不特爲之掌其器又爲之掌其位下經雖不言所陳之位然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此其位也詔其酌

則獻酌縮酌之類辨其用則春祠夏禴之類與其質則鬱齊醴齊之類因其所詔所辨者而推之先六尊而後六彝則所掌之序先裸以六彝而後獻以八尊則所用之序

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鬯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聖

宗廟之禮已於內宰及籛人醢人言之詳矣至司尊彝而後備見成周禮文之盛蓋有六享之制有裸獻昨之序有彝尊鬯舟之義此三者所以爲廟享之始末何謂六享之制春祠以祠爲主夏禴以樂爲主秋嘗以薦新爲主冬烝以備物爲主此四時之常禮惟四時之間祀謂之追享朝享則不可不考論其故鄭氏謂追享追及其祖之所自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爲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裸同謂之禘然饋食肆獻裸列於四時之首而間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禘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

禘乃宗廟大禮豈得爲四時之間祀考之祭禩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爲壇去壇爲墀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釋者謂享嘗爲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爲祖爲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爲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是之謂追享二者爲四時間祀而列於祠禴烝嘗之後此六享之制一也何謂裸獻昨之序質明行事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鬯以裸神后用璋瓚酌鬱鬯以亞裸二裸之後王迎牲於門祝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聖

則延尸在堂於是有朝事之禮以籩豆言之則爲踐以齊酒言之則爲獻王乃割牲以薦腥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亞焉諸臣爲之助祭是謂朝事之三獻朝事之後王解牲而享之祝復延尸於室於是有饋食之禮以物之獻言之則爲饋以祭之序言之則爲再王乃奉牲以薦熟用玉爵酌益齊以獻尸后亞焉諸臣爲之助祭是爲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尸始飲食於是有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修酌以醕尸后亞焉諸臣爲之助祭是謂卒食之三獻夫有獻則有昨蓋以人道之往反施報終焉於是尸以玉爵昨王以

瑤爵昨后以散爵爲諸臣之昨諸臣有昨則王與后  
有昨爲可知王與后及諸臣皆受昨於尸則諸臣與  
於酌獻爲可知此裸獻昨之序二也何爲尊彝舟罍  
之義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  
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則於此見之嘗考虎雖爲有  
虞氏之宗彝泰爲有虞氏之尊山彝爲夏后氏之尊  
又夏后氏以鷄彝殷以罍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  
魯壺今於六享之間兼而用之春夏之發生長養主  
乎動曰鷄曰鳥曰犧曰象非取其有動意乎秋冬之  
肅殺斂藏主乎靜曰罍曰黃曰著曰壺非取其有靜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罍

意乎四時間祀爲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則主乎  
動終以神道事之則主乎靜曰虎曰雉則用以裸曰  
泰曰山則用以獻非始出於動而終復於靜乎以至  
六彝皆有舟六尊皆有罍考之禮制則彝受三升尊  
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爲尊下臺故禮家不言  
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爲物量其所受則有濟物  
之利受過其量則有沉溺之害罍之爲物應時而動  
則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則有浸淫之患知舟罍之  
戒則知先王設舟罍之意此尊彝舟罍之義三也三  
者可考而周人享禮之始末備矣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酒  
修酌

此四酌亦享禮之序也凡廟享裸用爵鬱齊謂賁鬱  
和鬯以爲求神之始酌以獻之而已故曰獻酌朝踐  
用醴齊則齊之濁者以茅縮之卽郊特牲所謂縮酌  
用茅明酌也故曰縮酌饋食用盎齊則清濁之中者  
以酒況之卽郊特牲所謂醲酒況乎清凡況新之也  
故曰況酌卒食用酒乃酌尸之禮亦人之所飲修以  
致味故曰修酌以修視況則凡酒爲味以況視縮則  
盎齊爲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爲淳蓋宗廟之中始以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罍

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存省也陳之而不卽徹也鬱人言遣奠之裸器是已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敷於地上一重曰筵筵上再重之曰席馮之以佑其  
力曰几官名以几筵而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一  
也五几則玉彫彤漆素是已五席則莞蒲次繅熊是  
已此名也亦其物也用則若祭若賓之類位則若廟  
若朝之類司几筵掌之又從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乾位在西北白與黑為黼蓋取諸西北之乾離位在  
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正南之離乾之體為  
剛故聖人依之離之用為明故聖人鄉之此司几筵  
所以曰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而後為之肆筵設席  
也王之席三重莞則筵之精堅者紛綬以為之緣纁  
則席之柔糯者畫雲氣以為之緣次則席之次列成  
文者黑白黼以為之緣左右玉几即書所謂華玉仍  
几設於左右優尊者也祀先王昨席者王獻尸尸昨  
王為昨席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  
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星

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  
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於廟前亦如之左彫几

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禮也然天子有次席  
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向自然之文不  
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纁純而不用於天子  
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纁不若畫之工也天子昨席與  
祭祀同而諸侯則異其席者尊卑之辨也天子設几  
於左右而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者亦尊卑之

辨一几席之末而大分存焉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  
用韃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

甸役有表貉之祭席用熊皮示服猛也几用漆飾不  
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葦席素几則天子之喪禮  
柳席用韃黼純則柳中所藏之席敦燾也棺在殯則  
以柳燾之故每敦一几也吉事變几則從王所在變  
而設之凶事則不知神之所之如顧命之四仍几位  
皆設耳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吳

周禮總義春官卷三之一 終

周禮總義卷三

春官天府三之二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而歷

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以天府名官重

之也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也與其禁令則

王者以道守其器者也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者若

顧命之越玉五重陳寶有所謂赤刀弘璧琬琰大玉

夷玉天球之類皆所以顯先王之道德而受天命者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一

也亦所以戒後王之怠荒而輕世守者也既事藏之

傳之無窮其可忽諸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

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于民者

也先王益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於天府而教得

其中登民穀之數於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

中於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所謂治中之書天

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

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為可守也

上春鬯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若遷寶則奉之

上春鬯寶鎮寶器以神道敬之也以祖廟守藏之官而使

之沃盥執燭致敬於神也季冬建丑之月乃除舊布新之

時陳玉禮神以貞來歲之媿惡敬神之命也寶鎮寶器藏

於祖廟奚以遷為有故而遷因以奉之雖遷勿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於天府

者所以必待乎祭火之司民司祿也考之天文志司命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二

為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為文昌

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

民數穀數而登之於天府其知國本之所在矣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典瑞所掌之玉瑞玉器即大宗伯之以玉作六瑞以

玉作六器之類名物即鎮圭之類用事即朝日之類

服飾即纁藉之類

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摺之鎮圭琢

四鎮之山有鎮安四方之義用以朝日故執之玉人曰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一

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服之者摺之也又曰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守之者執之也纁藉謂之服飾  
則成於組織用以藉玉備五色則謂之五采采色一成爲  
一就五就則五采皆成以日爲眾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  
之功故用大圭鎮圭纁藉以朝日夫古之王者春朝以朝  
日秋暮以夕月備陰陽之義也此則言朝日而不及夕月  
者明尊陽卑陰之義而已春秋以月食不書而日食則書  
之與此意同不然則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以爲  
報天之禮則尊陽卑陰可知矣然朝日以大圭鎮圭而祀  
日月以圭璧是朝禮與祀禮異也言祀及月而朝不及月

雖有尊卑之辨然夕月對朝日而言則可以互文見之耳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于執穀  
璧男執蒲璧纁皆一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  
侯相見亦如之  
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卽大宗伯之以玉作六瑞者也其  
義已詳於前矣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  
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  
圭躬圭信圭之纁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纁藉皆二  
采再就則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  
瑑圭璋璧琮纁皆一采一就以頒聘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木

此諸侯遣臣聘類於天子者也然公侯伯以圭而其  
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  
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  
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  
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琮琮八寸諸侯以  
享夫人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頒聘所謂瑑  
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不同也明矣五等諸侯  
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五等諸  
侯或二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一采一就而  
已此所以爲尊卑之分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玉人言四圭尺有二寸兩圭五寸是一者各爲一器  
初不言有邸今此言有邸者謂邸以璧琮則猶托宿  
之邸也鄭氏乃謂一玉俱成然璧之色蒼琮之色黃  
而圭之色青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托宿爲義  
則是四青圭而托於蒼璧兩青圭而托於黃琮以此  
求之方合玉人之制 大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而大司樂之職冬至則禮天於圜邸  
夏至則禮地於方邸謂之禮則禮之常也若夫四  
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  
玉祀豈禮之常者乎是不然璧圓象天而四圭以象  
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托之於  
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  
旅以上帝四望爲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  
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也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裸圭有瓚謂酌鬱鬯之瓚也蓋宗廟之六享皆以將  
瓚裸而後肆解牲體以爲饋食大宗伯所謂肆獻裸  
享先王是已賓客亦有裸卽大行人所謂王禮再裸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七

一裸之節賓客亦有肆卽大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七  
獻五獻之序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裸互文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固所以象天而一  
圭所邸則於天道爲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半圭  
爲璋而邸以琮射貫之故謂之璋邸射琮方固所以  
象地而半圭所邸則於地道爲不足故以祀山川以  
造贈賓客日月星辰成象於天其用則一而山川賓  
客何以同其玉山川有阻固之功賓客有藩屏之功  
此所以不嫌其爲同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義並見大司徒之職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者王使其臣徵召諸侯或適  
列國發倉廩以惠民則執珍圭以爲符信珍有貴重  
之義不可輕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者王使其  
臣起諸侯之軍旅治成疆之兵守則執牙璋以爲符  
信牙有森列之義不可亂也

**璧羨以起度**

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鐘在禮則起於璧羨玉人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八

之事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亦謂肉倍好  
謂之璧好卽孔也以肉倍好則璧之圓九寸以其旁  
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橫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  
之尺而度則十尺以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  
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  
因璧羨而可考則王者之五度信矣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故始死而斂也以禮天地四  
方之六器開渠爲眉以組貫之附於尸之六方圭在  
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四方

明神之象以神之將配於天地也疏璧琮則使通於神示焉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穀善也圭之飾若粟文故謂之穀圭和難若調人和仇讐之類聘女若媒氏納純帛之類此特用於萬民而已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如此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凡圭形皆上銳琬圭則圓其銳而無鋒芒之利以和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九

順為義者也琬圭則刻其末而有鋒芒之利以剛斷為義者也凡諸侯之有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則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凡諸侯之有過行者天子遣人以琰圭詰責之及諸侯使其臣來煩則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煩以除邦國之慝是也然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同故治德為大結好次之邪慝生於率行之不謹故易行為大而除慝次之此其先後之序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共者共其物也奉者奉其事也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因事而有職末言共之奉之者重其事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命猶天之命也天子制命於上諸侯諸臣承命於下而皆有儀焉諸侯之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異其名諸臣之五命則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之異其數然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為貴故也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為節故也此設官典命之意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十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上公九命在周唯宋杞為上公之爵而宋杞未嘗為

二伯也當時所謂二伯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周召為八命之三公加命則為九命之上公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是已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者國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旂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凡此皆以九為節此禮也亦儀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皆以七以五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不言孤者孤卿同乎六命也推而下之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此雖不見於典命而公侯伯之士一命則王之士可以類舉也蓋自三命以下無出封之制其爵為卑雖以陽數命之而不為嫌惟五七九為陽數之奇故以命五等諸侯六四入為陰數之偶故以命公卿大夫之三等及其出封以有國皆加一等則三公為九命之上公卿為七命之侯伯大夫為五命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十一

之子男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既其出封之命數故也 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是也有以諸侯而入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內外相權之制典命止言出封加一等而無入朝加減之文詩之無衣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七則諸侯七章之服也六則孤卿六章之服也是出服諸侯之服而入服孤卿之服則入減出加之義明矣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曲禮曰孤子當室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此嫡子之所以為重蓋均出於父也均之為兄弟也嫡庶不正禍莫大焉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原定上下之志莫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而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十二

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謂尊天子之命也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王政行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以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以豹皮此其辨也其

卿大夫士則同乎侯伯之卿大夫士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各祇其命之數子男之卿大夫士則又遞降公侯伯之卿大夫士一等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亦各祇其命之數且子男之士不命則亦何以祇其命之數蓋當時有不命之數則亦表異乎不爲士者矣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吉凶人事之常也故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名物則冕服衰服之類用事則祀事喪事之類凡諸侯以至公卿大夫士莫不皆備其制而曰王之吉凶衣服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者禮自王始故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袞冕饗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王之吉服六自袞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爲之冕卽元冠無旒之冕是冕與裘之尙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爲祀天之服而此則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尙質其用一而已若袞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爲貴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此天子十二章之服也其來遠矣故此職下文亦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知袞冕而下爲山龍等之章則知袞冕而上爲日月星辰之章此王章十二之明文成周用之無可疑矣鄭氏徒見左氏載臧哀伯三辰旂旗之說遂謂王者相變至周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故天子亦冕服九章是不然且交龍爲旂而周之冕服未嘗無龍之飾鳥隼爲旟而周之冕服未嘗無華蟲之飾熊虎爲旗而周之冕服未嘗無虎雉之飾何獨謂登三辰於旂旗而遂去身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西

旒則天數也是冕旒之與衣章一也所戴之冕既有十二旒之數則所服之服何獨止於九章之飾若曰王服九章之袞則冕旒之數亦當依身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凡天子之制無非備物十二果何取於一章三章五章七章以至九章爲天子之服耶賈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是舊說誠爲可據若此則王者袞冕以下之五服有小章有大章大章則袞冕以九鷩冕以七毳冕以五希冕玄冕以三以一惟以小章備其制則皆合乎天數之十二也其說正與下文

合不特天子之五服而已如希冕爲孤之服玄冕爲卿大夫之服皮弁爲士之服此以爵論也然王之孤八命而公之孤四命王之卿六命而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王之大夫四命而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王之士有上中下三等之命而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苟非有大章小章之異則何以別其命之數又不特諸侯諸臣之命服而已如天子之孤執皮帛公之孤亦執皮帛所異者虎皮豹皮之別也天子之卿大夫執羔鴈而諸侯之卿大夫亦執羔鴈所異者飾纘飾布之別也知命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五

凡兵事章弁服

吉服不同而用於用冕兵田服朝之服不同而用於弁所以尊首飾也然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惟皮弁視朝乃日服朝之禮其用數矣故夏官弁師所以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璆象邸玉笄此王之皮弁也其服即記所謂三王皮弁素積是已若章弁則爵弁也其服即記所謂爵弁紵衣是已冠弁元冠也其服即士冠禮所謂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是已

章弁冠弁雖弁師所不載考其制則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弁朝服素積以爲裳則冠弁章弁之服亦可推矣

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

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經之服則錫衰總衰疑衰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上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故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侯羣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六

臣爲天王服斬衰爲王后服齊衰亦猶人子之爲父母服也而父母於子亦有服焉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總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也其首服皆加弁經既葬則除之耳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

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上經言王之吉服雖兼諸侯之五服而有文章小章之辨至此言諸侯諸臣之六服亦各以文章小章為等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衮冕以上則日月星辰為王之文章以下則山龍等九章如王之服也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鷩冕以上則山龍為公之文章以下則華蟲等七章如公之服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毳冕以上則華蟲為侯伯之文章以下則虎雉等五章如侯伯之服也至於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七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其等殺也然有王之孤卿大夫士有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蓋其爵同於孤則同乎希冕爵同於卿大夫則同乎玄冕爵同於士則同乎皮弁而其命數之隆殺則有大章小章之辨此賈氏之說為可信也已

見上文

凡大祭祀大賓客其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其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厥衣服皆掌其陳序

祭祀賓客衣服上經所言者是也司服則其之奉之而已復衣服則始死復魂之用也斂衣服則大斂小

斂之用也奠衣服則陳於座上者也厥衣服則與觀

者之厥也掌其陳事則皆有先後之序

典祀掌外事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則國外之祀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已既有兆域必有兆守守其兆域則當掌其禁令如修除兆域之廢毀者徵役於司隸而役之者帥其屬守厲禁而為之蹕者皆所謂禁令也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六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祭灋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據此文則二祧乃在七廟之列然周以后稷為始祖自不啻至諸蓋凡十二世各以昭穆藏木主於遷廟茲其為祧乎至成周之時以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為四親廟及始祖后稷之廟而七廟猶未備正有合於祭灋之數若數世之後七廟已備惟后稷文武特立廟不毀其餘親盡而毀者亦各以昭穆藏於二祧之廟註謂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

主藏於文武之廟至賈氏則謂穆主入文王祧昭主入武王祧信斯言則遷主所藏當爲三祧何以止言二祧又成周以文武爲至親安得未有遷主而遽以二祧目之四親廟及祖考皆月祭之豈有文武二祧而止於享嘗云乎哉嘗攷鄭氏之釋祭灋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各藏於二祧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知諸侯五廟無祧而天子七廟有祧則祧廟在七廟外其說可信

其遺衣服在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九

凡尸之服服死者之上衣以象其生故王者以袞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各隨其尸之服也守祧既藏其遺衣服故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凡宗廟皆月祭之故命有司爲之修除遷廟爲祧不必修除也守祧黜聖之而已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謂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其隋則埋於西階之東藏其服則復歸於廟祧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齎盛相外內宗婦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凡王后有擯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經有兩世婦之職天子二十七世婦則天官之世婦也每宮卿二人則春官之世婦也其實一而已鄭氏以比漢大長秋詹事等用士入人之數誤矣今以其職攷之女宮則刑女之役於宮中者六宮之人則女御以下之共婦職者外內宗婦則外內女之有爵而助后行禮者外內命婦則九嬪以下及外命婦之親者若此之類皆屬世婦豈可以外廷士人參預於其間哉然則何以復列世婦於春官之職曰王有祭祀問禮總義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賓客之事則后亞王行裸獻之禮贊后必用世婦此春官世婦之職即天官之世婦出而贊王后行禮官之事者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敘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異姓女之有爵者  
婦人無外事惟以從后爲職后亞王行宗廟之禮則  
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后傳豆籩於外若外  
宗異族於豆籩之薦與徹及羞盞酌獻則皆爲之佐  
后賓客之饗亦然惟序哭於大喪與哭諸侯之喪則  
外內宗通聯其職至於弔臨卿大夫之喪則內宗掌  
之外宗無與焉亦其職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

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  
尸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  
窆執斧以泄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  
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  
禁

古者君臣分守雖嚴而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謂之  
公墓辨其兆域而圖之則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而  
左右之諸侯則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則居左右以  
後此定制也而亦有不可以定制拘者凡自絕於先  
王而至於大僂是死於兵者故棄之而不入兆域若

以忠義而死於正則謂之有功既入兆域又居前列  
示勸而已凡此皆以其爵等爲邱封樹數之度兆域  
之制其義如此於是大喪及葬則爲之蹕墓域而守  
墓禁諸侯及諸臣之葬則爲之授之兆爲之蹕而均  
其禁生死之義備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  
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  
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一國之民族葬於四郊之外謂之邦墓之地爲之圖  
則圖其地形以待葬者而已正其位則昭穆也掌其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

度數則多寡也使皆有私地域則族葬得以相容聽  
其墓地之爭則族葬不至於相犯又帥其屬而巡墓  
厲且居中以守之使民之子孫皆得以盡追遠之情  
則本俗之教成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  
喪令之趣其事

王者之於諸侯羣臣何其恩之至義之盡也其死也  
冢人爲之掌其兆域之制職喪爲之掌其喪紀之事

是以五服有式殯斂虞祔葬祭皆有常禮不可過也  
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凡  
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凡  
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  
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  
喪以其制令之趣其喪事戒緩也則凶禮達乎上下  
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成者成其行之虧者也均者均其習之偏者也五帝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即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國子弟之灋其義一  
而已蓋國之子弟安於富貴易以驕侈一誘於物良  
心或喪則成均之教尤不可緩然成周之教國子弟  
必命之大司樂者以樂之入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  
人鼓舞於其中血氣和平志慮純一非辟不作動與  
理會此大司樂之職所以專掌成均之灋也其灋令  
弗可攷矣有虞氏之世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則猶可  
想見其一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  
所以為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  
所以為成均之教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灋則於規

程之中而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為成均者又  
言治建國之學政則於防檢之中而寓激勸之術是  
乃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有道者有德者使之  
表儀於上而訓迪於下如師氏之以三德教國子保  
氏之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為成均焉然則成  
均者教人之名克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  
之外而別有所謂成均也以是而行太司樂之教則  
為國子弟者習明於外行修於內舉前日之虧者偏  
者納於至善而皆足以為異時公卿大夫士之選則  
成均之教著矣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先王之待有道者有德者何其至也生則任大司樂  
成均之教死則祭之而名以樂祖是名也非特以為  
教者之報亦所以為學者之勸蓋天下之有功者必  
有祭皆所以示不忘本之義田則祭田祖牧則祭先  
牧使夫人之為耕為牧者知其本之所自則莫不相  
率而樂趨於事況於行國子弟之教者乎其謂之樂  
祖也固宜然必祭之於瞽宗者何也瞽宗者殷學也  
鄭氏謂學禮樂於殷之學而當時命名之始則有取  
於瞽宗聲樂之義故大司樂之教有所謂樂德有所

謂樂語有所謂樂舞凡道德之所教者聲樂之本眾  
瞽之所習者聲樂之文必能為眾瞽之所宗然後可  
以行道德之教此祭於瞽宗之意也大胥曰春入學  
舍菜合舞入學則瞽宗之學舍菜則樂祖之祭合舞  
則合國子弟之教職之相聯者如此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  
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

樂樂也出於性分者為樂德形於聲音者為樂語見  
於發揚蹈厲者為樂舞先王以六舞動其容以六語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宣其情二者實相關而六德何與焉曰是乃所以見  
先王教國子之本也夫德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即其中和而體之以至誠謂  
之祇即其至誠而達之於日用常行謂之庸庸用也  
無不通之謂也由是推之於事親從兄之際謂之孝  
友此古聖賢君子踐履之實行而大司樂乃以為教  
國子之樂德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是也樂之生而至於鳥可已則舉天下之事物物  
何者非吾反身而樂之理先王為是之故又教之以

樂語樂語者非若後世所謂樂章等語使學者尋行  
數墨以為傳授之習要皆樂德之所寓者也興即詩  
之托興者道即詩之陳古者諷即微言以動其心者  
誦即曼奏而申其意者言即句剖以明其訓者語即  
講析以示其意者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  
而中和祇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正與后夔典樂  
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然教之以  
樂語而不合之以樂舞則亦何以見其為樂之至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無非所以形容帝  
王之盛德發暢天地之和氣而措生人於理故大司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三

樂以為國子之教大胥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周  
人以樂德之全者望國子也以六德為樂之本以樂  
語樂舞為六德之用則中和祇庸孝友之教成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六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太極函三為一至和之本也播為十二辰則為十二  
律陽聲之所合者凡六謂之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是已陰聲之所合者凡六謂之六同大  
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已五聲宮商角徵羽  
也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數者備而後合以六



代之樂舞是樂舞所以宣五聲節八音而十二律之所由辨也且六代之樂惟舜爲可攷祖考來格則幽足以致鬼神示羣后德遜則明足以和邦國庶尹允諧則內足以諧萬民虞實在位則外足以安賓客三苗來格則遠足以悅遠人鳥獸踰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則微足以作動物是數者皆不出吾至和之化況於六代之樂兼舉而用之乎自其分樂者觀之則見其爲致鬼神示自其一變至六變者觀之則見其爲作動物致鬼神示者所以言其始作動物者所以言其終舉始終以包其中則邦國萬民賓客遠人可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以類推矣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上經言大合樂而曰以致鬼神示者爲大神大鬼大示設也此言分樂則用於鬼神示之次者以祭以享以祀則六律六同以至六舞皆分而序之乃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者雲以象天之施黃帝氏之樂也黃帝氏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於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爲六律之首大呂爲六同之首雲門爲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者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也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太簇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大簇爲六律之次應鍾爲六同之次咸池爲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者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樂望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乘

於方嶽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者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蕤賓之午而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濩養也言成湯弔伐而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夷則之申而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

武功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之戌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於此亦其類也言六律則以左旋爲序言六同則以右轉爲序言六舞則以歷代之先後爲序奏若儀禮之所謂笙也歌若儀禮之所謂歌也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義見太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

冬十二月舉六代之樂行大蜡之禮其神以日月星辰爲主而四方百物之神與焉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以羽物爲輕川澤爲虛故也羸物比羽物爲重山林比川澤爲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又重於羸物邱陵又實於山林致之亦難故俟乎三變毛物又重於鱗物墳衍又實於丘陵致之亦難故俟乎四變介物又重於毛物土示又實於墳衍致之亦難故俟乎五變若象物則麟鳳龜龍之有象於天者及在天之神皆遠人而尊致之爲尤難故獨俟乎六變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下經樂成則告備是已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

凡樂者有樂之本有樂之用有樂之變何謂樂之本天宮以圓鍾者卯也其次爲房心其象爲明堂是天位也故天位乎東而祀天神用寅卯辰之律太簇圓鍾姑洗是已然其本統則兼取北方之律而以黃鍾爲角人宮以黃鍾者子也其次爲虛危其象宗廟是人位也故人位乎北而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應鍾黃鍾大呂是已然其本統則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太簇爲徵若夫地宮以函鍾者未也在東井與鬼之外爲天之社是謂地示乃地位也地靜而不變以生爲本故以相生爲用如函鍾生於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是祭地示之樂獨以上下相生爲義

而非若天神人鬼之主乎動此所謂樂之本一也何謂樂之用祀天神者以雷鼓雷鼗作之於始然後以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黃帝氏雲門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雷爲天之陽聲雲門象天之施圓邱象天之形於冬至至奏之則一陽始生皆取象天之義祭地示者以靈鼓靈鼗作之於始然後以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唐堯氏咸池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靈爲地之陰德咸池象地之澤方邱象地之形於夏至至奏之則一陰始生皆取象地之義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然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爲人道之大九磬九德則言后稷基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所謂樂之用二也何謂樂之變先王制律通乎十二月之氣本乎十二辰之位自子至巳爲陽律故凡陽數所起至少陰之申而止自午至亥爲陰律故凡陰數所起至少陽之寅而止圓鍾在卯大元卯數六是由卯之四陽凡六辰而止於申之少陰若樂六變則圓鍾爲宮之數其變已極是以天神可得而禮而鍾在未大元未數八是由未之

二陰凡八辰而止於寅之少陽若樂八變則函鍾爲宮之數其變已極是以地示可得而禮黃鍾在子大元子數九是由子之一陽凡九辰而亦止於中之少陰若樂九變則黃鍾爲宮之數其變已極是以人鬼可得而禮所謂樂之變三也三者舉而樂之始終備矣 大司樂之職有求神之樂有薦神之樂有用一代之樂有用六代之樂當作四節看不可以不辨大合樂以下爲一節謂大祭祀薦神之時爲言也自分樂而序之以下爲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爲言也自此經凡樂以下爲一節謂大祭祀求神之時爲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言也然求神之樂序於後薦神之樂序於前又以次祭祀六樂之分與夫四方百物之樂而列於中非以禮之大小爲先後乃以樂之輕重爲先後也薦神之樂謂薦天地以陶匏繭栗與夫宗廟朝獻饋獻之時也求神之樂謂禮天地則以璧琮禮宗廟以鬱鬯之時也求神在先薦神在後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者蓋求神用一代之樂薦神用六代之樂以大合樂爲重故先之也若夫天地人之次祭祀亦不過用一代之樂而已故尊者用遠代之樂卑者用近代之樂大司樂乃以大磬大夏用之於四望山川則卑者反序

於前以大濩大武用之於先妣先祖則尊者反序於後蓋大祭祀以天神地示爲主四望山川則從天地之類先妣先祖則別序於宗廟之列亦猶大宗伯之言吉禮而宗廟之六享繼於祭禮三等祀禮三等之後也至於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示與求神之樂大同而小異其言大濩以祀先妣大武以祀先祖則與九磬九德之用於宗廟不同何也天地有一定之體故其樂不容於或異人鬼則有宗廟有祧廟祭濩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墀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祖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

則廟與祧皆與也茲其樂之所以不同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祭前之夕謂之宿宿縣則祭前之夕縣樂於筍簾也以聲展之則十二聲皆以調其器也三夏樂章也其文不傳而其名見於鍾師或以意推之謂王言其大王之出入乎廟門則奏王夏肆言其直而遂尸之出入乎廟門則奏肆夏昭者精明之治致味所以歆鬼神牲之出入乎廟門則奏昭夏此不必泥存之而已然則奏三夏者鍾師也令其奏者大司樂也帥國子

而舞則凡樂皆有舞所以宣導其樂之和而已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大饗者賓客之饗禮也饗禮行於廟中則禮欲盡其誠不入牲於廟門則禮欲致其稱是待賓客以祭祀之禮而不能盡如祭祀之禮也且祭祀以牲爲重所謂入牲者其牽牲歟當是之時君執紼卿大夫從夫人薦澆水宗婦執盎從而大司樂爲之奏昭夏之樂若大饗則有司共牲之後卽殺牲於廟門外禮欲其稱而已雖無入牲之禮而其他裸獻之節皆如祭祀酌其同異而行之以稱亦所以盡其誠也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大射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擇士而射於西膠之虞庠者也王出入令奏王夏者與上經祭祀之出入同義及射令奏騶虞者先儒以騶虞爲義獸非矣考之月令則田獵而七騶咸駕大司馬之冬狩而虞人萊所田之野是騶虞者射義所謂樂官備是已觀其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此所以爲騶虞之仁仁如騶虞而王道成此所以爲天子之射節詔諸侯以弓矢舞者按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命三耦取弓矢於

次三耦皆次第執弓搢矢當西階升降以爲舞節皆所以致敬於君者也然則舞其射禮之盛者歟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大牢其大食而少牢其常食歟常食以樂宥之見於膳夫之一宥而已大食則三宥以樂皆令奏鍾鼓則樂之節也

士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師之出也宜於社造於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鄭氏以此爲奏獻捷於祖蓋以大司馬獻社而推之殊不知大司馬之執律秉鉞以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義

獻於社特先乎愷樂而已非主其樂者也大司馬樂官也凡社與祖之愷樂有以令其奏焉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數者之變皆王者之憂以天下者也憂之日短則去樂憂之日長則弛縣或曰異哉或曰大災異則非常矣大則非小矣去樂弛縣亦稱其事變而已矣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逆順既形治亂判焉此所以禁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記有

之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四者非聲之正故謂之淫非聲之中

故謂之過以其爲亂世之音故謂之慢以其爲亡國之音故謂之凶效之必然無可疑者

大喪泣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王者事亡如事存故於大喪有明器之樂廡與也藏瘞也大司樂泣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義

漢大武是已此樂師所教止於小舞小舞小學也而謂之國學之政者古者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

童舞象學射御無非教也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也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也播爲樂章以教國子

則有是六者之舞帔舞者謂析眾縮以爲舞飾也羽舞者謂析眾羽以爲舞飾也皇舞者謂五采爲羽以象鳳凰來儀者也旄舞者謂執旄牛之尾以象百獸

率舞者也干舞兵舞也人舞手舞也此皆小舞然地官舞師之四舞而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常用者而已非國子之小舞也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

大小爲先後樂師先教帔舞則以所教之序爲先後  
以人舞非舞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

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  
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之無違於禮也爾雅曰堂上  
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  
路門而采薺作齊僕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  
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賓之禮亦  
因車之行趨而爲之歌肆夏采薺益肆夏之樂其聲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  
也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諸侯於國門  
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其禮雖不詳見而賈  
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  
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  
拜於地此禮之大者有禮必有樂必以鍾鼓節之作  
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

節士以采芣爲節

射所以觀德也歌詩所以節射也射人於天子言九

節五正於諸侯言七節三正於卿大夫士言五節二

正賓射之正也此經言凡射則大射燕射皆可以此  
推之矣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  
采蘋者樂循濶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此雖言射節  
之義而不言射節之數其末篇引夫子之言曰射者  
何以射何以聽其射節之數乎蓋天子與諸侯及卿  
大夫士尊卑雖異而凡射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所  
謂聽則天子未射而先聽者五諸侯未射而先聽者  
三卿大夫士未射而先聽者一及其既射則每矢爲  
一節發四矢則四節皆備此所以天子九節諸侯七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節卿大夫士五節正有合於射人之義如鄉射之五  
物曰和曰容者聽也曰主皮曰和容曰興舞者射也  
未爲士者射節如此況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乎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  
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臬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  
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樂有政有事序事則陳列之先後節奏之次第也樂  
政則聲音律呂六代樂舞之關於大政者也樂師以  
貍大司樂爲職故皆得以掌其序事治其樂政若言  
其職則大司樂掌大事之樂樂師掌小事之樂先儒

謂小事為小祭祀然舞師言小祭祀不與舞而此下文言皋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者也謂大神大示大鬼之外則皆小事之樂也令奏鍾鼓嚴其始而已凡樂成者所奏一竟為一成不特大神大示大鬼之樂為然據大司樂所言則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入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為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詔瞽使來則賞其習之精也名曰皋舞則貴其儀之緩也及祭將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學士謂國子也歌徹謂歌雍以徹也令相則令既瞭相瞽示之以其所當止也其始終樂節從容不迫如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三

此饗食諸侯則奉賓猶承神其樂之儀亦可以類推矣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燕射則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者也凡王燕射則大夫以下為三耦所謂射夫是已弓矢舞之義見大司

樂

樂出入令奏鍾鼓

大司樂職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也令奏鍾鼓所

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大司樂言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言樂則歌在焉此言教愷歌特歌而已以凡軍大獻則小於王師大獻故也凡樂有倡則有和故樂師倡之而瞽瞭和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公卿大夫列於王朝者其子弟謂之國子以其眾言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春官

學

之則為諸子以其學言之則為學士樂師言帥學士而歌徹則帥國子之已致者此言學士之版則待國子之未致者版謂所籍之名數與其齒位未致者以此致之已致者以此合之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先儒謂春入學者入學宮而學秋頒學者頒其才藝之高下一學字而分二義理或未然嘗以文王世子篇攷之當時之學有三上庠有虞氏之學也東序夏后氏之學也瞽宗殷學也瞽宗與上庠東序並列然當時學舞者在東序學書者在上庠學禮學樂者皆

在瞽宗此言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頌學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學也蓋瞽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灋又有所謂樂祖之祭皆所以為禮樂之教春入學舍采者即入瞽宗之學而舍采於樂祖秋頌學者即以成均之灋而頌之於瞽宗之學入學舍采而後合舞者春為木木主貌故合舞頌學而後合聲者秋為金金主言故合聲鄭氏謂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其說是已然文王世子篇又曰春誦夏弦鄭氏以誦為歌弦為絲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是春未嘗不學聲也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鄭氏謂干戈武舞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文舞用安靜之時學之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言合舞於春而合聲於秋何也合舞者大合舞也與平日之學舞者異合聲者大合聲也與平日之學聲者異文王世子篇所言者主教國子也此所言者主合國子平日之所教者也茲其所以辨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上經言合舞合聲則教之序也此經則教之成者也故言六樂之會所謂會者其列眾其變繁必先正其

左右先後之位焉正其位則舞之行綴不可以無序故又為之序其出入何謂序其出入黃帝堯舜禹湯之樂弗可詳矣姑以大武之樂言之武舞之位以象大司馬之四表大闔以四表為卒伍出入坐作進退之節舞位亦然周都殷之西南殷都周之東北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善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三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二表矣此復亂以飾歸者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則復初表以此樂終而德尊者也蓋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殷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出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而後可以分治分治而後可以復綴分治係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此樂記言復綴以崇而繼之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周人武舞之位出入如此其兼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則亦可以此而類推焉此樂官則比敘其所教之人以攷其藝之精粗展樂器則展視其所用之器而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樂舞可知矣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釁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

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大胥以學士之版致諸子及其教之興舞則又以鼓徵學士凡以贊大胥而已蓋學士之未至者徵之已至者令之比則比敘其人饋與捷則嚴敕其事詩曰兕觥其求則觥者罰爵也書曰撻以記之則撻者扑罰也閭胥掌比饋撻罰之事正與此同意蓋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饋饋之而怠慢然後有所謂撻三者之濫相因而用焉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鑿

凡鼓鑄鐘磬皆有懸下經言凡懸鐘磬則以鍾磬為主此梓人所以有鍾虞磬虞之制也王宮懸則謂四面之懸以象宮室之四圍諸侯軒懸則去其一而為三面是闕其南面矣卿大夫判懸則又去其一而為兩面是并去其北面矣士特懸則非西即東一面而已矣按諸侯大射禮曰樂人宿懸於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無懸也然又曰建一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何耶說者謂諸侯與其臣大射其懸三面所謂南面特

鼓而已鍾磬則無懸焉知此則知大夫判懸士特懸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也辨其聲則鍾磬鼓鑄其聲不一必待辨而後正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堵如宮牆之堵肆如牲體之肆此言凡縣鍾磬則其文非連上經之樂縣矣鄭氏謂縣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鍾一虞磬一虞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其言諸侯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則是十六枚在一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鑿

虞何以謂之半士有磬無鍾則又何為聲樂之和其數既差不盡與古合要所謂半天子之卿大夫士則可據也昔鄭賈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也者謂其半天子之卿大夫而合於古之禮也此可以見半為堵全為肆之義蓋天子宮縣每面鍾磬各十六枚則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焉諸侯三面則鍾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則鍾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則鍾磬各有十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鍾磬各

八枚兩面共鍾磬各十有六士特縣則各八枚而已  
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  
所會在天爲十有二舍在地爲十有二辰而律同生  
焉所以言陰陽之合冬至之節日月會於星紀其位  
在丑氣合於子所以爲黃鍾大寒之節日月會於玄  
枵其位在子氣合於丑所以爲大呂雨水之節日月  
會於蕤賓其位在亥氣合於寅所以爲太簇春分之  
節日月會於降婁其位在戌氣合於卯所以爲夾鍾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望

穀雨之節日月會於大梁其位在酉氣合於辰所以  
爲姑洗小滿之節日月會於實沈其位在申氣合於  
巳所以爲仲呂夏至之節日月會於鶉首其位在未  
氣合於午所以爲蕤賓大暑之節日月會於鶉火其  
位在午氣合於未所以爲函鍾處暑之節日月會於  
鶉尾其位在巳氣合於申所以爲夷則秋分之節日  
月會於壽星其位在辰氣合於酉所以爲南呂霜降  
之節日月會於大火其位在卯氣合於戌所以爲無  
射小雪之節日月會於析木其位在寅氣合於亥所

以爲應鍾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  
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會而爲天地自然  
之合合陰陽之聲其本諸此乎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

上經言六律六同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  
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十有二律也十有二律各具  
五聲而五聲實本於黃鍾黃鍾爲宮其管九寸九之  
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其一故下生徵而其數  
五十四又三分徵而益其一故上生商而其數七十  
二又三分商而去其一故下生羽而其數四十八又  
三分羽而益其一故上生角而其數六十四多而濁  
者大少而清者細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  
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皆文  
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而八音實值乎八卦金  
鍾也屬乎兌石磬也屬乎乾土埙也屬乎坤革鼓也  
屬乎坎絲琴瑟也屬乎離木柷敔也屬乎巽匏笙簧  
也屬乎艮竹簫管也屬乎震金石土爲陰陰道推其  
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順序其所  
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望

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五聲八音間奏迭舉而樂成焉要其所本則聲音皆出於十有二律者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詩之大序曰詩有六義焉以六義求詩則不必專指闕雅以下謂之風不必專指鹿鳴以下謂之小雅不必專指文王以下謂之大雅亦不必專指清廟以下謂之三頌蓋風者風也其風肆好見於崧高穆如清風見於烝民則雅頌亦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也緇衣所好巷伯所惡未嘗不陳其正理于嗟麟兮于嗟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騶虞未嘗不美其盛德則風亦雅頌也賦者誦述其事若甘棠言召伯所芟之類比者因物取類若狼跋言公孫碩膚之類興者因物寓意若淇奥言綠竹猗猗之類是賦比興固以義而取而風雅頌亦互見其義不可以定體求也餘見箴章義 六詩之教鄭氏以爲教瞽矇非也瞽矇賤工也知有六律之音而已何知乎六德之本必待六德之成而使之明六詩之義非教國子不可也何以知之以大司樂所言而知之大司樂之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是六德之本出於大司樂所教而後大師播之於六律

之音則知大師之教六詩其爲國子而非瞽矇也明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

先王作樂有堂上堂下之辨堂上之樂必曰帥瞽登歌者謂登歌清廟貴人聲也大師必令奏擊拊以導之堂下之樂必曰下管播樂器者謂眾樂皆作而下管爲倡貴人氣也大師必令奏鼓鞀以導之鄭氏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稊然書言擊石拊石則謂其有當大擊者有當小拊者此言令奏擊拊則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正所謂擊石拊石也鄭氏又謂鼓鞀猶言擊鞀然詩言應鞀縣鼓則鼓爲大鞀爲小此言令奏鼓鞀則令奏大鼓與小鞀也奏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鞀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也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射節謂騶虞狸首采蘋采蘩之節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六律陽聲也六同陰聲也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

天地之和太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春秋  
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  
望敵而知吉凶者用此道也且占軍旅之勝者無過  
於天時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則亦以同律之所  
聽者可信不誣故爾

**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匱柩也考列先王之德行而誅之以言謂之謚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絃歌**

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闕者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樂

弦歌用之於堂上者也鼓鼗塤簫用之於堂下者也  
祝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爲作止之節者也書曰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戛擊祝敔用之以節堂上之樂  
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  
者也堂上言其聲堂下言其器而已若大師所言登  
歌下管則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  
師以弦歌列於塤簫之下者是小師所言者教樂之  
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  
與厥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此皆所以贊大師也大師言大祭祀帥瞽登歌擊拊  
此復言之者謂登歌則瞽矇也擊拊則小師也大師  
則令其奏而已大師言下管令奏鼓鞀而此言下管  
擊應鼓者擊應以道之又歌雍以徹之小師舉其詳  
而大師總其要者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者謂以六代之樂而文之以五聲播之以  
八音者也五聲若大不踰宮細不踰羽之類八音若  
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之類是之謂節然上下大小欲  
其周旋而相應故曰和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樂

**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瞽者無目矇非無目有蒙之者故曰瞽矇以其視之  
不明則其聽必專故使之審聲國語所謂瞽矇修聲  
是以掌播鼗祝敔塤簫管絃歌蓋小師教之而瞽矇  
播之也諷誦詩者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大師教  
之而瞽矇諷誦之也世奠繫者世即諸侯卿大夫之  
世本奠繫即帝王之奠繫亦從而諷誦其書也鼓琴  
瑟者專主諷誦而後鼓琴瑟以和之也九德即大禹  
九功之德六詩即古者六義之詩瞽矇皆掌其歌以

役大師即大師所謂瞽矇正焉是已

眠矇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眠視也視之明者為矇以瞽矇無所見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眠矇因使之掌樂故曰掌凡樂事播鼗者贊瞽矇也擊頌磬笙磬者或曰東方之磬曰笙取象乎物之生西方之磬曰頌取象乎物之成非也頌鑄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鑄之磬也書曰笙鑄以間是已凡樂事相瞽者正周人設眠矇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至

扶工之意

大喪厥樂器戚也大旅亦如之者國有大故亦如大如之

大喪厥樂器戚也大旅亦如之者國有大故亦如大喪之致其戚也賓射皆奏其鍾鼓者所以節樂也饗愷亦如之者雖喜樂戒懼之際未嘗無樂之節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簡回聲衍侈聲柞奔聲鬱薄聲顛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

和樂亦如之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即大師所言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是已以為樂器則自然之中聲也繼之以凡聲則聲之病也其凡聲十有二偶合乎天地四方陰陽之數或者遂以此數而求天地四方陰陽之義然高與下對正與陂對侈與弇對薄與厚對其文皆錯雜不一何者為天地何者為四方要之言凡聲則決非所謂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如臆氏為鍾亦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至

弇之所由與其言侈弇厚薄與此同而高下正陂險達微回之八聲雖若闕而不載然言清濁之所由出則高正微回乃其聲之清者下陂險達乃其聲之濁者是入聲亦可以類推矣終之曰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此皆言鍾之病而求其所以為聲之中典同之言為樂器以至和樂亦然由是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數即多寡之數度即長短之度得其數度則十有二律無非陰陽之中氣齊即大小之齊量即廣狹之量得其齊量則十有二聲無非陰陽之和聲以氣驗聲以聲審形

則樂無不善矣

磬師掌教擊磬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擊磬不言編者以磬無不編故不言編鍾言編則有不編者編鍾同於編磬故磬師擊之其不編者鍾師擊之縵如縵錦之縵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其錯雜成文則知其為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即房中之樂以房中為燕閑之所如二南托后妃以風喻君子則知其為房中之樂也二者皆有鍾磬故教既瞭奏之凡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鍾師掌金奏

此即鍾師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曰金奏乃擊鍾以為奏樂之節繼之以鍾鼓奏九夏則知奏樂未嘗無鼓鼓人亦曰以晉鼓鼓金奏是其樂雖用鼓特以金為主故名官曰鍾師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醵夏

鍾師不擊鼓而云鼓者以見鼓鍾皆所以奏九夏故兼言之也九夏詩也堂上歌之堂下鍾應之鄭賂晉侯歌鍾二肆謂歌與鍾相應而已九夏者樂之大歌

有九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

此三夏者見於大司樂蓋王夏昭夏惟王出入牲出入得用之若肆夏則天子或用之於行趨或用之於車或用以享元侯兩元侯或得以自相享若左氏傳所言晉侯享穆叔金奏肆夏郊特牲所言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皆僭禮者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雖無所經見而杜子春曰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後鄭亦從其說或者漢為近古典籍可攷也又曰賓醉而出奏陔夏者鄉飲酒鄉射燕射大射皆奏之陔言陔節之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欲其不失禮也又曰公出入奏醵夏者乃大射之文公入奏醵夏謂諸侯射於西郊自外入奏之出入同禮故兼言出入也此九夏者皆詩之篇名以肆夏而知之所謂晉侯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為詩則肆夏之三亦詩也肆夏為詩則九夏之奏亦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預援之則云樂曲名其二肆夏一名樊其三昭夏一名遏其四納夏一名渠擊鍾而奏此三夏曲蓋詩之載在樂章者為曲其實一而已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燕樂謂之奏亦以鍾鼓奏之也且燕以示慈惠而祭禮主乎敬饗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饗食之禮若饗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則升歌大雅合小雅饗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凡射則大射賓射燕射也樂師皆言以騶虞翟首采蘋采芣爲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

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而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不言節以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鼗鼓纓樂

纓樂卽雜聲之和樂者鼗鼓又用之以和纓樂者鍾

師掌金奏者也何取乎二者之和樂以磬師奏纓樂

鍾師執鼗以和之而已

笙師掌教歛竽笙埙簫簫篴簫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此亦教眠瞭也眾樂竝作而以笙名官笙在東方有

始事之意焉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長四尺二寸其

管類以竹參差以象鳥翼笙長四尺十三管宮管在

左以匏爲之亦如鳥翼之形埙與管見小師簫如篴

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簫編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大

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其形象鳳翼其聲象鳳鳴

篴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篴笛也長三

尺四寸六孔春牘以大竹長七尺爲之短者一二尺

其端有兩孔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

有椎雅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

鞞之兩紐疏畫以教祓樂謂賓醉而出爲之奏陔夏

以此三器築地爲之明不失禮也

凡祭祀與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鍾笙之樂鄭氏謂鍾聲相應之笙大射禮云樂人宿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縣於阼階東其南笙鍾是鍾之與笙堂下之樂也蓋

升歌在上鍾既應歌笙亦應鍾謂之鍾笙

大喪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見大司樂及眠瞭

鑄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

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鼗皆鼓之守鼗

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鑄小鍾也與鍾師所擊不編之鍾皆有金奏掌金奏

之鼓卽古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也鑄師與鼓人

聯職故云金奏之鼓又云祭祀饗食賓射皆鼓其金

奏之樂所謂軍大獻則鼓其愷樂者愷樂亦以晉鼓  
鼓金奏罇師則奏愷樂之金聲而已罇者鼗鼓鼓軍  
事是也罇其聲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罇夜半  
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煦此奏所謂三罇三罇  
及守罇皆鼓其金者也

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東夷之樂曰鞀則鞀師掌東夷之樂者也下經鞀鞀

氏固掌四夷之樂矣而鞀師何獨先於東夷之樂周

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惟東南

先服王化以基王業祭祀大饗帥其屬而舞鞀樂乃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 春官

所以昭先王之德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

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旄人者執旄牛之尾以爲舞者也所掌者旄舞而所

教者散樂夷樂蓋散樂者野人之舞夷樂者四夷之

舞其用甚廣所以舞者至於眾寡無數祭祀賓客舞

其燕樂則散樂夷樂咸在以燕樂示燕間之意欲其

樂之無所不備故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

食則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如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歛籥持羽則爲羽

籥之舞文舞也今攷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

文舞羽籥則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固周

人設官之定制然文王世子之篇曰小樂正學干大

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是籥師亦教干戈歟

嘗攷之文舞未嘗無干故舜之格有苗而兼取乎干

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之言萬舞而及于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是知文舞之用干者干不勝羽也武舞之

用羽者羽不勝干也二者雖兼用而各以其所尙者

爲主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歛籥祭祀賓

周禮總義卷三之一 春官

客饗食之時以鼓作之故曰鼓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

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籥章所掌者豳籥言王業之所自始者也蓋周自后

稷以播種而封於邰至公劉君豳大王因之無非以

農事開國及至於成王之世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

謂之豳風凡以天時紀民事者皆所以著先公之風

化而爲一代艱難之業此豳籥之掌所以專設籥章

之職而何取乎土鼓記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



樂也或曰伊耆即神農氏始教民耕者也以土鼓應  
闕籥示不忘本而已然民事之終始實關乎天時之  
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  
入於內必我為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故也迎  
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爲客謂陰常居大  
冬時出而佐陽故也逆暑必於中春之晝迎寒必於  
中秋之夜者中春爲歲陽之中晝爲日陽之中如是  
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秋  
爲歲陰之中夜爲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  
謂宵中星虛寅饑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堯

土者物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夫寒  
暑有異氣春秋有異候而均取乎擊土鼓儺闕詩  
者皆以人心之和而召天時之和者也故民事之始  
終係焉於此而祈年即詩所謂春夏之祈於此而祭  
蜡即詩所謂秋冬之報然噫嘻於春夏則祈於上帝  
此則祈於田祖而已豐年於秋冬則報於上帝此則  
報以八蜡而已祈年雖主於田祖而所謂儺闕雅擊  
土鼓者乃在於樂田畷田畷喜而後民得以耕饁順  
民事之始者也祭蜡雖主於索饗萬物而所謂儺闕  
頌擊土鼓者乃在於息老物老物息而後民得以室

處順民事之終者也土鼓之用一也而闕籥則有三  
詩之異鄭氏皆以爲闕風七月之詩謂其詩八章殆  
及公子同歸以上三章爲闕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以上四章爲闕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一章爲闕頌  
詩所以導其氣雅所以作其情頌所以告其成三者  
雖不同皆所以發達乎天地之和聲夫是以聲和而  
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孰謂土鼓闕籥爲聲樂之  
末哉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儺而歌之燕亦  
如之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李

鞀鞀者樂工所履之履名官以鞀鞀而使之掌四夷  
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內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  
也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  
而東南獨先賓服故專設鞀師之職以掌東夷之樂  
矣至武王克殷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而西旅貢檠肅  
慎氏貢楛矢四夷左衽罔不臣妾於是始備四夷之  
樂其樂名之見於孝經緯鉤命決者東夷之樂曰鞀  
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  
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儻持楯助時藏皆  
所以昭先王服遠之功薦之宗廟之中亦所以彰聖

德之無不被也所謂與其聲歌祭祀則儼而歌之燕亦如之者主乎舞而已然鞞鞞於四夷之樂初未嘗舞也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鞞鞞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簾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廡筍簾

庸功也庸器卽伐國所獲之寶器也明堂位所言崇鼎貫鼎之類是也且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大寶器藏之天府皆足以昭先王之功然天府藏之而典庸器復藏之者藏其器物之可以周禮總義卷三之二春官

備聲樂之飾者也樂器卽梓人之筍簾所以縣鐘磬之屬橫曰筍植曰簾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王者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典庸器之所掌如此祭祀賓客出而陳之以示先王之道足以勝淫然後能俘而有之後世子孫德足以紹先然後能傳而守之其所以貽謀於後者遠矣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奏而藏之  
司干掌舞器而不明其爲何器是所掌者干戈之舞而兼及羽籥之舞也羽籥文舞也干戈武舞也賈氏

亦謂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以周尙武故以干爲職首其籥師則教而不掌故其職曰掌教國子舞羽儼籥然文王世子之篇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是舞勺舞象所用之器也又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若是則籥師教羽籥而未嘗不教干戈司干掌干戈而未嘗不掌羽籥特籥師以教國子爲主故名官以籥司干以周所尙爲主故名官以干其實一也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言祭祀授舞者器則干與羽籥而已司兵司戈盾亦曰祭祀授舞者兵非干與戈皆於此受

周禮總義卷三之二春官

空

而其文互見者乎

周禮總義春官卷三之二終

周禮總義卷三

春官大卜三之三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三兆之灋專掌於大卜占龜故也而兼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筮人占夢而大卜為之長故兼掌其灋以三兆為主玉兆瓦兆原兆鄭氏謂壘鑄今攷其義不過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廼生男子為載弄之璋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詩以廼生女子為載弄之瓦則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易之比曰比吉原筮原之為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推之曰原兆經常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則燹龜之體也頌絲也其頌皆千有二百則占兆之書也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之灋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

第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宓戲氏始畫八卦歷代傳之以為易夏得人統其易以艮為首謂之連山言艮為山如山之相連而不絕也殷得地統其易以坤為首謂之歸藏言地勢坤萬物歸而藏乎其中也周得天統其易以乾為首謂之周易言乾為天天道變易而不可窮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也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義氏之罔罔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垂衣裳取諸乾坤此固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即重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矣但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九六之變者為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宮之筮遇艮之八八即艮之六二為隨杜氏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四別之證也或曰宓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者也至人無夢謂其游心澹泊無所役於事若出而涉世則不能無夢高宗夢得說

文王夢臧丈人武王夢帝與九齡皆卽其所感者占之此大卜所以有三夢之濼曰致曰臡曰臧陟鄭氏謂未詳其義或以爲致者有所使而然思慮於形非出於自至故曰致夢角一俯一仰爲臡畫之俯仰與事相接夜形諸夢雖非出於思慮皆有所自而得故曰臡夢無心感物爲臧所謂陟者升也升則無所拘自然而然初無所自故曰臧陟此雖意解義或可據經卽占夢所謂歲時日月星辰也運卽歲時日月星辰之運也聖人卽經運十以占其常卽其別九十以占其變則吉凶應矣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八命者命龜之辭賈氏謂凡命龜大夫以上有三士有二而況邦之大事故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者謂王師出征而下其久速二曰象者謂天象變動而下其妖祥三曰與者事與人共而下其成虧四曰謀者謀決於人而下其得失五曰果者卜其行之果與否六曰至者卜所俟之至與否七曰雨者卜雲所之雨與否八曰瘳者卜疾疢之瘳與否此所謂作

龜之八命以龜占兆之可也而兼言三易三夢者其占一而已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筮與卜而相應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則夢與卜而相參以此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而觀國家之吉凶此王者恐懼修省之誠以詔救政莫切於此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臡高作龜大祭祀則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占龜之事凡六皆有輕重存焉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其事爲至重故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以火灼之而親作其兆大祭祀亦重事次於大貞雖不作龜亦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親命龜以所卜之事國大遷大師亦重事次於大祭祀雖不命龜亦親奠龜西面而正於卜位此大卜所以任其勞也凡旅非大旅爲之陳龜則輕於貞龜凡喪非大喪爲之命龜則輕於臡高命龜此大卜所以任其要也若凡小事用卜則屬之卜師以下大卜特涖之而已此其輕重之辨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鄭氏謂開龜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有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金滕開籒見書是與鄭亦以爲疑辭方功義弓則云未聞嘗攷之有三兆之禮有開龜之四兆以四兆爲開龜之禮則龜之兆而已劉氏中義曰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其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與陰陽也橫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去其上下不可以爲兆可開鑿而燠以爲兆者上下各四故曰四兆焉曰方曰功曰義曰弓則自上及下此去古既遠難以指名其義要之下經言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五

龜者是其爲開龜之兆而非占兆之書明矣凡卜事眊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大卜於大貞大祭則眊其龜骨之高以示泄卜者於大事則任其勞也卜師則凡卜事皆任其勞焉揚火則爇灼之而作其龜之兆致其墨則墨之大而明者可以言吉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則辨開龜之四兆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則詔相大卜以所命之事謂大卜於喪祭皆命龜故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

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蠶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言六龜之屬各有名物以其非一也天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首然也東龜前奔南龜後奔皆其甲然也爾雅曰俯曰靈仰曰繹前奔果後奔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以經推之俯者其形如天俯而向地有神降爲靈之義故天龜曰靈屬仰者其形如地仰而向天有始而續中之義故地龜曰繹屬前奔者前長而奔象東方發生有果於必爲之意故東龜曰果屬後奔者後長而奔象南方假大有獵而相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六

較之義故南龜曰獵屬左倪者左有餘而向乎陽在西方則於靈爲不類亦甚言其爲類也故西龜曰蠶屬右倪者右有餘而向乎陰在北方爲順而言不若亦甚言其爲若也故北龜曰若屬辨其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辨其體謂俯仰前後左右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擊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凡物以陰而凝以陽而照取龜用秋時欲其凝而堅攻龜用春時欲其照而解六龜各有室色其物而各

入於龜室上春殺牲以釁乃所以神其龜之用先卜謂前期以下奉龜以往待其卜也

董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藝燂遂飲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燂即莊子所謂燂火之燂灼龜之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二者皆所以待卜事之用凡藝燂必用明火者以鑽燂之火未足為明日者純陽之精以夫遂取之明之至也燂者契之銳頭也以此燂契炷於燂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遂役之以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故也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七

占人掌三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

龜有頌筮有故八卦即上經三易之體八頌即上經八命之頌八故即上經八事之故以筮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眡其從違而斷吉凶

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簪以著卜以龜占體占色占墨占圻皆龜也而曰凡卜簪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簪而後卜以下為主故也色謂兆之氣墨謂兆之廣圻謂兆之豐體謂色墨圻之全君為尊故占體周公為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此君所以占體也凡國之卜事君無親蒞之文而執事者咸與焉

其次則有大夫之占春官大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非此之大夫此大夫次於君其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蒞卜者歟其次小宗伯

肆師亦以大夫蒞卜此大夫所以占色也其次又有史與卜人之占大史之職曰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執事為大小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圻也玉藻言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則先後之序此經言君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圻則尊卑之序

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幣謂禮神之幣命謂命龜之辭既事則書其辭於幣而繫

周易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八

之於龜以俟歲終則計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也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目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三易之義已見大小簪亦有九者之名鄭氏以義推之更謂簪遷都邑也咸謂筮眾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筮事眾之要也易謂筮民眾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否也亦或可據若改巫為筮則非古者占簪謂之巫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

後世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奚以改爲哉

###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鄭氏謂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蓋因曲禮所謂卜筮不相襲也然洪範言龜從筮從又言龜筮共違於人或先卜而後筮或筮不吉而後卜何也曰此箕子所陳之殷禮非周制也不然左氏所載晉獻公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以是推之不特筮之凶則止不卜筮雖吉而卜不吉亦不可從也聖人之心豈若後世邀福者爲哉

###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九

###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相擇也筮龜著也

###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 占六夢之吉凶

歲十二歲也時每歲之四時也天地之會謂建厭之所會辨陰陽之氣謂五行生死休王之氣又參之以日月所次及星辰所在此其爲占夢之凜以此占六夢左氏傳所載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晉趙簡子夢童子羸而歌且而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

辰或謂知其入郢之期者以日月食於辰尾而推之也知其必入郢者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其災在楚

即日月之變氣占之也又知其其在六年者以辛亥爲

水水數生於一而成於六故也又知其弗克者以午

火庚金火勝金故也其入郢而夢見於晉者以晉楚

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故也其說若近乎附會然

皆以日食星辰而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必成周

占夢之遺凜其凜今亡矣尙可以此攷其大畧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十

夢之所形關乎天地陰陽之變此占夢所以有六夢

之凜正夢者平安自夢若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

夏禱是也噩夢者驚悸而夢若文王寢疾武王夢帝

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思之而夢若孔子之夢周

公是也寤夢者覺時道之而夢若狐突之夢太子申

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之上

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心

悸是也此六夢者唯正夢爲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

曰懼之五者皆謂之變以日月星辰占之則吉凶可推矣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殿疫

聘如聘女之聘迎而使來也贈如贈言之贈送之而使往也二者皆禱禳之禮且一歲未嘗無夢何待於季冬然後聘之贈之耶季冬之時王者為之行除舊布新之政故占夢舉前日之吉夢聘而迎之以增益其福祥又獻之於王王拜而受之以敬神之所貺又舉前日之惡夢贈而送之以弭除其災殃且舍菜於四方謂之舍萌則除其萌孽之始遂令方相氏始饑殿疫始饑固所以迎和氣也殿疫亦所以送戾氣也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十一

眠祲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瞽七曰彌八曰敘九曰躋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辨其事

輝者日之光氣也日以光為主是謂太陽陰邪侵之則為祲此眠祲占象所以有十輝之灋祲謂陰氣薄於日而浸淫相侵也象謂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也鑄謂陰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之鑄也監謂陰氣抱日如冠珥而佩璠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闇者也瞽謂陰氣蒙蔽日光瞽然也彌謂陰氣貫日彌天不竟也敘謂陰氣不常以敘而至也躋謂陰氣自下而

升於上也想謂陰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洪範五行推之陽者君子而陰者小人陽者中國而陰者夷狄妖祥禍福可以類求安宅則使之安其居敘降則敘之而使降正歲行事而歲終辨其事則反禍為福轉妖為祥豈不在茲乎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福祥一也永長也貞正也謂降年有永而得正命也祈如祈天永命求如自求多福皆王者蘊誠明之德接三才之奧然後大祝得以薦信於鬼神而有是六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十二

祝之辭一曰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於大順也二曰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三曰吉祝者謂敘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四曰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為和氣也五日瑞祝者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形為上瑞也六曰筮祝者謂龜筮不違於人是謂大同也此六者皆大事故謂之大祝先鄭乃以小祝侯禴等事以解六祝之義非也大祝所祝者六事之大故曰以事鬼神示豈小祝侯禴等而已哉  
掌六所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五曰攻六曰說



六祝大事故因祭享祀而祝之此特爲六祈以祈之而已類則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是也造則卽造其所而祭若造於祖是也禴所以除裁變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是也禳所以禱水旱春秋祭禳是也攻則治去其害翦氏以攻禳攻之是也說謂以辭責之庶氏以攻說禴之是也是六者蓋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同鬼神示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先鄭以辭爲辭令也通上下親疎遠近則皆以其用

周禮總義卷之三 春官

圭

於人者言之祠謂言辭之辭堯言之類是也命謂命令之辭說命之類是也誥謂誥戒之辭洛誥之類是也會謂會同之辭王會之類是也禱謂慶賀言福祥之辭張老之善頌善禱是也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之辭孔子卒哀公誄之是也上下以位言親疎以情言遠近以勢言辭以通之一而已矣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齎號六曰幣號

辨六號者謂易其常名以爲美稱尊天而曰昊天上帝是神號尊祖而曰皇祖伯某是謂鬼號尊地而曰

后土地祇是謂示號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是謂牲號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稻曰嘉蔬稷曰明粢是謂齎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是謂幣號是六者尊卑大小不等而同謂之號以其致美於牲齎幣乃所以致敬於鬼神示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先鄭謂周祭以上皆祭鬼神示之事振祭以下乃生人祭食之禮然生人祭食不應與鬼神同科天神人鬼地示已見大宗伯非大祝所辨劉氏中義皆以爲

周禮總義卷之三 春官

圭

皇尸祭食之禮其義或然蓋天子祭禮不存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其一謂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徧擗於三豆祭於豆間故曰命祭其二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於豆間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曰衍祭其三謂次賓羞羊燔尸擗鹽以祭故曰炮祭其四謂依殺之序而徧祭之故曰周祭其五謂凡牢幹魚腊骼肩皆擗鹽而振之擬祭弗奠故曰振祭其六謂凡取菹以擗於醢而祭者曰擗祭其七謂剖肺以絕其本而祭曰絕祭其八謂剖肺之大本而軫之以爲繚祭大夫以下絕

而不繇以上繇而又絕曰繇祭其九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尸也曰其祭已上九者皆以饋食觀之則天子之禮可推矣

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

拜者上下交相敬之禮不特下之施於上亦有上之施於下者其目凡九而皆有輕重之義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稽之爲義一也知喪非至哀不稽顙則知禮非至尊不稽首書言稽首必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五

拜手拜手則手至於地也稽首則首下於衡至地而稽留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考之於古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書稱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是也大夫士亦有稽首於非其君者儀禮君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師道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其次則頓首許謹曰頓下首也首頓於手而已

春秋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敵以下用之非施於尊者之禮空首者鄭氏謂頭至於手恐非其義正謂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振動者鄭氏引王動色變爲義恐非所以爲振動之拜正謂以首叩地施於事變之不常者而已吉拜謂著以下之喪者拜而後稽顙凶拜謂三年之喪者稽顙而後拜蓋拜則致敬於人者也稽顙則致哀於己者也後拜順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稽顙而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此吉拜凶拜之辨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六

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般者皆一拜是也褒拜再拜也鄭氏謂褒讀爲報拜神與尸之享獻則有再拜之禮是也肅拜者俯其首而肅之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不手拜者謂婦人於夫與長子之喪當稽顙餘喪則手至於地肅拜手不至於地俯其首而已是九者始於朝聘燕饗達於昏冠喪祭皆人情交際之禮而必曰以享右祭祀者何也享謂朝踐獻尸之類右謂侑食勸尸之類祭祀謂祀天神祭地示之類古人之禮惟無愧於神祇祖考而後其禮四達於天下九

拜以享右祭祀為主則其施於上下者可推矣

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燾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警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大祝之六祝六號用於大禮祀肆享祭示禮也然必

執明水火者取其清明之至可以薦其誠而已因其

薦誠復使之奉隋燾焉隋謂尸祭之餘燾謂薦血之

事二者以誠為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

燾在逆牲逆尸之前既未逆尸安得有尸祭之餘既

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燾謂如大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七

逆燾盛逆尸沃尸盥贊隋徹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

豈有小祝施於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

是知隋燾繼號祝之文而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

之禮逆牲則奏昭夏之所逆者逆尸則奏肆夏之所

逆者右則尸食而侑之者皆令奏鍾鼓以為聲歌之

節來警令臯舞則樂師為之大祝來而令之相尸禮

則贊其出入坐作之儀祭訖則為之令其徹是數者

見於祝號之後亦所以著其誠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瀾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祈

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肆陳也瀾浴也相飯謂含也贊斂徹奠始死之斂與

奠也既殯之後為禱辭與甸人故言甸人讀禱也禱

謂卒哭後祔祭祖廟練謂小祥練祭祥謂大祥除衰

杖皆國事也故掌之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

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日宜日造日類祭之名也日有事日用事祭之事也

宜于社造于祖則在國內之禮設軍社類上帝則在

國外之禮國將有事于四望則軍行所過山川之禮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末

及軍歸獻于社則王師有功愷獻之禮前祝前羣祝

也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以王之

會諸侯於國外故也反行舍奠則告至而已大師先

社而後祖大會同先廟而後社軍禮賓禮各有所主

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

國都鄙

此皆所以贊大宗伯也大宗伯言告后土而已大祝

辨牲幣之號則為之用牲幣大宗伯言頒祀而已大

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為之禁督逆祀命者蓋邦國都

鄙之祀皆命之於天子命而弗祀與非所命而祀者皆謂之逆是以當祀者在所督弗當祀者在所禁所謂頒祭號者如此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盪風旱彌裁兵遠孽疾**

大祝所掌者大祭祀之祝號小祝所掌者小祭祀侯禳禱祠之祝號侯所以侯迎善祥也禳所以却彌殃氣也禱則先事而求之也祠則後事而報之也皆所以祈福祥故以福祥為先其次則順豐年謂順民心以祈來歲之豐其次則逆時雨欲其無常雨之患又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九

其次則盪風旱欲其無常風常暘之患又其次則彌裁兵以見無心於用兵又其次則遠孽疾以見有心以恤百姓此六者小祝掌其祝號而已

**大祭祀逆盪盛送逆尸沃尸盪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

**大祝**

小祝所以佐大祝大祝逆牲而小祝逆盪盛者盪盛輕于牲者也大祝逆尸而小祝亦逆尸而復言送者送迎詳於逆者也大祝相尸禮而小祝沃尸盪者沃盪小於相禮者也以至贊隋贊徹贊奠皆所以佐大祝

**大喪贊灋設熬置銘及葬設道盪之奠分禱五祀**

贊灋者大祝以肆鬯灋尸而小祝贊之也設熬熬置銘道奠分禱則小祝專焉

**大師掌樂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

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贊鼓祝奉以從此小祝掌號祝又掌贊祈之事也寇戎之事則保郊保其神壇之在郊者祀於社則社在國之右無所事保祀之而已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大祝掌其大事小祝掌其小事皆祝號之事也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

曰勸謂執燹居匱前以勸率六引也防謂執披居旁以防其傾側也又役人辟除其塗則令啟棺啟也又味爽載匱至廟則居前以御匱也又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匱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也又祖廟大奠之後則御匱出宮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也又至壙說載除飾便於窆也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次第喪祭謂虞

祭既葬則以虞易奠皆有祝號焉

王弼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王弼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勝國邑之社稷者周勝於商取其社而祭之亳社是也卿大夫之喪則禮有降般勸防之事皆掌之而兼其斂事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饋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三

四時之田大司馬行之設禱祭於所表之地曰表貉甸祝則掌其祝號者也甸以教兵亦皆以遷祖行故舍奠以祖為先禰亦如之師甸則用師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則山澤之虞也及郊饋獸則大司馬也舍奠於祖禰則告至也歛禽即小宗伯之頒禽也禰牲禰馬則禱牲與馬之祭也其祝號則甸祝皆掌之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殛之謂之

詛春秋諸侯皆以一時之事言不相信故盟以結之

耳然亦詛焉如鄭伯使出穀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非詛乎鄭以大事用盟小事用詛非也盟也詛也類也造也攻也說也禱也禁也凡此八事皆掌告神之

祝號其六則大祝之六所也祝號乃掌於此蓋盟詛之時用此六所則掌之也類造攻說禱禁乃大祝之六所而盟詛亦用之夫王者以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烏用是歃血之盟與夫渝盟之詛哉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侯詛侯祝靡屆靡究皆列國矯誣之事而先王何取乎爾先王之所先施於民者信而已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三

然後以盟詛輔之故以盟詛而載之辭則曰載辭使人用之而有先後之序則曰敘國之信用行之邦國則又有以信其約故曰質邦國之劑信信由中出盟詛何惡焉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匪主及道布及菹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司巫為羣巫之長故掌羣巫之政令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所以為旱祭也大災則帥女巫而造巫恒作常道以彌災患也祭祀共匪主及道布及菹館者匪

以藏木主道布爲神巾藉以茅爲藉而藉也館承茅之器也凡祭祀守瘞謂祭地示則守瘞坎以待埋牲玉也凡喪事掌巫降之禮以人之精神陟於天巫爲之降其神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投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巫所以佐祝也祝有祀禮有衍祭之禮男巫掌望祀望衍則又爲望其方而降之謂求其神於誕謾恍惚之中而亦皆有號焉詛祝又授之以神號冬堂贈謂歲終則設祭於堂以贈送鬼神之爲不祥者無方則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三

惟巫之所至無算則惟巫之所用此序官所以言男巫無數蓋巫雖不可必而亦先王不廢也送之於冬而招之於春以春陽之來則吉祥可招邪祟可弭疾病除矣王弔則與祝前義見詛祝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

祓拔除邪氣也釁浴則浴去其汗穢也旱暵舞雩陽亢而陰不足女巫所以助陰氣也王后弔則與祝前與天官女祝前后如王之禮也大裁歌哭而請則所哀是矣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成周有五史皆所以記載策書之事以其命數考之則內史中大夫太史下大夫外史上士小史及御史皆中士是則內史尊於太史外史尊於小史御史矣然五史之中惟太史與官所掌與大宰畧同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皆所謂建也其終日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謂建之而後待之也雖小宰司會中大夫以其各有司存特掌典灋則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三

之貳以逆其治今以下大夫之太史與小宰司會司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且六典八灋八則乃與大宰同謂之建何也蓋大史日官也左氏傳曰日官居卿以底日是太史雖下大夫而所居實卿之職此其權在司官爲甚重是以與大宰同建六典八灋八則之灋不特建之而已凡邦國都鄙官府之辨灋者皆可於此乎攷攷之而是非審然後參之大宰以待廢置誅賞之用其有不信而亂吾灋者卽以司約之灋而刑之然則太史一官豈記載策書而已哉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瀆不信者刑之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藏司約之所登者也司約職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亂則六官辟藏是司約以其約劑登於六官又以其副登於太史而為六官之貳其六官之所登者亦以此貳書參攷之其或亂吾約劑則姦偽必至於滋起闕開也開其所藏之異瀆而證之也不信者刑之與上經同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春

太史一職初非占算推步之事以下文抱天時者觀之則知所謂正歲年頒告朔詔閏月者亦授時之曆瀆也歲謂歲星所次周一暮而數之年謂禾一稔之時不待一暮之周年如堯典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如堯典所謂暮二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正其歲之序則如冢宰制國用於歲杪與夫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此之類無非正歲以序事正其年之序則如冢宰視年之豐耗與夫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瀆凡此之類無非正年以序事以是頒之於官府及都鄙則王畿之內凡所序事

無非奉太史所正之歲年而行之也至於六服邦國

凡以歲年序者亦無非天子之曆而天子之頒曆於諸侯者以告朔為重為諸侯者受於天子藏於祖廟每月吉日則朝服而朝受而行之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其重如此如春秋於不視朔則書之以為戒夫子於告朔之餼羊則不去以存禮此頒告朔於邦國王政之所當急者也若夫王者在上正朔之所從出而每月視朔亦聽政於堂蓋王宮之中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春居於青陽夏居於明堂秋居於總章冬居於玄堂以至左个右个之類每月各有常所閏月無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春

所居則居於每月所居之門玉藻所謂閏月闔門左扉居其中以此詔王且終其月則王者念慮以誠其本無時而或怠此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亦君道之所當先者也上而天子下而邦國都鄙官府無非以奉時承天為職故於正歲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以敬民為主於頒朔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為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為主然則太史所掌占算推步云乎哉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有所謂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已大卜卜師占人等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卜人占坼是已太史以下大夫爲春官之屬不敢言帥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夫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而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太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辨事者卽此書而考焉不信者以官刑誅之則羣執事之於禮也肅矣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毛

太史掌書於大祭祀之時則羣執事成與焉故於書謂之讀大會同朝覲不言讀以書協禮事而已蓋司儀之職有諸侯見王之禮有王待五等諸侯之禮有待五等諸侯之臣之禮以書協禮事則欲其無一之不合於禮至於廟中將幣之日則大行人有諸侯三享之禮又有王者裸昨饗食之禮其小大隆殺亦不同以書詔王而行之君臣之間各謹於禮而已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趨吉避凶之書也方時之出也筮人有巫環之筮環人以爲致師之舉

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是已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蓋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又與天時之吉凶相參焉此師之所以無不勝也義見大師環人之職

**大遷國抱瀆以前大喪執瀆以泣勸防遣之日讀誅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諡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

大遷國抱瀆以前者司空營國之瀆也大喪執瀆以泣勸防者六引六緇之瀆也遣之日讀誅者誅以累其行也小喪君爲之制諡則賜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君有事則詔王之忌**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毛

諱大祭祀讀禮瀆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瀆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

小史掌邦國之志志邦國之繫世者也如魯衛出於周公康叔之類王朝皆有繫世之書小史奠之定其本繫之所出與夫世數之遠近雖其世數綿遠遷廟當毀而其世序亦不可亂故又以王朝之書而辨其昭穆若王朝有事如賓祭之類則小史必詔王之忌諱忌謂先王終日諱諱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所避焉是數者小史得以專之而亦有不可



粵者大祭祀則大史總其要故所讀者禮之書小史舉其詳故所讀者禮之灋小史雖以灋而嚴祭祀之戒令史官之屬亦以書而敘昭穆之俎盥以至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凡國事之用禮灋者小史皆以其事之大者佐大史而以其事之小者專於已若小喪賜諡亦大史之職也故爲之讀誅茲又小大相承之義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曰相謂歲月日星辰之有相可視者也馮之以占步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无

則謂之馮相馮相與保章均謂之氏曰保章志星辰日月之變馮相會天位之常天象難知必世守其灋故名官曰氏馮相氏之所掌參之堯典正義和四子之職義和之命本於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馮相氏相辨其敘事以會歲月日星辰之位其實一而已歲謂大歲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則有十一二歲之位月爲斗柄所指之月凡歷十二朔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自子丑至戌亥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至壬癸爲十日之位自角亢至翼軫爲二十有八星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敘辨其敘事

而會之者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

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

南訛厥民困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爲

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

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爲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

朔易厥民曠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爲

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

乎此國語載伶州鳩之言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所謂五

位也按伐殷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春官

辛

是時歲在張故曰鶉火月行至房故曰天駟日行至

箕故曰析木戊子後三日爲周正月朔日月會於斗

故曰斗柄是日辰星始見於元枵一名天元故曰天

元歲月日星辰之位此其是歟先鄭以歲爲大歲後

鄭謂大歲所在歲星所居要之二者竝行初不相悖

然春秋所述妖祥之事則皆歲星也襄二十八年歲

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爲宋鄭必

饑則言其所屬禱寵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

歲星乖次之所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

越史墨以爲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

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此保章氏所以言十有二歲之相相謂有相可觀者也其相有贏縮暈角之變而妖祥應焉豈大歲可以並言哉

二十八星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斗二十六四分之一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六室十六壁十西方八十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南方百十二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東方七十五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漢志斗二十六不載四分度之一危十七壁九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三

五十五淮南子箕十一四分一五代欽天曆虛十少畢十七觜一參十鬼三北九十八度少西八十一度南一百一十一度東七十五度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斗二十四進一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西方八十三度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南方百九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東方七十七度角十三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右黃道度永元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 後

漢志

凡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寅為析木燕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卯為大火宋之分野自氏五度至尾九度辰為壽星鄭之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巳為鶉尾楚之分野自張十七度漢志至軫十一度午為鶉火周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漢志未為鶉首秦之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申為實沈魏之分野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酉為大梁晉之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戌為降婁魯之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亥為娵訾衛之分野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子為元枵齊之分野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丑為星紀吳越之分野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三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唐六典 沈氏曰二十八宿謂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止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是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凖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為宿唯虛宿末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歷家取以為斗分者也餘宿則不然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上經言天位此則因天位之會而後可以致日月蓋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者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以牽牛東井運於四方者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爲天度之中爾餘見大司徒土圭義天文錄曰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短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重

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長夜短春秋分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晝夜長短同邵子曰天行所以爲晝夜日行所以爲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度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辨其吉凶  
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而吉凶驗焉因而保之所以名官曰保章氏志記也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獨言掌天星者步占之虞以星爲主謂之星曆星謂五星也

辰謂二十八宿謂十二辰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虧盈朧側匿之變五星有贏縮圓角之變故總言星辰日月之變動變動卽所謂遷也以天象言則爲變動以人事言則爲遷兩者相參斯辨吉凶矣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星土十二土也本屬十二州成周襲乎夏殷合而言之九州而已諸侯之國不能皆有分星大率以州舉之故在諸侯則謂之分星在九州則謂之星土九州星土之書亡矣今其可言者十二國之分考之傳記裁祥所應亦有可證而不誣者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重

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釋者以顓頊之墟爲玄枵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以爲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土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北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止其星爲大水此姬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二十

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宋鄭之星此壽星爲鄭之分星而亦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所占裁祥其應不差然亦有可疑者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爲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三

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爲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恐其不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考古而言罷國所入之度則非古之法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既禮十輝同義既禮以占日爲主故言日之十輝此以占雲爲主故言五雲之物左氏所謂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是也至其占瀆則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黃爲豐黑爲水此其略也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既禮敘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爲荒時若之降爲豐其敘如此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利命乖別之妖祥

三代不推曆而曆未嘗不正以曆起於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黃帝得嶰谷之管而神瞽爲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月之聲無非天地之和聲是謂十有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良爲條風從大呂太簇之律震爲明庶風從圖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三

中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函鍾夷則之律兌爲闐闐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已然特八風而已每風行於兩月之間各得四十五日有奇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以十二月言之亦曰十有二風其瀆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以爲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鼓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謬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別之而使之知所趨避卽王者治曆之道後世曆不起於律而氣朔無所攷正所以屢差而屢改漢志雖名律曆非古之舊矣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上經五者為五物即救政序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事舉而天瑞應矣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八柄之序詳於福慶而畧於刑威故以福慶為先刑威為后此言八柄則威福雜用且以誅為殺蓋內史所掌者灋而已故曰八枋之灋大宰不言灋故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罕

不以殺為尚以論道為主是以知所先後詳畧此道揆灋守之辨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貳副也書也內史與大宰同詔八柄則國灋國令之貳亦所以貳大宰蓋大宰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貢九賦守之以天下之灋則謂之國灋行之以天子之命則謂之國令賈氏謂國之灋令大宰掌其正內史掌其貳是已以攷政事即典灋則之政事也以逆會計即職貢賦之會計也小司寇之獻數王拜受之內史與冢宰貳之以詔王為職則冢宰內史不嫌於

同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則內史專掌其貳云爾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王者有所訪於下之謂訪人臣有所復於上之謂納聽之以敘事之灋者即小宰所敘聽其情是也若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復逆亦納訪之類必至於敘吏治者正與此同意以詔王聽治則人情畢達於上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罕

王氏新傳曰策以竹為之方以木為之命以為之節故以策命之祿及賞賜以仁之故以方出之名之曰方則有義焉固足以發明經旨又曰四方之事次於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言書王命次於方出之後則命非祿及賞賜不行故也其說牽強正學者之患蓋爵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與夫讀四方之事書以至制祿賞賜三者皆以書而攷故皆屬於內史若所謂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乃所以總繳上文是知內外二史均書命令外史以令之達於下者為主故首言書外令內史以命之出於上者為主故末言書

王命意各有所屬故爾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內史掌書王命王政之所從出也外史書外令則頒之於邦國諸侯而已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

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四方之志其九邱之類歟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墳五典之類歟

達書名於四方先儒以名爲書之文字一書字而有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聖

二義恐非經意達書名則謂四方未有其書者未有其書則先達其名固所以廣先王之道若以書使於

四方則書其令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

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官成待

萬民之治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御史中

士也何以贊冢宰以其治令之書贊之而已凡治者

受灋令亦以所書之治令授之也贊書者鄭氏謂王

有命則贊爲辭若今尙書作詔文若謂內史爲作詔

文可也外史猶不敢與書王命言於御史則非其職

矣蓋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爲之屬則亦贊

二官所書凡數從政者以其百官班籍係焉故亦以

書攷之於書王命言贊大事也於從政者言數常數

也卽其數而數從政則察其不職者而使之各修乃

職亦贊書之一端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

其出入

自王之五路至服車五乘皆典於公而有政令焉故

謂之公車辨其用則祀賓之類辨其旗物則旗常之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聖

類等則上下之等敘則先後之敘治其出入卽下經

出入會之之類皆政令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

旂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

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卽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

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周人尙輿五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以彤車而

乘白馬其制略矣有虞氏則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

氏則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則因鉤車而制大路周

人則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爲盛故也  
書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  
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孔氏以爲大路爲玉綴路爲金  
先路爲象次路爲木周之五路略見於此而詳著於  
巾車之職玉路以玉爲飾灋天之數故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必天子而後用之故曰以祀  
若夫金路以金爲飾鉤樊纓止於九就大旂之色主  
乎青以象東方之仁故曰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象  
爲飾朱樊纓止於七就大赤之色主乎赤以象南方  
之禮故曰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則鞅之以革龍勒條

周禮總義卷之三 春官

器

纓止於五就大白之色主乎白以象西方之義故曰  
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則漆之而已前樊鶴纓而不  
言就大麾之色主乎黑以象北方之智故曰以田以  
封蕃國自以賓至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也自同姓  
以封至於以封蕃國則下不得以兼乎上者也然同  
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則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  
如宋杞不止於七命則何取乎象路之七數四衛亦  
有五等諸侯國則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數蕃國夷狄  
雖大曰子則何爲木路獨不言數曰諸侯受封於天  
子天子親策之諸侯親受之蓋以是爲王朝書封之

儀非典命所言在國車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  
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  
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  
建大麾然以大司馬考之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則  
是以革路載大常也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  
同賓客亦如之先儒所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  
常賓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也是知玉路之建大  
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旂者兼諸侯之制亦猶  
王之五服兼用袞鷩希毳而有文章焉小章焉戴冕  
皆十有二旒玉纁皆十有再就鎮圭必尺有二寸無

周禮總義卷之三 春官

器

非則天之數尊天子而已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面  
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轡車組鞅有髮羽  
蓋  
車服之制一也司服言王后之六服巾車兼王后之  
五路鄭氏釋此皆約以王者之制王以袞冕享先王  
以鷩冕享先公以元冕祭羣小祀鄭氏則以禕衣揄  
狄闕狄當之王者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鄭  
氏以重翟厭翟安車當之鞠衣翟車以下亦然由是  
推之則重翟之錫面朱總亦玉路之錫樊纓也厭翟

之勒面績總亦金路之鈎樊纓也安車之彫面鷲總亦象路之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革路之龍勒條纓也輦車則以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畧者也自安車以上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皆有握自輦車以上皆有翬羽蓋五路之等如此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囊疏飾小服皆疏素車芬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駝車簞蔽然禭髹飾漆車藩蔽犴禭雀飾

喪車之久近輕重皆有降殺聖人之中制也木車則始遭喪之車素車則卒哭所乘之車藻車則既練所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吳

乘之車駝車則大祥所乘之車漆車則禫月所乘之車自是推之三年之喪皆乘惡車則指木車而言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駝車服總者乘漆車則卿大夫士皆然蓋亦以中制示天下也

版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卿大夫士以至庶人皆有服車之制特以文質為隆殺而已篆轂約也以五采篆其轂約故孤乘夏篆纁如纁帛也以五采畫而無篆

故卿乘夏纁墨則以革輓而漆之者也故大夫乘墨車棧則不以革輓而漆之者也故士乘棧車若役車則載任器以共役者也故庶人乘役車庶人賤者也雖有服車之制特役車而已以其貴者而論則棧不如墨墨不如纁纁不如篆文質隆殺分守所寓茲孤卿大夫士之所由以辨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於職幣

精制曰良麤制曰散是二車者不在服車五乘之等或以共在上之恩賜或以共在公之役使故其用為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吳

無常知車之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則知服車之用為有常矣是以出入之間歲終則會之凡所賜之車則闕之而不會重王命也或有毀折則入其齋於職幣謹職守也

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疇啟關陳車小喪共匱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大小喪之用車正巾車之職更謂更新續謂續其弊者共其弊車則納其弊者也

大祭祀鳴鈴以應鷄人

鷄人於大祭祀夜啼且啾百官使之知夙興行事之



時中車又鳴其車上之和鈴與鷄人相應亦所以警百官也

與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巾車以車名官兼掌車與路者也此專掌王及后之五路故曰典路王之五路自玉至木后之五路自翟至輦此其名也亦其物也用如祀賓之類有用則有說說稅也謂舍車而稅駕也大祭祀大賓客大喪則皆出路車顧命所載喪禮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吳

昨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以是推之祭祀賓客為可知贊駕說則贊趣馬也使各有其節而已會同賓客以路從謂玉路之外王乘一路而餘路從之若弔於四方何取乎路正謂因會同賓客而行弔事者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王之乘車必用僕以為御戎僕既列於夏官之職此復設車僕專掌戎路之萃何也萃貳也諸路之貳不過有其貳而已惟戎為國之大事故其貳車尤眾既

有戎路之萃而餘車亦各有萃蓋王乘戎路必用廣

車以橫陳楚子為乘廣分為左右廣是以十五乘為

萃也又有闕車以補其闕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從唐侯為左拒是以四十乘為補闕也萃車則為

對敵隱蔽之用輕車則為馳敵致師之用孫子入陣

有萃車之陣有輕車先出其側之陣皆有遺制也此

五車之萃甚眾所以專設車僕之職凡用師共革車

各以其萃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及萃不失備也

○鄭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也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吳

大喪獻革車大射共三乏

大喪獻革車遣車九乘是也輓之以革故屬掌戎萃

之職若大射共三乏亦繼於戎萃之後者謂射之三

侯皆有乏使持旌告獲者藉之以為自蔽之用戎萃

之自蔽亦如射侯之乏故命車僕共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

旒全羽為旖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

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

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載旌

九旗所掌而名官曰司常者以王建大常爲主而後九旗以次而舉者也故九旗之物各有其名九旗之名各有所屬以待國事則祭祀賓客師田等事自王以下各有所建以待其用日月爲常者以日月有常久不息之象大常有十二旂者備日月有十二次之數惟王者祀天則於玉路建之此大閱則於戎路建之若常田則建旂車之旌邦田而無所將則建木路之大麾此大閱治兵所以獨建日月之常也交龍爲旂者若與金路之大旂同然大旂畫以升龍而此則畫升龍降龍以示屈伸之象諸侯建之於大閱故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五

其旂旂各賦其命之數而爲九旂七旂五旂之別也通帛爲旛者若與象路之大赤同然大赤以純赤爲之旛雖赤而尙乎絳孤卿建之於大閱以夏篆夏縵而建之也雜帛爲物者若與革路之大白同然大白以純白爲之物雖白而尙乎雜大夫士建之於大閱以墨車棧車而建之也熊虎爲旗者若同乎考工六旂象伐之旗然畫熊虎雖同而所用不同師都則孤卿之爲軍將者也大閱建旗則各賦其命數而爲旗之旂焉鳥隼爲旟者若同乎考工七旂象鶉火之旗然畫鳥隼雖同而所用不同州里則中大夫爲州長

而長州里者也大閱建旗則各賦其命數而爲旗之旂焉龜蛇爲旐者若同乎考工四旂象營室之旐然畫龜蛇雖同而所用不同縣鄙則下大夫縣正之爲縣鄙者也大閱建旐則亦各賦其命數而爲旐之旂焉若夫全羽爲旞而載之道車言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之全羽飾之析羽爲旟而載之旟車言王之游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故以五采析羽飾之曰旟曰旟同列於九旗之目而大閱之頒旗物則無旞旐之建以王者之大閱則建日月之常故耳○司常言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謂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五

大司馬中冬之大閱也司馬教大閱初不言旗物此可以互見者惟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則有可考者所謂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此二者之旗與司常同其他言軍吏載旗而此則司都建之司都載旛而此則孤卿建之鄉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建之郊野載旐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旛而此則州里建之載旞載旐見於司常而大司馬闕焉蓋此所言者主司馬之大閱大禮也大司馬所言者特中秋教治兵而已治兵常禮也大凡御軍之道有所將者有所畫日月交龍之類是也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雜帛

之類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孤卿大夫咸在焉師都以孤卿爲之以其將都鄙之兵則謂之師都所以建熊虎之旗州里卽中大夫之州長以其將五黨爲州之兵所以建鳥隼之旗縣卽下大夫之縣正鄙卽上士之鄙師以其將五鄙五鄙之兵所以建龜蛇之旄其謂之孤卿大夫士則無所將而從王者耳此所以建旌建物也若夫仲秋治兵之教則孤卿大夫士不必盡出所以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爲軍吏者也三等采地及六鄉六遂之兵亦不盡來則皆屬於命卿矣故雖師都不過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至

載通帛之旌鄉遂不過載雜帛之物至於郊野雖載龜蛇之旄而邑外曰郊郊外曰野以四等公邑之大夫將四等公邑之兵其兵不屬於命卿故耳二官雖聯事而旗物之用各有所主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大司馬於中秋之教辨其物之用而曰各書其事與其號而此則曰皆畫其象者畫亦書也畫大書小小利於近而大則可以遠見故大閱之旗以畫而治兵之旗以書若夫仲夏教芟舍之時辨其號名則帥以

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詩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特以讀書契辨夜事而已然司馬所言者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要之三卽六也此所言官府各象其事卽芟舍之帥以門名百官各象其事者也州里各象其名卽芟舍之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縣鄙各以其名者也家各象其號卽芟舍之家以號名者也司常總言之司馬分言之耳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凡國之祭祀則王乘玉輅建大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旌大夫則物也故曰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謂

周禮總義卷三之三 春官

至

如祭祀之旗而車則有辨焉是朝覲宗遇之時則王乘金路而建大常巡守兵車之會則王乘革路而建大常至於諸侯孤卿大夫之所建亦與祭祀之所建者一而已然祭祀在郊廟則無事乎旌門之置會同賓客之在國外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乃所以爲王者營衛之儀享舍云爲帷宮設旌門設旌於帷宮之門則會同賓客之在外者可知也

大喪共銘旌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斃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大喪及葬爲銘各以其物王則大常焉建廡車之旌

則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師田之事則司常建旌旗以爲之指揮始焉置之以致民終焉燹之而誅後至者凡射共獲旌則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獲是已歲時共更旌與巾車歲時更續之義同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善

凡典禮者謂之宗在有虞氏則爲秩宗在周人則爲

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爲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凡祭祀致福於國者蓋祭祀王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於下下致福於上寓報上之意也然禮者所以辨親疎而別貴賤分守所寓服器爲先不防其微僭亂滋啟此都宗人之正都禮與其服家宗人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文有詳畧互相備也都宗人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

小祝保神壇之在外者焉家宗人不言者以都宗人推之都家宗人皆爲王官必命之祭而後祭國有大故皆令禱祠反命家宗人於王再命祭亦如之都宗人不言者亦以家宗人推之楊雄氏曰節莫大於僭僭莫大於祭蓋自後世三家以雍徹季氏旅泰山而後知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杜僭亂之原別嫌疑之漸其致禮之深意實寓乎此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彪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善

序官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按國語所載大率古之巫覡以民之精爽不攜貳又以齋肅衷正者爲之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是知經之凡以神仕者巫覡之謂也制神之處位次主則亦三辰猶其居之意漢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是三統之合於三辰也三辰日月斗也日合於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故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斗合於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卽圖也天神位平上其居爲陽卽日合天統之灋而圖之地示位平下其居爲陰卽月合地統

之瀆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卽斗合人統之瀆而圖之大司樂云黃鍾爲宮而天神降函鍾爲宮而地示出圖鍾爲宮而人鬼可禮此卽三辰合三統之義不特此而已其猶之之瀆則壇壝服器犧牲幣帛與夫五聲八音十二律之節皆以三辰之瀆而求之昔春秋神降於莘內史過云以其物享之至之日亦其物也此正三辰之瀆以猶之者也以至致人鬼而次於天神之後致物彪而次於地示之後是以陰陽之類推之亦猶鬼神示之一端云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至

周禮總義春官卷三之三終

周禮總義卷四

湖南叢書

宋寧鄉易撰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大司馬四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總義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魯會晉師於上鄆輿師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於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於太原毀車為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澶險野徒為主易野車為主於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異於五官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也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權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一 夏官

司右上士一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十八人虎士八百人

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二百人其數為不

同蓋此以衛至尊為主惟眾然後可以備儀焉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

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八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一 夏官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卑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五

士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十人

十人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擗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言佐王以統御諸侯之權實天子之所自出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六

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

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誥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暴外陵內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

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

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於象

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謂九灋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民何與

政謂九灋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民何與



高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  
是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之方為五百里自侯畿至  
蕃畿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  
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七

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  
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  
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  
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  
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總義闕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合其眾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陳  
辨鼓鐸鑼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

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誓民鼓遂圍禁火燹獻禽以祭社 總義闕  
中夏教其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  
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以所居門名見平日統御之方以號名見平日訓治之素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燹獻禽以享祠 總義闕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  
旛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八

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祈 總義闕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  
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為三表是三表相  
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為二百五十步  
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  
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  
出矣振之而騶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三表  
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  
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飾歸則有鼓退鳴鏡

且卻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於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閱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濶當以樂記爲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眾若以開方論其勢誠迥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迴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眾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九

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旂於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鐃等各帥其民而致於大司馬及質明仆旗猶有後至者是慢令也眾庶已集命之皆坐於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於陳前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攬旗車徒皆坐

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軍師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晉鼓者也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鐃則公鼓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既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鐃而節之可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既止矣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十

軍將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攬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攬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於盟津之時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言驟趨則士卒赴敵之心固勇於車徒之行者矣然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而軍將三鼓以警之兩司馬又攬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曰坐作如初此謂自二表以至向北之三表所以象再成而滅商戰勝於牧野之時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於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為之馳徒為之走言馳與走則士卒赴敵之心尤勇於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則教習已備而無事於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至此則鼓已三闕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

○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正也故大闕之教表為三表鼓為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為之止皆三之為節制也

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謂至北之四表軍將即令鼓以退之公司馬復鳴鏡以卻之於是軍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為之止坐作如初此又謂自北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於向南之一表皆如上文之坐作其異者廢鐻鳴鏡而已所以象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者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

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總義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

驅謂驅禽獸使趨於圍逆謂逆禽獸使不出圍

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灋一焉

及所弊鼓皆駮車徒皆諫

駮如馬之駮諫如鳥之諫以示勝敵

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 夏官

春社夏禘秋社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

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獻禽於宗廟故謂之入

及師大台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及者繼事之辭謂時田以習戰以為用師之備而已

未有師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畧而自干天誅者天子於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帥帥莫不受戒令焉

蒞大小帥執事蒞饋主及軍器總義闕  
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比其伍兩卒旅軍師之全缺也  
及戰巡陳既事而賞罰

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疏數與夫車徒旗鼓之出入莫不眠之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

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不言敗而言不功王者之師無敵於天下特不功而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夏官

已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總義闕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

植謂築城板幹高博制度係焉則屬之於司空要謂

役人數目功程多寡係焉則受之於司徒待攷而賞

誅必以植要為本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

六耦總義闕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

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平則正喪禮之職與其位也

小司馬之職掌闕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總義闕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已上官闕而列於司馬之後者以序官知之也義見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夏官

古

周禮總義夏官卷四之一終

周禮總義卷四

夏官司勳四之二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封國百里以至五百里非六鄉之所能給是六鄉賞地不過與官田牛田牧田並列而已以左傳考之昔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三命之服先入邑注謂入

邑三十二井又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與孫氏

注謂取田六十井此賞田之明證即下經所謂參之

一食者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

之大功司勳藏其貳總義闕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貶功

賞之輕重貶其功此所以為賞地之政令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

皆有物焉

此言市馬之政物云者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

之駟深四尺駕馬之駟深二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

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質

綱惡馬

此言養馬之政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

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城之壘舍量其市朝

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

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蠶之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擘瀝而皆飲之總義闕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

祀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饗邦器及軍器

飾其牲被之以文繡謂羊牲也軍器甲冑戈矛之器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總義闕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

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禴饗積共其羊牲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

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

犬牲類也未為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

然後命牧人卜其爲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爲牲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

燿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灋故屬司馬平居無事則掌火政施四時變國火之令

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總義關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頽其土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材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材謂材木可爲楨幹者器謂器械可備任載者周人

守禦大概以民爲固以人心爲本設其飾器所以聳

動觀聽之具而又分其財用則隨其地守之所當得

均其稍食則計其功力之所當予凡此皆奮發人心

於平時之素也若夫城郭之所以爲固者亦不過任

萬民而用其材器使其地之人自爲守而已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

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與國有司帥之則非掌固之所敢專帥之於掌甲掌

役掌財用之有司亦以贊其甲役財用之不足者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警以號戒

此掌固所設之灋非其自巡也晝三巡則察其部伍

之失次者夜事尤謹故亦如之每巡必鼓鼙鼙卽鼓

軍事之鼙鼓也鼙其聲也號則呼其所守者之名戒

則警其所守者之事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

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總義關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

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

達其道路總義關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

達之

守以道路爲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爲可恃使內外無

禁往來不察而姦僞者邪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

辜奇表者或得乘間而入雖險猶無險也故司險於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掌疆關

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置

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徒所言制

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

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軍中用以爲斥埃傳警無事則主迎送

### 環人掌致師

在秋官者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令其守涂地者爲之聚櫟謂之四面環之可也在夏官者止於徒十有二人何以環之乎今攷簪人九簪之名九曰巫環鄭氏謂簪可致師不此則以爲致師之簪乎子白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既謂之天時非四面環之之義

### 周禮總義 卷四之二

夏官

五

環得天時之吉則其爲簪名信矣

### 察軍憲環四方之故

察軍憲則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則環其在人者巡邦國搏謀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此六者非其徒十有二人之所能及必環人簪之而後舉此所以繼於致師之後

### 挈壺氏

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置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

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春以令糧

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故因其令軍井而兼以令之是三者皆挈於竿首而表之雖軍眾不齊莫不目擊而心會鄭氏所謂省煩趨疾是已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 周禮總義 卷四之二

夏官

六

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箭之遷易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總義闕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其挈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孤執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義卿執羔則羣而不失其類大夫鴈則夙夜奉上而不解其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漚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總義闕

以射漚治射儀王以六耦

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若賓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以爲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

射三侯三獲三容

獲即數中之旌服不氏執之以待獲也容即蔽身之乏服不氏待獲而居乏也

樂以鸛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射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總義闕

祭侯則爲位

梓人祭侯之禮其辭則欲諸侯之靈侯也

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於大史言與於司馬言佐尊卑之序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祭祀之禮以牲爲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爲之方其迎牲於門則

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灋儀以其掌射灋治射儀故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射人則以法儀而作之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大師王乘戎路其廣闕革輕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爵命士以上乘其倅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卿大夫掌朝位之事則射人作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總義闕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爲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總義闕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禱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爲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



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

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  
共膳獻之鳥總義謂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  
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  
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  
久奠食

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此為公卿  
大夫士之受命而為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士亦有  
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為官長所自辟除又謂胥徒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夏官 九

為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亦既因能而  
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奠其食  
則未為祿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宮中  
則師圍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僕夫趣  
馬等之為大夫士者所以言祿蓋當時一命以上謂  
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宮正則月終會其稍  
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彙人則乘其事  
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事既久  
之後者也賈氏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  
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祿其序如此

唯賜無常

繼於司士以詔王治之後則亦有可常者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  
東面北上卿大夫西而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  
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  
上

位著雖有貴賤而布置所向無非尊王王族故士虎  
士太僕太右太僕從者以其居王之後不嫌於南面  
一位著之次而尊王之氣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  
朝儀之不苛如此

周禮總義卷四之一夏官 十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總義闕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  
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

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總義闕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

掌擯士者膳其摯

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圭璧則

受之而復之書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擊不用  
享故三帛二生一死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宜而已  
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  
其德也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  
之

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其事此  
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掌士之戒令則卜日以後之  
戒令也詔相其灋事則凡裸獻之灋事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

夏官

士

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爵之前今乃言於後重  
其事故特言之司士言割牲則割其牲之體諸子正  
六牲之體則正牲之全體禮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  
後或異所謂聯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  
作士掌事

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  
事會同賓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  
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爲  
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爲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

奠遣之類

作六軍之士執披總義闕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殞其守

亦不可以有故而施其防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

侯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

夏官

士

故書倅爲卒鄭氏以下文有游倅故改爲倅職未言  
修德學道固游倅之事此主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  
一字卽有什伍之意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  
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  
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  
及

治之以軍灋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  
而廢乎灋公其灋也不正於司馬之職亦不與司徒  
之力役不以有司之灋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總義闕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疏貴賤之服亦有親疏貴賤之居授之正之皆諸子之責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總義闕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使之修德即師氏所謂二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民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之以六藝者德原於性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故謂之修道公平人故謂之學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

政令總義闕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入而在國則五寢次舍以為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五門出入必幾

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微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總義闕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祭祀會同賓客喪紀軍旅各以吉凶之服衛於王軍國之容有足觀者矣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王於郊祀服袞冕而節服氏之二人者亦服袞冕王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古

於祭祀朝覲服袞冕而節服氏之六人者亦服袞冕若是何以為節曰是乃所以為節也春秋之濃貴賤不嫌於同號以其有節存焉王既治朝其位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則尊卑何以無辨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袞冕袞冕從王於左右也既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位序服飾乃衛至尊而崇威嚴亦何嫌於同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大喪先置及墓入壙以戈擊四

闕方良

占夢季冬聘王夢遂令始儼啟疫則令此而已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總義

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雖言王位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羣臣既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去

正其位矣然後大僕自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太僕前所以正王位又言王入內朝皆退鄭氏引玉藻之言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諸侯也言諸侯則天子亦然謂王入路門聽政於路寢則羣臣各退向治事之處若據司士所言皆退疑若大僕亦隨羣臣而退今考此經文意則大僕實未嘗退所言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乃是退立於路門之本位以俟朝畢及王入路門而聽政路寢則羣臣雖退而大僕復入正路寢之位司士不及此者以其所正者羣臣之位朝畢則退

而已大僕掌正王位則無往不從故出入亦如之詳畧不同亦各其職云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總義闕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遽儀贊王牲事

王者祭祀之服六司服之六服是也賓客之服二司服所言鄉射鷩冕既朝皮弁是也喪紀之服一司服之所正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去

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教日月亦如之

大司馬蒐田之禮王執路鼓必待司馬辨之而後大僕贊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必待鼓人詔之而大僕贊之王皆為之親鼓焉其義見於大司馬及鼓人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寧亦如之

始崩及寧擊鼓以戒眾人且傳達於四方使四方知喪禮也

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

小宗伯既已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冠則男子之服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總義闕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太僕

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灋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灋儀大僕於眡朝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典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於王燕出入則前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專者大祭祀沃王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之職亦猶后之有內小臣而內小臣所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內小臣亦正后之服位

大僕出入王之大命而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大僕於王之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內小臣於后之出入亦前驅大僕於祭祀賓客喪紀則詔灋儀於眡燕朝則掌擯相內小臣亦擯詔后之禮事蓋內小臣之於大僕則內外之辨小臣之於大僕則大小之辨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總義闕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凡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與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於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眾所謂羣吏則府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竝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蓋通上下言之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

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鬻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此喪祭之冗事故御僕掌令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六享者

五后稷為太祖大王為高祖王季為曾祖文王為祖

武王為禰此為五寢

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

於宮中為之蹕致其肅也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九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

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璫玉笄

纁旒皆就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侯伯七命則七就

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

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眠朝章弁用之於兵

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

弁眠朝則日眠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

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璫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

之以玉燦燦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

也詩又作騏驥馬青驪文也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內

頂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而貫之以玉笄者也此所

謂皮弁之制若夫章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紉衣

是已冠弁即玄端也所謂玄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

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章弁冠弁在其間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紉禮義關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

而掌其禁令

上言上公玉纁之數而兼言諸侯之纁旒皆就未及

周禮總義卷四之二夏官

三

夫冕玉之制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

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有八而纁皆三

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纁皆二采以至孤四

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

夫再就用玉八朱紘而已其章弁皮弁則侯伯璫飾

七而玉皆三采子男璫飾五而玉皆二采孤則璫飾

以四三命之卿璫飾以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以二亦

朱紘而已弁經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

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皮弁亦士服也

周禮總義夏官卷四之二

周禮總義卷四

夏官司馬四之三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投舞者兵犬喪厥五兵總義闕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如考工之六等與夫廬人之六建莫不建之以備軍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皆所以衛至尊尚崇嚴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

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者矛以句之然後及以擊之戈戟刺之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相為先後者也

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

矢箛總義闕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箛皆從其弓

或謂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宜謂弱弓何謂之強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宜為強弓何謂之弱賈氏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多來寡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楛質者皆射堅者也非強而何夾庾授射豸侯鳥獸者則皆射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強弱中以授學射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二

者使者勞者蓋用強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擊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弓之強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體雖係乎分而六弓之用實關乎力

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楛質之弓矢大射燕射

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  
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凡亡  
矢者弗用則更總義闕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決拾

箠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  
之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已

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  
既射則斂之無會計總義闕

橐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  
亦如之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三

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為三等之制弩四物

亦三等又視其弓之長短而為之也

矢入物皆三等箠亦如之

矢人為矢曰五分其長而羽其一註謂羽者六寸則

知矢長三尺是枉挈恒厚矰弗殺矰之矢凡入物皆

視其弓弩之勢以三尺增減其長短而為三等之制

箠以盛矢亦為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為之

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

此經繼於弓弩矢箠之下即弓弩矢箠皆春獻素秋  
獻成也鄭氏釋之則曰矢箠春作秋成而不及弓弩

者蓋以弓人為弓之制自冬析幹春液角以至寒奠

體冰析滯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

弓弩之說故不及弓弩而端言矢箠矰此文意則矢

箠取乎秋之獻其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

弓矢之說與橐人之說何其不同耶蓋橐人受財於

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獻其器春為始事則獻

素秋為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弓矢焉然後司弓

矢取橐人之所已成者為中春秋之獻故止言獻

而已與橐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相侵素

豈可牽強而求合乎弓人為弓之說要之弓人為弓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四

之制未必皆橐人之澹鄭說類乎鑿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饗固足以示其恩未足以示勸懲之澹必因其工事

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所作

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

不可掩善者為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

必有賞不善者為之下其食不特下其食而已其尤

不善者必有誅

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

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總義闕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為右乃以中大夫為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

詔贊王鼓總義闕

傳王命於陳中

傳於大司馬而達於軍中

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茆總義闕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所以嚴翼衛也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凡有牲事則前馬

是齊右於齊車之事無一不致其敬而祭祀會同賓

客之禮行矣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

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

蓋從

道右在車則為右下車則為從左右前後無乎不在

雖下車之際亦未嘗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

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為主道以尊

君為主各有所寓焉爾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馭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馭遂驅之

王非所以為馭而自馭者以敬己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為祝而使之祝者以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

行郊祀之禮其動靜出處與天為一然出戶而巫覡

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事非必於神

也致謹於禮而已馭為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

里之外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凡馭路行以

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總義闕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戎僕掌御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王於軍事服韋弁而有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韋弁服

所以衛乎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衰存焉故戎

僕從而正之此即倅車之政也

犯馭如玉路之儀凡巡狩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

之儀

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眾之兵

車也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於六步七

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

儀可知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是知非特在廟之禮況經言饗食列於朝觀宗遇之後則是數者皆有送逆之灋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貳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嚴矣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七

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總義闕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總義闕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

鄭以僕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

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

總而名之為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

戎馭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既以駕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

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六廐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為十二廐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

匹鄭氏謂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為十廐駑馬一種分為二廐一廐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廐之馬為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八

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廐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廐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外二廐為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廐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天子十有二閑謂六廐成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

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廐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

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為齊馬道馬田馬而駑馬三

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為六百四十八匹三

閑駕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閑而駕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為二百一十六匹三閑駕馬為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為八百六十四匹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賦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總義關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九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總義關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人其布於校人總義關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總義關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以象天駟為蒼龍之星是其品之尤異者惟天子可備乘路之駕月令所謂駕蒼龍是也以駮之牝驪牡左是其色之尤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詩於衛文公言駮牝三千是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孽覺廢始牧夏房馬冬獻馬總義關

射則充湛質茨牆則剪鬮

充澤宮習武之居剪之以茨牆也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二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十

入陳厥馬亦如之

賓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遺車明器

之時則陳之於墻以圉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畿

之內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剛柔緩急

之異俗衣食器械之異齊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

考其數復以數而總其要又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

利加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害如地厯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既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在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

### 東南曰揚州

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土

### 其山鎮曰會稽

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天下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陰縣唐為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為紹興府

### 其澤曰具區

孔安國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穎達云地理志會稽

郡吳縣具區澤在古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唐屬蘇州今為平江府

### 其川三江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為三入於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匯之處為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三為一未聞其分一為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匯之江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土

何從而入之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通又附會為之說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毗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以為中江其失為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壤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入于江初非至陽羨也其為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敘南江中江

則其謬滋甚史記正義又曰太湖旁有三水遂以爲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爲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爲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於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荆揚之間至揚州未流復言三江豈果分爲三乎揚瀕海爲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

其浸五湖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三

韋昭曰五湖今太湖非也其區是澤五湖是浸澤浸豈可混而爲一嘗經意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揚彭蠡以湖名者甚眾皆在古揚州恐別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其利金錫竹箭

考工記曰吳越之金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

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瑤混篠簜信乎爲揚州之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

總義開

其畜宜鳥獸

此等畜多產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爲塗泥爲沮洳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

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殷之荊州南不言衡陽循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荊州實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荆及衡陽爲荊州荆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四

山即南條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漢志長沙曰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鄆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鄆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菅

漢志華容縣有雲菅澤在南然司馬相如言雲菅澤方八九百里則雲菅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爲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爲雲昭公三年楚亨鄭伯田江南之菅則知在江之

南者爲普禹貢云雲土晉作又蓋南北高下不等故  
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晉已作又其勢然也

### 其川江漢

漢志蜀郡蒲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攷唐  
元和志則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在松州  
之境案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於此南  
流至翼州翼水縣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  
禹導江所始之地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  
鎮禹貢東別爲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  
流至戎州夔道縣今爲敘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

### 周禮總義

#### 卷四之三

夏官

圭

瀘川縣又東流至渝州巴縣又東流至涪州涪陵縣  
又東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萬州南浦縣又東  
流至夔州奉節縣又東流至歸州秭歸縣又東流至  
峽州夷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入澧  
州界即禹貢東至於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  
湖即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  
也又東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迤北至鄂州江  
夏縣又東流至江州潯陽縣今爲德化縣有彭蠡澤即  
禹貢江漢滙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爲  
貴池縣又東北流至潤州丹徒縣今爲鎮江府北封

揚州江都乃漢志所謂東至江都入海者也漢志不  
知漢水所自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爲西漢水與  
禹貢漾漢大異考之唐元和志興元府金華縣今爲

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西三十里漾水所出東流  
至洋州興道縣又東流至金州西城縣又東流至均  
州武當縣有滄浪州即禹貢滄浪之水又東流至襄  
陽府襄陽縣又東流至鄂州長壽縣又東南流至復  
州竟陵縣今爲景陵縣有滲參水即禹貢三澁也又  
東南流至沔州漢陽縣今縣爲漢陽軍有大別山即  
禹貢至於大別以入於江之地禹貢所記江漢皆發

### 周禮總義

#### 卷四之三

夏官

圭

源於梁州周禮不載梁州山川故至荊州而後言其  
川江漢江自今歸州之秭歸縣以至鄂州之武昌縣  
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今均州之武當縣至漢陽軍  
之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分流  
於其間至是合流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

### 其浸潁

左氏傳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杜氏謂潁  
水出陽城縣案漢志潁屬潁川郡即今河南府潁陽  
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  
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即

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爲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

**其利丹銀齒革**  
禹貢荊州言彌砥督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荊州亦言金與錫楛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產之多者言之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總義闕

**河南曰豫州**  
禹貢荊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荆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後漢華陰屬弘農郡唐及今爲華陰縣

**其澤鼓曰圃田**  
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鄭州今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

**其川滎洛**

禹貢導沔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厥後濟不溢河滎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滎澤縣而不言滎澤唐元和志於鄭州滎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滎恐未必然蓋水北爲滎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弘農郡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實出於上洛之冢嶺山今攷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於河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其浸波澆**

鄭康成曰波讀爲幡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爲幡冢之幡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度其地其盧氏鞏縣之間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左氏傳莊四年楚令尹闞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杜氏以爲澆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鄆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澆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爲荊州不知古荊州在荆山

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

其利漆絲泉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

禹貢有青有兗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瑯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其澤藪曰望諸

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梁國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故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漢志謂之盟諸史記謂之盟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為桐栢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真陽流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為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定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

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

盱眙縣今為盱眙軍與泗州隔淮相對又至楚州山

陽縣入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

淮此孔安國引以証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

郡為曹州今為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

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

氏至睢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

與入沛唐元和志卞與方與皆在兗州今襲慶府泗

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

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為洙南為泗其間即夫子設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教之地又西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

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

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

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

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於淮徐兗泗皆古

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沭

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在唐及

今皆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為淮陽軍沂水經

下邳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



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瑯琊郡東莞縣流水南至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流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漣水縣今爲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

**其利蒲魚**

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并徐於青其利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總義闕

**河東曰兗州**

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青之岱山職方以爲兗之所鎮徐之大野職方以爲兗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爲乾封屬兗州今爲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屬鄆州

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兗

**其川河沛**

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唐及今爲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在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溯河之上流繇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蓋劍南之西虜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曰悶摩黎山河源出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並注則濁自此東北至莫賀延積尾入吐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迴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河縣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卽禹貢所謂至於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陝州陝州對河爲萃州萃陰縣太萃山在縣八里河經

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卽禹貢所謂南至於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陝州陝石縣今爲陝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禹貢所謂東至於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爲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於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鞏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流至衛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卽禹貢所謂至於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相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於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於大名府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重刊

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宮縣禹貢洛水亦入河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於河洛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洛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於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卽禹貢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爲兗州之川禹貢濟河惟兗州卽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沛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帛案說文從水從帛註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從齊

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爲兗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案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攷之則在河東郡之垣縣唐爲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沅水所出伏流至河內郡之軹唐爲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源沅水入於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爲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實受溢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爲陶丘又東北至荷澤在廣濟軍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重刊

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荷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兗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貢濟水至荷澤卽東北會於汶汶水出兗州乾封縣今襲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北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兗州之域

其浸盧維

鄭康成曰盧維當爲雷雍蓋濮州雷澤縣雷夏澤在北又維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兗州之境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利與青州同民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禮義關

**正西曰雍州**

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省

梁入雍故雍州爲正西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其山鎮曰嶽山**

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然案唐隴州汧源縣而汧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嶽

是也此正嶽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卻自有

吳山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

十里周都五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爲嶽山秦都咸陽

亦爲西嶽唐爲國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

漢志右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

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唐以涇

陽源爲平涼屬原州今屬渭州又東南流至涇州臨

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

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

水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之汭此所

謂汭者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

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鞠之卽徐廣

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

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涇州臨涇縣有渭水西自隴州鞏亭縣流入一名宜

祿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州之汭要皆

雍州之川也

**其浸渭洛**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烏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烏鼠山

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本州之襄武縣

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

邽縣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東流至

鳳翔府岐山縣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鞏

州華陰縣東北入於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渭是也  
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  
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為證案漢志  
左馮翊懷德縣即鹽梁原之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  
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條荆山在  
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漆沮  
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  
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  
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百餘里攷  
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屬北地郡有口於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  
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縣  
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德  
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於渭  
故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  
徐亦有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為名稱之同  
其利玉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禹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瑯玕孔氏謂球琳皆玉名  
瑯玕石而似玉

東北曰幽州

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為帝都省幽入  
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  
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東  
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營平乃  
漢遼西郡則其山又在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獫狁

漢志瑯琊郡長廣縣獫狁澤在西唐萊州昌陽縣本  
漢縣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獫狁澤在縣東北四十  
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瑯琊兩郡之間也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其川河澗

經於兗州言其川河澗蓋兗州北距河而南據泲禹  
貢言濟河惟兗州則為兗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  
北於河澗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為東北而實西  
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瑯琊郡之獫狁澤  
泰山郡之淄水于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  
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  
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瑛張楫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  
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

州之地與兗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沛

### 其浸苗時

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攷輿地記則襲慶府萊蕪縣有原山淄水所出其地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於海而漢志乃曰入沛蓋入沛乃禹川之舊自濟之上流既涸故淄水入海又漢志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乘郡之地

###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无

### 其利魚鹽

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總義闕

### 河內曰冀州

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為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之三面皆距河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跡之舊蓋東河之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

舜之并州故曰河內而已

### 其山鎮曰霍山

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嶽在縣東三十里

### 其澤藪曰楊紆

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 其川漳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

###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三

清漳又沽縣大壘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經本州襄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洛州之洛水縣

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寰城縣又東北流至  
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即瀛州之平舒  
縣自此東北入於海

**其浸汾路**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入  
河攷唐嵐州靜樂縣今屬澤州即漢汾陽之地汾水  
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五縣  
又東流至汾州温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  
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  
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  
北入於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  
一名潞水在縣北關闕曰潞水在縣北為冀州浸即  
漳水也蓋周以濁漳為潞清漳為漳

**其利松柏**

禹貢冀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

總義闕

**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總義闕

**正北曰并州**

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冀復舜  
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三

河之西并州介平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接唐定州有  
恆陽縣有北嶽今改為中山府縣為曲陽即漢之舊  
也

**其澤藪曰昭餘祈其川庫池嘔夷**

漢志代郡鹵城縣庫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  
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唐正觀  
以後為默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襄為雲  
中有高柳故城則鹵城又當在高柳之北庫池河源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三

未之詳其河自雁門縣西南流入崞與唐林二縣又  
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又南流  
至太原府孟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真定九門藁  
城穀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入深州  
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高陽河  
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以至任丘文  
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嘔夷祁  
夷餘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蔚州興  
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澮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  
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於河

其浸涑易

漢志代郡廣昌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即漢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涑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涑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即漢志所謂東至容城入河者也漢志涑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周屬并州自縣北入媯州之懷戎即古飛狐口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涑郡故安縣之地又東流至涑州之歸義縣又東北流入涑州范陽之南界即漢志所謂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三

至范陽入涑者也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義總

總論分州之異

九州之說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為帝堯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說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

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說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跡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量道里之遠近以定賦貢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為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三

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義總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義總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

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實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禮正刑以尊天子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

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殿國亦如之總義關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總義關

王巡狩則樹王舍

樹植也立也王巡狩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為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設榷極再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總義關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道路達財力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卿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

一職專以訓方為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為灋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總義關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夏官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總義關

邊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總義關

命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

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革雖有入灋入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

禫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總義闕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政即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則學其戒令而肄習於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守禦而戒令同乎眾庶則立灋公矣教以都家之政學而掌之以國灋則兵政一矣

周禮總義夏官卷四之三 終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良官

三

周禮總義卷五

湖南叢書

宋寧鄉易祓撰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司寇五之一

章如愚考索秋官敘官不同曰何謂周官別職謂各有職司府史也刑官何以稱士士察也故刑獄刑官之士所主不同鄉士掌六鄉遂士掌六遂獄訟聽公邑故官卑人多縣士掌三百四百里方士掌三等采地在王城四方訪士迎四方賓客誅戮暴客兼主四方之獄訟朝士掌外朝之灋為詢眾庶識也序賓客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之職何以列秋官賓客是主人所禮故鄉飲禮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後之大行人小行人司儀環人行夫象胥掌交掌客及掌誦皆取嚴凝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言秋官司寇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灋止於禁過而已此司寇所以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然刑所以弼教也寇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

所加故掌刑者謂之司寇而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奚以禁為哉是不然蒙之初九日利用刑人以正灋也於上九則日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懲之於未正灋之始猶之可也致寇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為未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既陷於罪又從而刑之豈為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也刑以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言刑而先言禁其三代本末之序也耶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八人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八人

詔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八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一人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三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圉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八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一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閹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八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八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四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窟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眞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翳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摯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蠲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五  
 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詔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八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十八家士亦如之  
 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隸則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以至銜枚氏則言其用禁者也序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序言用禁而禁殺戮必居其先是為政猶惡於用殺也此特刑禁之職而已若夫大行人掌客之類則疑於春官之掌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於夏官之掌政者也聖人不列於春夏二官而必列於司寇刑官之屬者蓋刑非所以為刑也止其刑於禮文之始制其刑於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折民惟刑之義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大司寇之三典即太宰之刑典典常也舉皇極之道而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以刑邦國則近者

修刑以政之以詰四方則遠者修辭以詰之遠近不同同於三典而已一曰刑新國者新造之國服教未久故其典主乎輕此成王命康叔撫殷民之意也二曰刑平國者已治之國教化素孚故其典主乎中此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也三曰刑亂國者悖亂之國不共王畧故其典主乎重此成王命周公征四國之意也是三典者新國亂國或輕或重惟平國獨得輕重之中以聖人用刑之意推之則輕者所以進其善重者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爲中也書曰成中有慶其是之謂歟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七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五刑專主乎刑典而其實則參六典之職蓋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固所以爲民極之建然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實大司寇之正其刑典者也乃建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則用野刑焉野刑雖六遂之刑然田萊溝涂之事城郭井邑之事無非關乎事官之職凡役民以作其事者以成功爲上也以不致力爲糾也故曰上功

糾力乃建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則用軍刑焉軍刑雖軍旅之刑然師田行役之政追胥守禦之政無非關乎政官之職凡役民以立其政者以用命爲上也以不死守爲糾也故曰上命糾守乃建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則用鄉刑焉鄉刑雖六鄉之刑然六德六行之教五禮六樂之教無非關乎教官之職凡役民以行其教者以成德爲上也以不致孝爲糾也故曰上德糾孝乃建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則用官刑焉官刑雖官府之刑然攷貳殷輔之治府史胥徒之治無非關乎治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八

官之職凡役民以立其治者以用能爲上也以不稱職爲糾也故曰上能糾職乃建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則用國刑焉國刑雖王國之刑然君臣父子之禮祭祀賓客之禮無非關乎禮官之任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也以不致恭爲糾也故曰上愿糾恭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者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已此六典並建於天下而納天下於皇極之域聖人制刑典之本意也

以圖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真之圖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圖土者殺

圖土獄城也罷民則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過麗於瀆害加於人聚而教之寘於圖土有仁而生之道故謂之教施職事則以其所能而勞苦之恥以明刑則書其罪惡而愧辱之如是而能改則庶幾乎可與爲善也故反於中國反於中國者反於鄉里也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圖土代五流之瀆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乎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爲善而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九

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瀆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幸日月至而心不化焉逸而出之圖土則殺之殺之非不仁措民於必善而已聚而教之仁也出而殺之義也聖人之意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獄訟非聖人之得已也故先之以禁禁則止其刑於

未然奚以兩造兩劑爲哉兩造謂各有爭辨而皆至於公兩劑謂各執其書以相參驗聖人特設是瀆而已乃所以禁之也或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是訟者不特兩造而已必入束矢示其直而不曲也不入則是自服其不直故入束矢而後爲之聽其訟獄者亦不特兩劑而已必入鈞金示其堅而不變也不入則是其情猶可變故入鈞金而後爲之聽其獄聖人之謹於獄訟也如此然訟則入束矢而即聽固欲息民之訟獄則入鈞金必待三日而後聽猶不忍置民於獄是皆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十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瀆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上經云罷民害人而麗於瀆者此則未麗於瀆而不可以瀆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圖土若舍而弗瀆則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也且桎梏而坐外累其形役諸司空內苦其心坐以日計焉已不勝其恥

况役而進於月者蕭然疲困而莫知所自恥而懲也  
至矣使州里任之宥而舍之非特教罷民亦所以勸  
州里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

肺氣之藏也凡人得志則喜失志則悲不得其平則  
鳴皆氣有以使之而實內托於肺者也故達窮民者  
謂之肺石朝士寘之於外朝九棘之右凡窮民欲有  
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士

告於上而罪其長然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  
欲窮民之速達且甚於遽令而此則三日而後聽何  
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  
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信於下矣非此族也速逆  
以達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  
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治教與政皆布之而後斂者也而刑象之灋為尤重  
布之而使斯民有遠罪之心斂之而使斯民無覲刑  
之心則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  
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歃牲焉大司寇  
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  
以司約大史見之也大史於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  
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司約於大約劑書於宗彝小  
約劑書於丹圖若大亂則六官辟藏非不藏其貳於  
六官也略焉而已矣惟盟書則事大而體重大司寇  
則職嚴而令肅弗信則人弗保也盟於神者其可已  
乎弗敬則神弗福也泄其書者其可已乎於是登於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士

天府而藏之與玉鎮大寶器同寶於萬世此書之正  
者也史掌官書以贊治司會則以攷治為職六官則  
治教政刑禮事之長又以攷信焉皆受其貳而藏之  
以待其不信者質之是以公而任乎天者也豈約劑  
可以並言哉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  
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府待  
萬民之治大宰治官之長故以之待其治大司寇刑  
官之長故又以之聽其獄訟也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於百族

王氏詳說援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姓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與祭則重於百執事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疎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誓有戒曰誓則重於戒也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則誓之重於戒也明矣夫祭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三

莫重於齊齊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宰也泣其誓者大司寇也夫豈以大司寇泣大宰者哉泣其百官之聽誓於大宰云爾賈氏以爲大司寇不得泣大宰遂謂誓者餘小官也失之矣是賈氏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而百族言戒則又知百族無與於執事有與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或謂互文見義又失之矣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

志慮而已納亨及祭尙其嚴也朝覲會同尙其肅也大喪之事尙其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爲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則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則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矣

大軍旅泣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軍旅之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陰祀也刑陰類也以刑官之長而泣其戮重之也凡邦之大事主蹕行者乃其餘事不必親也使其屬而已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四

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樂謀

王朝有三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庫門之外致萬民而詢外朝之事也詢者諮於人者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咸在也以致萬民爲主焉國危則謀安國遷則謀居立君則謀嗣三者國之大事也其利害在君而不在民其可否在民而不在君於是而詢焉王南鄉以臨之三公及州長百



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羣吏左右其事而已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六卿之官皆預也三公答王者也州長帥民者也百姓則謀之所自出者也三年賓興而眾寡在鄉老之後外朝之政而百姓在三公州長之後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於是可見也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則又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眾以眾謀爲稽而弊之於王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五

之讀書則用灋  
五刑者墨也劓也宮也剝也殺也以是聽獄訟則當求其罪之所麗得其所麗之罪未遽用灋也特附於刑而已然人情之在天下固有陰隱惡出於灋制之外者亦有濃理嚴密而中心實不然者此所以貴乎用情訊之也至於旬乃弊之則又遲之以久必欲得其情而後已與書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同意讀書則用灋者弊其罪則讀其服罪之書讀其服罪之書則用灋而已何者以其灋之當於情故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貴貴親親之義也義見掌囚掌戮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在心爲志感而爲情發而爲聲此以五聲聽獄訟而求民情宜也以辭爲聲可也色氣耳目何以謂之聲大抵言者心之聲也凡人之不善雖欲揜蓋覆護於外而其實不外乎此心形見之間是以心不直者其辭殺心不實者其色赧心不誠者其氣亂心不正者其耳多惑心不明者其目多眊是四者皆於其辭而察之非其辭之寓於色氣耳目也乃其心之不容隱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五

於言而形於色氣耳目也後世知是理者鮮矣獄訟滋繁何以得其情乎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君謂之辟制灋者也制灋而不制於灋威福所自出故也作威則刑誅之作福則赦宥之刑誅赦宥猶未定故八灋在所可議者謂之辟所謂八辟者卽大宰八統是已曰親曰故曰賢曰能曰功曰貴曰勤曰賓是八者皆教化之所自出不幸而陷於罪戾則灋有

所不可加先王何以處之於邦濶曰麗於刑罰曰附所謂附麗者非取必於濶也以八辟議之而已是以八辟有大議而不私者君以義制者也庶民有常濶而不議者臣以事守者也斯可以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刺有採取之義蓋獄訟雖成而聖人之心猶以爲未安必採取乎民情以求至當之理焉於是有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七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而聽民之所刺宥者是以訊萬民爲主也以訊萬民爲主而必先之以羣臣羣吏者是臣吏可以達天下之民情者也由是羣臣皆曰可殺勿聽羣吏皆曰可殺勿聽萬民皆曰可殺見可殺焉然後殺之羣臣皆曰可宥勿聽羣吏皆曰可宥勿聽萬民皆曰可宥見可宥焉然後宥之此上服下服之刑所由以施也上服服刑之重者也下服服刑之輕者也宜殺而服上刑固謂之刺宜殺而服下刑斯謂之宥茲非以民情之中爲獄訟之中乎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

貳之以制國用

小司徒頒比灋而登民數主乎民而言也小司寇于大比而登民數主乎刑而言也蓋至于三年大比則民之登耗損益亦已多矣此小司寇所以登萬民之數所以登民數自生齒以上者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民之蕃育於是乎始此登民數所以必取乎生齒以上今攷下經司民之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又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于司民之官而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而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六

後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之致重於民數者如此不特刑官重之而已冢宰于刑官登名數之後又爲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爲三十年盈虛歛散之備內史于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于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卑而列于始冢宰尊而繼于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刑故司寇登名數于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出于民故冢宰制國用于刑官登

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者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饌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此皆所以貳大司寇者也大司寇奉犬牲于大祭祀之時此則于小祭祀奉之大司寇于禋祀五帝則涖誓戒及納亨前王此則為之實饌水大司寇于朝覲會同前王此則大賓客前王而加之以辟大司寇于大軍旅涖戮此則于小師涖戮卑者任其勞而不敢尸其大也若大司寇蹕邦事則通乎國邑此蹕國事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九

則止于國中之事其帥屬則一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此經言獻民數于孟冬祀司民之日而下經司民之職亦曰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其說頗同疑所謂孟冬祀司民者即下經三年大比之孟冬祀司民也然下經司民之職言大比登民數者與此上經之說合而此經別出于上經大比登民數之後則知此所謂孟冬祀司民者每歲之孟冬而已蓋軒轅之角有大民小

民之星每歲孟冬祀之當是時也司民雖書生齒以

上而未之獻小司寇雖獻民數而未登于天府止以爲每歲圖國用之計所謂圖國用而進退之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此亦圖國用之意然王制歸之于冢宰而此經屬之于小司寇者小司寇因民數而進退之則謂之圖國用冢宰因歲計而出入之則謂之制國用其聯事合灋一也又至于三歲大比小司寇復于其孟冬祀司民之日取司民所獻之民數而獻之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冢宰復與內史司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三

會貳之以制國用其先後之序如此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羣士者卿士以下皆掌獄訟之士也然有未成之獄訟有已成之獄訟歲終所令則謂其已成者計稽也弊斷也稽其一歲之獄幾何斷其訟之當否幾何其獄訟之已成而合乎灋者謂之中羣士入之于小司寇小司寇登之于天府與天府之受治中同義重之也  
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

事

此經與小宰之帥屬觀治象小司徒之帥屬觀教象  
同意然特憲禁令于王宮與六鄉四郊而已若司寇  
之職本以刑禁詰四方故宣布而憲于四方焉乃命  
其屬入會致事者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書獨司  
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  
羣士乃宣布於四方以終歲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周禮總義秋官卷五之一

終

周禮總義卷五之一

秋官

主

周禮總義卷五

秋官士師五之二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鄙鄙

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始而古所謂罰則刑之輕者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為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秋官

重故以五流之灋宥之猶以為重焉又設為三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灋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不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攻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何其仁也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凡以此而已聖人立灋之意以謂禁者使之知所止故于禁言左右是欲左右輔之使之不至于刑罰也戒者使之知所守故于戒言先後是欲先後導之使

之不至於刑罰也蓋禁所以防之徇以木鐸而懸其

書于門閭則其所防為甚嚴戒所以儆之毋使罪麗

于民則其所儆為甚切若是而斯民猶陷于刑罰者

無有也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眾穆王於是作五

罰之灋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

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

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官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

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

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

推矣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秋官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六鄉之內其居則又有州黨族閭比之聯其民人則

有什伍之聯皆合其聯以待征斂調發之事此鄉官

之職也而士師又掌之者使之相安而相受故耳蓋

人之有罪過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去之則不善

者遠焉而後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替役以至下罪三

月役任于州里者舍之則不善者反焉而後善者得

以相安相安相受是與眾同欲也與眾同欲則與眾

同惡也以是比追胥之事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

有利存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所勸罰一人而所戒是有義存焉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者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官中之政令即刑官所行之政令也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决者而致其辭于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合于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

周禮總義卷五之十秋官

主

此此獄訟之所以得其中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汭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成定也八成言士則士之八成而已酌酌也謂刺探邦之機密以遺於外者賊毀則者也謂毀棄王畧而潛為變者邦謀謂為敵國反間以亂我邦者犯邦令謂故作很傲以觸邦令者擣邦令謂敢為詐令冒以擅邦令者為邦盜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者為邦朋謂朋淫匪人相比為惡者為邦誣謂妄作妖祥惑眾亂俗者八者謂之惡德罪所不貸無復可議聖人于

是有一定之濼故曰八成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濼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凡言邦國則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則天子也此經言若邦凶荒則非為天子畿內而設何者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初不言移民通財而移民通財乃見于大荒大札令邦國之後則移民通財諸侯之事也荒政無糾守而此則有糾守是責諸侯以守也荒政言緩刑而其後令邦國亦言緩刑是緩刑所以恤凶災民命所關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若是則此經言邦者亦可以為諸侯之邦矣小行人曰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其救荒同而其單言國又同非諸侯而何

周禮總義卷五之十一秋官

四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以財獄訟謂獄訟而爭財者也正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買賣者是已故正之以傅別約劑之濼傅謂地傅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謂為之要書者四者皆可稽之以為決以此正獄訟則片言可折而爭心息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初不命刑官而此以刑官為

尸者特見于勝國之社或曰以其不靈于亡國而妖邪附之故威之以刑官非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之于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者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者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士師前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五

驅而辟則王者燕閒之際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祀五帝者謂五人帝之祀而士師言沃尸者何也致其潔而已方尸之入門也以盤匱盥水及王有獻尸之禮亦奉水以盥故皆言沃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于用刑所以使之沃使之洎也

凡刳珥則奉犬牲

義見肆師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諸侯為賓則有燕饗之禮大喪則有廬舍之居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師行而不從令是謂逆軍旅臨陳而不用命是謂犯師禁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令之瀆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小司寇于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至於小司寇憲禁令于四方而此則憲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六

禁令于國及郊野則亦貳與攷之辯焉爾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眾席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七

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眾席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古者典刑者謂之士故周人專設士師之職以統羣士羣士則各分其職以掌所治之刑獄若鄉士掌鄉之民數而曰掌國中遂士掌遂之民數而曰掌四郊縣士掌縣之民數而曰掌野鄭氏曰六鄉之獄在國中六遂之獄在四郊縣之獄在野蓋聖人謹于刑獄以其所掌者遠則察之欲其近非使之掌其地也或

謂國中亦鄉地四郊亦遂地野亦縣地此殆非周人設羣士之意嘗攷載師任地之瀆有所謂國中之地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是指王城以至於六鄉之內外而言也有所謂甸地稍地縣地疆地是指六遂內外以達于王畿而言也蓋王城謂之國中距王城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爲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爲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爲公邑者亦謂之縣是鄉之獄近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公邑之獄近于遂所居之地以近爲主而所掌之民數則各從其職可知矣夫所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八

謂民數者實地官司徒之任而亦掌之鄉士遂士縣士者非專掌民數也掌其夫家眾寡而以刑獄之瀆糾之戒之令之而已蓋聖人之于刑獄非得已而用之者分職降典而後折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庶獄自上失其道而後曾子有民散之嘆放辟邪侈之陷于罪而後孟子有罔民之譏則夫戒之糾之令之毋使罪麗于民聖人之本心也然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士治詳故不特糾之而又戒焉遂縣治畧故遂士縣士無所戒或遠遂縣吏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獄訟



以辭爲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又曰  
察辭爲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者亦求以盡其  
情而已辨其獄訟謂訟有曲直而獄有輕重故辨之  
也異其死刑之罪者謂一死四刑其罪亦異故異之  
也輕重既審乃取其要辭而書其實然後以斷刑之  
職而聽斷于外朝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正卽羣士也棘木卽外朝也蓋  
外朝之位羣臣羣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三公北面  
州長眾庶在其後職聽於此則將以盡人之情焉然  
鄉士以一句遂士以二句縣士以三句因其遠近而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秋官

九

爲之久速致謹于刑獄也司寇聽其斷之獄弊其訟  
于朝者蓋外朝之際羣士司刑皆在故司寇斷獄弊  
訟于此是又欲盡羣士司刑之情也於是羣士司刑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則若司刑掌五刑之灋而司刺  
又有三刺三宥三赦之灋各爲之麗其灋以議獄訟  
獄訟成則其書謂之中者若書所謂成中有慶小司  
寇所謂登中於天府蓋獄訟至於中則無不當焉士  
師於此受中則其刑當於罪一定不易然後叶日而  
行刑殺肆之三日所以懲眾也若欲免之則上之人  
非以私意免之也羣臣合於八議萬民合於三赦三

宥則又非斷獄訟者之職乃所以示一人之恩故於  
鄉之獄則王親會其期於遂之獄則王命三公會其  
期於縣之獄則王令六卿會其期是又以其遠近而  
爲之差者也鄉士於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遂  
士於邦之大事縣士於邦之大役皆掌其禁令而蹕  
者欲人之毋敢犯也三公卿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  
驅而辟辟行人而使之知所避爲邦事設也國也郊  
也縣也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又爲師田設也大司  
馬之大閱而斬其不用命者大師而比軍眾則誅後  
至者皆犯命者也於是大司寇則爲之涖大軍旅之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秋官

十

戮小司寇則爲之涖小軍旅之戮士師又有犯師禁  
者之戮然則戮其犯命者非師田而何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  
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  
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  
士所上治則主之

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於方  
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

王子弟及公卿所食之采地家謂大夫所食之采地聽其獄訟之辭則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辨其死刑之罪尙要之則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書三月而上獄訟於國以都家又遠於鄉遂及縣也言上於國而不言聽於朝者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而列於九棘之下故曰職聽於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上獄訟於國而已至司寇受其成然後爲之聽於朝於是羣士司刑亦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前所謂成則都家聽獄訟之成後所謂成則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十一

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所聽之人先王欲其獄成而孚蓋如此也然不言協日刑殺與免之而會其期者亦以鄉士遂士縣士互文推之耳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有六人爲之則四人而分主一方故也以時修其縣灋者王畿之縣也縣師掌之以方士而修縣灋則縣之灋而已縣師掌邦國稍甸郊里之地域與其人民田萊夫家之數六畜車輦之稽以待國之作民所謂縣灋者此也爲之修其縣灋則民之登耗多寡器之良窳備乏吏之勤惰功過可得而計焉故於歲終則

親省而巡視之以行其誅賞然則方士之所言誅賞卽縣師之所言廢置者也方士所掌止於都家故以誅賞言縣師所掌及於邦國稍甸郊里故以廢置言而必詔之于上也凡都家所上治則謂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主之以上於國焉

誦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以言逆人謂之誦誦士以逆賓客爲職而日掌四方之獄訟者謂四方諸侯之獄訟亦以言而逆之也故曰論罪刑于邦國上言四方而下言邦國則以邦國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十一

在四方故也謂之論罪刑者以其議刑之灋明其所坐之罪也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疑獄未決先造於誦士誦士則達於士師以斷之亂獄有千名犯分之刑誦士則往而成之謂往而竟其獄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邦有賓客與行人送逆之是行人以禮言誦士以刑言刑以肅其禮而已送逆謂其來與往也出入謂朝覲之時也掌誦曰若將有國賓客至則與士逆賓於

疆爲前驅而入凡賓客之治令誦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掌誦與誦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誦士與行人入於國野則爲前驅而辟客出入誦士道之從者之出掌誦使人道之誦士掌誦皆中士八人而掌誦正以送逆賓客名官誦士刑官而與獄人肅送逆之儀其詳畧輕重如此

**凡邦之大事聚眾席則讀其誓禁**

大事謂王國征伐之事爲之讀其誓命與五禁之灋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公位焉州長眾席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

所以正其灋者也然而朝位不同者小司寇主於詢

天下之政故其位止於公卿大夫眾席而已若朝士

專掌外朝之灋則諸侯以至羣士羣吏咸在焉欲肅

其儀所以必建其灋今觀外朝之灋其位必有取於

九棘三槐者何也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植三槐於前

植九棘於左右初非有取於托物之義或者以三槐

象三公之德九棘象羣臣諸侯之德是有見於三公

羣臣諸侯而無見於天子外朝之灋也蓋孤卿大夫

則待之以臣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

則待之以賓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右三公北面則

以答王爲義故列其位於三槐之前以至羣士羣吏

州長眾席之徒皆所以斷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以

位敘而列於後所謂外朝之灋其嚴蓋如此然刑官

於此聽獄訟必待諸侯羣臣咸集而後爲之聽則外

朝之禮不常舉不幾於淹延乎是不然諸侯羣臣之

並列於位者外朝之灋斷獄弊訟於九棘之下者外

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咸在而後聽之也前經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西

小司寇言詢臣民而王位爲南鄉此不列王南鄉之

位則知其不待外朝之時也明矣庫門外朝之地臣

民咸集所以左嘉石平罷民而使之有愧悔之心君

尊甚近所以右肺石達窮民而使之無壅遏之患義

見大司寇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王朝有三皆所以聽政而此經言外朝之政特詳於

治朝燕朝者何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

外又外而應門又外而雉門則有中門之禁焉以至

尊所居儀衛嚴肅幾其出入不可踰越庫門在雉門

之外而外朝又在庫門之外不特諸侯羣臣之咸在  
雖州長眾庶與夫窮民罷民之類皆得以羣至於左  
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當外朝聽政之時固有雜遝  
於道路而莫知其所避者亦有差紊其行列而莫知  
其所向者朝士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於位也且  
爲之辟則使人避焉而正其位也位定然後爲之禁  
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尊君故也此外朝所建之  
灋所以爲甚嚴若夫孟子所謂不歷位而言不踰階  
而相揖則三朝之禮一而已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古者建國面朝後市蓋市近於利而朝近於義惟義  
可以正天下之利也况庫門外朝之地州長眾庶罷  
民窮民之類皆得以羣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則夫得  
獲之灋尤不可廢蓋人民有常業而或至於亡逸者  
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乎有朝士  
之灋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則委於聽獄訟之朝告  
於議獄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  
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於旬則亦既久矣物不可反  
亦不可棄於是舉其大者入於公小者歸於庶民之

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若司市得貨賄六  
畜者三日而舉之與此經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  
得其求至速故三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  
遠亡不易得待之宜緩故必至於旬而後舉各當於  
義而已

**凡士之治有期曰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  
**國替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凡士之治謂士之各以獄訟職聽於外朝司寇聽之  
爲之斷其獄弊其訟者也遠近不一而所治之事皆  
有期日防稽緩而已國中一旬謂鄉士也郊二旬謂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遂士也野三旬謂縣士也都三月謂方士也邦國替  
謂訪士也期內聽者固所以防稽緩之失期外不聽  
者乃所以革煩擾之弊是亦聖人息獄訟之一端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  
**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小宰八成之灋聽稱責以傅別別卽判書也人執其  
一書其所子之數凡責債則合之以爲驗故爲之聽  
其治凡民同貨財者謂二人同運貨財以分利令以  
國灋行之則行之以門閭司市之灋犯令者刑罰則  
併舉其貨而罪止於犯令一人而已傅謂其人之有

卷五之二

地著而書之以附其事者也凡以己財屬於人而使  
之責者有地傳則追證爲不誣故爲之聽其辭此小  
宰八成之灋與夫門閭司市之灋而必屬之於朝士  
者謂其訟之至於外朝而未附於獄未麗於灋非羣  
士司刑之所議故朝士聽之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  
殺之無罪

專殺固聖人之所禁凡盜賊結集徒黨已成軍伍而  
害及鄉邑及家人者苟禁其殺則其勢將猖獗而不  
可禁殺之無罪去天下之害也仇讐之報雖曰私復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七

然已書於士則罪狀明白國灋所不貸苟禁其殺則  
亦有負罪逃匿而幸免者殺之無罪除天下之惡也  
捨是則殺人者死乃萬世至公之灋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凶荒札喪寇戎之故非小變也朝士爲之慮刑貶者  
先事而思患之謂慮慮刑則慮其刑之所當釋而可  
以濟一時之宜者慮貶則慮其財之所當損而可以  
紓一時之急者皆所以逆制其變故云爾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

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  
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  
贊王治

周人設司民之官以象司民之星與天府所言祭天  
之司民而獻民數者同義其所書生齒之數卽大司  
徒人民之數小司徒夫家之數鄉師鄉大夫夫家眾  
寡之數一也其職不列於地官而列於秋官者何也  
秋官以刑爲主歲以死生爲登下之數是使之敬吾  
刑以敬吾民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卽  
小司寇所謂及大比登民數是已然小司寇又云孟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六

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而此云大比詔司寇司寇及  
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者蓋小司寇於每歲  
之祀司民則獻每歲之常數此則於大比之歲以民  
數詔司寇然後小司寇又於三歲之祀司民而獻三  
歲之大數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則見其民數之爲不可忽此言貳之以贊王治而小  
司寇則言貳之以制國用者蓋財之豐耗出於民  
之繁簡係乎刑小司寇既敬刑以爲民生之本故冢  
宰資之以制國用若司民專掌萬民之數故泛言贊  
王制而已○又曰王之爲王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

商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五刑非聖人之得已也論其灋則墨輕於劓劓輕於宮宮輕於剕剕輕於殺至於殺則教之所不可存者借之以止殺而已然周官五刑各五百其屬為二千五百穆王之五刑則其屬三千又以五等而為其屬之輕重輕者屬多加墨劓之屬各千是已重者屬少如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是已周公之輕刑入重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九

穆王之重刑入輕所謂世重世輕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同義然惟灋惟察其審克之則以五刑詔刑罰之意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辨其罪之輕重之意是其刑雖以世為輕重而所以麗罪於刑者一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加以刑殺故有三刺之灋其罪亦有加於五刑為重出於五刑為輕則宥以寬之故又有三宥之灋至於其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之故又有三赦之灋兼掌此三者而獨以刺名官乃所以見先王之重於刑殺也此司刺之職所以掌此三者之目以贊司寇之聽獄訟所謂三刺者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小司寇所謂斷庶民獄訟之中者是已然小司寇言刺而兼及於宥此言三刺三宥而復及於三赦則先王謹刑之意尤詳焉何謂三宥一曰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不識若以甲為乙而殺之者也二曰過失若斫伐他物而誤傷於人者也三曰遺忘若遺忘灋禁之所加而偶有所犯者也何謂三赦一曰幼弱則幼而又弱所謂七年曰悼是也二曰老耄則老而又耄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也三曰蠢愚則蠢而又愚所謂下愚不移者是也以此三灋者贊司寇聽獄訟則贊之以赦宥刑殺之未定者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然後小司寇以三刺斷之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以三刺三宥三赦贊之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因灋以議罪因罪以施刑上下相承所謂

中者如此至此而言然後刑殺則先王不得已之意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  
賈之約次之

司約之約劑自邦國以至萬民皆用焉然萬民謂之  
小約劑邦國謂之大約劑此言治神以至治摯凡六  
者則大約劑也而六者之中又有輕重存焉蓋宗廟  
有位山川有域有社稷之禮有五祀之次所以事神  
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  
命之者以爲約若魯用郊禘是也分鄉以寓軍制邑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以授農以旌節而辨遷徙以華遠逃爲顯戮所以容  
民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當有而分以授之則書  
其所以分之者以爲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  
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自百里至五百  
里以爲諸侯之等自食者半至食者四之一以爲分  
土之灋所以列地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有而使  
取之則書其所以取之者以爲約若取於相土之東  
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自王功以至事勞治力皆賦  
功之輕重以爲賞銘於大常祭於大丞則所以著其  
功者不待約矣至於功之大而報之異則書其所以

異者以爲約若號仲號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也  
大路少帛精棊旃旌密須之鼓闕鞶之甲則所以受  
彝器者不待約矣至於非所當用而頒之則書其所  
以頒者以爲約若魯得用四代之器是也玉帛禽鳥  
之物榛栗棗脩之物以至工商庶人亦皆有名則所  
以爲摯者不待約矣至於禮之可以合驗者異焉則  
書其所以爲異者以爲約若公孫黑使疆委禽之屬  
是也是六者皆邦國之大信王業由之建焉後世子  
孫守其約而不可渝則治之宜不可緩即大以推小  
則萬民之約劑亦可知矣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  
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  
者殺

大約劑者邦國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所以幽托  
於神也小約劑者萬民之約也書于彤器之有丹圖  
者所以明著於人也若有訟者則辟戶而出其藏之  
約辟藏而云珥珥讀爲珥即小祝珥兵裁之祭以約  
劑有訟乃兵裁之漸重之也不信者服墨刑謂其墨  
而不明也大亂謂僭約之邦六官辟藏明罪大也不  
信而至於殺則約劑之重也如此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敵血以詔明神者盟也載者盟之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般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以灋行之謂之盟載之灋盟而加以以約又謂之盟約之載其來尙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芴芴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則盟約之事固已見於堯舜之世左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氏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是盟約之書復見於成王之時穀梁子以爲盟詛不及三王非也於是司盟之職有所謂邦國之盟約有所謂萬民之盟約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邦國之盟約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萬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此萬民之盟約也凡此二者若有獄訟皆使之盟詛所謂盟者托神以結其信而使之知所敬所謂詛者托神以禍其不信而使之知所畏皆所以善人心而已凡盟詛

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其酒脯此雖禮文之末而皆至信之所由寓後世慢神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俗此君子屢盟詩人以爲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故春秋一書有書求盟有書同盟有書蒞盟然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其與先王之盟約異矣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楛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古者名山大澤遠不以封近不以盼於是爲厲禁於金玉錫石之地而卅人掌之爲戒令於金玉錫石丹青之物而職金掌之所謂金錫者卽禹貢惟金三品之類所謂玉石者卽禹貢璆琳琅玕之類所謂丹青者卽禹貢砮丹丹銀之類然民之所利者廣而上之所征者薄則必爲之戒令焉於是職金掌其戒令而受其入征者受卅人之所入而已辨其物之嫩惡則或貴或賤爲不等辨其物之數量則或多或少爲可稽然後書楛而璽封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則以備攻金之工築治臯桌段桃之用也入其玉石丹



青於受藏之府則以備玉府金玉及夏貨賄之藏也  
入其要則又以其數量錄其要簿而入於大府也掌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即橐人所謂受財於職  
金以齋其工者是也職金雖列於秋官而大府玉  
府則天官之屬攻金之工則冬官之屬以至司兵則  
夏官之屬非人則地官之屬五官之職無非聯事而  
通治是知金玉錫石丹青之爲用不一而其戒令詳  
矣

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  
用金石則掌其令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五

金版即掌次之皇邸先儒以爲後版屏風以金飾之  
職金之所共也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其  
爲器械而已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  
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凡有爵  
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

非其所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於人者謂  
之賊先王之除盜賊除民害也故掌囚專守盜賊以  
待刑殺罪至於殺則棄人之刑也以殺爲不足司厲  
又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於司兵以備公家之用又

奴其父母妻子其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人橐  
人則以充公家之役此所謂無餘刑者而亦有不盡  
刑者有爵者從坐非尊貴也七十者從坐非敬老也  
未亂者從坐非慈幼也然則先王之於天下固有殺  
未足以懲惡亦有不刑可以勸善此之謂矣

大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  
珥沈辜用駝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司寇奉犬牲而其屬大人則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  
則共之於充人而入之於司寇也牲則謂其色之純  
者駝則謂其色之雜者伏則祖道之祭廛則地示之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五

祭一者用牲禮之重也幾祈也珥弭也沈以祭川辜  
以磔門四者用牲正也無則以駝代之亦可也凡相  
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則田犬養犬之類不特祭  
祀之牲而已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  
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  
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  
不齒

大司寇言罷民者二其一則民之有罪過未麗於灋  
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其二則

民之害人者雖麗於灋而未可加以刑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施職事則司圜所謂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者以明刑恥之則司圜所謂弗使冠飾而加明刑者然大司寇不言任舍而司圜則有一年二年三年之辨又有或般或不齒之辨皆所以推行大司寇之灋者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五刑天下之正刑也其輕則有罰焉又其輕則寘之圜土焉圜土而言聚教則非所以為刑罰也司刑之曰墨曰劓曰宮曰剕曰殺則凡言刑者虧其體者也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此特恥之以明刑而已職金掌受土之金罰貨罰則

凡言罰者虧其財者也此則罰之以職事而已是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罰之正乃所以止刑罰者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拑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拑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凡囚皆囚而守之而掌囚獨先言守盜賊者以盜賊為重故也木其手曰拑木其項曰桎木其足曰梏三木皆具者重囚也次者桎梏輕者桎而已王之同族

奉親也有爵者桎貴也待弊罪而拘之至於斷罪而後已焉及刑則告於王鄭氏所謂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已奉而適朝以王之有所赦宥焉赦之宥之王之仁也若不私其灋而至於刑殺則庶姓及無爵者士加明梏以適市其同姓及有爵則奉而適甸師氏刑於隱也亦親與貴之辨耳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賊害人者謀反間者已得則言斬殺未得則言搏捕之議其罪而後刑殺也雖同謂之賊謀而罪有輕重故斬所以分其體殺特使之死而已殺其親者賊仁莫甚焉焚之則其體不存殺王之親者賊義孰甚焉辜之則其體不全甚其罪所以懲天下之大惡也凡殺人者及刑盜於市與夫罪之麗於灋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即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之意也王之同族及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者即掌囚之所奉者而行刑殺故也軍旅田役之斬殺刑戮雖各有所屬而亦司

之於掌戮者惟天吏得以殺之惟王官得以掌之先王之謹於用刑故也

墨者使守門則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囿冕者使守積

五刑殺為重而四則有生道焉刑餘之人苟失其所是雖不殺乃所以殺之也於是處之以事係之於公雖棄其身而不棄其能雖不全其體而未嘗不全其養墨者黥其面無害於守禦故使之守朝之門則者截其鼻亦無害於守禦故使之守王畿之闕宮則絕人道若寺人之類故使之守內則則斷其足正可以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王

牧禽獸故使之守囿惟王族無官刑不翦其類髡之而罰於至隱之地故使之守積言守則其志專且精也言使則使之有道故也記禮者謂公家不畜刑人非也特不可近之而已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中國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五隸之灋所謂罪隸則中國之罪民而役於其隸者蠻夷閩貉之隸則以其賓服王國入而為隸者其隸各以百二十人為制而其歲不足則不可以制定辨

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掌其政令則搏盜賊役辱事之屬此皆所謂灋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王宮即王朝之宮野舍即合諸侯於國門外之舍至尊所御皆有厲禁如後世閩人之灋守之以四翟之隸宜也嘗觀閩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中門之禁如此則王宮野舍之厲禁尤不可緩然夫人皆可守也何取乎四翟之隸四翟不足恃也何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王

鄭氏謂其服為布與旃非奇服歟謂其兵為劍與弓非賊器歟若夫狼子野心非我族類之人非怪民歟是不然經言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為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而東南先服王化遂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業之始故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夸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以薦宗廟之樂乃此四翟之隸而列於宿衛之次皆此意也其在王宮之宿衛則宮正掌之其在野舍之宿衛則師氏掌之初何嫌乎

哉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  
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  
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  
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至

五隸皆隸也蠻夷閩貉之隸則實服之民罪隸則沒  
入為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罪隸則任使令牽  
傍之冗事四翟之隸則養之而已雖蠻隸掌役校人養  
養馬之類閩人掌役畜養鳥之類夷隸掌役牧人養  
牛馬之類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之  
所習而使之養之也然司隸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  
野舍之厲禁是止於四翟之隸也今罪隸亦言王宮  
與厲禁之守而閩隸反不言王宮與厲禁之守互文  
以見則其有守可知矣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

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於罪知  
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詰之有不容已者  
於是正月之吉大司寇布刑之時布憲為之憲其刑  
禁執旌節則使其道路之無所壅宣布於四方則欲  
其四達於天下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  
四海者蓋當時六服承德四夷咸賓刑禁所施無此  
疆爾界之異凡聲教所暨即在所憲則其播告不匿  
者遠邇同而上下察也其言詰者是豈區區布令陳  
辭而已哉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至

凡邦之大事合眾庶則以刑禁號令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以合眾庶而言則主乎戎事  
也凡軍旅田獵天子親蒞其事皆合眾庶之大者眾  
庶所集刑禁為先惟以天子之號令行之則人知刑  
禁之為不可犯大宰於大事戒百官則以王命行其  
戒布憲於大事合眾庶則以號令行其刑禁雖小大  
異用而所以聳動乎人心則一而已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  
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殺戮者上之人所以懲惡也非下之人所得而自

擅者也上所以懲惡故掌戮者司之下不得以自擅故禁殺戮者司之掌司斬殺戮謂不應斬殺戮而擅爲之者應告其傷乃隱之而不告者應治其獄乃攘之而不治者應聽其訟乃過之而不聽者察此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之則奸凶不得以侵善良勢力不得以抑窮弱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刑教中則民不誑教官之事也刑官則禁之而已亂謂逆理而害治者暴謂恃強而虐物者力正謂脅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眾從已以邪爲正者以至矯曲誣罔以欺眾造作無根之言語以惑眾者此禁暴氏之所糾以告於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皆有是五者之罪而害於風教之大者禁之誅之宜矣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前五者之禁爲庶民設也此於聚眾庶則人情雜運其暴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徇奚謂女奴之爲奚

者隸謂男奴之爲隸者既以罪役則其暴爲有素故必司牧其出入牧養也出入之際無不得所養或有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攬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殺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節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詩曰於時廬旅又曰於幽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公劉之所以基王業者在是故遺人之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蓋古者吉行五十里故賓客宿於五十里之候館師行三十里故軍旅宿於三十里之路室所謂十里有廬則野道之小室所以待行旅也野廬氏以廬名官則小者舉而大者可推矣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即遂人所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者是已此言四畿之道至此復言比國郊及野之道路自廬以至路室候館皆有宿息井樹之所野廬氏則巡而比之也若

有賓客至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榛之有相翔者誅之  
蓋先王之時凡天下之塗地皆有人以爲之守賓客  
至則令聚而擊柝以待暴客也期翔觀伺之人則  
誅之所以禦奸寇也昔子產稱晉文公之爲盟主也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塙館宮室諸侯賓至  
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  
以霸諸侯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道弗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  
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諸侯之事得失  
如此則王政可推也蓋賓客之至上以承王命下以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修職貢苟道路不戒而民有覬心則國政不行爲害  
實大此掌誨令之於野廬氏而野廬氏則令之於守  
塗地之人所以安賓客者至矣凡道路之舟車擊互  
謂隘迫而相擊觸相差互者則序其先後貴賤老少  
往來而通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謂辟  
止行人而使之敬王命若三公有邦事則鄉士爲之  
辟六卿有邦事則遂士爲之辟大夫有邦事則縣士  
爲之辟此則止於有節者及凡有爵者而已以其在  
國野之道故也禁野之不由道而橫行者與夫不由  
梁而徑踰者國有大事則比修除道路之怠慢者掌

凡道禁則若修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  
國中者是已然修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也野廬氏  
所禁者在野之道也若邦之大師則其事爲甚重不  
特令掃道路而已凡行止不時者不物者則必有姦  
人內賊及反間以刺探邦事故不特幾之又從而禁  
之

蜡氏掌除𧣾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  
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  
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  
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𧣾禁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骨枯曰骼肉腐曰𧣾人獸皆同除而埋之不令暴露  
道涂仁政之所先者也故曰掌除𧣾凡國之大祭祀  
則齋戒以盡其禮大師大賓客則嚴肅以敬其事令  
州里郊野除不蠲禁刑者與夫任人及凶服者則不  
止𧣾而已若有死於道路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  
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待其識  
而取之也掌凡邦之𧣾禁則仁民愛物之心著矣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  
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掌溝瀆澮池之禁而名官以雍氏者禁其凡害於國

稼者而已蓋溝瀆滄池之利行者不可以擅塞止者不可以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皆足以害國稼此所以有雍氏之禁然溝瀆之利無時或廢而田鼠田獸之害有時而或息故春令爲阱獲去其害國稼者而後通溝瀆之利秋不言塞溝瀆專言塞阱杜獲凡以遂物之性而已若夫卽獸之所居而爲苑以取之卽魚之所聚而沈藥以毒之雖足以得魚獸而其不仁甚矣故從而禁之

###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萍浮於水而不溺於水此萍氏所以掌水禁也蓋水

###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雖利於涉而亦害於游狎而玩之蹈而死者多矣惟酒亦然古人豢豕以爲酒非以爲禍也酒之流則禍生焉幾酒則微察其不節者謹酒則謹制其無度者又爲之禁川游者則知溺水酣酒之禍一而已矣

###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此謂施於國中者日出而作羣動皆起日入而息羣動皆止掌夜時以星分夜亦人事作息之節而於國中則尤所當急也蓋國中則有啟閉之候國事則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以星見爲夜星沒爲晝朝夕啟

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嚴夜禁之瀆則有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或夜游不止皆奸僞之所集故皆禁之

###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

掌明水明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所謂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於地精成于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于日故也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者日陽之精月陰之精也離爲日爲火爲電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

###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鑿可以召陰而爲水所以謂之明水明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明齋用明水以滌柔盛也明燭用明火以照俎豆也明水則以配玄酒也夫陰陽之氣降而在物者無所不備而致其潔之至者明水火而已故以司烜共之

###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

司烜之職以火爲義故因命之以掌火事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燭大燭也設於門外庭燎則設於

門內之庭中天子百之諸侯有等差焉中春以木鐸  
修火禁於國中事而已宮正則春秋以木鐸  
修火禁乃宮中之事宮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爲內  
外之辨軍旅修火禁則大眾所集在所警戒雖非時  
亦禁之也

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屋誅王氏謂舉家受誅忍哉戰國參夷之誅止及親  
屬而不及臣妾孰謂先王而行此不仁之政蓋謂王  
族及有爵者不加明刑而罄於甸師氏謂甸師誅之  
於屋非刑於市者然先王貴貴親親之義雖不明其  
刑而未嘗不明其竈竈謂墮埋之地揭其罪於竈上  
而屬於司烜氏以明爲義故耳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堯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  
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狼之爲物貪狼而弗率凡世之弗率於教化者如狼  
之貪狼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而有條故曰  
條狼氏蓋王與諸侯之出入在道路宜致其肅鞭所  
以指麾左右執鞭以趨則使人之知所畏趨而後辟  
則辟止行者使人之知所避與朝士所謂帥其屬而  
以鞭呼趨且辟者同義然朝士所主者外朝之事此

所主者王與諸侯出入道路之事所主不同而已王  
出入則八人夾道自公而下皆降殺以兩故公六人  
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固尊卑之辨然諸侯得與王  
同用條狼氏以辟止行者即孟子所謂君子平其政  
行辟人者也條狼之義如此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輶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太史曰  
殺誓小史曰墨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罕

士師之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所以有軍旅之  
誓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與上經之執鞭以趨辟者  
不同上經執鞭以趨辟者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  
前且命之者重軍事也蓋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  
是乎在則其聽誓于陣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旨  
車莫先于僕右謂其右于戎車者皆勇力之士或不  
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此晉合諸侯而揚于亂行於曲  
梁魏絳爲之戮其僕正爲是也故誓僕右曰殺然車  
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無所用  
其力此晉使張骼輔躒救鄭近楚師其馭不告而馳  
之幾以不免是馭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輶以至大  
夫大師大史小史皆有誓且史掌禮師掌樂初何關



乎軍旅記謂刑不上大夫則大夫何與乎軍旅之瀆  
王氏新傳于此數者皆以爲誓其屬然經無誓屬之  
明文鄭氏謂出軍及祭祀之時出軍之誓僕右及馭  
與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則祭祀之誓曾不知  
皆誓之於軍旅者也今考大師職曰大師執同律以  
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旅有取于大師之職也大史  
職曰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旅有取于大史  
之職也小史職曰大軍旅佐大史是軍旅有取于小  
史之職也然師史右馭數職亦以大夫爲之按戎僕  
中大夫戎右亦中大夫大師下大夫大史亦下大夫

周禮總義

卷五之二

秋官

望

六誓之中惟小史爲中士其五者皆以職名而其大  
夫獨以官名則知非右馭師史之爲大夫者是必大  
夫之銜命以官不以職者也何以知之以經文敢不  
關而知之蓋大夫受命出疆事得專行不必關白於  
君若御命於軍中則非出疆之比關白而後往則無  
專輒敗事之慮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  
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以其用漙次序  
而論則墨輕于鞭三百鞭三百輕于鞭五百鞭五百  
亦輕于殺所謂殺者置之于死而已若輟則以車裂  
之不止于殺焉所以爲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

乎馭馭不職則敗國事此其罪之所以爲最重僕掌  
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  
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之所以爲亦重至于大夫  
銜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大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  
罪又次之小史官卑而聽不專其失職之罪又次之  
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  
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  
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其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  
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周禮總義

卷五之二

秋官

望

里門謂之間以二十五家之間同門而入所以扞制  
內外先王設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之曰修閭氏其職  
則比國中之事而已比謂檢柅夜士之守宿者互謂  
行馬以斷夜行者櫜謂擊柝以守其閭者國粥謂行  
粥于國中之市者修閭氏於此從而比之或有盜賊  
之追胥則又比其所獲之多寡而爲之賞罰以至不  
由梁而徑踰者以兵革趨行于道者與馳騁于國中  
者皆非國中之所宜有若是者或至於容姦故皆禁  
之若邦有故則又以防非常令民各守其閭而互之  
惟執節者不幾則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

之禁其嚴如此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瘡之以毒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寔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

此四者之物皆足以害人然有形可求則先王以力

勝之故設弧張靈鼓以待之而猛獸無所逞其威用

攻說毒草以治之而毒蠱無所肆其毒以至攻蟄獸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罍

則火其所食之物以誘其出攻猛鳥則各以其物為媒以誘其下此所以去其物之害人者也或獻其珍

異皮革羽翮之類則又有國之利存焉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

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

攻木者掌其政令

除木曰柞故設官謂之柞氏然木生於山而曰及林

麓者林則積木者也麓則山之足也夏日至令刊陽

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輪人之職曰

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

疏理而柔稹理而堅則如楸栝之類疏理而柔則如

榆柳之類夏至日而刊陽木又從而火之則木之稹

理而堅者不勝其陽且死而不肄矣冬日至而剝陰

木又從而水之則木之疏理而柔者不勝其陰且死

而不肄矣若欲其化者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

謂火陽木於夏至秋則復以水漬之水陰木於冬至

春則復以火焚之使其葉蕩於陰陽相沴之氣則木

可化為土而地利和美斯可以為稼穡之利然山虞

言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與此異者蓋山虞為制

器取材者設柞氏為般木以治田者設也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罍

雜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般

草之政令

剪草曰雜故設官謂之雜氏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

芟夷而蘊崇之是已此殺草之灋也春始生而萌之

者謂春陽之盛而生氣始達則不可使之不生故萌

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陽極而陰始生生氣

鬱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繩孕也則夷而又孕

於是乎可芟冬日至而耜之則用耒金以深殄之若

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

又從而加之以水則其制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  
爲土矣此賈氏謂雜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  
之事後年乃可種不特治田而已凡殺草之政令皆  
然

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  
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蠱之事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  
其狸蟲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聖

蝮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

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  
殺其神則以牡棹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  
之

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者也故以力勝  
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者也故以智勝  
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殆類不憚煩者

蓋萬乘所至或在宮闈或在苑圃或齊宿於郊廟之  
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物不去則護衛至尊爲有  
闕此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隱伏之物今觀翦氏  
以莽草薰器用之蠹赤友氏以蜃炭而灑牆屋之毒  
蝮氏以牡鞠之灰與其煙以去鼃鼃之聒固可信也  
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棹午貫  
象齒以殺其神若族氏書歲日月辰之號以覆天鳥  
之巢庭氏又以大陰救月之弓與救日之枉矢以射  
其神果何取耶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  
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  
瀆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聖

周禮總義秋官卷五之二 終

秋官銜枚氏卷五之三

銜枚氏掌司爵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鬪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詬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鬪聲之微而眾者祭祀禁無鬪而已若軍旅田役則人情雜遘非灑之所能禁直使之銜枚枚以竹爲之而銜於口所以止言語尙肅也至於聲大而急曰詬聲高而緩曰呼聲怨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鳴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曰哭若是者皆非國中之所宜有故皆禁之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杖所以策也咸所以盛杖也必掌之以伊耆氏者蓋古者伊耆氏始爲蜡祭以息老物而杖則老者倚之以爲息此先王設官之意大祭祀尙敬也雖老者亦弗杖故爲之共其杖咸軍旅之事尙威也馭眾必以杖故爲之授有爵者杖若夫共王之齒杖則八十杖於朝惟君賜然後用之伊耆氏共之正其職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昔者成周之時待六服之諸侯則謂之大賓待諸侯

之孤卿則謂之大客協其賓客之禮儀而往來乎諸侯之邦者行人也此大行人之職所以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而叔齊乃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晉趙簡子有及於周旋揖遜之說而太叔亦曰儀也非禮也此禮與儀之辨然亦有不可以差殊觀者大宗伯所謂九儀之命則四命受器以下固諸臣之儀五命賜則以上則諸侯亦未嘗不謂之儀也小行人所謂九儀賓客之禮則朝覲宗遇會同固所以爲君之禮存類省聘問則諸臣亦未嘗不謂之禮也然而大行人之職必於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大賓謂之禮大客謂之儀者特以尊卑言之若夫禮儀行於交際之間而誠意孚於禮文之表則先王之所以親諸侯者一而已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禮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固所以詳其實禮之名而大行人所謂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者又所以詳其命

諸侯之實所謂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若王制言諸侯之朝而曰考禮正刑是已然事之作於先者功必成於後又於秋覲而比之所以察其禮刑之成二者見於春秋之時故因春朝秋覲之禮而行之也所謂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若舜典言羣后之朝而曰敷奏以言是已然謨之見於外者慮必定於內又於冬遇而協之所以核其敷奏之實二者見於冬夏之時故因夏宗冬遇之禮而行之也所謂時會者諸侯不奉王命而王將有征討之事於是會諸侯於國門之外而命以大司馬九伐之灋自青之伐之至杜

周禮總義卷五之主秋官

三

之滅之是謂發四方之禁以其時之不常有所以名時會之禮也所謂殷同者天子於十有二歲或未巡狩於是諸侯眾見天子天子亦會之於國門之外而命以大司馬九灋之事自正之等之以至安之和之者是謂施天下之政以其國爲甚眾所以名殷同之禮也然而宗遇會同之禮亦或總以朝覲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又謂冬遇依秋此比功協慮皆所以攷其終故曲禮特言朝覲而經亦多以

朝覲爲主至於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覲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覲此朝覲宗遇會同之名雖異而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

或謂大行人之言聘頰卽下經徧存徧省徧頰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者然大宗伯以此二者謂賓禮而此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其義則鄭氏所釋是已然鄭氏又曰時聘使大夫殷頰使卿頰而使卿禮也聘而使大夫得乎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段

周禮總義卷五之主秋官

四

印往伯有曰弱不可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詰其無貳也游吉以爲先王之制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援段印之事謂段印實往少卿也王吏不討疆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王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春秋之時天子猶使宰若公聘諸侯而諸侯乃使大夫聘於天子大失尊君之義要之諸侯之孤若卿爲大客是大國則以孤行聘頰之禮次國小國則以卿行之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

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同聘類八者而已如禴禮之哀圍敗反見於凶禮賑膳之親兄弟慶賀之親異姓反見於嘉禮蓋行人以親諸侯為主凡嘉禮凶禮皆親諸侯之意不以賓禮為拘也若夫問歲一問之禮又大宗伯五禮所不載特見於此經撫邦國諸侯之後其義則鄭氏所釋者是已以至歸賑賀慶雖本乎大宗伯之賓禮然大宗伯以賑膳賀慶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則一槩以為諸侯者蓋大宗伯言其定制而大行人言其通制者也若夫致禴以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五

補諸侯之裁則又通言凶禮之五者大宗伯之凶禮雖有曰喪曰荒曰弔曰禴曰恤之別而五者皆以哀為文則事雖異而意則同鄭氏徒見夫禴禮哀圍敗弔禮哀禍裁遂總而言之以致禴為凶禮之弔禮禴禮其實則五者之禮皆所以補諸侯之裁也大宗伯之言凶禮亦可以類推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同邦國之禮而諸侯謂之命諸臣謂之爵者何也大宗伯言王命諸侯則儉小宗伯言賜卿大夫士

爵則儉謂命者以策而命爵則賜之而已此所以為諸侯諸臣之辨然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與此經若不合且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凡三等而曰五儀者以公侯伯子男別之所以止謂之儀此則亦以儀而辨諸侯之命也諸臣之爵孤卿大夫士凡四等而曰五等之命者以士之中有不命之士此之所主者爵所以止於四等也爵命不同如此而曰同邦國之禮者非謂舉其倍蓰不同者而同之也命同於上公則皆以九為節命同於侯伯則皆以七為節命同於子男則皆以五為節以至爵同於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六

孤則皆以四為節爵同於卿大夫而有小國次國小國之異命則亦各眡其命之數而為之節以此待其賓客則大行人之所掌有定籍而其爵命之上下隆殺各當其禮而舉不敢踰其分其為同也至矣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禋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此經繼九儀而言即所謂辨諸侯之命者周制三公

一命衰謂三公八命加一命而服龍衰則為上公周

公召公之分陝以之其餘則一王之後稱公建微子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秋官

為上公是也按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此大行人所以辨上

公九命之禮桓圭所執以為瑞者也纁藉所以藉

王者也冕服所服所戴以章身者也常者在天子為

日月之大常此止名以常即所建交龍之旒而通稱

為常也樊與纓皆飾馬之物以屬飾之者也貳車後

乘之車也介則相禮者也禮謂饗餼之大禮也凡此

其節皆以九其朝見之位分為賓主其間相去九十

步而立於車轂之末謂之朝於是王行四十五步以

迎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王王於是使大宗伯為上

擯以至承擯末擯凡五人擯而見之朝畢則有廟享

之禮王受其享享畢將幣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公再拜送之其享必以三三享之禮既成乃以求

神之裸禮禮之王酌鬱齊以裸賓后亞焉是謂再裸

再裸之后賓有酢禮以象尸酢王與后之義以至饗

禮九獻則以飲為主食禮九舉則以食為主出入有

禾米芻薪之費故五積問以問其無恙勞以勞其勞

苦故三問三勞已上皆上公之禮諸侯降殺于公則

以七為節其所以異于諸公者執信圭七寸立當前

疾擯者四人王禮壹裸而酢而已其他則與諸伯之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秋官

執躬圭者皆殺于上公之禮也諸子降殺于侯伯則

以五為節其所以異於侯伯者執穀璧五寸立當車

衡擯者三人王禮壹裸不酢而已其他則與諸男之

執蒲璧者皆殺於侯伯之禮也此亦典命所謂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之節 或援先儒之說曰自上公之

禮至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非朝禮也朝禮服皮弁而

此云冕服朝禮偏駕不入王門如同姓金路以下皆

舍於館乘墨車龍旒旒以朝而此云樊纓朝禮天子

不下堂見諸侯而此云賓主之間有立位之差果朝

禮乎是不然皮弁日眠朝而已玉藻曰裨冕以朝註

請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知此則知命圭  
五等以至縹藉冕服之三等皆朝禮也偏駕不入王  
門王門之外而已庭燎之詩曰君子至止鷩聲將將  
註謂君子諸侯將將鷩聲乃樊纓之制知此則知  
建常樊纓以至二車之類凡三等皆朝禮也不下堂  
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說爾經之齊僕曰朝覲宗遇饗  
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註謂  
迎賓及送相去遠近之數知此則知朝位賓主之間  
步立之儀皆朝禮也上公之禮其位相去九十步侯  
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後鄭雖不得其說止曰賓下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九

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爲在廟乃有  
此迎賓之灋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  
賓之灋矣朝禮既訖然後於祖廟行受享之禮故將  
幣三享以至王禮之裸諸侯之酢又至於饗禮食禮  
皆廟中之禮此廟禮與朝禮其別如此豈可強爲之  
說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  
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眠  
小國之君

經言執皮帛者三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

也典命言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  
言公之孤以皮帛眠小國之君此言大國之孤則爲  
上公之孤執皮帛而上同乎天子之孤者天子六命  
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以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  
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以以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  
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執  
皮帛以繼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所謂繼  
小國之君者孤以君命來聘則其位在子男之後子  
男朝禮既畢則繼其後而進出入之積問勞之禮視  
子男而降殺其朝位當車前則其進而近君也愈慙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十

而速其傳辭則不使介交於王之擯行聘享於廟之  
時亦不用相禮之人王禮之用酒而已此其所以降  
殺於子男者若其他如貳車以至饗食之禮皆與子  
男同故曰眠昭二十二年叔孫婍曰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固周制也此所謂眠小國之君者也眠之爲  
言輕重不同而皆做其禮則不純乎小國之君明矣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  
如之

凡諸侯之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下  
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與左氏所載臧宣叔之言大略相似皆以次國之諸臣而降大國一等小國之諸臣而降大國二等也此言諸侯之卿大夫士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本國之君卿大夫士而以次降二等爾蓋有上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其命數為不同王朝禮之如介與朝位賓主之步各降二等則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正與聘義所謂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之說同然大國之孤眡小國之君則子男以五為節凡為禮皆五今上公之孤眡子男五介而其卿乃七介則是大國之孤降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上

於其國之卿矣此殆有深意存焉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則同小國之君皆以五介而受贄於朝卿不得受贄於朝但以執羔七介受事於廟而已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者亦如卿之禮而殺其數其他如大夫執鴈士執雉則其命數固自不同也如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雖春秋之世不廢命數其禮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內外小大之辨也職方氏言九服之邦國而行人止言六服者蓋自侯服以至要服即職方氏蠻服以上雖有遠近皆十二歲天子巡守所至故待之以中國之禮惟夷鎮二服不見于大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則此夷鎮二服實在九州之內蓋先王以其荒遠非巡守所至故不列于六服鄭氏徒見此二服不列于六服遂一槩以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上

為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經止言蕃服而鄭氏乃加之以夷鎮二服非矣又見要服以上每服各五百里六服凡三千里相距六千里兼王畿千里遂謂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尤不知禹迹之實數也蓋禹貢九州之內列為五服方五千里至周則於九州之內為王畿為夷鎮以上之八服亦方五千里而蕃國一服在九州之外然則成周言九服與禹貢言五服何以皆言方五百里曰禹之五服則各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通計其兩面之數何謂各計其一面之數禹之甸服千

里而止言五百里一面之數也何謂通計兩面之數周之王畿不言五百里而言千里兩面之數也蓋禹貢五服王之甸服千里在內自甸服至荒服各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兩面則爲五千里至於職方氏所載則王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鎮服每服五百里計其一面各二百五十里九服並王畿一面則爲二千五百里兩面亦爲五千里是爲九州由此觀之周之邦畿卽禹貢之甸服也周之侯服甸服卽禹貢之侯服也周之男服采服卽禹貢之綏服也周之衛服蠻服卽禹貢之要服也周之夷服鎮服卽禹貢之荒服也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不然則職方氏所載九州之山川澤浸其名不出禹貢九州之域雖時有損益而皆不改乎禹貢九州之舊孰謂其廣地於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於六服者以其爲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守之地然在九州之內則其待之也實與要服同其禮惟此六服朝畢十二年王乃巡守則是王巡守之禮止及於六服故也若夫侯服歲一見則每歲而見甸服二歲一見則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男服三歲一見則在於

三年六年九年采服四歲一見則在於四年八年衛服五歲一見則在於五年十年要服六歲一見則在於六年而夷鎮二服亦然若十二年則皆從王巡守鄭氏謂朝之歲四方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此其說可信至於貢祀物以至貢貨物其名與大宰之九貢同而其實則非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歲貢之常也小行人之春入貢是已大行人之所謂六貢則因朝而貢者行人有大小而其貢有同異各分其職而已矣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經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而鄭氏乃以夷服鎮服併列於九州之外非經之明文也且彌成五服至於五千乃舜之十二州禹治水成功別爲九州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則亦九州內之五服在周則夷服鎮服以上是已若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周之所謂蕃服者當時雖不言所貢之遠物而其言五長則有職必有貢故也至周人始詳其制天子巡守止於六服而夷鎮二服在九州之內則其朝貢繼於要服之後九州之外之蕃國雖列於九服之末然世一見則不責以中國之禮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不強以中

國之物如武王克殷而西旅貢絜肅慎氏貢其楛矢以其所貴寶爲摯也故明堂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四夷皆在四門之外以成王之嗣位也世壹見明矣併列夷鎮二服豈所以待九州之諸侯耶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撫諸侯而言邦國諸侯者非獨厚其君也凡先王所以建君公后辟上以蕃王室下以輯百姓而已使其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五

於百姓而不能推其德意於王室而不能守其政刑雖曰撫之非所以撫之也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典禮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然不徒舉是禮而已始焉存之省之類之終焉瑞節度量不差其制數器灋則不失其守使其一德以尊天子則其爲撫諸侯也大矣存類省鄭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問是也歲徧存則問

而存之三歲徧類則問而視之五歲徧省則巡而察之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則通五方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也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音之和皆瞽史之職也至十有一歲然後爲之察諸侯之政刑瑞節見於小行人之官從而達之牢禮見於掌客之官從而成之灋則正於匡人之官從而修之度量數器一於合方氏之官從而同之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又至於十有二歲天子於是行巡守之禮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天子謂之巡守則巡所守也諸侯謂之述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六

職則述所職也雖有省耕省斂之政而亦不無流連荒亡之戒以至加地進律與夫削地紕爵之類皆以次而舉此乃所謂無非事者若王不巡守則行殷國之禮會諸侯於國門之外亦如巡守之事此皆所以撫邦國之諸侯者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實而見之

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如冕服旗旂貳車之類協其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實謂以賓禮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諸侯爲天子服斬衰其喪禮皆有濃故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四方之大事鄭氏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摯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其說誠當文二年秦伯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客曰不腆幣器不足辭也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此用幣以告用兵之證諸侯相告如此而況告於天子者乎然小行人之官乃以此待小客蓋小客不交摯受其幣而聽其辭宜也此言大事則非小客不交摯可比鄭氏乃引聘禮曰若有言則束帛如享所謂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七

有言者蓋因聘而有所請於王言則天子聽之束帛則天子受之非大行人所得而與若援此以證必如享禮則緩不及事失先王之意夫兵寇而有請若解倒懸然豈可以常禮拘大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爲諸侯之告急者設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二年一大聘是以諸侯自相聘爲文此則經所謂諸侯之邦交者也其言比年一小聘則合於經之歲相問其言二年一大聘則異於經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

禮也初無年歲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

也服氏以爲殷中也蓋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

至此殆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爲大聘即非

所謂三年也當以此爲正若夫世相朝者蓋諸侯即

位講好結信謀事補缺則有相朝之禮惟繼世者行

之成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襄三年公如晉始朝也

此雖以小朝大猶足以見諸侯世相見之義若王制

所謂五年一朝者雖以諸侯朝天子爲文鄭氏釋之

則曰晉文霸時所制蓋得於春秋昭三年傳鄭子太

叔之說是知晉文五年一朝之制已不知有天子之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七

禮如叔向所言問朝以講禮謂相朝於問一歲之近則後世之繼霸者又欲求加於晉文始霸之制當時諸侯亦甘心以天子之禮事之鄭子太叔既以爲五歲一朝左氏之傳春秋亦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以此爲古制宜其習見霸者之僭禮而不知大行人所掌邦交之禮諸侯亦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成周典禮至是不復存焉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成周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名位有上下之等儀文有隆殺之節小行人皆記之以籍此所以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蓋其籍有在王官者有在諸侯者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諸侯自爲籍如此則掌之王官者爲可知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蓋以王官所掌之籍而合諸侯所記之籍故曰協大行人以此待大賓大客小行人以此待四方使者職之相承如此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小行人掌禮籍以待四方使者蓋以別於大行人之親諸侯也然自春入貢以下則皆待諸侯之事令云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九

者以天子之命令之也令諸侯春入貢乃每歲之常貢卽太宰之九貢是已必使春入之者以邦國所貢出稅於民經冬至春乃可貢於王故必因大行人所謂春朝圖事而入之圖事於春必獻功於秋大行人又於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所謂令者如此當是時也諸侯述職親執壤奠王者重其事則爲之親受其禮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是以邦國所記之籍協王官所掌之籍而待之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既勞館將幣爲承而

擯

凡諸侯入王謂入而朝王逆勞於畿使小行人往小

行人之明文也惟郊勞無所見賈氏謂王使勞賓於

郊者爲大行人雖經無明文可以類推覲禮賓至於

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氏以爲近郊重其禮也使

人卽王人也據賈氏近郊使大行人則遠郊亦使大

行人數蓋大行人勞於郊則小行人勞於畿小行人

至郊勞之時又先爲之眠館蓋賓至國天子館之前

朝前朝者庫門外之朝右九棘之位也及朝中將幣

三享則爲承而擯擯與相一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

曰相出入異辭也小行人旣爲承擯矣而肆師又曰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大朝覲佐擯此爲大朝覲設若常朝覲則小行人爲承擯而已此所以不同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大客謂諸侯之使者也凡時聘殷頰皆於廟中行享

禮擯而見之與諸侯同但旅擯不交擯耳交擯者傳

辭於未擯示不敢與天子抗乃諸侯之禮若旅擯者

王使人與之言其享禮皆有圭璋受幣聽辭天子也

非行人也若小客則蕃國使者不可直達於天子故

小行人爲之受其幣聽其辭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

賓謂命者五客謂爵者四邦國不一則九儀不可以不協小行人使適四方先協而同之使知朝覲宗遇會同為君之禮存類省聘問為臣之禮習之有素行之有常一旦以賓客而入見於王朝則名位嚴而儀物稱典禮舉矣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掌節之守邦節與行人達天下之節蓋聯事而通治也然小行人有管節而無玉節角節璽節者何也以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圭

其掌適四方之事非正掌天下之節但因以達六節而已邦國都鄙之節掌節授之門市國貨之通掌節聯之非行人之所達也此所以不言玉節角節璽節歟唯龍虎人之三節則用之於內外之使臣旌符管之三節則用之於王國及侯國小行人之所達達此而已然行人於都鄙用管節而掌節言守都鄙用角節蓋所守所用之不同故也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

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合配也取兩兩相配之義六幣而必配以六器之玉者玉所以象德也幣所以象禮也兩兩相配皆有義存焉何以言之圭用於東方者也有始事之義而馬為天駟為辰次之始亦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璋用於南方者也有致飾之義而皮用虎豹有自然之飾亦南方之象故合璋以皮璧用於天者也而天事尚質帛為純素之物亦以質為尚故合璧以帛琮用於地者也而地事尚文錦為華麗之制亦以文為貴故合琮以錦琥用於西方者也象乎物之成五采備謂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圭

之繡則有物成之象故合琥以繡璜用於北方者也象乎事之斷白與黑謂之黼有致斷之義故合璜以黼馬皮帛錦繡黼則行禮之幣圭璋璧琮琥璜則比德之玉故有是君德者享以如是之玉必合以如是之幣使其往來交際皆有一定之禮故曰以和諸侯之好故 太宰之幣貢釋者曰玉幣皮馬也則幣之為用廣矣此小行人之合六幣鄭氏乃云二王後尊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彼見玉人之事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是璧琮則圭璋是

二王後特之者唯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者又見玉人之事曰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后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見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琮璜者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琮璜可知此鄭氏以意推之豈盡合乎成周之制今攷小行人之職不過曰合六幣而已璧琮璜則施之於帛錦繡黼也圭以馬璋以皮則皮馬不上堂故圭璋言特記曰圭璋特達德也又曰束帛加璧往德也以至琮之於錦璜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之於繡璜之於黼亦莫不然如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諸侯相朝用璧琮則典瑞言璋圭璋璧琮繡皆二采再就以頰聘則諸侯固得而通用之矣如又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琮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琮璜者惟禮器曰琮璜爵則又非子男所得專用以為享者也要之合六幣之說即庭實之事諸侯用之以享天子亦用之以自相享之禮聘以爵命為之隆殺則不可知以典瑞及玉人無明文不可臆說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槨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經繼於合六幣之後正為此五物者設也方其無事小行人為之使適乎四方邦國以和諸侯之好故及其有禍福之事則令諸侯講信修睦而同其憂樂之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謂資之以財即凶禮之喪禮哀死亡者也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謂助之以粟即凶禮之荒禮哀凶札者也若國師役則令槨贈之謂加之以燕勞即凶禮之恤禮哀寇亂者也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謂伸之以贊美即嘉禮之賀慶親異姓者也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謂致之以憫恤即凶禮之弔禮哀禍災者也是五物者雖禍福憂樂不同而皆謂之事故此以邦令行之而以王官治之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上經以其五物治其事故謂其事皆有故也從其故而治之則五物之事無不舉此特言周知天下之故則非若上五物之有事可治也從其本焉者治之而

已蓋此經所謂五物者以萬民爲本故先言萬民及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則害可革而利可興是欲以致天下之大利也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則逆可禁而順可導是欲以成天下之大順也惟欲成天下之大順故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可革矣以此爲書是乃禁其逆而導其順者也惟欲致天下之大利故其札喪凶荒厄貧爲可恤矣以此爲書是乃除其害而興其利者也夫如是則康樂和親安平之效可坐而致故終之以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此五物者爲故雖不同而其本皆在乎民然千里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美

節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

九儀卽大行人所掌之九儀辨諸侯五等之命則爲大賓等諸臣四等之爵則爲大客是九儀之禮非司儀之所掌也司儀所掌者特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而已鄭氏謂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蓋成周重賓客

之禮大宗伯以卿爲上相小行人以下大夫爲承擯司儀以中士下士爲末擯若大朝覲則肆師亦以下大夫爲佐擯且擯何以亦謂之相下經曰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是知相卽擯也司馬爲之詔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蓋所以相道賓客者特詳於末擯故司儀皆以禮詔之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美

將合諸侯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爲壇於國門之外命諸侯以行其事此壇之所由作也其制三成爲三尺發地一尺總爲四尺覲禮所謂壇深四尺是已壇上爲壇壇之上爲宮每旁一門則爲四門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已所謂令爲壇者非合諸侯之時而後令爲之也天子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退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亦謂之方明壇方明木也方四尺其元黃青赤白黑



之六者以象上下四方之位所以教尊尊也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謂王行祀方明之禮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南鄉而立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東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揖之則以同姓異姓庶姓為主示其情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則推手小下之異姓則婚姻之邦也時揖則平推手以向之同姓則兄弟之邦也天揖則推手小舉之情之所在其等差如此及其擯之者謂三揖既畢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諸侯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則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別觀禮所謂壇十有二尋每尋以八尺計之則為廣九十六尺堂上方二丈四尺以為王立與祀方明之所每等兩廂各丈二尺以為諸侯奠玉之所共九十六尺矣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明臣禮而公侯伯子男以爵言者示其分也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分之所在其等差如此然朝覲雖有壇而諸侯將幣及王以酒禮之者在廟惟大會同之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事則皆於壇之三其將幣三享與夫王禮再裸而酢王禮壹裸而酢王禮壹裸不酢皆言亦如之者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亦如擯之之禮此言因大會同而就壇行饗禮者也左氏曰饗終乃燕則繼之以在寢之燕可知矣燕以示慈惠則諸侯之毛者為主二毛曰老故曰燕毛言毛則親疎之以姓言者不必論也尊卑之以爵言者亦不必論也以毛為尚而已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也辨貴賤貴也燕毛序齒老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合諸侯之謂矣十二歲王巡狩合諸侯於方岳之下者做此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賓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再勞賓三辭主三揖賓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賓三辭主車逆拜辱賓三揖三辭拜受賓車送主三還賓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賓三辭主車逆拜辱賓車進賓答拜主三揖賓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

及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主致

饗餼還圭饗食主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

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

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諸公相為賓為世相朝也賓之入境主君命卿以勞

之曰主國五積三問者蓋賓所停止則有積所以備

賓之用也問闕則有問所以致敬於賓也積問皆三

辭者以其禮來於外示不敢當也拜受皆旅擯者擯

而不傳旅而陳之示不敢輕也再勞亦主君命卿勞

於遠郊者其三辭拜受同於積問皆所以尊而敬之

也然積問受之於庭故不言登再勞必有幣下拜於

堂而登受之故曰三揖登拜受所謂拜送則賓送使

者亦拜之重主君之命也然以遣卿再勞為未足主

君又躬行郊勞之禮則其勤至矣交擯者謂賓與主

君在道皆不為主不陳五擯各陳九介以傳辭也蓋

近郊有館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

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

亦陳九介西面三辭者以主君郊勞之禮故耳車逆

拜辱者傳辭既畢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以拜主君

之辱三揖者入門與當曲當碑為三揖三辭者辭讓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升堂然後拜而受之也車送者謂主君之去賓又出

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賓再拜送之也致館

亦如之者主君郊勞之後賓始至國主國使大夫授

館而後君親致於賓其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以至車

送三還再拜亦如郊勞之禮也致餼如致積之禮者

始入境則有積始入館則有餼餼小禮也故如致積

之禮三辭拜受旅擯而已將幣謂賓至館之後日始

行朝禮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

大門之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

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

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

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

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

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車逆拜

辱者傳辭既畢主君乘車出大門迎賓以拜賓之辱

亦如賓拜郊勞之禮賓車進答拜者進而答主君之

拜也三揖者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

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則東至祖廟諸侯五廟則

五門五相及廟唯上相入即上相上介須詔禮故也

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三讓登者謂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至階之時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則主君先登也再拜授幣者謂主君既登以幣享之主君再拜受之不曰受而曰授者主君於賓授幣則再拜受之也賓拜送幣者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每事如初者謂享及有言也賓亦如之謂以鬱鬯禮賓也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皆如將幣之禮及賓出主君車送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一請一進賓亦一還一辭故曰三還三辭則已避去也故終之以告辟也熟食謂之饗生餼謂之餼還主則主君還主於賓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賄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有報此賓所以有繼主君之禮惟其施報之欲稱此賓之報不能如主君之禮特如主國之禮而已以至侯伯子男命數不同其儀則一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主三積賓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賓三辭主拜辱賓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賓拜送主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賓三辭主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主三讓客登拜客賓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也郊送謂主君送賓復至於近郊也此七者惟饗食速賓而餘皆主君親往焉故其儀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者謂饗餼饗食皆禮之重者故拜焉就朝而拜之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鄭氏謂復主人之禮費而不知主國之禮何禮也豈有往來交際而復其禮費如市道之交者耶蓋主君使卿勞賓於境必爲致幣故有拜受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覲禮考之賓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此天子勞賓之禮則知諸侯勞賓亦以幣此所謂主國之禮蓋先王制禮有施必有報而施報亦有輕重之辨惟其有施

上經言諸公相朝此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者謂相聘之時也蓋其臣以聘禮入境則下其君之禮二等故三積皆三辭拜受者拜而受之於庭也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若諸公之臣使大夫勞之於近郊

而已主君郊勞則交擯三辭大夫郊勞則旅擯三辭而已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三辭拜辱者客從館內出於大門以拜使者之辱三讓者讓而升堂登聽命者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者上公受勞於堂而拜受於堂上上公之臣受勞於堂聽命之後下拜於庭然後登而受之耳賓使者如初之儀者鄭氏讀賓爲饋謂勞用束帛饋用束錦蓋使傳命訖賓以束錦饋使者如初行勞時之禮敬主君之使也及退則拜送致館亦如之者按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旅擯以至登受亦如郊勞之儀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也及將幣旅擯三辭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三辭則辭主君以大客之禮當已也云拜逆客辟者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南面拜賓之辱客辟不受拜者以使者奉君命而來而不敢當故逡巡辟君拜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然上公言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此言拜逆客辟三揖者上公有車逆公之臣則拜逆而已初無車也上公則有答拜之禮公之臣則辟而不答不敢當主君之尊也上公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此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君相入

而客相不入尊主君也上公言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而此言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者亦謂三讓入廟門以及階客與主君俱登登訖主君於階階上北面拜客亦三辟遂授幣與主君而下出所以異於諸公之拜送幣者不敢當主君也每事如初之儀者謂享及有言與諸公同耳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者謂主君以醴禮客則有私面私獻之禮按聘禮賓奉束錦請覲又云問卿訖賓面如覲幣又於君謂之覲卿謂之面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面亦覲也過鄭非正聘故以面言之皆再拜稽首則致敬於所尊也君答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在廟授幣未可問勞及出大門之內方問而勞之也問君客再拜對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尊卑之辨也勞客則客再拜稽首答拜而客復趨辟以尊勞卑以臣答君之序也若夫上公致饗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公之臣則致饗餼如勞之禮謂以大夫致之君不親致也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亦謂以

卿致之君不親致也此所以異於上公之禮若館客者客將去主君就省之也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尊故辟焉而介則前受命也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客從拜辱於朝者以辱主君之就館故拜其賜也明日客拜禮賜謂拜乘禽君之加惠故也如人之積則始終皆三積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者皆如諸公之臣之儀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禮義關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凡賓客送逆同禮

逆非止於郊勞凡有以奉其來皆是送非止於郊送凡有以厚其往者皆是始終如一禮主乎敬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禮義關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此謂行人之與平傳辭贊禮者故曰凡行人之儀日出為朝朝東也日入為夕夕西也記所謂為朝夕必因日月是已蓋主出自內而位乎北賓至自外而位乎南而東西在乎賓主之間今行人之儀不朝以東

嚮不夕以西嚮不正其主面而南嚮亦不背客而北嚮蓋居賓主之間得以兩嚮之隨宜積相其勢然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行夫乃大小行人之屬掌邦國傳遽之小事謂郵傳騎驛而使者事雖小而欲速達故也媿謂禮之吉者惡謂禮之凶者大小行人掌吉凶之大禮而行夫所掌乃吉凶小事禮籍之所不載故曰無禮凡其使必以旌節者蓋達天下之瑞節乃大小行人之事行夫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掌遽傳小事必以旌節用於道路以其雖道有難不時必達而已掌行人之勞辱事焉鄭氏以焉字為夷非也焉助語也掌行人之勞辱事則任其勤苦微瑣之役明大小行人為使則介之爾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此環人與夏官環人其義不同夏官環人掌致師乃致師之箠此則送逆賓客四面而環之者也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者以邦國賓客取道往來環人則以路節達諸四方路節即旌節之用於道路者其實一

而已舍則授館者非行人致館之比謂其取道往來則以國野之館授之即遣人所謂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是已又令野廬氏以守涂地之人爲之聚橐者所以見出入之有所守有任器則令環之者守其所須之物亦所以爲非常之備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者是雖賓客取道往來於王國環人亦爲之達諸道路且使之各得其所王者之政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象胥掌四夷之言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靺北方曰譯周興王業惟南方先服故特以象名官而胥則取其才智焉先王設象胥之官既使之譯四夷之言則蕃國使者之來乃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蕃國之君以時入賓而行世一見之禮則其所習雖不同乎中國象胥則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雖不能變其聲音亦可以通其事上之意然後譯其辭而言之於上也凡其出入送

逆之禮節帛辭令而賓相之者皆象胥所以擯相蕃國之事若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若遇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蓋先王不鄙夷其人既設象胥以待之則亦示以中國之禮而已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事庶子

先王所以有事於四夷惟征伐爲大事其次則有威讓之令文誥之辭而次事下事分焉凡邦國之諸侯內爲扞屏外則敵王之愾故大事則諸侯之所作也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三

若卿大夫士庶子則各以其尊卑而分任其事言庶子而不言中士下士則以所任者同耳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凡其等數與其政治皆所以序下文也鄭氏以邦新殺禮釋之未之盡矣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故王者以十

二爲節不可以有加焉今王之饗諸侯眾則十有二  
牢長則十有二獻鄭氏遂以爲用王禮之數者以公  
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適用也謂之兼饗莫適  
用可也謂用王禮之數不可也牢具十有二而莫適  
所主獻至十有二而少異於眾則其禮蓋有品節之  
矣

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且從者  
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  
眡諸侯之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上經言王合諸侯而饗禮此遂言王巡狩殷國國君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若所以明施報之義然  
君臣不可以施報言也盡其禮之實而已然禮之所  
在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國君膳王以牲犢  
則以少爲貴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爲吾君之報惟  
牲用藹栗乃事天之禮是以事天之禮事其君也百  
官百姓皆具此以多爲貴者不特百姓皆具而公卿  
大夫士庶子皆加於在王朝一等是厚其禮以待其  
臣者乃所以尊吾君也記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  
外心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內盡其心以  
事其君外盡其物以待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矣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宰三問皆脩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盥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糝  
車皆陳車米眡生牢車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眡死牢  
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  
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  
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盥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  
米百筥醢醢百糝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  
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  
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盥十有二牲

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眠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禮卽所掌牢禮餼飲食之等數是也上

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眠飧牽者蓋上公飧

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二牢謂至館有飧入境有

積其積皆眠飧牽則生致之而不殺明致積亦有牢

禮眠則眠其數而已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聖

子男一問一脩於其始至而問問闕則有脩焉脩則

脯之加薑桂者也然其實之問皆脩而其羣介行人

之問則有牢君用脩臣用牢鄭氏以爲非禮然禮有

損而益者有益而損者有豐大禮而殺小禮者有豐

小禮而殺大禮者初未可以此爲輕重至于侯伯子

男則不言臣用牢者以上公之禮爲特優也至于館

則有飧禮上公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司儀所謂

致飧如致積是已食謂庶羞之食陳於楹外東西共

四列上公之列數以十侯伯之列數以八子男之列

數以六簠所以盛稻梁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故

其爲簠十侯伯堂上四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簠八子

男堂上二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簠六豆菹醢器也公

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故其爲豆四十侯伯堂上

十二東西夾各十故其爲豆三十有二子男堂上十

二東西夾各六故其爲豆二十有四禮器言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則言堂上之

數而已壺所以盛酒其設於堂上及夾者亦如豆之

數也鉶羹器也有鉶鼎有鉶羹所謂臠臠臠也亦所

謂藿苦菘也羹熟於鼎而載之器凡鉶一牢則正鼎

九陪鼎三陪鼎卽鉶羹之鼎也正鼎卽牛羊豕魚腊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聖

腸胃體膚與夫鮮魚鮮腊之鼎也其數凡有十二既

言有鼎十二又言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

八子男鉶十有八則鉶爲盛羹之器而已非鼎也鼎

牲器也簠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而無所

降殺者以牲以黍稷俱爲食之主然鼎俎奇而籩豆

偶故正鼎九陪鼎三皆設於西階之前簠堂上八東

西夾各二夫簠盛黍稷皆有十二而簠盛稻梁乃降

殺以兩者稻梁貴者所食而黍稷爲上下通用之物

此鼎簠所以同乎十二也腥卽牲之腥者也腥謂鮮

魚鮮腊之鼎牲謂牛羊豕魚腊腸胃體膚之鼎或言



牲或言腥互見也此與上文之正鼎九者何別蓋上文之正鼎每鼎飪一牢煢五年則飪一牢而腥四年煢四年則飪一牢而腥三年煢三年則飪一牢而腥二牢其數又以九爲降殺上公牲四牢則凡三十六侯伯腥三牢則凡二十七子男牲二牢則凡十有八此正鼎陪鼎皆十有二而腥之鼎則降殺以九蓋牽牲無剛鼎腥牲亦無剛鼎此飪腥之鼎所以不同其數也自此以上皆爲煢禮其言饗饋以下則皆饗饋之禮矣饗饋公九牢則其五爲死牢侯伯七牢則其四爲死牢子男五牢則其三爲死牢故曰其死牢如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器

煢之陳陳者皆陳於門西如積或死或牽而皆曰饗饋者蓋饋之爲義有二按聘禮云主國使歸饗饋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饋二牢則此饋爲牲矣故鄭氏謂生曰饋倍三十二年鄭皇武子曰惟是饋牽竭矣則此饋爲生矣故服氏謂腥曰饋是知致積致煢致膳等皆用牢而饋爲牢禮者豈非此乎此死牢牽牢之所以異也米有載之於筥者半斛曰筥上公百有二十筥其爲米六十斛侯伯百筥其爲米五十斛子男八十筥其爲米四十斛其設在於庭中醢穀陽也醢肉陰也其數亦以二十爲降殺故上公百有二十籩

侯伯百鬻子男八十籩車皆陳以車乘鬻而陳之也醢陳於碑東醢陳於碑西旣陳則不復用車矣故侯伯子男皆言陳而不言車也上公言車米眠生牢車十車車乘有五籩車禾眠死牢車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者車米則載米於車者也牽四牢四牢分爲四列然則牢十車米凡四十車也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車乘有五籩爲十有五籩是二十四斛也車禾則載禾於車者也禾藁實并刈者也車禾眠死牢夫死牢如煢之數上公煢五牢半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器

三十稷芻薪倍禾則百車也皆陳謂皆陳於門外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於禾而薪從米芻從禾也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則又降殺之序也自此以上皆饗禮至於所陳則又有可言者食也簠也豆也剛也壺也皆陳之於堂上及兩夾簠亦陳於堂上而與鼎竝者竝其數也非竝陳也鼎也腥也陳於阼階之前死牢也牽牢也陳於門之西車米也車禾也芻薪也陳於門之外醢也醢也陳於碑之東西掌客言饗饋之皆陳者二筥米與醢醢竝者以

其皆在門內也米禾之重與死牢生牢兼者以其皆在門外也言餼之皆陳者一而鼎也腥也同於簠豆錡之列者雖同其列而簠簋豆錡乃堂上之器鼎與腥乃堂下之器也乘禽謂乘行羣處之禽如雉鴈之屬上公日九十雙侯伯日七十雙子男日五十雙此中膳之禮也殷中也謂於中又以大牢膳賓不忘賓也上公侯伯皆言膳大牢而子男不言者止於乘禽耳蓋賓客之道以十日爲正行禮一旬之後有故未去則有致稍歸禽之禮漿人所謂共賓客之稍禮是已但上公言以及歸而侯伯子男不言者間或講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筮

之耳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之禮則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所以見將意而致敬者不可廢也上公羣介行人宰史獨有牢公及侯伯子男之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而上介亦有禽獻此禮賓之介從也按聘禮上介與賓同是以大夫儼賓云上賓上介皆太牢米八筐眾介皆少牢米六筐但上賓有芻禾而上介無芻禾耳此五等之上介皆有禽獻也但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

養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者五等諸侯其爵有五而其命有三故待諸侯從其命諸侯之臣其命有五而其爵有三故待諸臣從其爵此凡介行人宰史之禮異也上公侯伯八壺八豆八籩子男六壺六豆六籩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東序此夫人助君養賓之禮如內宰所謂致后之賓客之禮是已然上公與侯伯同者抑以夫人之於上公有膳有饗有食而侯伯則無食禮矣子男則膳視致饗是不復親饗矣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於賓也以羔則以其賁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筮

見焉子男獨親見卿者以王之卿六命而子男五命故以親見卿焉文言親見則有時乎不親若卿有故則不造館見賓惟親見以羔乃致膳焉此所以少異乎上公侯伯之禮然皆卿所以助養賓者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降殺故耳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古者坐賓於西北位介於西南所以尊賓卑介也賓之尊以其敵主介之卑以其副賓此上經所謂凡介皆有牢皆有餼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宜也若夫諸侯之卿大夫士以聘問而自爲國客則非

介也具賓之體者也具賓之體則疑於賓矣乃如介之禮以待之者何耶尊者之道爲正爲大卑者之道爲副爲小諸侯之卿大夫士臣也以爲介者分之所當然以爲國客者亦分之所當然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則知先王待賓客之禮固有常制矣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禮者合於天時宜於地財當於人心者也乃若求之天而不得於時求之地而不足於財求之人而不當於心則殺焉可也國新謂新建國者凶荒謂無年者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宰

禍裁謂兵寇者在野在外謂非方岳及國門之外者以王禮言之大荒大札天地有裁王皆爲之不舉所以爲內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耶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賓客禮之常者也死喪禮之變者也凡賓客死則致禮以喪用有君及父母之喪則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則惟受牲禮而饗食皆廢此禮之變者也亦裁之以常禮而已矣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上經有訝士以訝四方之訟獄爲主故曰士此以掌四方之賓客爲主故曰掌訝掌訝掌邦國之等籍者非小行人所謂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乃九儀差數之籍也所以訝賓客者必以此籍之差數而爲之節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宰

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新則掌訝先以其籍而戒之既戒之矣然後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士謂訝士也以訝士與行人送逆賓客入於國則更爲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櫟謂令野廬氏以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涂地之人聚櫟故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之於館也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謂待賓客之有所求也及將幣爲前驅則導之以至於朝也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者謂入詔其位及退亦詔其位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謂理其事也以告掌訝

訝爲入朝理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使其屬道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謂逆至於疆則送亦至於疆也且掌訝雖與訝士同於送逆然訝士與行人送逆不及疆至於野而已訝士不前驅及野與國則前驅以辟而已訝士不道從者之出入道客之出入而已蓋訝士訝獄訟而掌訝待賓客此詳略所以不同歟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

訝

掌訝以中士八人爲之而此言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則非掌訝之所謂訝也鄭氏謂朝覲聘問之日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兪

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按聘禮云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賓卽館訝掌公命此以諸侯之臣之爲國客者言之若以敵天子之使則命爲不等矣以王之卿六命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故公侯伯爲國賓而卿皆見以羔以卿訝之宜也至於子男則親見卿以子男五命王之卿則降一等矣至於王之大夫四命而公侯伯之卿則三命子男之卿則再命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公侯伯之大夫則再命子男之大夫則一命士皆有訝而子男之士則又有不命者矣先王之待諸侯之臣寧過於厚毋

過於薄賈氏謂訝將命於館之外示相親也此其親諸侯之大者乎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上經因訝賓客而及卿大夫卽館之訝此復言掌訝之職凡言修委積以下皆所治之令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交之爲義大矣故先王設掌交一職而使之交通乎上下節所以爲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宰

信行道必有節故也幣所以爲禮相見必有幣故也諸侯則據以守邦國者而言萬民之所聚則指都家縣邑之類而言是知掌交所巡必及其民非止邦國之諸侯而已王之志慮出於王之德意則所謂德者乃平康正直之德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惟遵王之道則所謂子攸好德以至於哲謀肅乂乃天下之所同好非作好也惟遵王之路則所謂淫朋比德以至於狂僭豫急乃天下之所同惡非作惡也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矣掌交之官從而和諸侯之好使之蕃

王室達萬民之說使之正王國邦國上下交通無間  
此所以為皇極之世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  
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通事謂朝覲聘問之事也有以結其交好而後可以  
王制諭之九稅九職之稅方其裂土而封固已使之  
得征其民今又諭之以九稅之利則使之不殖於利  
者也九禮九儀之禮方其列爵以等固已使之各守  
其爵今又諭之以九禮之親則使之不乖其親者也  
九牧九州之牧大宰於施典之際固已建其牧而使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宰

其大小之相維今又諭之以九牧之維所以使之知  
所聽命者也九禁九灋之禁九戎九伐之戎大司馬  
掌九灋以平邦國九伐以正邦國固已示之於平素  
今又諭之以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尤所以使之知所  
警畏者也是五者皆王政之大若非掌交之所能諭  
惟掌交時有以申救之而命令之嚴實行乎其間是  
豈徒成其輔勝口說也哉

掌祭

掌貨賄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  
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  
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周官以八則治都鄙蓋使之有所揆焉非特頌其常  
而已故凡祭祀賓客之禮與夫衣服宮室車旗之禁  
令則主之有都家之司馬皆王官得以兼治之矣其  
在刑則為尤詳既有方士以聽其獄訟之辭而又為  
之立朝大夫之職凡彼有所治此有所令朝大夫則  
上下達之而已掌都家之國治即大宰所謂以八則  
待都鄙之治者也灋雖出於大宰而其事則朝大夫  
掌焉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  
其朝大夫因之以告都家之君若吏者也凡都家之  
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惟朝大夫達之而後聽之  
也唯大事弗因則冢宰聽之而已都家之治有不及  
者則朝大夫在所誅在軍旅則朝大夫弗預焉故誅  
其有司此都司馬家司馬之責也

周禮總義卷五之三

秋官

宰

都則

都士

家士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故設官以專其職謂之都則然

言都則不及家則者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則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地而以都爲主其推行蓋有序矣。鄭氏謂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也蓋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又曰凡都家所上治則主之鄭蓋據此而云

周禮總義

卷五之三

秋官

善

周禮總義秋官卷五之三

終

周禮總義卷六

湖南叢書

宋寧鄉易祿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冬官考工記六之一

冬官非火於秦也其亡久矣蓋自周轍既東之後諸侯惡其害已而滅去其籍是以大平鉅典不聞於孔門學者之傳習亦不見於先秦傳記之所紀載遺言湮沒誠可於邑其亦幸而煨燼既息復出於漢也其又不幸而編帙散逸冬官空焉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弗獲於是以前考工記補其闕或曰考工記非周書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一

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而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旒旄而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其既周典誠大不類而不知三代有異制以意逆之而已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百工即四民之一也况其制度纖悉靡不備舉而其文亦遼偉闕麗足以發聖經之祕學者遺其迹而探其本則其於冬官也思過半矣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自王公以至農婦是已百工則並列於其間而本末精粗備焉貴賤不同均以利天下為事故曰國有六職六職非先王之制記考工者專為百工設也於是言百工居一而復序列六職之義觀先後之序而工之為利博矣或坐而論道莫尊於王公或作而行之莫貴於士大夫而百工乃居王公士大夫之次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莫急於商旅或長地材而治絲麻莫切於農婦而百工乃居商旅農婦之首何也荀卿曰精於道者兼物物精於物者以物物王公士大夫職於道者也故視百工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二

為先商旅農婦職於物者也故視百工為後惟守之世謂之工者雖不過乎物而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則實進乎道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百工之職實兼大人小人之事記考工者以百工而與居六職之一其意深矣哉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鄭以王公為天子諸侯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坐論謂之王公論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作行謂之士大夫行王公所論之道也上言王公下言士大夫而不言孤卿舉上下以見其中則孤卿可知矣五材謂金也木也水火土也傳所謂天生五材是已五材而如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經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已皮玉設色有非民用者故曰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珍異則非地官之所謂珍異也質人言市之珍異廩人言膳府之珍異場人言場圃之珍異而鄭氏皆以爲四時食物此非食物也凡民用所關則賤者可以爲珍而常者可以爲異先王必有以通之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三

故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者平地山澤之農皆與焉故言長地財絲可以爲帛麻可以爲布而皆出於五畝之宅孀婦化治而已故言治絲麻以成之長者長於始也成者成於終也又曰考工之珍異非必金玉錦繡之物也但地之所無而人以爲貴者則謂之珍地所罕見而人以爲不常者則謂之異此正切於民用者故通之也

粵無錡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爲錡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

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器非人人之所能爲也專設百工之職是以工精其業而器便於人若舉國之人而皆能爲之則非百工之常其性習然也粵居東南之極土多塗泥金錫生焉田器尤盛此夫人所以能爲錡則何以謂之無錡燕居東北之極迫近胡虜人善禦敵鎧甲尤精此夫人所以能爲函則何以謂之無函秦處西陲汧涇渭之間地多細木善作矜秘此夫人所以能爲廬則何以謂之無廬胡爲北夷卽獯鬻玁狁匈奴之屬初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四

草而居此夫人之所以能爲弓車則何以謂之無弓車四者謂之無非果無也名生於不足而亦泯於有餘四國之人皆能爲是器則有之名不立故爾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雖百工之事而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惟天下之知者能明聖人之道而創其物又得天下之巧者運其心術而述知者之所創然後爲百工者得以專習其藝而世守巧者之所述就其三者而言之以知視巧則知爲精以巧



視工則工爲粗日知日巧日工雖精粗不同要之所創者不出乎物所述所守者亦此所創之物皆百工之事而已記考工者推本乎聖人之所作則知形而下者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燦金以爲刃疑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此經所以證上經也所言不過四者之事何足以盡聖人之所作記考工者蓋以理而推之大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是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五

汨之而彝倫數禹次之而彝倫敘此五行所以居九疇之初一今考工所述刃之以金爲體者以火爲用故於金言燦器之以土爲體者以水爲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爲用無往而不利記考工者舉此四者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理則又不特此四者而已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此四者無一不備然後可以爲器用之良或闕一焉

則又有重輕存乎其間世故有材美工巧而或至於不良者不時不得地氣也時若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是已地氣若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是已就其重輕而言則天時地氣爲先材美工巧次之要不若合四者之爲良也

橘踰淮而北爲枳鸕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六

百工之事貴乎巧而事有非人力之所能致則工巧亦不可以專尙要必以天時地利材美爲本此記考工者所以詳言此三者之事蓋斥鹵之地不能使草木之生植宜乎橘踰淮而北爲枳鸕不踰濟貉踰汶則死也倡優之所不能使鐵劍之銛利宜乎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之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也櫟社之櫛不能使之中規矩宜乎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筴吳粵之金錫所以獨稱乎材之美也善耕者不能使之冬種而春穫宜乎天有時以生殺草

木有時以生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澤無非因乎天之時然也蓋天時有陰陽之異候地氣有燥濕之異齊而其材亦有疏槲堅柔之異質三者備而後工得以施其巧此經雖不詳言工巧而善用之三者則無非工巧之事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嵬巢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裴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聲搏埴之工陶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七

考工記之言工者其數凡三十然攻木之工七而外復有輅人之職其實則八也設色之工五而畫績分爲二其實則四也析而言之其數若差合而言之皆三十而已然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績畫一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輪人輿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治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言人則上經所謂工有巧是已言氏則上經所謂守之世謂之工是已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搏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實貴乎

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制作之意乎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上之爲言尚也昔者聖人逆推世變之所趨而爲之默制其變所謂一代之制初非偏尚之爲徇世儒泥考工之說則曰四代果各有辨尚殊不知有虞氏之泰尊則固尚陶矣而夏后氏之山罍則亦未始不尚陶夏后氏之世室則固尚匠矣而殷人屋用重檐則亦未始不尚匠殷之崇牙則固尚梓矣而夏后氏之龍簏簾周人之篈嬰則亦未始不尚梓周之乘路則固尚輿矣而有虞氏之鸞車夏后氏之鈎車殷之大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八

路則亦未始不尚輿由是言之設一官制一器固不足以盡四代之所尚而捨是亦不足以推世變之所寓要之考工之說特舉一代所專尚者言之耳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故者繼上文而言也上經言周人尚輿而工之所聚爲多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惟攻木之工獨居七焉七者之中弓廬匠梓各居其一而輪人輿人車人者乃居其三又於三者之中輿人居其一輪人析而二車人析而三其外又有輅人爲輅是車之三工又別而爲七此

一器而工多惟車爲最以周人所尙故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此兵車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鄭氏引此文箋之是車之六等爲前驅所建可知矣所謂車軫四尺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鞮之七寸則爲四尺也是軫去地四尺矣自軫以上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九

皆差以四尺其數凡六故六等之數軫一人二之外其兵有四曰戈秘曰殳曰車戟曰酋矛皆插而建之於車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止戈爲武之義也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皆置之車傍備而不用之義也出則先刃入則後刃言不以刃向國有國者之所宜遠也觀兵車之制而先王不急於用兵可推矣林希逸考工記解六等之數言高下有六等也自車軫四尺而始隨四尺增之以至六等車軫四尺軫者輿後橫木也從地下至輿上高四尺人長八尺登降以爲節此一等也戈秘六尺有六寸秘

著輿上本是六尺六寸既建而斜倚向後只有四尺

軫本四尺兼戈柄四尺是八尺矣此二等也戈四尺人長八尺立在輿上是崇於戈四尺此三等也及長尋有四尺人執殳立於車上如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八尺曰尋尋有四尺是丈二也人長八尺及長丈二又崇於人四尺此四等也車戟常倍尋曰常常丈六也又崇於四尺是五等也酋矛長二丈戟長丈六此矛長二丈則又崇於戟四尺是六等也言六等之數却以人長八尺置其間蓋上下五者只一人之身可推其尺寸也古人律度量衡互相參考亦此意也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十

鄭玄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軻車軻車箱之傍也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古者觀轉蓬而爲輪然後因物生智而爲車車之有輪所以利轉故察之道一曰必自載於地者始二曰欲其樸屬三曰欲其微至車之材眾矣然載於地而眾力之所資焉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其次則輪之用以完久爲固輪之行以戚速爲利樸屬者言其附著於地則堅而不浮所以爲完久也微至者言

其踐行於地則微而不滯所以爲威速也是三者皆  
察之以道故曰察車之道言道則超乎形數之表蓋  
有非目力之所能給者矣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也**

已太也甚也崇高也庫下也終古猶言常也陔阪也  
古人制器內窮天下之理外盡天下之法故大不踰  
尋丈小不踰方寸所謂輪崇六尺有六寸天下之中  
制也輪過於崇則其軫亦過於四尺矣故軾爲太高  
而人力有所不能登輪或已庫則其軾亦不及四  
尺矣故軾爲太下而馬之力有所不能引人不能登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十一

則其力怠馬不能引則常若登阪而借用其力此非  
車之善者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

此以馬之高下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然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而田車之輪獨六  
尺有三寸亦可以推先王緩急輕重之意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軾與轆焉四  
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輪之中爲轂轂之末爲軾與後之橫木謂之軾軸上  
之伏兔謂之轆伏兔尾後卽所以銜軸上載車軾者  
也自軾而上卽車輿也輪崇六尺有六寸則軾居其  
中得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轆之七寸則車輿去地四  
尺矣人長八尺則與車輿去地之尺適得其半其長  
短升降適相稱焉故曰登下以爲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  
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  
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察車之道必自輪始而輪之爲體不過三者而已轂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十二

也輻也牙也輪人何以察之斬三者之材因乎冬夏  
陰陽之時固有得乎天之時材之美者矣三材既具  
又必欲得夫工之巧者和之和之義亦有二轂當輪  
之中以虛受轉以實受輻則有取乎利轉輻上湊乎  
轂而下實乎輪之圓則有取乎直指牙周乎輪之四  
圍以固轂輻之利則有取乎固抱合是三者則輪人  
之制可謂不苟矣雖歷時之久不能無弊既弊矣而  
三材各居其所猶不失職故謂之完完與上經完久  
之義同

**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下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

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  
眠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  
眼也進而眠之欲其憐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輪雖一物而備轂輻牙之三體此經言望其轂望其  
輻而不言望其牙者蓋望而眠其輪則牙在馬輪之  
制取乎圓故欲其輻爾而下池又欲其微至輻爾而  
下池者謂如巾之尋物下直而不倚微至者謂微著  
於地周流而不滯此所以為圓也輻之制取乎易直  
故欲其掣爾而織又欲其肉稱掣爾而織者謂如人  
手之削而其下有殺小之勢肉稱者又如人體之壯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吉

而小大有相稱之勢此所以為易直也轂之制取乎  
急故欲其眼又欲其憐之廉眼如人之眼隱然而起  
憐之廉者以革鞞之欲其負幹而廉隅自見此所以  
為急也望者遠而眠之也進者近而眠之也惟輪獨  
貴乎望而眠者以察車自輪始加詳焉故耳

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齒謂輻入轂中者也蚤謂輻入牙中者也綆謂輪輻  
也下經言六尺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是已蓋繫  
牙之始以三分寸之二為輻散外輻輻散外輻則車  
行安帖而不掉故曰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以輪之繫

孔取其正也輻入牙中者既眠之而欲其正則輻入  
轂中者又察之而欲其與蚤不相齟賈氏謂齒牙參  
差謂之齟今齒與蚤一一相當而無參差齟齬之患  
若是則輪以久而不能無弊故雖弊而其用不匡匡  
方也不方則運轉無所膠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斂

斂之道猶察車之道言道之無乎不寓散在萬物  
雖察車斂轂皆有道存焉故也必矩其陰陽者陽木  
稹理而堅陰木疏理而柔使所斂之材各具堅柔疏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吉

稹之性則取其陽者去其陰者初何待於矩惟一木  
之性或有中堅稹而外疏柔者或有堅柔疏稹之相  
間者不以矩而辨則器之成也必有緩急偏勝之弊  
故輪人斂轂於是有矩之之道所謂矩者初非方矩  
之矩而以方矩之濶察之謂轂之材貴乎堅以火養  
其陰則疏理而柔者雖不能必其稹理而其堅則可  
以齊乎陽也故曰轂雖敝不斂斂暴也言矩得其道  
而轂材堅密無暴起之患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擊

柞狹也擊危也小大欲其稱而已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今以乘車兵車之輪言之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  
牙圍則牙圍尺有一寸當分爲兩面鄭氏不分兩面  
只就一面尺有一寸上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  
是則輪圍兩面爲牙圍共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不  
合今以兩面牙圍共一尺一寸言之則每面各得五  
寸半共爲尺有一寸如此而後合六分取一之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牙圍每面五寸半今先以四寸半三分之每分得一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五

寸半是漆其二者爲三寸其一不漆者爲一寸半外  
餘一寸三分之是漆者得三分寸之二兼上三寸共  
爲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者得三分寸之一兼上一  
寸半以半寸爲十五分三分寸之一作十分是不漆  
者共爲一寸三十分寸之二十五鄭氏謂不漆其踐  
地者也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之說此以意推之  
非經之正文皆有所不取

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先鄭云梓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舊注云牙厚一  
寸三分寸之二餘二寸分於內外面故各一寸是六

尺有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此說無所據若謂牙  
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便爲漆內則非矣既曰漆內安  
可便以牙厚計之漆內之制未明則轂長三尺二寸  
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亦非也今以經之文意推之  
除不漆其踐地者只據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則兩  
面爲七寸三分寸之一兼上輪崇六分之五爲五尺  
五寸是漆內共得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中誦之爲  
三尺一寸三分寸之五此轂之長也亦所以爲圍  
以其圍之防稍其轂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去

容輻菑者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以一轂之圍得  
三尺一寸三分寸之五而爲三十輻之所湊苟數  
孔稍廣則轂之力弱而有不勝任之患故三分其圍  
而除一爲數圍三尺一寸三分寸之五以此三分  
之二尺得一尺尙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爲  
三十分又三之爲九十分以三十分寸之五爲十五  
分共得一百五十分之一則爲三十五分是轂之  
制得二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數中大小穿皆以金  
錮其內而貫輻焉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輶

上經言轂空壺中此言轂之大小兩頭也賢大穿也  
輶小穿也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圓三徑一  
則圓三尺者得徑一尺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  
一寸為三十分又三之為九十分又以五分三之為  
十五分共得一百五分之三之一為三十五是轂之  
徑亦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與轂相稱焉五分  
去一以為賢以一尺五分而去一得八寸以九十分  
寸之三十五而三之為二百七十分寸之一百五五  
分去一則得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是賢徑為八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七

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去三以為輶則半賢之  
數是輶徑為四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四十二然賢徑  
倍於輶則大穿為太大鄭氏疑其誤以去一宜為去  
二理或然也然則大穿去五分轂長之二亦得六寸  
二百七十分寸之六十二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疇必負幹既  
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容者形容也如凡為甲必先為容是已容轂不直則  
非利轉之勢故必欲其直篆者轂約也采以約之謂  
之篆如詩所謂約軼是已轂之有約以待施筋施膠

幔革之用苟或不正則疇何以負幹故必欲其正篆  
既正矣然後施膠以附麗之則必欲其厚施筋以固  
結之則必欲其數然後疇以幔轂則必欲其廉之外  
見而負於幹是以轂革相應而無贏不足之患五者  
固必欲其善而古人猶以為未焉幔轂必將漆之先  
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之其色青白則為善之徵  
故曰轂之善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上經皆論制轂此以下詳言輻之制鄭氏謂轂長三  
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末

九寸經文既言三分轂長則不當復除輻廣三寸半  
謂轂長三尺二寸亦未為當今以經之文意考之則  
知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三尺言之二在  
外則得二尺矣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為  
三十分又三之為九十分又五分三之為十五分  
共為一百五分是二在外者得二尺九十分寸之七  
十其一在內者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於二在  
外一在內之中而置輻焉

凡輻量其斲深以為輻廣輻廣而斲淺則是以大抗難  
有良工莫之能固斲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也故故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蓋深者言轂之深足以受輻之入輻廣者言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也注云輻廣三寸半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深亦三寸半兩者相應則其固足以相任反是則非輻之善矣輻廣而鑿淺鑿不應於輻也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抗言其動搖之甚也鑿深而輻小輻不應於鑿也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固有餘言鑿之深強不足言輻之小也善爲輪者必必其輻廣以爲之弱則其力相稱而足以任重故言度其廣狹也弱苗也輻入轂中者也度其輻廣以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九

爲之苗則雖有重任轂不折矣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濼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股圍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賈氏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其尺寸之長特假其說以言之此不必泥然凡爲輻近轂則欲豐而近牙則欲殺牙所以行地於近轂而殺其參分之一則向下利而泥弗粘也蓋輻近轂曰股入轂曰苗近牙曰轂入牙曰蚤在股則豐若人之髀股在轂則殺若人脛近足之轂以輻三分之長殺一以向牙以股

三分之圍去一以爲股圍則大小稱矣

採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桀而固不得則有桀必足見也

水火無心之物也古人善用之而已採輻以火所以齊曲直沉輻以水所以均輕重齊曲直者取其易直也均輕重者取其肉稱也然輻直則爲偃牙曲則爲句牙雖有偃句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直以指牙而與牙相得故無用於桀而自固不得則雖用桀以固然輪搖動則桀出而足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硬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十

硬輪算也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散外算則車行不掉是謂輪之固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散不類於鑿

爲輪有常制用之於平地者也行山行澤而拘乎常制則遇險必僨遇坎必蹶矣故或損或益而從其宜焉行澤者以薄爲利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則是刀以割塗而塗不附山石地也行山者以厚爲利故欲倅倅言上下之適等則是搏以行石雖石齧之而



不能動其鑿此古人備物致用而深得夫變通之宜者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火剛而善變故制器者資之以揉物若曰揉輻必齊則曲者直焉若曰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柔者堅焉揉牙亦然順其自然之性而已或逆其性則外廉而絕理內損而挫折旁腫負而起惟巧者無此三患是謂用火之善

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砥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三

其同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或作矩匡或作方此又總括輪人一篇之意大抵注目而視方圓不如付諸規矩之為公騰口而議平直不如付諸準繩之為審援手而度多寡輕重不如付諸權量之為當六者設則天下之為方圓平直多寡輕重者皆不能外是固不容加毫末於其間者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也固宜非特百工之事為然凡成順致利於天下者亦此理而已矣

車上雜名尺寸下車人別論大車牛車也尺寸又與

此別 輪 兵車輪崇六尺六寸乘車同田車減三

寸 軹 乘車軹崇三尺三寸 軹與轆共崇七寸

軹圍尺一寸 牙 圍尺一寸 轂 長三尺二寸

徑一尺三分寸之二 轂 徑三寸九分寸之五深

三寸十八分寸之一分 賢 大穿徑六寸五分

之二除金內實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 軹 小穿

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除金內實得徑二寸十五分

寸之四 大小穿謂金也金厚一寸軹名有三轂末

為軹小穿為軹車箱上木為軹 綆 三分寸之二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三

輻 廣三寸半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

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

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

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蓋取乎圓蓋以二十八弓而湊於部輪以三十輻而

湊於轂類相似也故以輪人為蓋蓋之為制上為部

中為達常下為程非部無以納弓於其旁非程無以

合達常於其中蓋達常小於程而程小於部所謂達

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不言可知也信其程圍之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三

六寸以為部廣之六寸不言可知也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為八尺亦不言可知也若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則枚為一分部尊一枚則蓋斗之上穹然而高者一分也弓鑿廣四枚則鑿孔之廣所以容弓者四分也鑿上二枚以其上無所受而不用力故二分也鑿下四枚以其在下有所受而用力為多故四分也鑿深二寸有半上言部廣六寸達常圍三寸則達常入部其徑一寸是達常兩畔猶有五寸則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則弓鑿不至侵達常也下直二枚者謂鑿下四分弓入鑿而曲二分則下直二分也鑿端一枚則鑿之狹一分也夫一枚為一分部廣六寸圍三之則尺有八寸其數不過百八十分而止弓鑿四分而二十八弓已占一百一十二分外止餘六十八分則部中實少而虛多又以弓鑿一百一十二分其深各二寸有半而共湊於達常一寸之徑其數似不相合然古人深察物理上下相制自然堅固縝密而非常工之所能測識者矣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軹轂末也輪崇與車廣同與廣六尺有六寸并兩軹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總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寸之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四

一又以承輿七寸為軌故旁減軌內七寸則減尺四寸入輿下其餘一丈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也故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六寸凡丈二尺六寸又有宇曲之減則止可以覆軹若輪之廣則又小於軹軫之廣則又小於輪而弓之庇亦以一尺為差故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參分弓長而採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  
蓋弓近部者謂之尊近外而長則為宇曲三分弓長而採其一則六尺之弓採而為宇曲者二尺矣參分

**弓長以一為尊則六尺之弓平而近部者亦二尺矣**  
近部謂之股猶輻近轂之為股也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為蚤也股欲大蚤欲細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以弓鑿廣四分而方圍之則股圍一寸六分去其一以為蚤圍則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蚤圍在未而股圍近部謂之尊則與部尊同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露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上欲尊謂近部之二尺也宇欲卑謂下為宇曲之四

尺也蓋程并達常一丈故字曲之四尺者垂二尺部  
上高則其勢隆宇下卑則其勢俯此所以吐水疾而  
雷遠也至於蓋崇十尺其中正也謂以宇二尺并八  
長八尺則於十尺為稱過乎十尺則蓋已崇而難為  
門不及乎十尺則蓋已卑而反以蔽人之目是以蓋  
之崇必十尺古之所謂良蓋者不以衣覆之故曰弗  
冒不以絲繫之故曰弗紘如是平畝而馳有殷其震  
地之聲宜若墜矣而不墜是弓之入於部者固而不  
可搖也故謂之國工與輪人為輪之國工同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參

輪輿軫蓋皆車也言為車而謂之輿人則從輿為正  
若夫挾車旁以踐地者輪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  
崇則欲其運兩軾衡長則欲其容兩服輪崇車廣衡  
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等也言  
三者相等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採  
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  
分其廣以一為之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  
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參分軾  
圍去一以為軾圍

輿之深者曰隧隧邃也言車之深也人之所依憑者  
曰式式敬也言憑之則致敬而有禮也兩轎上出夫  
式者曰較謂車箱兩旁植之者也輿後之橫木曰軾  
則旌旂之所被飾者也軾則軻之直者以其旁止於  
此故曰軾軻則式之直者對人而言故曰軻其分寸  
之濶賈氏釋之詳矣此後不復詳釋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  
繼者如附焉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  
直生準此方圓平直之所從出也故輿人之為車也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美

規之以砥其圓圓之至者自中於規矩之以砥其方  
方之至者自中於矩繩以縣之以砥其直而立之直  
者自中於縣水以平之以砥其均而衡之平者自中  
於水曰中者循天下自然之理而不容加毫末於此  
也至於直者如自然之生繼者如自然之附此又理  
之極於自然者蓋天下之直必本乎繩墨若木之條  
達而生者不待繩墨而自直天下之繼必本乎膠漆  
若木之旁出而附者不待乎膠漆而自繼車之材直  
而如生非謂舍繩墨而自直也繼而如附非謂舍膠  
漆而自繼也本於繩墨膠漆而非出於繩墨膠漆

其爲工之巧也至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居之爲言處之得其所之謂也并如兼并之義凡物之體以小入大大者受而入之是謂大與小無并若大者勢足以相并則小者不能以自立不動則已器成而動大倚小則小必摧若又從而引之則小者絕而不復屬善居材者必有其道矣

棧車欲弁飾車欲侈

棧車卽巾車所言士乘棧車者也飾車卽巾車所言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是也古者天子諸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毛

侯卿大夫士皆以革鞞輿及轂約但有金玉象爲飾者得金玉象之名孤卿大夫轂上有篆縵墨之飾故亦得篆縵墨之名士之棧車則無革以爲鞞者無革者無以爲固故欲侈言歛而向於內也有革者有以爲固故欲侈言縱而向於外也然車以弁侈爲善而鍾則弁侈爲病蓋鍾貴乎廣狹之中而車貴乎大小之宜各適其當而已

車箱橫闊六尺六寸 較式上橫木兩轆立木上出式者也呂和叔解淇澳詩倚重較兮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以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

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云較出於式故

曰重較較崇者自式之上言之式崇者自車床之上言之較與式相重通計之則共長五尺五寸式得三

尺三寸較得二尺二寸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式人所憑依者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輪車箱

也音倚猶欄干也在兩旁軹轆之橫者其旁止於此故曰軹音只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式旁之直

者對人而言故曰軹音對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毛

四輿橫廣六尺六寸亦曰駟輅長一丈四尺四寸衡長六尺六寸駟深四尺七寸在式前有十尺身在隧下則有四尺四寸身共長一丈四尺四寸當兔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軹間卽輿之橫廣是也伏兔至軌經無明文鄭云如式深也

駟人爲駟駟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駟深四尺駟馬之駟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

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

攻木之工七而不列斲人者以斲非作車之所始而實有切於車之用此所以別設斲人之職斲有三度因馬之高下以為之度也國馬之斲深四尺有七寸加軹崇三尺有三寸及軹與轆之七寸則衡高八尺七寸所以用八尺以上之馬田馬之斲深四尺加軹崇三尺及一寸半及軹與轆之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所以用七尺以上之馬駕馬之斲深三尺有三寸加軹崇三尺軹與轆之四寸則衡高六尺七寸所以用六尺以上之馬是三度者固輪人之制軸以貫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制宜附於斲人也明矣

軌謂式前也自式以前為轅曲中其長凡十尺策以策馬半軌之數其長凡五尺御者自車上執之不短不長取其足以及馬而已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軹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木者以其材之大小而稱其任之輕重者也任正者謂輿下之木車所取正為兩轆之所植而較式又依於兩轆故謂之任正十分其軹之長以其一為之圍則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以十分之一為任正之圍則凡尺有四寸五分之二矣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衡任者謂駝馬領不得出兩軹之間則軹頸用力之處故謂之衡任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衡長六尺六寸其圍則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矣此皆任木之度若小於度則力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五分其軹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軹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之圍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軸謂車軸之貫轂者也與廣六尺有六寸即軹之間五分取一以為軸圍則其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者相應矣當免謂輿下之貫軸者也軹長丈

四尺有四寸十分取一為當兔之圓則其圓尺四寸五分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矣頸謂頸前之持衡者也三分兔圓去一以為頸圓則其圓九寸十五分之二九矣臚謂與後之承軫者也五分其頸圓去一以為臚圓則其圓七寸七十五分之二五十一矣

凡採軻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軻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本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也伏其軻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軻直且無撓也故登也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也也不援其邱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各官

軻直且無撓也

軻以火採所以致曲亦不可太曲弧深則太曲矣下經言軻欲弧而無折軻無惡於弧也惟太深則折故孫而無弧深孫言順理也軻而順理雖無弧深之患亦不可有直且無撓之勢於是記者以考工者以大車之轅證之夫大車乃駕牛之車初無與乎駕馬之軻特因其採軻而證以大車之灋今夫大車之轅擊下也謂其勢直而下至也下則難於登也雖能登也而阪險之地易以傾覆此直而無撓故也大車平地雖能節其軒輕之任而使之高下相稱若其登也則牛不

退而伏其轅轅必重而縊其牛此亦直而無撓故也登也者自下而上用力為多故謂之倍任然力之强者尚能登也及其下也下不摩其車之邱則車或進而縊牛之後此亦直而無撓故也此三者皆所以證採軻之說

是故軻欲頡典

頡如頡人頡頡之頡言其長也典常也灋也軻貴乎曲直順理故欲頡頡典頡則軻雖長而合乎灋度之常矣

軻深則折淺則負軻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軻欲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各官

軻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軻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軻猶能一取焉

軻深則折謂採之太深則傷其力故馬倚之而易折淺則負謂採之太淺則馬負之而反傷馬之力此軻之病也不深不淺若水之注無所凝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馬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此軻之善也其善與病如此故諄復詳紀其採軻之灋所謂軻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則採軻之灋也弧曲也大曲則易折故欲弧而無折上經言

無孤深是已經直也太直則易絕故欲經而無絕上  
 經言孫是已既孫而無孤深則無不得其進退之宜  
 進非能謀於馬而若與馬相謀退非能謀於人而若  
 與人相謀是以無情之物而與人及馬之有情者不  
 期而自合非和之至者不能也轉既得其和矣則其  
 用無不順其行無不利是以終日馳騁而左不權言  
 尊者在車之左而無罷倦之勢行數千里而馬不契  
 需言馬與之相習而無相倚之病終歲御衣衽不敝  
 言馬無動搖而不勞御者之力是三者皆善斯可以  
 言轉之和矣然不特和而已轉之勢和而順則其進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也必易馬力未進轉已有以勸其登非果能勸也其  
 勢若有以使之也馬行既止則無所用其力轉猶能  
 一進而取道焉非有意於一取也其勢自不容已也  
 則雖記考工者之善於形容其亦工之巧者如是哉  
**良轉環澗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澗謂之國轉**  
 上言良轉下言國轉記考工者之善於形容者也言  
 國轉則甚言其為良也如經言良馬則總言駕五路  
 者又言國馬則乘車兵車之所專用者此國轉良轉  
 之辨良轉環澗謂其鞅有五環飾之以漆故曰環澗  
 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澗者謂轉長丈有四尺

四寸漆之所不至者自伏兔去軌七寸而已其軌中  
 亦半有澗焉此特轉之一端何遠謂之良轉而且以  
 國轉許之蓋自上經言轉之和至此方以良轉國轉  
 名之此記者敘述之灑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  
**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  
**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  
**四旂以象營室也**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上經言周人上輿車官之制莫詳焉車上必建旗故  
 此經終之以旂與旂之義然攷其制皆與周官不合  
 巾車所謂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主五路所建  
 而兼四代之制也司常所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  
 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  
 者主國之大閱而建之以帥眾者也大司馬所謂王  
 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  
 野載旒百官載旗者主中秋之治兵而載之以帥眾  
 者也大行人所謂建常九旂建常七旂建常五旂者  
 主五等諸侯之命數而同邦國之禮者也司馬司常  
 言旗而不言旂大行人雖言旂而明諸侯之制巾車  
 於太常言旂而於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不言旂乃天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三

子五路之制惟司馬辨天子諸侯羣臣之旗制雖不言旗旂而其旗旂亦各從其命之數諸侯以奇數故以九七五為節羣臣以偶數故以八六四為節今轉入所言龍旂九旂鳥旛七旂則固有取乎陽奇之數所言熊旗六旂龜蛇四旂則特有取乎陰偶之數而皆以為天子之旗制殆有不可曉者若以此求合巾車之制而謂龍旂為大旂鳥旛為大赤熊旗為大白龜蛇為大麾似矣然大赤周制大白殷制大麾夏制豈周專於鳥旛殷專於熊旗夏專於龜蛇乎若復以此求合於司常司馬之制謂龍旂為諸侯所建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三

鳥旛為州里百官所建熊旗為師都軍吏所建龜蛇為縣鄙郊野所建似矣然諸侯建交龍之旂以至州里百官師都軍吏縣鄙郊野所建之旂其旂各賦其命數亦豈專於龍旂之九旂鳥旛之七旂熊旗之六旂龜蛇之四旂乎若曰玉乘玉路建大常則象路載鳥旛在前木路載龜蛇在後金路載龍旂在左革路載熊旗在右亦無據也且周制玉路以祀而四路從固已有巾車之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矣轉入四旂將安所施況成周之車旗托物取象皆有不易之理轉入四旗之義是豈成王周公之所以托物取象者乎

今考之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心是也其屬有尾尾有九星故龍旂九旂象之鶉火南方朱雀之宿柳是也其屬有星星有七星故鳥旛七旂象之伐者西方白虎之宿也與參連體而六星故熊旗六旂象之營室北方玄武之宿也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故龜蛇四旂象之然有可疑者同為青龍何止於大火同為鳥隼何止於鶉火同為熊虎何止於伐同為龜蛇何止於營室是於四方七宿各舉其偏者也大火為心何與乎尾之九星鶉火同柳何與乎星之七星六旂象伐伐止三星不日與參連體則六之數為不足四旂象

營室營室止二星不日與東壁連體則四之數為不足況東南之星取其一西北之星取其二東南則取日月所舍之次西北則取其星之名東南則取七宿之中西北則取七宿之末其說參差不合於古是豈成王周公之制大抵轉入四旗非周制亦非前代及秦之制也巾車言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為前代之制此非前代之制矣大司馬司常言旂旗旛旒為成周之制此非成周之制矣月令言四時載青赤白黑之旂為秦之制此亦非秦制矣然則何所據乎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正合轉入四



旗之說而曲禮亦先秦古書也上文有車騎之說而三代無車騎騎馬之制自戰國之趙武靈王始趙改胡服與匈奴角於是乎有騎戰或者此為趙之制乎不然則戰國之制乎國語云左軍皆赤旗而許謹乃謂熊旗六旂以象伐星士卒以為期則是戰國之軍制而用之於車戰者也是推之輶人四旗為戰國之制明矣

###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弧弓枉矢見於夏官司弓矢之職則弧矢之取象向矣蓋晉志所載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三

常向於狼弧矢動搖不如常者多盜賊此成周所以設弧矢之制然周官皆不言旗繆之畫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鞬釋者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繆之幅又設矢象弧星有矢恐未必旌旗皆有之或者諸侯之制乎今輶人以此列於四旗是襲侯氏之制以為車制之飾於此益信四旗為戰國之制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棗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築冶鳧棗段桃此攻金之工六也而金亦有六齊鍾鼎一也斧斤二也戈戟三也大刃四也削殺矢五也鑿燧六也且天下之至剛者莫金若也奚以錫為蓋以錫之柔濟金之剛而後其器為可用六弓者為之調適其性而品節其齊故曰六齊齊以多錫為下少錫為上於是又有上齊下齊之別築氏為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多錫為下故曰執下齊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少錫為上故曰執上齊少錫為上則鍾鼎斧斤戈戟皆上齊也多錫為下則大刃削殺矢鑿燧皆下齊也是推之則鳧氏為聲棗氏為量段氏為鑄器當入上齊桃氏為刃當入下齊然下經鳧氏為鍾而此言為聲桃氏為劍而此言為刃蓋聲以金為正而刃以劍為利其別以此若夫此言鼎與斧斤鑿燧而經不名其官者以鼎與斧斤為上齊而冶氏為之也鑿燧為下齊而築氏為之也

###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 冬官

三

### 周禮總義冬官卷六之一終

周禮總義卷六

考工築氏六之二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削刀也古人用簡以竹為之以火灼之然後以削刀刻其書其用之關於天下者甚大上經言魯之削以為地氣之良不特地氣為然秦惟善戰者多故多慮粵惟善耕者多故多鑄魯之削其亦猶是故築氏之職雖曰執下齊而實用之所甚急長尺博寸此削之制合六成規則有義存焉蓋竹簡之書有縱橫曲直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反缺倒仄之體惟削刀之勢順而後可以得其利此所以有取於合六之規又須築氏以巧制之常欲其新發於礪用之不窮雖用之久者不能無敝然鋒鉞鈇利雖敝至於盡而終無頓缺之患故曰無惡此又非常工之所可及者自秦之蒙氏製筆而人始為簡且便之習漢存古灋仍取書刀兼而用之謂之刀筆然機事競起巧詐百出終不若古人用削之為安也  
**治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  
治氏執上齊此經所言戈戟是已今首言為殺矢者是殺矢以至重三坑十三字乃衍文重出鄭氏亦謂

似補脫誤在此蓋殺矢之制五分其金而錫居二是為下齊不應以執上齊之治氏為之且此經惟玉人其制與典瑞同然後差殊且有散逸不全者大抵收拾殘篇於秦火之後若此者不一况矢人為矢自有此十三字想當時傳寫誤真治氏之下此其為衍文無疑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鈞**

戈刺兵也鄭氏以為句兵或者疑之而遂謂已倨已句為句兵之制度則誤矣大抵句為太曲倨為太直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此戈所以言倨句也戈二刃內謂胡以下接秘者也胡謂矛之旁出者也援謂直而向上者也戈廣二寸總內援與胡而言之皆徑二寸也內倍之則其長四寸胡三之則其長六寸援四之則其長八寸已倨已句則專主胡而言之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圓於磬折已倨則胡過於直過於直則刺人而不入已句則胡過於曲過於曲則刺人而不決長內謂胡以內過長也短內謂胡以內過短也胡以內過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與胡並句故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

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倨之外則胡之裏也句之外則胡之表也倨句外博則上下俱寬無四者之病矣重三鈞先儒以鈞為緩與書所謂其罰百鍰同其重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一斤四兩其說誠然矢人言重三垓乃音九豈非音相近而傳之或差乎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鈞

戟與戈同戈二刃戟三刃皆刺兵也何以知其為三

刃上經戈廣二寸援及接秘長一尺二寸胡長六寸

重三鈞此戟廣一寸有半寸胡四之則與戈同長六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寸內三之援五之雖上下有半寸之差其實與胡同

長尺有二寸但其刃狹於戈半寸宜若輕矣而亦重

三鈞者若不三刃則輕於戈而其重為不同三刃則

胡之句倨中矩言正方也於援之外又有所謂刺刺

著秘前如鐔謂於援胡之橫上中使出者也有刺與

三刃乃見三鈞之數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

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

廣而圍之

劍以止暴惡桃以辟不祥類相似也故以桃氏為劍

劍之所利在乎刃而刃謂之臘臘廣二寸有半寸則

臘兩面各有刃兩從者劍脊中高兩般而趨鐔者各

一寸四分寸之一也以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者莖

謂劍夾中人所握者其圍二寸有半則其長五寸矣

中其莖設其後者謂從中以却稍大之者於操執則

易制也三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者首廣

謂劍把接刃處之徑也三分二寸半而去其一則首

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而圍之者正謂圍也與廬人以

圍為圍同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鈞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鈞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

鈞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中下三等之士非指命士也樂記所謂虎賁之士

說劍是已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

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

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各因其人之材力彊弱而

列為三等之用則人與器相習而無不安之患矣

臯氏為鍾兩鑿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

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

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景

于上之攤謂之隧

天下之物重不踰金輕不踰羽鳧羽物也輕莫尙焉  
鍾欲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故爲鍾以鳧氏取其聲之  
輕而已凡鍾不圓而有兩角樂角也樂謂之銑者其  
角已無所致飾取其明潔言其純澤如洗也銑間謂  
之于者鍾形上袂則屈而不直聲生於此緩而不迫  
猶氣之于也于上謂之鼓者以所擊之處聲所由作  
故曰鼓也鼓上謂之鉦者左右上下於此取正焉故  
曰鉦也鉦上謂之舞者以其聲大而運於此發揚故  
曰舞也舞上謂之甬者以鍾柄所接之處有不窮之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五

用故曰甬也甬上謂之衡者衡平也言甬上之勢正  
而用之以取平也鍾縣謂之旋者旋環而繫之也言  
繫之如循環也旋蟲謂之幹者幹固也設飾於上以  
爲固也鍾帶謂之篆者介乎鼓鉦舞之間而其形條  
細若帶故曰帶其帶如篆籀之文故又曰篆篆間謂  
之枚枚謂之景者篆間有鍾乳以夾鼓與舞若數物  
之枚故曰枚其枚如日景之明故又曰景于上之攤  
謂之隧者以所擊之處如摩之光故曰攤擊之室如  
隧故又曰隧自兩鑿之銑以至鼓上之舞所以定鍾  
之體也舞上之甬甬上之衡所以正鍾之縣也鍾縣

之旋以至攤謂之隧所以爲鍾之飾也鍾之制於是  
備矣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  
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  
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  
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此言鍾之度而不言多寡者隨其律之大小長短爲  
之而已周語曰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而對  
以度律均鍾均平也假如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  
身倍半爲鍾蓋取九寸之倍而又取其九寸之半則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六

通爲二尺二寸半餘律亦如是各以其律爲廣長圍  
徑此卽度律均鍾也律有長短故鍾有大小鍾有大  
小而長短亦欲其稱凡鍾之制皆下侈上斂故鉦之  
徑居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與鉦同  
而鼓間去二分則鼓間居銑徑十分之六也以其鼓  
間爲之舞脩則舞間與鼓間等矣又去二分以爲舞  
廣則舞廣居銑徑十分之四矣以此推之則銑間與  
鉦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然舞之上下既促當以橫  
爲脩縱爲廣則上不失於太斂下不失於太侈矣以  
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則太長不類先儒以爲并衡數

是也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衡在甬上小於甬故也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者上既以鈺之長爲甬與衡之長故令衡居一分而旋又居一分乃居甬之中央是其正也由是制鍾則鍾之大小長短皆可以律推之矣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與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鍾以聲爲主而聲之所發本乎形形既不同聲亦隨異此鍾之大小所以貴乎中也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爲厚小鍾以鈺間十分之一爲厚則爲厚薄之中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七

矣今臆氏言薄厚而未免乎震動則必有不得其中者薄厚不得其中其初不過震動而已至於聲之清濁由此而出口之侈弇由此而與果何所自而然記者於此謂之有說蓋有說以推其弊之所由起也謂大鍾不可以不厚而已厚者其聲石而不出小鍾不可以不薄而已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窄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抑而不發其甬長者其聲震掉而不定其聲之病皆其形之失中者也所謂有說者如此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鈺

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

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爲之厚小鍾以鈺間十分之一爲之厚是鼓間鈺間皆居銑十分之六其爲數一也鄭氏謂鼓鈺之間同大小之分宜異又曰言鼓外鈺外則近之殊不知鼓間鈺間雖同而鍾之大小不同因其大小之形而各取其大小之數則其爲厚也實異何必鼓外鈺外之說至於鍾大而短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其聲舒而遠聞則亦于二者之厚而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八

取中焉若夫遂特于上之攤其方圓深淺于鍾若未甚病而亦十分其厚之一既爲之深又爲之圍其制鍾之不苟如此

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臬堅也量與鍾鼎同爲上齊皆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又欲其改煎不耗取其堅而已不耗然後權之以砥其輕重之平權之然後準之以砥其高下之均準之然後量之以砥其多寡之稱由是置之模鑄此量之所以爲至堅而用之不窮者也

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鬻一  
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周用四營之數四鬻爲合四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  
爲區四區爲鬴鬴深尺方內而圓其外則四區也其  
鬻一寸其實一豆則四升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則  
四合也鄭氏以鬴爲六斗四升誠得之矣至焦蹈則  
謂躍於鬻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所謂鬴也  
者斛也深尺方尺而圓其外實能容之所謂豆者斗  
也其鬻一寸實能容之雖然此西漢之所謂量也班  
固之言量曰其上爲斛則十斗其下爲斗則十升左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九

耳爲升則十合右耳爲合則十鬻鬻以千二百黍爲  
實自鬻至斛皆以十計殆倍半於周量之數蹈以此  
爲周之量豈其然乎或謂蹈蓋引管子曰百升而成  
鬴此鬴爲斛之證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  
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此豆爲斗之證也  
是不然孔子嘗語冉有曰與之釜馬融釋之曰六斗  
四升管子因時立制釜雖與鬴同其實數則異乎周  
殆不可以一槩論且爲豆或以木或以瓦木豆實四  
升鹽人言四豆之實是已瓦豆實十升旅人言豆實  
三而成釥是已梓人所謂豆亦瓦豆耳鬻之所實當

與木豆同數或謂鬴豆固非齊之灋然蹈謂豆區釜  
鍾各自四而登者乃齊之亂灋也奚取焉曰晏子以  
齊舊四量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爲鍾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貨以公量收  
是晏子當春秋之時去成周爲未遠其論四量必有  
本矣或謂周之量深尺方尺漢制亦然筭方一尺則  
所受一斛若實四豆無乃大寡乎曰周用咫尺八寸  
漢用黍尺十寸量方尺深尺雖同而其尺有長短之  
差故也

重一鈞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十

量灋本起於黃鍾之鬻至於鬴之深尺內方尺而圓  
其外其重一鈞若漢律歷之斛亦深尺內方尺而圓  
其外其重乃至二鈞何也考律歷志則漢用黍尺十  
寸若周則咫尺八寸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則以六尺四寸爲步此八  
寸尺之證也周量方尺而狹故其實一鬴而重一鈞  
漢量方尺而廣故其實一鬴而重二鈞本朝范鎮嘗  
言周之鬴重一鈞漢之鬴重二鈞其聲皆中黃鍾乃  
知尺與權衡相傳至今不變唯量爲不同今之大府  
量比古量半之殊不知周之一鈞卽今之半鈞蓋今

之尺既倍於古則今之半即古之全今之黃鍾重半  
鈞即古之重一鈞者也

### 其聲中黃鍾之宮

古者神瞽考中聲以制量則知量濼本起於黃鍾之  
侖蓋黃鍾中聲也周制遠矣參以漢制黃鍾之律其  
始以秬黍千二百積之黍之積有多寡故律之管有  
短長黃鍾之管其長九寸其所容之黍千有二百而  
餘律自是生焉故以一黍之廣爲一分積分而寸寸  
而尺尺而丈丈而引則知五度之濼皆起於其長以  
千二百黍之重而爲十二銖積銖而兩兩而斤斤而  
周禮總義卷六之一冬官

鈞鈞而石則知五權之濼皆起於其重以千二百黍  
之多而爲一侖積侖而合合而升升而豆豆而區區  
而鬴則知五量之濼皆起於其多而眾濼具焉是以  
五度皆起於黃鍾之長五權皆起於黃鍾之重量之  
深尺方尺以至重一鈞者既合乎黃鍾之權度而又  
起乎黃鍾之侖其中黃鍾之宮宜矣

### 槩而不稅

槩所以平物也不稅所以公天下也賈氏援趙商之  
問槩而不稅廛人何以有稅鄭曰官量無稅彼廛人  
有稅在肆當用者也其說陋矣今攷廛人斂市之總

布後鄭以爲守斗斛者之稅非謂斗斛有稅也以斗  
斛受其稅耳不然則角人之齒骨以度量受之掌染  
草之草物以權量受之豈皆謂之稅哉以此量槩之  
平通用於民亦通用於官此所以爲不稅也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  
厥後茲器維則

銘之爲義有以爲戒者有以爲美者戒若湯之盤銘  
是也美若衛孔悝之鼎銘是也此量之款識則銘其  
美而已蓋聖人制量本乎黃鍾之侖五權五度六律  
六呂皆始於此而禮樂實寓焉非時文之君何足以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探制作之理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者非時文  
而何惟時文之君內思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  
之極故其量足以該天下之美而謂之嘉量以觀四  
國者謂大觀在上之觀巍然在上立此嘉量之法而  
以中正觀天下也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者謂五則之  
則非特後世五量取則於此如五權之輕重五度之  
長短六律六呂之高下亦皆取則於此也舜之先於  
同度量武王之先於謹權量亦是此意銘之所謂時  
文思索豈欺我哉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金堅也錫柔也錫居金六分之一故專言鑄金之狀上經言改煎金錫則不耗而此言其證以青色為貴弓人曰青也者堅之徵也惟金亦然金之青則其色純其力堅其次青白則色差雜矣其次黃白則雜而弱矣至於黑濁則穢滯而不可用矣故鑄金之狀始則變黑濁為黃白又變黃白而為青白又變青白而為青純則亦復其本而得其至堅之性也言於梟氏為量之後茲其所謂上齊者乎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段氏

段氏為鑄器以序工知之也凡農器耕以錢耨以鑄穫以銚耨之為利大矣臣工之詩曰序乃錢耨序具也良耜之詩曰其鑄斯趙趙刺也周家以農事開國而盈成之世以此為告成功之頌宜乎段氏以鑄器專其職而記考工者又以粵無鑄為首稱即此意推之則段氏雖亡而不亡矣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

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敝則橈

函包也容也有衛物之義故制甲以衛人亦曰函孟子云函人惟恐傷人蓋其為甲取其堅而已犀甲兕甲指其物合甲言其工削革而合之其甲尤堅於犀甲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以其聯屬有次序故曰屬所謂旅者札葉也甲薄者札短欲其堅也厚者札長堅而無事乎短也故犀甲七屬而壽百年兕甲六屬而壽二百年合甲五屬而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者人身有大小長短之不齊必先因服者之身以為之容使其身安於甲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下旅而重若一者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為之圍者欲長短廣狹之相稱所謂先為容而後制革者如此然革以鍛治為善擊之為言至也鍛不至於熟則不堅而易壞太熟而過則已敝而易曲此又言制之不可苟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密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齡也眡其鑽空而密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



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甲之堅柔在乎革而革之爲物有美有惡此所以有  
察革之道鑽空以受線則欲其窳而小是以革堅而  
難壞故曰眡其鑽空而窳則革堅也革裏以向內欲  
其和易而不迫是以材更久而不壞故曰眡其裏而  
易則材更也朕謂縫處也上下直而不撓則其制善  
而不敝故曰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囊韜也卷而藏  
之易於約束則制作緻密故曰則周也豐言其大也  
舉而眡之以大爲美則其色可觀故曰明斷言其蓄  
也衣甲於身以無斷鬻爲利則迴旋而適於用故曰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五

變此所以爲察革之道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  
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迤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  
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  
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  
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  
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  
是以博爲賤也卷而搏之而不迤則厚薄序也眡其著  
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羶

先儒引故書以鮑爲鞞說文曰鞞柔革工也此所以

鮑人所掌皆柔革之事凡革之制望而眡之其色多  
晦今則欲如茶色之白進而握之其性多澁今則欲  
其柔順而滑利搏者束縛之也卷而搏之則欲其舒  
而不迤著者鋪著之也眡其著則欲其淺而不積察  
其線欲其藏者謂革縫之縷欲其藏而不露革欲茶  
白色固美矣然澣之不疾則爲水所漬而易壞故疾  
澣之則堅也革欲柔滑性固順矣然脂之不厚則其  
材不澤而易敝故腥脂之則需也引而伸之欲其直  
而不撓直而不撓是取材之必正也信之而枉則緩  
急不等急者必爲之先裂是革雖博而賤也自厚薄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五

序以至於雖敝不羶柔革之道至此可謂善矣

鞞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  
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  
一謂之鼗鼓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地官鼓人有六鼓之名鞞人所言鼗鼓臯鼓則六鼓  
之二也蓋鞞以軍爲義而鼗鼓臯鼓用之師役正鞞  
人之事惟臯陶長六尺有六寸以至上三正者鞞人  
雖言其制而不指其名先儒引賈侍中云晉鼓大而  
短近晉鼓也特言近之而已其說亦無經見非學者  
所宜從也臯陶木鼓也言如陶穴之中虛也長六尺

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者謂鼓木之版也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則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版之中一尺其圍二丈則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即所謂穹者而復言穹者三之一如鼓面徑四尺則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面倍之則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則穹徑亦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正與上文中之徑合厚三寸者版之廣狹雖不同而同於厚三寸上三正者兩頭與中央皆正為三正已上皆臯陶之制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七

圍加三之一謂之叢鼓者鼓面四尺則其圍丈有二尺中圍加三之一則其圍丈有六尺也為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者鼓面亦四尺然其中之穹者或倨或曲一取於磬折而已此經先言叢鼓之制以軍事為先也次言臯鼓之制役事次於軍事故也惟臯陶不謂之晉鼓則宜何從要之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凡胃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啟蟄者中春之月雷出地奮豫而蟄蟲咸動啟戶始

出此天以至陽之氣鼓動乎萬物者也以是日而胃鼓是因其至陽之氣達其至陽之聲而已良鼓瑕如積環則周環若瑕之積於內此鼓之善也形有大小長短而聲有舒疾遠近此鼓之病也言其病則可以推器之善矣

韋氏

關

韋氏之篇亡矣其所掌不可考而上經鮑人之事則治革而柔之者也蓋皮之去毛則為革熟之則為韋革如革車之類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必待熟而後可也或者韋氏所掌用於弁服之類云耳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六

裘氏

關

裘氏亡篇亦不可考然天官掌皮為大裘以至良裘功裘此經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經復有玉人之事或者裘氏掌其制而掌皮言其用

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畫所以分布乎五色也繪則會聚之而已蓋一氣運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五行彰而為五色播五行於四時者陰陽之序雜四時於五色者陰陽之理青者木之正色也以蒼天之氣而位乎東故東方謂

之青赤者火之正色也以丹天之氣而位乎南故南方謂之赤白者金之正色也以素天之氣而位乎西方故西方謂之白黑者水之正色也以玄天之氣而位乎北故北方謂之黑陽之色以赤爲本而以玄爲正其色復乎幽天之正色也故天謂之玄陰之色以黑爲本而以黃爲正其色得乎中地之正色也故地謂之黃以天地之色與四方之色而並列於四時之間亦猶乾坤二卦與六子之卦並行乎十二月之氣然經所謂雜五色則青也赤也白黑黃也而復有所謂玄焉玄與黑何別乎黑者北方之正色而已六入爲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九

玄則有黑有赤赤者陽之正黑者陰之正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而運此五行者也茲其所以辨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繪畫之事雜五色而玄亦謂之色是以天之正色而運此五色者也故止言雜五色此言相次者非次序之謂亦雜比以爲設色之美而已知所以相次而不知五行之理亦不足以盡設色之工巽位乎東南萬物趨於文明之地故青與赤謂之文坤位乎西南萬物成於致役之時故赤與白謂之章乾位乎西北其

道主剛而能斷故白與黑謂之黼良位乎東北陰陽各正其所辨故黑與青謂之黻言青而繼以赤以至言黑而繼以青五行相生之義也言青而次之以白言赤而次之以黑五行相尅之義也言玄而次之以黃又天地相合之義也相合所以相比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古人合此數者謂之雜五色則亦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已矣

五采備謂之繡

繡非畫繪也而繼於畫繪之後同於用五色而已然畫繪陽也施采未備未害也繡陰也陰道常乏常嫌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十

於不備故五采備謂之繡鄭氏釋上經文章黼黻之義皆謂繡以爲裳此其說固不可拘要亦有理存爲書言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藻而繼之以火青與赤之文也言火而繼之粉米赤與白之章也言粉米而繼之以黼白與黑之黼也言黼而繼之以黻黑與青之黻也惟黃之色無所見而宗彝繡之以虎雌則亦以黃爲色茲實五采備之證言五采而不言五色蓋畫繪主乎設色而繡則以五采爲用故耳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畫繪之事非徒尙象也道德性命之理天地人物之變皆寓焉土以黃象其方天時變者先儒謂古人之象無天地而此記者見射有之殊不知天地雖不可以形容土以黃而位乎中即地之正色可以定體求也故曰象方青赤白黑者四時之色天以四時之色而生成萬物不可以體求也故曰天時變火之形銳而性圓因物賦形則有變通不窮之用故曰火以圓山之正平者為章而草木亦為地之章皆取其成象之義故曰山以章水者龍之所宅而澤國龍節亦以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圭

類求故曰水以龍鳥即鳥隼為旗之類所以示驚速獸即熊虎為旗之類所以示猛毅蛇龜蛇為旒之類所以示完果或謂火與山水則繪之於衣鳥與獸蛇則繪之於旗其說或然然繪山於尊曰山尊繪龍於旂曰龍旂豈特衣而已畫鳥於彝曰鳥彝畫獸於侯曰獸侯豈特旗而已要之古人雜四時五色之位而謂之巧者誠不可以一端求也林希逸考工記解首言雜五色此言雜四時者謂五色取象四時也言四時則五方又在其中矣此章字乃彰施之章也設色如此必有能者為之則謂之巧非曰雜色以章即為

巧也如曰三材既聚巧者和之之意

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甘受和白受采畫繪之事備五采也以白為先故曰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焉子夏問詩之素以為絢兮而夫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即有禮後平之對蓋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質以粉為質而謂之功者猶言彰施五采必待此而後為功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人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圭

物莫重於鍾莫輕於羽羽之色欲其重故以鍾氏染之鍾之聲欲其輕故以鳧氏為之鳧以況其聲之清鍾以況其色之重也湛漬也秫赤粟也以朱漬赤粟三月而熾之者先練治其色及三月然後以火熾之又取羽淳熟而浸漬之使羽與色漬而相入所以為染羽之善然而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則自黃而入赤者也又再染而黑則為緇矣又再染而黑則為緇矣經言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而不言四入六入者案士冠禮有朱紱而鄭云朱則四入是纁入赤而四入為朱也鄭又云玄色在緇

紉之間其六入歟是又以紉入黑而六入爲玄也染羽之不苟如此然鍾氏染羽而天官復有染人者蓋染人掌染絲帛而鍾氏所染者鳥羽而已羽之入色難於絲帛此所以專設鍾氏之職

僮人闕

設色之工五畫繪鍾筐幌今以天官染人考之春暴練者其幌氏歟其職所謂練絲練帛是也夏纁玄者其鍾氏歟其職所謂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雖不言玄而鄭氏謂玄在緇緇之間是也若夫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經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其筐人之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職乎

幌氏涑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涑涑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涑

治絲帛而熟之之謂幌治荒之意也治其生者熟之而已絲弱於帛帛壯於絲涑絲不過浼水而漚之涑帛則以欄爲灰煮而熟之以至淫之盪之又至於塗之宿之其灑爲特詳是涑帛涑絲其灑爲不同而同

於晝暴諸日夜宿諸井者蓋暴諸日則溫之以陽氣宿諸井則寒之以陰氣精密乎陰陽之理而後知涑絲帛之所以爲巧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

必讀爲蹕蹕亦必先儒謂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必致其謹而已蓋古者天子諸侯之玉用則執之居則守之然諸侯言纁藉而不言組約示有所尊也天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子有纁藉而又有組約所以優至尊也天子雖居至尊之勢而常有必致其謹之意故以組約其圭之中央者不謂之蹕而謂之必豈苟而已哉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四圭者備天德也尺有二寸者備天數也卽典瑞四圭有邸是已典瑞掌其用故曰有邸玉人掌其制故曰尺有二寸義見典瑞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玉藻云天子杼挺方正於天下也大圭是已大圭而謂之珽者言珽然無所屈也大圭杼上廣其首而無

屈故曰大圭大之爲言道也圭以大名象道之體三  
尺爲數象道之成杼上終葵首象道之用終葵者椎  
也杼綱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而已先儒謂琬玉  
六寸蓋於三尺圭之上六寸之下兩畔殺之而爲終  
葵首者六寸也言天子服之者乃所以摺之也典瑞  
曰王摺大圭謂摺于衣帶之間若衣服之服故曰服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地致日本非二事致日卽所以土地也土地必以  
尺有五寸之土圭者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則正合土圭之數義見大司徒之職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祭惟宗廟用裸天地社  
稷山川等祭則設柜鬯如鬯人共秬鬯是已至鬱人  
共鬱鬯用之於宗廟故言裸圭有瓚舊圖以瓚下有  
盤口徑一尺然瓚盤之制出於漢其說見於鄭氏六  
經初無此制陸氏謂瓚形如盤橫徑四寸鼻上寸爲  
龍形圭璋爲柄當矣然典瑞言裸圭以祀先王以祀  
賓客而此不言賓客者裸以祀廟爲主故也

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二圭之義已見典瑞然此經但言琬圭九寸而纁琬

圭九寸判規則與典瑞之圭加詳焉琬圭取其圓圓  
其銳者以和順爲義所以彰諸侯之善琬取其剡剡  
其末者以剛斷爲義所以瘳諸侯之惡典瑞所謂琬  
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以易行以除慝是也然治德  
結好先王之仁也取藻飾之文以示聖人文德懷撫  
之意故曰纁易行除慝先王之義也剡與琢飾各居  
其半以示聖人威嚴不可犯之意故曰判規然二圭  
之長皆以九寸者九爲陽數之極言惟天子之尊而  
後可用之以馭諸侯也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璧羨之義已見典瑞然典瑞止言璧羨以起度而已  
此言好三寸以爲度其制加詳焉爾雅云肉倍好謂  
之璧好孔也今以好三寸推之內倍好爲六寸是兩  
畔各三寸則璧之圓凡九寸延其旁之一寸以益上  
下則橫徑八寸袤十寸矣是璧羨之袤十寸廣八寸  
二者皆謂之度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十  
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故匠人之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則又因其數而推之云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其義已見典瑞而此經但言圭璧五寸者蓋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體而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數之中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蒼璧所以禮天也故諸侯享天子以璧黃琮所以禮地也故諸侯享王后以琮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諸侯夫人且各致其享况天子與后而可璧琮之無辨乎今此經特言諸侯享天子者闕文也或曰諸侯來享以天子爲主言天子則王后與焉今兩存之然璧琮言九寸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圭

者據上公而言也先儒釋小行人之義有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小各如其瑞是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其義亦可據矣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其義已見典瑞穀善也聘女嘉禮之至善者也先儒以聘女爲納徵蓋昏禮有六而五禮皆用鴈惟納徵以束帛鄭氏釋媒氏曰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故知其爲納徵也徵成也穀圭兼言和難亦取其成而已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

圭璋皆裸玉也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成周之肆先王禮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狩以裸璋裸圭只有二寸則象乎陽之以偶成大璋中璋九寸則象乎陰之以奇立此宗廟賓客山川隆殺之辨也後鄭謂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裸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則用邊璋半文飾也其所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是已蓋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所以承流也柄則純玉爲之勺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圭

則玉多石少鄭許皆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皆以玉爲之獨三璋之勺則飾以金此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金位乎西而爲義如山川之阻固則義之象焉黃者陰之中青者陰之始朱者陽之正言山川雖以義佐陽而實以陽爲主九寸七寸皆陽數焉射四寸刻出者也射以貫勺象山川之通氣鼻一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之徑也必有纁焉文之飾也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謂勺爲龍口矣復引杜之說以勺爲尊中之勺何也蓋勺之字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殷之疏勺

周之蒲勺則尊中之勺也此所謂黃金勺則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鄭氏之說當矣

###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此大璋亦如之者若前大璋九寸則諸侯聘女反過於天子聘女之制鄭氏疑之而曰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豈有繼於三璋之後而獨言如邊璋者况邊璋與黃金勺用以酌者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或曰此錯文也當繼於上經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其說誠當然兩大璋之名一

###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圭

也按經未有一器而尺寸異者亦未有同名為一器而天子諸侯異用者此大字恐誤不可臆說

###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

其義已見典瑞然典瑞言纁皆二采一就而此經言皆八寸其尊卑隆殺不可以不辨也且諸侯朝於天子公侯伯以圭而其臣類聘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類聘亦以璧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八寸雖降於公而實過於侯伯子男臣不可以踰乎君其分異也或曰據先儒所釋則瑑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瑑璋聘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

公之臣而已蓋上公九命桓圭九寸其臣以上公之命而來則降其君之禮一等是知侯伯之臣以六寸

子男之臣以四寸何其說之紛紛耶殊不知經言瑑圭璋璧琮則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也五等諸侯以桓信躬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何嫌乎圭璋子男之臣何嫌乎璧琮又何嫌乎其制皆八寸而必欲強為六寸四寸之說何也况乎諸侯之三采三就二采再就而諸臣特二采一就其尊卑隆殺固不待辨而明矣

###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圭

典瑞言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而不言中璋則中璋特牙璋之次者也賈氏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戰守不同璋亦隨異又曰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名牙其長七寸者火之成數其射二寸者火之生數火陽類也而璋為南方亦陽也白虎通曰璋為南方陽極而生陰兵陰也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 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

駟琮以為權與璧羨起度之意同蓋璧之體圓而象乎天琮之體方而象乎地天地為萬物之所始而萬



物之數莫不取濶乎天地此權之所以取乎琮而度之所以取乎璧也知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駟琮爲權而權不以琮是駟琮可以爲權之始而不可以爲權之用蓋權之爲器濶度之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託其制於駟琮耳此言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而下經復言駟琮七寸天子以爲權者琮禮地之器也以組繫之謂之駟琮之爲言其猶地道之可宗也非居崇高之位而爲人所宗者其孰能爲之是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而權必以七寸者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冬官

圭

七成數也以成數爲權則成而不可變也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聽天下之內治而其權以五寸者五中數也以中數爲權則中而不可易也然天子之權言鼻寸有半寸而宗后不言者舉彼明此亦互見耳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大琮謂之內鎮猶天子之圭而謂之鎮圭也天子繼天爲子故鎮圭十有二寸者所以備天數后配王而位乎內故內鎮十有二寸者所以同乎王非特此也鎮圭尺有二寸而言天子守之內鎮十有二寸而亦

言宗后守之守之爲言各有分守之謂也蓋天子聽外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外后聽內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內苟違其守則外內失其政尙奚足以言鎮乎

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駟琮七寸至以爲權義見上經宗后以爲權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兩圭祀地對四圭祀天而言也天以健爲體其德無不周故其用爲四圭其數爲尺有二寸地以順爲體其德有所止故半之而爲兩圭殺之而其數爲五寸

周禮總義

卷六之二

圭

知四圭尺有二寸而托邸於璧則知兩圭五寸而托邸於琮矣其祀地旅四望之義見典瑞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上經琮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蓋天下視王爲天而視后爲地故諸侯享王以璧而享后以琮王后與焉此經不言諸侯來朝以天子爲主故也以天子爲主則曷爲不言享后而言享夫人后與夫人皆有致飲於賓客之禮故諸侯享天子以璧享后以琮享夫人以瑑琮璧言九寸而不言享后者同於王也瑑琮殺以八寸而言享夫人者別於后也先儒泥於享夫人

而謂諸侯之自相朝以經意教之豈其然乎

案十有二寸棗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案十有二寸棗案十有二列此王后之事而經不言王后闕文也先鄭不知其為闕文而曰夫人天子夫人然勞諸侯以王后為主豈有不言后而先言三夫人乎後鄭破其說曰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此說又有大不然者且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而天子亦有三夫人矣后夫人皆與於賓客之事若王於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賓客致酒後致飲夫人亦致飲是也故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筥說者謂諸侯待聘者之禮有竹筥以盛棗案而無案若勞二王之後則有案矣鄭氏既知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而十有二列者為待二王之後然不知闕文而復言諸侯僭王夫人之號不別曾不謂考工一書惟此與周官合使夫人與王后之號不別則此經又何以有宗后為權宗后守之文乎意此必有闕文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璋邸祀山川致稍餼考其義已見典瑞然典瑞止言

璋邸射而此經言邸射素功者射言刻出而貫於邸素功則樸質而無琢飾之文所以象山川有阻固之功賓客有藩屏之功也然此經言以致稍餼而典瑞言造贈賓客者蓋造館而致餼出郊而贈賄與此互相備也

柳人闕  
雕人闕

柳比也雕刻也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詩曰依我磬聲磬石也石有一定之聲而眾聲依焉故八音之中石為難調先調石聲與七音不相扞格然後謂之無相奪倫此舜之命夔於八音無所不備而擊石拊石夔特兩言之者言眾聲依之而不可苟焉者也蓋古者制器其形垂下以象天形屈而下覆之意故磬氏為磬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句一矩有半也廣狹長短務適中焉鄭氏謂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其說是矣然磬之制有大小皆

從其律如黃鍾之特磬所謂博爲一者股博也黃鍾之律九寸則博之一卽九寸也股爲二則長二律爲尺有八寸鼓爲三則長三律爲二尺七寸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則鼓博六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鼓厚二寸矣已上則聲太清太清則摩其旁而使之薄薄而廣則濁也已下則聲太濁太濁則摩其端而使之短短而厚則清也阮逸胡瑗書曰參分其博以其一爲之厚不可依依之則聲高不協音律范鎮之磬黃鍾厚一寸損益其制至於厚五分有奇然石之性或堅或潤則雖厚而清或緩或燥則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委

雖薄而濁奈何以一時偶得之石而遽疑磬氏之制乎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莖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般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鄭氏引司弓矢之義曰莖當爲般般當爲莖蓋鏃矢自與般矢相對莖矢自與般矢相對其輕重之用不可亂也嘗考古人爲矢稟長三尺稟之前設刃故有鐵而重稟之後設羽故無鐵而輕輕重之制不同而強弱之力亦異故矢人之職必以物稱量其稟而訂平之以辨其前後多寡之不同鏃矢般矢參分一在

前二在後者二分其稟之三尺則一尺在前而二尺在後也以後二尺之重而與前一尺相等則稟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五分其稟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則稟前之鐵比般矢差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焉莖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七分其稟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寸之四與前七分寸之三相等則稟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委

發高而弋射用焉至於恒矢庠矢前後皆四分而此不言者以其無所輕重故也

參分其長而般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羽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鄭氏謂矢稟三尺考之於經本無正文約羽六寸而逆差之羽之六寸又約羽二寸而逆差之蓋羽居稟五分之一則其長三尺矣所謂三分其長而般其一則般其前之一尺以趨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則

羽居橐之六寸也以其筈厚爲之羽深則量筈力之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者陰沈而向下陽浮而向上所以辨兩旁之輕重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者括居陰陽兩旁之中欲其輕重之均也夾其比以設其羽者謂夾其括使輕重均然後可設羽也參分其羽以設其羽則羽居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也矢之長短輕重如此則疾風不能動矣何憚之有

###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垓

刃長寸者殺矢之制先儒以上經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長寸則羽三寸而矢之

###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三

長一尺五寸其矢爲太短故易之以刃二寸而不知刃之二寸鏃矢兵矢之類皆然也惟殺矢爲獨異蓋其前爲極重其發爲甚遲若刃過於長則滯而不能發矣此刃必以寸而其設羽設刃不必拘於常制所以獨見於矢人之後不然冶氏爲殺矢雖補脫之誤然亦曰刃寸則其制可知也鋌謂箭鏃入橐中者也鋌十之則其入橐中者凡一尺矢人所謂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亦欲橐中之鐵鋌七分殺一以前也重三垓先鄭以垓爲量名亦無依據以冶氏重三錡考之古文以錡爲鍔而書有罰百鍔之文豈錡與

鍔音相近而傳者或失其眞平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

矢之調適不過幹與羽而已幹之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皆強弱之不得其稱者也羽豐則太多而矢重故其矢行失於緩羽殺則太少而矢輕故其矢行過於急皆豐殺之不得其節者也古人慮乎羽有豐殺之病故以指夾矢而搖之以酌其輕重則豐殺之節可知矣古人慮乎幹有強弱之病故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則鴻殺之稱可知矣古人試矢之濶如此於今亦然

###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三

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舉

筈幹也相擇也欲生而搏則擇其體之圓者同搏欲重則於圓之中又擇其材之實者同重節欲疏則於實之中又擇其節之不密者同疏欲舉則於節疏之中又擇其材之纒栗而堅者相筈者固欲其材之美而所以相之者又在乎工之巧者也

陶人爲甗實二補厚半寸脣寸盆實二補厚半寸脣寸

甌實二甌厚半寸脣寸七穿甌實五甌厚半寸脣寸  
庾實二甌厚半寸脣寸

陶所以凝土而為器者也古之所尚者瓦器所謂有  
虞氏尚陶是已後世之文靡矣然陶復陶穴見於興  
王之初泰尊山罍不忘反始之意此陶人所由設也  
甌無底而用之以蒸者也盆分物而用之以盛者也  
甌有底而亦用以蒸者也甌用以烹者所以通水火  
之氣也庾用以量物所以共蒸烹之用也甌獻其氣  
甌能受焉故無底以為用甌通水火之氣而甌能通  
火氣焉故有底而為七穿其深淺厚薄陶人皆有定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甌

制甌者傳以四區為甌則甌之所容六斗四升也甌  
甌與盆皆實二甌則倍於六斗四升矣甌者經以為  
豆實三而成甌則甌之所容三斗也甌實五甌則為  
十五斗庾實二甌則為六斗矣惟庾之實經傳多異  
據經庾實二甌為六斗若孔子言與之庾而馬註以  
為十六斗申豐言粟五千庾而杜註亦以為十六斗  
即爾雅所謂二釜有半謂之庾者也要之庾有二灋  
不可以一律論

尺 旅人為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

簋以盛黍稷簋以盛稻梁稻梁加膳也而貴者用之  
黍稷常食也而上下通用之掌客之待諸侯用簋有  
差而簋皆十有二其別如此此旅人所以獨言為簋  
以其為常用之器故也簋實一穀繼以豆實三而成  
穀者豆謂瓦豆非金木之豆周家金木之豆皆四升  
即齊晏子所言與醢人言四豆之實是已惟梓人之  
瓦豆為十升以旅人所言為梓人十升之瓦豆豆實  
三而成穀則簋實一穀為所容三豆矣

凡陶旅之事鬻壑辟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  
尺方四寸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卑

搏埴之功柔則壞剛則氣貴於剛柔得中而已鬻如  
髮之鬻言其聚而亂壑如土之壑言其發而分辟言  
其破裂而不全暴言墳起而不堅皆非剛柔之得中  
者也於是器欲中膊豆欲中縣膊者植木於均之旁  
既附泥而轉其鈞則擬度以為灋欲其與膊相應此  
器之所以為正若夫為豆則其本在柄縣繩於其側  
欲其柄之直與繩相應此豆之所以為善然中縣易  
見而中膊難知不可過於崇亦不可過於方故曰膊  
崇四尺方四寸

梓人為筍簋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簞  
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  
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以為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  
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  
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  
鍾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簞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  
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  
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  
若是者以為磬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簞鳴小首而長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聖

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禮書曰植者為簞橫者為筍筍之上有崇牙所以縣  
之也簞之上設業以象業成於上而樂作於下也業  
之上植羽以羽為南方之屬而禮樂文明之象也詩  
所謂設業設簞崇牙樹羽是已蓋樂之在天下笙管  
之屬其聲尚鳥鼓鏞之屬其聲尚獸非特其聲也其  
形然也是故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  
者脂凝而膏澤即牛羊與豕之屬其味可以祭故取  
以為牲而用於宗廟梓人必先言脂與膏者所以別  
羸與鱗羽之為筍簞也羸者先儒以謂虎豹貔貅之

屬或以為毛物而非羸物然以下經考之則正謂虎  
豹貔貅之屬以至羽者為禽鳥之屬鱗者為魚龍之  
屬三者皆施之筍簞以致其飾又不特此三者而已  
凡天下之微而謂之小蟲者外骨龜之屬內骨鼈之  
屬卻行蟻之屬仄行蝓之屬連行蝱之屬紆行蛇之  
屬脰鳴龜之屬注鳴精蚘之屬旁鳴蚘蚘之屬翼  
鳴發皇之屬股鳴蚣蝮之屬胸鳴榮原之屬皆極其  
工巧而見於雕琢之用亦足以見其樂之至和者無  
微而不被也此經既詳言筍簞之飾故復詳言所以  
為筍簞之制鍾者樂器之重者也非其聲之大而宏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聖

恒有力而任重者宜不足以稱之故羸物以為鍾簞  
磬者樂器之輕者也非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恒無力  
而任輕者宜不足以稱之故取羽物以為磬簞筍之  
橫貫於簞之中者欲其纖而圓也非小首而長搏身  
而鴻者不足以稱之故鱗物以為筍夫筍簞之制既  
象鳥獸之形及擊其所縣則亦若鳥獸之聲與之相  
應昔后夔之言樂曰鳥獸跄蹌及樂之成則又曰鳳  
凰來儀百獸率舞雖至和所感如此亦其樂制之善  
以類感類宜爾哉

凡攬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

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如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之爲筮篋必飾以鳥獸之形者取其形也亦取其聲焉蓋鳥獸之聲出於天機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今擊其所懸而由其篋鳴則篋之鳴與樂相應此攬網援箏之類古人必審其形而不苟於制作也攬言其便捷而攬物網言其纖利而網物援言其力之攀而取箏言其吻之齧而食深其爪則爪必長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聖

而曲出其目則目必露而瞪作其鱗之而則頰頰之間其勢起而直如是則勇敢擊速之狀與夫踴躍奮迅之勢蓋已然寓於制作之間及其用之非特其力足以任重且其匪然之色著見於文采則擊其所懸而必似鳥獸之鳴非果鳴也制作侔乎造化則物之無聲者亦疑於有聲者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飲器所以行禮也勺言其所受也故曰勺一升爵言

資於尊者也故曰爵一升惟觚之說先儒以爲解蓋引韓詩之說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苟以爲觚則一獻三酬不足以當一斗之數故改觚爲解其說誠當且天下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復酬賓今止言一獻三酬爲一斗之實而不及酢者專以待賓爲義且爲中人之食設也蓋中人之食以一獻三酬爲一斗不當言豆故先儒改豆爲斗此卻不必改也古之爲豆有三有以金爲之者有以木爲之者有以瓦爲之者以金爲豆其實四升齊晏子所言是也以木爲豆其實亦四升醢人四豆之實是也惟考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器

工記所言以瓦爲豆者與金木不同其實乃至十升旅人言豆實三而成穀是也梓人之豆十升卽瓦豆矣先儒不知瓦豆之制異于金木之豆而或者又泥於旅人十升之說且謂金木之豆皆十升尤非通論是知十升之瓦豆誠天下之中制所以爲中人之食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凡試梓器若鄉衡而飲不盡梓師罪之者梓師梓人之長也衡平也向口既平而中之所實尙不盡則其制必不中乎度梓師罪之求其器之善而已矣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

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績寸焉

梓人為侯者三射之侯也古者天子之禮有燕射有賓射有大射而梓人所言者主乎大射之侯何以知之以其言鵠而知之也鄭康成曰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不言賓射之正燕射之質而獨言大射之鵠舉一以該三者也廣與崇方謂侯中也以大射九十弓言之六尺為弓合九十弓則天子虎侯凡五丈四尺取弓之二寸以為侯中則凡大有八尺高與廣等故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鵠棲侯以為的者也以皮為之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凡六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罍

尺矣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者身即躬也个即幹也鄉射禮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即所以為兩個也身在中而居一分兩個在左右而居二分故曰與其身三倍中以為躬則躬之廣凡三丈有六尺倍躬以為左右舌則上兩個之廣凡七丈二尺侯之制上廣而下狹上兩個各出丈八尺下兩個半之各出九尺除兩畔之丈八尺正合五丈四尺之制則躬夾中个夾躬在上下各一幅先儒謂用布三十六丈是已此以天子虎侯為言者也若夫糝侯七十弓則其中為丈四尺其躬為二丈八

尺其兩個為五丈六尺其鵠為四尺三分寸之二狩

侯五十弓則其中為丈其躬為二丈其兩個為四丈其鵠為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矣非特大射三侯為然雖賓射燕射之侯用正用質之不同而其廣狹短長皆可以類推之若夫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績寸焉者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三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績所以持綱而繫於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八尺者以象人張臂之義績寸者以象人伸指之義蓋臂為尋而指為寸皆近取諸身者也至於侯制上廣下狹後鄭亦以為取象於人張臂八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冬官

罍

尺張足六尺是矣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正言三射之侯也大射謂之皮侯者司裘所謂熊虎豹之類是已賓射謂之五采之侯者射人所謂五正之類是已燕射謂之獸侯者鄉射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之類是已於皮侯而棲鵠則知五采之侯其中為朱獸侯之中為熊麋虎豹鹿豕之象方其春之擇土於射宮也以觀諸侯貢土之實其春以功歟方其行賓射以待諸侯之朝覲也以示



吾文德洽四國之意其遠國屬歟至於燕射而用獸  
侯也以見去天下之害而享天下之樂其王以息燕  
歟餘見司裘大射義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  
百福

侯之爲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爲  
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爲天子之諸侯使  
諸侯而安其爲侯則善矣其或不能安其爲侯不能  
奉承乎王命則司馬九伐之灋在所必及故託其辭

周禮總義卷六之二 冬官

聖

於祭侯曰抗而射女爾諸侯可不知所戒乎誠能安  
其爲侯謹守臣節則富貴可以長守故曰強飲強食  
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然天子能與人以福而不能與  
人以非所當福諸侯能獲福於天子而不能違分以  
求福此詒女百福雖曰詒之自上而所謂惟若寧侯  
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者也

周禮總義冬官卷六之二終

周禮總義卷六

冬官考工廬人六之三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受長尋有四尺車戟常  
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兵有五而弓矢不與焉曰戈曰殳曰戟曰酋矛曰夷  
矛凡五也先王之軍制五人爲伍卽一伍之中而五  
兵具焉若弓矢則夫人皆有之字說云凡伍用兵遠  
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  
戈戟刺之則弓矢爲五兵之用可知矣夫弓矢之官  
在夏官則有司弓矢掌之在考工則有弓人矢人爲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十

之其兵車則又與人輪人輶人等爲之其五兵則又  
有攻金之工治氏等爲之今廬人雖言五兵六建然  
廬器非兵車也亦非專言五兵也特爲五兵之廬器  
而已廬器謂秘也秘柄也序言秦無廬而鄭氏謂秦  
多細木善作矜秘賈氏亦謂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  
數而言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皆約車有六等之數以  
四尺爲差而知之也凡利兵莫短於戈莫長於夷矛  
故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則丈有六尺矣矛所以  
勾則宜長於戟故酋矛常有四尺則其長二丈矣夷  
矛三尋則其長二丈四尺矣殳持以擊則長短宜適

中焉故長尋有四尺酋言就也以夷矛三尋爲長之  
極酋矛之長則近而就之矣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  
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有夷  
矛而不言車軫故廬人同謂之六建序有車軫而不  
言夷矛故與人同謂六等之數是序言其用而廬人  
言其制也惟廬人言其制故五兵無一之不備惟序  
言其用故迤其戈秘以寓止戈之意去其夷矛以示  
無傷人之心由是推之先王豈樂於用五兵哉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  
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工

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  
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五兵之制必其器有便於人而安於其用也故人長  
八尺自戈秘既建而迤之上皆以四尺爲差至夷矛  
三尋而後三其身故云無過三其身此定制也不及  
乎此則人不便於器過乎此則器反爲人之害其長  
短不可易矣今此言攻國守國復有長短之制非於  
定制之中而復有增損於其間也兵莫短於戈與殳  
故攻國者用之兵莫長於戟與矛故守國者用之各  
欲其器之便於人而已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娟是故句兵稗刺兵搏毆  
兵同強舉圍欲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  
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句兵指矛而言也刺兵指戈戟而言也毆兵指及而  
言也鄭氏以戈戟為句兵以矛為刺兵復謂毆兵為  
改句言毆其失甚矣字說曰矛者句之及者毆之戈  
戟者刺之蓋舉此經所謂句兵毆兵刺兵而言之也  
句兵欲無彈彈謂掉也掉則不能引之使來故欲無  
彈刺兵欲無娟娟謂撓也撓則不能中之使深故欲  
無娟惟欲無彈故句兵稗謂方而隨圓者也惟欲無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娟故次兵搏謂圓而不滯者也至於及則又謂之毆  
兵以長丈有二尺而上無刃焉止可以毆人故曰毆  
兵毆兵同強者謂上下及中央皆同於堅勁也所謂  
舉圍者又自人之所操用者言之操細以毆則使而  
能敵校者能敵之謂也操重以刺則著而無失傳言  
其著也密言其無失也是故侵之侵之也者勝之也  
廬器至此可謂其制精其用利矣

凡為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  
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  
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

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此經言及與酋矛而不言戈戟夷矛以類推之而已  
鄭氏以廬器為矜秘秘言其柄而矜言所執之地也  
凡為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正其所執  
之地以手所被故曰被其實矜也以及之被為所執  
之地則酋矛之三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而圍之者  
亦所執之地也圍之者圍之也於此圍之則非所執  
之地其不圍也明矣非所執之地而不圍即鄭氏所  
謂凡矜八觚是也舉及與酋矛之圍則戈也戟也夷  
矛也其圍亦可知即鄭氏所謂戈戟之矜所圍如及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夷矛如酋矛是也及之被圍二尺四寸矣三分去一  
以為晉圍則一尺六寸矣矛與戈戟雖長短不同皆  
可以是以推焉所謂晉圍者指其在下言之也所謂首  
圍者指其在上言之也所謂刺圍者指其上銳者言  
之也於及言首以其上無刃直指其首而已於矛言  
刺以上有所入故以銳名之鄭氏以矛為刺兵其誤  
正本諸此晉之為言進也其用在下故以為名記曰  
進戈者前其鋒進矛戟者前其鋒不以刃向人也銳  
底曰鐃平底曰鏃其實皆晉也知此則五兵皆可知  
矣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既其娟也爰諸墻以既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既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考工言車有六等之數而後言察車之道廬人言六建既備先言試廬之事其實一也置猶植也植於地而以手搖之所以審其體之撓也爰猶柱也柱諸兩牆之間所以審其體之勻也橫執其首而搖之所以審其體之堅勁與否也五兵與人既建於車而無反覆之患非常工之所能為也故曰國工與輪人所謂國工同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五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既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建國主王國而言也大司徒之建國以土圭之灋測土深以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則贊大司徒求地中而已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者此二縣字有先後之序先於造城之處以求平地於四旁立四柱以繩縣之其繩附柱不偏量其四旁適均則其地平矣方於中立八尺之表表即槩也復以繩縣之其繩附柱不偏而後既表之景又於四旁之

地為規圖之勢畫以識之日出於東其景在西則識其出景之端日入於西其景在東則識其入景之端景之兩端既定中屈其所量之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中可驗又慮其所規之不正也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二者相參故曰參又慮其所參之或偏也復以日中之景與極星之度兩者相考故曰考且極星之度何與於日中之景凡以驗日景之中而已蓋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并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而其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婁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六

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觀日躔去極之遠近以驗四時考四時日影之短長以求地中則東西可正故曰以正朝夕朝夕東西也經所謂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記所謂為朝夕必因日月是已東西既正然後度日景兩交之間屈其繩之半以指槩而求合乎規圖之勢則南北亦正矣

匠人營國方九里

匠人建國者建城於始也匠人營國者營宮室於後也皆所以相成也方九里則總言王國之制皆開方之九里然成周天子制度無適而非十二之數天子

用十二則上公九命其數用九典命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營國方九里者乃上公之制非天子之制也何謂非天子之制詩言文王曰築城伊瀆箋謂方十里曰成瀆其溝也文王爲西伯築城豐邑其方十里與瀆同其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言其小於天子則知天子爲十二里言大於諸侯則知上公爲九里鄭氏亦謂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并據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經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然殷之季世文王之城十里言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七

小於天子之制則殷天子之制亦十二里或者禹卑宮室而九里其夏后之制乎要之考工記出於秦火之餘非周家之全書或取異代之灋似亦可信

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塗九軌

城之一旁爲三門四旁凡十二門也每旁之門各有塗則男由左女由右車從中央每門又有三塗焉每門三塗則旁之三門凡九塗矣南北之道爲經則其塗爲九經東西之道爲緯則其塗爲九緯九經九緯言四旁之道路縱橫皆九也所謂經塗九軌者軌卽轍之廣也蓋六尺有六寸之輪其崇與輿廣同車輿

外旁出輿兩箱各七寸則取於軫軛七寸之數兩箱共尺有四寸則軌廣凡八尺九軌則積七丈二尺矣言經塗九軌則緯塗亦九軌可知塗而度以軌者車從中央亦因其車之行而定其制者也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左右前後據王宮而言也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於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於王宮之右朝者義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於王宮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後而背之故立市於王宮之北左右前後之位皆建國之定灋也若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八

夫市朝一夫則方各百步以開方言之則四方各百步爲百畝此固一夫之地而爲市朝之制然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集處以一夫之地則爲太狹矣或曰此經旣言夏后氏之制則禹之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一夫之地在溝洫爲甚利在市朝不爲不足是固然也亦不幾於大卑乎蓋嘗謂王朝有三市亦有三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庫門之外此三朝之別也大市居中則日昃而市朝市居東則朝時而市夕市居西則夕時而市此三市之別也以三朝三市各一夫之地庶乎可矣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  
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之中有世室有重屋有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  
屋周曰明堂各舉其一而言之先儒徒見記之言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以魯之世  
室為夏之世室遂謂世室為宗廟又謂重屋為王居  
正堂之路寢明堂為布政教之堂說者亦謂世室以  
事神為尚重屋以安身為尚明堂以接人為尚抑不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九

思三代之制一也豈於事神安身接人而有異尚乎  
故嘗以世室重屋考之二者皆有所謂堂則知其為  
明堂也於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於殷言堂修崇而  
不言廣夏周不言四阿殷周不言階窻白盛互明其  
制而已言屋則不止乎室也堂則不止乎屋也夏度  
以步則步凡六尺也所謂堂修二七者為十有四步  
是堂之南北其修為八丈四尺也所謂廣四修一者  
以十有四步四分而增一為十有七步半是堂之東  
西其廣為十丈五尺也所謂五室三四步者言五室  
南北之修其中為四步其旁各二步也所謂四二尺

者言五室東西之廣其中四步則增四尺其旁各三  
步則各增三尺也蓋五室所以象五行木室於東北  
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  
惟土室居中央號大室其制為最大四旁之室皆於  
土室外接四角為之南北之修其中四步而旁各三  
步共十步是南北之修為六丈也東西之廣其中四  
步增四尺其旁各三步各增二尺共增十尺是東西  
之廣為七丈也所謂九階者非九等之階蓋世室以  
南面為正如明堂所謂中階之前阼階之東西階之  
西是南面三階而餘三面各一階也所謂四旁兩夾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十

窻者窻助戶以為明每室四戶每戶夾以兩窻則凡  
八窻也所謂白盛者以蜃灰塗其墻壁而飾之也所  
謂門堂三之二者言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之制正  
堂之南北其修為十有四步三分取二則門側之堂  
其修為九步二尺正堂之東西其廣為十七步半三  
分取二則門側之堂其廣為十一步四尺此門堂之  
制也所謂室三之一者言門堂之室取數於正室之  
制正室之南北其修為十步三分取一則門堂之室  
其修為三步二尺正室之東西其廣為十一步有四  
尺三分取一則門堂之室其廣為二步五尺三寸三

分寸之一此門室之制也夏后氏之制如此而殷人則倣而爲之殷人度以尋則尋凡八尺也世室之制大抵南北狹東西長知堂之南北其修七尋爲五丈六尺則知堂之東西其廣九尋爲七丈二尺也所謂堂崇三尺者言其等之高也所謂四阿重屋者言重屋之四注皆重也殷人之制如此而周人則又倣而爲之周人度以筵則筵凡九尺也東西九筵則堂之廣爲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堂之修爲六丈三尺堂崇一筵則其高凡九尺五室凡室二筵則每室深廣皆方丈有八尺與夏殷異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七

之明堂雖淺深廣狹之不同而其大槩則堂室階窻其制則一然其丈尺廣袤之制則有可疑者且一夫受五畝之宅以二畝半爲廬舍以二畝半爲保城是二畝半之地爲二百五十步凡一百有五十丈一夫所居其制如此何世室重屋明堂曾不及其數今言夏之世室其中爲二丈四尺其旁爲丈八尺東西所加者亦不過一尺至周人明堂則每室修廣皆丈有八尺夫宗廟所以行禘獻之禮丈有八尺之地其不能容也必矣鄭氏但執禹卑宮室之說謂明堂崇九尺重屋崇三尺世室崇一尺無所經見抑何卑宮室

之甚耶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以雉長三丈言之則南北之修爲二十一丈東西之廣爲二十七丈矣此路寢之制也古人寢不踰廟則世室重屋明堂之制固宜大於路寢之制今路寢之室且極六丈孰謂世室重屋明堂之室而止于丈八尺乎此鄭氏諸儒所以不能無疑至陸氏則欲廣三代之制謂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言其一面也卽堂之內左右各取二筵爲室內虛五筵其說非經之明文要之考工一編非周之全書在他經無所證不可臆說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扇七个闔門容小扇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

此一節據周而言故其文備於周而略於夏殷蓋夏殷尙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他制也至周人尙文則各因其物之宜以爲度之所起憑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以几用筵而行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臂爲八尺此八尺之尋宜於宮中故宮中度以尋人之舉足爲六尺此六尺之步宜於野故野度以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

度以軌大局者牛鼎之局先儒約以漢制其長三尺  
廟門宜於大局故容大局七個則其廣凡二丈一尺  
也小局者鼎之局先儒約以漢制其長二尺闊門  
宜於小局故容小局參個則其廣凡六尺也路門者  
大寢之門乘車行焉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則爲二  
丈三尺言不容乘車之五個則路門不及三丈三尺  
也應門者正朝之門乘車行焉乘車二徹之內其廣  
凡八尺言二徹三個則應門爲二丈四尺也然嘗疑  
之明堂之室止於丈八尺而廟門乃二丈一尺應門  
乃至二丈四尺路門乃幾於三丈三尺則其制爲大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官

三

廣鄭氏疑其說以爲路門不容乘車五個乃兩門共  
容三丈二尺則是路門爲丈有六尺五寸其制反小  
於應門且非經之明文是必有差學者略其長短之  
數而取其因物擬物之度斯可矣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  
爲九分九卿治之

周制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而不言三孤是三孤  
與六卿同謂之九卿故同於六命然六卿分六職三  
孤無正職貳公引化而已安得分九卿而且言九分  
其國耶以經之文意考之恐有衍文要之考工非成

周之全書取其營國之大槩可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  
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  
以爲都經塗

此總言營國之制也蓋諸侯之制降於天子都鄙之  
制降於諸侯而其降殺皆以兩焉嘗以天子之制考  
之雉高一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則其高凡五丈矣  
以至宮隅之七雉爲七丈城隅之九雉爲九丈高下  
之制也軌廣八尺經塗九軌則其廣爲七丈二尺矣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西

以至環塗之七軌爲五丈六尺野塗之五軌爲四丈廣  
狹之制也此天子之制曰五曰七曰九各適其宜而  
已若夫諸侯之國降乎天子故有取乎數之七以宮  
隅之七雉爲諸侯之城制則知諸侯之宮隅爲五雉  
以環塗之七軌爲諸侯之經塗則知諸侯之環塗爲  
五軌此諸侯之制兼五而止於七也至於公卿大夫  
之都鄙則又降乎諸侯故有取乎數之五以門阿之  
五雉爲都之城制以野塗之五軌爲都之經塗此都  
鄙之制所以止於五也然亦有可疑者周制天子之  
數皆用十二而此何以言九雉九軌之制典命日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而此何以例言七雉七軌之制又曰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而此何以例言五雉五軌之制若然則天子之九雉九軌反下同於上公之命數乎五命之子男用七雉七軌其數反過於八命之三公六命之孤卿乎八命之三公用五雉五軌則其數反下於七命之侯伯五命之子男乎先儒疑之皆不得其說以天子既用九為數遂謂七為上公之制而非侯伯子男之制五為大都之制而非小都之制且言諸侯則侯伯子男與焉何止於上公言都則小都與焉何止於大都其說皆非經見不足據也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三

蓋嘗謂古者之制近君者其勢屈遠君者其勢伸都鄙在王畿之中近乎君者也雖有八命六命四命之不同而其制例以五諸侯在王畿之外遠乎君者也雖有九命七命五命之不同而其制例以七雖然此亦異代之制而已若夫成周之制則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各賦其命之數三公八命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宮室亦賦其命之數其制與匠人不合益信其非成周之全書也若夫天子之九雉九軌則見於上經營國方九里之義詳矣

匠人為溝洫

匠人為溝洫有與遂人合者有不與遂人合者遂人言夫間有遂舉一夫而言也而匠人言田首之遂則舉其百畝而言之遂人言十夫有溝舉旁而加言也匠人言九夫之溝則舉其實數而言之此匠人之制與遂人合者也若夫匠人言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即九百夫之地也則有異乎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即九萬夫之地也則異乎遂人千夫之澮匠人言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即地勢自然之川也則有異乎遂人萬夫之川何其遠近之大相遠絕乎先儒疑之遂謂鄉遂采地之不同非特經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三

無明文且井田之澮通行天下抑何鄉遂采地之自為異制也要之遂人為成周之澮而匠人乃通異代之制不可臆說以求合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畹畹非溝也播種之地也古者歲不易者為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為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再易者為下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荒之而不耕也特所以愛惜地力而已故上地

田百畝則一畝爲三畝中地田二百畝則一畝爲二畝下地田三百畝則一畝爲一畝畝長百步廣一步畝廣一尺壠高一尺一尺之畝則二人各執一耜而共伐之耜廣五寸合二人爲耦而偶則二耜正合一耦之地詩所謂十千維耦是已畝之制深廣皆一尺而其首卽爲遂遂宜倍於畝故廣二尺深二尺也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爲九夫旁加一溝爲十夫此匠人之說與遂人合也然遂人井田之濶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爲一里十倍之而爲十里之洫又十倍之而爲百里之澮特言其一而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澮是每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是澮爲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澮匠人言方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爲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是澮爲萬井乃九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又曰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其意謂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冬官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其說無所據依殊不知成周井邑丘甸縣都實通行於天下初何采地及鄉遂公邑之異此鄭氏之失不必辯也近伐劉氏中義必欲以匠人溝洫而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濶卽所謂據一面而言者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爲一里之井十倍之爲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爲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於兩山之川得無大遼絕乎蓋嘗謂匠人非成周之全書故不言川而特附見於兩山之間至遂人言萬夫

有川則止於三十二里少半里卽詩所言十千維耦終三十里舉成數而言之者也不特此而已匠人雖言成間之洫而實爲百井之地匠人雖言同間之澮而不言千夫有澮蓋遂人千夫乃百井之地此言同間之澮實爲萬井之地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濶或者出於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濩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爲前代之制遂人爲成周之制也明矣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冬官

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此言同間有澮澮水入川川在兩山之間與遂人萬夫之川其說大異蓋遂人夫間有遂其地百畝十夫則其首為橫溝方一里十溝則東畔為南北之澮方三里有奇十澮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川是萬夫之川故其為川方三十二里少半里又九之而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九澮而川周其外又從而九之則一同之間方八十一澮何其澮澮之稠多也此遂人之制詳密備具井井皆有條理所以謂之周禮總義卷六之三冬官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冬官

五

井田至匠人則百里一同始有一澮達於兩山之川而已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于矩凡溝五溝也五溝固所以為灌漑之利溝而逆地而防是不依乎水之脈也水屬不理孫是不順乎地之理也所以皆謂之不行若欲其行必順乎水之勢稍溝則水之源也其末流之勢必三十里而廣倍是以行停水者直行以三而曲行以五則其勢益疾欲為淵則曲為之矩使其回旋流轉而其流益遲凡此無

非順其勢而導之此五溝之所以為利也

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善為溝防者因水執而流不壅因地執而土不決所以為利也又有因其利而利之者溝固惡乎水之漱而善溝者欲其漱之而益深防固惡乎水之淫而善防者欲其淫之而益固其利也大矣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綑參分去一大防外綑

廣與崇方言其基之廣與其堤之高相等也堤高則欲其固故殺於基之廣者三分之一若大防則非特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冬官

五

殺其內而已又殺其外焉是以末勢不傷其本益固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

此謂溝防有定灋而後可以齊眾志蓋自臨深尺廣尺以至澮之廣二尋深二仞非朝夕之積也必先深一日以為式自方里之井以至方百里之同非跬步而至也必以一里之廣以為之式如此則自小可以準大自近可以準遠而溝防之功可以漸而成矣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

尺崇三之

此非溝洫而匠人終之以此者亦匠人之事而已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者謂以繩束其築堵之版不可過於任也葺屋三分者三分取一以為之峻也瓦屋四分者四分取一以為之峻也園窳倉城逆牆六分者言六分其高去一以為之綱也堂涂十有二分者言兩旁十二分取一分為中央以為之高也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其制皆然所以列於匠人之終篇者有由故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橈一橈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圭

車人之職與輪輿異輪輿之度十分曰寸十寸曰尺十尺曰丈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車人無取焉內取諸身外取諸物而已橈即斤之柄也柯即斧之柄也宣即人首以上也磬折即人帶以下也皆取其近者以為之度易曰巽為宣髮大抵人長八尺而大節有三以三通之則其上居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為一矩之數宣復得矩之半為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是人首之長也是一宣之度為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宣之半則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而言之則二尺焉

故謂之橈爾雅所言句橈謂之定是已一橈為二尺則半橈為一尺合而言之則三尺焉故謂之柯詩所言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是已柯長三尺而一柯有半則為四尺五寸謂之磬折蓋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俛玉藻所言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是以日宣日磬折則取諸吾之身日橈日柯則取諸吾所自用之物車之為度其有或差者耶

車人為末底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三尺有二寸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以茲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圭

未耕耒也底刺也謂耒下前接耜之金也鄭氏以為接耜初未為過而賈氏遽以耜為耒頭金近代陳氏辯之其說謂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耒耜皆取乎木惟耨則以金為之而用於耒耜者也陳氏之辯是矣而不詳言耜之為何用蓋嘗謂耒之前接者耜也耜之前接者耨也耨即所謂庇也以金刺土者也匠人言耜廣五寸鄭氏謂古者耜一金而已中直者謂庇之上句之下也上句者謂人手所執之處也其尺有一寸之庇緣其外而曲量之至於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又自其中直者曲量之至於上句者一尺

有二寸則耒之長六尺有六寸而曰與步相中者何也蓋上下兩曲之內相望如弦望直量之止得六尺正合六尺之步然人之步恐其不均故以六尺之耒代之野度以步其謂是歟

**堅地欲直鹿柔地欲句鹿直鹿則利推句鹿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耒之六尺與步相中謂六尺有六寸之曲也耒之六尺有六寸其制雖一而其曲六尺則有三地之差堅地其土剛故其鹿欲直鹿直則所入者深而利推然鹿直則過乎六尺之弦矣柔地其土爽故其鹿欲句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鹿句則所起者順而利發然鹿句則不及乎六尺之弦矣惟中地之耒其鹿與直者句者形如磬折則合弦之六尺此量地所以用中地之耒也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車人所為之車非乘車兵車田車故其制不同據此則大車也下經所謂大車崇三柯是已柯即斧之柄車人用斧以斬木亦用其柄以為車之度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以斧柄言也五分其長以其一

為之首以斧刃言也其度則專以三尺為言大車崇三柯則其崇三尺焉以是推之則轂之長必半柯輻之長必一柯有半渠之圍必三柯者三渠為車輻所謂牙也渠三柯者三則其圍凡二丈七尺其徑凡九尺或謂牙徑九尺而轂空壺中與焉則輻長之四尺五寸似不相合其通計轂而言之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輶行山者仄輶反輶則易仄輶則完**

先儒謂大車轂短半柯為短轂柏車轂長一柯為長轂是大車行澤而柏車行山者也蓋澤為沮洳之地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用短轂則無卻行之患故曰利山為險阻之地用長轂則無信任之患故曰安惟輶亦然輶者牙也牙也者所以為輪之固抱也大抵牙之為制其裏則滑而堅其表則澁而脆行澤者反輶反其裏之滑者在外也行乎泥淖之中而莫之濂矣故曰易行山者仄輶仄其裏之堅者相依也行乎沙磧之地而莫之齟矣故曰完以先儒之言推之則反輶大車之制仄輶柏車之制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身圍**

此與輪人之言同而制則異也輪人言乘車兵車其

輪崇六尺六寸牙圍尺有一寸此言大車其輪崇九尺牙圍尺有五寸茲其所以不同耳

柏車較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隔長六尺

此三車者擬以乘車兵車之制輪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輪也牝服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較也轅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軌也隔卽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乘車兵車之所謂衡也以乘車兵車而論之輪崇與輿廣衡長同於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較卽輿上之兩軌而出乎式者也其制亦如之衡卽一轅容兩服而服馬者也其制亦如之軌廣雖八尺然亦因輿之廣而加之也軌長雖丈四尺四寸然亦因輿之深而加之也至於車人之車則不然大車之輪崇九尺而其較長八尺所謂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是已柏車之輪崇六尺而其較長六尺所謂柏車二柯是已羊車雖不言崇庠小大之制然夫子言小車無軌而釋者以爲羊車則其較於短爲宜今

言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其較爲七尺雖不及大車之制而反過於柏車何也柏車行險阻之地則其較宜於短大車行平夷之地則其較宜於長羊車用於宮中宜於長短之中而已是三者既有長短則其爲轅也亦各隨其輪之制所謂三其輪崇者柏車輪崇六尺三之則爲丈有八尺大車輪崇九尺三之則爲二丈七尺羊車雖不言輪崇亦三之以爲較也曰輪曰轅曰牝服雖有三等之不一至其爲隔爲徹廣則一而已是數者皆非乘車兵車三稱之制此所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考工之末歟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櫪次之屨桑次之橘次之木瓜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此與下經爲總目卽下經所謂材美工巧爲之時是已幹之堅而稟也其本強矣故其所及必遠角之厚而澤也其勢順矣故其所發者必疾筋之積而密也其力銳矣故其所中者必深於是合之以膠所以爲和纏之以絲所以爲固環之以漆所以爲受霜露六材既美而天時工巧之相濟此弓之所以爲良也

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迺則弓不發

弓之六材以幹爲質幹之七等以堅爲體故取幹以柘爲上竹雖堅而有節故爲下櫜也櫜桑也柘也木瓜也荆也皆取乎堅而其堅有差故以次而序之序之矣而後有相幹之灋赤者陽之正色也黑者陰之正色也陰陽正色發見於外而至堅之體實隱於中赤黑則鄉心言其內外之相應也幹之爲質雖取乎陰陽之正其聲之所發則貴乎陽而不貴乎陰蓋木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三

之根下屬乎地則去陰爲未遠及其喬亢而親上則近乎陽陽聲則遠根言根非所以爲陽而本乎陽者親上也弓人既因其材而相之矣然後從而析之所謂用勢者反其曲而用之則往體寡來體多而利於射深既有以析之則必有以居之如居材之居欲其小大長短適其宜而已菑言其穰也栗言其密也菑栗不迺言其行不邪而理不絕也如是則弓體堅固何自而發曰取曰相曰析曰居四者不同而取之居之獨謂之道道也者順適乎自然而已然則取之所以善其始居之所以善其終歟

凡相角秋稠者厚春稠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清白而豐未夫角之本蹙于剗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本遠于剗而不休于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三

稠讀爲殺秋殺者萬物堅成之時則知其角之爲厚春殺者萬物發生之時則知其角之爲薄此以天之時相之也以其時相之則所謂薄者固不如厚者之善穉牛方少而血氣壯則角之材必正直而潤澤老牛已衰而血氣弱則角之材必粗紆而交錯牛之疾疾則角裏傷牛之瘠瘦則角不滋此以物之材相之也以其材相之則所謂老者疾者瘠者固不如穉牛之爲善夫用穉牛之角又以秋時取之則角之材固已得其良矣然角有三等有所謂角之本有所謂角之中有所謂角之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肉之氣則必滋潤而柔柔則無力故欲其執角之中常當弓之隈隈爲曲中則其勢必橈橈則易傷故欲其堅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肉之氣則必枯瘁而脆脆則

易折故欲其柔惟欬以白驗之堅以青驗之柔以豐未驗之則可以知三者之用是以角長二尺有五寸而青白豐末之色皆不失自然之理故謂之牛戴牛以其倍於一牛之力故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昔錯也朱色者色之純赤者也故相膠者以純赤爲上又欲其文之交錯惟其交錯故瑕雖深而悅澤其理縝而密其用圓而利皆其明之自內而形見於外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美

者如此也然亦不特朱色而已自鹿膠清白以至犀膠之黃凡六等雖天下之所謂昵者如脂膏之類皆不能方非至良而何就六膠而論之則惟牛膠火赤所謂朱色者自餘非純赤則不能及矣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

剽疾也弓之所以疾發者本無與乎獸而欲其如獸之剽者蓋獸之所以迅速而輕捷者其力在筋以之爲弓亦豈異於其獸然何以知其獸之爲剽也亦以相筋而知之筋小則拳聯此則小簡而長筋大則疎

緩此則大結而澤雖未見其獸而已必知其獸之爲剽也筋固貴乎剽矣然筋之生者其力硬筋之熟者其力和必欲椎擊而嚼齧之使之勞敝而熟則筋之所以爲剽者善矣

漆欲測絲欲沈

上筋幹角膠筋皆言相而漆與絲則無事乎相測言其清也漆之色惡乎昏而濁故欲其如水深之可測取其清也沈言其潤也絲之色惡乎乾而燥故欲其如沈於水中之色取其潤也無所事乎相此所以居六材之後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手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此總上六材而言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澗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澗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古人制器何其不苟也既取乎材之美又資乎工之巧又因乎天之時幹欲其堅於冬析之宜其勢之順且易也角欲其和於春液之宜其氣之浹且洽也筋欲其舒於夏治之宜其理之散而不亂也膠漆絲欲



其質故於秋合之宜其質之固而不離也體者往來之體也體用膠而欲其堅故於寒之時定之宜其張之而不可移也澗謂漆之澗也漆澗欲其凝烈故於冰之時析之宜其用之而不可動也自冬析幹至於冰析澗必待葺歲之久至被弦則又待來年之春以一弓之微制度精審如此其與後世朝爲之而夕冀其利者異矣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繇瞻恒繇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侷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繇挫恆繇此作

此經言幹角筋絲膠交相爲用之義析幹必倫必欲其有倫理也析角無邪必欲其無邪曲也斲目必茶必欲其舒而徐也斲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者修言其久也筋之附幹與幹爲力而幹有節目雖足以驗其堅然斲之不舒則功不精是以幹不用力而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

其筋筋之所由瞻常由此作者蓋目必堅強而筋必柔弱堅強在內而摩其柔弱則筋爲目所勝必有瞻絕之患故角三液而幹再液者謂以火治之欲其調而適於用也熨角以火而欲其和故三液揉木以火而欲其固故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者謂弓中裨也弓雖以木爲幹仍於幹上裨之厚其帑則過乎剛故木堅而難發薄其帑則過乎柔故木需而易弊惟厚其液而節其帑則其性調適而厚薄爲有節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侷者約謂以絲筋束之不一皆約則有多寡焉必欲疏數之皆侷斲擊必中膠之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及其大修角代之受病者蓋施角於弓之隈而斲擊其幹必欲其厚薄之適宜故曰必中施膠於上而必欲其多寡之適稱故曰必均不然則及其久也角必代幹而受病以其不中不均故也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所由挫恆由此作者蓋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幹懷膠於內而與角相摩角烏得而不挫已上數節既言其病又言其利使爲工者去其病而求其利則材之爲用固矣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繞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焚解

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剝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也

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之牛戴牛則角固貴乎長也然以達對短則達爲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長亦不可過於短充滿兩旁而不及兩端則曰恆角而短充滿兩旁而過於兩端則曰恆角而達恆角也竟其角而失之短則其勢必撓則引其弦而力不逮故至縱舍其弦而力不疾故至於不校竟其角而失之達則其送矢不疾若見繼於弓鞞而無所發凡此皆非所以爲弓之利記者欲言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其利特起義端以今夫言之謂校者疾而速剝者疾而勇是必有所自也艾謂弓之隈與弓之簫相接之處也解中則相接之中也有變卽異也異謂引之則臂用力放矢則簫用力二者用力既異則其勢必疾而速故曰校挺直也挺臂中則弓把之直者也有柎卽弓把中之側骨也弓之兩旁以側骨柎之側骨之堅強與弓爲力其勢必疾而勇故曰剝知校與剝爲弓之利則知居角之短與達者皆所以爲弓之害終之曰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謂引其弦也再言之者甚言其過長之尤爲害也

擣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擣角欲孰于火而無燿引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此謂幹角筋膠之材治之得其道則有以調其剛柔強弱之性柔不失於弱則陽氣不能勝故居旱亦不動剛不失於強則陰氣不能勝故居溼亦不動賤工昧此則弓之爲力殆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斂宛之無已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與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

峻弓簫也放矢則簫爲之用力故欲其方柎側骨也骨堅強則與弓爲力故欲其高當弓之曲爲隈隈所以爲之運用故欲其長手蔽之處爲斂斂所以爲之握持故欲其薄有此四利則雖引之不已而其應弦亦無已若夫下柎之弓則形見於弓末之簫者亦將應弦而發爲柎而發則其形見於接中之綱者欲其無動不可得也羽綱則兩接中俱動角幹亦隨之而發是柎之與末末之與綱其可有一毫不善者哉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弓之六材以幹爲之本足以有制矣故張如流水勢順而利也勢雖順利而尤欲其體之定故又曰維體防之引之中參謂內弓於檠中以定其往來之體引之三則與矢相中也弓體既定而角之附幹者尤不可以不正故又曰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堂正也謂置角於隈中者既得其正則其勢宛而無負弦之失也繼之曰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申言宛順之義如此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侷膠三錡絲三邸漆三料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材美工巧爲之時固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固謂之參均量其力而謂之有三均者何也有又也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又被筋而勝三石故謂之又三均又三之則爲九和九和之弓以角幹筋爲主故角與幹權權猶平也筋三侷侷猶等也卽所謂角不勝幹幹不勝筋之意九者和矣而絲膠漆則爲之

輔膠三錡絲三邸漆三料其輕重雖未詳以經意推之亦欲其稱而已九和既定輕重不差此上工所以有餘下工所以不足也歟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總義闕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總義闕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植以立忿執以奔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美

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五方之民其躬有長短肥瘠之不同而其志慮血氣亦因之有剛柔緩急之異故其盛衰強弱常與天地之盈虛相爲流通其力少壯則體胖焉膚革充盈而志慮強盛膂力方剛而血氣飄溢及其老耄則體將休焉膚革疲癯而志慮柔弱筋力解弛而血氣衰耗夫身之所化若是況其性之所稟哉固有射於百步之外而四鏃如植者亦有射則墜矢而喘息不勝者

此爲弓所以因其君之躬與其志慮血氣也豐肉而短者體之柔者也寬緩以茶者志慮血氣之弱者也若是者爲之危弓輔以安矢骨直以立者體之剛者也忿執以奔者志慮血氣之強者也若是者爲之安弓輔以危矢危之爲言疾也安之爲言舒也人與弓矢皆安則三者一於舒故矢行不及而莫能以速中人與弓矢皆危則三者一於疾故矢行大過而莫能以愿中上言速則知下之爲遲下言愿則知上之爲暴然則弓之於人矢之於弓皆相安焉此弓人所以善爲弓也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往體多來體算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算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體謂六弓往來之體也賈氏謂夾與之屬往多來算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王弓之屬往體算來體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唐弓之屬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此雖意推其理誠然以司弓矢考之夾弓與弓以授射豨侯鳥獸者此所以利射侯與弋也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此所以利射革與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此

所以利於射深也言王弓之屬則弧弓與焉言唐弓之屬則大弓與焉夾與並言而亦曰屬者按大射與鄉射大夫士同射五十步之侯又同用夾與之弓但有合三合五之不同故亦謂之屬也餘義見夏官司弓矢

大和無澇其次筋角皆有澇而深其次有澇而疏其次角無澇合澇若背手文角環澇牛筋蕡澇麋筋庶蠖澇大和者九和之弓也其體調適何待於澇其次筋角皆有澇而深者言深在背筋隈角之中央而兩旁無有也其次有澇而疏者言背與隈及兩旁雖有澇而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 冬官

不皆有也其次角無澇者言簫頭及背皆有澇而角之在隈者無澇也合澇若背手文者謂合其表裏有澇之處而背上之文理相應也角環澇者謂弓之隈其澇文如環之周旋故曰環澇牛筋蕡澇者謂背之漆文如麻實故曰蕡澇麋筋庶蠖澇者謂背之深文如屈蠹故曰庶澇澇有澇者雖曰受霜露爲弓之固然謂之和可也而不謂之大和此大和之弓所以獨貴乎無澇也

和弓般摩

和調也般試也摩之所以待用也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覆猶察也至猶善也弓以角幹筋爲主三者皆善則爲弓之上二善者爲次一善者爲下察之而角至角獨善而已筋幹容有未善故謂之句弓司弓矢所謂句者謂之弊弓是也察之而幹至則角既善而幹又善特筋爲未善故謂之侯弓上經所謂夾與利射侯與弋是也察之而筋至則非特角與幹善而筋又善故謂之深弓上經所謂唐弓之屬利射深是也言句弓侯弓深弓而不及王弧之弓則王弧亦三善而射

周禮總義卷六之三冬官

彙

深其質則尤堅於深弓故爾

周禮總義冬官卷六之三終

周禮總義考證

宋易山齋周禮總義十八卷乾隆初寧鄉王文清從永樂大典中編出湘鄉易宗潛時以鴻博徵至京師捐資繕錄以歸將刻未果至乾隆二十年寧鄉易祖燾始刻之者也宗潛祖燾皆山齋裔地官夏官大典原闕亦文清所蒐輯迄今百七十年刊板無存書亦罕見惟郭涵齋太守劉腴深學博家有藏本寧鄉劉寅先舍人求之十餘年亦覓得一本乃以府學錢重刊之屬為讎校按鄧顯鶴楚寶文苑增輯云易祓字彥祥一字彥偉號山齋寧鄉人弱冠鄉舉遊太學工詞賦淳熙乙巳釋褐依周禮總義考證

殿試第一人恩例初仕文林郎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累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直學士以時論不合謫融州移全州衡州得旨自便家居三十年著書自娛零陵唐如晦博學士也遠來受業祓題其書室曰善齋尋復原官轉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封寧鄉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祓著書最多履燼於兵燹乾隆初王文清充三禮纂修官從中祓永樂大典書內見所著周禮總義一帙因序行之即謂此本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周官總義三十卷宋易祓撰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為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

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謹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

官夏官則采王與之周禮訂義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為三十卷蓋大典散見無卷數四庫則依讀書附志分三十卷文清則每官分三卷為十八卷非有詳略也地官夏官四庫謂采自訂義文清所錄有數條出訂義外而於訂義所引轉有漏略者今悉補綴之又其刊本錯亂譌奪往往而有或書骨遂膾未暇理董然文清編輯是書尚在四庫錄前以私家一人之力綴緝成編亦可謂至勤矣此本卷首但題宋山齋易氏著文清序稱先生名祓字彥章而鄧顯鶴既言祓字彥祥又周禮總義考證

謂通志引魏了翁云彥章周禮足補傳記所未及則祓又字彥章矣今按魏了翁有答易尚書祓書但言蒙輓遺五書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先儒傳注之所未及不稱其字唯王與之周禮訂義列五十一家姓氏易氏下注祓字彥祥董貞卿周易會通列引用諸家姓氏易氏下注帶彥章山齋明永樂周易大全亦云山齋易氏名帶字彥章是不獨字有彥祥彥章之殊名亦有祓帶之異帶與祓義同以古人名字相應之例求之字彥祥則當作從示之祓字彥章則當作從衣之祓豈中歲罷官家居名字有所改易邪抑祓祓形近轉寫易

譌誤邪殆不可攷矣諸書多言易祓今題寧鄉易祓云  
又卷首載五官音釋及明郎兆玉攷工奇字爲易祖燾  
刊是書時寧鄉余愷所輯附蓋取便讀者今不錄辭校  
既畢爰次所勘證者於左方乙丑六月甲子立秋湘潭  
孫文昱識

卷一之一

天官序官

觀當時百官君子 舊本百誤有今正

然六官及遂人其下士獨謂之旅者 遂人舊本作

卿師案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下均有

周禮總義

考證

三

旅下士三十二人此外惟遂人下有旅下士三十二

人鄭氏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是卿師誤

當作遂人或作鄉遂亦通

凡軍帥不特置 及下自軍帥舊本帥均譌師今正

大宰

大宰三十年通制國用 舊本脫十字今補

小宰

鄉大夫辨其可舍之類 舊本鄉譌卿今正

及列職於六鄉六遂者 舊本鄉上脫六字今補

卷一之二

宮伯

敘者功緒之先後 舊本敘誤緒今正

反復二官始終可見矣 舊本此下有總論載薛平

仲陳君舉鄭伯謙陳及之說各一條陳君舉後又有

愚按一條皆係周禮訂義中之總論及王與之之按

語也不知何以誤入今刪

膳夫

而後世人主備奉 舊本脫後世二字按於文義當

有今補

水漿醴醕醫醢是已 舊本醫誤醬今正

周禮總義

考證

四

卷一之三

內小臣

膳夫言凡王祭祀至后亞王而已 舊本自中春詔

后以下及內小臣闈人兩官皆注總義闈唯后有

事於四方下增入一條蓋亦大典所闕采之周禮訂

義者然訂義尙引有此條及下闈人設門燎一條獨

失載今悉補入

內司服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命婦則九嬪世婦女

御也 兩婦字舊本誤作服今正

追師

少牢云主婦髮髻衣侈袂 舊本髮誤髮脫袂字今

正

特牲云主婦纒笄緋衣 特牲舊本誤作郊特牲緋

誤繡今正

卷三之二

夫司徒

鄭氏之說至其應然也 此段舊本無據王應麟六

經天文編引補

或以事舉 舊本事誤士今正

周禮總義

考證

五

卷二之二

小司徒

夫謂上地至則其目也 舊本無據周禮訂義引補

鄉師

牛以力而載至亦有可任可施舍者 此二十七字

舊本誤脫據訂義引補

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也 舊本無據訂義引

補

鄉大夫

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為偏 舊本脫上字據訂義引

補

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 舊本脫尊卑二字

據訂義引補

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黨正

以上臨下謂之涖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閭師

皆其力之所出 舊本此下有量其地然後任以事

云云據訂義所引係鄭鏞之說誤併錄入今刪

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也者 舊本無也愧之也者

周禮總義

考證

六

五字今據訂義引補

縣師

戒者戒其豫備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師氏

以待蕃國之使 蕃舊本作萬據訂義引正

胥師

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肆長

所以為相適也 舊本此下有平其價正其物云云

據訂義引係鄭鏞之說誤併錄入今刪



司門

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 舊本脫用字據訂義引

補

司關

泉府又以市之征布 舊本脫泉府二字據訂義引

補

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灋 舊本行誤征官

誤關據訂義引正

遂大夫

周禮總義

考證

七

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 舊本作則農以著於功者

也據訂義引正

鄙師以時數之 舊本數誤教今正

鄰長

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 此二句舊本脫

據訂義引補

推而達之天下矣 舊本脫推而二字據訂義補

旅師

間粟卽甸地閒田所出之粟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委人

實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 舊本之下誤

衍地字據訂義引正

山虞

與羽牲曰毳之文 與舊本及訂義均誤謂按當作

與

澤虞

有政令有禁令 此上舊本有總論二字蓋因訂義

引此在總論之中誤併入之也今刪總論一字

山虞以旗致禽 舊本旗誤旌今正

迹人

周禮總義

考證

八

邦田常田也至木路以田者此也 此條見訂義又

見柯尙遷周禮全經釋原乘車路載旂車載木路上

釋原皆無爲之二字訂義皆有舊本載旂車上獨無

爲之二字今依訂義補所禁之地訂義作所禁之圃

故謂之迹訂義作謂之迹人舊本從釋原作地無人

字是也而亦無故字則誤今依釋原補又禽獸訂義

作鳥獸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訂義作巾車言

木路以田是也舊本依訂義今悉依釋原正

春官序官

而皆列於禮官之次 舊本禮官作官禮據訂義引

改

天子受之而後賓之也 受之舊本無之字據訂義

引補

不知其孰為天地耶 舊本無耶字據訂義引補

肆師

竝與肆師之文同 舊本作竝無肆師之文據訂義

引正

鬱人

然後炳蕭 舊本炳誤炳今正

裸以圭璋 舊本圭誤為今正

周禮總義

考證

九

司尊彝

鄭氏謂追享追及其祖之所自出與大宗伯之饋食

同謂之禘以朝享為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

之肆獻裸同謂之祫 舊本之饋食作肆獻裸肆獻

裸作言饋食與鄭義不協訂義引不誤今據正

鄭氏謂舟為尊下臺 舊本臺誤壺今正

卷三之二

天府

其知國本之所在矣 舊本此下載有鄭鏐林氏孫

氏說各一條末又載鄭鏐說一條文全與周禮訂義

同按王與之周禮訂義其稱引者凡五十一家自舊

其例云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為氏或一

姓一人以其姓為氏鄭之同姓最多故唯鄭與稱氏

司農則言其官康成則言其字鄭鏐則言其名林之

奇孫之宏皆無同姓故稱氏此不應稱名氏之例亦

與之同蓋從訂義鈔出因而誤入也今刪

典瑞

乃與祀天地同其玉祀豈禮之常者乎 舊本玉誤

五訂義引亦然舊本於祀字斷句尋釋文義當是玉

字於玉字斷句因旅非常而與祀同玉遂疑祀亦非

周禮總義

考證

十

常以發問也今正

典命

降其君之禮一等 舊本作降其禮之一等據訂義

引正

司服

若韋弁則爵弁也 案義疏引易氏祓曰即爵弁也

荀子士章弁注謂以爵韋為鞞而戴弁也詩六月四

牡駢駢載是常服箋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采芑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今總義未

見或當在此下

大司樂

應鍾為六同之次 舊本脫此句據訂義引補

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 舊本脫神字據

訂義補

故尊者用遠代之樂 舊本代誤大今正

宋音燕女溺志 舊本宋誤晉女誤安今正

樂師

而謂之國學之政者 舊本此句在後此皆小舞句

下與下文然地官舞師句不屬尋繹文義當在此蓋

寫者誤奪因補書於後尋復失於推改故也今移正

周易總義

考證

十一

三師

其管類以竹 類舊本作類按賈疏云竽管類用竹

為之類當是類字之譌今正

以羊韋鞞之 舊本鞞誤鞞今正

箛師

小樂正學干 舊本樂誤學今正

卷三之三

占人

龜有頌至而斷吉凶 此四十二字舊本無據訂義

引補

大祝

乃施於血祭等禮乎 舊本等誤享據訂義引正

為禱辭與甸人 為舊本作謂案鄭注云大祝為禱

辭語之謂字當是為字之譌

喪祝

又役人辟除其塗 舊本役誤設今正

大史

夏居於明堂秋居於總章冬居於左堂 舊本作夏

居於總章秋居於明堂冬居於元室誤今正

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 舊本脫祭之日羣

周禮總義

考證

十二

執事六字據訂義引補

南方百九度 舊本方誤六今正

永元黃道銅儀 永元舊本作永儀案續漢書志永

元十五年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四分度之

一永儀乃永元之誤今正

保章氏

則非古之法 舊本此下有王應麟六經天文編星

土分星云云及六家分星異同譜案六經天文編多

采易氏之說即如此處自在諸侯則謂之分星以下

至此天文編皆全引其文是總義成書在先必無轉

引王氏之理錢大昕王伯厚年譜載應麟生嘉定十  
六年癸未而魏了翁答易尚書祓書即言周禮舊固  
見之了翁卒於嘉熙元年丁酉答書又在其前數年  
是總義書成時應麟不過數歲更可證也其為後人  
附入無可疑者今刪

然特八風而已至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 此三  
十二字舊本無據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引補

巾車

而此四旗不言旂者 舊本此四旗作此旂據訂義

引正

周禮總義

考證

楚子為乘廣 舊本廣誤為今正

三

卷四之一

夏官序官

此言虎士八百人至可以備儀衛 舊本此三十八

字在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之下按當在此

今正

大司馬

合其眾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陳 舊本無據訂義補

以所居門名之至訓治之素 此二十四字舊本無

據訂義引補

百步則一為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  
一表則四表為二百五十步矣 二百舊本皆作三  
百誤也據訂義引改

賈氏乃謂後表在北 北舊本作後誤今正

則師田之灋一焉 舊本脫田字據訂義引補

莫不受戒令焉 舊本脫令字據訂義引補

則屬之於司空 此下及則受之於司徒下必以植

要為本下舊本均雜有鄭鑄之語蓋從訂義鈔補而

誤併入者今刪去

卷四之二

周禮總義

考證

司勳

不過與官田 與舊本誤作於今正

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 舊本兩衛字皆誤魏今正

卽下經所謂參之一食者 舊本此下有等猶差也

句係鄭注蓋因從訂義鈔補誤併入今正

小子

飾其牲至戈矛之器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理人

鄭氏謂簪可致師不 舊本脫不字今補

射人

西

其辭則欲諸侯之寧侯 舊本脫其辭二字據訂義補

射人則以灋儀而作之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大師王乘戎路 舊本大師誤太史據訂義正

司士

以其居王之後 舊本脫以字據訂義引補

故圭璧則受之而復之 圭璧訂義引作三璧舊本

仍之按三字誤當作圭璧今正

此繼宗廟祭祀而言 繼舊本誤祭據訂義正

重其事故特言之 舊本脫重其事三字據訂義補

周禮總義

考證

五

諸子

不正於司馬之賦 舊本賦誤職據訂義正

小臣

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此二句舊本脫去據訂義補

弁師

縹旂皆就至則五就也 此二十九字舊本無據訂

義引補

卷四之三

稟人

其尤善者必有賞 舊本脫必有一字據訂義補

齊僕

而非特在廟之禮 舊本廟誤朝據訂義正

校人

六廢成校則一千九百二十六匹也 此上舊本有

又曰二字蓋因經文已總列於上而此說六廢成校

之文與上說僕夫之文不相屬故加又曰二字以別

起端然非全書例也今移六廢成校以下經文於此

去又曰二字

周禮總義

考證

去

鄭氏謂校變為言成者 訂義為言誤言為舊本因

之依鄭注正

廋人

於衛文公言駮牝三千 舊本脫言字據訂義補

圉師

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舊本脫皆字

職方氏

唐為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 舊本脫唐

為越州會稽縣山八字據訂義補

孔安國云至今爲平江府 此段總義舊本依訂義所引譌脫不可讀據義疏引及尙書孔疏原文訂正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 舊本脫東入海毗陵五字據訂義補

其東流而下陽羨者 舊本脫其東流三字據訂義補

韋昭曰五湖今太湖非也 舊本作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爲五湖具區以其號爲澤藪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爲浸亦非也乃訂義引黃氏說而以易氏曰具區是澤云云注其下按易氏說雖亦駁

周禮總義

考證

七

韋昭不當混入黃氏駁語今但以韋昭語冠之又按越語戰于五湖韋注但曰五湖今太湖也無方圓五百里故曰五湖之文初學記引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黃氏蓋誤以張勃說爲韋語也今並刪去

嘗攷經意 舊本此上有又曰二字蓋因訂義引此別在一段按與上文文義亦自相屬今刪去

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 舊本脫南字據訂義補

州今爲鎮江府 舊本脫州字據訂義補

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爲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

異 舊本陵誤臨與誤爲異誤別據訂義正

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 葉縣舊本及訂義均誤作萊縣按文獻通考汝州葉縣有昆陽故城今正又東流至光州定城縣 舊本及訂義定誤主今正自此乘氏至睢陵入淮者 舊本及訂義睢誤毗今正

出魯國卞縣西南 卞縣訂義作辨縣下卞與方與卞亦作辨舊本因之按漢志及元和志均作卞今正至本州瑕丘縣 舊本本誤北據訂義正

周禮總義

考證

末

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 此兩

句舊本脫據訂義補

積石山在西南唐及今爲積石軍 訂義南字誤有

舊本因之今據漢志正

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 訂義

引如此按義疏引作漢張騫窮河源未至崑崙故漢

志及水經注皆不知其地

劉元鼎使吐蕃 舊本脫劉字據訂義引補

湖河之上流 訂義引作合河之上流義疏引作湖

河之上流按唐書吐蕃傳作河之上流合字恐係因

上文誤衍今從義疏

又南流至嵐州合河縣 舊本及訂義河誤阿今正  
又南流至蒲州蒲州對河爲華州華陰縣 蒲州訂  
義作陝州舊本因之案唐宋陝州卽今河南陝州唐  
宋華陰縣卽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皆在河之南而  
陝州更在其下流不能言對河義疏引此作蒲州是  
也唐蒲州屬河東道開元九年改爲河中府尋罷如  
舊乾元元年復爲府宋仍之不言河中府者山齋說  
地理多本唐志故也其地卽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與華陰隔河相對今依義疏訂  
至相州臨河縣 訂義相誤桐舊本因之今正

周禮總義 考證

九

禹貢涿水亦入河 訂義河誤海舊本因之義疏引  
作入河是今正  
河東郡之垣縣唐爲王屋縣 訂義引作河東郡之  
王屋縣舊本因之按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  
北沈水所出河東漢郡王屋唐縣以下文準之訂義  
當脫垣縣唐爲四字今正  
本漢滎陽縣地 訂義及義疏皆引作本漢滎陽縣  
北按元和志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今正  
益濮州雷澤縣 濮州舊本依訂義作濮川誤今正  
至秦州上邽縣 舊本誤作至秦州上邽縣據訂義

正

有白於山 舊本作有於山訂義引作有於向山按  
元和志慶州洛源縣洛水源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  
在縣北三十里今據正  
其地卽漢之泰山郡 舊本脫地卽二字據訂義補  
而漢志乃曰入沛 訂義作西漢志乃同入沛舊本  
因之誤也今正  
東北至鉅定縣 訂義定誤鹿舊本因之依漢志正  
長子縣鹿谷山 訂義谷誤合舊本因之依漢志正  
東北至阜城 訂義阜誤邑舊本因之依漢志正

周禮總義 考證

十

經本州之襄垣縣 舊本依訂義脫襄字今補  
至磁州滏陽縣 訂義滏誤澄舊本因之今正  
禹貢冀州厥木惟條 訂義此上有唐潞州潞城縣本  
漢潞縣屬上黨十三字因上文誤衍也舊本仍之今  
刪  
又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 訂義忻誤圻舊本因之  
今正  
所謂東至容城入河者也 訂義容誤官舊本因之  
今正

卷五之一

司民

又曰王之爲王至欲周知其數 此二十五字訂義引之在小司寇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下蓋大典中無此文故從訂義輯出附此而加又曰二字文清序中所謂隻字片言必以付者也今案訂義引之既在小司寇之下則此文自應在小司寇之中小司寇總義有云今攷下經司民之職曰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此文或當在其下而大典脫去也

司約

卽小祝弭裁兵之祭

舊本弭裁兵誤弭兵裁今正

周禮總義

考證

掌囚

奉而適朝 此及下文則奉而適甸師氏兩奉字竝

經文中兩奉字舊本皆誤奉今正

掌戮

卽掌囚之所奉者 舊本奉誤奉今正

罪隸

其民不同其用亦異 舊本亦誤不據訂義引正

卷五之三

大行人

其朝見之禮 舊本朝誤廟今正

則察五音之和 舊本音誤言據訂義引正

司儀

主君郊勞郊擯賓 三辭賓 車逆拜辱 車逆拜辱上

注賓字舊本誤作主今正

及將幣交擯 主 三辭主 車逆拜辱 三辭上注主字

舊本誤作賓今正

及大夫郊勞旅擯賓 三辭賓 拜辱 拜辱上注賓字

舊本誤注主字今正

於其始至而問閒闕 閒闕舊本誤作閒闕按鄭注

云閒闕則問今正

周禮總義

考證

卷六之一

攷工記序百工

又曰攷工之珍異至故通之也 案此一段蓋因承

樂大典無其文鈔自訂義而附入者故加又曰二字

但訂義所引此上尙有古者圭璧金璋錦文珠玉不

鬻於市又司市凡畜珍異害者亡靡者微禁惟恐不

嚴此乃通以資之下卽接以蓋攷工之珍異云云於

文義當在上文凡民用所關之上蓋謂珍異但主切

於民用者而言不必其物之貴而不常有者也惜不

得四庫本勘之姑從舊本



轂中橫截者謂之軸 舊本脫此一句據訂義引補  
輪人

以半寸為十五分 半寸舊本及訂義引均作寸半  
誤今正

經文既言三分轂長則不當復除輻廣二寸半 舊  
本經文上誤衍且字脫不字訂義引無且字亦脫不  
字今正

賈氏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 舊本賈誤鄭今正  
則鑿深二寸有半 舊本寸誤尺今正

又以承輿七寸為軌故旁減軌內七寸 舊本承誤  
周禮總義 考證

乘脫減字今正

圍三寸二十七分之七 舊本此句在前車雜名  
尺寸小穿軹下誤也此乃車箱上之軹圍非小穿之  
軹今正

輿人

圍二寸八十一分之四 舊本此句在輿橫廣六  
尺六寸下誤也此乃軹之圍數與無圍數也今移正  
案此段所言車箱尺寸及前輪人為輪後車上雜名  
尺寸皆見林希逸攷工記解中其軹圍數亦誤錯  
寫希逸為端平二年乙未進士上距清熙乙巳五十

年年輩遠後於山齋而畫繪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之下山齋嘗引其說蓋其書早出故山齋采之惟此  
所言尺寸悉依鄭注山齋說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與鄭注異故其說轂長及賢軹徑尺寸均與鄭注微  
有不同總義中已悉著其數而其說輿人則皆依注  
疏故曰其分寸之法賈氏釋之詳矣此後不復詳釋  
似不當更著此者未審原書果如是否也

輿人

而許謹乃謂熊旗六旂以象伐星士卒以為期 期  
舊本誤旗今正今宋本說文作熊旗五旂以象罰星

周禮總義 考證

此及大祝兩引說文皆稱許謹避孝宗諱也而肅慎  
梓慎則不作謹蓋後人改之

卷六之二

冶氏

乃見三錡之數 舊本錡誤鋒今正

臬氏

後鄭以為守斗斛者之稅非謂斗斛有稅也以斗斛  
受其稅耳 三斗字舊本皆誤升今正

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 中庸舊本誤祭統訂義  
引不誤今正

韋氏

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 此十二字舊本脫

據訂義引補

書繪之事

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 天體舊本作天地誤據訂

義引正

玉人

鼻寸所以流鬯也 鼻寸舊本作鼻四寸誤今正

梓人

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 舊本作不可及也脫不字

周禮總義 考證

今補

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為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

愾者亦為天子之諸侯 舊本威誤蔽脫敵王二字

據訂義引正

匠人

兩者相考故曰考 舊本脫故曰考三字據訂義引

補

箋謂方十里曰成 成舊本誤減今正

車人

所謂柏車二柯是已 舊本柯下有半字誤今正

弓人

以其倍於一牛之力故也 舊本此下有鄭鏐曰及

趙氏曰兩條與訂義所引之文全同蓋從三禮館錄

出時誤入之也今刪

此所以居六材之後 舊本此下引毛應龍集傳筋

欲徹之徹治筋也鄭鏐曰云云按毛應龍元人大德

開嘗官澧州教授上距嘉熙已六十年即蚤歲著書

與山齋度無由相及提要謂其周官集傳於鄭鏐解

義所采尤多則此所云鄭鏐曰當即集傳所引訂義

雖亦載鄭鏐此條而文稍略應龍集傳四庫亦從永

周禮總義 考證

樂大典錄出此蓋鈔大典時誤並錄之也今刪

而夕冀其利者異矣 舊本此下有毛應龍集傳鄭

鏐曰云云亦係誤入今刪

卷首王文清序 舊本所載與甯鄉縣志藝文所載互

有異同今參酌用之序末附記永樂大典始末舊本

無仍依縣志錄入

周書

禮記

古

南陵徐氏刻  
陶渚宣署

周禮故書考

長洲程際盛東治輯

天官冢宰

胥十有二人註 胥讀如誦

大宰三日官聯註 古書連作聯又聯讀為連

八日匪頒之式註 頒讀為班布之班

二日嬪貢註 嬪故書作賓

八日旂貢註 旂讀如圍游之游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註 杜子春云宮皆當為官

按經文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而令于百官府且日

國有大刑則宮刑當作官刑明矣

周禮故書考

六日斂弛之聯事註 杜讀弛為施

聽稱責以傅別註 傅別故書作傅辨又讀為符別

杜讀為傅別

六日廉辨註 杜云廉辨或為廉端

七事者註 七事故書為小事

宮伯以時頒其衣裳註又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註又

大史頒告朔于邦國註 頒讀為班

庖人賓客之禽獻註 獻古文為獸

內饗豕盲眊而交睫腥註 腥當為星杜云盲眊當為

望眊

甸師祭祀共蕭茅註 蕭字或為菑舊讀為縮

腊人共豆脯薦脯臚胖註 豆當為羞胖讀為判杜讀

瘠醫祝藥註 祝當為注

酒正辨五齊之名註 杜讀齊皆為黍

共其計酒正奉之註 故書酒正無酒字

凌人掌冰正歲註 故書正為政掌冰政杜讀掌冰為

主冰政當為正正為夏正

籩人糗餌粉養註 故書養作茨

醴人菲苴註 苴讀為茅杜讀苴為卯

鴈醴註 故書鴈或為鶉

五齊註 齊當為齏

周禮故書考

鹽人祭祀共其苦鹽註又典婦功辨其良苦註 杜讀

苦為鹽

掌舍設棊枅再重註 故書枅為柜

棘門註 杜云棘門或為材門

玉府珠璣註 故書珠為夷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註又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註

又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註 齎或為資

司會以參互考日成註又脩閭氏互榷註 故書互為

巨

司書受其幣註又大司徒使之相受註又掌葛以權度

受之註 故書受為授

職幣莫其錄註 故書錄為祿

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註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

侯

厥裘註又司服厥衣服註又大師厥作匱謚註又司

兵厥五兵註 故書厥為淫

內宰以作二事註 故書二為三

出其度量涓制註 故書涓為敦杜讀敦為純

九嬪贊玉盥註 故書玉為王

按李陽冰日王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王三畫

正均如貫玉也

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註 梗讀為亢杜讀梗為

月禮故書考

更

典婦功女功之事齋註又典臬以待時頒功而授齋註

故書齋為資

凡授嬪婦功註又司儀再拜受幣註 授當為受

典絲受良功而藏之註 良當為苦

內司服掄狄註 狄當為翟

展衣註 當為禮

按禮記作禮

緣衣註 緣衣實作祿衣

縫人喪縫棺飾焉註 故書焉為馬

衣袷柳之材註 故書袷柳作接楨又接讀為翌楨

讀為柳

按六經袷字皆作翌說文無此字

染人夏纁元註 故書纁作黨

屨人青句註 句當為絢

夏采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註 故書綬為禮

按綬當作綬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

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綬

地官司徒

遺人註 遺讀如詩曰棄子如遺之遺

廛人註又載師廛里註 故書廛為壇

泉府註 故書泉或作錢

士訓註 訓讀為馴

館人註 故書館作饌

稟人註 稟讀為稿師之稿

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註 杜讀生為性

其植物宜膏物註 膏當為橐

以儀辨等註又小宗伯肆儀為位註又肆師治其禮

儀註又典命五儀註 故書儀或為義

按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義古文春

秋經傳皆作誼

正日景以求地中註 故書求為救

按說文引虞書云旁投倂功是救當作殺古文求

九日蕃樂註 杜讀蕃樂為藩樂
使之相調註 調當為糾
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註 施當為弛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註 政當作
征故書域為邦
鄉師共茅菹註 菹讀為藉杜云菹當為菹
與其輦輦註 故書輦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註又司市市師涖焉註又大宗伯涖
玉鬯註 故書涖作立
巡其前後之屯註 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警又讀屯
為課殿杜讀為在後日殿
周禮故書考
鄉萬民之轄阨註 調讀為周急之周
鄉大夫四日和容五日典舞註 杜讀和容為和頌故
書舞為無
按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註武當為無聲之誤
也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彘註
故書或無事字杜云當為正月吉
春秋祭酺註 故書酺或為步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註又均人掌均地政註又遂
人以土均平政註又土均掌平土地之政註 杜讀
政為征

既比則讀濩註 故書既為暨
釼撻罰之事註 故書或言釼撻之罰事
舞師教皇舞註又樂師有皇舞註 皇書或為聖或為
義故書皇作聖
牧人陰祀用黝牲註又守祧其祧則守祧黝聖之註
黝讀為幽
凡外祭毀事用虬註 故書毀為顛虬作龍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註又肆師頒于職人註 職讀
為穢
載師士田註 士讀為仕
近郊註任稍地註 故書郊或為蒿稍或作削
周禮故書考
漆林之征註 故書漆林為漆林
遺人以恤民之轄阨註以待羈旅註 故書轄阨作羈
阨羈作寄
均人公旬註 旬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註 故書中為得杜云當為得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註 杜云遊當為猶
王舉則從註 故書舉為與
四夷之隸註 故書隸或作肆
媒氏入幣純帛註 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
司市展成奠賈註又弓人寒奠體註 奠讀為定杜云
當為定

上旌于思次以令市註 思當為司字

辟布者註 故書辟為辭

其附于刑者註 故書附為刑

質人壹其涓制註 涓當為純又涓讀如涓口盥之涓

塵人總布註又肆長斂其總布註 杜云總當為僂又

總讀如租稔之稔

凡珍異之有滯者註 故書滯或作屨又滯讀如沈

滯之滯

賈師凡國之賣債註 故書賣為買

胥襲其不正者註 故書襲為習

泉府貨之滯于民用者註 故書滯為痺

買者各從其抵註 抵實抵字

司門掌授管鍵註 鍵讀為蹇

正其貨賄註 正讀為征

掌節以英蕩輔之註 杜云蕩當為帑

遂人以興勑利毗註又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勑註 勑

讀為藉杜讀勑為助

與其施舍者註又遂師辨其施舍註又遂夫夫與其

可施舍者註土均與其施舍註 施讀為弛

遂師庀其委積註 故書庀為比

及屨車之役註 屨禮記或作搏或作軫

比叙其事而賞罰註又守祧比其具註又大胥比樂

官註 比讀為庀

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 而讀為若

稍人以甸聚待羈旅註 故書羈作奇

凡其余聚註 余當為餘

草人駢剛用牛墳壤用麋註 故書駢為挈墳作蚕

稻人以溝蕩水註 杜讀蕩為和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註 匪讀為分

共其接盛註 接讀為壹扱再祭之扱

春官宗伯

大師既瞭註 既讀為虎既之既

秣師註 秣讀如味飲食之味又讀如秣韜之秣杜讀

秣為味莖著之味

按爾雅味莖著杜子春作著味五味也

韃韃氏註 韃讀如屨

按玉篇韃作趨

大宗伯吉禮註 故書吉或為告

以賓柴祀日月星辰註 故書實柴或為賓柴

五祀註又小祝祀于社註又小子五祀註 故書祀

作禩

按說文祀或从禩

驅辜註 故書驅為罷

以荒禮哀凶札註 札讀為截

周禮改書考

七

周禮改書考

八



侯執信主註 信當爲身

攝而載果註又小宗伯以待果將註 果讀爲裸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註 故書位作立古者立位同

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說苑作變立變讀曰辨辨讀曰班徐廣史記註辨

音班

辨立盥之名物註 盥讀爲桑

若大甸註 甸讀曰田

以秬鬯泔註 杜讀泔爲泯

甫窶註 讀窶皆爲穿杜讀窶爲毳

月禮故書考

九

肆儀爲位註 故書肆爲肆

肆師及其祈珥註 故書祈爲幾又祈當爲進禮之禮

杜云珥當爲餌又珥當爲餌

表盥盛註 故書表爲剽

爲位註 故書位爲泄

凡師不功註 故書功爲工古者工與功同字

祭表貉註 貉讀爲十百之百

鬱人與量人受舉學之卒爵註 學受福之報

鬯人用瓢齋註 故書瓢作剽齋讀爲齊杜讀齋爲桑

廟用修註 修讀曰卣

凡四方山川用屋凡裸事用粢註 故書屋或爲模

裸當爲埋

共其鬯鬯註又雞人面襍鬯註又天府鬯寶鎮註

鬯讀爲微

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註 故書踐作餞獻讀爲犧

諸臣之所昨也註又司几筵昨席註 昨讀爲昨

裸用學彝註雌彝註 學讀爲稼雌讀爲蛇虺之虺

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註 獻讀爲儀又讀爲摩莎之

莎故書縮爲數齊爲盞杜云齊讀皆爲桑

凡酒脩酌註 脩讀如滌濯之滌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註 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

月禮故書考

十

純讀爲均服之均

加櫛席畫純註又典瑞纁藉五采註 纁讀爲藻萃

之藻

每敦一几註 敦讀爲壽

凶事仍几註 故書仍爲乃

天府凡國之玉鎮註又典瑞執鎮圭註 故書鎮作瑱

典瑞王晉大圭註 晉讀爲搢紳之搢

四圭有邸註 邸讀爲抵欺之抵

珍圭註 杜云珍當爲鎮

駟圭註又玉人駟琮五寸註 駟讀爲粗又讀爲駟

疾之駟

疏璧琮以斂尸註 疏讀為沙

司服希冕註 希讀為緇或作希

凡弔事弁經服註 故書弁作紒

守祧廟祧註 故書祧作濯

內宗薦加豆籩註 故書為籩豆

大司樂播之以八音註 故書播為藩杜云播讀如后

櫻播百穀之播

九磬之舞註 九磬讀當為大部

樂師趨以采薺註 故書趨作踳

詔來瞽臯舞註 瞽當為鼓臯當為告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註 故書燕為舞帥為率射

月禮改書考

夫為射矢

遂倡之註 故書倡為昌

大胥舍采合舞註 采讀為菜

大師令奏擊拊註 故書拊為付

令奏鼓鞀註 鞀讀為道引之引

瞽矇世奠繫註又小史奠繫世註 故書奠或為帝杜

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

眡瞭擊頌磬註 頌或作庸

蠶愷獻註 杜讀蠶為憂戚之戚

典同六同註 故書同作銅

高聲硯註 故書硯或作硯讀硯為哀冕之哀杜讀

硯為鏗鎗之鏗

陂聲散註 陂讀為人短罷之罷又讀為險陂之陂

微聲館註 館讀為鶉鶉之鶉又讀為飛鉗涅館之

館杜讀鶉為闇不明之闇

侈聲柞註 柞讀為行扈階階之階

薄聲甄註 甄讀為甄濯之甄

磬師擊編鐘註 杜讀編為編書之編

教緹樂註 緹讀為緹錦之緹杜讀緹為怠慢之慢

鐘師納夏祓夏註 故書納作內杜云祓讀為陔鼓之

陔

掌鞀鼓註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周禮故書考

笙師遂管註 杜讀遂為蕩滌之滌

籥章國祭蜡註 故書蜡為蠶

典庸器設筍處註 杜云筍讀為博選之選

太卜二曰騎夢三曰咸陟註 騎讀如諸戎倚之倚杜

讀騎為奇偉之奇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其經運十註 運或為輝當為輝

龜人果屬註 杜讀果為羸

董氏掌共爇契註 杜云爇讀為細目爇之爇或曰如

薪樵之樵

遂飲其竣契註 竣讀如戈鐔之鐔杜讀為英俊之

俊按儀禮士喪禮註引此遂作燧飲作灼遂役之作

遂以役之

纂人巫更註 此九巫讀皆當作筮

占夢噩夢註 杜云噩當為驚愕之愕

乃舍萌于四方註又甸祝舍奠于祖廟註又大史節

中舍算註 舍讀為釋古書釋榮釋奠多作舍字杜

讀萌為明

迷令始難註 故書難或為難杜讀難為難問之難

眠履三日鑄註 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

七日彌九日躋註 故書彌作迷躋作賁

大祝二日造註 故書造作釀杜讀釀為造次之造

按古造釀通膳夫職以樂徹于造造作食物之處

周禮故書考

一日祠三日誥註 祠當為辭杜日誥當為告

二日衍祭三日炮祭五日振祭六日擣祭註 衍字

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讀振為振旅之振杜云振讀為

慎擣讀為虞芮之芮

四日振動註七日奇擗八日褒擗註 杜云振讀為

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又動讀為董或云奇讀

為倚杜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裏讀為報

以享右祭祀註又右亦如之註 右讀為侑

祭示註 故書祗為祗

令阜舞註 阜讀為卒嗶呼之嗶

言甸人讀禱付註 付當為附

小祝彌裁兵註 彌讀曰救

按救玉篇作侏

大喪贊涖註 故書涖為攝

置銘註 銘今書或作名

設道齋之奠註 杜云齋當為案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註 杜云防當為披

甸祝表貉之祝號註 杜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

為禱

禩牲禩馬註 禩讀如伏誅之誅

司巫及菹館註 杜云菹讀為鉏書或為菹館或為租

飽

周禮故書考

男巫望衍註 衍讀為延

冬堂贈註 故書贈為贈

春招弭註 弭讀為救杜讀弭如彌兵之彌

王弔則與祝前註 故書前為先

大史協事註 故書協作叶或為汁

小史叙昭穆之俎盤註 故書盤或為几几讀為軌書

亦或為盤古文也

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註 志古文識

巾車錫樊纓註 樊讀如鞶帶之鞶

金路鈎註 故書鈎為拘

條纓註 條讀為條

前樊鶴纓註 前讀爲緇翦之翦杜云鶴或爲結

朱總鷺總註 故書朱總爲魏鷺或作翳鷺讀爲鳥

鷺之鷺

組輓有髮註 故書髮爲駝杜云當爲髮書亦或爲

駝

尾囊疏飾小服皆疏註 故書疏爲捐杜讀捐爲沙

服爲服

素車芴蔽註 芴讀爲蘋

藻車註 故書藻作輶杜讀輶爲華藻之藻

駝車註又犬人用駝註 故書駝作龍

髮飾註 髮爲軟軟讀爲黍坭之黍

周禮故書考

五

孤乘夏篆註 故書夏篆爲夏緣篆讀爲圭珠之珠

按說文作夏朝朝與緣音相近

歲時更續註 故書更續爲受讀

鳴鈴註 故書鈴或作輪

車僕萃車之萃註 故書萃作平杜云萃車當爲駟車

其字當爲萃

大射共三乏註 乏讀爲匱乏之乏

司常皆畫其象焉註 杜云畫當爲書

宗人以禴國之凶荒註又庶氏以攻說禴之註 禴

讀如潰癰之潰

夏官司馬

司勳註 故書勳作勛

司燿註 故書燿爲燿又讀如子若觀火之觀

孛壺氏註 孛讀如絮髮之絮

橐人註 橐讀爲芻橐之橐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註 壇讀如同壇之壇又讀

從憚之以威之憚

九畿註 故書畿爲近

辨鼓鐸鐃之用註師帥執提註 獨讀如濁其源

之濁鐃讀如謹曉之曉提讀如攝提之提

有司表貉註 貉讀爲禡

中夏教芟舍註 芟讀如萊沛之沛

周禮故書考

十六

羣吏撰車徒註 撰讀曰算

各書其事註 書當爲畫

致禽以祀祊註 祊當爲方

擁鐸註 擁讀如弄又謂如涿鹿之鹿

比軍衆註 比或作庇

馬質剛惡馬註 綱讀爲以亢其儻之亢書亦或爲亢

量人受孛歷而皆飲之註 孛讀如椹尸之椹又讀如

嫁娶之嫁

小子羞羊肆註 肆讀爲鬻

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註又士師凡劓珥註又司約

則珥註 珥讀爲衄所或爲劓

羊人覺積註 積故書為毗毗讀為漬

掌固夜三鬻以號戒註 杜讀鬻為造次之造

射人射豸侯註 大射禮豸作干讀如宜豸宜獄之豸

作大夫介註 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註 抗讀為亢其讎之亢

以旌居乏而待獲註 杜云待當為持乏讀為匱乏

之乏

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註 夾讀為甲

羅氏蜡則作羅襦註 襦讀為縞有衣袵之縞

司士掌羣臣之版註 故書版為班

諸子掌國子之倅註 故書倅為卒又卒讀如物有副

周禮故書考

七

倅之倅

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註 故書戒為駭

窆亦如之註 窆讀如慶封祀祭之祀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註 洒當為灑

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註 侯當為公纁當為藻纁古

字也藻今字也

璿玉三采註 故書璿作璣

會五采玉璫註 故書會作膾讀如馬會之會又讀

如大會之會璫讀如綦車轂之綦又讀如薄借綦之

綦

司弓矢楛質者註 故書楛為鞞

痺矢註 痺矢讀為人罷短之罷又讀如痺病之痺

棄人試其弓弩註 故書試為考

戎右桃茷註 故書茷為滅杜云滅當為厲

大馭及犯馭註 故書馭作罰杜云馭讀為別異之別

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註 故書軹為軻軌為範杜云

軌當為軻

校人八麗八師八趣馬註 八皆宜為六

庾人以阜馬佚特註 杜云佚當為逸

散馬耳註 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

圍師夏房馬註 故字房為訝

射則克楛質註 杜讀楛為齊人言鈇楛之楛

周禮故書考

八

職方氏竹箭註 故書箭為晉

按古箭讀為晉吳越春秋晉竹十雙即箭竹也

其浸頰湛註 杜云湛讀為人名湛之湛湛或為淮

其浸波澁註 波讀為播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註 淮或為睢沭或為洙

其浸廬維註 廬維當為雷雍

按廬石經作廬

其澤藪曰弦蒲註 弦或為汧蒲或為浦

按汧水決為弦蒲藪一名汧浦

其澤藪曰豨養註 杜讀豨為奚

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註 故書傳為傳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註 杜云離當為雜又華讀為  
瓜哨之瓜

秋官司寇

蜡氏註 蜡讀如狙司之狙

萍氏註 萍讀為蚌或為萍號起雨之萍又讀如小子

言平之平

司烜氏註 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為垣

條狼氏註 杜云條當為滌器之滌

冥氏註 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

庶氏註 庶讀如藥養之養

暹氏註 暹讀為翅翼之翅

周禮故書考

九

柞氏註 柞讀為音聲啗啗之啗屋笄之笄

雍氏註 書雍或作夷又讀如鬻小兒頭之鬻

砮蒞氏註 砮讀為摘蒞讀為爵蒞之蒞

蝻氏註 蝻讀為蝻

按說文蝻正字也蝻或字也

壺涿氏註 故書涿為獨獨讀為濁其源之濁書亦或

為濁

掌訝註又輸人牙也者註 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

大司寇上願糾暴註 暴當為恭

以邦成弊之註 故書弊為慝

使其屬蹕註 故書蹕作避杜云避當為辟

小司寇附于刑註又附刑罰註 故書附作付

以八辟麗邦濫註 杜讀麗為羅

士師以比追胥之事註 胥讀如宿偕之胥

一日邦灼註 灼讀如酌酒尊中之酌

按周頌酌左傳作灼是灼與酌古今字

七日為邦朋註 故書朋作備又備讀為朋友之朋

按漢書王尊傳羣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晉灼音

倍師古曰晉音是也

則以荒辯之濫治之註 辯讀為風別之別又辯當

為貶

正之以傅別約劑註 故書別為辯傅或為符辯讀

周禮故書考

三

為風別之別

朝士有判書以治註 故書判為辨讀為別

慮刑貶註 故書慮為憲貶為窆杜云窆當為禁

大人凡幾珥沈辜註 幾讀為痍又幾讀為劓珥當為

珥

掌戮搏之註 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

髡者使守積註 髡當作完

閩隸掌子則取隸焉註 杜云子當為祀

蜡氏掌除馘註 故書馘作脊又脊讀為殽

除不獨註 獨讀如吉圭惟館之主

司烜氏共燻燭庭燎註 故書燻為蕢

若屋誅註 屋讀如其刑劇之劇

修閻氏比其追胥者註 胥讀為脩

雍氏春始生而萌之註 故書萌作費

翦氏掌除蠹物註 故書蠹為齏

赤友氏以歷炭攻之註 故書歷為晨

壺涿氏炮土註 故書炮作泡杜讀炮為苞有苦累之

苞

杜梓午貫象齒註 故書梓為梓午為五杜云梓讀

為枯書或為樗

伊耆氏共其杖咸註 咸讀為函

大行人再裸壹裸註 故書裸作果又裸讀為灌

月禮改音考

貢嬪物註 故書嬪作頻

屬象胥諭言語註 胥讀為誦

協辭命註 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又叶當為汁

小行人則令賻補之註則令槁禴之註 故書賻作傅

槁為橐又橐當為槁

司儀賓拜送幣註又賓使者如初之儀註 賓當作償

行夫使則介之註 故書曰夷使

掌客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註又受牲禮註 牲當為

腥

米百有二十筥註卑三秆註 筥讀為棟柀之柀

讀為柀柀麻答之柀

掌交辟行之註 辟讀如辟忌之辟

冬官考工記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註 故書資作齊讀如冬

資稀之資

燕無函秦無廬註 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廬為廬

作舟以行水註 故書舟作周

按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朱育集字舟

為古文周字

貉踰汝則死註 貉或為猴

妘胡之笱註 故書笱為笱又笱讀為橐杜云妘讀

為焚成邱之焚書或為邠

周禮故書考

石有時以勑註 勑讀如再扞而後卦之扞

攻木之工七刮摩之工五註 故書七為十刮作梳

函鮑韞韋裘註 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韞讀

為歷運之運

畫績鍾篚幌註 幌讀為芒芒禹迹之芒

玉柳雕矢磬註 柳讀如巾櫛之櫛故書雕或為舟

搏埴之工陶旅註 埴書或為植旅讀為甫始之甫

又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既建而迺註又弓人菑栗不迺註 迺讀為倚移從

風之移

樸屬註 樸讀如子南僕之僕

戚速註 速疾也書或作數

加軫與鞅焉註 鞅讀為旃僕之僕

輪人欲其微至也註取諸圓也註 微至書或作危至

故書圓或作員

欲其掣爾而織也註 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又如

桑蠶峭之峭

欲其眼也註 眼讀如限切之限

按眼說文作鞅

眡其綆註 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

欲其蚤之正也註又輪人蚤圍註 蚤當為爪

察其菑註 菑讀如雜廁之廁

周禮故書考

矩其陰陽註 故書矩為距

稹理註 稹讀為奠祭之奠

穀雖敵不敵註 敵當作耗

則柞註 柞讀為迫啗之啗

則拏註 拏讀為繫

捎其藪註 藪讀為蜂藪之藪

捎其藪註又匠人捎溝註 捎讀為桑螟峭之峭

故茲其幅註 茲讀如絃緹之絃

亦弗之濂也註 濂讀為黏

則無塾而固註 塾讀如涅

萬之以眡其匡也註 故書萬作禹書或作矩

輪人程圍倍之註 程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庇軹註 故書庇作秘

輿人去一以為隧註 隧讀如鑽燧改火之燧又讀如

遂字之遂

為之較崇註 故書較作權

鞅圍註 書鞅或作軫又鞅讀如繫綴之綴

飾車欲侈註又鳧氏侈弁之所由興註 故書侈作

移

輶人軌前十尺註 十或作七軌書或作軹

弧深註 杜云弧讀為淨而不汙之汙

登阼不伏註 故書伏作倨

周禮故書考

必繪其牛後註 故書繪作皃

輶欲頡典註 頡讀為懇典讀為殄

準則久註又臬氏準之註 故書準作水

按古準字皆作水

左不榿註 杜云榿讀為蹇書榿或作券券今倦字

也 馬不契需註 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為畏需

之需

焉澗註 澗為澗酒之澗

冶氏鋌十之重三琬註 鋌讀如麥秀鋌之鋌琬讀為

丸



重三鈔註 鈔讀爲刷

鳧氏兩樂註 故書樂作樂

侈則柞註 柞讀爲昨昨然之昨

圍之註 故書圍或作圍

桌氏註 桌古文或作厓

然後量之註 量讀如量人之量

其鬻一寸註 故書鬻作鬻

凡鑄金之狀註 故書狀作壯

函人七屬六屬五屬註 屬讀如灌注之注

欲其窳也註 窳讀爲宛彼北林之宛

鮑人註 鮑故書或作鞫

周禮故書考

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註 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

卷搏讀爲縛一如瓊之縛弛讀爲既建而弛之弛

察其線註 故書線或作綜又讀爲緇

而脰脂之則需註 故書需作劓劓讀爲柔需之需

脰讀如沾渥之渥

以博爲棧也註 棧讀爲窮又讀爲羊猪莩之莩

不瓶註 瓶故書或作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韠人註 韠書或爲鞫

穹者三之一註 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又讀如穹

蒼之穹

按弟子職云志無虛邪虛一作空故讀從之又韓

詩白駒云在彼穹谷今詩作空

上三正註 三讀當爲參

畫績之事山以章註 章讀爲璋

鍾氏染羽以朱湛註 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五入爲緘註 緘今禮俗文作爵

曉氏凍絲以澆水註 故書澆作涓

渥涓註 渥讀如鄙人渥菅之渥

淫之以蜃註 杜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

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註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

之躬圭

上公用龍侯用瓚註 龍當爲虯瓚讀爲贅屨之屨

周禮故書考

天子圭中必註 必讀如鹿車釋之釋

裸圭尺有二寸註 裸之言灌也或作裸或作果

黃金勺註 勺故書或作約

衡四寸註 衡古文橫

以致稍餼註 餼或作氣

矢人弗矢註 弗當爲弗

殺矢註 殺當爲弗

以其笱註 笱讀爲橐

亦弗之能憚矣註 故書憚或作怛讀爲憚之以威

之憚

欲生而搏註 搏讀如搏黍之搏

陶人鬲實五穀註庚實二穀註 穀讀為斛庚讀如請

益與之庚之庚

旅人髻懇辟暴註 髻讀為刮又讀為阴辟讀為藥黃

藥之藥暴讀為剝

器中膊註 膊讀如車輪之輪

梓人為筍虞註 筍讀為竹筍之筍

燿後註其聲大而宏註 燿讀為消宏讀為紘紘之

紘

顧脰註 故書顧或作徑徑讀為鬻頭無髮之鬻

撥爾而怒註匪色註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

廢措註 故書措為厝

周禮故書考

梓人瓜三升註 瓜當為輝

一豆註又食一豆肉飲一豆酒註 豆當為斗

兩個註 个讀若齊人撝幹之幹

縝寸註 縝讀為竹中皮之縝

春以功註 春讀為蠢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註 故書彈或作但蜎

或作絹但讀為彈丸之彈絹讀為惰邑之惰

句兵裨讀 裨讀為鼓鞞之鞞

細則校註又弓人故校註 校讀為絞而婉之絞

晉圍註 晉讀如王摺大圭之摺

匠人置槩以縣註 故書槩或作弋讀為杙又槩古文

臬

環涂七軌註 故書環或作輶

水屬不理孫註 屬讀為注

凡行奠水註 奠讀為停

善防者水淫之註 淫讀為厥又讀為淫液之淫

里為式註 里讀為已

大汲其版註 故書汲作沒

車人庇長尺有一寸註 庇讀為其額有疵之疵又讀

為棘刺之刺

其博三寸註 故書博或作搏

行山者仄輶註 故書仄為側

牝服註 服讀為負

周禮故書考

弓人櫜次之註 櫜讀為億萬之億

菑栗不地註 菑讀為不菑而畚之菑栗讀為榛栗

之栗又讀為裂縞之裂

紵而昔註 紵讀為珍縛之珍昔讀為交錯之錯又

讀履錯然之錯

休於氣註 休讀為煦

恒當弓之畏註 故書畏或作威讀如秦師入隈之

隈

凡昵之類註 故書昵或作機杜云機讀為不義不

昵之昵或為勑又謂機脂膏臚敗之臚

欲小簡而長註 簡讀爲擱然登陣之擱又讀如簡  
札之簡

漆欲測註 測讀爲惻隱之惻又讀如測度之測

吞液角註 液讀爲醴

春液角則合註 合讀爲洽

斲目必茶註 茶讀爲舒

摩其筋註 故書筋或作薊

筋之所由幪註 幪讀爲車幪之幪

厚其帑註 帑讀爲襦有衣絮之絮

恒角而短註 恒讀爲袞袞之袞又讀爲拒

菱解中有變焉故校註 菱讀爲激發之激又讀如

周禮故書考

无

齊人名手足擊爲散之散

故剽註 剽讀爲湖漂絮之漂

無燂註 故書燂或作朕

薄其敝註 敝讀爲蔽塞之蔽

弓而羽網註 羽讀爲扈

維角堂之註 堂讀如穿距之穿車穿之穿

角不勝幹註 故書勝或作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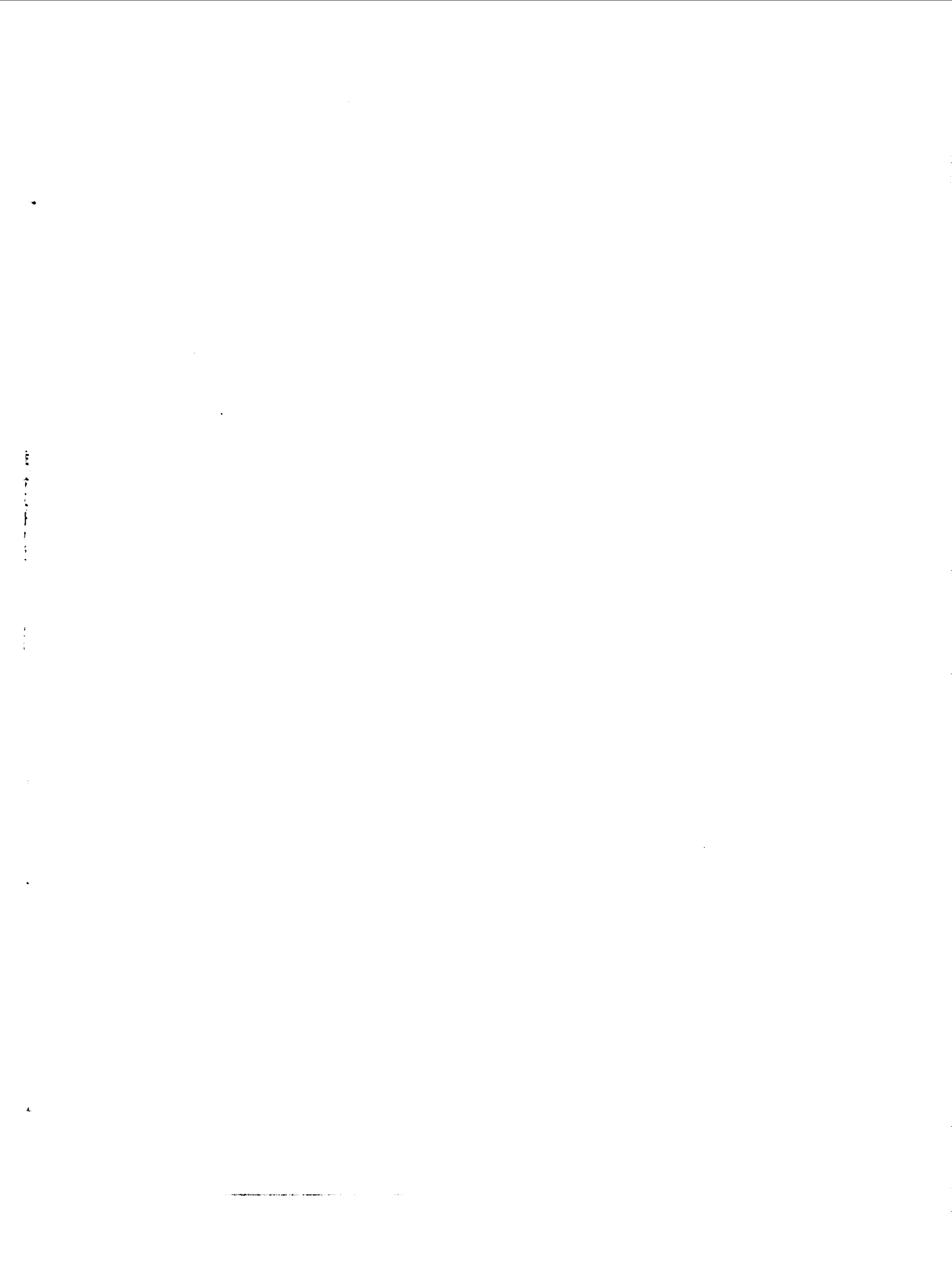
有三均註 有三讀爲又參

寬緩以茶註 茶古文舒又讀爲舒

速中註 故書速成作數

利射侯與弋註 故書與作其

終



周

禮

釋

注

二

天



周禮釋注敘

周官一書漢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秘府世儒莫得見其  
經師傳授皆不可考何休林碩之徒漢人已不能無疑宋  
元而後之紛紛舐排者更無論矣余嘗徵之羣經稽之史  
傳而知為成周之古文舊典六國變古暴秦燔書周官寢  
廢漢初始著於世獻王得之毛公傳之自劉向以前諸儒  
稱道者不絕其向歆以後徵引周官者則不具述云粵稽  
唐虞建官有司徒司空秩宗共工士虞之職夏官殷官二  
百周設官三百六十考之書詩若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立  
政虎賁師氏太保太史內史詩巷伯寺人孟子無羊牧人

周禮釋注

敘

一

乃夢雲漢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十月之交有卿士司徒宰  
膳夫內史趣馬師氏之屬其職並與周官合逸周書職方  
解即夏官職方氏文詩序出於孔門有候人挈壺氏之官  
有孤序古者國有凶昏則殺禮而多昏與大司徒荒政多  
昏合觀於書詩所載其為成周之制作明矣儀禮所稱官  
制若士冠禮筮人執筴燕禮射人告具獻內小臣闔人為  
大燭於門外又以授弓人大射儀量人量侯道巾車張三  
侯獻服不聘禮乃謁關人士喪禮家人營之卜人抱龜燹  
少牢禮司士擊豕廩人概甌甗七小祝設槃匭鄉飲酒燕  
禮大射儀俱有太師燕禮公食士喪禮俱有甸人大射公

食禮俱有宰夫大射儀胥薦主人胥即胥徒聘禮胙肉及

庾車庾即庾人燕禮膳宰即天子之宰夫庶子即天子之  
諸子王朝侯國之異名也又鐘人即鐘師之屬宗人即都  
宗人家宗人之屬雍人即內饗外饗之屬並與周官合儀  
禮為周公所作則此周官亦元公之舊典也降自春秋之  
世列國多僭改周制然左氏傳莊十九年王收膳夫之秩  
僖二十四年王御士二十八年賜之虎賁三百人宣公十  
二年獸人毋乃不給於鮮又豈敢辱候人成十年甸人獻  
麥成十八年司士屬焉襄二十三年季孫召外史三十一  
年巾車脂轄哀三年命校人乘馬十四年迹人來告又宣

周禮釋注

敘

二

二年宦其餘子與大司徒之餘子合襄九年及其大夫門  
子與大宗伯之門子合又有大宰宰夫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寇太史內史宗伯行人封人寺人圉人樂有太師刑有  
士卜祝闔僕醫巫之屬其與周官合者已比比若是矣迨  
戰國時開阡陌置郡縣周官之法大壞其學亦幾絕是以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  
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獨悉孝武除挾書之律周  
官始出漢書河間獻王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  
其一也獻王博士大毛公親見其文著之故訓傳今考行  
露傳昏禮絙帛不過五兩媒氏文君子偕老傳副者后夫

人之首飾編髮爲之追師文駟鐵傳冬獻狼夏獻麋秋人  
文七月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白華傳王乘車  
履石隸僕文篤公劉新國則殺禮也掌客文駟傳諸侯六  
閑馬四種校人文大車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  
子男之服唐無衣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皆大行人  
文又無衣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旌衣服皆以六爲節生民  
傳嘗之日泄卜來歲之芟獨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泄卜來歲之稼肆帥文又秦無衣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丈考工記廬人文行葦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  
記弓人文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依用之或曰禮記正義  
周禮釋注

教

王

言孝文使博士作考工記然則孔疏非歟曰非也釋文序  
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  
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此記得自獻王  
之明證墨子非儒下云今之鮑函車匠孟子云梓匠輪輿  
矢人函人今皆見於考工記墨子孟子皆在未焚書以前  
而其言與記合南史稱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王僧虔謂  
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一篇亦東周以後之古書當  
時以足周官非無謂也漢以前之引周官者藝文志言魏  
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賈公獻其書乃周官大  
宗伯之大司樂章劉向別錄雜記寶公二十三當卽大司

樂文大戴禮朝事篇載典瑞司儀大行人小行人掌客文  
小戴禮內則記載食醫庖人內饗文其見於稱述信而有  
徵如此方周官之初出未顯爲故書古文許慎說文自序  
其稱禮周官皆古文五經異義亦稱古周禮說成帝後劉  
向子歆校理秘書著於錄畧是爲今文歆傳杜子春子春  
傳鄭眾賈逵而周官之學始著大儒鄭君從馬融及張恭  
祖受學爲周禮注合故書今文而參之考訓詁摭秘逸發  
疑正讀厥功偉矣余既不揣愚陋闡發鄭旨以相賈疏之  
所未及爲釋注二卷復恐後人之疑經并以注爲可議於  
是摭成周之制度泝漢氏之淵源證其爲周公致太平之  
周禮釋注

教

四

道道字據禮記正義以昭示來茲庶後之學周禮者尊經益以信  
法則此序之所爲作也

道光三年八月初七日淮安山陽丁晏自敘



周禮釋注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天官

胥十有二人注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 案大行人注胥讀為謂說文言部謂知也从言行聲

官正釋文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案千寶引序官各冠於職前與鄭本合為一編者異近人刻周禮有割裂序官於每官之下者于氏已先之矣

獻人釋文本又作魚 案五經文字漁獻二同

周禮釋注

卷一

一

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案說文門部闕豎宮中奄闕閉門者从門奄聲釋元應眾經音義卷一卷十兩引周禮闕十人鄭元曰闕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案說文女部媼女隸也从女奚聲集韻十二齊媼通作奚

司會注若今尚書釋文尚音常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五年初置尚書員五人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釋名尚書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是尚書亦可讀如本字

職內注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 漢制攷少內嗇夫白吉日食皇孫亡詔令注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

大宰以八灋治官府釋文灋古法字 案說文馬部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馬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今文作法

五經文字灋古法字見周禮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注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 案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苟作功古貢功通用故鄭

謂為功

四曰家削之賦注家削三百里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郛

案削古文段借字依字當作郛或作稍稍人注距王城三

周禮釋注

卷一

二

百里曰稍說文邑部郛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郛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鄭云三百里與許君合段氏玉裁周禮漢讀攷謂載師注作削削即郛之譌字非也

八曰匪頒之式注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案大宗伯注頒讀為班大史先鄭注頒讀為班明堂位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頒讀為班釋元應大般涅盤經音義

斑案古書或作頒同

八曰旂貢注鄭司農云旂貢羽毛 案先鄭云羽毛卽羽

旄也書厥貢羽毛齒革釋文作旄史記夏本紀亦作旄毛

施古今字漢讀改改注作施謂今本誤作毛非也凡段氏書多凡改本文竊所不取

正月之吉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案唐會要引干寶注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義本鄭氏

立其兩兩謂兩卿案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周禮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

小宰之職注若今御史中丞案續漢志注引干注云若御史中丞與鄭同惠氏禮說謂此注決非康成之語為干

注雜入鄭注晏謂賈氏依鄭作疏與干寶絕不相涉何得雜入鄭注惠說非也且干氏與鄭注頗多相同續漢志注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劉昭引干注展牲若今夕牲夜士今都候之屬司門如今校尉納亨納牲之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皆與鄭同小宰宮刑鄭讀如字釋文云干同蓋合升生鄭氏之後沿用舊說惠氏反以鄭注為干注此大惑也

六曰斂弛此依唐石經作弛今本作弛非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為施

案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為弛遂大夫與其可施舍注施亦讀為弛土均與其施舍注施讀為弛毛詩矢其文德傳矢施也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用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傅別謂券書也傳傳著

約束於文書元謂傅別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案

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夊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

曰書契釋名釋書契券總也相約束總總以為限也芻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續古文苑有晉太康五年揚紹買冢地券

七日聽賣買以質劑注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釋文平劉音病案司市先鄭注質劑月平釋文平皮命

切揚子法言一關之市必立之平集韻四十三映平平物價也漢謂之月平皮命切與劉昌宗讀如病合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若今計案漢書五帝紀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

周禮釋注

卷一

四

今之諸州計帳

宮正次舍之眾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案

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選西都賦周廬于列李善注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

曰直宿曰廬

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釋文讀戚如字徐音豆案集韻五十候讀讀誦

書也周禮鄭司農讀火絕之徐逸讀或从口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若荊州之鯪魚青州之蟹胥釋文

字林云蟹醬也案說文魚部煮臧魚也南方謂之鮓北

方謂之煮从魚差省聲肉部胥蟹醢也从肉胥聲釋名釋  
飲食鮮菹也以鹽米醱魚以為菹熟而食之也蟹胥取蟹  
藏之使骨肉解胥胥然也集韻三十五馬煮或作鮭鮭鮮  
夏行脂鱸脂膏臊注鄭司農云脂乾雉鱸乾魚膏臊豕膏  
也 案說文肉部脂北方謂鳥脂脂从肉居聲脂乾魚尾  
肅肅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脂肅豕膏臭也从肉臬聲凡  
許所說多與先鄭同蓋許君從賈逵受古學賈與先鄭同  
受業于杜子春其師傳同也

肉獲牛夜鳴則廋注鄭司農云廋朽木也 案說文广部

廋久屋朽木从广酉周禮曰牛夜鳴則廋許說亦與先鄭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同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  
星 案掌客注牲當為腥字之誤也論語釋文君賜腥說

文字林並作腥云不熟也又君生魯讀生為牲史記律書  
建星者建諸生也星从生聲腥从星聲古聲近多通用

鼈人掌取互物注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齒胡龜鼈之屬  
案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古胡互聲相近

鄭以互物為蒲胡取聲相近也  
共廡羸蟻注杜子春云廡蟻也釋文蟻字又作蚌 案釋

魚蟻廡郭注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廡說文虫部廡蟻

也修為廡圓為蟻从虫庫聲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卷引  
杜子春注廡蟻也

脂人共豆脯薦脯脂注鄭大夫云脂讀為判杜子春讀  
胖為版又禮家以胖為半體元謂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

案說文半部胖半體肉也从肉半半亦聲片部版判也  
从片反聲片判木从半木媒氏注判半也胖判版半聲近

義同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有有字依唐石經補疝瘍者造焉注疝頭  
瘍亦謂禿也 案說文广部疝頭瘍也从广匕聲瘍頭創

也从广易聲

周禮釋注

卷一

六

疾醫春時有瘡首疾注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 案說文

广部瘡酸瘡頭痛也从广肖聲引周禮春時有瘡首疾釋  
名云酸遜也遜遁在後也言腳疼力少行遁在後似遜遁

者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即釋此酸削之義  
酒正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

疏宜成說以為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  
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為酒名故

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為酒名二者未知孰是 案初學記  
二十六卷酒類有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啟後漢杜

根傳為宜城山中酒家保李賢注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

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三曰益齊注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鄴白益

疏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鄴 案釋文鄴白即今之白

醴酒也宜作醴在何反作鄴假借字五經文字醴在何反

酒名周禮注作鄴玉篇酉部醴在何切白酒也集韻八戈

醴才何切白酒通作鄴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通俗文

白酒曰醴賈疏以鄴為地名非也 釋文翁鳴動反釋名釋飲食益齊益翁翁然醴

色也集韻一董翁鄴孔切翁翁葱白色

二曰昔酒注昔酒今之會酒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 案

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澤讀曰醴謂昔酒也說文會釋酒

月禮釋注 卷一 七

也从酒水半見於上釋名釋飲食酒酉也米釀麴酉澤久

而味美也醴酒久釀會澤也

三曰清酒注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中山郡名魏

都賦曰醇酎中山沈酒千日 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元石者從山中酒家

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于

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俗語曰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初學記酒類引西晉張載酤酒賦中山冬啟醇酎秋發即

鄭所云中山冬釀也 大祭三貳注三貳三益副之也 案易坎六四樽酒簋貳

鄭康成曰貳副也虞翻曰貳副也禮有副樽

漿人水漿醴涼醫醴注元謂涼今寒粥若煨飯雜水也

案釋名釋飲食寒粥未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

凌人三其凌注凌冰室也 案毛詩幽風傳凌陰冰室也

謹五行志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臧冰之室也

籩人朝事之籩其實糴黃白黑注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

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稻曰白黍曰黑 案寒具見儀

禮釋注有司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白熬稻黑熬

黍 乾蓀注乾蓀乾梅也 案說文草部蓀乾梅之屬从艸蓀

月禮釋注 卷一 八

聲引周禮曰饋食之籩其實乾蓀後漢長沙王始煮草為

蓀或作蓀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蜀名梅為蓀大如雁子梅

杏皆可以為油脯黃梅以熟蓀作之

醢人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

杜子春讀茆為卯 半農禮說云春秋茅戎公穀作買戎

是茆亦可讀為茅也 案毛詩泂水傳茆菹也漢書律

志冒茆于卯故杜君又讀為卯

脾析注脾析牛百葉也 案說文脰牛百葉也从肉彘省

聲脰牛百葉也从肉毘聲一曰烏脰脰或作脰腐雅百葉

謂之脰脰胃謂之脰釋元應寶雲經音義百葉牛脰脰也

蓋胃薄如葉細切之故云百葉

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鑄案拍膊聲相近釋名釋飲食膊迫也薄豚肉迫著物使燥也士喪禮注今文肱為迫說文肉部肩膊也骨部膊肩甲也膊膊皆从專聲故或說為肩

澗蒲注鄭司農云澗蒲蒲莠入水澗故曰澗蒲或曰澗蒲桑耳案說文艸部澗蒲莠之類也从艸澗聲周禮省作澗馬融廣成頌昌本深蒲李賢注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

朋禮釋注

卷一

九

鹽人共其苦鹽散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案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云苦讀為鹽毛詩四牡傳鹽不固也苦鹽聲相近史記五帝紀器皆不苦注苦音鹽麤也讀如鹽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楊注楛與苦同惡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又疆國篇忠信而不楛注楛音苦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宮人為其井匱注元謂匱豬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案左傳襄二十五年規偃豬杜注偃豬下濕之地鄭云匱豬義與偃豬同偃人注梁水偃也釋文徐本作匱古

偃匱通用稻人注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

掌舍設榼榼再重注故書榼為柅杜子春讀為榼榼謂行馬案說文木部榼榼榼行馬也从木陞省聲周禮曰設榼榼再重榼榼榼也从互聲五經文字云榼行馬也音互柅一作柅古互巨形相近玉篇工部巨古文作互司會注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榼者注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巨當為互謂行馬所以互止禁人也

朋禮釋注

卷一

十

為壇壇宮棘門注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疏左氏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案明堂位越棘棘憂戟也讀若棘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螭珠以納其間疏引詩傳者謂是韓詩案詳見毛鄭詩釋  
凡褻器注褻器清器虎子之屬案史記萬石君列傳石建取親中裙廁踰集解呂靜云械窻褻器也音咸豆賈逵解周官械虎子窻行清孟康曰廁行清也窻行清空中受糞者也鄭云清器猶行清也義本賈君說文广部廁清也从广則聲徐錯繫傳曰此溷廁也古多謂之清者以其不

潔常當清除之也清今俗字書或作團測吏反廣雅團廁也清團古今字

外府其其財用之幣齋注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从具變易古字亦多或 案掌皮先鄭注齋或為資典婦功注故書齋為

資杜子春讀為資典泉注故書齋作資攷工記注故書齋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古齋齊資並通用

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 案典婦功注授當為受聲之誤也掌葛注故書受或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

周禮釋注

卷一

七

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注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案蔡邕獨斷云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

令奏之下有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又奏左下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駁議曰某官某甲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為祿杜子春云祿當為錄 案祿錄並从采得通用荀子性惡篇文王之錄楊倞注錄與緣同劔以色為名

司裘設其鵠注又方制之以為羣謂之鵠釋文羣本亦作

準 案說文土部壘狀臬也从土羣聲讀若準木部臬準壘的也羣即壘之省文

厥裝飾皮車注故書厥為注鄭司農云注裘陳裘也元謂厥與也 案說文广部厥陳輿服於庭也从广欽聲讀若歆許君言陳與先鄭同中車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注

厥與也車僕厥革車注言與革車爾雅云厥與也鄭君本此司服厥衣服注故書厥為注先鄭云注讀為厥厥陳也大師帥誓而厥注厥與也故書厥為注先鄭云注陳也司

弓矢厥五兵注故書厥為注先鄭云注陳也注讀為厥後鄭注厥與也匠人注鄭司農云注讀為厥注厥聲相近

周禮釋注

卷一

七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疏漢舊儀有此事也 漢制攷哀帝紀中宮注皇后之宮

而生種稷之種注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元謂詩云黍稷種稷是也 案毛詩黍稷重穋傳後孰曰重先孰曰穋釋文穋本又作稷說文禾部種先種後孰也从禾重聲稷疾孰也从禾壻聲詩曰黍稷種稷或作穋呂氏

春秋任地篇高注晚種早熟為稷早種晚熟為重引詩黍稷重穋

女祝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注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 案梗从更聲更亢聲相

近莊子庚桑楚史記莊周傳充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後漢

樊宏傳封族兄忠更父侯卽亢父也說文稅从禾亢聲或從更作便

內司服禕衣揄狄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案

漢書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

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

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繪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續漢書與服志諸古麗圭穆閭綠加上之服釋

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方言袿

謂之裾郭注衣後裾也或作祛文選思元賦揚雜錯之袿

徵注引方言釋名晉書音義列傳卷六十四引字林袿婦

周禮釋注

卷一

圭

上衣也

素沙注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 案漢書江充傳紗穀

禕衣師古曰紗穀紡絲而織之也續漢書與服志亦有紗

穀單衣釋名釋采帛穀粟也其形戚戚然視之如粟也又

謂之紗亦取戚戚如沙也文選七啟黼黻之服紗穀之裳

縫人衣嬰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

仲度西曰柳穀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柳者諸色

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案史記集解

夏本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

谷爲柳谷書大傳虞傳秋祀柳穀注柳聚也齊人語說文

赤部穀日出之赤也从赤設聲穀穀聲相近故賈以爲色

赤

地官

載師注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 案

書禹貢冀州既載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鄭

讀以載字絕句與僞孔傳讀爲下壺口異

媒氏注今齊人名楚曰媒 案漢書司馬遷傳隨而媒

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孽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

謂麴餅爲媒也集韻十六孽孽也倪結切

泉府注故書泉或作錢 案禮弓注古者謂錢曰泉史記

周禮釋注

卷一

齒

天官書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

司門注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案續漢書

百官志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劉昭

注引周禮司門千寶注如今校尉卽用鄭說蔡質漢儀亦

云雒陽十二城門鄭云十二門以漢制况之賈疏引匠人

以釋十二門非注義也

井人注井之言礦也金石未成器曰礦 案說文石部礦

銅鐵礦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礦井古文礦周禮有礦人釋

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礦古文研字書作礦同

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

斗染黑釋文象本或作椽音同 案說文艸部草斗椽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廣韻三十六養椽椽實徐兩切

司稼注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案稻人注謂之稼

者有似嫁女所生司尊彝注鄭司農注罍讀為稼畫禾稼也量人注鄭司農云罍讀如嫁娶之嫁是先鄭亦與康成

同義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

郡國輿地圖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至後漢乃有司空郡

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疏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謂後漢乃有蓋考之未詳耳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建

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

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注輪從也 案從即從橫之

從賈疏引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一切經音義引韓

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故鄭以輪為從釋元應妙法蓮華

經音義引鄭注輪縱也

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為性 案性从心生聲貉

隸注又不生乳於鬪檻也釋文生劉色敬反大戴禮禮三

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史記禮書性作生

其植物宜阜物釋文阜物音阜本或作阜 案說文章草

斗椽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草阜聲大徐曰今俗以此為艸

木之艸別作阜字為黑色之阜案椽實可以染帛為黑色

故曰草通用為草椽字今俗書阜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

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集韻二十二皓菴說文斗椽實也

隸作草通作阜

其民黑而津注津潤也釋文津一本作濇音同潤也 案

廣韻十七真濇氣之液也本一作盡

其植物宜覈物注核物李梅之屬 案經文作覈注作核

周禮釋注 卷一 六

說文面部覈實也木部核蠻夷以木皮為匣狀如籩尊之

形也是果實之字當用覈鄭君作核从今文假借字也曲

禮玉藻皆作核故鄭改从今字凡經從古文注从今文周

禮注中多此例毛詩看核維旅班固典引看覈仁誼之林

藪蔡邕注引詩看覈維旅是毛詩古文亦作覈

其民專而長注專團也 案專即團之省文說文口部團

團也从口專聲漢書五行志蛻再重赤而專孟康曰專員

也集韻二十六桓團專團專徒官切說文團也周禮作專

莊子作團太元作專字又作搏梓人搏身而鴻注搏團也

楚辭九辨乘精氣之搏搏兮王逸章句楚人名員曰搏也



則民不愉毛本釋文作愉一本作偷非注愉謂朝不謀夕案說文心

部愉薄也从心俞聲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

又作偷詩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則民不賾案廣韻三十六嘯暴賾上同鐘鼎款識周寅

簋銘勿事賾虐

五曰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謂九儀

案小宗伯注故書儀為義杜子春讀義為儀肆師注故

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

謂義為誼釋元應光讚般若經音義引字詁古文誼今作

義同

周禮釋注 卷一 七

辨十有二壤之物注壤亦土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

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案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

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白虎通土主吐含萬

物土之為言吐也釋名釋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太平御

覽地部引春秋元命包土為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說

文土部壤柔土也从土襄聲又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禹

貢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注壤天性和美也故鄭以為

和緩之貌

以教稼穡樹藝注藝猶蒔也案書播時百穀鄭康成曰

時讀曰蒔蒔五穀以救活之說文蒔更別種方言蒔植立

也蒔更也郭注為更種也音侍

謂之地中注今潁川陽城地為然漢制考王朴曰古者

植土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尙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

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得浚儀之

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

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

浚儀案李涪風周碑算經注引馬融注地中洛陽

五曰寬疾注寬疾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

案漢書高帝紀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

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後漢光武紀

周禮釋注 卷一 八

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李賢

注引蒼頡篇癯病也說文癯罷病也

使之相賙注賙當為糾謂糾其惡案賙糾聲相近說文

木部柶讀若斗是其例也

孝友睦婣任卹注姻親於外親案說文女部姻壻家也

女之因故曰姻从女因聲播文作媯五經文字媯音因籀

文媯見周禮

小司徒以比追胥注伺捕盜賊也案士師以比追胥之

事注胥讀如宿偕之偕謂司搏盜賊也修閭氏而比其追

胥者注胥讀為偕集韻八語以胥偕為一字重文

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裏甸之甸 案稍人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隲之之隲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甸祝注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甸讀爲田說文田陳也象形自部陳从自从木中聲支部陳列也从支陳聲玉篇自部陳列也或作敷廣韻十七真陳陳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急就篇田細兒顏注陳完奔齊亦爲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 案小宰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均人掌均地政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注並云政讀爲征都司馬以國

周禮釋注

卷一

九

法掌其政學釋文政音征凌人注故正爲政先鄭云政當正大戴禮主言篇然後誅其君致其政家語作改其政史記范雎傳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月令班馬政呂覽作正釋名政正也下所取正也春秋公羊釋文正音征又音政荀子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與其蓋螿注云蓋駕馬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輦一釜一斤一鑿一裡一鋤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惠半農禮說曰地名蓮勺蓮讀爲輦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輶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也 案

說文輦大車駕馬者从車共聲木部柎也或作裡方言東齊謂之裡孟子趙岐注藁裡籠番之屬釋名釋車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殷所制也輦車人所輦也漢韓勅碑胡輦器用隸釋云卽瑚璉也明堂位四連釋文連本又作璉中車輦車組輓釋文輦本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 案司市先鄭注立當爲涖大宗伯注故書涖作立先鄭讀爲涖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爲位書亦或爲位小宗伯注故書位作立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詳見後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 案毛詩日月傳述循也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古循巡亦通用 鄉大夫四曰容注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 案說文頌兒也徐曰此儀容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通作頌後人因以爲歌頌字又兒頌儀也徐曰頌古容字管子有國頌篇注頌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馬融論語注四曰和頌合雅頌亦同杜說封人設其楅衡注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楛狀也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楛故舉之以爲况衡者也 案說文木部楛木可作牀几从木段聲讀若賈集韻四十禡根椽架博雅杙也所以舉物或作椽架亦書作柎牛人注

檝謂之杙可以繫牛是檝亦繫牛之物賈氏謂置於犬上未聞方言檝燕之東北朝鮮河水之間謂之檝郭注楊杙也江東呼都音段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注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鼓長八尺鼗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 案大司樂注先鄭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四面後鄭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是先後鄭說不同說文鼓郭也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靈鼓六面周禮釋注 卷一 三

子實執齊乘漢書五行志殺生之乘終矣皆以乘為柄凡軍旅夜鼓鼗注鼗夜戒守鼓也司馬瀆曰昏鼓四通為大鼗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 案說文壹部鼗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五通為發明讀若戚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故許君稱之曰禮既瞭注杜子春讀鼗為憂戚之戚亦與許音合日部响日出溫也即發明之時牧人陰祀用駒牲毛之注駒讀為幽幽黑也 案駒幽古通詳見毛鄭詩釋 用龙可也注故書龙作龍 此據岳本嘉靖本作龍毛本作鹿非杜子春云龍當為龙 案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為龙龙謂雜色巾車驪車注故書驪作龍杜子春云讀為驪易說卦傳震為龍釋文引虞千作驪千寶云驪雜色也漢上易引鄭康成曰龍讀為龙取日出時色雜也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機機謂之杙可以繫牛 職人者謂牧人充人與 案肆師注職讀為機機可以繫牲者職機聲相近 與其牽傍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 案說文彳部傍附行也从彳旁聲 其其牛牲之互注鄭司農云互謂桶衡之屬元謂互若今

屠家縣肉格 半農曰詩或肆或將毛傳肆者陳於互西  
京賦所謂置互擺牲此懸肉格也 案易豨豕之牙釋文  
引鄭注牙讀為互上爻童牛之怙虞翻謂怙以木楅其角  
則此爻鄭改為互義當如牛牲之互

充人展牲則告桎注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 漢制考丙

吉子顛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具

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案續漢書禮儀志正月

六郊夕牲注引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劉昭又稱郊

儀日未晡五刻夕牲

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為蒿郊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司農言王國百里為郊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

郊百里為遠郊 案聘禮注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

里釋元應俱舍論音義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五十里

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士田注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案隸釋馬

江碑仕喪儀宗洪景伯云仕讀為士

遣人以恤民之難阨注故書堯阨作堯阨當為難阨 案

集韻二十八山艱難說文土難治也或作難堯古作堯

以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寄當為羈 案羈寄

聲相近玉篇羈寄也委人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為

奇

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

營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案詩作均均毛傳墾辟

貌爾雅釋訓均均田也郭注言墾辟也釋文本或作均字

林云均均田也廣韻十八諄營均也詳遵切集韻十八諄

均或作均營古旬均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師氏掌以媯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

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疏媯美也 案廣韻五旨美媯

上同通典禮引馬融曰媯媯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

以事而論德者也與鄭注同鄭君從馬季長受學從師說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也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

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羣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

德其至矣乎 案通典禮引馬融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

為德施之為行至德者中德也亦與鄭同鄭君並依師說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

學 案游猶聲相近焦氏易林下有由子通雅云即游子

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後漢馬融傳注引作夷由以偏

旁字攷之漢書王褒傳蜉蝣出以陰字亦作游集韻十八

九汙或作游酒是其例也

司救三罰而歸於園土注園土獄城也 案釋名釋宮室

獄又謂之園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園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注難相與為仇讎 案太平御覽四

百八十一卷引馬融注難謂相與為仇也鄭君亦依師說

媒氏聽之于勝國之社注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

而棧其下使無所通 案蔡邕獨斷云亡國之社掩其上

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 又公羊哀六年傳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

若今市亭然 案史記三代世表臣為耶時與方士攷功

會旗亭下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也文選西京

周禮釋注 卷一 圭

賦廓開九市通闢帶闔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旗亭

市樓也後文思次注若今市亭也介次注市亭之屬別小

者也先鄭注次市中候樓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注債賈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釋

文債劉音育 案賈師凡國之賣債注債賈也故書債為

賈胥師先鄭注債賈也說文人部債賈也从人賈聲玉篇

人部債賈也釋元應大悲分陀利經音義賣又作債同餘

六反債兼買賣二義債从賣聲賈从貝齋聲齋古文賸讀

若育故劉昌宗亦讀債為育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算賈注算讀為定杜子春云算當為

定 案弓人寒奠體注奠讀為定大司徒奠地守釋文奠

劉音定司士以久奠食釋文奠音定舊蒙世奠繫杜子春

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小史奠繫世注故書

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書帝或為奠匠人

凡行奠水先鄭云奠讀為停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

奠定也禹貢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奠作定內則皆坐

奠之而后取之注奠停地也釋名停定也定於所在也奠

停也言停久也集韻四十六徑奠徒徑切又碓礪為一字

重文古奠定帝停並聲近通用

上旌于思次注元謂思當為司字聲之誤也 案思司聲

周禮釋注 卷一 美

相近釋名釋言語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司忖亦然也

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案漢法斗

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

識事而已 案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檢禁也

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

發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

下輒卓囊施檢章懷注檢今俗謂之排排如今言標簽耳

續漢書祭祀志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二分璽親封之

虞人紵布注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釋文紵本又作

次 案紵假借字說文紵續所緝也从糸次聲非此注之

義依字當爲次卽思次介次之稅故先鄭以爲列肆之稅  
布漢書食貨志有次布謂次於大布與此次布不同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壓 案泉府故書滯爲

滯杜子春滯當爲滯序官廩人注故書廩爲壇杜子春讀

壇爲廩載師注故書廩或作壇古壇瘧廩並聲相近說文鳥部

鵠从鳥直聲籀文从塵作鸛

做而入于膳府注謂貨物儲藏於市中釋本或作貯儲又

作褚皆同 案集語八語貯儲著積也或作褚著通作褚

後賈師注亦有褚字釋元應毗尼母律音義於又作褚同

通俗文裝衣曰衿

周禮釋注

卷一

毛

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 案襲

習古通詳見儀禮釋注

泉府物楬而書之注鄭司農云物爲楬 案毛本作楬集

韻二仙菓揄箋識也或从手亦書作楬子仙切

司門掌授管鍵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鍵謂杜 案鍵蹇

聲相近轉人左不鍵杜子春云鍵讀爲蹇集韻二十八揮

鍵籥杜也或作鍵

司關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攷文

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釋名

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通雅云過所猶今之遞鋪也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

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今漢有銅虎

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案說文曰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曰守都鄙者用角曰

使山邦者用虎曰土邦者用人曰澤邦者用龍曰門關者

用符曰貨賄用璽曰道路用旌曰象相合之形玉篇曰部

口瑞信也今作節說文以節爲竹約當依古文作曰續漢

書百官志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劉昭注引周禮干寶注

漢之銅虎符卽其制也卽用鄭注又引干注英刻書也蕩

竹萌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

周禮釋注

卷一

天

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與漢注不同杜君讀爲帑者賈疏

謂帑音以湯蕩反之今人猶言帑也說文巾部帑金幣所

藏也凡物有器藏之曰函伊耆氏注云有司以此函藏之

故杜以帑爲函詩二矛重英毛傳謂有英飾鄭箋謂畫飾

故又以英蕩爲畫函

遂人以輿勑利毗注鄭大夫讀勑爲藉杜子春讀勑爲助

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案說文未部勑商人七十而勑勑

藉稅也从未助聲引周禮以輿勑利萌民部民眾萌也古

字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後

漢書宦者傳劉劭萌黎說文田部毗田民也从田亡聲廣

雅云毗癡也詩氓之蚩蚩唐石經亦作毗古氓毗萌民聲近通用段氏漢讀攷據衛風正義白帖引周禮作氓謂唐石經始改作毗攷五經文字山部毗莫鄧反又音音張參此書作於大歷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有毗字段氏之說謬矣

以彊予任毗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案唐石經作彊葛本毛本俱誤作彊周頌侯彊侯以傳彊力也箋云彊有餘力者引周禮以彊予任民民與毗古通用

遂師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周禮釋注 卷一 完

也 案下注先鄭云讀爲庀世婦比其具先鄭注同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大司馬比軍眾注比或作比先鄭云庀具也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耒注元謂耒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觀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隸釋亦以爲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愍今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

族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 案而如若古通用梓人注若如也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左傳隱七年欽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說文作而莊七年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漢書五行志作而詩垂帶而厲箋云如鞞厲也內則注引詩而作如淮南池論訓引詩而作若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廣雅云如若也康誥若有疾荀子富國篇若作而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而死呂氏春樂成篇而作若顧權注老子云若而也 委人凡其余聚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 案漢吳仲山碑父有余財亦以余爲餘

月禮釋注 卷一 三

草人駢剛用牛注故書駢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駢謂地色赤而土剛也 案說文土部埤亦剛土也从土解省聲角部解用角低仰便也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釋文鄭作挈說文作解角一俯一仰與今說文異 子夏作挈集韻十三祭解或从手作挈毛詩爰契我龜釋文契木作挈以聲類求之埤从解省聲古解挈聲相近故古文作挈後人讀埤爲息營反非也說文無駢字馬部新附有之云从馬解省聲墳壤用麀注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元謂墳壤潤解 案爾雅釋獸鼯鼠郭注地中行者釋文字亦作蚡字或作鼯同說文鼠部鼯地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日

偃鼠从鼠分聲或作蚡與盆同盆墳聲相近以偏旁字攷之若灸一作墳紛一作積可證也

埴墟用豕注埴埴黏疏者疏以埴為黏以墟為疏 案禹

貢厥土赤埴埴釋文鄭作哉徐鄭王皆讀曰熾釋名土黃

而細密曰埴埴也黏肥如脂之埴也弓人注機讀如脂

膏敗埴之埴埴亦黏也史記夏本紀徐廣注埴黏土也又

下土埴埴禮書二十四卷引鄭注埴疏也釋名土黑曰埴

埴然解散也

疆藥用黃注疆藥疆堅者釋文藥又作墜 案唐石經作

疆是本本誤作疆月令可以美土疆注強藥之地釋文疆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其丈反今月令作疆亦誤字也集韻五十四檻塼藥堅土也或作藥

輕與用犬注輕與輕脆者 案說文火部與火飛也从火

與與與與同意廣韻四宵與今作票同引申之為輕票之

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票聲相近

稻人以列舍水釋文列祿計反 案依釋文讀如例禮記

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釋文引徐邈音例本亦作例司隸注

厲遮例也釋文云又作列

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芟夷

藎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莠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

也 案秋官雍氏注書雍或作夷鄭司農引春秋傳芟夷藎崇之今俗間謂麥下為夷下言芟夷其麥以下種禾豆也

山虞物為之厲而為之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案厲

列古同音通用說文走部迺遮也从走列聲續漢書輿服

志遮迺出入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釋文麓一作禁 案序官釋文麓

本亦作葢說文林部麓古文作葢

小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錫劔也 案雅釋器錫謂之劔

郭注白鐵職方氏注錫鐵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劔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錫也說篇注錫在銀鉛之間即今白鐵也

掌蜃祭祀其蜃器之蜃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

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案說文示部祫社肉盛

之以蜃故謂之祫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春秋傳

曰石尙來歸祫今春秋作祫廣韻十六軫祫祭餘肉祫上

同許慎五經異義云古左氏說祫祭社之內盛之以蜃毛

詩縣箋引春秋傳曰蜃宜社之內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謂為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

積也 案大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集韻二十文

分匪方文切引說文別也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一曰與



也周禮作匪說文美部美賦事也从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頰一曰讀若非

稟人掌共外內朝亢食者之食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

案朝士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續漢書歷志熹平四年詔羣臣會司徒府議百官志注引周

禮外朝干寶注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亦用鄭說說文二部亢敞也从儿儿人在屋下無田食也引周書宮中

之亢食當是周禮之訛  
春官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乃立春官宗伯注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案今舜典一篇乃梅氏書妄為分析古文合堯典為一篇別有舜典逸篇故先鄭引咨四岳以下稱書堯典賈疏亦不言出於舜典蓋唐時偽孔書雖盛行而馬鄭真古文尚書尚存於世賈氏親見此文出於堯典故不更贅言也賈疏序言堯典伯禹作司空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大宗伯疏引堯典禋于六宗皆不从梅氏書其識卓矣鬱人注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 案郊特性疏引馬融注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鄭同師說

司尊彝注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為尊之灋也

案說文系部彝宗廟常器也从系糸綦也升持之米器中實也从彡象形此與釁相侶周禮六彝雞彝黃彝虎彝

唯彝虎彝以待裸將之禮明堂位夏后氏以鷄夷注夷讀為彝正義曰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亦本鄭說廣韻

六脂彝常也法也  
典瑞注若今符璽郎 案續漢書百官志有符璽郎中四

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將秦官景帝中六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士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詹事秦官掌皇后大

子家有丞又中長秋私府丞巷倉廩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

信少府大僕秦官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  
慕大夫注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案劉熙釋名

曰墓慕也孝子思慕之處也  
鐘師注鐘如鐘而大 案禮書第一百二十卷引孫炎注鐘

大鐘義與鄭合  
鞞鞞氏注鞞讀如履也鞞履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踏

鞞鞞氏注鞞讀如履也鞞履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踏

鼓杵行者自有屏釋文鞮許慎云屨也呂忱云鞮革履也  
案說文革部鞮革履也與陸所引不同走部趨屨四夷  
之舞各自有曲从走是聲

蕪氏注焯煖用荆蕪之類 案後釋文作丞氏云木又作  
蕪集韻四紙蕪巫是種切木名周禮有蕪氏共荆蕪有灼  
蕪或作丞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釋文示音祇  
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皆放此 案說文示部祇地祇提

出萬物者也从示氏聲廣韻五支祇地祇神也示上同見  
周禮祇有提義左傳提彌明史記晉世家作示昧明古示

周禮釋注

卷一

三五

祇提聲近通用

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注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  
者 案尙書禮於六宗鄭注禮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  
也伏生書大傳作煙鄭注煙祭也字當爲禮魏公卿上尊  
號奏作煙於六宗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靚師雨師注鄭  
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

畢也元謂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  
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案續漢書祭祀志引

鄭書注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  
雨師畢也與此注同應劭風俗通祀典云周禮風師者箕

星也雨師者畢星也周禮標燎司中司命文昌司中文星  
上六星也應氏說司中司命與後鄭小異先鄭以司中爲  
三台者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  
命爲太尉中台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開元占經

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  
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

兵先鄭之說本於緯文也後鄭以司中司命爲第五第四  
星者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五

周禮釋注

卷一

三五

曰司中賈疏亦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  
中後鄭之說本於太史公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宮第四曰  
司命五曰司祿與史記不同然太史公世掌天文其言必  
有所據康成本之作注其識至精後人所當遵守也又案  
玉篇風部風風靚風並古文九經字樣靚古文風字見周

禮  
以鬮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鬮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

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鬮鬮牲胃也鬮而磔  
之謂磔攘及蜡祭釋文罷一音芳皮反 案鬮辜罷辜磔

辜文異義同說文刀部劓判也从刀冫聲引周禮劓辜祭

籀文从彌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割列襍瘞盧注列彌辜先  
鄭以披釋罷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注今俗當大道中磔  
狗云以止風公羊傳三十一年疏引孫氏云既祭披磔其  
牲以風散之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通俗文張申曰磔亦  
披磔之也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綜注擺謂破磔懸之  
古罷披聲相近釋名披擺也鄉飲酒禮釋文罷劉音皮又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子正論  
篇斬斷枯磔注周禮曰以彌辜祭四方或者枯與彌辜義  
同歟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疑辜即  
枯也說文桀部磔辜也从桀石聲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  
周禮釋注

卷一

美

然磔狗始於秦代漢沿舊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  
或省文釋文寶音獨木亦作瀆 案小宗伯注四望五嶽  
四鎮四寶大司樂注同左傳襄公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句  
瀆之邱史記齊世家作句實莊九年傳遂殺子糾於生寶  
齊世家作笙瀆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為截謂疫厲 案札截聲相近釋  
名釋天札截也氣傷如人有斷截也膳夫大札釋文徐音  
截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  
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龕縵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  
長七寸 案士相見禮注古文伸作信穀梁范甯解云信  
申字古今所共用白虎通云申者身也釋名申身也物皆  
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  
相申束使不相違也荀子儒效篇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  
注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引禮圖信圭七寸謂圭  
上琢人頭身之形侯所執也躬圭七寸謂圭上琢為四體  
之形伯所執也

卷一

美

以蒼璧禮天注璧圓象天 案聶崇義引阮誥鄭元圖蒼  
璧九寸厚寸  
以白琥禮西方注琥猛象秋嚴 案說文王部琥發兵瑞  
玉為虎文从王虎聲春秋傳曰賜子家子雙琥是聶氏圖  
引鄭元圖云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  
鐘鼎款識有周琥銘云午十三薛尚功曰漢用虎符發兵  
其原疑出於此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為裸代王裸賓客以鬯 案  
上注云裸之言灌灌以鬯鬯小宗伯以時將瓚裸唐石經  
作果又以待果將注果讀為裸玉人裸圭注裸之言灌也  
或作裸或作果說文示部裸灌祭也从示果聲水部裸

水也从水果聲毛詩傳裸濯鬯也集韻二十九換裸果裸  
裸同通作盥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作立鄭司農云讀為  
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疏藝文  
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 案毛伯敦銘立中庭楊南仲讀  
為位引古文春秋為證鐘鼎款識有審磬夙夜在位亦書  
作太

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  
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  
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案大宗伯注

周禮釋注

卷一

禘

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  
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  
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  
頊元冥食焉賈疏謂文耀鉤文禮記月令注迎春祭蒼帝  
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  
也迎秋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迎冬者祭黑帝汁  
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孔疏亦謂文耀鉤文又天子乃以元  
日祈穀於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正義春秋緯文即靈  
威仰之五帝總云太微之帝又大雩帝注雩帝謂為壇南  
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又以共皇上帝注皇

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邱也上帝太微五帝明堂  
位祀帝於郊注謂蒼帝靈威仰也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注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郊特性孔疏云鄭氏謂六有六  
天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此皆鄭注據  
緯候說也說文土部坵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坵

五帝於四郊魏書五十五劉芳疏引周禮賈逵說東郊木  
帝太皞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  
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  
帝於四郊也馬融蔡邕注月令並與賈侍中合與鄭義異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周禮釋注

卷一

卑

案風俗通雨師下云周禮卿大夫之子皆曰門子  
辨六齋之名物注齋讀為齋六案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案鬯人注杜子春讀齋為齋後鄭謂讀為齊司尊彝注  
故書齊為齋鄭司農云齋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齋  
當為齋古齋資亦通用漢禹廟殘碑資盛三牲又以資為  
案  
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注謂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案  
詳見論語孔注證偽  
以秬鬯泚注杜子春讀泚為泚以秬鬯浴尸 案集韻十  
上準泚泚盡切泚與泚同母之字故杜以雙聲讀為泚也

說文水部灑飲也從水珥聲

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

為何元謂祈當為進禋之禮珥當為珥禋者禮之事

案小子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後鄭注珥讀為珥祈

或為刳刳珥者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刳羽牲曰珥春秋

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凡刳珥此刳珥正字與士

師注珥讀為珥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古幾畿祈刳聲

相近說文刀部刳劃傷也从刀气聲血部蓋以血有所刳

涂祭也从血幾聲集韻八微刳斷也刳也或作蓋氣亦書

作氣畿圻幾三字同皆音祈幾與刳同音通用以聲類求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之說文幾斂也并汜至亦未編井虞翻曰汜幾也是其例

也珥珥皆从耳聲古字段借

表齋盛注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案識釋文音

式志反即幟字也說文巾部幟幟幟也从巾與聲一切經

音義引通俗文曰徽號曰幟私記曰幟集韻四宵表剽剽

識也漢書王莽傳旌旗表識師古曰識讀與幟同

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為工先鄭工讀為工工與功同字

案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京陸虞作工苟作功

漢樊安碑以公德位加特進隸釋云功德陳球碑生公子

完適齊為桓公公正隸釋云工正古公工功並通用書天

工人其代之漢書律志作天功魏志管輅傳拙而不功亦以功為工

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葉為築以煮

之鏹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 案說文鬱部鬱芳草十

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為鬱凡許君說多與先鄭同

鬱人廟用脩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案脩卣

聲相近說文作肉草木實垂肉然象形讀若調 後人讀

音 集韻十八尤卣中尊也或作脩古條脩皆从攸聲故許

君讀若調又从肉之字與攸多通用說文乃部卣从弓肉

聲讀若攸禹貢陽鳥攸居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作適

周禮釋注

卷一

三

韋賢傳萬國適平師古曰適古攸字司尊彝釋文卣本亦

作攸脩从攸聲故鄭讀為卣

鷄人夜嘑旦以詔百官 案說文詔部詔高聲也一日大

呼也从詔口聲

鬱共其雜性注鄭司農云鬱讀為徽 案鬱人先鄭注亦

云鬱讀為徽天府注同毛詩維糜維芑孔疏糜作鬱音同

糜微亦聲相近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周易成天下之

壘壘者劉瓛曰壘壘猶微微也莊斨曰說文無壘字即鬱

字也鬱字讀微與微音近又周公魯鐘銘公鬱壽周邦是

保周頌敦銘頌其萬年鬱壽無疆周晉姜鼎銘晉姜用其

綰縮鬚萬壽卽眉壽也鬚眉亦以聲近假借

司尊彝皆有舟注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案

說文木部槃承槃也从木般聲古文作鑿籀文作鑿鐘鼎

款識有漢車宮丞燭槃銘曰車宮銅承燭槃重三斤八兩

五鳳四年造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鄭舉以况舟

裸用罍彝注罍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案量人先鄭注

罍讀嫁娶之嫁稼之言嫁詳見前其義同也明堂位注罍畫

禾稼也義本先鄭

其朝獻用兩著尊者注略尊也或曰著尊者地無足明堂

位曰著殷尊也 案明堂位注著著地無足說文引作箸

周禮釋注

卷一

罍

尊董道廣川書跋著尊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

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肩著耳又著尊殷制也其

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

翔鳳回雲紆有旋動之勢此固爲周制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注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

案聘禮注云壺酒尊也鐘鼎款識有弓壺蛟篆壺欵姬

壺薛尚功曰壺酒之下尊也

裸用虎彝雖彝注鄭司農云雖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

用射隼之隼元謂雖焉屬印鼻而長尾 案說文虫部雖

如母猴印鼻長尾从虫佳聲雖字从虫與虺通用故讀

爲虺雖又从佳聲鳥部隼或雖字也故又讀爲隼虞書宗

彝馬注虎也鄭注虎彝雖彝鐘鼎款識有雖尊蓋名曰五

周作父乙尊雖彝薛尚功曰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歧

正雖也廣川書跋亦有虎彝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

虎彝又有雖彝攷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

似其二犬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班文似虎而歧尾如雖

凡酒脩酌注修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

人命浩酒曰滌 案滌从條聲條修从攸聲滌狼氏注杜

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恩澤侯表脩侯注修讀曰

條古修條滌聲相近

周禮釋注

卷一

罍

司几筵設紛純注鄭司農云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

謂白繡也 案紛幽聲相近粉从米分聲集韻十七真邠

幽爾同文選上林賦玢幽文鱗注玢幽文理貌音紛彬尙

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繡

加次席黼純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案釋草桃枝

四寸有節文選吳都賦注桃筵桃枝簞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注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

坐也 案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先鄭云主階則讀爲昨古

昨與昨通荀子哀公篇登自昨階注昨與昨同曹鸞碑踐

昨之初亦以昨爲昨昨昨昨皆从乍聲古或假借上文

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為酢字之誤也下昨席注昨亦讀曰酢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為布筵席於牖前元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案通

典第七十四卷引馬融說國賓二王後與先後鄭不同其柏席用萑蒲純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案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柏讀與迫同

凶事仍凡注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乃讀為仍 案仍从人乃聲釋詁仍乃也郭注云未詳是未攷周禮注也漢書匈奴傳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史記仍作乃說文乃部

直从乃省西聲讀若乃直即迺字釋詁迺乃也古乃仍通用故許君先鄭讀如仍也

天府以貞來歲之熾惡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 案大卜凡國大貞先鄭云貞問也引易師貞丈人吉禮記緇衣引易恆其德慎鄭注慎問也今易作貞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从鼎省聲

京房所說

典瑞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案南齊書引馬融傳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鄭君亦同師說

琢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 案說文玉部琢圭璧上起兆琢也从王象聲引周禮琢圭璧

裸圭有瓚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 案說文

玉部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王易聲瑒與鬯聲相近即魯語所謂鬯圭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珍圭以徵守注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 案天府注故書鎮作瑱先鄭云瑱讀為鎮釋文鎮又音珍典瑞

瑱圭釋文瑱劉吐電反案瑱宜作鎮音鎮瑱皆从真聲古多假借釋名瑱鎮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

集韻十七真珍或从金作鈇鎮寶器也知鄰切與珍音同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注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以結好 案說文玉部琬圭有琬者从玉宛聲玉人注琬猶圓也

典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案大戴禮朝事作車旌下同

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

子男 案朝事作省於天子未誓作未省

各既其命之數 案朝事作各視既視古今字

享先王則衮冕注衮卷龍衣也 案劉熙釋名衮冕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義木先鄭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鷩禕衣也元謂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案釋鳥鷩雉說文鳥部鷩赤雉也从鳥敝聲引周禮

孤服鷩冕先鄭以鷩為禕衣蓋以聲近為訓不如後鄭之確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注鄭司農云毳屬衣也元謂毳毳虎

雖謂宗彝也疏爾雅云毛菴謂之屬 案毛詩毳衣如葵

周禮釋注 卷一 毳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

決訟說文毛部繡以毳為縹色如蕞故謂之繡蕞禾之赤

苗者也從毛萑聲引詩毳衣如繡爾雅釋言菴屬也郭注

毛菴所以為屬釋文引李巡本菴作毳正與先鄭合仲師

義本雅訓與毛公許君說同後鄭謂毳畫虎雖劉熙釋名

謂毳畫藻文皆自為說當以先鄭為允 又案鐘鼎款識

周牧敦銘虎冕練裏寅簋銘亦云虎冕薛尚功曰先儒釋

毳冕之章宗彝為首宗彝有虎雖謂之毳以是攷之虎冕

即毳冕也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為緝或作希字之誤也疏希

繡鄭君讀希為繡繡紵也謂刺綉為繡次 案釋言繡紵

也郭注今人呼縫紵衣為繡說文繡紵縷所紵衣也从爾

華省象刺文也尙書詳解引鄭注云紵以為繡施之於裳

郭氏三禮圖引張鑑圖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繡冕之

服釋文云希冕本又作緝隋書引三禮圖繡冕天子五旒

用玉百二十繡即繡之異文

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五 案後漢書安帝紀緹騎營士章懷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

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

百人五百二十八人服道從光滿道路崔豹古今注伍伯

一伍之伯也五人為伍五長為伯一曰戶伯古兵士服韋

弁今戶伯服赤幘韋衣素韎弁之遺法也文選西京賦迺

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睚眦拔扈李善注緹衣韎韐

武士之服

弁經服注故書弁作紼鄭司農紼讀為弁 案說文糸部

紼或從辵作紼輿籀文弁即紼字也集韻二十二元紼或

作紼紼從弁亦讀如紼古字聲近多通用段氏玉裁謂紼



皆以中爲忠孝經引詩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

興道諷誦言語注道讀曰導言古以訓今也 案道導古

通論語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作導

歌函鐘注函鐘一名林鐘 案林鐘一名百鐘月令律中

林鐘淮南子時則訓作百鐘注百鐘林鐘周語謂林鐘和

展百物故又名百鐘

歌夾鐘注夾鐘一名圓鐘 案隋書十五引賈逵解詁圖

鐘夾鐘也馬融傳應鐘也鄭依賈侍中說

孤竹之管注孤竹竹特生者 案文選東京賦孤竹之管

薛綜注孤竹國名出竹與鄭注不同爾雅釋地觚竹北戶

周禮釋注

卷一

晃

釋文本又作孤同齊語北伐山戎斬孤竹漢書地理志遼

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薛義亦通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案說文廿部

鞀鞀也從革召聲或作鞀或作鞀籀文從殼召作磬廣

韻四宵韶舞樂也磬上同又作招尙書大傳招樂興於大

鹿之野漢書禮樂志舞作招史記五帝本紀於是禹乃典

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呂氏

春秋古樂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書言蕭韶九成作九磬

於義亦通鄭讀从大招因上言舞大磬也

大傀異裁注傀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 案說文

入部傀偉也从人鬼聲引周禮大傀異或作傀小徐繫傳

本作大傀異災與裁同偉奇也从人韋聲故鄭君云奇

變段氏謂說文引周禮斷去裁字是未攷小徐本也

樂師有帔舞注元謂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案續漢書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舞者童男十

六人服虔應劭曰即古之二羽也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跲鄭司農云跲當爲趨書亦或爲

趨 案說文言部諺讀若論語跲子之足足部無跲字集

韻十虞趨跲同十遇趨或作趨釋文跲音倉注反與趨聲

相近方言跌蹙也郭注江東言跲古趨跲通用趨亦蹙也

周禮釋注

卷一

辛

孟子言蹙者趨者是也漢李翕西狹頌屬縣趨教即趨教

也字亦从多

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

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案初學

記鐘類引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在一篋處爲編鐘磬

類引三禮圖十六枚同一筭處謂之編磬徐堅唐初人所

引禮圖蓋阮鄭諸圖也藝文類聚四十一引五經要義云

周禮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篋謂之堵磬一堵

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一肆此之謂也舊唐志劉向五經

要義五卷鄭說本於子政蓋漢儒授受之說也

大師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金鐘鐃也石磬也土塤也革  
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案初學  
記雜樂引五經通義曰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  
爲笙土爲塤皮爲鼓木爲祝敔通典引同唐志有劉向五  
經通義九卷

令奏鼓鞀注鄭司農云鞀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  
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鞀鞀讀爲道引之引元謂鼓鞀猶言  
擊鞀詩云應鞀縣鼓 案周頌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鞀  
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明堂  
位周縣鼓注引周頌應鞀縣鼓說文申部鞀擊小鼓引樂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聲也从申東聲玉篇鞀七振切小鼓在大鼓上擊之以引  
樂也集韻十七準鞀引同音許君訓鞀爲引與先鄭讀同  
廣雅曹憲音引詩應鞀縣鼓初學記鼓類引纂要云應鼓  
曰鞀鼓亦曰鞀鼓鞀音允亦曰田鼓允者引也言先擊鼓  
以引大鼓也又見三禮圖九經字樣鞀懸鼓也上說文  
下經典相承古田陳同音陳从自从木从申聲鞀亦从申  
故鄭云聲轉字誤變而作田也

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  
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  
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

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疏武王出兵之  
書 案史記律書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  
冬教氣相并而音尙宮正義引兵書云夫戰大師吹律合  
商則戰勝軍事尙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  
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

小師塤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雁卵 案毛傳上曰塤風俗  
通云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一通凡爲  
六孔釋樂大塤謂之郭郭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鶉子銳上  
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通鑑注引孫炎曰聲大  
加叫呼也說文塤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管注管如篪六孔 案釋樂大管謂之箛郭注管長尺圍  
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之六孔賈氏謂賈造蓋周  
禮解詁文也鄭司農與賈侍中俱事杜子春故其說同說  
文竹部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从  
竹官聲許君从賈氏受古學故說亦同風俗通引禮樂記  
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漢書律志孟康注引禮樂器記同劉  
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應氏孟氏所引蓋此  
篇之文

祗瞭聲愷獻注杜子春云讀聲爲夔戚之戚謂戒守鼓也  
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案說文豈部作豈讀若戚許君从

賈逵受學賈君从杜子春受業其淵源一也

與同高聲硯注故書硯或作硯杜子春讀硯為鏗鎗之鏗

鄭大夫讀硯為衮冕之衮釋文硯音鞞又苦耕反字林音

限云石聲鏗苦耕反 案集韻二十八山硯居閑切鐘高

聲二十一混硯鐘病聲謂鐘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樂

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史記作鏗鎗杜讀从之集韻二十

三魂硯鐘病聲又讀如昆而魂韻有報猥猥浪皆从艮之

字古硯硯聲相近也硯在山韻而山韻瘳瘳从堅又有馭

擊古硯鏗亦聲相近也鄭大夫讀為衮者衡方碑將授緹

職高頤碑當登緹職樊敏碑當窮台緹皆以緹為衮硯衮

周禮釋注

卷一

音

音近故讀从衮

下聲肆注鄭司農云鐘形下當脾釋文脾音婢李又孛癸

反一音豐已反或音蒲年反 案集韻四紙脾形下大也

或作卑通作庫又一先脾下廣也蒲眠切

陂聲散注陂讀為人短罷之罷 案陂罷聲相近釋名披

擺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陁郭璞曰罷音疲即陁池

也

微聲籛注籛讀為鶉鶉之鶉元謂籛讀為飛鉗涅籛之籛

籛聲小不成也 案說文音部籛下微聲从音會聲喪服

四制引書高宗諒闇注闇讀如鶉鶉之鶉尚書大傳鄭注

亦云闇讀如鶉集韻二十五沾涅其兼反鬼谷篇有飛鉗

涅闇劉昌宗說 賈疏亦謂 鬼谷子文

侈聲笮注笮讀為行扈喏喏之喏元謂侈則聲迫笮出去

疾也 案笮喏聲相近說文言部喏大聲也讀若笮或从

口作喏竹部笮迫也釋名笮達也編竹相連迫達也

薄聲甄注甄讀為甄耀之甄甄猶掉也疏讀從春秋緯甄

耀度之篇名 案孫鼓古微書有洛書甄耀度光武封禪

刻石引洛書甄耀度疏謂春秋緯未聞疑賈氏誤記也集

韻二十一震甄掉也鐘病聲之刃切三十六效掉聲甄動

周禮釋注

卷一

音

也引鄭康成曰鐘微薄則聲掉

磬師教纒樂燕樂之鐘磬注元謂纒讀為纒錦之纒謂雜

聲之和樂者也 案史游急就篇錦繡纒絀離雲笳

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繁過執僣也釋文僣音競 案周

頌執競箋云競疆也集韻四十三映倥僣說文疆也或从

竟音與競同

臧夏注杜子春云臧讀為陔鼓之陔 案大僕注故書戒

為駭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臧陔聲相近

笙師等注鄭司農云等三十六簧 案風俗通云管三十

六簧也先鄭蓋本逸禮記文

籥注元謂籥如箏三空 案少儀注籥如笛三孔正義曰  
案漢禮器知之後鄭此注據叔孫通漢制度文

箏注杜子春讀箏為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箏 案

風俗通云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內之於雅正也釋名

箏滌也其聲滌滌然也故杜讀為滌箏從逐聲易其欲逐

逐釋文蘇林音迪漢書敘傳注引易其欲激激音滌箏

滌聲相近五經文字云笛箏二同並徒的反樂器也玉篇

箏同笛

春牘注鄭司農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一

尺其端有兩空案畫以兩手築地 案釋名釋樂器春撞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也牘築也以春築地為節也

雅注雅狀如漆笛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

之有兩紐疏畫 案樂記訊疾以雅注雅亦樂器名也狀

如漆笛中有椎正義曰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鹿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

矣 漢制攷漢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

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藝文志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虞注杜子春云筍讀為博選之選

橫者為筍縱者為錄 案梓人先鄭注筍讀為竹筍之筍

明堂位作籥虞毛詩靈臺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栒集韻十

七準籥籥楔栒所以懸鐘磬橫曰籥植曰篥或作篥楔栒  
籥選並從巽聲故杜讀筍為選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淮安山陽丁晏學

大卜掌三兆之灋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罇是用名之焉釋文豐舊許鄭反沈一依

聶氏音問云依字作豐豐玉之垢也龜兆文似之占人注

同 案豐豐皆說文所無依字當作豐占人注垢兆豐也

汲古閣本監本 方音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豐廣雅豐裂同余本作豐

也集韻二十二稗豐罇拆也豐玉破不離音並與豐同文

選東京賦巨猾間豐薛綜注豐隙也古豐字亦書作豐

一日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

月禮釋注

卷二

一

變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

歸藏黃帝 案孔穎達周易八論引鄭易贊及易論云連

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

中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

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與杜說

合今山海經無此文

二曰躡夢注杜子春云躡讀為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為奇

元謂躡讀如諸戎倚之倚 案莊子天下篇以躡偶不件

之辭相應又不以躡見之也注躡與奇同小雅伐木倚矣

孔疏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峰也漢書五行志匹馬躡

輪無反者服虔曰躡音奇偶之奇穀梁傳作匹馬倚輪方

言倚奇也郭注奇偶古躡倚倚奇並聲近通借

三日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

得周人作焉 案集韻二十五德陟得也周禮陟夢言夢

之所得二十四職陟或作值古德字亦作惠故鄭讀如德

其經運十注運或為輝當為輝是視禮所掌十輝也 案

保章氏釋文運本又作暈音同集韻二十四燠輝暈日光

炁也或作暈

則眡高作龜注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疏禮記中庸見於蒼龜動

周禮釋注

卷二

二

於四體鄭注四體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

右冬占後右彼云占此云灼即灼而占之亦一也 案鄭

君所據疑古龜經之文初學記引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

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疑即鄭圖也

龜人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

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注

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

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獵左倪雷右倪若是其體也

案鄭氏所據疑亦古龜經之文釋魚作仰者謝爾雅釋文

云眾家本作射古射字亦讀如繹也爾雅作左倪不類右

倪不若類雷聲相近賈疏謂不類卽雷一也不發語聲故鄭引之從省文墨子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初學記引雜書曰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又引柳隆龜經曰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與鄭云東龜青南龜赤合

董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燠燠遂歛其燠契杜子春云燠讀爲細目燠之燠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燠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燠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燠讀如戈鐘之鐘 案說文火部燠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引周禮以明火蒸燠也燠然火也从火炎聲引周

禮遂審其燠燠火在前以焯焯龜集韻四背燠灼龜周禮掌其燠契李軌讀音與樵同二十二稔稔然火也音俊二十七悞燠祖寸切或作焯焯玉篇火部焯子與切火鄭以聲近讀如鑄

簪人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竹部籥易卦用蓍也从竹彘彘古文巫字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覺夢四曰噩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釋文夢本又作膠

音同 案說文膠麻而有覺也从六从夂夢聲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膠之吉凶一曰正膠二曰噩膠三曰思膠四曰悟膠五曰喜膠六曰懼膠九經字樣膠夢上膠麻見周禮是周禮本作膠今作夢者後人改也

眠祓三日鑄注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 案今詩作觶集韻十二齊鑄日旁氣刺日觶角錐可用解結通作鑄

七日彌注故書彌作迷 案彌迷聲相近小祝注彌讀曰救救安也男巫注彌讀爲救字之誤也

九日濟注鄭司農云濟者升氣也元謂濟虹也詩曰朝濟于西 案毛傳濟升與先鄭同鄭訓爲虹注禮時未見毛詩疑据三家詩也

大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日瑞祝六曰筮祝注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違罪疾 案蔡邕獨斷大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願豐年也

年祝求永貞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違罪病也義本先鄭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嘒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 案說文口部嘒聲嘒嘒也从口臬聲集韻三十

四嘯嘯同吉弔切

三日炮祭注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 案炮包聲相近易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作包鄭本亦作包漢書律志作炮犧氏注炮與庖同

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 案說文手部擗首至地也从手舉古文從二

手作拜揚雄說從兩手作琴音部諧下首也从省音聲荷子大畧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釋元應四分律音義稽首字詁古文諧首同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

稽至也言頭至地三蒼稽首頓首也引周禮大祝辨九拜周禮釋注 卷一 五

一曰頓首又維摩詰所說經音義稽首古文諧同蒼頡篇云稽首頓首也周禮分稽首頓首為二三蒼合為一非也

四曰振動注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 案集韻一董動振動拜也以兩手相擊而拜

一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九曰肅擗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 案說文手部擗擗手下手也从手壺聲玉篇手部擗擗舉手下手左傳

成十六年敢肅使者杜注肅手至地若今擗正義曰晉朱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擗釋文擗伊志反揖也字

林云舉手下首也文選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擗李善注引

說文擗拜舉手下也因利切

大史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作協或為汁 案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

叶詞命先鄭云叶當為汁書或為叶辭命大戴禮朝事作叶辭命鄉士協日刑殺釋文作汁日云本亦作協說文協

部協从彳十古文从口十作叶或从日作叶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堯典曰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

洪範協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作叶應劭曰叶合也文選西京賦五緯相汁李善注引方言汁叶也漢樊敏碑汁洽

隸釋云爾雅西漢淮南歲在未皆作協洽史記天官書作周禮釋注 卷二 六

叶洽歷書亦作協洽又作汁洽史晨碑云汁光之精即黑帝叶光紀也此作汁洽其音與協同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疏案青為蟲以下蓋據陰陽書得知 案初學記雲類引東方朔

傳凡占長吏東畔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

巾車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盤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曾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

纓當曾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纓今馬鞅疏賈馬亦云繫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市以毛牛尾金塗十

二重 案賈逵馬融說為纓馬飾蓋讀樊為緜說文系部

解馬髦飾也从系每引春秋傳曰可以稱旌解乎或作緜

許君從賈侍中受古學其義亦同禮記作繁纓文選東京

賦咸龍旂而繁纓李善曰繁與擊古字通釋名鞅其下飾

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傅元

乘輿馬賦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與馬賈義合先鄭

引禮今既夕文鄭目錄云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

鉤樊纓九就注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 案左傳哀

二十五年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本或作拘曾子問注又

以繩從兩旁鉤之釋文本又作拘莊子徐無鬼篇上且鉤

月禮釋注 卷二 七

乎君釋文鉤亦作拘史記周本紀弓撥矢鉤戰國策作拘

古鉤拘通用

前樊鳩纓注前讀為緜翦之翦翦淺黑色也杜子春云鶻

或為結 案釋言翦齊也說文刀部翦齊斷也从刀壽聲

古翦字本作前故鄭讀為翦翦淺通用詳見儀禮釋注賈

疏引馬氏云前樊結纓與杜氏所言合

厭翟注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 案說文厂部厭竿也竹

部竿者迫也鄭以厭為迫

翟車注如今駟車是也 案續漢書輿服志駟車注引字

林曰駟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輶也釋名駟屏也四屏

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邸曰輶無邸曰駟

有翟羽蓋注故書翟為駟杜子春云當為翟書亦或為駟

釋文駟駟並音獵駟或音毛 案集韻二十九葉駟駟車

翟以禦風塵也或作駟力涉切

蒲蔽注鄭司農云蒲蔽謂羸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

車漢儀亦然疏此舉漢時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

說之也 案集韻三十四果羸蘭車名喪服所乘續漢書

與服志小使車蘭輿赤轂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

所乘也

疏飾小服皆疏注故書疏為措杜子春讀措為沙 案疏

措聲相近古多通用典瑞注亦云疏讀為沙

然禎注然果然也疏賈氏亦云然獸名也 案文選吳都

賦狄麕果然騰超飛超注引異物志曰獐然猿狖之類居

樹色青亦有文曰南九真有之玉篇犬部獐古火切獐然

獸廣韻二仙獐獐獸名似猿白質黑文

髮飾注故書髮為軟杜子春云軟讀黍坭之黍直謂髮黍

也釋文軟音次 案集韻六至軟七四切以髮飾車也又

髮以漆塗器或作髮練漆並與軟音同古次漆聲近通用

故杜君讀軟為黍潛夫論釋難篇次室倚立而嘆嘯續漢

郡國志蘭陵有次室亭章懷注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



室

漆車注漆車黑車也 案鐘鼎欵識周牧敦銘云金車漆車畫軒

大夫乘墨車注墨車不畫也 案釋名釋車墨車漆之正

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

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續為受讀 案燕禮注古文更為受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

司常師都建旗 案說文於部旗从於其聲引周禮率都

建旗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今作師都者帥之誤也

道車載旄旂車載旌 案說文於部旄導車所載全羽以

周禮釋注

卷二

九

為允允進也从从遂聲或从遺作旄旌游車載旌析羽注

旌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从从生聲

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彪注百物之神曰彪 案說文鬼

部彪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作魅

夏官

司勳注故書勳作勳鄭司農云勳讀為勳 案說文力部

勳古文作勳

遵師注遵地之廣平者 案說文辵部遵高平之野人所

登从辵彡彡闕大司徒原隰注高平曰原釋文原本又作

遵廣韻二十二元說文本作遵五經文字云遵古原字見

周禮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墀之墀 案詩東

門之墀釋文作壇云音墀依字當作墀曲禮踰竟為壇位

壇音善左氏襄二十八年舍不為壇正義引服虔云除地

為墀古壇墀多通用

乃以九畿之籍注故書畿為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 案

爾雅幾近也易小畜上九月幾望子夏作近中孚六四月

幾望京房作近詩維其幾矣箋幾近也史記留侯世家幾

敗而公事索隱曰幾音祈近也

中夏教芟舍注芟讀如萊沛之沛 案芟沛聲相近毛詩

周禮釋注

卷二

十

武王載旆說文引作旆是其例也

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 案易繫

辭雜物撰德釋文撰鄭本作算古撰算通用

三鼓攬鐸鄭司農云攬讀如弄元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

之為攬攬者止行息氣也 案五經文字云攬音鹿振之

也廣韻一屋攬振也引鄭云掩上振之為攬盧谷切集韻

一送攬搖也周禮攬鐸鄭司農讀盧貢切

徒銜枚而進注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

疑惑也 案漢書高帝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

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嚴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

杖氏杖狀如箸橫銜之縉結于項縉者結礙也絮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文選吳都賦銜杖無聲

鼓皆賦注疾雷擊鼓曰駭 案文選西京賦駭雷鼓李善

注引周禮鼓皆駭鄭曰雷擊鼓曰駭駭與駭同

車徒皆謀注謀謹也 案前師乃鼓鼓謀 案毛詩大明疏

引太誓曰師乃鼓謀鄭所引者今文泰誓也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注積故書為毗鄭司農云毗讀為

漬 案積毗聲相近小雅毛傳柴積也說文作芋積也集

韻五寅毗亦作殞是其例也

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

周禮釋注

卷二

十一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疏先鄭引鄒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

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

以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 案論語馬融注周書月令

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邢疏周書有月令篇

其辭今亡又引周禮先鄭說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

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季夏用之柞櫨白故秋用之槐檀

黑故冬用之即賈氏所謂舊師說也漢藝文志陰陽家鄒

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衍所說鄒與鄒同鄒

子言陰陽之占沿用逸周書文也

環人掌致師注春秋傳曰御下擗馬掉鞅而還疏擗猶飾

也釋文擗音兩又音亮 案左傳宣十二年作兩馬杜注

兩飾也正義曰兩飾服虔亦云是相傳為然也釋文兩馬

徐云或作擗集韻三十六養擗飾也引春秋傳御下擗馬

射人九節五正注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

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

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

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 案毛詩賁之初筵正義

引賈逵周禮注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

周禮釋注

卷二

十一

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鄭君稱儒家四尺曰正指賈侍

中說也司裘注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

正四寸曰質詩疏又引周禮鄭眾馬融注十尺曰侯四尺

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毛詩猗嗟傳云二尺曰正鄭君

云中二尺義與毛公先鄭馬君同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抗讀為亢其讎之亢 案抗

从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亢

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鍼箭具釋文鍼其炎反沈

云或作鉗 案文選東京賦并夾既設儲乎廣庭薛綜注

并夾鉗矢者司弓矢注夾矢籥也說文籥箛也

方相氏毆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案今國語作罔兩也史記孔子世家作罔聞卽方良之  
異文左傳宣三年杜注罔兩水神疏引賈逵注罔兩罔象  
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釋文引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  
物也廣韻二十六養罔兩亦作罔魍文選東京賦罔方良  
薛綜注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張平子此賦說方  
相大儼之事是用周禮文選注未之引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  
爲灑 案毛詩弗洒弗埽傳洒灑也說文水部洒古文以  
爲灑掃字

周禮釋注

卷二

十一

掌蹕宮中之事注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儼  
蹕釋文儼字又作警 案說文走部趕止行也大司寇釋  
文趕本亦作蹕漢書梁孝王傳出稱警入言蹕師古曰警  
者戒肅也趕止行人也言出人者互文耳出亦有趕漢儀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  
也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  
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  
弁師璿玉三采注故書璿作璿鄭司農云璿惡玉名疏許  
氏說文云璿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璿璿故云  
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珉石之美者從玉民聲釋文璿木又

作珉 案聘義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注珉石似玉  
者荀子法行篇作珉漢書司馬相如傳琳珉昆吾張揖曰  
珉石之次玉者也古惡亞通用亞次也先鄭云惡玉謂石  
之次玉者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案月令習五戎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  
豺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釋文庾師  
儒相傳讀庚本或作庾 案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同楛  
質作甚質豺侯作干侯古字省文弧从弓瓜聲一曰往體

周禮釋注

卷二

十四

寡來體多曰弧弓弓人云夾夾之屬庾从叟聲師儒讀庚  
者形之誤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案說文弩弓有臂  
者从弓奴聲引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  
枉矢絜矢注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  
疏翰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孝經援神契云枉矢射懸  
考異郵曰枉矢精狀如流星蛇行有尾見天文志曰枉矢  
狀大流星是其妖變之星行時有光 案方言箭其三鏃  
長尺六一尺者謂之飛蚤注此謂今射箭也文選問居賦  
激矢蚤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蚤箭以攻赤眉

飛童卽飛矛也

殺矢鏃矢注鏃言候也 案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

鏃郭注今之鏃箭是也行葦云四鏃既均毛傳鏃矢參亭

卽矢人之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禮云鏃矢一

乘注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曰鏃而東謂

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

矰矢那矢用諸弋射注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案說

文矢部矰雉射也從矢曾聲史記索隱引馬融注繳繫短

矢謂之矰鄭君亦同師說

恒矢庫矢注恒矢之屬軒輅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

周禮釋注

卷二

五

讀為人罷短之罷疏既夕記志一乘軒輅中是也 案爾

雅釋器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今之骨髀是也方言云

煎爇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爇說文痺短人立痺痺也大部

狎短脰狗也爾雅擺牛注擺牛庫小庫罷聲相近後漢馬

融傳注擺亦埤字也

圉師夏庠馬注故字庠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庠元謂庠廡

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案說文庠廡从广牙聲引周禮夏

庠馬依鄭司農作庠許君從賈逵受古學逵與先鄭俱受

學於杜子春淵源本一故說文所引周禮多與先鄭同釋

名云大屋曰廡非冀人謂之庠庠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職方氏其浸五湖注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為陂灌溉者

案說文水部湖大陂也从水胡聲揚州浸有五湖潁川澤

所仰以灌溉者也漢書地理志作滸曰五湖師古曰滸古

浸字也浸謂引以灌溉者五湖在吳

其澤藪曰雲菅注雲菅在華容 案逸周書職方作雲夢

說文藪字注亦作夢漢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荆

州藪史記夏木紀稱雲夢土為治索隱曰夢一作菅漢書

叙傳子初生乘於菅中師古曰菅雲夢澤也菅與夢同廣

韻一送菅雲夢澤在南郡亦作夢

其浸潁潁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潁未聞杜子

周禮釋注

卷二

六

春云潁讀當為人名潁之潁潁或為淮 案說文潁潁水

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豫州浸漢地理志顏注潁水出

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潁水豫州浸並未詳也

許說見說文潁字注水經汝水篇酈注云潁水出犇縣北

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潁浦方五十餘步春

秋襄公十六年戰於潁阪蓋卽潁水以名阪潁水又東南

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潁水者

是也潁水又東於汝水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為

潁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潁鄭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其浸波滢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滢營軍臨隨則滢宜屬荆州在此非也 案漢志顏注滢水在楚亦不當為豫州浸也說文滢滢水在漢南荆州浸也與鄭說同

其山鎮曰沂山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 案漢志顏注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也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从水斤聲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後說卽鄭氏所本也

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 案說文艸部藪字注九州之藪青州孟諸漢志亦作孟諸師古曰孟諸卽盟豬也古孟明盟聲近通用

周禮釋注 卷二 七

其浸沂沐注沐出東莞鄭司農云沐或為洙 案說文沐沐水出青州浸从水木聲漢地理志琅邪郡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師古曰術水卽沐水也音同東莞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治西北東莞故城是也沐術聲相近

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 案周書職方解作盧維釋文唐石經同今本作盧誤也漢地理志作盧維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漢志琅邪郡箕注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甯也說文維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班許皆讀如本字

與鄭說異水經注漢封劉豨為盧縣侯國漢書王子侯表作雷侯豨古盧雷聲近通用故鄭讀从之小顏輒斥以為非何也

其澤藪曰弦蒲注在沂鄭司農云弦或為沂蒲或為蒲 案說文藪字注離州弦圃漢志沂縣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風俗通云弦蒲在沂縣北蒲谷亭

其浸渭洛注洛出懷德 案說文渭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離州澧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畎中東南入渭

周禮釋注 卷二 六

其澤藪曰豨養注豨養在長廣杜子春讀豨為奚 案漢志琅邪郡長廣注奚養澤在西說文藪字注幽州奚養班許皆从杜讀為奚

其浸菑時注時出般陽 案小顏亦云時出般陽漢志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 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 案漢志顏注爾雅云秦有楊陁郭注今在扶風汧縣西釋文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陸形訓云秦之陽紆高注在馮翊池陽一曰具圖續漢郡國志少農傳華陰劉

昭注引呂覽秦之陽華扶風沂注引爾雅秦有楊紆分爲  
二地迄無定論惟鄭君闕疑得之

其川漳注漳出長子 案漢志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  
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其浸汾潞注潞出歸德 案顏注潞出歸德說文潞冀州

浸也上黨有潞縣从水路聲水經濁漳水注關關曰有潞  
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 鄴道元曰無他大川可以爲浸所

有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與鄭  
說不同

其澤藪曰昭餘祁注昭餘祁在鄆 案漢志太原郡鄆九

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爾雅釋地燕有昭余祁郭注

今太原鄆陵縣北九澤是也淮南子稱燕之昭余古余餘  
通用

其川虜池嘔夷注嘔夷祁夷與出平舒 案漢志代郡平

舒下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顏師古亦云嘔夷出平舒與

鄭說同又前漢志靈邱下漑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  
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說文水部漑水起北地靈邱東入

河从水寇聲漑水卽漑夷水并州川也水經漑水出代郡  
靈邱縣高氏山注卽漑夷之水也漑嘔聲近通用班許及  
鄭注並以漑水爲漑夷與鄭說不同

秋官

翬氏注翬鳥翬也鄭司農云翬讀如爲翹翼之翹 俗木翹  
作翹

案說文羽部翬鳥之翬羽猛者從羽是聲廣韻五真翬  
鳥翬音與翹同

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喏喏之喏屋竿之竿 案

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爲迫喏之喏典同注杜子春竿讀  
爲行扈喏之喏後鄭謂聲迫竿出去疾也爾雅釋鳥行扈

喏喏郭注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釋宮屋上薄謂  
之窳郭注屋竿說文竿迫也在瓦之下笄上集韻二十陌

喏聲也柞除木曰柞並音進

周禮釋注 卷二 辛

砮族氏注鄭司農云砮讀爲擿族讀爲爵族之族謂巢也  
元謂砮古字從石折聲 案說文石部砮上摘山巖空青

珊瑚墮之从石折聲周禮有砮族氏文選吳都賦砮侈山  
谷劉淵林注言其如砮擿而侈落山谷者廣韻十七薛砮

擿也故先鄭讀爲擿音義相兼也爵與雀同賈疏謂爵族  
是雀窠說文艸部族行蠶蓐也从艸族聲蠶蓐謂之族雀

巢亦謂之族皆謂族湊相聚之義也

赤文氏注赤文猶言抹拔也主除虫豸自埋者疏抹拔除  
去之也 案說文手部抹裂也从手赤聲鬼部魃字注周  
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疑木賈侍中說

蓋涿氏注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  
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案說文木部椽擊也  
支部發擊也故涿亦訓爲擊涿濁獨並聲相近以聲類求  
之若椽一作斲啄一作噉是其例也

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愍鄭司農云愍當爲弊  
案方言愍惡也郭注愍愆急性也列子力命篇曄曄愍  
愍釋名驚愍也性急愍不可生服必自殺也後漢董卓傳  
敝腸狗態續漢書敝作愍司弓矢鄭注弊猶惡也古敝弊  
愍聲近通用

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  
周禮釋注 卷二 注

人也元謂蹕止行也 案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云爲王  
道辟除姦人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後鄭云道王且  
辟行人孟子行辟人可也趙注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  
故杜君讀避爲辟

士師五曰擣邦令注稱詐以有爲者釋文擣音矯 案說  
文手部擣舉手也从手喬聲一曰擣擅也漢書武帝紀詔  
殊路而擣虜孟康曰虜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師  
古曰擣與矯同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  
託天子之制詔也擣音矯荀子臣道篇率羣臣百吏而相  
與擣君擣君楊注擣與矯同

洎獲水注洎謂增其沃汁釋文洎音冀 案說文水部洎  
灌釜也从水自聲左傳襄二十八年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正義曰洎者添釜之名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注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  
也 案文選馬融長笛賦序而爲督郵無留事注引韋昭  
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

朝士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爲憲杜子春  
云憲謂幡書以明之 案說文序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  
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  
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

周禮釋注 卷二 注

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  
司約書於丹圖注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案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  
室鄭君所言漢法也

職金楊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槩 案蜡  
氏注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先鄭云楊欲令  
其識取之今時楊槩是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楊著  
其姓名顏注楊杖也椽杖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說文木  
部揭楊槩也从木曷聲引春秋傳楊而書之今傳無此文  
疑引周禮楊而璽之也廣雅楊槩杖也廣韻九魚槩楊槩

有所表識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說文楊槩杙也周禮云  
楊而書之也是說文本引周禮今作春秋傳傳寫誤也

則共其金版注餅金謂之版 案釋器云餅金謂之飯郭

注周禮曰祭五帝即供金飯是也釋文飯木亦作版藝文  
類聚引爾雅餅金作餅金

野廬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注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  
也車有輾輻抵開舟有砥柱之屬 案說文車部擊車轄

相擊也从車擊聲亦聲引周禮舟車擊互者穀梁昭八年  
傳御擊者不得入范笱集解擊結則不得入門釋文擊劉

兆云絰也本或作擊

周禮釋注 卷二 三

蜡氏掌除飢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飢作脊鄭司農  
云脊讀為殯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尙有肉

者也 案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也曲禮注引作大漬史  
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瘠漢食貨志國無捐

瘠孟康曰肉腐為瘠蘇林曰瘠音漬後漢彭城靖王恭傳  
毀骨過禮即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為毗先鄭云毗讀為

漬玉篇歹部殯病也獸死也義與胔同說文毗部毗或作

胔 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劉本作郟音徐 案

說文郟邾下邑地从邑余聲魯東有郟城讀若塗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案衛  
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注晝有朝周

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注夫遂陽遂也 案說文  
金部鐻陽鐻也从金隊聲釋元應魔逆經音義陽燧古文

作鑿燧二形今作撻聲類或作燧同取火者也鑿五石之  
銅精也圓以向日即得火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  
之爲也 案續漢輿服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辟車四人注

引滌狼氏干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義本鄭氏

周禮釋注 卷二 四

雍氏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案惠棟曰釋文繩音孕  
繩當爲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弃注繩古孕

字太元馴首云繩其膏人一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繩或  
孕字吳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第二十五孕古文繩字含

實曰孕惠說得之

赤文氏除其狸蟲注狸蟲麻肌蚋之屬釋文肌求本或作

蚋音求劉音俱 案說文蟲部蚋蟲也从虫庶聲蚋部蟲  
多足蟲也从蚋求聲或作蚋方言蚋宋魏之間謂之袋南

楚之外謂之蠨蟢或謂之蠨郭注即蝗也集韻四十馮蠨  
蟲名一曰蝗類或書作廢之夜切十虞蚋肌蚋蟲名或作



求恭于切與劉昌宗音合

爛氏掌去鼃鼃注齊魯間謂鼃為爛也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鼃龜蟾諸在水者地郭注耿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壺涿氏則以牡棹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棹為棹杜子

春云棹當為棹棹讀為枯枯榆木名案棹棹形相近棹

枯聲相近釋文無姑其實夷郭注枯榆也易大過枯楊生

稊釋文鄭音姑謂無姑山榆急就篇顏注無夷一名棹榆

五經文字云棹音枯榆木之一名

庭氏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弓射之注於日食則射太

陰月食則射太陽與案太平御覽引馬融傳救日食則

周禮釋注

卷二

三

伐鼓北面體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太陽以此弓此

矢射之鄭君亦同師說

大行人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案大戴朝事作殷眺

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案朝事交作教

致禱以補侯之裁案朝事禱作會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案朝事辨作別古字通用

建常九旂案朝事作九旒下同此注引朝士儀古士事

通用

小行人為承而損注承猶丞也案聘禮大夫為承損大

戴禮朝事作丞損古承丞通用

若國有旣裁案朝事作禍災

掌客車三秣注秣讀為秣秣麻苔之秣案說文艸部苔

小赤也从艸合聲廣雅小豆苔也秣秣麻苔語以相類成

文

掌訝次於舍門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案續漢書

祭祀志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志下注引漢舊儀曰皇帝

出即更衣

冬官

考工記

審曲面勢案續漢輿服志注引作審曲面勢

周禮釋注

卷二

三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天子諸侯案北堂書鈔五十引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故曰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是古本作三公鄭以天子釋王以諸侯釋公鄭

本作王公

秦無廬注廬讀為纏謂矛戟柄竹櫜秘或曰摩鏹之器疏

摩鏹之器者但柄須摩鏹使滑釋文廬木亦作簠案後

注廬矛戟矜秘也國語侏儒扶廬說文竹部簠積竹矛戟

矜也从竹廬聲引春秋國語曰侏儒扶簠木部秘櫜也櫜

積竹杖也又方言云希鏹摩也燕齊摩鏹謂之希即鄭所

云摩鏹也玉篇金部鏹錯也錯同上集韻九御鏹鏹引

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从闕磬氏先鄭注云磨鑿其旁大推抑箋云玉之缺可磨鑿而平即磨鑿也

鵠不踰濟注鵠鵠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鵠來巢案說文鳥部鵠鵠也古者鵠鵠不踰沛鄭引鵠鵠正

與說文合今左氏傳作鵠鵠公羊傳作鵠鵠山海經郭注

云鵠鵠鵠也漢書地理志沛河惟兗州師古曰沛本濟水之字从水市聲又浮於沛潔達於沛今禹貢皆作濟

搏埴之工二注搏之言拍也疏以手拍黏土以為埴乃埴

之釋文搏李音團劉音博案搏拍聲相近釋名拍搏也

以手搏其上也當依劉昌宗音與鄭注合余本嘉靖本葛

周禮釋注

卷二

毛

本毛本俱作搏是也今本多从專其誤始於李軌唐石經因之當以鄭注為正

鮑注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蒼頡篇有鮑葵案說

文革部鮑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

鮑氏鞞即鮑也鞞部柔革也从北从皮省从夨省讀若奕

一曰若備集韻二十八獮鞞鞞鞞同

鞞注鄭司農云鞞讀為歷運之運案說文革部鞞攻皮

治鼓工也讀若運或作鞞與司農讀同許君从賈侍中受

古學賈與先鄭源出杜子春故其說多同

旃注旃讀為市始之市案說文瓦部旃周家搏埴之工

也从瓦方聲讀若振破之振五經文字云旃甫罔反見考工記今本作旃誤釋文作旃與許君合

車軫四尺注軫輿後橫木案說文車部軫車後橫木也方言軫謂之枕

無以為戚速也注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速疾也書或為數案戚蹙通用釋名釋兵

戚感也楚辭九辯悲夏窮戚兮獨處廓文選作蹙集韻二

沃促或作戚弓人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从速速疾

也會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為速樂記衛音趨數

煩志注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

周禮釋注

卷二

乘

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史記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又案記多齊語下注齊人之言

終古猶言常也先鄭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菑

廬人注齊人謂柯斧柄為棹弓人注菱讀如齊人名手足

擊為骸之骸玉人賈疏齊人謂椎為終葵山以章注讀為

獬揚子方言速疾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速此記云戚速注

速疾也亦齊人語公羊莊十二年注脰脰也齊人語梓人

云願脰亦齊語也或疑考工記齊人為之脰下補齊人謂廉為脰

加軫與軾焉注鄭司農云軾讀為旃僕之僕謂伏兔也

案說文軾車伏兔也从車業聲引周禮曰加軾與軾焉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鄭司農云牙謂輪榘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榘案說文木部材一曰車輞會也史游急就篇輻輳輳輳輳輳顏注輳車輞也關西謂之輳言其柔曲也釋名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輳言曲輳也

欲其掣爾而織也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元謂如桑蠶蛸之蛸疏讀從爾雅釋蟲蠶蛸蛸蛸並取音同也案困學紀聞云卽上林賦紛容節蓼說文手部掣人臂兒从手削聲引周禮輻欲其掣余又後注指讀爲桑蠶蛸之蛸匠人注稍讀爲桑蠶蛸之蛸釋蟲云不過蟪蟪其

周禮釋注

卷二

无

子蟬蛸禮記月令疏引李巡云其子名蟬蛸卽蠶蛸月令螳螂生鄭注螳螂蛸蛸母也羅願爾雅翼蟬蛸所在有之以桑上者爲佳本草則謂之桑蠶蛸

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案匡依字當作輓說文車部輓車戾也从車匡聲

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輓釋文賢如字李胡昉反注同

案羣經音辨稱鄭衆音賢胡旬切集韻賢形旬切車大穿也周禮劉昌宗讀說文輓車輪小穿也从車只聲許本先

鄭說

去一以爲輓圍注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輓案說文

輓脛也廣韻輓脛骨近足細處

萬之以眠其匡也注等爲萬萬以運輪上輪中萬萬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案萬萬車弓也方言車枸篋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篋或謂之篋籠其上約謂之筠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篋西隴謂之楡南楚之外謂之蓬或謂之隆屈郭注卽車弓也今呼車子弓爲篋一曰穹隆說文車部輓淮陽名車穹隆輓一曰隆彊釋名隆彊言體隆而彊也或曰車弓似弓曲也集韻八語萬所以正輪者九噴篋篋規車輞則也五經文字云萬與矩同見考工記本先鄭說

周禮釋注

卷二

辛

程圍倍之注鄭司農云程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案五經文字程音盈車蓋之杠集韻十四清楹楹程說文柱也引春秋傳丹桓宮楹或从羸从呈釋名釋車杠公也眾又所公共也又卽蚤之省與下言蚤圍合今本作又誤也又見後

弓鑿廣四枚注弓蓋楸也按急就篇蓋輓俾倪扼縛棠顏注蓋車上蓋也楸蓋弓之施爪者也說文車部輓車蓋弓也从車衰聲釋名釋車楸蓋又也如屋構輓也又卽蚤字今作又誤說文王部瑤車蓋玉瑤漢書王莽傳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師古曰瑤讀曰爪謂蓋弓頭爲爪

形蔡邕獨斷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輿服志羽蓋  
華爪劉昭注金華施椽末二十有八枚卽蓋弓也五經文  
字椽音老車蓋之弓

輿人爲之較崇注故書較作權杜子春云當爲較 案古  
權較通釋名釋車較在箱上爲辜較也卽辜權之異文後  
漢靈帝紀豪右辜權漢書王莽傳辜而擢之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案鳧氏注  
故書侈作移先鄭云當爲侈

輈人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  
作軌注軌劉音犯 案大馭祭軌乃飲注故書軌爲範杜

周禮釋注

卷二

三

子春云軌當爲範謂車前軾也釋文軌音犯注軌同少儀  
祭左右軌范乃飲注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說文車部軌  
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引周禮立當前軌範範較也从車范  
省聲讀若犯同集韻五十五范軌或作軾

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偃 案偃伏古音同釋名匍伏也  
伏地行也毛詩采芣傳偃逼也所以自逼速也

必緝其牛後注故書緝作鯁注鯁讀爲緝關東謂紂爲緝  
釋文鯁與緝同 案說文糸部紂馬緝也緝馬紂也革部

鞞馬尾鞞今之般緝方言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  
而東謂之緝或謂之曲緝或謂之曲緝自關而西謂之紂

釋名釋車輶道也在後迺迫使不得卻縮也集韻十八九  
緝緝緝鞞鞞同馬紂也

是故輈欲願典注鄭司農云願讀爲懇典讀爲殄 案梓  
人注願小也釋文願一音懇檀弓願乎其至也注願至也  
釋文願音懇典殄古通詳見毛鄭詩釋

輈注則利準注故書準作水 案臬氏注準故書或作水  
杜子春云當爲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水準也準  
平物也白虎通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管  
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準也廣雅釋言水準也

良輈環澗注鄭司農云澗讀爲澗酒之澗環澗謂漆沂鄂  
周禮釋注

卷二

三

如環疏先鄭讀從士冠禮澗用酒之澗也 案今士冠禮  
作醮用酒醮一作醮澗澗聲相近集韻三十五笑澗車轅  
漆也音與醮同又鞞人良鼓瑕如積環疏瑕與環皆謂漆  
之文理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案續漢書輿服志作以象參伐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  
枉矢蓋畫之 案續漢輿服志注引干寶注周禮曰枉矢

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與鄭義異  
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疏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却刃也

案釋名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

冶氏重三垸注鄭司農云垸量名讀為丸 案垸丸聲相近

輸人注云丸漆之是也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為漆垸

之漆說文土部垸以漆和灰而暴也从土完聲小徐繫傳

本作以漆和灰丸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燒骨以漆曰垸

倉頡訓詁曰垸以漆和之先鄭云量名者角人注骨入漆

浣者受之以量浣即垸之異文

戈廣二寸注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

案方言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

之鎭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鏹胡

周禮釋注

卷二

垂

其曲者謂之鈇鈇鏹胡郭注即今鷄鳴句子戟鄭後注云

俗謂之曼胡似此即揚子所云鏹胡也釋名戈句子戟也

與鄭義同晉東京舊事崇福門鷄鳴戟十張是晉時猶有

此名故郭景純亦言之

戟廣寸有半寸注戟今三鋒戟也 案方言三刃枝南楚

宛郢謂之偃戟郭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文

選吳都賦雄戟耀芒李善引史記趙良曰干將之雄戟又

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

造也

桃氏為劔臘廣二寸有半寸注臘謂兩刃釋文臘力闔反

案集韻二十九葉劔兩刃也鄭康成說音徹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注莖謂劔夾人所握鐔以上也 案

莊子說劔篇周宋為鐔韓魏為夾釋文鐔音淫三蒼云劔

口也司馬云劔珥也夾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鈇同一云鐔

從稜向背鈇從稜向刃也說文鐔劔鼻也

臯氏為鐘兩樂謂之鈇注杜子春云鈇鐘口兩角 案說

文金部一曰鐘下兩角謂之鈇本杜說許君从賈侍中受

學其源出於杜子春也初學記亦引杜子春云鈇鐘口兩

角或引此為鄭注誤

篆間謂之枚注鄭司農云枚鐘乳也 案初學記鐘類引

周禮釋注

卷二

舌

樂汁圖徵曰君子鑠金為鐘四時九乳宋均九乳法九州

也是漢時有鐘乳之名

臬氏為量注臬古文或作厯 案說文鹵部臬木也从鹵

木其實下垂故从鹵臬古文臬从西从二鹵徐巡說木至

西方戰臬也玉篇鹵部臬今作栗燕禮栗階檀弓作厯階

古栗厯通用

兩人眠其鑽空欲其窅也注鄭司農云窅小孔貌窅讀為

宛彼北林之宛 案小宛毛傳宛小貌記云鑽空空即孔

也故先鄭云小孔貌集韻二十阮宛委遠切說文屈草自

覆也古作窅今詩作鬱彼北林古宛鬱通詳見禮記釋注

鮑人欲其無池也注無池謂革不辟釋文辟音虧 案集韻五支辟柔革平均也驅爲切余本毛本作辟是葛本作鞞誤

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綯謂縫革之縷釋文線思賤反注與綯同 案集韻三十三綯古作線亦作綯

則是以博爲幪也注鄭司農云幪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元謂翦者如倭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茺之茺釋文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爲殘與周易茺茺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俗謂羊豬脂爲册音素干反案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茺宜

周禮釋注

卷二

五

從殘音 案淺翦聲相近既夕禮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五經文字幪音翦狹也見考工記說文茺賊也小徐曰兵多則殘也周易束帛茺茺子夏傳作殘殘古茺殘多通用廣韻二十五寒册脂肪蘇干切集韻册相干切脂肪也或作册册與殘聲相近故或讀從之一云說文夕部勿禽獸所食餘也从夕从肉廣韻賸禽獸所食餘勿上同音殘羊猪茺謂羊猪所食之餘茺卽賸之省文於義亦通

畫績之事山以章注意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 案說文鹿部麋也從鹿固省聲籀文作麋陸璣詩疏云麋麋也青州人謂之麋疏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

者并畫獐鄭讀章爲獐亦依師說

鐘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注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案古湛沈通用五經文字云湛經典或借爲沈輪人注平沈平漸也故鄭讀湛爲漸

疏氏以澆水渥其絲注故書澆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溫水也疏諸家及先鄭皆以澆水爲溫水 案說文水部澆財溫水也从水兌聲引周禮以澆渥其絲集韻二十四緩澆說文湯也或作涓乃管切賈疏謂諸家皆爲溫水蓋指賈馬諸儒也

周禮釋注

卷二

五

清其灰而盞之注於灰澄而出盞晞之 案釋詁揮盞歇涸渴也郭注月令曰無澆陂池揮振去水亦爲竭歇通語郭引月令謂盞與澆通也方言盞歇涸也郭注謂渴也又澆極也郭注極盡也說文涸渴也廣雅渴盞涸盡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案說文玉部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駟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將與埒形相近記作將疑字之譌也白虎通文質引禮王度記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後鄭所說本逸禮記文



鄭謂敬受斗二升依許君說也

髻髮辟暴不入市注鄭司農云髻讀為刮辟讀為藥黃

之藥暴讀為剝元謂髻讀為跂壘頓傷也辟破裂也暴墳

起不堅致也釋文辟卜革反劉薄駁反跂劉音月 案說

文壁黃木也从木辟聲辟亦从辟聲故先鄭讀从之集韻

四覺辟器破裂也周禮髻鬚辟暴劉昌宗讀音雹釋詁毗

劉暴樂也郭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釋文暴本又作瀑同

邦角反詩疏引爾雅作爆燦舍人云木枝葉稀疏不均為

爆燦玉篇肉部爆補角反皮破又蒲角切肉肤起廣韻四

覺燦破皮起音剝山海經西山經鵙渠可以已勝郭注謂

周禮釋注 卷二 完

皮皺起音巨駁反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爆古文皺脹

二形同說文爆灼也謂皮散起也皆與墳起不堅致義近

梓人外骨注龜屬 案說文龜外骨內也鄭本許君說

內骨注鱉屬釋文鱉本又作鱉 案五經文字龜易作鱉

周禮注作鱉

仄行注仄行蟹屬 案說文虫部蟻側行者从虫蟻聲或

作蛭古仄側通用許所據蓋賈侍中說與鄭不同

連行紆行注連行魚屬紆行蛇屬 案說文魚部鮓蟲連

行紆行者从魚令聲

以脰鳴者注脰鳴龜屬 案說文蚘蚘龜屬諸以脰鳴

者从匆聲與鄭義同

以注鳴者注注鳴精列屬 案說文虺以注鳴引詩胡為

虺蜥从虫兀聲虺榮蛇醫以注鳴者與鄭注異蓋亦賈

侍中說

以旁鳴者注旁鳴蜩蜩屬 案說文蟬以旁鳴者从虫單

聲蜩蟬也蜩寒蜩也注以為蜩蜩說本許君

以翼鳴者注翼鳴發皇屬 案說文蜩蟬以翼鳴者从

虫并聲賈疏謂爾雅蚊蟬蜩即此發皇也許鄭義同

以股鳴者注股鳴蚣蟴動股屬疏七月詩云五月斯螽動

股陸璣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 案

周禮釋注 卷二 罕

說文蝻蝻蝻春黍也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或作蚣與鄭說

同

以胃鳴者注胃鳴榮原屬疏胃鳴馬融以為胃鳴干寶本

以為骨鳴釋文干本作骨云徹屁屬也賈馬作胃云靈蟻

也沈云作胃為得聶音胃 案說文虫部蟻大龜也以胃

鳴者从虫聶聲司馬相如說蟻作蟻从夆許君从侍中受

學故依賈說作胃也爾雅釋魚二曰靈龜郭注即今蜃蟻

龜一名靈蟻能鳴蕭該漢書揚雄傳音義引字林云蟻龜

也以胃鳴呂忱聶氏並依賈說

決吻注吻口脰也 案集韻二仙脰身曲兒驅圓切脰吻



也連員切脰有卷曲之義謂鳥之曲喙者善決物韓詩外傳所云鳥之勾喙者也

頰頰注頰長脰貌故書頰或作脰鄭司農云脰讀為鬣頭髮之鬣 案說文頁部頰頭鬣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數目頰脰本先鄭說也鬣部鬣鬣秃也从鬣間聲頰鬣音義同公羊傳襄十七年邾婁子闚卒釋文闚左氏作脰脰鬣亦聲相近後鄭訓頰為長脰莊子德充符云其脰肩釋文李云羸小貌簡文云直貌頰或省作肩也

搏身而鴻注搏圍也鴻傭也 案釋言傭均也郭注齊等鴻謂大而均齊矢人言鴻殺言同搏文與此同

月禮釋注

卷二

望

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頰也疏舊讀頰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頰劉炫以為義無所取當為頰頰音壺讀之於義為允也釋文頰許慎口忽反云秃也劉古本反李又其懇反一音苦紇反又音混 案說文頁部頰秃也从頁乞聲大徐本苦骨切而部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引周禮作其鱗之而集韻十四賄頰沽罪切頰高見此即賈疏所云舊讀其義為高起劉光伯謂義無所取是也玉篇頁部頰口本口沒二切秃也許慎劉昌宗李軌等義並為秃妙法蓮華經音義引三蒼云頰頭秃無毛也通俗文白秃曰頰淮南子齊俗訓親母為其子治挖秃而血流至耳即頰秃也鄭云

頰頰謂鱗屬頰下光滑有似頰秃也

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為撥飛讀為匪案撥廢皆从發聲古音相近說文非从飛下撥取其相背也廣韻七尾匪非也易匪寇婚媾匪其彭虞翻並云匪非也漢蔡湛碑飛陶唐氏其孰能口口口乎隸釋云以飛為非孔耽神祠碑天授之性飛其學也古匪非飛並通用鄭以匪為采謂匪即斐之段借有文采也詩有匪君子禮記大學作有斐古匪斐亦通

周禮釋注

卷二

望

則必如將廢措注措猶頓也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為措 案說文厂部厝引詩可以為厝今詩作錯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後漢梁鴻傳注引論語舉直措諸枉舉枉措諸直今論語俱作錯集韻十一莫措厝同通作錯

斗尊升也疏引少牢鬯水有料則此為尊料斟酒者也疏以尊料釋尊斗注本作斗甚明彼文亦誤為升也說文木部料勺也杓斗柄也互詳儀禮釋注

頰寸焉注鄭司農云頰籠綱者頰讀為竹中皮之頰釋文頰於貧反或九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案說文糸部頰綱紐也从糸員聲引周禮曰頰寸五經文字云頰於

貧反射連綱者見考工記劉昌宗誤讀爲絹音侯犬反鄉射禮賈疏引梓人絹寸集韻三十二霰絹射侯綱紐皆沿劉讀之誤與先鄭之音不協矣先鄭讀絹謂竹皮之筠古員均聲同毛詩景員維何傳員均又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絹从員聲筠从均聲故先鄭讀从之

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 案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釋名春蠢也動而生也

毋或若女不口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注屬猶朝會也 案大戴禮投壺引嗟爾不口侯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說文矢部侯下稱其祝曰母若不口侯故抗而射女

周禮釋注

卷二

墨

白虎通鄉射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口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鄭以屬爲朝會本大戴禮文抗亢亢古通用

廡人句兵欲無彈注彈謂掉也 案說文俾疾也从人單聲引周禮句兵欲無俾先鄭訓彈爲掉矢人注趨旁掉也說文趨疾也掉與疾義相近

是故句兵裨刺兵搏注齊人謂柯斧柄爲裨則裨隋圍也搏圍也 案說文裨圍楹也是裨有圍義玉篇木部裨齊人謂斧柯爲裨鄭音隋圍者與刺兵搏對文搏爲正圍故謂裨爲狹長而圍也

般兵同強疏可以般打人 案弓人注般拂也依字當作般說文攴部般相擊中也如車相擊从攴从車大徐本古歷切手部拂過擊也與鄭般拂轉相訓廣韻二十三錫般攻也苦擊切

凡爲攴注凡矜八觚 案說文攴以杖殊人也周禮攴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文選西京賦竿及之所擡畢薛綜注攴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鄭云八觚蓋漢儒舊詁也匠人左祖右社注祖宗廟 案續漢志注九引馬融傳社稷在右宗廟在左鄭言宗廟亦依師說

周禮釋注

卷二

墨

白盛注盛之言成也 案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作盛公羊莊八年傳成者盛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案說文耜部引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木部耜雷也从木目聲一曰徒土輦齊人語或作裡大徐曰今俗作耜

廣尺深尺謂之𡵓注𡵓𡵓也 案說文𡵓部引周禮廣尺深尺謂之𡵓古文作𡵓从田川田之川也篆文作𡵓从田

大聲今周禮作𡵓古文鄭訓𡵓爲𡵓依篆文爲說也 同問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澗 案說文𡵓部𡵓水流澗澗也方百里爲𡵓廣二尋深二仞𡵓古字

九夫爲井注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釋文助音助 案集韻九御勸說文商人七十而助助音勸也或作助

善溝者水激之注激猶蓄也 案文選長笛賦激激其下趾兮注引鄭元曰激蓄也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二分爲峻也疏令甃則今之埽也甃則埽道者也名中

央爲督所以督率兩旁 案釋宮甃甃謂之甃注甃甃今江東呼爲甃甃說文瓦部甃甃也土部甃甃適也毛詩

中唐有甃傳甃甃甃也禮運注瓦甃甃集韻十四皆甃堂涂引鄭康成曰若今令辟甃字一作垓史記封禪書壇三

周禮釋注

卷二

巽

垓徐廣曰階次也漢郊祀志作垓師古曰垓重也三垓三重壇也音該誠讀爲該鼓之該古字通用國語衣之偏袷

韋昭注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莊子緣督以爲經釋文李云督中也引伸之凡物之中央曰督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釋文皓本或作顛音同宣本或作寡亦作宣 案李鼎祚周

易集解巽爲宣髮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易釋文寡又作宣說文顛白兒南山四顛白首人也

漢書作四皓皓顛古通蕭該漢書叙傳音義引字林顛白貌音吳楚辭吳白顛顛

庇長尺有一寸注鄭司農云庇讀爲其類有庇之庇謂未下岐 案五經文字庇七賜反未前曲木見考工記爲廣部庇七漬切耕具也長尺一寸集韻五支庇未下岐木才支切此先鄭讀也其類有庇今作庇

柯長三尺注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疏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關孔卽今亦然故舉漢法爲况也

案毛詩破斧釋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其剛關頭斧之類歟

渠三柯者三注渠二丈七尺謂網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轆所謂牙 案尙書大傳大貝如大車之渠鄭注

周禮釋注

卷二

巽

渠車罔也文選江賦紫虬如渠注引書傳文鄭元曰渠罔也爾雅釋魚貝大者鮡郭注引書傳大貝如車渠車渠卽

車輞山海經海內經韓流鱗身渠股郭注渠車輞言躡脚也廣雅輞輞輞也玉篇車部輞巨於切輞也爾雅釋木釋

文引字林輞輞也輞卽渠之異文 行山者仄輞注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案說

文厂部仄側傾也古仄側通用史記平準書赤側漢食貨志作赤仄漢書賈誼傳仄聞屈原兮師古曰仄古側字息

夫躬傳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

元謂羊善也 案釋名釋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  
犢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  
也廣雅陽門蔽簷也古陽羊通周易兌爲羊漢上易引鄭  
本作陽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治歐羊尙書亦以羊爲陽  
以鑿其鈎注鄭司農云鈎鈎心而謂轅端厭牛領者 案  
釋名釋車鈎心從輿心下鈎軸也

弓人老牛之角紵而昔注鄭司農云紵讀爲拵縛之拵昔  
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犮理錯也 案說文紵轉也从糸  
彡聲方言軫戾也郭注相了戾也廣雅軫轉戾也淮南  
子原道訓蟠委錯紵高注紵轉也又扶搖拵抱羊角而上  
周禮釋注 卷二 望

者注拵抱了戾也本經訓葦拵抱注拵戾也抱轉也紵  
與直對文謂角理轉戾疏云紵謂理纜是也

蹙於制而休於氣釋文制乃老反木又作腦 案五經文  
字訓與腦同見考工記依字當作腦說文七部囁頭鼈也  
从匕匕相比著也象髮象象形廣韻三十一皓囁頭  
囁腦上同制亦同出周禮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  
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案毛詩常棣傳威畏虞  
書天明畏釋文畏徐音威康誥天畏斐忱釋詁郭注文選  
幽通賦注並引作天威古畏威通用大射儀注隈弓淵也

釋名弓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說文角部鰓角  
曲中也从角畏聲畏卽鰓之段借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機  
杜子春云機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元謂機  
脂膏臚之臚臚亦黏也釋文臚呂忱云膏敗也 案今左  
傳隱元年不義不暱暱昵古通用成十三年傳暱就寡人  
釋文作昵釋言暱亟也一切音經音義引爾雅作昵釋言  
又云黏膠也郭注膠粘黏釋文黏字林云相著也方言黏  
黏也齊魯青徐自關而東或曰黏說文黍部黏也从黍  
日聲春秋傳曰不義不黏或从双作黏土部埴黏土也支  
周禮釋注 卷二 望

部埴脂膏久埴也釋名埴臚也黏昵如脂之臚也書禹貢  
厥土赤埴埴釋文鄭作截徐鄭王皆讀曰熾鄉射禮注古  
文臚爲截今文或作埴後鄭讀機爲臚亦聲相近也

新目必茶注鄭司農云茶讀爲舒 案後寬緩以茶注云  
茶讀爲舒玉藻注茶讀爲舒遲之舒荀子大畧篇諸侯御  
茶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徵索隱  
曰茶音舒

恒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爲紉繩之繩元謂恒讀爲恒  
桓竟也 案恒繩聲相近毛詩如月之恒釋文本又作繩  
同正義集注定本繩字作恒白孔六帖引詩如月之繩說

又衣部袷一曰背縫褙衣躬縫讀若督方言繞循謂之襜  
掩郭注衣督脊也先鄭讀从袷緇者當時有此語緇弦也  
袷縫如弦之直也深衣之負繩及踝以應直鄭注袷與後  
幅相當之縫也是言袷之直也方言緇竟也秦晉或曰緇  
或曰竟楚曰筵說文柎竟也楚辭招魂緇洞房些王逸章  
句緇竟也廣雅挺柎竟也

末應將興注末猶簫也 案鄉射禮注簫弓末也釋名弓  
其末曰簫言簫梢也

弓而羽綱注羽讀爲扈扈緩也釋文羽音戶 案羽扈同  
韻之字集韻九曠羽緩也引周禮弓而羽綱後五切音戶

周禮釋注

卷二

聖光

矢人五分其長而羽其一釋文羽於付反注及下同

雜角堂之注鄭司農云堂讀如掌距之掌 案說文止部  
堂距也

覆之而角至注至猶善也釋文作猶善云本又作善下同  
案五經文字善善上說文下石經上見周禮注是注本  
作謹與陸氏所見本合

周禮釋注續錄

鮑人鮑魚注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 案焦

氏易林敗魚鮑室臭不可息釋名鮑魚鮑腐也埋藏奄使

腐臭也說文魚部鮑鱈魚也从魚包聲火部煨曰火乾肉

也从火福聲籀文作福玉篇火部煨火乾也煨同上方言

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關

以西隴冀以往謂之燠秦晉之間或謂之熨鄭云福者謂

以火乾之賈疏謂福土爲室恐非漢制考引此注作福余

本嘉靖本注疏亦作福毛本作福室誤也 戴侗引唐本說

句祝禱牲禱馬注元謂禱讀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

周禮釋注續錄

卷二

五

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案禱誅聲相近古尤虞韻通

楊雄國三老箴姦寇侏張魏書趙修傳侏張不已即壽張

也論語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陟留反

司巫及菹館注杜子春云菹讀爲鉏鉏藉也 案說文鉏

立斄所用也集韻九魚鉏鋤助林魚切十一模菹藉鉏同

茅藉祭也或作菹鉏九御耨鉏助藉稅也或作鉏助

弁師皆五采玉十有二注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旂則用玉

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旂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

冕七旂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旂用玉百二十元衣

之冕三旂用玉七十二 案隋書引三禮圖云鷩冕天

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七旒用玉百六十八毳冕天子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子男四旒用玉三十二元冕天子四旒用玉七十二諸侯三旒用玉十八蓋因鄭圖而差等之

職方氏其川榮雒注榮洙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洙爲榮榮在榮陽波讀爲播禹貢榮播旣都案逸周書作榮雒葛本注同唐石經作榮洛毛本亦作榮漠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榮播詳見禹貢集釋

大行人立當前疾案論語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是周禮釋注續錄卷二至

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毛詩蓼蕭孔疏引亦作前侯

梓人大冑燿後注燿讀爲冑願小也案馬融廣成頌大冑冑後康成讀从師說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周禮正義序

其刻曰浦鐘云日誤日校勘記云緯書古與其刻也今易緯通卦驗作白愚案太平御覽七十八路

史前紀馬驢釋史孫穀古微書引並作日御覽引鄭元注真時無書刻石而謂之耳刻日春精渠肩

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路史注引康成說同作刻言蒼精渠肩之人云云據此似當以作日為是刻

石六字即其注解今易緯注脫其上有圖字御覽路史釋史同蒼牙

一作蒼渠存攷

拒燧皇浦鐘云拒衍案禮記正義引無拒字浦校是也

舜格文祖之年案尚書虞夏傳注格作假

驩兜共工求代案尚書虞夏傳注驩兜作鵬咬

序周禮廢興案秘俗字當作秘下並同

秘而不出案秘俗字當作秘下並同

大中大夫鄭少贛案贛當作贛正義作贛亦非

天官冢宰第一案成當作戌疏同

越三日庚戌案成當作戌疏同

杜子春非己宗案己當作己

在地曰槩校勘記毛本槩作槩疏中亦從執此本注中不誤疏俱誤作槩

使帥其屬案屬下應脫者字

是總曰國之治而稱冢也案曰四之譌

膳人食醫之等案膳人二字當衍疑因下疏並舉相涉而誤

丈云主供野物官之長案又誤丈

祭祀供廩羸蚘案廩誤廩

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泉誤泉

內宰官中官之長案官誤官

闔殺吳子餘祭案吳誤吳

而云內正五人者案內正字誤倒

謂之王公案王三字之譌

璋是王為之案王當作玉

故染鳥羽而用之案依注當脫象字

大宰案依注當脫象字

司寇之職五刑案寇當作寇全經注及疏皆同

邢晉應韓案刑誤邢

服式云案賣玉得富今在杜預注式當氏之譌

今之算泉校勘記云監毛本算改算非古書多用算少用算者愚案說文算算是兩字算長六寸計歷數者算數也疏漢法出口賤錢人百二十以為算則算是活字監毛本所改是也

又書而縣于象魏案于注當作於下同

則建其牧已下是也校勘記云已當作以作已誤愚案疏中多作已上已下

若殷之牧下校勘記云下字誤愚案禮記王制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是謂伯即牧也此疏蓋謂殷之牧下不更設伯句當有脫文下云至周使伯佐牧又引五侯九伯是

牧下之伯可見下字非誤

其伍言傳者 案校勘記出上四字脫者

肫解而腥之 案肫當作豚脂人疏同

註助王至于戎 案于當與字之譌校勘記出在祀與戎毛本與誤于此本挖改註中之于作與而標起止未改

小宰之職

小事則專達 案達當作達

二日地官其屬六十 案官誤官

唐虞稽右 案右古字之譌

又云古三孤 案古字誤立字之譌

一日教職以安邦國 案一當作二

云曰禮職以和邦國 案三誤二

謂車別甲士三人 案別字誤則字之譌

若大會則下文冢宰平之 案會當作會

此則大宰周之正月之言 案言當作吉

牽二牢陳于門內之西北 案牽儀禮聘禮作饋于依疏當一例作於

首以牛一羊一豕一稱牢 案首字誤皆字之譌

四時珍弄新物也 案美誤美

云小官十也者 案士誤十

官正

若膳夫王府等 案王當作玉

官伯

謂王官中諸吏之適子也 校勘記云疏引注無王此衍恐案外登疏引注有王

字此疏脫也非 衍疏宜補王

膳夫

不會計多少 案會誤會

竝是計筭之稱 案筭當作算

與稷決川而鮮食 案尙書益稷云暨益奏鮮食無此文其說暨為與者史遷云與

外饗

謂若鼎十月二者也 案有誤月

亨人

大羹肉消盛於登 案登當作登

獻人

梁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 案詩邶風谷風正義引注偃俱作堰云然則梁者為

堰以絕水又云堰則以土據此 則唐人所見周禮注字皆從土

里革諫之乃正 案止誤正

鼈人

亦謂鱓刀含鱗之屬 案鱓當作鱓

共然猶魚鱸 案若誤共

司農意以籍為刺 案籍誤籍

比經魚鼈龜蜃 案此誤比

蟬舍漿 案舍誤舍

腊人

臘胖肉 案胖當膺之譌

又引有司曰 案依儀禮經司下當有徹字疏中同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五

禮記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天官家宰下

食醫

大夫已上亦衣之 案衣當作依

疾醫

云參兩之者 案依注當作兩參

瘍醫

彼滑用莖苴粉榆 案粉誤粉

酒正

案下註音酒 案昔誤音

向者後鄭解或以醑為醴為醫 案向者當是內則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六

禮記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又後鄭於內則汁醑為梅漿 案汁當注之譌

漿人

清醴之凍者 案凍誤之譌下同

凌人

移尸曰夷于堂 案于當作於

其藏之也深山窮谷 案左傳之作冰

籩人

牒已釋訖 案牒當作腊竝脫人字

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

祝反三異后 案反三異當是及王與之譌

云稷者壽粉熬大豆者 案擣誤壽

醃人

羸螭螭 案螭當作螭標起止及正義並同

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縛 校勘記云嘉靖本毛本同  
本誤作縛疏中同愚案銀縛  
之縛閩監本若是作縛不誤

幕人

此箔字既竹為之 補竹字當又脫下字

掌次

被喪用錦 案被當彼字之譌

案司几筵筵繼席 案筵誤筵

欲於幄中待事辨否 校勘記云惠校本作辨今訂  
正愚案辨俗字辨正字廣韻

大府

以辨民器據此可不作辨  
校勘記誤連掌次失另提行

王府

註佩玉至二王 案王當作玉此亦改注而標起止  
未改

以齊人國專 校勘記出以齊大國專惠校本國專  
改於魯此本大又誤人

外府

第布 案第當作弟

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 案此則  
注中其

字當衍漢志當無此文攷今漢書食貨志文全  
此注與賈所見不同當是唐以後更據周禮鄭注

增入

司書

使之入於職幣 案之上闕點下同

使人於職幣之官 案入誤人

職歲 此本職字實關

司裘

更無木章 案采闕

云諸侯則其熊侯者 案共誤其

掌皮

使作瓊與掌次也 案瓊當作甕

及出與入物之齋 案入當作人

內宰

爵用王醴仍彫 案玉誤王

皆據大夫不舍士者 案舍當及之譌

知內人主是女御者 案女當作九

闈人

道路用符節 校勘記出道路用旌節毛本旌誤故  
此本旌又改符蓋據掌節註如今官

中諸官詔符愚案疏釋符節原非用掌節正文此  
似改字之可存參者

對在朝卿大夫士為外命夫 案卿誤卿

內豎

云褻器振飾類沐之器者案類當作類餘竝同唯類面不誤

九嬪

婦容謂婉婉案婉當作婉疏中竝同故分已下不誤

典婦功

布帛惡者案帛字中闕

典絲

云辨一物者案其誤一

后宮所蚕之絲案蚕當作蠶音映俗以為蠶字

謂若詩云元衮及黼校勘記黼作黻誤

典帛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九

鶴書字彙卷四

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案良誤良

內司服

搖狄畫搖者案狄當作翟

縫人

兩已相背案已當作已下同

黼髮二黻髮二畫髮二者案句首當脫云字

春秋傳曰四鬲不蹕案左傳作四髮不蹕此本作鬲蓋因改置鬲之鬲作髮相涉而誤

髮即上註方扇是也案註疑當作云

染人

及禹貢羽畎夏狄案畎誤畎

追師

詩云追琢其璋校勘記出追琢其璋浦鏜云章誤璋非此當據魯韓詩玉篇彖部引詩亦

作璋愚案序官追師疏引詩云追琢其璋璋是以玉為之賈所據詩本字蓋从玉

衡統紘緹案緹誤緹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十

鶴書字彙卷四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地官司徒第二

鄉老

每黨下大大一人者 案大夫誤大大

保氏

此二人為三分分陝 案陝當作陝

廛人

案廛作廛非注疏中竝同 皆是民之所居區域 案城誤城

春人

女春抗二入 案抗當作抗注疏中竝同

橐人

又女橐每奪二人 案奮誤奪

大司徒

周語虞太子晉之言也 案虞字當衍

使之親已 案己誤已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 案穎誤穎

辨十有二上人性居之 案七誤上

景夕謂日跌景乃中 釋文出日跌待結反疏中同

作跌纂要云日在未日跌書傳言日蹉跌而下謂

未時也則跌有跌義 謂南比東西之淡也者 案北誤比

是地於日為近南云 浦鏜云下當脫一云是謂云

也云當者字之譌先鄭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

日所謂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者指此更云是地

於日為近南已下者已下乃云云也後鄭恐人以

南方東方地高為近日北方西方地下為遠日故

又增成先鄭之義而有此云云也若先增一云理

取象於日一寸為止 案正誤止

然尤如是 案猶誤尤

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案太平御覽卷三十

一千五百里 六引河圖括地象作

天圖南北二億 補鏜云圖誤圖案浦依廣雅誤本

開元占經天占篇法苑珠林日月篇太平御覽竝

引廣雅天圖 案疏證引開元占

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 案初學記法苑珠

林太平御覽引廣雅竝作八十一里半一與七百

異 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 案疏證當作七十

四方之民大和會 案之衍字

二百一十國為州 案圖下脫以

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 案生莊公三字衍也

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

非至莊公始遷易也與下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相

涉誤 衡麓守之 案左傳麓作鹿注同

飢饉則盜賊多 案飢當作饑

七十已上所養也 案當脫一上

約謂播土 案詩箋約謂縮板也板謂播土也此云約謂播土板謂築之與彼詩不同

故其家數可知 案家上闕

皮雖非荒札之事 案彼誤皮

小司徒

小子斬牲左右以狗陳 案大司馬經文作以左右狗陳小子同狗俗字

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 案公當功字之誤

鄉師

去辨其可任者 案云誤去

而戮其犯命者 案而上脫云字

比州則其之 案此壞比

鄉大夫

立謂變舉賓興者 案坊本言誤賓

州長

還自領已民為師帥 案已誤已

謂會計當州黨政已下 案政當作正

黨正

天子士再命以下 案以當作已

族師

亦約百家為比

比長

是當鄉之內遷徒 案徒誤徒

封人

社是五上總神 案土誤上

杜謂后土者 案社誤杜

凡此下自事 案自當四之誤

鼓人

故釋五聲則舍得音 案舍當作舍

無舌有秉 校勘記出此四字案賈疏無舌屬上句有秉屬下句

不得舞宗廟之酌 校勘記出此七字案賈疏但卑者之子不得舞似連旋舞言之

宗廟之酌似宜屬下讀

充人

三牢者 坊本者下空闕各主一月四字本有某入各為一牢者妄甚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十三

禮記注疏校勘記

十四

禮記注疏校勘記

地官司徒下

載師

故鄭云之屬也案注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疏引注同屬當作事

亦以口受田如此引之者案校勘記校注校疏比作此誤則此亦當作

閭師

與小文貢九穀之等案小當下之譌

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案泉壞泉

與此討不同者案討當註之譌

鄭答曰讀天宮家宰案官誤官

二母疑案疑不成字是疑之譌

縣師

郊外白野所有賦貢案白當田之譌

遺人

則法餘法用案上法當作止

餘用用委道路之委積案上用當作法上委當作

五十里有市案市壞市

師氏

註實游至猶學案校勘記出言游者云閭監毛本弟作遊蓋淺人所改賈疏蓋本作賈游子弟與唐石經不同標起止作賈游此亦改字未盡之證

師氏則從案師壞師

司救

營者榮下作西案疏云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為榮字當从木

媒氏

象天二覆地二案上一二當作三

蔽芾其栲案栲當作榜

標有梅之詩案標誤標

邶詩刺衛宣公之詩案邶當作邶

司市

刑罰憲狗扑案狗俗字當作徇疏中同

胥師

刑謂市中之刑憲狗扑案狗當作徇下同

司稽

掌執市之盜賊以狗目刑之案狗當作徇疏中並同

泉府

云本為所屬吏主有司是者案為當作謂

贏萬泉徵一于贏五于徵五百案于皆千之譌

司關

如是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案此疑有脫誤

掌節



案曲瑞云 案典壞八

遂人

故云皆所饒遠 案校勘記引脫也字

遂師

皆須籠器以盛上也 案上當土之譌

鄰長

將行加六鄉比長 案加當如之譌

旅師

掌聚野之勸粟屋間粟 案間當作間注中疏中並同

雖為溝洫澶 案澶亦當作法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通雅堂叢書

稍人

則以縣帥之澶作其同徒 案師誤帥徒誤徒下疏

大司馬得王進止 案王當作主

委人

故云野圉野用也 案野當助之譌

言軍旅賓客者 案旅下當有之

若六卿六遂 案卿當鄉之譌

草人

以牛骨汁漬其種也 案校勘記引注也下脫者

掌染草

案爾雅茹蘆茅菹 案蘆當作蘆

則此藁盧豕首 案注盧作蘆

掌茶

既夕禮曰茵著用茶 案文在既夕記

縮一於下 案二壞一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十八

通雅堂叢書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春官宗伯第三

五王是諸侯所執者 案玉誤王者亦王之改字

故云漢之大當是也 案常誤當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之等 案玉誤王

依禮緯唐人五廟 案王制疏引稽命徵文作唐虞五廟孝經鉤命決云唐堯五廟

案王之六鄉皆六命 案卿誤鄉

墓冢塋之地 案冢當作冢疏中同

衡之斥兩 案斥誤斥

掌上鼓幽籥 案土誤上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一九

禮記注疏

大宗伯

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 案祗當从氏作祇疏中並

故以旻天言之 案旻當作愍天當作下

以監下言之 案以上當脫故字

此之求猶人之說事 案求下當脫天字

依虞書禋于六宗禮 校勘記云惠校本作虞喜按喜誤愚謂虞喜別論地有五

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若是虞書禋于六宗無禮用大社之說惠說似可從

梁加穀 案加當作如

謂若諸侯相侵境界 案侯誤侯

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

成國 枝勘記引三百下脫里字殿禮堂云春秋襄十四年正義引此注云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

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 案本二百里下

脫三百里三字 四百里作三百里按正義又云如鄭

之言唯公與侯耳 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

為成國也 當據此訂正愚案賈疏引元謂則里未得

國之名對下文七命 國是成國此五命則里未得

是未成國考大司徒文子地 方二百里男地方百里

注既據子男五命言之 則鄭不得有三百里伯地在

內賈疏又云夏殷五十里 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

國同名則亦止為注中 子男里數作證全不及伯三

百里也 賈疏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據公五百里 言侯伯為次國若以千

乘為成國言之 唯公及侯伯七命賜國者是也方三

以執圭而言可及 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也是也方三

百里以上為成國者 此據下文伯在內明矣若方四百

七命注云出就侯伯國 則有伯在內明矣若方四百

里為成國則賜國注安得 及伯乎似實所據周禮鄭

注本與今本同杜佑通典 亦同必據左正義改鄭注

此段賈疏殊憤憤矣 愚又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問

自增減不可不放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 案賜之下當脫以方二

出加入不滅 案滅誤滅

桓謂昔屋之楹 案若壞昔

二王蓋或以穀為飾 案玉誤王飾上落瑑字

自雉下執之無飾者 案當作雉以下

不見中央合樞紐者 案含誤合

使不奢不逼 案奢當作僭

羣臣禮為小禮 校勘記據漢讀考云羣臣乃羣神之

云小禮羣神之禮亦 可證賈疏依誤立說不可從愚

案小宗伯注小禮羣臣 之禮校勘記不言其誤賈疏

卷之三册七

亦依羣臣立說無可證也唯下郊有羣臣之兆羣臣是羣神之誤疏中依羣神釋之可證若小宗伯注賈師大祀小祀鄭始為注賈疏當得鄭義

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 案壁當作壁

故引之在卜也 案下誤卜

小宗伯

云六案黍稷稻粱麥苽者 案梁當作梁下同

祭大祗 案祗當作祗

知齋受饋人之盛以入者 案盥上疑脫逆字

以祭后上也 案上誤上

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 案以當作已

周禮注疏校勘記按字補

三

禮書堂叢書

當屋脊之中央 案脊誤脊

王之三夫人以下 案以當作已疏同

鬱人

即下文祿王是也 案王誤王

百二十貫為築者 案為築校勘記依漢讀考據說文為字誤衍賈疏依誤立說宜

改正

云以賁之鏹中 案以上當增築字

凡裸王 案玉誤玉

云奉王 案王亦玉之誤

凌人職云 案凌當作凌

雜人

陰祀用黝 案黝當作黝疏中同

司尊彝

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 案鄭注鬱人破筭為嘏此則以筭為玉爵又不破字是鄭白兩解之賈疏鮮證明

君洗王爵獻卿 案玉誤王

按祭灋云 案灋當作法下並同

復恐不曉占之沛酒之灋 案古壤占

令云舊醴 案今誤令

司几筵

周禮注疏校勘記按字補

三

禮書堂叢書

左右玉彫彤漆素 案彤當作彤

國賓云左彫几 案彫當作彤

左形几 案形當作彤

而言已國老臣 案已誤已

天府

大貝鼂鼓 案鼂當作鼂疏中並同

垂之竹矢者 案矢誤失

察察其當黜陟者 案陟當从步疏中並同

典瑞

士用練 案練誤練

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案伯上當補侯字云衍文  
璧羨以起度案羨當从次作羨疏中並同

知含玉柱左右顛案顛當作顛

案王府已云案玉誤王

典命

陳子鄭伯以下案以當作已

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案以當作已下皆命於天子以下同

司服

子羌弗立案羌當差之譌

則兩已相背案已誤已

皆元冕而祭於已案已誤已下及疏中並同

守祧

祭于豆間案于誤干

丙宗

卿大夫已臣輕案已當作已

職喪

以告王人案王誤王

居其官案曰壞不成字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

皆是瞽朦掌樂事案瞽誤朦

彼雖有學于戈案干誤于

此亦皆背文仁諷是直言之案仁當但之譌

言其德無不施者案無下當脫所字

言禹堯德無所不施者案禹當衍字必因前行脫所次行排入彙補最劣

致地祗物彪案祗當作祗下同

太簇爲人統案簇當作簇下同

問律於伶州鳩案伶當作冷

乃奏黃鍾案奏當从天經及注並疏皆同

聲之陰陽各有令案合誤令

知及日月星者案此星下當有辰字

案祭灋王立七廟案灋當作法疏中凡法作灋者均宜改正後不具著

下生無射之上九校勘記據惠校本作上生大師又以上生無射之上九爲誤愚

案大師疏下生不誤當從盧校訂正

云凡動物放疾者案放當敏之譌

凡樂函鍾爲宮案函當作函注及疏並同

紉賓地宮林鍾之陽也案紉壞不成字

云九磬續當爲大韶者案九誤九讀誤續

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 案諸上疑有饗字

樂師

環拜以鐘鼓為節 案經內鐘鼓俱作鍾鼓此誤

案鐘師注 案鐘當作鍾

齊讀如楚茨之茨 案茨誤茨下同

大師樂令之也 案司誤師

及入墻之時 案墻誤墻

大胥

皆采名 案采誤采

小胥

周禮注疏校勘記卷之補

三五

禮書堂藏書

云樂懸謂鍾磬之屬 案懸當作縣

大師

其實一籥 案籥當從說文作翕

而曰為之歌邶鄘衛 案邶誤邶

故軍士擾多變失七心 案士誤七

眡瞭

其南鑄 案鑄當作鑄下同

典同

厚聲石 案原當作厚石當作石注及疏中並同

磬師

此卽關雎二南也 案雎當作睢

鍾師

與天子享已同 案已當作己下同

笙師

以教械樂 案械誤械注同疏不誤

籥師

邶風簡兮之篇 案邶誤邶

籥章

亦是歌其類者 案亦是字倒

大卜

周禮注疏校勘記卷之補

三五

禮書堂藏書

傳其法可用者 案作誤傳

讀從家語 案家上疑脫禮字語或說字杜子春有據禮家說見鄭注

運或作輝者 案依注輝當輝之誤

左氏傳鄭良宵云 案霄誤宵

陽句為令尹 案句誤句

向太克之 案大誤太

休反為春秋之義 案休反當作何休

示義在此 案示當作卜

距之言謬 案距當短之誤

龜人



飾中執算 案算當作筭注及疏皆同說見前

君國中射則皮豎中 案儀禮鄭注本作皮樹今文作豎字不應改疏或從今文

偶升將射 案偶當作耦

小史

小史當邦國之志者 案掌誤當

馮相氏

冬無德陽 案德當作愆愆俗字疏中不誤

保章氏

次其律以知和不 案吹壞似次

外史

百名以上書之於策 案上誤土

巾車

鄭箋云眉上曰錫 案錫誤錫餘俱

夫都任疆地 案大誤夫

故進安居與重厭之車 案居亦當作車餘俱不誤

彼皆以繪爲之 案繪誤繪

且大夫所乘黑車 案黑疑當作墨

車僕

以時楚雖僭號 案僭當作僭音鐵

所舍者多 案舍當舍之譌

司常

案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 案云當行

謂自玉以下 案王誤王

宋厨人濮曰 案厨當作厨神仕厨倉同

對上太常已下 案大誤大後疏及注並同

都宗人

禮中所舍者多 案舍當作舍

若有寇戎之事 案寇當作寇經多誤寇疏中同

凡以神仕者

祭性爾栗者 案性壞似性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三五

禮記注疏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三

禮記注疏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夏官司馬第四

太僕 案太當作大注及疏並同

稟人 案校勘記稟人之稟及注稟讀為之稟俱當作稟餘依鄭義俱當易稟

以中車五路差之 案市誤中

王御主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 校勘記出下十字云

此本則改主誤改主御之主作王而原誤未改賈疏以主御絕句王字下屬思謂鄭意當主御王一逗下九字為句

大司馬

無輕騎濼也 案濼當作法下注習戰濼同後不具

已身全無所將 案已誤已全壞全

故知已之所晉之眾屬他軍吏已無所將 案已並當作晉

不言旄旌二者 案旄當作旒下同

而言為月令者先 案先當失之譌

哀三年 案哀二誤哀三

哀公傳鐵之戰 案鐵當艾陵之誤鐵之戰在哀二

軍吏各領已之士卒 案已當作已

前師乃鼓鼗 案鼗誤鼓

故不從其也 案具誤其

馬質

此莊二十二年左傳云 案云當文之誤

量人

謂若匠人去 案云誤去

匹百里已下 案四壞匹

笱三黍稷麥 案黍譌黍

掌固

所中之處官 案守壞中

射人

云治射儀謂肆之也者 案注肆作肆釋文出肆之則疏與釋文合肆肆古通

獸有狇行熊虎 案狇誤从于

皆約大射云 案云當儀之譌

七十步者侯中文四尺 案丈誤文

火星已伏在戌 案戌當作戌



夏官司馬下

司士

釋曰云損益 案當作損

主入路門於路寢聽事 案王誤主

云朝千內朝者 案于誤千

所以披持棺者 案扶誤披

大僕

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 案上壞

入君於祭祀之禮 案人誤入

祭僕

則一體折為三段 案段當作段

隸僕

惟祧之無寢者 案之疑衍

弁師

今時冠卷當簪者 案簪當作簪

冕則俛也 案俛誤俛

驚衣之冕纁九旒 案纁字疑衍

每玉問相去一寸 案問壞問

謂玉藻文 案謂上當有所字

檜用組 案儀禮檜作髻

司兵

云祭祀授旅賁矣 案旅誤旅

司弓矢

故四者自對先自 案下自

是試弓官武 案宮當習之諺

繕人

拾謂鞣扞也 案扞誤从于下同疏鞣作鞣說文革部無鞣韋部有鞣云射臂決也似當以从

韋為正

橐人

不言矢服以下 案服誤服下及服誤同

書功工拙高下之等 案功工誤倒

道右

戎路山路之副 案田誤山

大馭

以菩芻棘栢為神主 案菩誤菩栢當作栢

當祭左右轂未 案未誤未

校人

王路駕種馬 案王誤王疏末王路同

知先牧是養馬者 案校勘記先牧衍是下脫始字

馬祖亦作乘馬 案馬祖亦是相土之諺

且王家遣人無廷實 案庭誤延

不故行私觀故也 案上故當取字之譌

圍師

習射片者 案處壞片

賦方氏

財用為泉穀貨財 案財當作賄

其澤藪曰雲膏 案膏誤夢

元龜象齒 案龜當作龜

流或為沫 案沫疑沫字之譌

咸彼其化 案彼當被誤

王制兼開田而言 案開當作開下同

工將巡守之時 案王壞工

土方氏

表兆得尺五寸 案北誤兆

下丈圍里已下 案丈當文之譌

懷方氏

九州之外無貢瀘 案貢壞貢法改瀘

貨賄以璽節是也 案以當作用

合方氏

黃鍾之長千二百黍 案黍誤黍下百黍同

月禮注疏校勘記卷二補

三五

韻府奇書

禹治水後 案禹誤禹

都司馬

言其衆曰 案言下脫於字

月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字六

韻府奇書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秋官司寇第五

其職云掌四郊 案其上當脫案字後疏皆有

外外曰野 案上外當作郊

王至如燬 案至當作室

大司寇

六四童牛之牯 案牯誤牯

日月受而行之 案日月當作月月

以典待邦國之治 案典上當脫六字

太宰云太喪 案太俱當作大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案上壞上

必於祀社主前者 案祀壞祀

小司寇

捨已稽衆 案已誤已下已志同

故說王之周族 案同誤周

視矚分明 案矚誤矚

是以太宗伯註 案大誤太

或憔悴以事國

故引以爲兄 案况壞况

士師

成者行事有人篇 案成上依注當有八字人入之

縣士

云大夫所食云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者 案云云當衍

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 案在當作任若作在則不當有云

方士

成乎也 案平誤乎疏中同

釋曰都冢云 案家壞冢

以序有都士家士 案序下疑脫官字

訝士

于時淮南王劉安 案于誤干

朝士

分支令同 案令當合之論

司刑

呂刑有劓則椽鯨 案刑誤則

云此二千 案干誤著句下並同

司約

今俗語有鐵券丹書 案券誤券

滕薛鄉吾役也 案鄉當躬之誤

各復舊職 案各誤各

各復舊職

宋仲幾曰 案今左傳上無宋字

司盟

鄭伯使卒出豸 案豸當作豸豸後出字

甲從已而視之 案已誤巳

職金

築冶鳧栗段桃 案鳧栗段三字皆誤當作鳧栗段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 案下玉誤王

司厲

由易觀之 案是誤易

大人

周禮注疏校勘記卷補

微子云犧牲用註云 案鄭誤用

大羊俱得 案犬誤大

司圜

元謂圜上所收教者 案土誤上

掌囚

侍刑殺者 案侍壞侍

秋官司寇下

野廬氏

彼夜行者與此異也 案夜行字疑誤倒

蜡氏

人所歲惡也 案歲當如此書之

若比長間胥黨幸之輩 案里宰誤黨幸

雍氏

云阱穿地為塹者 案塹誤塹

冥氏

所以扇絹禽獸 案扇當从同作扇絹疑當作纒說文

周書作纒異者纒獸足也與下是氏注鳥來下則掄

庶氏

攻之謂燠之 案燠當作熏疏中同翦氏注可證說文

柞氏

此柞氏與雍氏治地 案治誤治下攻治誤同

大行人

親以禮見之 校勘記云親上當有王愚案有王与下

目宗彝以下也 案自誤目

云土公之禮 案上誤土

見王禮註公之禮 案上誤註

竝中上服 案申誤中

亦烹大牢以食賓 案烹亦當作亨後改烹

掌客積視飡牽 案牽讀不成字

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也 案矣疑衍或者之譌

貢者因朝而貢 案因誤四下以此知因之四同

兆方曰譯 案北誤兆

謂已是小國朝大國 案已誤已下並同

司儀

所謂掌舍 案舍下疑脫文

拜中含此二事故也 案舍壞舍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相不人矣 案人當作入

於卿謂之而 案面誤而

象胥

言者侯以王有軍旅之事 案者當諸之譌

掌客

侯伯七獻 案侯誤侯

簠大 案六誤大

餘又多也 案又是又之譌

皆約公食大二以外置於堂上 案二當作夫

云車米禾芻薪陳於門外者 案禾誤禾

若潛師以來 案潛當作潛

掌訝

自復已之故位 案已誤已

朝大夫

諸言闕者皆是因秦燔滅典籍漢興購求不得也

案此十九字當是家士注闕下疏語遞承小司馬職注而總結之今在此者疑後人所移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聖

禮記卷之九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冬官考工記第六

惡其害已 案已誤已

總有七段 案段誤段

從攻木之工至陶旒 案旒誤旒

是營室宮也 案室宮疑誤倒

般人重屋之等 案般壞般

夷狄之烏穴居 案烏誤烏

皮簡籛楛 案及誤皮

築冶鳧桌段桃 案鳧當作鳧桌當作桌段當作段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望三 鶴壽字義書

蒼頡篇有鞞 案蒼當作倉倉从食省下从口甞當即說文之甞柔章也而充切與釋文之如充切柔革工音釋正合甞李斯所作字恐不足據

陶人為瓦器甌甌之屬 案甌無此字當甌之俗省

無駭人極 案入誤人

故車之六等之灋也 案法不當改灋之法疑誤倒

乘車之軌廣 案軌誤軌下同

輪人

此丁文賢是大頭穿 案下誤丁

軹轂未無形容可見 案末誤未

以本蘆末細 案末壞不全

此以輪側於一邊 案側疑測之譌

館申上程圍六寸

輿人

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 案較疑較之譌

彼註云 案左傳杜預註云斷三尺不敢與君同與服君誤

云與轂未同名者 案末誤未

輿人云 案輿誤輿

輿人

健為蹇遊 案遊當作遊

車上皆建旌旂 案旂誤旂

故因說旂旗之義也 案旌誤旂

鳧氏

問律於伶州鳩 案伶當作冷

輿氏

深人六寸二分 案入誤人

輿氏

以觀不四方 案示壞示

畫纘

畫纘

天子僭天 案僭誤僭

知在裳者 案知上誤衍墨釘

鍾氏

案七冠有朱紘之文 案七當士之爵  
若更以此緘入黑汁 案汁壞汁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學五

禮書注疏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

璧羨度尺 案羨當作羨

記時諸侯僭稱王 案僭誤僭疏中並同

磬人

短而厚則清 案厚當作厚清誤清

短則形 案小壞 案小壞

矢人

矢橐長三尺 案橐當作橐

瓶人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學六

禮書注疏

明謂器不正欹邪者也 案欹當作敬

梓人

謂鐘聲鑄者也 案鑄當鑄之譌

于寶本以爲骨鳴 案于當作干

揚雄以爲蛇醫 案蛇誤蛇

發謂鳴聲發謂者也 案下發謂當發鳴之譌

弓二寸以候中 案以下疑脫爲

廬人

以其土文云 案上誤土

匠人

添前一步 案十壞一

廟中之門曰闢 案闢當作闢疏中並同

參如一 案參當作參

諸侯環涂五軌 案軌誤从九下同

及都環涂 案涂誤涂疏不言緯涂以經涂並同又下注引爾雅堂涂

車從中央 案夫當央字之誤

園廡二十而一 案廡當作廡

九澮而州周其外 案川誤州

為溝洫貢子法 校勘記子改之案下又云貢子無助法宜攷

并六遂上地不易 案上壞上

徙謂變上易居 案土誤上

借民之力以治公伯者 案田誤伯

車人

頭髮皓落日宣 案髮誤从衣

與人帶已下四尺寸 案此本下壞下

故知比是大車 案此誤比

弓人

本白中青未豐 案未誤未

鄭大叔段為不義 案段誤段

故轉為脂膏敗臚之臚 案依法敗臚當為臚敗

謂幹不均而有高下 案下壞下

鸞膠欲執而水火相得 案鸞壞鸞

此據魚弓刑不張而言 案魚疑為之誤

若然危矢據桓矢 案桓當恆之誤

蕭頭及背有之 案蕭當作簫校勘記字作蕭

苦用藥其潤文如斥蠖文 案苦當若之為

和弓殺摩 案殺誤殺不成字

謂膠善戾 校勘記據漢讀考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愚案戾當與風戾之

是畏膠燥之義似不必改字 戾同禮釋文云戾燥也今人弓夏日以微火烘之即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突

禮記注疏



儀禮古義



吳江 沈栢惠 翠嶺 輯

儀禮古義

元和惠棟松崖著

士冠禮旅占注云古文旅作臚案周禮司儀旅擯先  
鄭曰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為鴻臚  
之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  
德云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  
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儀禮古義 卷第六

一 世楷堂 藏板

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盧籀文臚周書諡法曰

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  
受臚于牧之野臚卽旅也

兄弟畢袵元注云袵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袵  
為均棟案袵元卽漢之均袵司馬彪輿服志云郊  
祀之服皆以均元淮南子云尸祝袵袵高誘曰袵  
純袵墨齋衣也篆書袵與袵相似古文作均故左  
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  
均元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服虔注左傳以均服為黑服月

今日案元路鄭注云今日令曰案軫路似當為袵字之誤是鄭意亦以袵為元

將冠者采衣紒注云紒結髮古文紒為結廣雅曰髮  
結也曹憲曰案說文卽籀文髻字古髻字皆作結  
漢有假結安箇結大手結周禮注結作紒俗作髻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云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為  
離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  
鹿麗聲禮麗皮納聘益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  
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云離  
者麗也禮月令云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  
儷兩鹿皮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云鳥獸  
猶不失儷是儷為兩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儀禮古義 卷第六

二 世楷堂 藏板

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漢書匈奴傳  
云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邵曰撓和也鄭  
以攝酒有撓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之

脗壽萬年注云古文脗作麋大戴禮王言云孔子愀  
然揚麋盧辨注云麋一作脗荀卿子非相云伊尹  
之狀面無須麋楊倌云麋與脗同漢書皆以麋為  
脗 歐陽公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不永康壽全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脗壽者皆

為糜壽蓋古字簡少  
通用至漢猶然也

永受胡福注云胡猶遐也遠也案詩隰桑云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禮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

胡也遐胡互訓古音通詩言胡考周禮諡法彌年壽考曰胡

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釋文云字

叶音滋案虞書鳥獸孽尼史記作字微郭忠恕汗

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孽是字本有滋音母容叶也

記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注云母發聲也追猶堆也案

追古堆字枚乘七發曰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

昭代叢書儀禮古義甲集補卷第六三世楷堂藏板

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說文云自小阜也徐鉉

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戴延之謂之風堆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殺猶衰也繫上曰古之聰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虞翻注云乾坤坎離反

復不衰亦讀殺為衰淮南說山云上有三衰下有

九殺衰音近殺故云殺猶衰也棟案衰猶差也荀

卿子云相地而衰政注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

為衰分說林云大小之衰然注云衰差也春秋傳

曰遲速衰序又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

猶殺也彼此互訓文王世子云親親之殺也注云殺差也是差與衰同

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賈疏云商謂商量

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

為明孔氏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然則三光

靈曜當作考靈曜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鍊

三商蓋本書緯

皇舅某子曰知錄云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諡或字

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為若張子李子婦

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為張子李子者哉案經云

昭代叢書儀禮古義日集補卷第六四世楷堂藏板

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

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張稷若儀禮節解云疏

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

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荀子云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鄉

而跪醮而命之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云隆帥以敬先妣之嗣案

文隆訓盛義亦通鄭注儀禮作勗者當由避殤帝

諱改隆為勗如毛詩隆衝為臨衝郡國志隆慮為

臨慮之類荀子亦以隆慮為臨慮漢時經學皆受之師時君

之諱既經改易隨文釋之非復故書之義許叔重

說文解字每載上諱不更箋釋亦此例也上文贊

啓會注云今文啓為開既夕請啓期同賈公彥云

高堂生所傳者為今文案生為漢初人不應為景

帝諱明經師相傳遂為故實非盡高堂之舊也

視諸於擊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曲禮

曰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詩鹿鳴曰視

民不怵箋云視古示字也古文春秋傳皆以視為

昭代叢書儀禮古義甲集補儀禮古義卷第六

示賈公彥曰古人字少眼曰視瞻與以物示人皆

作視字棟案示本神祇字古視瞻之視皆作眡周

禮說文皆同啓母廟石闕銘云昭鄭所據古文周

禮知視為古示字郭忠恕撰佩觿以鄭氏此說大

與說文石經相乖竊所未喻

士相見禮象皆若是注云今文象為終易雜卦云大

有象也荀爽本象作終史記五帝紀云怙終賊刑

徐廣曰終一作象春秋傳有魯大夫象仲明堂月

令云象雨蚤降釋草云樂貫象皆讀為終仙人韓

終亦作韓象古象字皆終音

鄉飲酒禮象賓辨有脯醢注云今文辨皆作徧古辨

徧通用史記曰辨于羣神今尙書作徧春秋傳云

子言辨舍齋于季氏之席杜氏云辨徧也荀子脩

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為辨韓詩外傳云君

子有辨善之度古徧字皆作辨司馬遷從孔安國

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傳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辨

為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象耦辨注云象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讀辨為徧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

昭代叢書儀禮古義甲集補儀禮古義卷第六

者也今文遵為候或為全論語云異乎三子者之

之言禮記冠儀曰介候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候

皆作遵又少儀候齋注云候或作騶本亦作騶古文禮

候作遵鄉射禮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

公如大夫八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周禮旅師職云而

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為若聲之誤也棟案

古而與如通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為若鄭以為

聲之誤則古讀而如若也

主人釋服注云古文釋作舍大射儀云獲而未釋獲

注曰古文釋為舍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

云舍即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云舍讀

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棟案呂氏春秋

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禮所謂不

貫也貫與關古今通史記五子胥傳云五胥貫弓

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

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古申與思

通又讀為貫故古文患

昭代叢書 曰集補儀禮古義 卷六

箭筈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云握本所持處也素謂

刊之也握本以作膚張稷若節解曰握本以作膚

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

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

握義同握四指即四寸筈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

之使白也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為

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

唯君有射于國中注云古文有作又汗簡云古文尙

書有作又石鼓戊文一作甲文云瀟瀟又魚董適日又

通作有秦惠王詛楚文云又秦嗣王義作有古文

又又作有周易繫辭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

鄭氏易又作有詩長發云有皮秉鉞箋云有之言

又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

讀為又戰國策公子他謂趙王曰今又案兵劉錢

本又作有說文云有者不宐有也从月又聲春秋

傳曰日月有食之

燕禮云更齋注云古文更為受大射儀同周禮巾車云歲

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春秋昭廿九年傳云

昭代叢書 曰集補儀禮古義 卷六

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為受

升脰觚于賓注云脰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脰

皆作騰檀弓下篇云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

脰宋本作騰非揚舉也脰送也揚近得之

升脰觚于公注云此當言脰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觶

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上

經云主人坐奠觶與篚注云古文觶皆為觶又云

主人拜受受字當作送觶注云今文觶作觶說文曰觶

禮經觶漢書高帝紀云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

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韓詩說云三升曰解四升曰角大射儀云侍射者降

洗角解疏云角解以兕角為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古卮字作觥鄭氏駁五

經異義曰觥角旁氏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

旁單古書或作角旁著氏則是與觥相涉學者多

聞觥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注云私謂獨受恩厚也棟謂私

猶屬也若邾滕之于齊宋故叔孫豹云邾滕人之

私也上介致辭謙言屬國

大射儀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

昭代叢書儀禮古義甲集補儀禮古義卷六 九 世楷堂藏板

為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為庸鄭氏尚書云笙

庸以閒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

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

綴諸箭注云箭篠也古文箭作晉周禮大行人云揚

州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為晉杜子春日晉

當為箭書亦或為箭古讀晉如箭故

且左還注云古文且為阻棟案古鐘鼎文祖字皆作

且如祖乙貞盃和鍾文王命癘鼎師毀散皆然尚

書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徐廣曰祖始也孟康曰

古文言阻古文祖作且且阻同字故儀禮尚書皆

作阻

奏狸首注云狸首逸詩會孫也狸之言不來也漢書

郊祀志云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宏趙明

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封

禪書云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棟謹案禮

說云不來反為狸猶并夾為箭終葵為椎邾婁為

鄒勃鞞為披周伯琦云鄒古邾婁國壽夢為棗不

可為巨芋舌職說苑作芋殖舌職為殖也後世反

昭代叢書儀禮古義甲集補儀禮古義卷六 九 世楷堂藏板

切之學出之此狸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

來朝之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棗弘

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矣康成詩譜云射禮天

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

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孔子錄詩不得

儀所記詩曰會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

狸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

句會孫侯氏為數句隔斷恐秦射張侯等語本以

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

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顧乃讓乃捐乃讓乃

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此亦狸首之詩也劉

聘禮云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

作官今文布作敷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

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

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棟案立讀為位周禮小宗

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

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

為公即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今

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即位于社是立

字當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盥和鍾

昭代叢書

甲集補儀禮古義

世楷堂藏板

立字釋者皆訓為位又周邠敦銘云毛伯內門立

中庭周戡敦銘云蘇公入右戡立中庭北鄉韋宏

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廷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

位位釋者仍訓為本字非也

賓進誦注云今文誦為梧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

幣從者誦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

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疏云梧即逆也對面相逢

受案梧本位梧訓為逆誦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

文明古文誦亦有位梧也

漢書司馬遷傳贊云或  
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

迂戰國策樓  
梧亦作樓梧

歸饗饋五年注云今文歸或為饋案古文論語如詠

而饋饋孔子豚魯論皆作歸士虞禮注云饋猶歸

也

車乘有五籩注云籩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籩或為逾

下記曰十六斗曰籩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

籩者今文籩為逾包咸論語注云十六斗曰庾庾

即逾也古文作籩

醜黍清皆兩壺注云醜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

昭代叢書

日集補儀禮古義

世楷堂藏板

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

六壺也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

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

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

稷蓋據此注而言邢昺曰稷粟一物而本草稷米

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

焉

侑幣注云古文侑皆作侑案春秋傳侑皆作侑又周

禮三宥管子作三侑古字通用



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

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鄭作論語序

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

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

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策

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策當作筴板當作版

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文資作齋周禮外府

云財用之幣齋先鄭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

資後鄭云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

昭代叢書甲集補儀禮古義卷六 三 世楷堂藏板

變易古字亦多或

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云古文

簋皆作軌周禮小史云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

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古文也易損卦云

二簋可用享蜀才本簋作軌從古文

觀禮云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

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案漢舊儀云丞相御

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登猶升也書通嘉禾篇曰周公

奉鬯立于階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

關中古文與觀禮儀者延升合假讀為格正也

四享皆束帛加璧注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

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鄭志答趙

商曰古三四積畫說文曰三籀文四賈公彥云古

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

臯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

三四皆積畫也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

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

大史是右註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

昭代叢書甲集補儀禮古義卷六 四 世楷堂藏板

是職方法注云是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元

孫氏為莊公顏監曰氏與是同韓勅脩孔廟後碑

以於氏為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撰魏志

以為孔文學改氏為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

已見于碑見洪适隸續 何至漢季始改氏為是乎當時

以是氏兩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白

衰不識蕃皮陳壽不辨是氏古字古音皆亾于晉

惜哉

士匱禮云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注云精讀

為絳屈也江沔之間謂紫收繩索為絳古文絳皆精說文云絳紆未榮繩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絳為側庚反非也

布巾環幅不鑿注云古文環作還案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官公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

決用正王棘注云世俗謂王棘砭鼠言王棘可以砭鼠也砭古磔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砭死於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儀禮古義 卷六 圭 世楷堂 藏板

杜張守節云砭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砭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砭鼠劉昌宗音砭為托皆失之 磔鼠見 張湯傳

竹笏注云今文笏作忽案說文無笏字注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古笏字本作習鄭氏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注云習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帔帶摺習郭璞曰習長三尺杼上推頭一名班亦謂之大圭从日勿聲六書正譌云囧呼骨切俗作笏非說文曰習出氣

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習說文又云習籀文作習一曰佩也象形習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今治忽字古皆作習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習揚雄甘泉賦云翁赫習霍河東賦云蠻習如神師古曰習讀與忽同

設決麗于擊注云古文擊作挽案擊依字當作擊傳寫之誤說文曰擊手擊从手取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海燕齊之間莫不搯擊游俠傳云搯擊而游談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儀禮古義 卷六 二六 世楷堂 藏板

高誘呂覽注云擊讀如棬棬之棬古文作挽春秋傳云按衛侯之手反挽史記樊於期偏袒搯挽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挽俗作腕非也

冪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蓋塞冪口也既夕曰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為灸說文云久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撓今考工記作灸諸牆當是後鄭所易

冪奠用功布注云古文奠為尊案古尊字作尊與奠相似故譌从之奠从冪讀若箕奠从冪讀若拱四髣去蹄注云髣解也今文髣作剔案剔與髣同大

雅抑詩云用邊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箋云邊狄皆當作別韓詩云影彼東南蓋从古文

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術與述古今字毛詩日月云報我不述韓詩作術祭義術省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旣夕云設披注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今文披皆為藩案披从手皮聲古音皮與蕃同蕃又藩通故今文披作藩聲之誤也辨見詩攷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儀禮古義 卷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記云御以蒲菽注云蒲菽杜蒲莖也古文菽作駟疏云案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菽納諸廚武子之房杜注云菽好箭又云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云蒲楊柳可以為箭古文菽作駟者漢書鼂踏傳云踏上兵事云材官駟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駟矢也顏監曰駟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菽字其音同耳駟發駟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是菽與駟同也

士虞禮記云明日以其班嗣注云班次也古文班或

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棟案古辨字或讀為

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辨于羣神徐

廣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師古曰辨

讀為班春秋傳襄廿五年云男女以班賂晉侯此

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班此古文也說見

劉光伯規過今文為胖者鄭注王制云類之為言

班也類與胖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

菴而小祥注云古文菴皆作基案堯母碑菴字亦作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儀禮古義 卷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基

中月而禫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古文禫或為

導說文曰因古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木部

棧字下所讀同棟案導服即禫服从古文故曰導

則是因與棧皆讀為禫近有安人作字書名正字

通斥許君說為安是未讀儀禮 喪服記云禫而內

皆作 道

特牲饋食禮云主婦視餼饗于西堂下注云炊黍稷

曰餼古文餼作糒周禮作饌說文曰餼酒食也或

但餽从配或作糇从米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云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詩正義云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有司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清注云挑謂之歆讀如或春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疏云讀从詩或春或抗彼注抗杼白也案今毛詩生民云或春或揄毛傳云揄杼白也不作抗者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儀禮古義 卷六

元

世楷堂 藏板

周禮地官女春抗二人注云女奴能春與抗者抗杼白也詩云或春或抗董氏引韓詩揄作抗鄭先通韓詩故讀从之說文云白杼白也从爪白詩云或簸當作春或白或作抗从手从宀或作抗从白宀案詩釋文云揄說文作白杼訓又與揄同明簸當作春姚令威謂後人改白為蹂則是宋時說文已誤春為簸矣

敬

讀儀禮者莫難于不明節次而字義猶居其次然如古文以殄元為均元以眉壽為麋壽以儷皮為離皮以侑幣為宥幣徒執今文求之鮮有能通者矣管人當為館人竹笏當為竹笏明有他書可證字義不明何論節次然則此卷曷可少哉翠嶺沈楙惠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儀禮古義 卷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儀禮經注疑直



程易疇儀禮經注疑直輯本序錄

民國十八年九月江夏徐恕行可以舊藏吾鄉先正程易疇先生儀禮經注疑直殘稿八册寄余北平屬為校寫以俟刊布尋程君撰著行世者有通藝錄而疑直獨希見稱述意其端居治禮時有發正即隨事錄於簡端名之疑直者取曲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之義也後來通藝錄全部刊成通藝錄各種皆陸續付刊年已七十有九疑直所列諸義有已采入通藝錄各篇中者如疑直說喪服各條今錯見於喪服足徵記而遺詞述義頗有損益又有同說一事而兩義並列前後相違者又士冠大射有按語數事末署癸丑記癸

序錄

丑四月記癸丑為清乾隆五十八年程君時已六十有九蓋晚年所見頗有異同故特畧年月以著其先後變遷之迹然則此編為平時致力之書非禮堂寫定之作居然可知

胡培翬儀禮正義引程氏說發首一條具稱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其後或稱程氏瑤田程氏易田今以疑直殘本校之有義同而文句稍有增益者有全出於今本之外者今所見為殘本胡氏所引出於今本之外事不頗疑程足怪然以見存者校之亦有為今本所不具者君於乾嘉之際整比舊業刪定成書而未暇付之剞劂迨胡氏撰儀禮新疏屬草幾四十年蓋嘗蒐討先正遺文得

其定本而遂錄之以入正義歟程君沒世百十七年遺編復顯於世雖為未定之書又殘闕不具而朱墨爛然字跡精好足以考見儒先治學積累之勤與夫持論異同之迹承仕無似又得躬與校讐鈔撮之役誠末生之厚幸矣

書凡八册士冠士昏為一册闕二十三葉鄉射為一册闕九葉燕禮大射為一册闕二十六葉喪服為一册闕七十七葉士喪為一册闕一葉既夕士虞為一册闕三十二葉特牲饋食為一册闕一葉少牢饋食有司徹為一册闕十葉凡每卷首葉完具者其第一行皆上題儀禮經注疑直次題歟程瑤田校又每册中間有雜入周禮文者今皆辨而去之

序錄

書用直行紅格紙葉每面九行行二十一字經注疏款式一以李元陽闕刻注疏本為準而不全錄本文監本毛本皆放李元陽闕刻今勘疑直書式與汲古閣本同而間有異字又每以監本相校明其所據為李元陽闕刻矣唯文字視他本有異同者則摘錄單句而記其異字於旁或證知其謬則以意正之亦不悉馮他本也茲錄其引據諸本於左

陸氏釋文 通典 唐石經 張淳識誤 李如圭集釋  
楊復圖 朱氏通解 元豐己未本 宋本 敖繼公  
集說 監本 北監本 嘉靖本 陳鳳梧本 永懷堂

本 顧炎武九經誤字 張爾岐句讀 沈廷芳正字

鍾人傑刊本 集虛堂校本 清殿本 清欽定義疏

吳本 疑是吳廷 金日追正謄 戴震校本 金榜校本

方晞原校本

作者自下已意以申經注之義或規正鄭賈及儒先舊說

皆錄之上方或稱案或稱瑤田案或條末署瑤田記文無

定例亦有直隸陳言不加案語者蓋類記之以待異時論

定也所引同時友朋之說則有戴東原金輔之汪稚川方

晞 首微 州人汪容甫段若膺劉端臨阮伯元汪竹香等夫戴

金汪劉段阮諸家其著述衣被天下初不藉此書以自重

然單文勝義或不見於本集而偏為此書所徵引輯而錄

之已足以沾溉後學若汪稚川方晞原汪竹香諸君亦一

時者顧其文詞不少概見故知之者希尋通藝錄五友記

云汪肇龍字稚川精三禮學輒多心解能補先儒所不及

年僅五十九而卒未嘗著書其弟慎川哀其所常披讀之

書付余其書上下方丹墨所記者余將為錄出若不能成

一書則條舉件繫揚榘存之庶幾碎金片羽愈足寶貴今

疑直所列稚川說或直稱龍案者皆程君所迻錄而揚榘

存之者也方晞原兼治詩古文辭見通藝錄及戴氏文集

汪竹香見漢學師承記方書不見著錄汪書及身悉煨於

火今疑直開引一二事二君之學得以窺見一斑誠所謂  
碎金片羽愈足寶貴者矣

今輯錄是書仍舊名為儀禮經注疑直原書實據閩刻十

七卷本而多空其文 原書空格甚多以文字 今又放失不

具故須意為消息整齊篇幅而別題卷數於旁不得具依

原本十七卷之次

輯錄之例先出經注疏文略標起訖次注原本卷數葉數

行數於下 卷數葉數行數次 次低一格迳寫疑直本文其

直鈔成說初無論斷者亦據錄以存本真

疑直為書蓋有二術一曰校字二曰說義原書引據各本

比勘異同至為詳審其時誤本甚眾校者不得不爾今阮

記既行文間危疑皆與發正其所據版本亦有出於疑直

所引外者故於程君據本校字各條不煩甄錄以免繁文

若以意校改或據校而復加案語者則具鈔之其簡端說

義各條雖前後歧互亦依次列之或開附愚案以明其意

此其大較也

胡培翬揚大培所引疑直文為今殘本所無者今依次錄

入其引義同而文字少異者則附錄於當條之下以資比

勘

又有周禮二册都百五十餘葉其校字說義及書本款



式與疑直正同唯殘闕過甚亦不審其書名應別爲輯  
錄以成一書附於儀禮疑直之後民國二十年六月二  
十日吳承仕

序錄○

五

傅植夫寫

儀禮經注疑直卷一

歛 程瑤田 校

鄉後學吳承仕輯錄

士冠

經即位于門東西面卷一五葉上第一行

初疑席于闕西門東為門左扉之東細繹之不然蓋兩

門之東也主人即位于此以待筮事胡培翥正義引程氏瑤田儀禮經注

疑直

疏案玉藻云禪君宋大夫素士爵章云云六葉下第四行

此是朝服君臣皆素裳素鞶

疑直○卷一

疏彼皆不言臣云云七葉上第一行

按玉藻又云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

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當引此以明在朝君臣同服

非彼皆不言臣也

疏證此玄冕朝服而筮者同上

冕改冠

疏云凡染黑五入為緇云云第四行

說文緇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

纁經赤色也纁淺絳也絳大赤也絳純赤也赤南方色

也紅帛赤白色緋帛赤色也緋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緋

雲氏禮有緇緣細絳也緇帛深青揚赤色緇帛雀頭色

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讀若說緇新帛青赤色也緇

帛黑色也緇帛蒼艾色繫一曰赤黑色細帛淺黃色也

紫帛青赤色緇帛丹黃色練帛如紺色或曰深緇

茲黑也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

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

精赤緇也以茜染故謂之精練帛青黃色也纁帛青白

色也縹鮮色也縹帛雕色也

承仕按上來雜鈔說文未下己意蓋類記之以俟考

定

疑直○卷一

疏三染謂之纁第五行

郭注纁絳也書疏引李巡爾雅注三染其色已成為絳

纁絳一名也

疏淮南子云以涅染緇云云第八行

鍾氏染羽疏引淮南子作以涅染紺則黑於涅高誘注

也作染紺是此作染緇緇字似誤即以此疏下文轉而

證之並知其為紺字也然檢淮南俶眞訓作今以涅染

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

後爵弁服疏引淮南亦作染紺此誤緇因改正之

經布席于門中闕西闕外西面八葉下第五行

按門中申于門也

按玉藻公事自闕西注聘享也私事自闕東注覲注此謂聘而也

客也然則聘享賓入門由左扉覲面由右扉此布席于

門中左扉闕外也

疏案少牢云史左執筮云云九葉下第五行

按此云策彼云筮此言筮人若更言筮則文複彼言史若不言筮則義未具

疏云饋藏筮之器者云云第九行

按云抽上饋則上饋非向下韜之者且難兼執上饋是平面者藏時在上用時抽置饋下少儀賜人若獻人劍

禮通○卷一

則啟饋蓋奠之注饋劍函也奠卻疏蓋劍函之蓋皇氏

云卻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奠然則經所謂上饋少儀謂蓋亦卻之奠函於上乃

兼執之

疏曲禮云甸之外曰近某日云云十二葉上第三行

按此疏承曲禮孔疏之謬曲禮本謂筮甸之外曰甸之

內日而疏以少牢先月下旬諫日特往不諫日一為甸之外筮一為甸之內筮強曲禮以當之同一筮上甸而

謂諫日者所筮之上甸為遠日不諫日者所筮之上甸為近日強為儀禮增命筮之辭支離謬妄今辨正之蓋

曲禮甸之外內謂當月之上甸少牢日用丁巳筮甸又

一日乃甲癸之甸曲禮疏誤以曲禮之甸為亦甲癸之

甸遂謂少牢之甸又一日為遠日以之釋曲禮欲遠引

儀禮以證曲禮而近忘其下文喪事先遠日為甸之外

日並誣大夫吉事用遠日令與喪事同辭

經設洗直于東榮云云十七葉下第三行

按士昏禮設洗于阼階東南鄉飲酒禮設洗于阼階東

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疏鄉飲酒卿大夫禮十八葉上第二行

鄉改鄉

禮通○卷一

疏夏屋今之門廡漢時門廡也兩下為之第五行

正譌本依通解將也字移上句又與檀弓注合

疏周天子路寢制似明堂云云第八行

路寢制見書顧命疏說非

疏是斂有與糞異二十一葉上第二行

糞改糶

疏朱芾斯黃第三行

黃改皇

疏故還以三等之士記之二十三葉下第三行

記改說

疏其爵同者第五行

按爵同者公侯伯上中下士皆一命子男上中下士皆不命

經缺項二十四葉上第二行

汪稚川云缺項讀本音不當音頰缺項者謂目前繞後至頂而結之有組繫之以固之也此缺項唯縹布冠有之

按缺項對二弁之弁并以固弁缺項以固冠是別有一物故注云隅為四綴以固冠也

疏云纚今之幘梁者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二行

疑直○卷一

五

鄭以今之卷幘為頰象之所生又以纚為今之幘梁是必結髮為紒而後以纚之云足以鞞髮而結之者謂結其纚非謂結其紒也疏以纚六尺為約髮之長而為之故必鞞訖而為紒與鄭說遠矣

疏縹布至屬于頰其為一物第八行

當云頰項至屬于頰其為一物云縹布者非

疏最在南頭二十五葉下第九行

按最在南頭在房中西脯下之南頭

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也二十六葉上第五行

正譌以尊升升字為斗字之譌据少牢及此疏正之

斟改斟按說文從斗與聲不從與

經執以待于西玷南二十六葉下第九行

瑤田案西玷南在堂下

疏釋弁同色云云二十八葉下第七行

釋弁同色句上下有脫文

注外門大門外二十九葉下第一行

正譌云大門下外字誤衍從敖氏集說引此注無下外字 嘉靖本亦有下外字當從正譌乙之

疏據主人在西云云二十九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此通例也不論賓主

疑直○卷一

六

亦不論在東在西疏後二語甚憤憤

主人在西西改東

又按疏主人在西西字乃東字之譌今正之則後三語

乃通也

疏是曲為二揖三十葉上第五行

曲上增一字

經盥于洗西升三十葉下第一行

汪容甫謂余言汪稚川云經文是贊者盥升句無于洗

西三字為注文譌互入經文者此說精確觀疏中無正

文句可知 瑤田記

承仕按胡氏正義引程氏此文字句稍有出入又阮  
記引補鐘說與此同意

元豐本亦多三字

按經文衍于洗西三字疏言無正文者謂注義如此經  
無正文也玩注意亦爾注蓋合盥升二字解之盥于洗  
西升于賓階耳故曰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若盥于洗  
西為舉經句而由賓階升也五字豈釋之之辭乎其經  
無此三字審矣

疏云東序主人位也者云云三十一葉上第九行

按注云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是謂東序為

阼也東序東序端也疏未得其意

經將冠者即筵坐三十一葉下第九行

瑤田按冠筵西面則將冠者即筵西面坐也

注洗盥而洗爵者三十四葉下第六行

者字據正講本刪然玩疏不當刪仍依本文

注昏禮日房中之洗在北堂云云第七行

萬充宗儀禮商云鄭氏據昏禮婦洗為說非也昏禮舅  
南洗姑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贊者  
何客別洗况上文陳器無北堂別置洗之文又上文陳  
服于房中下文即云側尊一瓊禮在服北禮固在房中

也

瑤田按鄉飲酒禮一人洗升又云二人舉解洗注云主  
人之史更盥贊者類也鄉射禮注解一人云主人之史  
解二人直云主人之贊者彼經贊者不別洗則此贊者  
無房中之洗明矣况上經贊者盥升不已盥于堂下之

洗耶

疏昏禮賓三十五葉上第五行

疊禮字

注三十六葉上第二行

叔氏集說載注有云祭于脯醢之豆間必祭者示有所

先也啐嘗也方晞原云此注見昏禮禮賓條中

注薦東薦左云云第六行

瑤田按凡言左右皆據人面而言故南而者以東為左  
西而者以南為左出以東為左者出則面向南據出時  
而言左右也入以東為右者入則面向北也

疏故不在門外三十六葉下第一行

不字刪

注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第六行

瑤田按主人初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而此云復初位  
即其位也蓋賓降直西序故主人降直東序賓主位必

相對也且至階讓升處非位鄭注蓋誤

承仕案胡氏正義引此條非位上有賓主皆然四字

按賓主至階讓升雖相鄉然立皆北而今賓降直西序

東而立則主人降直東序西而立此即主人初時待賓

之位今主人復立于此也注謂初至階讓升似非

經遂以贊見於鄉大夫鄉見生三十八葉上第四行

鄉大夫據疏改作鄉大夫阮伯元書來劉端臨之說亦

然嘉靖本亦為作鄉大夫

鄉見生見改先

承仕案阮氏初以作鄉為是故援劉說以證成之後

作校勘記乃改從段玉裁說謂鄉字不悞蓋不如初

說之善具如胡氏正義所引

注內則曰飲重禮清糟第九行

通解本重禮下有清糟二字正譌本以為誤衍非也又

謂引內則重禮下脫稍醴等十字據敖氏集說增補亦

不然玩注意本不引全文敖氏往往增改鄭注吾不悉

也

嘉靖本注內則曰飲重禮清糟稍醴清糟梁醴清糟據

此細釋正譌之說亦是從之

承仕按前條駁金氏說後得嘉靖本校之又以正譌

為是明其隨得隨記為未經寫定之書

注四十四葉下第四行

集說載注有云如今涼州烏翅矣此採賸人注以足之

然則集說他處多有載鄭注而不見今本經條下者皆

此類也說經不當如此若採用必云見某經注疏則記

疏若今梁州烏翅矣第八行第九行

梁皆改涼烏皆改烏

疏云設局鼎者云云四十五葉上第九行

按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皆謂局所以扛鼎者也以

茅覆鼎俱公食大夫禮注文公食大夫禮經文云陳鼎

設局鼎鼎若東若編

疏則用左而祭之四十五葉下第三行

按少儀疏周人性體尚右右邊以祭所以獻左也據此

則當是用右而祭之此譌作左改之

疏凡肺有二種云云四十六葉上第一行

龍按此經離肺自兼舉肺祭肺言之

經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四十七葉上第四行

按曾子問云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于禰已祭而

見伯父叔父而後贊冠者此冠者注謂賓及贊者

疏云禮於昨者云云四十七葉下第四行

按禮於阼卽冠處筵于東處少北也

疏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云云四十八葉下第五行

按魯論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沒卽不在此經與上

孤子一言父沒一言母沒所以著之若母偶或不在不

必特言且如疏說母沒又當係設一經以著其禮乃可

而不然也母沒則直不取脯耳疏說是母不在者謂歸

寧不必然或母病及庶子之母不入廟故于庶子條下

言之關適子母病歟而又不然妾子統于女君母自謂

適母抑適母沒妾子子冠得使人受賦

音義服叶補北反四十九葉下第一行

叶音是朱子讀陸德明釋文無叶音

疏云因冠而戒者云云第七行

按注云戒者謂棄幼志勸者謂順成德觀下文如是句

自明疏誤

注絢之言拘也五十三葉上第二行

爾雅絢謂之救注云救絲以爲絢說文繼繩絢也

注柎注也五十三葉下第三行

也改者

承仕案作者是然者當讀爲著周禮瘍醫注云注謂

附著藥此云柎注著猶彼云注附著也別有詳說

疏謂屨炭第四行

炭改灰

疏案此三服見屨不同云云第七行

按經一舉衣一舉裳一舉弁互文耳其實皆謂屨從裳

色

疏云冠義者五十四葉下第三行

云字上補又鄭註禮記冠義七字 七字據殿本加

疏云冠義者云云同上

按此疏疑有闕文

記太古冠布云云第六行

汪稚川云經文大古之大及注皆當作大此作太者因

儀禮經傳通解刻本誤加點也瑤田按嘉靖本大字皆

不加點

注第八行

按郊特牲注於冠而敝之可也下云此重古而冠之耳

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說敝之爲可之義視此分明

記適子冠於阼云云五十五葉下第一行

按記冠義注謂主人之北也郊特牲注東序少北近主

位也

郊特牲疏次加皮弁是益尊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

者曉諭冠者志意欲其尚質重古行三王之德敬事神明

明  
醯夏殷之禮每加于昨階醯之于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為人也成也下

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志也

下鄭  
記以官爵人德之殺也云云五十九葉下第五行

汪稚川云詳記文之意蓋謂古者唯有官而無卿大夫之爵自夏殷以來始有卿大夫之爵別其官之大小以為爵之等長而夏殷時猶無諡也至周制諡法爵尊者

疑前○卷一

十三

始有諡皆時代漸趨于文之意若周制下大夫皆無諡是以孔子為下大夫有諡無諡得莊公諡縣貫父是諡也非諡也諡與諡不同鄭注以諡為諡

士昏

疏及設紹介考卷二十二葉下第三行

龍按者字衍

疏是以躬禮四葉上第三行

躬收聘

經主人以賓升西面云云第九行

帛田按主人西面賓東面賓主相對為位也主人不言

昨階當阿者省文且下有主人昨階上以互足之也云西階當阿即鄉飲酒諸禮之當楣也如必入堂深則當曰升西階由楹內當阿矣阿棟諸字義久失故說經者不能不口也

又按云主人以賓升西面言升至階上即西面也云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言升至階上亦即當阿而東面致命也故下即接云主人昨階上北面再拜言由西面旋而北面不移其所蓋當楣也不善當楣者明上當阿即當楣也觀下經禮賓主人拜在昨階上賓拜在西階上其為當楣無疑與上當阿為無別異也癸丑記

疑前○卷一

十四

承仕按胡氏正義引程易田云主人在昨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于棟賓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便云云乃引用釋宮小記當阿義述語然文句亦不盡同

又按癸丑為清乾隆五十八年程君年六十九

經授于楹間南面第九行

按楹間著東西之節其南北之節則當阿也喪大記君將大斂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南北之節在堂廉而東西之節則在楹西大夫將大斂卿大夫亦然蓋君斂子位在序端大夫斂君位在序端是時卿



大夫之位合在堂廉不得進而北面於楹西以背君與子也又按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豆實實于罍陳於楹外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兩楹間者總承稱筐蓋楹內楹外著南北之節楹間著東西之節故注云陳稱筐于楹間也不知者乃謂楹外楹內楹間是三處其故在誤解楹間為南北之節謂其處必正當兩楹間不檢聘禮而紬釋之按聘禮授受東西之節有四法一為賓主敵體在兩楹間賓面卿受幣于楹間是也一為賓主雖敵體而所趨者君命則在堂中西卿婦饗饋于聘賓受幣堂中西賓問卿受幣堂中西是也

疑禮○卷一  
五

一為賓臣主君則直趨君位當東楹賓覲進受幣當東楹公禮賓受幣當東楹是也一為賓主雖君臣而所執者君之器則在中堂與東楹之間聘賓致命公側襲受至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以上四事若以楹為南北之節則必不能出而在楹外矣於楹間堂東堂西三者則可矣而于所謂當東楹者亦謂其不在楹南乎此可以決授受之節當楹間其南北之節斷在當楹處也

承仕按胡氏正義節引此文

疏此云奠於薦東升席奠之九葉下  
第二行

正焉云疏文十字因上文而誤行依通解校之

經合升十一葉上  
第九行

按下列婦饋舅姑云合升側載以舅姑其席而異俎也此但曰合升不見載者亦合載也下經設饌惟俎夫婦同之足以決之矣昏義所謂其牢而食言同俎也俎載牲體牲謂之牢也

音義鄉許亮反十二葉上  
第二行

鄉上補窮悉計反從士從冎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

經被穎二十葉上  
第九行

穎從糸頃聲說文作嬰

疏然此士妻言被禪繡云云二十一葉上  
第七行

疑禮○卷一  
六

龍按鄭意施禪繡于領上猶言被禪繡領於領上耳謂衣領之外別加一禪領其上刺為繡文非刺繡文于衣領之上也

疏納繡丹朱第七行

納改繡

疏云門外婿家大門外者云云二十三葉上  
第二行

龍按注言婿家大門外非言婿大門外

經主人揖婦以入第三行

瑤田按主人婿也昏義云婦至婿揖婦以入是也下經其牢而食三飯卒食贊酌酌主人又酌婦亦稱婿為主

人頃有人言毛西河書云此主人指婿之父何其詩也

疏公食孰七俎之人云云十一葉

龍按七俎從鼎而入設之注已明疏非

經北面載第五行

據下婦饋舅姑曰側載此為合載一俎矣

經七者逆退第七行

龍按俎者方有事七者事畢故退

經腊特于俎北二十四葉

曰腊特于俎北則其南必豚魚兩俎二以並矣

按腊特于俎北直牲與魚北也公食大夫禮曰士設俎

于豆南西上牛羊豚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

直豕與腸胃東也

注設之常特俎第六行

按對樽常在特俎東北疑注設之常特俎下脫東北二

字不然且醢在爵南皆失對義矣

疏羹宜熱醢食乃將人二十五葉

瑤田案當是臨食乃將人臨誘仕醢

承仕按阮記引魏了翁要義醢正作臨程校與之開

台

疏云祭舉食舉也者云云二十五葉

按特牲少牢食舉兼謂正脊不專指肺此疏似一肺脊為一物

注肝肝炙也二十六葉

按肝炙蓋豆實疑亦盛于豆以從歟

注婦拜見上篇云云二十七葉

此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注文誤入鄭注當刪

經贊洗爵酌于戶外云云第七行

上三酌贊皆北面答拜此贊自酢拜亦應北面上蓋入

戶西為句也

經席于阼二十九葉

按席于阼西而下婦進拜注云進東面乃拜

經無稷三十二葉

瑤田按凡禮設飯陳簋必黍稷並進以稷為五穀長設之為敬也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以稷為疏食婦道成

以孝養飯必精美不進疏食也

承仕按胡氏正義引程瑤田云凡禮設飯陳簋必黍

稷並進以稷五穀長設之為敬也昏禮同半皆食亦

黍稷並設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明但設黍也黍美

稷疏婦道成以孝養飯必精美不進疏食也與此大

同而文義稍有增補

經歸徹于房中云云第六行

瑤田按此亦徹中之饌設于房中也

注婦氏人三十五葉第七行

瑤田按婦氏人猶言婦家之人也左傳有是稱左傳僖十二年

王呼管仲襄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注氏猶家也言夫人氏之馬也

疏為此拜當稽首也三十八葉第四行

龍按當下脫附字

注婿悉計反云云三十九葉第四行

疑道〇卷一

九

此陸氏釋文誤入鄭注 釋文文在前經期初昏節注

下錯簡在此

疏殺必全者第五行

殺必改必殺

經歸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四十五葉第一行

瑤田按南洗設于阼階下而北洗不設于北階下者不

便也然則所謂在北堂者其在北堂之廉直室東隅者

其室之東北隅歟

疏文父仍得以文許人四十六葉第五行

龍按仍當作乃

疏下經致語入告四十七葉第四行

龍按下經字衍

疏以其云命某加諸卜四十八葉第六行

龍按注以脫命斷句

疏餘且納采四十八葉第七行

且改見

經某既申受命矣同上

瑤田按某既申受命某字與前某既受命同為使者名

音義擊步千反五十一葉第五行

千改千

士相見

注言如固請終賜見也卷二十四葉第五行

按上注云固如故也今解此固字即承用如故二字若

作固則如字不可通矣今從集釋胡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

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十五葉下第二行

食其二字可疑敖氏作謂君亦難據信引同上

傳植夫寫

歛 程瑤田 校

鄉後學吳承仕輯錄

鄉飲酒

注退猶去也云云 卷四五葉下第四行

注退猶去也謂主人出賓門賓送出門又拜其辱也 楊大

南嶺正義引程易田云

經賓進東北面辭洗 十葉下第三行

鄉射禮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按賓主階下立位據土冠禮云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主人

疑直○卷一

位也賓辭直西序東面此賓位也冠禮之賓位即此經

下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者也賓主兩位必相對日階

下日賓降則其位皆不宜遠于階豈或南于洗乎且賓

介眾賓遞厭而入門左日北上者蓋旋而東面主人是

時亦必旋而西面賓主相向而立此位蓋當門內霤入

門北行至此即止而旋其面日左者對主人在右言之

非至此時又折而左行也立訖然後主人與賓三揖至

于階是時介與眾賓依然立當內霤及主人獻賓酢酬

禮畢然後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日如賓禮者當

亦降而至內霤三揖三讓而升也由是言之揖讓之先

其位不得北而至于洗南階下之位亦必不能南過于

洗日東北面者辭洗必北面洗在阼階東賓位在西階

西故必東行將近洗乃旋而北面非必位在洗南也 楊氏

引程氏

經主人坐奠爵于篚云云 第六行

此初次取一爵于堂上之篚也洗當東榮更在東序之

東主人降洗故有事于此非其位也主人降即適洗卒

洗即升不即其位賓降待事故先即其位及進而辭洗

乃又復位俟主人卒洗然後俱升也 引同上

經主人阼階東疑立云云 十二葉下第一行

疑直○卷一

堂上立位賓主皆立于序端主人位在阼階東賓在西

階西主人西面賓東面文已見于冠禮是經堂上立位

見賓當西序之文不見主人當東序之文于堂上立位

見主人阼階東疑立之文阼階東者立于序端之謂也

及賓阼主人降洗主人降一則日主人階東南面辭洗

再則日主人復阼階東西面則主人堂下立位當東序

又可知矣然則賓西階上疑立其立位亦當序端不見

者可互足也惟賓主拜位東西皆在階上上經當楣北

面者是也土冠禮記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

西階上答拜雖因孤子冠而言之然于此發凡是其例

矣又案大射儀賓阼主人畢賓降立于西階西矣擯者又以公命升賓賓乃升立于西序東面而燕禮射入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皆不云序端者蓋序端乃階上有事之立位今賓已受獻不敢交盛而降復以公命升之是時賓無事矣不得在當事之位引同上

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云云十三葉下第七行

燕禮亦不在席盡爵然則西階北面坐卒爵乃常禮也

引同上

經自席前適阼階上云云十五葉上第七行

主人席在阼階上據鄉飲酒義曰坐于東南是已近堂

禮通○卷一

二

廉矣今自席前乃適阼階上鄉射禮亦然然則賓主拜位卒爵之位階上當楣者在主席南幾垂堂廉故主人坐奠爵于序端其南北之節即當拜位也引同上

經主人坐取鬴于篚云云十五葉下第六行

此第二次取一鬴于堂上之篚也立當西席東面賓堂下立位也前主人降洗賓降即立於此故于其復位曰

當西席東面也此與前經互相足引同上

經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十七葉上第六行

賓堂下立位當西序東面前屢見之矣曰當西序則在階西可知至此必見階西之文者賓此時不與主人行

禮通○卷一

禮且明南北不以堂深故與介辭洗之位不相觸下經主人降洗介降必如賓先立于其位以俟事及辭洗復位自皆立于賓位之南故下注獻酢畢云介降立于賓南也楊氏引程氏疏則云

經主人立于西階東十八葉上第三行

此西階東在階上即上下文介右之文不相遠也與冠禮冠者立于西階東賓字之之位階下者不同而文不別異者以前後有介右之文又不見降文可以互明也自南方降席即復西階上位以介席敷于西階上也楊氏引程氏易則云

禮通○卷一

四

注就尊南授之十八葉下第四行

兩楹間賓主敵者授受之常節也惟獻得必于席故授受在席前注謂就尊南授之非也然楹間為敵者授受之節謂賓在西階主在阼階彼此往來授受之節皆賓主同階則不以楹間為節也引同上

經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云云十九葉上第八行

上經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時介與眾賓斷無隨至西階下之事故獻介時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可決其先之不隨至階矣至于將獻眾賓主人降階西南面三拜者此及鄉射俱無揖讓之文蓋主人與眾賓不相耦而

行故不相揖讓也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眾賓于門東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豈拜注云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又云主人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卒爵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注取祭以降反下位也位在西階西南又云眾賓辯受爵其薦與香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據此則眾賓有兩位未獻位在門東獻則拜而進之其位在西階西南由是言之有司徹其主人卿大夫其賓純臣初位在門東鄉飲賓賢能也初位在門西即上經所謂眾賓皆入門左北上之位也然則南面三拜眾賓者以其初位在門東西南面三拜眾賓者以其初位在門西如此互相證明則主人初與賓揖進時介與眾賓決然在門左北面之位而不隨至西階下也三拜者統眾賓而拜之眾賓多不專拜其長升受之三人也蓋示偏之禮止于三少半四人長主人亦祇西面三拜長者也賈氏疏此經謂眾賓各得主人一拜是以三拜為拜升受者三人誤矣引同上

經賓席未答拜二十一葉上第六行

此席未者降席而在席之西也與席未啐酒而後降席者不同引同上

注舉觶不授下主人也二十一葉下第一行

下主人者謂舉觶者主人之吏也引同上

注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四十葉下第七行

注引鄉射禮乃約初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之文非引無算爵時使二人舉觶之文彼經無算爵下則曰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取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賓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不拜此經無算爵時亦常略同亦使二人舉觶賓與介亦取前薦西薦南受而奠于其所之二觶飲卒觶執觶者亦受觶遂賓之賓觶以之主人介觶眾賓之長受而錯也如此則賓介奠于其所之觶至是起而行之矣引同上

鄉射

經眾賓之席繼而西卷五三葉下第八行

鄉飲酒禮云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五葉上第二行

經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五葉上第二行

按大射儀大侯之崇見鶴于參參見鶴于干干不及地武鄭氏注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然則此采侯二正之侯同大射干侯之不及地武也

疏鄭知侯用布云云第五行

據大射儀外諸侯大射亦用皮侯據射人職王賓射亦

用布侯據梓人職王燕射亦用布侯又據司裘職畿內諸侯卿大夫射皆皮侯注云列國諸侯遠尊得同然則列國卿大夫大射亦當如畿內君臣皆用皮侯也況後記注云獸侯燕射則張之則大射同張皮侯明矣疏云則餘賓射大射其侯皆用布據文義當是則餘賓射鄉射其侯皆用布鄉射譌作大射

楊氏正義引程氏希田云司裘職王及圻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也據大射儀列國諸侯與其羣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即引大射儀謂皮侯也然則大射未有用皮侯者若

疑直○卷一

七

賓射天子亦張布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士君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之侯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張五采之侯注謂五采畫正之侯是也又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畫獸之侯即此下記所謂白質亦質布侯之等蓋皆以獸畫於布是天子於燕射亦張布侯也下記鄉侯乃此經鄉射之侯而不用下記之獸侯注以鄉侯采法無正文以其為賓射之類故約之為一正之采侯也獸侯詳是記者注云天子諸

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然則雖詳是記而非鄉射之侯也又案鶴正二字散文雖通而實有別故司裘張大侯則曰設鶴大射儀張三侯則曰見鶴梓人張皮侯則曰棲鶴若射人職言正則非皮侯也是以注解鶴字云所射也以皮為之又云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辜謂之鶴著于侯中所謂皮侯其解正字但云所射也以其為布侯也故孔冲遠齊風猗嗟詩正義云正之廣狹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畫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也承仕案楊氏所引與此本同意而義

疑直○卷一

八

據更為詳悉疑楊氏據疑直定本此文簡略則其初稿也後放此

疏絹寸焉第六行

考工記梓人作緝寸此作絹據釋文反切有四緝絹二字似可通

疏中人定扼團九寸也第八行

定字據喪服注改作之

承仕按與補鐘校同

經東面北上賓少進第七行

按此東面北上賓少進者即賓與眾賓堂下西階前之

位賓位直西序眾賓以次而南稍後于賓觀下文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必行而後反階則位不迫于階在階南猶遠矣

楊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鄉飲酒禮注皆大門西東面疏以主人至門內需待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需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眾賓堂下西階之位準此矣賓位直西序眾賓以次而南少退于賓據賓降辭洗降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于階而遠在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案位亦不得南于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眾賓必

禮圖卷一

九

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立于洗東西面然則兄弟退于主人既曰洗東雖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當洗主人位在兄弟上雖近于洗必少北于洗準此以定賓位南北之節北不迫于階南不近于洗矣

經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七葉下第八行

第一次主人取爵于上篚以獻賓

經賓進東北面辭洗八葉上第五行

瑤田按鄉飲酒禮注云必進東行示情

經賓以虛爵降九葉下第五行

賓酢主人即用主人獻賓爵

經主人反位十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反位者鄉飲酒禮所謂主人復阼階東西面也

經白席前適阼階上十葉下第二行

鄉飲酒禮亦自席前適阼階上

經主人坐奠爵于序端第五行

獻賓酢主人之爵奠于序端

經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第八行

第二次主人取觶于上篚以酬賓

疏此射前獻時親酌已十一葉下第一行

禮圖卷一

十

射收對

承仕案浦鐘改射為辭

經坐奠觶于薦東第二行

賓奠酬觶于薦東

經坐取爵于序端十二葉上第一行

主人取前奠序端之爵以獻眾賓

經復位十二葉下第二行

復西階前賓位南之位

經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第九行

主人獻眾賓訖第一次所取上篚之爵降奠于下篚



經一人洗舉禪于賓十三葉上

第三次一人舉禪于賓洗然後升則此禪取于下篚

經反奠于其所第九行

前主酬賓之禪奠爵東此一人所舉之禪奠薦西

經主人以爵降十四葉上

第四次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大夫

經大夫降洗十五葉上

大夫即以獻爵酢主人

經大夫降立于賓南十五葉下

尊者堂下西階前之位第七行在賓南觀下大夫及眾賓皆升

禮直○卷一

十一

則眾賓位又在尊者之南矣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

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

其堂下之立位矣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或易賓而

不易眾賓賦

楊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大夫謂尊者其堂下西階

西之位在賓南賓主之位必相對若伸其尊是奪正

禮矣觀下文大夫及眾賓皆升則眾賓位又在尊者

之南矣又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眾賓

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立

位矣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注云不使鄉人加

尊于大夫據此則易賓或不易眾賓賦眾賓若猶處

士固不得加尊于大夫賦

經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十六葉上

樂正堂上立于西階東北面

注樂正西側階云云第二行

言在席西而追于階

疏側持之法近鼓持之入則近手入則深是以通與燕禮

言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十七葉上

校改為近鼓持之則淺近尾持之則深是以此與燕禮

言面鼓則云執越手入淺也

禮直○卷一

十一

承仕案阮刻本與毛本同校勘記亦無說楊氏正義

引賈疏與程校相近當別有所據

注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十七葉下

第一行

躬行下補召南之教四字 三分三當作二宋本亦誤

周南下召南二字誤行應刪

注降立西階東北面十八葉下

樂正堂下立位注約堂上立位而知之

經盡階不升堂云云十九葉下

瑤田按盡當讀如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之盡前後並據

坐外言盡階則不上階階在人前故曰盡也階前坐祭立飲明在階下階前之上不見退盡階字知其本未上階也

盡階升盡階也但不升堂耳

又按下經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言升又言降則所謂盡階不升堂者實升盡階但不升堂耳前按誤也

承仕按此以後說奪前說

經作相為司正二十葉下第一行

大射儀擯者遂為司正注云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

也

經遂立于楹閒以相拜二十一葉上第三行

司正相拜立位在楹閒賓主拜皆在階上北面則相拜

立楹閒南而歛

經降自西階中庭北面云云二十一葉上第五行

司正堂下察儀立位在中庭北面也

經未旅注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云云二十一葉下第八行

嘉靖本經注兩未字並作未大誤

承仕按阮記云未徐本並作未恐誤

經三耦俟于堂西云云二十一葉上第三行

按三耦者六人之謂也因射立三耦為六人故此俟事弟子之六人亦遂以三耦名之也下經所謂堂西三耦是也

三耦俟事之立位在堂上南面東上堂西者西堂下也事謂下經弟子納射器弟子贊工遷樂弟子相工弟子設楅弟子取矢委矢弟子設豐及說侯綱退楅俟徹俎諸事也

注方持弦矢曰挾云云二十二葉下第六行

此經司射兼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引大射曰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射右巨指鉤弦下經司射左執弓

右執一兼諸弦面鏃注云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

并矢于弦尙其鏃將止變于射也瑤用謂此經挾矢矢在弓外居射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矢兼諸弦則在弦

上故云尙鏃也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于射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于

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也

楊氏正義引同

經賓對曰某不能云云二十四葉上第一行

按賓自謙曰不能而為眾賓以下許諾也

經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云云二十四葉下第四行

瑤田按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隨其弓置諸地故  
在弓下眾弓倚于堂西在堂下矣矢隨其弓置堂西廉  
故在弓上據此則眾弓雖倚堂下必當西序矣然則三  
耦俟事之立位不在側階之南明矣

經在東序東第九行

在堂上

疏上賓大夫弓矢在西序矢在北括二十五葉  
第一行

弓矢刪矢字 北括上補弓下二字

經司射不釋弓矢第一行

欽定義疏案司射升時既言取弓挾矢矣此復言不釋

疑道〇卷一

者嫌請命傳命事畢或當釋之也

經某御于子云云第三行

瑤田按某御之某指下射某子之某指上射

疏因曰遂第六行

因下補事字

承仕按浦鏗校同

經司正為司馬第七行

泣酒之事猶在後今無事故兼司馬

經阼階下之東南云云二十六葉  
上第九行

瑤田按阼階下之東南曰堂前謂東堂之南也東堂之

東曰東堂下

按上堂下阼階下東南之位云堂前三筭猶大射儀云

東坵之東南皆不言縣北蓋統於堂之義也

疏前有司請射解為司馬二十七葉  
上第三行

賈氏自解非鄭解

經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云云二十七葉  
下第二行

下經云設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 設楹于中庭南

當洗東肆

三耦俟射之立位在射中之西南東面蓋當洗而少南

賦

疑道〇卷一

司射誘射作射之立位在三耦立位之北東面直西序

又少西矣

經豫則鉤楹內云云第八行

按楹內西楹之西近西序一邊楹外西楹之東近中堂

一邊堂謂鄉射在庠其物當楹升階即當東行不必鉤

楹西然後折而至于當楹也若序物當棟洩在楹北升

階當直向北行鉤楹之西乃折而至于物也知楹內楹

外必主東西言者以士喪禮奠由楹內入于室言其升

階直向北行此東楹也故以楹東為楹內若以楹北為

楹內又何消說也

注凡屋無室曰榭二十八葉上第四行

瑤田按楚國語伍舉曰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

疏立虞夏殷三代人學二十八葉下第三行

人改之

承仕按毛本作三代大學程氏所據大作人蓋闕刻

本如是

疏東膠二代名第五行

瑤田按東膠二代名者謂膠為周所立之名而東則承

用夏之名也

疏云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者云云第九行

瑤田按此注之意謂經豫字當讀榭不當讀序所以必

讀榭者欲明其無室也若讀序恐混夏時有室之序非

謂州學不名序也雖名序卻是無室之序也 鄭意謂

庠則有堂有室故言堂者謂庠也州序則為屋無室之

榭故但當言榭也

注將行也二十九葉下第五行

蓋以所挾之乘矢發而射之

經出于其位第九行

其位者上經先立於所設中西南東面之位

經以反位三十葉上第四行

反其先立之位

經執旌以負侯第六行

按執旌負侯則立於侯內而北面也下云負侯北面拜

受爵下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疏云據司馬自在己位

逆命之

經司射還當上耦三十葉下第一行

按上耦者三耦之第一耦也

經命去侯三十一葉上第六行

按去侯初以上文誘射不去旌例之頗疑侯字為旌字

之譌然上是令獲者倚旌於侯故可云不去旌此是令

獲者執旌以負侯今乃令其執之去侯以趨于乏不得

謂之去旌也去侯二字對負侯二字以為文若曰姑命

其負于侯今則命其去於侯也

經立于司射之南三十一葉下第七行

司馬立位在司射之南按司馬即司正兼官司正之位

在中庭北面今中庭張侯以射而司正是時兼司馬乃

移其位於司射南在中庭之西矣然則其中庭之位本

在沈南今此南北之節自與中庭之位不異故在司射

之南歟下經說侯退旌退福及中與算則司馬反為司

正退復禪南而立矣

經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云云三十二葉上第一行

相左故司射由東而司馬由西

疏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云云第五行

此時司馬卻向南行司射亦北行與之交於階前蓋司

馬位在司射之南必南行由其位乃適堂西記所謂凡

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也司射位當設中之西南

則北去階尙遠其進而由西階之東亦非徑東行也

經由其位南三十三葉下第三行

記言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即司馬自適西堂

亦然故曰由其位南

經命取矢第五行

按命取矢者取上三耦既發之矢也獲者執旌許諾負

侯而俟者俟取矢也故注云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

經遂適堂前三十四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此堂前謂中堂之前也

經乃設榻于中庭第五行

按設榻及撫矢而乘之爲初番射終其事即爲第二番

射新其事也

經若矢不備云云三十五葉上第一行

按司馬乘之而知其不備蓋三耦已發之矣取而乘之

而闕其數知其有未盡取還者不足弟二番射三耦之  
乘弟子復求取之乃備也

經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云云第八行

此堂西三耦弟子之俟事者非初次射之三耦也

注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云云三十六葉上第一行

按下記鄭注云鄉賓主用處士則眾賓亦處士可知不

容眾賓在下者其中又有公士也乃大夫與則公士爲

賓其公士亦必同大夫來觀禮者故易之爲賓也一命

齒于鄉里故同眾賓之在下者相齒也射有四項人一

曰三耦眾賓在下者爲之一曰賓與主人爲耦一曰大

夫與士爲耦一曰眾賓爲耦曰作眾賓射統指堂上堂

下之眾賓言之曰眾賓將與射者皆降降而與在下之

眾賓同比之也當不得以其在堂上也而別異之又爲

一頂人也

經眾賓將與射者皆降三十六葉下第九行

按記云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按大夫之耦謂士之耦于大夫者爲上承眾賓繼三耦

立而言既耦于大夫則其立居于上大射儀注云爲上

居羣士之上

按眾賓在堂上者據鄉飲酒義只三人然據記有不與射者則降而射者或三人二人一人不定也今承皆降言繼三耦立又即承言大夫之耦為上則堂上眾賓與堂下眾賓相禡一例比之非必以堂上眾賓先儘之為大夫之耦也況大夫之耦亦宜選次才之相近者為之亦不能以德齒相限故賓主人大夫未降時司射辯比眾耦是時大夫之耦亦皆揣其才近者而比之矣所以下文眾耦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時大夫猶未降而大夫之耦亦已同進于三耦之南而居眾耦之上矣

經遂命三耦拾取矢三十七葉下第一行

按即初番射之三耦命之取矢為次番射也

音義去起呂反四十葉下第三行

去侯之去如字去朴之去起呂反

經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云云四十一葉上第八行

釋獲者中西東南即其位

疏釋曰四十四葉下第三行

按賈疏此處當有自此盡其而俟論司射視算釋獲者以純告賓之事二句

注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向也云云五十七葉上第四行

面猶向也或疑向當為向非也執弓弦向上今并矢于

弦而向其鏃謂以鏃加于弦上也按大射儀司射請射時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射右巨指鉤弦彼在弓外居射下故云見鏃今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尙鏃也疏田記

又按彼注方持弦矢曰挾此注側持弦矢曰執右手持矢且鉤弦而鏃于射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于弦則弦弓不中矩故曰側持也

承仕按此條文與前同

經辯拾取矢五十七葉下第三行

疏田按云辯拾取矢者言皆拾取矢以授有司矣

經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六十一葉上第一行

按此為無算爵發其端中間徹俎乃燕錯見互出看去

迷離實口順而撫之此可悟行文之妙

經使二人舉觶云云六十四葉上第七行

按上經使二人舉觶者二人取觶于堂下之筐升實之導飲訖又升實之進奠于賓與大夫賓與大夫受之反

奠于其所此使二人舉觶者此觶即上奠于其所之觶

至此賓與大夫自取飲之飲訖二人當執觶又實之復

舉于賓與大夫行酬而錯以辯也故此二人舉觶下不

加于字非取觶而舉于賓大夫乃俟其飲訖而復舉之

歷代通鑑輯覽

以行酬也

注取賓之末飲云云六十五葉上第六行

嘉靖本永懷堂本注兩末字並作未非是尊于人于字並作孤初疑不能決細釋之若使執解者酌是執解者不與旅酬是以已尊而孤人也是以下文云執解者皆與旅明旅在下時不使之執解而酌也孤字是古人文法況已本尊胡云不以已尊于人必更增而孤人三字乃為辭足今據之改正

注合鄉樂無次數六十六葉下第五行

按鄉飲酒禮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數或開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

此國君之無算燕禮無算樂注云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大射儀無算樂注云升歌間合無數唯意所樂

注若有尊者云云七十一葉下第三行

瑤田按下經若有諸公大夫即鄉飲酒禮所謂若有尊者諸公大夫也然則注云若有尊者謂此也嘉靖本亦作尊玩疏是唐時已譌作尊也今改正

注後樂賢也七十二葉下第一行

按樂以樂賢後之故不入也

注其地不采者白布也七十四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布侯者對上白質赤質而言也白質曰采者疏所謂蠶灰為之使白其地也布侯則白布不采者也然則此即梓人所謂張獸侯蓋皆畫獸於布之侯異於其所謂皮侯者則以皮所飾之侯也

注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云云七十七葉下第七行

言凡云二指開者皆謂左右手之第二指也此言二指之閒者實在食指將指閒省將指字如戶牖閒專言牖閒省戶字也

又按指有五則閒有四故必云二指之閒如豆有六銅

有四則閒亦非一故必云上豆之閒上銅之閒也

經榻槩橫而奉之七十八葉下第七行

嘉靖本作奉之陸德明釋文奉之音權方晞原校本云按奉之本作奉之故朱子云奉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

音權亦非是今刪去則所刪者陸氏音釋耳于經于疏未之輒改也今經作奉之抹去奉之本字并買疏釋尊

記文橫而奉之句輒刪去則朱子云云不知何說矣或本集虛齋所校抑哺原自校皆不可知

注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八十葉下第一行

主皮之射必待中也

注陳於澤第四行

射義云澤者所以擇士也注云澤宮名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

注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第五行

雖不中謂向田時 取謂取餘獲 雖中謂向田時

注澤習禮之處第七行

惟其習也故又主中

注其射又主中第八行

非若禮射不待中為雋

疏據內田時也八十一葉上第六行

瑤田按據內內字當為向字之譌

疏天子有澤宮又有射宮云云八十一葉下第二行

射義云天子將射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

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司弓矢職注云甲革革甲也春

秋傳曰躡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

試弓習武也

疏而注引圍人職曰第四行

人字據彼注改師

圍師職掌教圍人射則充楛質芟牆則翦闕注充猶居

也芟蓋也闕苦也楛質翦闕圍人所習也疏云莖取楛

斬莖則苦蓋之類皆圍人所習之事

注從正禮也八十三葉上第二行

嘉靖本作後正禮也據之改正上記樂作大夫不入注云後樂賢也準之則此為後正禮也

記鄉侯上介五尋第九行

據前記凡侯節注蓋獸侯也此鄉侯非獸侯也是乃鄉

射之侯所謂采侯二正者也二正之侯見射人職實射

用之鄉射亦實主行射禮其侯無文約之與實射同也

疏證經十尺是方也八十三葉下第九行

弓取二寸侯道五十弓是二五取十尺以為侯中也

注正二寸者八十四葉上第二行

正二寸者嘉靖本未懷堂本皆無者字瑤田按經言弓

二寸注不應改弓為正況正所射也與鶴同度鵠皮為

之正則布也見于射人有五正三正二正之異此經內

無其字亦不宜以正二寸解經弓二寸也斷為轉寫之

譌且弓正二字形亦易誤徑改之

記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

作膚八十五葉下第三行

嘉靖本作刊本一膚

瑤田按閱此然後知宋本之可寶也俗本注與疏並行



作字今據宋本刊之

按箭筈長尺有握者如云長尺又四寸也握蓋四寸故遂以爲四寸之數名猶前經云下綱不及地武以武蓋尺有二寸故遂以爲尺有三寸之數名也又如廬人爲廬器於爲爻爲酋矛皆言闢之而遂以其闢出諸闢之數乃不見闢之之數故注云大小未聞然中人之握圍九寸圍蓋九寸故遂以爲九寸之數名也下經刊本注云刊其可持處此云握素注云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下言其處此言其色蓋互相足也刊之卽刊其本故又申之曰刊本一膚言所刊處一膚蓋四寸也何休

禮記卷一

射

公羊注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是也

疏證握膚爲一第七行

握爲一膚誤作握膚爲一蓋不可解

記則夾爵八十六葉上第三行

則夾爵異于燕也燕則不夾爵

儀禮經注疑直卷三

歛 程瑤田 校

鄉後學吳承仕輯錄

燕禮

疏凡無玄酒者云云卷六五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大射儀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此不言上下又云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

上此亦無玄酒而亦言上下

疏士喪既夕上虞皆有酒無玄酒者云云六葉上第二行

按既夕記兩甒醴酒酒在南是以此為上也

注某大夫也九葉上第一行

集說大夫下有名字

經坐取甒十一葉下第七行

此初次取一甒于洗西之筐

昏禮疏引韓詩外傳一升曰爵二升曰甒三升曰觶四

升曰角五升曰散

特牲記注云舊說云爵一升甒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

五升

經筵前受爵云云十二葉下第五行

瑤田按受爵送爵皆稱甒為爵者如鄉飲酒禮及此篇

無算爵亦稱觶為爵蓋爵者大名也且于辭為順

注將酢主人十三葉上第七行

即用獻賓之甒酢主人

經奠于筐十四葉下第四行

初取之甒奠于筐

經主人盥洗象甒第八行

第二次取象甒于膳筐

經奠于膳筐十五葉下第八行

象甒又奠于筐

經更爵洗云云同上

第三次更取甒于洗西之筐為酢爵

經奠爵于筐十六葉上第四行

酢爵又奠于筐

經主人盥洗升腓甒于賓十六葉上第五行

第四次又取甒于洗西之筐酬賓

注酌散者酌方壺酒也第七行

瑤田按此稱尊為散者與韓詩外傳五升曰散之散異

也

經遂奠于薦東十七葉上第四行

酬爵奠于薦東

經賤爵者立于洗南云云十八葉上 第四行

第五次大夫取二角觶為賤爵云序進酌散云皆奠觶則二觶可知

經若君命皆致云云十八葉下 第八行

二角觶亦取之洗西之筐君既命致故仍奠于筐而更取象觶也

經賤爵者洗象觶云云第九行

第六次取二象觶于膳筐

經奠于薦南十九葉上 第一行

二象觶奠于公席薦南

經公坐取大夫所饜觶云云十九葉下 第二行

公取二象觶之一上觶以酬賓

經立卒觶二十葉上 第七行

公導飲

經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筐二十葉下 第三行

賓受虛爵奠于膳筐

經易觶洗第四行

賓易觶

經公有命則不易云云二十葉下 第六行

公有命不易觶

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二十二葉上 第六行

賓即用象觶旅酬然仍更觶如上所云也

經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筐二十三葉上 第二行

旅酬之觶卒受者降奠于筐

經主人洗升云云第五行

第七次主人取觶于洗西之筐獻卿

經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二十四葉下 第二行

獻卿之觶主人降奠于筐

疏上命得置孤卿一人第七行

上字下補公九二字

承仕按阮本命作公命字蓋即公字之譌公九二字

程氏以意增之

經若命長致云云二十五葉下 第二行

公命致則賤爵者又奠觶于筐

第九次致者一人止取一象觶于膳筐也

經坐奠于薦南第八行

又一象觶奠于公席薦南

經卒受者以虛爵降奠于筐二十六葉下 第四行

卒受者降奠于筐

經主人洗升云云第五行

第十次取觚獻大夫

辯獻大夫之觚卒獻不見主人降奠于篚殆省文獻

經主人洗升云云二十九葉下第三行

第十一次取禪獻工

經主人受爵降云云三十葉下第一行

獻工畢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經主人洗升云云三十一葉下第二行

第十二次獻筮

獻筮畢不見主人受爵降奠于篚殆亦省文獻

經東楹之東受命云云三十五葉下第二行

禮記卷三

五

席田按受命者受君以我安之命也司正乃適西階上

北面以君命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者言君命云云也

卿席在賓左大夫繼賓以西是時皆已就席故司正北

面命之

疏若士射則司正不為司馬四十葉下第六行

士改大

經于門內霤四十七葉上第八行

瑤田按此路寢之門內霤

記皆栗階五十三葉下第八行

公食大夫禮注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

不拾級而下曰走教略反

疏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云云五十四葉上第四行

瑤田按栗階之法如諸侯階七等自初上至五等皆連

步及上六等西階先左足其右足即越而上七等升堂

矣

大射

經與所設之卷七三葉上第七行

設乏之法與鄉射異

注經之伺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為發必中也三葉下第三行

夏官射人注經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

禮記卷三

六

禾懷堂本止視遠近與射人注行則止而擬度句參校

似當作止字

疏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云云四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鄭氏云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者謂畿外諸

侯大射雖得同于天子用三侯而其物則大異于天子

故天子射虎侯今只射熊侯如諸侯從天子射之侯而

已天子之大夫從天子射豹侯則豹鵠豹飾者也今諸

侯大夫足射豹鵠而麋飾不能純豹是下天子大夫也

若純麋則不得用豹今乃謂得用豹者為下之乎疏誤

矣

注中之爲俊五葉上第七行

按司裘注亦有中之爲偈句此作俊字蓋通也

經建鼓在阼階西南云云八葉下第七行

以上東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鏞

經西階之西云云九葉上第六行

此西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鏞

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九葉下第九行

此北方一面但有鼓而無鐘磬鏞但備三面軒縣之意

而北方一面缺而不全

經膳尊兩甌云云十一葉上第四行

疑直○卷三

七

瑤田按此言膳尊及下膳篚膳爵酌膳皆謂君物爲膳

非尊與篚爵之名也其曰散輝散爵酌散實散亦謂爲

臣設者爲散亦非物名也

疏其爲字從豆云云十一葉下第五行

瑤田按擗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冊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但豆口徑尺第八行

當作口足徑尺

疏口徑小而又高同上

當作口足小而又高

經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云云十四葉上第八行

按此諸臣中庭左右之立位大夫位在公卿之南

經諸公卿大夫西面云云十四葉下第八行

按是時公卿大夫之位改北面爲西面矣

注命賓者東面南顧辭云云十五葉上第六行

按賓未命之先在卿大夫之位上經所謂公卿西面

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者也故鄭以爲命賓者東面

南顧也

疏杜子春引呂叔玉云云十六葉下第二行

疑直○卷三

八

按章昭國語注與呂叔玉小異云金奏以鍾奏樂也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

杜預左傳襄四年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

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十九葉下第五行

賓堂上待事立位在西序東面也亦序端也

按燕禮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據此則賓主不

于序端也癸丑七月記

承仕按癸丑爲清乾隆五十八年程君時六十有九

投徒獻西鄉靈山

經遂奠于薦東二十一葉上第五行

按賓席南面爵不舉者奠于左故在薦東

經小臣自阼階下云云二十一葉下第一行

按正言小臣其即小臣正獻請腍爵請致盥相君出入

君命之職觀上經小臣設公席及小臣請執冪者與差

腍者並為公物又云乃命執冪者注謂以公命命之並

為相君出入君命之事

又按上經小臣師詔揖諸公卿亦為相君之事也然則正

之與師似亦未可判然分其職也

經洗角觶升自西階云云第七行

按二人升降此用角觶及下用象觶並由西階升則直

向北行由楹內降亦由楹內直向南行故二人得交于

楹北也

經小臣請致者二十三葉上第四行

按致者進腍觶而奠于公席也

經坐奠于薦南第七行

按公席西鄉故以薦南為左

經小臣正辭二十二葉下第八行

按小臣正辭所謂相君也

經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二十六葉上第七行

按洗北西面者主人堂下立位也

注不薦于上辟正主第九行

燕禮注不于上者上無其位也

疏立于東縣之中者云云二十葉下第七行

按鄉射禮笙入于縣中注云啓東立然則笙在縣東工

在縣北矣席工本在堂上故當統于堂不言縣北猶鄉

射禮云堂前三筭亦統于堂之義也

注福承矢器二十三葉下第三行

鄉射禮注福猶幅也所以承筭齊矢者

疏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用一耦一侯而已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鄉射禮記凡侯天子熊侯云云注云此所謂獸

侯也燕射則張之據此則天子以下皆一侯也注又云

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鄉射禮則三耦燕

禮以之亦當用三耦不知何據或刻本轉刊誤三為一

也

注取弓矢不拾者云云第八行

瑤田按鄉射禮注拾更也賈疏趣取弓矢見威儀也

疏對鄉射堂西顯露之處第九行

按鄉射堂西注亦謂其無次隱蔽而已然則較次為顯

露其實亦隱蔽也

注指扱也三十五葉下第三行

釋文指捷也初洽反本又作扱

經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三十六葉上第五行

按是時中尙未設

注深志與侯中也三十六葉下第三行

鄉射注作深有志于中嘉靖本作深志於侯中也

經命去侯三十七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去侯者謂始負侯今令去而之乏如下所云也

經毋射獲毋獵獲三十八葉下第四行

瑤田按上經乏去侯四十步射獲謂矢發斜去侯西十

步也獵獲謂又斜去乏之西在十步以外也後注則以

中離維綱為獵

獲者掌以旌居乏特獲故以矢中乏為射獲矢過之為

獵獲

疏三耦取弓三十九葉上第九行

三耦下補皆袒決遂四字

疏袒執弓矢不在位三十九葉下第九行

校補作袒執弓矢是知雖無次者亦不當在位

經負侯許諾如初四十葉上第二行

瑤田按謂負侯許諾其聲如初去侯時也蓋諾以宮趨

直南及侯西又諾以商至侯聲止

注侯小臣取矢第三行

取矢者取三耦所發之矢

疏鄉射文第五行

按鄉射文作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

經以弓為畢第六行

放簞公曰畢所以指畫處置之器以木為之其長三尺

此以指畫設幅之處象畢之用

經小臣坐委矢于楅云云四十葉下第一行

小臣取矢委楅司馬師乘之猶是終初射之事非徑為

二次射也求矢加楅乃再射事瑤田記

經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第三行

瑤田按鄉射禮注云案猶盡也增故曰加

經立于三耦之南四十一葉上第五行

上比三耦三耦立于次北此立于三耦之南是由次前

而北非以入次為適次也

經遂比取耦云云四十一葉下第二行

瑤田按初番射之三耦六人蓋以士比之此次番射之耦當比大夫然士或不止六人則比于大夫耦之後遂比之為眾耦矣又其中或有一大夫一士相為耦則其士命之為大夫之耦曰為上者承眾耦而言謂其立在一羣士之上也其士雖為上射命之之詞不得曰某御于子而曰子與某子射其下射則大夫也告于大夫不得曰子與某子射而曰某御于子也故注曰其辭猶尊大夫也按鄉射禮曰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此經雖大夫不皆與士耦然或有者亦以士為上射亦尊者示謙之意也

疑通卷三  
經遂命三耦云云四十二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此三番耦取矢于福不在大中隱蔽處故須拾取更遞以見威儀也

瑤田按司射比大夫之耦畢乃命初番射之三耦出而取矢執弓周旋進反其容體足以比禮矣既取既執又必退而釋之于次說其決拾製而反位安而毋躁先王所以使斯人之性情陶鎔于射禮中者何其至也反位之後司射乃始作射乃始請釋獲釋獲者乃始設中乃始實算夫然後三耦乃射及卒射于是公乃射公射無敢為耦者惟賓袒而決遂執弓搢矢挾矢以待于物北

而已公射畢然後公卿射公卿不必司射比耦也而先比耦之大夫于公卿射後乃始繼射也

注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云云四十二葉下第二行

瑤田按當作其出也一句一耦出西面立句司射作之乃揖行也嘉靖本衍上字譌耦為射也他本又脫去一字知必為一耦非一上射者此時上射下射兩人同出即經所謂一耦出也於是司士作之乃揖行也

經遂取誘射之矢云云四十四葉上第七行

瑤田按誘射之矢此時小臣求取而加于福矣故後者取而兼授有司然則耦出雖自取矢亦必有司在此主授受之事

疑通卷三  
經司射作射第九行

瑤田按此次番作射者上所比大夫耦也

注猶守故之辭云云四十四葉下第二行

按鄉射注略與此同作有故之辭此譌為守據改之

嘉靖本承懷堂本並譌

承仕按阮刻本同作守校勘記無說

注離猶過也云云四十五葉上第六行

瑤田按離猶麗也謂矢著維綱也揚觸謂矢已至地復揚起觸于侯也



注維當爲絹絹耳第七行

兩絹字皆改絹

釋文亦作絹有四反切于貧反者絹字也見集韻作于倫切占縣反者集韻作焚絹切恐是明字之譌收絹字注曰射侯綱紐又侯犬古犬二反在集韻作古茲胡犬二切是絹字挂也

玉篇絹于貧切維持繩紐細者絹居掾切主縉也廣韻絹爲質切繩組縵胡吠切章昭云縵繫也絹吉掾切縵也

類篇縵于倫切說文持綱紐也引周禮縵寸又于分羽

敏羽粉三切縵下亮切維也一曰旗紐一曰梃耳又以轉切維也又胡犬切說文絡也又胡慣切絹焚絹切射侯綱紐又規掾切說文縵如麥稍又古茲切挂也又胡犬切

考工記梓人注縵籠綱者云云釋文縵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瑤田按以梓人注證此注當作縵以梓人釋文證此釋文亦當作縵此經注與釋文作絹並轉寫之譌也

經唯公所中云云四十五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唯公中三侯皆獲若大夫與士則上經所謂非

其侯中之不獲也

經釋獲者云云四十六葉上第五行

瑤田按鄉射禮賈疏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束者用之

又按取中上前所實之八算先執之然後更實八算于中乃與而侯射射畢若中則以算釋之而反委其餘復又取算改實而侯射釋之如是者三卒射而訖也疏是君事畢君事畢四十六葉下第四行

瑤田按此處似重衍君事畢三字

經司馬師反位四十七葉上第二行

敖繼公曰位蓋司馬正之南

注筥菴葦器四十八葉上第三行

菴改菴 菴菴二字大別萬不可混

注大射正舍司正云云同上

按上經大射正擯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又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注云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然較之相君禮爲非親其職今以公射執弓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公受弓而侯拾發卒射受弓呼之曰大射正故注云射正舍司正親其職下經乃曰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經順左右隈四十八葉  
下第七行

順隈與上順羽同是拂之以手拂羽備不整理以袂拂

隈為授公常勤其事考工記注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

摩之又引此條以證之

經而后卿大夫繼射四十九葉  
下第五行

瑤田按大夫雖比耦於三耦出射之前而實繼射于公

卿之後

注士為之耦者不升云云五十四葉  
上第二行

上三耦皆勝者升對不勝者飲今賓諸公卿大夫尊雖

不勝當飲士勝者不升對飲公卿大夫勝者亦不降席

對飲注意如此然經云不降謂不降階指賓與公卿大

夫不勝者欽定義疏云鄉射禮不言不降此言之者以

在君所嫌當降也

注所謂若飲君云云五十五葉  
上第六行

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云如燕賓賡觚如公之

禮 瑤田按則夾爵異於燕燕則不夾爵也

疏但大侯尊五十六葉  
下第九行

但字下補雖不俟卒爵然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始反位

十七字

經二耦拾取矢六十一葉  
上第四行

瑤田按據上經一則曰三耦取弓矢再則曰三耦各與

其耦拾取矢然則此云二耦者二為三字之譌也

三字嘉靖本永懷堂本不譌石本同

經三耦既拾取矢第六  
行

瑤田按此第三射之三耦仍是初番射之三番也

經說決拾六十二葉  
上第三行

前注云拾遂也與拾發拾取矢之拾訓更者異

經襲反位同  
上

按大夫所反之位乃前次番射大夫從降適次立于三

耦之南之位也此處諸公卿亦有位上卿所謂諸公卿

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者也此時大夫與其耦取矢揖進

後皆如三耦釋之說之襲之以反其位諸公卿此時亦

皆降如初位袒決執弓取矢亦皆如三耦釋之說之然

不反位而升就席者前次番射時大夫比耦公卿未降

雖同為一番而先後異此第三番射雖同降同袒遂執

弓取矢而射則如前公卿在先大夫繼射也公卿此時

之就席亦如第三番射必待三耦卒射然後降而適次

也

經公又舉奠解六十五葉  
下第九行

此又賡者奠于薦南之禪

注士既獻易位者云云六十八葉上第八行

始卿大夫入門右位蓋在東方士西方是臣位尊東也

聘禮

經勞以二竹篋方卷八二十三葉上第四行

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篋者釋之故云篋音甫或作

篋也然據鄭注本作篋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篋

方是篋字非篋字也況唐石經作篋嘉靖本乃從宋元

豐本覆刻亦作篋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及宋槧本不

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胡氏正義引疑直云

傅植夫寫

儀禮經注疑直卷四

歛 程瑤田 校

鄉後學吳承仕輯錄

喪服

經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卷十一 第七十七 葉上 第三行

瑤田按婦人適人為姑姊妹大功嫁為大夫妻為姑姊

妹小功今姑姊妹亦嫁為大夫妻得尊同服親服之大

功也然則姑姊妹在室相為服期有一適人相服大功

兩皆適人亦相服大功不彼此再降而相為服小功也

疑直〇卷四

蓋同是適人同是降服大功亦猶尊同得服親服之義

也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為嫁大夫者

可見兩皆出室無兩相再降之例也

承仕按此條見足徵記卷上經傳考定篇唯末句文

字稍異

二條皆無殤降

傳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云云 七十七 葉 下 第一行

瑤田按此因諸侯尊同者不別之而得服其親服推言

卑於諸侯者之即別於諸侯之尊而不得立祖禰之廟

也又推言若自尊而別於卑者則有異世之祖是人

祖公子者是後代不以公子為太祖非於公子親屬未

竭而亦不廟祭之也故又終之以諸侯尊絕旁親之節

限蓋臣之則不服之而因以發君之子服與不服皆從

於君之例也

諸侯絕旁親非降也不臣之則得服其親服故曰君之

所為服不得曰君之所不降臣之則絕其親服故曰君

之所不服不得曰君之所降也注云諸侯以尊降其親

降字未諦

汪公子若在云云 七十八 葉 上 第二行

瑤田按然則不祖公子者不世世祖之以為不遷之祖

也

疑直〇卷四

傳總衰者何云云 八十 葉 上 第二行

瑤田按總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也總也大功也小功

也皆衰名也大功衰其縷即名大功之縷小功衰其縷

即名小功之縷獨總衰不別治其縷即治小功之縷以

織為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非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

而但為四升半故其布細而疏於小功因名之曰總衰

之布即較之總衰之布亦猶疏也何也總衰之七升半

猶密於總衰之布也

承仕按此義今略見足徵記卷九小功之縷講字記

中末數語與調字記大異

經叔父之下場云云入十二葉下第二行第三行

叔父之下場至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場五條每條皆

旁注云見長中場

經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場第四行

瑤田按上句言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長場下句言凡人為其從父昆弟之長場故下場在總麻章

傳問者曰中場何以不見也云云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

下場在總麻也云云入第十二葉第七行

瑤田按此為小功之長場不連言中場故發此從服之

疑直○卷四

傳故大功小功並指場服言非若後經論場服由本服

而制其言中場之所從必指成人之服而言也鄭氏誤

以後經為傳文遂以此傳為亦言成人之服也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更為明暢

又按此傳發問之意因上大功場章之言長場必連見

中場今此小功場章之言長場乃獨不見中場故疑而

問之答言大功場章中從上並為大功服故長中連見

今此小功場章之長場為小功服其中場乃從下場同

服總不服小功故此章中不得連見中場也

承仕按此義見足徵記卷六兩場服章發例述篇中

而文句稍異

疏謂姑為姪成人大功云云入十四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小功之場中從下姑為姪祖為庶孫皆然疏並

言中從上者襲前傳鄭注之誤也亦襲總麻章庶孫節

鄭注之誤

承仕按此義見足徵記卷六兩場服經傳中從上下異

名同實述篇中

疏此無服無所見也第八行

無服上增母字 此母字據金輔之增於嘉靖本中者

不知據何本增

疑直○卷四

承仕按通典引有母字金氏蓋本於彼詳見阮氏校

勘記

經從父姊妹入十六葉下第一行 孫適人者第三行

瑤田按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以姊妹適人者

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總麻章比例而知之鄭

氏誤離之也

為從父昆弟在大功章男女同也故鄭注云其姊妹在

室亦如之在室而殤在殤服成人未嫁乃服大功適人

則降而服小功細檢經文無逆降之說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多異

經夫之姑姊妹云云八十七葉  
下第二行

瑤田按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為之服矣  
傳曰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並夫之姑姊  
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經  
中諸為婦人長殤皆與適人正服同惟為夫之姑姊妹  
長殤視此正服降一等則此正服為在室之服明矣據  
此則凡婦人見殤服者其在室之服雖不見必視其長  
殤服加一等無逆降之說亦明矣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

疏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云云八十八葉  
上第二行

疑直○卷四

五

按聲伯之母宣公弟婦也而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叔  
向之妻子容之叔母也而子容之母曰長叔姒生男杜  
注禮云兄弟之妻相謂姒然則對文有別散文通得稱  
姒也當依馬氏說為正

承仕按此從馬注婦人以夫為長幼不自以年齒而  
姒則為通稱今檢足徵記卷六姊弟姒長說則以已  
年之稚長為姊姒不憑夫年為大小與疑直說正相  
反

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云云八十九葉  
上第二行

雜記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女君

之黨服此云不敢注以恩輕解之與小記義別豈時王  
之制久之亦有損益又豈此經亦專主為君母後言  
之歟然於此亦可知妾與妾子尚有不可相為比例者  
而鄭君於不杖期章乃欲以女君例妾之為其父母而  
難傳文得遂之說邪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而文有增益

喪服小記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然  
則不為後者君母雖卒亦當為其黨服矣此為君母後  
義與妾攝女君同若曰雖為後實是庶子雖攝如母終  
身是妾所以明適庶適妾之分者綦嚴而防小加大之

疑直○卷四

六

逆道者意深遠也

疏故作總字直云而麻經帶也九十二葉  
下第六行

按直字疑在故字下

傳總者十五升抽其半云云第八  
行

瑤田按總者十八字作一句讀十五升抽其半不得名  
之曰七升半也蓋七升半之纓纚於八升此總之纓其  
細直同十五升但去其半不同其密而疏耳所以然者  
治其纓細如絲不得不同於十五升而十五升則朝服  
升數故必抽其半則纓同而升數不同此窮則變變則  
通之義也下記錫者十八字亦作一句讀纓之細與纓

數並同惟事纓事布各別以分哀有在內在外之不同耳

朱子曰總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窺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廣韻窺織具

承仕按此兩條見經傳考定篇

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九十二葉下第四行

注第一句十二字據金輔之刪改作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九字不知其所據何本

疑直○卷四

七

本無

瑤田按疏有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之釋是注有此語也余細釋此注當有逸文當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承仕按據通典引注知今本自有脫文詳見阮氏校

勘記

瑤田按喪服經文不為高祖制服者設其父為曾祖齊衰三月其子為高祖亦然嫌於父子之服相同惟不制高祖之服而祖免從事心喪固自能達其情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及喪服無逸文篇

經庶孫之婦九十三葉上第五行

敖繼公曰庶孫之婦總則適孫之婦小功也小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瑤田按不杖麻屨章適孫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言孫婦雖適孫之妻而適婦現在則仍為庶孫之婦然則為適孫妻恆當適婦在也故小功章不著適孫之婦非有脫文敖氏誤矣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

經庶孫之中殤同上

疑直○卷四

八

瑤田按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下此經特著中殤以明例鄭氏言當為下殤字誤謬甚於庶孫言中殤於從父昆弟姪言下殤於夫之叔父言中殤下殤既互文以明中從下之例又與大功章中從上變調亦屬文之法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字多異

經從父昆弟姪之下殤九十三葉下第八行

瑤田按小功殤服章曰為姪庶孫之長殤不見中殤蓋章內於從父昆弟之長殤句下先已特發傳曰何以不見中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謂其中下殤服並在總麻章也故於總麻章曰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明為姪與為

從父昆弟同爲中從下也則庶孫之中從下亦從可知  
乃於庶孫又但見中殤而反不見下殤蓋欲令中下二  
字彼此互出以明中從下之例亦以見屬文之法宜如  
此變化也故姪庶孫之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二人一例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在總麻章二人一例中殤從下義  
例顯然鄭注未深考小功殤服章發問之旨而誤以其  
所謂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所以於此節注云言中  
殤者明中從下是以專言下殤不言中殤者爲中從上  
故以庶孫當爲下殤改去中字以同於從父昆弟姪爲  
一例而不知其與經傳義例相矛盾也今爲合兩章經

疑直○卷四

九

傳所言三人者而並觀之其謬立見矣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少異

經從母之長殤報九十四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從母有長殤者母之妹也疏兼言姊妹者若下

經夫之姊妹之長殤亦但有妹無姊屬文之法不得偏

言之亦以爲姊妹之服同不嫌也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

疏士昏禮云雖無姊媵先云云九十五葉下第九行

按士昏禮女從者注云謂姪姊也又雖無姊媵先注云

古者嫁女必姪姊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姊女弟也姊

尊姪卑猶先媵客之也據此是士或有姪姊不具者則  
亦或有姪姊具者也然則貴姪雖持姪姊而其貴實因  
公士大夫也士身賤雖姪姊亦隨之而賤矣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證較簡

經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九十八葉上第八行

夫之姊妹有妹無姊必連言屬文之法不能偏言之

承仕按此義已見前

注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九十八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外祖當是從祖之誤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

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者此依

疑直○卷四

十

小功章夫爲之小功者也以外祖父母連從祖祖父母

言是不類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父義較詳

傳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九十九葉上第八行

瑤田按長殤中殤降一等以下斷爲經文傳皆依經發

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況此經以本服明中殤之所從故

小功燥麻章之傳以殤服明中殤之所從正與此經相

互以曉人若以此經爲傳既非作傳之例且於義亦太

破碎愈滋人之惑矣

又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專爲大功小功兩



殤服章發例言齊衰之長中殤降服大功而制大功殤服齊衰之下殤降服小功而制小功殤服也所以然者以齊衰之殤中從上故其降服之差如此若大功之殤則不然其中殤之服從下故惟長殤降一等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殤則與下殤並降二等服總麻不見於小功殤服章故小功殤服章獨發不見中殤之傳以明例其曰大功之殤者指大功殤服章而言小功之殤者指小功殤服章而言也若曰大功殤服章見長殤又見中殤者中從上也小功殤服章見長殤不連見中殤者中不從上也

疑直○卷四

十一

承仕按此義散見經傳考定篇及卷六殤服發例各篇

記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一百二葉下第七行

據通典引改作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宋本亦誤

金輔之云記言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今本誤作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今據賀循為後服議考正所為後之子即謂為人後者自所後之小功以下目之為所為後之子其服之如子兄弟為小功以下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

瑤田按言為人後者於其本親之兄弟服降一等報於

其所後親之兄弟服則若子不降也兄弟者小功以下服也必云之子者言其為所後者之子也與下若子字相呼應也

所為後之子非其親生子也若子者如其親生子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有異

記兄弟皆在他邦云云一百三葉上第三行

皆在他邦是離族親向有族親相依不及知父母是無所依而依於族親也

注緇衣羔裘云云一百五葉上第六行

瑤田按衣順裘色故羔裘必緇衣也冠衣同色故緇衣

疑直○卷四

十一

羔裘必玄冠也緇衣羔裘玄冠所謂朝服也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謂王服此以甸王卒食而居則玄端

疏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一百五葉下第三行

禮運無朋友成之句

疏又布上素下云云一百六葉下第七行

云布上素下與素委貌加朝服二者皆有似子士弔服其實不然實則士以疑衰為弔服也

疏其有弁經當事著皮弁云云第九行

瑤田按當事上脫不字今補之

疏不著皮弁辟天子云云一百七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不下脫當事二字今補之

疏則族內四總麻以來一百十葉下第九行

族內四總麻謂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也

記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一百一十一葉上第五行

言凡者關士妾以上如邦人者謂妾子有以體君而不

服外兄弟者矣今妾不得體君故為其私兄弟得遂也

傳麻之有錫者也一百一十二葉上第七行

疑直○卷四

敖繼公曰有錫疑滑易二字之誤蓋二字各有似也司

服職注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

文獻

承仕按經傳考定篇亦引敖說據阮氏校勘記則有

錫二字自不誤

傳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一百一十三葉下第七行

按經言惡筭之髻兼子與婦於卒哭獨言子折筭首而

不言婦者婦則惡筭終喪與子適人者異喪服小記所

謂齊衰惡筭以終喪是也

瑤田又按據小記以惡筭終喪解終之恰合然注言終

子道於父母之恩義亦精妙當並從之

注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筭折其首者為其大飾

也吉筭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第九行

據嘉靖本著吉筭下即接吉筭尊三句似較安

承仕按許宗彥說同見阮氏校勘記

疏妾為女君之服云云一百一十五葉上第五行

瑤田按妾為女君兒不杖麻屨章為君之長子經不見

其服故買疏曰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為長子亦

三年也今作妾為女君之服蓋君之黨三字轉寫譌作

女君之三字也今據全經服例考訂改正

疑直○卷四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阮氏校勘記與此同意

而改字稍有出人

疏以其七幅布云云一百一十五葉下第五行

按七幅共廣一丈五尺四寸去削幅一尺四寸為丈四

尺

疏唐虞已下云云一百一十六葉上第三行

按當為唐虞已上此作已下下字譌也

注燕尾二尺五寸一百一十八葉上第四行

按金輔之校嘉靖本改二字為一字殿本亦作二

承仕按阮氏校勘記引敖本同竊意燕尾者指衽之

全體言則舊本作二是也敷金校字俱未審諦

注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云云葉上第七行

按大功衰升數有三等其冠只二等則受亦只二等故

注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非謂七升者

無受也是以又申之曰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

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

其冠為受也曰言者正謂此記之言其意如此故大功

章云三月受以小功衰注云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正謂此出降之服雖君亦以三

月受服是鄭意不謂降服七升無受也况經明著三月

受以目下降正義三等服安得以意為之區別邪疏殆

誤矣

士喪

經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卷十二四葉下第三行

喪大記自東榮中屋履危注云危棟上也

經奠脯醢云云卷十二六葉下第一行

李如圭集釋曰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

而已

經帷堂第五行

瑤田按帷堂之堂指室中言觀下文坐於堂東婦人俠

牀在室喪大記所謂遷尸於牀之牀故知堂為室中

也

經有賓則拜之七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據賈氏疏主人因命赴者降階而出拜送之見

有賓則拜拜訖即入下經云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

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亦謂君命弔禭主人出而拜送

使賓因見來弔請賓遂拜之若大夫則特拜之拜訖大

夫雖不辭而入故鄭注云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不出

拜賓也然則賓來弔者主人如無君命而不出則不降

階拜賓故至厥明小斂訖主人髻髮尸俠於堂乃始降

階拜賓於大夫特拜於士旅拜之然後即東方位既乃

襲經於序東而復位也其有卒小斂後始來弔之大夫

主人亦不降拜至大斂訖尸斂于棺加蓋後乃始降拜

之也

注徹帷屋之八葉下第二行

說文屋閉也口益切玉篇羌據公答一切閉戶聲廣韻

胡臘切纂文云姓也又丘倨切閉也篇海類編有四音

音去閉也音開閉戶音殫閉戶聲音合姓也瑤田按上

經帷堂疏云必帷之者鬼神尚幽闇故也以帷堂為尚

幽闇則徹帷屋之是去其帷令不幽闇也君使人弔當

令去帷見尸况屋字從去安得為閉然則徹帷者猶令揭開惟以鉤挂之故注即繼之云事畢則下之下乃閉之所謂帷堂也屋字檢字書皆作閉義久失其解矣

經主人拜委衣如初第十一葉下

瑤田按如初兼拜與委衣如上拜于位委于尸東牀上也

注字栝也十三葉上

敖繼公云字櫓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字字蓋因子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字字誤甚

瑤田按自櫓以前至櫓通謂之字正覆于階上敖氏不

疑此○卷四

明棟宇之制故妄言之小祝注引此蓋省字字若衍字

康成安得有注也

經皆縵緇純十九葉下

釋文朱書緇純中無絢字又周禮屨人注引此文皆縵

緇純疏云葛屨皮屨皆有縵也緇純純用緇戴東原

云據此可證漢及唐初之本皆無絢字

疏周禮天子飯舍用玉云云二十一葉上

典瑞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頰及在口中

者

孔穎達雜記疏云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

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舍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

經稻米一豆云云二十一葉下

欽定義疏案喪大記俱諸侯以下禮所言君皆諸侯也

大夫士亦諸侯之大夫士也士不當與諸侯同沐梁士

喪禮沐用稻彼梁字其稻字之誤歟鄭以為天子之士殊屬附會

疏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云云二十二葉上

近日有著書言宮室謂自階西房戶之前通謂之階之上者此疏足以破之

疑此○卷四

注浙沃也二十二葉下

欽定義疏許氏慎曰沃浙瀟也按說文原本云沃浙瀟

也瀟浙也浙沃米也五音韻譜本亦譌作浙沃米也

嘉靖本作浙沃也

疏而禮第者二十四葉上

後注云第簣也

疏無潘糲第六行

爾雅博者謂之糲注云飯相著

疏醬紛乃月云云二十五葉上

月改爲笄

欽定義疏引賈公彥曰醬紛訖乃設明衣裳以祓體

承仕按阮本月字作可程氏改月作筭皆可通若義

疏則約義引之非別據善本也

經當闕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九行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

經扱米實于右三云云二十七葉上第九行

敖繼公曰實米所謂飯也實貝所謂舍也

欽定義疏案實三貝而米盈之且柱其左右顯則固不

欲其口之閉歟

經乃襲三稱二十八葉上第五行

禮直○卷四

下小斂陳鼎注云既饌將小斂則辟襲莫疏云即始死

之莫襲後改爲襲莫

注將襲辟莫云云三十葉下第五行

將襲辟始死莫於室西南隅既襲反其莫於戶東因名

其莫曰襲莫

經饌于東堂下云云三十四葉上第三行

饌小斂莫之脯醢醴酒

注功布云云第五行

欽定義疏案雜記云加灰錫也則功布未必以灰治之

經陳一鼎云云二十七葉下第七行

陳小斂莫之鼎俎

注將小斂則辟襲莫三十八葉上第二行

下記云小斂辟莫不出室

疏國語亦云云第九行

周語全烝房烝殺烝作三烝字此引作烝

經布席于戶內三十八葉下第七行

檀弓子游曰小斂於戶內

經商祝布絞衾云云第八行

高閔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別

也

禮直○卷四

經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三十九葉下第四行

下記云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眾主人布帶注眾主

人齊衰以下

疏問喪云親始死云云四十葉上第四行

問喪鄭注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筭纒括髮也今時始

喪者邪巾緇頭筭纒之存象也

注今言髻者亦去筭纒而紒也云云四十葉下第三行

上注云髻髮者去筭纒而紒故此言亦以同之然猶有

異者則以至筭猶髻也

上經布總箭筭髻衰三年是斬衰至筭猶髻檀弓夫子

誨之髻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是齊衰至笄猶髻  
男子至冠不稱髻髮婦人至笄猶得稱髻故曰髻之異  
於髻髮者

注亦如著慘頭然第七行

土注云髻髮與免用麻布如著慘頭此又言亦以同之  
疏皆如著慘頭而異為名者云云四十一葉上第八行

注言異于髻髮文與上屬言其同中有異其同者去笄  
之髻其異者著笄之髻疏言異其名非注意

經豆錯四十二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脯為籩實醢為豆實當是一豆一籩此言豆錯

疑直○卷四

宜兼有籩下記鄭注云小斂一豆一籩不巾

疏無無時之哭也四十四葉下第六行

止無時之哭而但有朝夕哭故名其祭曰卒哭

經東方之饌云云四十七葉上第五行

瑤田按下記兩瓶醴酒在南是北上也蓋設於東

堂下南順齊于玷曰南順者是以北為上也

瑤田按下記云設於東堂下饌于其上謂此饌也

此大斂奠之醴酒豆籩先饌于東堂下曰東方之饌

經見衽四十八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衣衽在要下今持相縫之物為燕尾口如要下

之衽故名衽亦謂之小要也

又按左傳襄三十一年衰衽疏引喪服注按喪服記衽  
二尺有五分注云衽所掩裳際也二尺五分與有司紳  
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經饌于西玷南四十九葉上第五行

前饌于西玷南之牀第已設于兩楹間口俛于堂夷衾  
已用之矣此地空故以饌熬也

經陳三鼎于門外四十九葉下第二行

此大斂奠之三鼎先陳于門外

經設于序西南云云五十葉下第五行

疑直○卷四

小斂之奠既奠于戶東矣至是徹其饌復設之於庭也

經帷堂五十一葉上第六行

前經帷堂始死之奠後在室此帷堂則在堂帷之乃大

斂卒斂則徹帷

經卒塗五十二葉下第七行

下記云既殯主人說髦

注祝執巾與執席者從人五十三葉上第三行

謂祝執巾先行執席者從之而入注著一與字似倒

經奠由楹內五十三葉下第九行

瑤田按此言由楹內者謂東楹當室戶之東今升自阼

階直向北行過東楹由楹內乃入室也

注異門大功亦存焉五十四葉 第六行

云異門大功存焉者嫌異門當歸其實不歸亦存也故於反哭兄弟出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又喪大記持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是關異門大功卒哭乃歸也

瑤田又按以注文釋之所謂亦存者存之言在也謂在可歸之例似與喪大記異義

注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云云五十六葉 第八行

欽定義疏案或云君臨臣喪何必禮其門神而入釋采者釋其吉衣也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即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此說似新實

悖喪大記兩言釋采與月令仲春上丁釋菜同足以互見之矣主人未成服則凡弔者朝服未變也但小斂後則襲裘加絰為異耳不然之談不可以說禮

經三日成服六十葉下 第四行

下記云三日絞垂

疏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云云六十一葉 第三行

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之說鄭氏曲禮注如此然亦未自確據蓋誤會喪大記君之喪五日既殯大夫之喪三

日既殯及士之喪二日而殯云云遂謂大夫與士數日

不同不知士二日而殯下即接三日之朝是亦言其三日

日之朝既殯也而殯指殯行言既殯指殯之明日言文

法顯然余有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駁正之

承仕按喪服足徵卷七有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一篇

經主人即位辟門六十一葉 第三行

瑤田按此時主人由次出而即外位即外位乃辟門入

門朝哭即內位朝奠畢送賓出門復位復外位也然後

闔門主人乃就次

經徹者盥于門外六十二葉 第九行

徹大斂奠

經設于序西南云云六十三葉 第五行

大斂之奠既奠于奧矣至是徹其饌復設于庭也

經適饌第七行

瑤田按適饌者蓋東方之饌在東堂下主人位在堂下

直西序祝從西往來故由主人之北適饌也

經乃奠云云第九行

瑤田按此復奠蓋朝夕奠之始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

逮日

經掘四隅外云云六十六葉上第四行

敖繼公曰隅之外若東隅之東西隅之西瑤田按東南與東北隅以穴東為外西南與西北隅以穴西為外

經主人經云云六十八葉下第五行  
欽定義疏案卜筮免經事竟而復經以接神不敢純凶也觀此則康王以冕服受顧命不可必疑於蘇氏之說矣

經哀子某來日云云七十二葉上第一行

欽定義疏來日下有某字沈廷芳本同

敖繼公曰來日將來之日某者某日之名若丁卯乙酉

之類

既夕

疏鄭又云此諸侯下土一廟云云卷十三一葉下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下記朝禱訖而適祖無厥廟之文是二廟

以一日而畢也曾子問謂天子國君之喪祝取羣廟之

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庸越六日八日

而徧歷之矣大夫亦有太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太祖故

二廟並朝與鄭賈以每日一廟為計日之差是必不然

其義互見下代哭章

經陳鼎皆如殯云云二葉下第二行

敖繼公曰皆如殯謂三鼎之面位與其實皆如鼎者門

外所陳奠之鼎也東方之饌皆如殯亦但據其盛者言之其遷祖奠之脯醢當在瓶北不別見者略之

欽定義疏案此所陳者祖奠也其陳之在祖廟門外東方之饌亦饌於祖廟之東堂下祖奠之前先有遷祖之奠故敖云脯醢并饌於此柩入廟後先設從奠徹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明日乃設遣奠此其序也

經正柩于兩楹間七葉下第四行

上經士喪禮商祝執巾從入當屬北面節鄭注云如商

祝之事位則尸首南明矣疏云未葬已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向幽閻鬼道事

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即謂此經正柩于兩楹間及下經乃載謂舉柩卻下而

載之柩車在階間時皆北首及商柩御柩乃祖祖還車然後還而鄉南為行始也

經席設云云八葉上第五行

楊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

之既殯奠于室之輿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

亦如之啟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



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遺皆如之但設於柩東爲異

注乃得東面九葉上第一行

欽定義疏載鄭注作乃得柩東西面嘉靖本亦譌作東面

當作柩東西面疏詳言之甚明疏乃得東句釋注柩東字也不知者因以刪易鄭注並疏云某某者亦刪易之今悉改正

又按承懷堂本作乃得東也鄭注合如此蓋上言皆室戶西者亦謂在堂上室外也設奠時在西故奠畢乃得

變直○卷四

三

東也注與疏只東面兩面字爲也字之譌不必加柩西二字也

承仕按前從清定義疏說後從作也之本是也阮氏校勘記胡氏正義說並同疑義疏亦以意校改未必別有所據

疏婦人辟之之戶西南面第四行

第二之字當爲亦字之譌

經乃奠如初云云十葉上第四行

敖繼公曰此奠亦惟以脯醢醴酒

欽定義疏案從奠即昨日之夕奠也此遷祖奠則本日

之朝奠矣唯於質明後不用燭耳其脯醢則設祖奠饌于東方時在甌北者徹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祖奠則殷奠也凡設殷奠當夕則不夕奠當朝則不朝奠以日奠不過於二也

經圉人夾牽之十葉下第二行

夏官圉人職云凡喪紀牽馬而入陳

經哭成踊云云十一葉下第八行

敖繼公曰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云薦馬者哭踊右旋者西上也

注飾柩爲設牆柳也云云十二葉上第六行

變直○卷四

天

欽定義疏案棺飾曰柳蓋以杞柳爲骨而外以布衣之柳者以其質言牆者以其形言也池孔氏謂織竹爲籠蓋爲長籠仰之類池也齊荒之頂也若今之橋頂然喪大記土一貝與此異記者各舉所見故有異同耳注謂天子之元士有貝此諸侯之士故云無貝乃因其不合而強爲之辭飾棺之法莫詳於大記當互考之然孔氏所言三色與此經異不知其何所本也大夫二池象前後雷賀說近之

注披輅柳棺上云云十四葉下第六行

以帛繫棺紐著柳骨謂之戴又以帛繫戴而出其餘於

惟外使人牽之謂之披注文輅字當是絡字

欽定義疏案周官司士注云披柩車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視此注尤明矣

瑤田按據此則喪大記君纁披六者蓋用帛三幅橫絡棺上兩邊貫結於戴其餘披出於外者為六披也土前後二披據一邊言孔穎達曰通兩旁則四披也然則四披蓋用帛二幅為之飾棺之制須參合喪大記及此注疏考之

注茵二在下云云十七葉下第二行

疑直○卷四

三九

欽定義疏案後陳者先用則茵先其橫者次其縮者抗木先其縮者次其橫者經文甚明且於相變之例助合注茵二在下傳寫者訛作茵二而疏即作茵二解之乃令讀者展轉迷眩今以經正之

經茵十八葉上第七行

張云茵字當連上緝字為句言陳器當從茵屈轉而北也不然前已詳茵豈台重舉

注所以裏奠羊豕之內第九行

欽定義疏作所以裏遺奠羊豕之體嘉靖本亦無遺字

注兩馬士制也二十三葉上第五行

李如圭曰書傳云士飾車駢馬

經成踊二十四葉下第九行

踊下據疏補者三二字嘉靖本亦脫二字

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一行

汪竹香元亮云凡士車士字當作喪

欽定義疏鄭康成曰棧謂柩車也棧車不革輓而漆之服車箱奠於左服象授人授其左也

御案春官巾車職士乘棧車注云棧車不革輓而漆之

此柩車迫地四輪與棧車制異但不革輓是同故即以

疑直○卷四

三九

棧名之服即考工記軋服植於車兩旁為欄蔽者也乘車則謂之較贊仍西行由馬而南行折而東乃出

疏云凡從柩者云云三十八葉下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從者之序當依敖氏主人從眾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為序服同乃以長幼也

經眾主人西面云云四十葉下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眾主人西面眾賓在其南婦人東面女賓在其南北上不屬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檀弓云司徒敬

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經禮川制幣云云第七行

欽定義疏案李氏如圭以此贈即為公贈非也經不言公贈而重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為主人之贈明矣既窆則公贈實贈暨主人之贈胥入焉禮記既窆主人主人拜稽顙所以致贈且以是為永訣也

經主婦亦拜賓四十一葉上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小記婦人為夫與長子之喪稽顙其餘則否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妻主夫之喪母主長子之喪者皆稽顙婦主舅姑之喪者不稽顙但拜也若然則自初喪小斂大斂殯啟請事

疑直○卷四

三

主婦於女賓之弔皆當拜之但或稽顙或不稽顙異耳其應稽顙者亦如男子有所特重為之加禮乃稽顙不概施也然經至此始見主婦之拜女賓其餘皆不見之文略耳凡禮節略於婦人以其同於丈夫者可不言也

經乃反哭入四十二葉下第六行

哭入下土喪禮注及特牲疏皆有門字按非此有脫乃彼文衍也

疏反哭之禮云云四十三葉上第八行

放纁公曰以上經及此文考之則送葬之行婦人次於眾主人以下明矣

疏拜于西階上東面位云云四十四葉上第一行

欽定義疏案西階東面本非主人之正位以喪事遽弔者北面則主人因其故位拜之而已若北面拜於賓東飲射及少牢賓尸酬賓諸禮則然所設主人之位恆左人者也以此相較似非其倫疏又謂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尤不可曉夫立賓主而行禮主人焉得東面乎

經賓降出云云第三行

放纁公曰朋友於此時亦出至廋耐則復來助祭也疏田按觀下文兄弟出則朋友出可知矣

疑直○卷四

三

經三虞四十五葉上第一行

三虞初葬日初虞再虞用柔日後虞用剛日共三祭也疏始死主人哭不絕聲云云四十五葉下第二行

哭不絕聲有二

廬中哭無時猶有朝夕哭

卒哭祭後惟有阼階下朝夕哭止廬中無時之哭

練祭後又止朝夕哭是不每日哭而惟或十日或五日

而一哭

疏當尸肩頭也四十九葉下第六行

欽定本作當尸右肩

疏至小斂奠云云第七行

欽定本引賈疏作至小斂奠用素俎大斂奠用既豆無  
糜之遷則變矣

注差釋之五十葉下  
第九行

欽定義疏注釋字當讀為釋之叟叟之釋東蒸栗釋之  
釋亦同古者釋釋釋三字常通故詩其畊釋釋張歷  
陳澤之澤亦讀為釋也喪大記御者差沐於堂上注云  
差漸也詩毛傳亦云釋漸米也則釋之為釋審矣差盛  
之者謂既漸之而以盆盛潘以敦盛米也

記其母之喪云云五十一葉  
上第三行

上經外御受沐入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其母之喪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

注猶丈夫之不冠也第四行

上經爵弁服注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言丈夫死斂  
不著冠也

注設于序西南五十五葉  
上第七行

序旁注室字 據經小斂陳鼎注云將小斂則辟襲奠  
疏云前襲時已辟之今將小斂亦辟之亦當於室之西

南隅

疏冠衰自然不說云云五十九葉  
上第一行

瑤田按寢未有不說冠衰者始經於序東時尚未成服  
未著冠衰安見經帶必連冠衰不說經帶乃亦不說冠  
衰邪經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寢亦不說冠尊不居肉  
袒之體恐未可以著冠而寢也若寢亦著衰當正言不  
說衰經矣賈氏所見豈其然乎

記其二廟云云六十五葉  
上第一行

欽定義疏案二廟則啟之日從奠設於禰廟徹從奠乃  
設遷禰之奠此遷禰之奠即以當遷祖奠矣以日不三  
奠故也及胡祖則禰奠從設於祖廟薦車薦馬等事皆  
於祖廟行之至載柩還車則徹遷禰之奠設祖奠次當

禮記卷四

然也饌于禰廟者一鼎饌于祖廟者三鼎亦隆殺之宜  
也注疏明日朝祖之說已於代哭辨之 祭法廟數先  
儒相承為說第諸侯五等同五廟上下大夫同三廟則  
士雖異等似當同一廟不應遽有二廟之殊故每疑禮  
器王制為是而祭法為非然據此記則土固有二廟者  
但康成以官師為中下之士非有明文特以意說之耳  
疑三等之士皆一廟唯大宗子世適相傳有統宗收族  
之責故親廟之外又有一祖廟歟若然則適士之稱名  
實相應而上中下士皆可以官師目之矣

記凡贈幣無常七十葉上  
第九行

欽定義疏作公贈是上經有公贈公贈兩條而賓贈即在公贈之上故言上文云也

土虞

疏是上下通言饋云云卷十四一葉下第八行

敖繼公曰祭而用黍稷焉曰饋食猶言饋之以食也

注皆執明二十一葉上第三行

欽定義疏作質明按說文引禮曰晰明行事徐鍇繫傳今禮作質明假借

嘉靖本作質

記升左肩云云二十一葉下第三行

按土冠禮若殺則特豚節注云凡牲皆用左胖疏云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為歸胖用

左則用右而祭之鄉飲酒鄉射主人用右體主人亦與祭同用右者皆據周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但土虞喪祭用左反吉故也瑤田記

記離肺二十三葉上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離肺舉肺膾肺一物而三名者與脊同舉則曰舉肺祭而膾之則曰膾肺若祭肺則祭之而不膾也食禮同祭肺土昏及公食以及凡祭祀之有黍稷者是也飲酒用離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是也

疏以其尸祭用肺第六行

封字照監本補 欽定義疏作以尸祭用荆肺

承仕按據監本補封字是也義疏本多以意約引耳

注戶牖之間謂之依二十三葉下第五行

敖繼公曰然則自天子至於士其戶牖之間皆設依惟天子則飾以斧形耳

注凡前尸之禮儀在此二十五葉上第七行

欽定義疏作道尸 按據經文及疏皆當作前尸 元

豐本亦作前尸

注賤者謂庶孫之妾也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七行

按此注是庶孫之妻亦得稱適此所謂適對妾言之也

記如食間二十八葉上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敖氏以此為陰厭明祭適殤者當同此也第不知祭凡庶殤之陽厭又當如何耳注疏以祭之首尾為陰陽厭非也

敖繼公曰闔牖戶如食間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

注嘉薦殖醢也三十葉上第二行

說文菹酢菜也从艸沮聲今從俎恐誤須考

記他用剛日亦如初三十一葉上第七行

瑤田按他者他剛日外也亦者亦再虞也初者初始虞

也鄭氏謂報葬報虞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謂之他不然也鄭氏誤解檀弓必於是日也接句故於他字別生枝節不知是日接者言明日之祔必接卒哭之祭為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余於檀弓已詳辨之矣

記寶出三十七葉上第九行

敖繼公曰其寶出以下之儀與有尸者同

記將且而祔則薦三十一葉上第二行

敖繼公曰此薦則卒哭之夕也將以來日且明祔神靈於廟故是時復薦於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祔期耳故其禮略襲者既饌尸而送神今

禮記○卷四

禮

復薦於寢以神不可測雖已薦之焉知其不在寢也

欽定義疏案薦謂無尸也卒哭之祭在質明此在夕蓋服葛之後為祔期將告廟故先告神歟

疏又玄鳥詩鄭注云云四十葉上第一行

玄鳥詩序鄭箋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孔冲遠云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于其廟而後禘于太祖其文誤也禮注及志鄭魯禮禘禘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儀禮經注疑直卷五

歛 程瑤田 校

鄉後學吳承仕輯錄

特牲饋食

疏士不及茲四者云云卷十五二葉下第二行

按公羊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即孟子士之失位無田不祭不敢以宴意何休解非賈公彥言士不得使人攝祭尤非士所以事暇即祭者恐事至不得親祭故也

疏非直服稱端第九行

直服閒宜有朝字抑或冠字弁字

經席于門中云云二葉下第六行

瑤田按門西屏之門也門中統一屏而言之非中於門也中於門則在棖闌之間故又申之曰闌西闌外蓋在中門與闌之間也

疏易繫辭有著之德圓而神云云四葉上第六行

以著之德圓而神之神為鬼神之神疏泥矣

疏鄭注云伯某祖字也云云五葉上第一行

祖改為且 鄭注此篇曰某子者祖字也是皇祖伯仲字也注少牢篇曰伯某且字也是承藉伯仲下之且字

也段氏玉裁曰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冠而字祇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 瑤田記

疏按曲禮云吉事先近日云云五葉下第四行

按曲禮凡卜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此本係一經所謂旬即一月上中下之旬與少牢甲癸十日之旬別孔穎達誤以曲禮上中下之旬當少牢甲癸之旬而以少牢之旬又一日當曲禮之遠日遂不得不割旬內外二旬為一經喪事吉事又為一經此謬誤之甚者賈公彥承誤又疏儀禮士冠篇及特牲饋食皆然獨於少牢不誤可見書非成于一人又士冠禮不吉筮遠日即于是日并筮今特牲乃又如少牢及遠日筮其自為參差此又其一也疏則尸不送可知入葉下第四行

按注約少牢云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者言不拜送謂揖送也猶少牢尸送揖不拜之謂非謂不送也疏誤

經豆籩餽在東房云云十葉上第六行

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餽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記餽羊牛豕羊豕苦豕薇皆有滑土虞記餽羊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周禮天官亨人祭

祀共大羹，羹賓客亦如之。公食設銅，注云銅菜和羹之器。疏羹在銅，言之謂之銅羹。據器言之謂之銅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經賓再答拜二云十一葉上 第三行

按主人降洗獻賓，注引此文作賓答拜無再字。石經作賓答再拜，亦係衍字。凡經言再拜者，其答拜俱不言。再以先拜者既再拜，則答拜自無不再拜者，可勿言也。

疏所以不正面告者十一葉下 第八行

按不正面告當作不北面告。

疏明主婦自為也十二葉下 第二行

按明主婦自為當作不自為。

疏當逼西壁為之第五行

下記云饋羹在西壁自明。

經亨于門外二云十四葉上 第一行

少牢饋食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記云牲爨在廟門

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

經用菹席十四葉下 第九行

瑤田按菹，菹之字从艸，菹聲。菹，菹二字孫愐並作胡。自切若菹，从艸，佳聲。佳，佳二字並職，追切。菹之與菹，萬難

互譌。此經菹字，雖宋本亦譌作佳，故辨譌而更正之。

經戶盥二云十五葉上 第二行

按戶盥，盥水實于槃中，今未實也。盥預設之辭，言及戶盥，則盥水實于槃中也。盥即盥水也。少牢所謂料也。內則敦牟，卮匭則酌酒者，士冠謂之勺，注謂之尊，升內則疏誤以之。當左傳奉匭沃盥之匭，不知左傳之匭乃卽特牲酌水之匭，非內則酌酒之匭也。又按名料勺者，以挹彼而言名匭者，以注此而言其實一也。

注使親接神第九行

按疏作使祝接神，今據改正。

經立于房中東面十五葉下 第三行

按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竇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于主婦。主婦南面，主婦南面，位見于此。經云東面下，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而主婦致爵于主人，席于戶內。注云西面則席就立面設之，是此經東面乃南面之譌。

經卽位如初十六葉下 第三行

按視濯位，主人揖人兄弟從賓及眾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



疏按士虞禮云云第六行

按疏引士虞禮經注多遺脫應據補

經主人降云云第十七葉上第七行

按執事者二人下注云右人謂主人及二賓鄭以有二

賓者以主人及賓盥復云賓長自有次賓則眾之長歟

疏鼎在門外云云第十七葉下第二行

按鼎在門外北面入西面錯右人在前左人在後疏說

是也

疏舊說知此十八葉上第九行

按文知此當作如此

疑直○卷五

疏大夫尊云云十八葉下第一行

按下云大夫不親者避人君士卑不嫌此云大夫尊謂

以尊嫌耳

注主人及二賓第七行

按二賓魚腊右人

疏其人當北面十九葉上第二行

按其人當北面當作左人

經戶答拜執奠云云二十二葉上第一行

戶執奠祭酒啐酒告行仍奠罈至嗣子入戶執奠嗣子

受

經祭于豆間第六行

瑤田按上文薦兩豆則此豆間為兩豆之間

注墮與按讀同耳云云第九行

瑤田按有司徹若不賓戶條後其綬祭其楨亦如饋注

云綬皆當為按按讀為藏其情之情古文為換

注穀味之芬芬者二十二葉下第五行

按芬芬者下芬字有譌

經爾黍稷于席上二十三葉上第四行

按下佐食博黍疏既引此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云

云則稷字為衍文下云反黍稷于其所稷字亦衍文

疑直○卷五

又按士虞禮爾敦亦但舉黍尸卒食亦但云反黍少牢

饋食亦但云爾上敦黍尸三飯注云食以黍

又按喪大記孔疏云黍則味美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

以其味美故也是所引亦無稷字

又按少牢饋食疏云按特牲黍稷虞皆不云稷者此後

皆黍稷連言明并黍稷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

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據此則此注兩稷字非衍文

承仕按前說與王引之同後說與盛世佐略同

疏按桓二年左氏傳云云第九行

按左傳作大羹不致郊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注於

此經云大羹消煮肉汁也不和貴質也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枳其無菜者不用枳是羹有無菜者今此疏以大羹爲用鹽菜不已和乎且是以羹爲必有菜也謬矣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注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經舉肺脊以授尸云云二十三葉

按舉肺脊謂離肺與牲體正脊注先食啗之所以尊食通氣兼釋食肺與食正脊不專主肺言佐食以食肺正脊兩者一時同舉授尸少牢亦然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此云尸受振祭齊之下舉幹骼肩俱振祭

經禮○卷五

則此振祭肺脊俱振祭俱齊之左執之爲兼執之也

經羞所俎第八行

按下記云所俎心舌

注四豆者云云二十四葉

按公食大夫禮注腳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炙臠公食牛羊豕俱有牛更有鮪內則作膾牛羊豕凡十豆加臠四豆芥醬魚膾二豆爲下大夫十六豆此經四豆注云豕炙臠皆豕也

疏先設醴淨之次也二十四葉

按鄭注士喪禮淨屈也江河之間謂祭收繩索爲淨公

食設豆旁四列西北上自西而東而南又西而南又東而南又西凡三屈也注故云淨之以次也 疏次字上增以字

疏及幣脊膏二十五葉

按及幣脊膏當作及幣肩

經反黍稷于其所第三行

按上云祝命爾黍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至此不復飯故仍反之俎南始設之所

疏鹽在右云云二十六葉

按少牢鹽在右繼之云尸左執爵右兼取牢肝換於俎

經禮○卷五

鹽疏云鹽在右據賓長

注節主入拜第九行

按節主入宜當作主人

注季小也云云二十七葉

按季小小指釋文俱作少據改

疏此大夫爭第八行

按文疏大夫爭乃尊字之譌

疏此女佐食二十八葉

按文疏此女乃先字之譌

承仕按浦鑑校同阮記以爲文有譌脫

疏皆無從二十八葉  
下第四行

按從謂肝膈

經祝亞獻尸第六行

按酌亞獻尸講作祝據少半疏改正又按北監本不講

疏云若平取菹奠于醴二十九葉  
上第八行

按若平當作尸右又按若當作右平字乃手字之譌

承仕按又說與浦鎗校同

疏賓長以肝從云云二十九葉  
下第五行

按賓三獻燔從如初當亦長兄弟羞膈

注及佐食如初云云三十葉  
下第一行

九

按少牢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廟東北面拜受

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

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主婦獻尸如主人儀獻祝獻

佐食如初如初如主人也故如主人西面拜在主人之北

如少牢也

疏言其實飲三爵云云三十一葉  
上第一行

按其實飲三爵三當作二蓋今三獻爵止故云其實飲

二爵也祝與佐食亦得三獻三亦當作二祝與佐食之

三獻在作止爵尸卒爵酢後今不得云三獻也

疏均於堂內三十二葉  
上第四行

按堂內當作室內

疏及主人主婦致爵者云云三十三葉  
上第七行

主人主婦致爵宜有說疏不能言

經洗獻兄弟如眾賓儀三十七葉  
上第七行

按文洗獻兄弟如眾賓儀兄弟上有眾字故下經云洗

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此經疏內有眾字

石經亦有考證據石經補是

經嗣舉奠三十八葉  
下第八行

按嗣命之曰舉奠猶前賓曰三獻蓋亦以事命之

疏如主人酬賓儀者云云四十葉  
上第六行

瑤田按言如主人酬賓儀當一一如之弟子兩度洗觶

酌先須有尊飲一節疏省敘未免看去不清

經眾賓長四十二葉  
上第七行

瑤田按眾賓長者次於賓而為眾賓之長者也蓋酬賓

者主人酬長兄弟者賓而長兄弟則酬眾賓之長

經酌于其尊第八行

按此其尊當是西方之尊

經如長兄弟之儀四十二葉  
下第一行

瑤田按如長兄弟之儀者謂如長兄弟洗觶為加爵之

儀

經長兄弟酬賓云云第六行

上言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則酬眾賓長遞相受旅以及眾兄弟眾賓而交錯以辯此言長兄弟行酬則仍始于酬賓非始于酬眾賓長也

經主人出立于戶外云云四十四葉下第六行

按少牢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阼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詩楚茨云孝孫祖位工祝致告注云致告之利成也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又楚茨疏特性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今作西南據少牢楚茨疏改正

注主人降云云四十五葉上第六行

按主人不送尸與不迎尸同意皆所以全尸尊也

注俎所以載所俎四十五葉下第一行

按俎所以載所俎疑句有誤字此載尸俎自是所俎上正祭舉肩佐食盛所俎俎釋二個下陽厭佐食徹尸俎敦設于西北隅故盛所俎俎釋二個注云盛于所俎將以歸尸俎釋二個為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明尸俎將改饌於西北隅用為陽厭故預釋二個於所俎將以歸尸謂此俎出於廟門所徹之尸俎為所俎也然此注雖云所俎而曰俎所以載所俎語未明疑有脫文誤字也

注此徹庶羞云云第六行

按祝豆籩宗婦徹入于房此注似不協

注燕飲于堂云云第八行

瑤田按楚茨備言燕私即繼之曰樂具入奏故疏云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此注云飲於堂似即指廟之堂也

疏大夫異姓云云四十六葉下第六行

按大夫士異姓大夫下脫士字同姓之大夫士士上脫大夫字少牢疏說此甚明

經宗人遺舉奠云云第八行

按舉奠出復位注云嗣齒于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舉奠由西階至東階復兄弟東面位也今對餽與長兄弟同立賓東面位北上以齒于旅姓言之應長兄弟先舉奠在其南然宗人遺舉奠及長兄弟盥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先舉奠以養本嗣子事故不以齒而嗣子為上養兄弟為下養疏不見其惠四十七葉下第四行

按惠當為位聲之誤也

承仕按阮本作不見其處

經酌上養云云第八行

按上養舉奠也下養長兄弟也故下注云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

經立于戶內西面四十八葉上第四行

當是立于戶外以下視東面于戶西例之當是立于戶東元豐本作立于戶外今據而改之石本亦作外

疏謂宗婦徹祝俎云云四十九葉上第五行

按宗婦徹俎豆籩此俎謂主婦俎

經以出第六行

出謂出戶

疏謂宗子云云五十葉上第九行

按謂宗子為殤凡殤謂非宗子

注祖天地之左海五十二葉上第二行

嘉靖本亦作左海正譌云鍾氏本作左海今本作右海

不知所謂今本指何本也

承仕按阮記云陳闔監葛通解俱作右然則金氏所

謂今本即指陳闔等本而言承仕始謂疑直所據為

闕本今以此條觀之殆非也

注二觚長兄弟酌云云第五行

瑤田按酌字恐誤嘉靖覆宋本作酬酬字亦誤按上

經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疏云如初儀者如賓長

三獻之儀而唯有六爵洗觚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

六也中無酬酒酌字豈與字之譌邪

承仕按集釋作及程校與之同意

疏又一爵主婦當致者云云五十二葉下第一行

經主人更爵酌酢注甚明

疏及長兄弟洗觚為加爵云云第五行

按長兄弟加爵乃用觚眾賓長之加爵未言所用鄭以

二人班同事又相接故以二觚為長兄弟及眾賓所用

疏誤以長兄弟為用觚下篚除酌奠及主人酬賓仍有

二觚在至兄弟之子舉觚于其長下篚乃有一觚疏誤

以兄弟之子舉觚為長兄弟加爵也然又云長兄弟舉

奠觚酬賓則是本欲言弟子而誤以長兄弟言之耳此

恍惚之誤乃譌也非實誤也至長兄弟酬賓經明云卒

受者實解于篚疏乃遷就為未奠之說以附注其實注

意不如也且注說四觚言一酌奠其三舉後以該前不

如疏說循序之為得疏於末宜云長兄弟酬賓卒受者

實解於篚下篚還有三觚也

注盥滌水盥為其不宜塵五十三葉上第四行

張爾岐句讀作盥滌水宜為其不宜塵瑤田按作水宜

亦不辭當作盂瀝水且爲其不宜塵 嘉靖本作且爲

今據改之

記七刻 五十四葉  
上第一行

按七刻少牢謂之疏七注疏七七柄有刻飾者賈疏云  
謂禮記疏屏之類

記淳沃 五十四葉  
下第四行

按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注淳沃也說文沃作沃  
言概灌也

記肫脰 五十七葉  
上第九行

瑤田按儀禮脰皆从肉此从肉作脰者轉寫譌也釋文

於上經舉脰下云脰音格又音各後同下經賓脰注云

左脰疏云以其尸用右脰可見此處蓋譌从肉也 嘉

靖本此處亦譌須改正

疏彼鄭注云云 五十七葉  
下第七行

按禮器鄭注止謂若諸侯白山龍以下一句其日月星  
辰乃天子章服疏蓋說之今譌脫爾

疏云脊無中云云 第九  
行

按中脊少牢之脰脊前脊少牢之代脊

疏長脊亦不貶者 五十八葉  
上第二行

按長脊少牢謂之正脊

少牢饋食

經概鼎 卷十六九葉  
下第七行

說文概滌也引詩曰概之釜鬻

經廩饗在雍饗之北 十葉上  
第三行

特性饋食主婦視飴饗于西堂下

經奠定云云 十葉下  
第七行

鄉射禮肉謂之奠定稍熟也

放籩公曰膚鼎在豕饌西者以膚在豕饌故也魚腊自

有饌饌四而鼎五茹鼎各從其饌則豕饌西之鼎二羊

饌西之鼎一嫌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腊之鼎從羊見其

尊也

經膊脰 十一葉上  
第七行

按膊釋文从肉專聲依說文也

注肩臂膊肱骨膊脰股骨 十一葉下  
第二行

廣韻脰臂節

說文肩膊也膊肩甲也脰亦下也今注謂膊脰股骨是

指後足骨言也與說文異義蓋以下經肩臂膊脰在

兩端之文而決之也然說文之義長

疏此決特性用於仍云禁云云 十三葉上  
第九行

特性用禁言於故注云不爲神戒此注言優尊者不爲

之戒以特牲爲用於言禁謂此爲不爲神戒非誤則謂

注料刺水器也云云第十三葉下  
第二行

按料說文云挹也从斗與聲俗从刀夷誤

按下尸沃盥云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

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執篋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

槃上乃沃者一宗人奉匱水者以匱水注槃中也匱卽

此經之料以料水于鬯謂之料以注水于槃謂之匱鄭

言沃盥用料正謂料卽匱耳士虞記特牲皆有匱內則

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奉匱水也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懷

贏與焉奉匱沃盥其奉槃執篋巾者四人爲之也內則

禮直○卷五

敦牟卮匱注云卮匱酒漿器釋文與疏謂卽懷贏之匱

誤也此匱乃注酒于卮之匱尊勺也又謂之升

經當序南于洗西第十五葉上  
第一行

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瑤田按云當序南于洗西可見東榮在序之東

疏則肩在魚上云云第四  
行

按魚腊從羊膾從豕先羊次豕次魚腊次膾是膾爲下

不得謂在魚腊上疏謬

疏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第六  
行

按陳于洗西稍近南當作洗南稍近西

疏以前肩肱時第十六葉上  
第一行

接前肩當作升

疏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第六  
行

特牲記注是以進之謂作祭之可據此疏改正

經腸三胃三云云第十六葉下  
第一行

按記明堂位疏少牢禮腸三胃三皆長及俎距不連上

骨體可謂明析

疏上升鼎時不制者云云第九  
行

按諸切割自加爲之于爨至載乃言之耳二肺特牲俱

有亦第言載切割非載者事也疏非

禮直○卷五

疏故肩肱在上第十七葉上  
第二行

瑤田按當是肩臂屬脫臂字

疏升之以尊卑者云云第三  
行

按疏俎法四體尊於脊脅句當在升之以尊卑者下

疏又與生人食禮不同云云十八葉上  
第九行

按言與生人食禮不同卽生人進鱗祭進腴是也與饋

尸禮異饋尸橫俎進首祭縮俎進腴右首者縮俎是也

縮俎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橫橫俎者於俎爲橫於人爲

縮故縮俎者或進腴或進鱗而皆右首橫俎者或進首

或進尾進首者右鱗進尾者右腴右據尸與賓之右

注葵菹在綽十九葉下第二行

金輔之據特性饋食禮綽字上增補北字

疏彼饋食當其節二十葉上第五行

按彼饋食當其節謂以醢人饋食之豆用之少牢饋食之禮故曰當其節

經特膚當俎北端第九行

公食大夫禮注特膚者出下牲賤疏云膚豕之所出故云出下牲

經祭于豆間二十四葉上第八行

瑤田按上薦豆韭菹醢醢先設于西葵菹羸醢陪設于

東是以西為上也公食大夫禮上豆之祭閒則此亦當

祭於上豆閒蓋非菹醢醢之閒也

經以授尸二十四葉上第七行

按下食舉疏引此授尸下有尸受祭肺四字據補

經置于膚北二十五葉上第五行

按置于釋文作直于據改

疏是以使祝獨侑二十七葉下第六行

按文以字衍

疏後舉肩者二十八葉上第二行

按文者衍字

注言受者尸授之也二十九葉上第九行

按特牲尸三飯舉幹佐食受加于所俎尸實舉于菹豆

注云舉謂肺脊今少牢三飯後尸授佐食牢幹加于所

時亦實舉于菹豆故至此食舉操以授佐食焉

疏主人守殿之時二十九葉下第三行

按守殿當作受殿

注尸恆坐二十六行

按尸恆坐有事則立尸之為禮也主人恆坐有事則立

主人之為禮也注下四句自釋上一句疏謂墮祭尸餘

是尸與主人為禮非也

疏亦王出房時也三十一葉上第四行

按王出房當作王出戶然鬱人注已作出房則其誤已

在疏前

疏上云韭菹醢醢三十一葉下第四行

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

籩籩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而

饋食用之豐謂此少牢饋食禮是饋食之豆謂醢人饋

食之豆當饋食之節謂用之此少牢饋食也

經受祭二十四葉上第四行

按受祭謂祭肺即切肺所謂祭肺三皆切也上注云祭



肺三爲尸主人主婦

經主婦以爵出云云第六行

按主婦以爵出白亦主婦贊者受之贊者乃受于婦贊者

注資猶減也云云三十六葉下第五行

按詩楚茨既齊既稷注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般之禮既備取黍稷半肉魚擗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是注以祝備取黍稷半肉魚擗于醢以授尸解既齊以孝孫前就尸受之解既稷準特性少牢尸般主人禮爲言也釋文云鄭音資是鄭讀楚茨齊與此資黍同故俱

訓賦

有司徹

注以羞豕匕滂豕肉滂卷十七六葉下第六行

下經無羞豕肉滂注中豕肉滂三字蓋衍疏曰

特性記云棘心匕刻

疏疏七云云七葉上第五行

按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屏謂之櫺今之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金闕上之爲矣又殷以疏勺

注疏通刻其頭

疏不言坐是重之此言坐執之故也八葉上第二行

按疏不言坐三字衍此言閒脫不字執當作輕

承仕按阮氏校勘記引許宗彥說與此同意

疏皆朝事之豆籩饗饋云云九葉上第五行

按文選上有籩人云朝事之籩七字

又按籩人上仍有脫文

疏細切爲糝九葉下第三行

按壑散文亦名道

經脰幣第七行

按特性有司膊皆作脰少牢脰皆作膊

疏所舉未知云云十葉上第四行

按未知上脫育脅二字

疏異於載魚云云十五葉上第一行

於下補正祭進下四字

疏又與尸豕俎同者云云第七行

按尸豕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蓋陳於羊俎西

注讀如或春或枕之枕字云云十六葉上第三行

按今詩作或春或掄王應麟詩考云童氏引韓詩作或春或枕說文云曾杼白也從爪白詩曰或籩或曾或从

手从宀或从白宀周禮地官春人有女春二人注女奴

能春枕者杼白也詩曰或春或枕說文枕从手宀宀

能春枕者杼白也詩曰或春或枕說文枕从手宀宀

从六下几乃尢食之尢與穴字从八者別說文譌作或  
籛或曰此注枕譌爲枕據說文周禮正之

注齊消云云十六葉下  
第二行

敖繼公曰祭消如祭酒然亦注於地他時消不祭此祭  
者重其在俎也

經司馬縮奠俎于羊消俎南云云十七葉上  
第三行

楊復曰羊消俎消字衍敖繼公亦云後消字衍

按羊俎間消字衍文又按乃句內上文奠俎間脫字當

作司馬縮奠消俎于羊俎南如下文主人之設司馬縮

奠消俎于羊俎西也

疑直○卷五

承仕按張爾岐校同

經伯降立云云十八葉下  
第七行

瑤田按伯降退於西階西者便尸醉主人在西楹西行

禮如鄉飲酒禮主人獻介鄉射禮主人獻眾賁時其立

處蓋亦當西序也

注酌者將酢主人十九葉上  
第一行

按下云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云將酢主婦此經將

酢主人注疑當在尸受伯爵降洗文下在取爵酌下爲

誤而酌者二字又因誤而衍加

經于東序南二十葉下  
第二行

瑤田按東序南卽鄉射禮之序端鄉飲酒禮亦奠爵于

序端

經伯升第七  
行

上伯降立于西階西東面至此乃升

疏主人祝拜於席上云云二十一葉  
上第九行

按文主人下當有獻字

經管上餽二十二葉  
上第三行

郝敬曰上餽羊餽也

疏主人獻伯尸無羊肉消云云二十二葉  
下第六行

剛尸字

疑直○卷五

承仕按阮本尸作時與程校同意

按疏言主人獻尸有羊肉消故司士羞豕胥不言縮執

以如羊肉消之禮羊肉消已言縮執文已在如字中也

主人獻伯無羊肉消今羞豕胥縮文無可如故經特言

以見之

經主人共祭糗修二十三葉  
上第六行

按其祭糗修考證依石經作其按下文其受豕胥文正

相似又不賓尸云主婦其洗獻于尸主婦下接其字此

主人下接其字文法一例

經宰夫執爵以從二十八葉  
下第五行

按宰夫當是執薦以從爵字恐誤故下文司士執俎云設于薦東又按特牲饋食注引此作宰夫執薦以從

經辨受爵云云二十九葉上第四行

按下獻兄弟云升受爵其薦胥設于其位兄弟升受爵即設薦胥賓不宜略於兄弟自亦升受爵即設薦胥特牲眾賓升受爵薦俎設于其位獻眾兄弟如眾賓儀少牢自亦如之注因眾賓及眾兄弟之薦文俱在辯獻之下遂皆以為辯獻乃薦然兄弟條升受爵其薦胥設于位文固明與特牲同當不得泥于文在辯獻下生解雖據燕禮然于文無當也又按鄭解眾兄弟升受爵為不拜受爵所以別于長兄弟故釋眾賓長拜受爵言其餘不拜皆與經若是以辯之文戾

疏初享牲體三十一葉下第八行

按文初享當作七

承仕按阮本享作亨

經酌以酢之三十四葉上第八行

按主人初獻尸尸酢之主婦亞獻尸尸亦酢之賓三獻尸今尸亦酢之非因賓致主人而尸遂其意也前主婦亦既致主人而尸乃酢之

疏使二人舉觶為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君之觶云云三十五葉

上第四行

按使一人譌作二薦南譌作君俱據特牲經文改正

承仕按阮本作薦右

注尸拜於阼階上第八行

按尸拜當作酬疏亦以酬言之

疏兄弟之長升云云三十六葉上第一行

按兄弟之長升五字衍疏言若非有升之者則必眾賓長之升以次也

注未受酬者云云第七行

按注疏未受疑俱當作未即經卒字意

承仕按集釋敖氏及單疏俱作末

注延景中云云三十六葉下第六行

按兩漢諸帝無以延景號年者惟桓帝永壽之後改元

延壽延景當是延壽之誤

疏主人常在左云云第九行

左改右 按主人常在右在左者譌也

承仕按阮本作主人常在左主人左人則主人在右

矣程校與之同意

疏上賓獻尸時亦於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三十七葉下第六行

按亦於爵當作尸止爵又按觶當作爵

注上言無消爵不止互相發明三十八葉上第五行

按注互相發明似謂爵不止者亦遂之於下此亦遂之於下者亦謂爵不止也疏義不如此若如注說上疏所云尸不止爵即飲者當云尸更酬伯遂之於下為旅酬也

又按爵不止自對爵止者而言自如特性長兄弟之加爵疏云不止爵即飲是也特性眾賓長加爵爵止此賓一人舉爵如特性之眾賓長其異者彼爵止此遂之於下注言互相明上爵不止可明此之爵亦不止亦遂之於下上不必然也疏義是

經尸不三十八葉下第四行

按聘禮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饋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展矣此尸不顧與聘賓同答亦主人拜尸趨辟主人命宗人送尸出反告賓不顧歟

疏堂上有尸侑之薦俎第九行

按尸侑之薦俎司土歸之矣當云堂上有主人之薦

傅植夫寫

儀禮釋注  
二卷



儀禮釋注序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所傳者為今文孔壁所得者為古文古文得自魯淹中漢志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今藝文志誤作禮記此據文選劉子駿議太常博士書注引無記字皆古字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逸禮三十九篇禮古經五十六篇析十七篇言之故云三十九也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禮禮記之屬禮者禮經也即今儀禮是也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大毛公亨為獻王博士親見其文著之故訓毛詩有苦葉傳納采用鴈雞鳴傳纒筭而朝

儀禮釋注

序

七月傳鄉人以狗葛屨傳婦至門夫揖入東山傳母戒女施衿結帨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皆據禮經黃鳥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據子夏喪服傳當西京之初儀禮已見稱述此古文之學也今文傳自高堂生後取邱蕭奮以授后倉倉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皆立博士通典引石渠禮論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又與梁邱臨通典作黃門侍郎臨即梁邱賀子臨也見漢書杜佑謂失其名蕭太傅韋元成及戴聖論石渠今所傳通漢之論有父為長子斬宗子孤為殤為乳母總數事皆言禮服儒林傳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是也戴德所傳之篇目

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刪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前三篇與今同唐志戴德喪服變除一卷今其文見於通典禮類及禮記正義是為大戴之學戴聖所傳之篇目士喪八喪服九士虞十一本作十五誤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特牲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餘亦與今同小戴記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即儀禮之記是為小戴之學慶氏弟子有夏侯敬及其族子咸又橋仁楊榮曹褒等皆傳慶氏學此今文之學也西漢之傳禮經者夏侯勝善

儀禮釋注

敘

二

說禮服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劉向別錄備載十七篇之目至東漢時而禮經益顯班固白虎通引禮士冠經禮昏經禮士相見經禮喪服經士虞經許慎五經異義引禮覲經說文草部引禮鉞毛牛藿羊豸豕薇即公食禮今文其後鄭君傳小戴禮據後漢儒林傳參考古今文之異同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蓋至是而儀禮之學大著於世矣漢儒稱儀禮曰禮經或直曰禮無儀禮之名惟鄭君六藝論云周禮為本儀禮為末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也儀禮舊無師說馬融僅喪服注一篇其作注者自鄭君始學禮而不從鄭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蒙既篤好鄭學紬繹注文

博攷而研究之爲釋注二卷復詳列古文今文之學兩漢  
經師之授受庶後之學者覽其淵源尊信古禮識其爲周  
公孔子七十子之傳以祛俗儒疑經之妄爲鄭學者其亦  
有取乎此也

道光三年八月十六日山陽丁晏自序



七冠禮

筮於廟門注廟謂禰廟 案說文廟从广朝聲廟古文白  
虎通著龜引禮士冠經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  
何託意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

抽上韝注韝藏箠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韝丸也

案說文革部韝弓矢韝也从革賣聲方言弓謂之韝或謂  
之韝丸後漢書南匈奴傳注引方言藏弓為韝藏箭為韝  
丸左傳服注冰積丸蓋也

儀禮釋注

卷一

一

設洗直於東榮注榮屋翼也疏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  
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翹翼也 案說文木部榮从木榮  
省聲一曰屋栝之兩頭起者為榮史記司馬相如傳倥佗  
之倫暴於南榮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元曰  
榮屋翼也七誘曰飛榮似鳥舒是也漢書揚雄傳列宿酒  
施於上榮兮師古曰榮屋翼也

緇布冠缺項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弁者著  
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級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  
頰為之耳今未冠弁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勝薛名蘭  
為頰 案缺頰同母之字故鄭讀从之蔡邕獨斷曰幘古

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  
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未冠  
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  
尚幼少未遠冒也又云翦鬣鬣簪珥左右一橫簪之以安  
齒結釋名釋首飾箇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  
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幘飾形貌也說文無箇字木部  
櫛箇當也从木國聲玉篇竹部箇公誨切亦作櫛箇同上  
巾部櫛古誨切幘也覆髮上也或作箇廣韻三十六效幘  
幘也廣雅云箇謂之幘

有篚注篚竹器如笱者 案說文笱車笱聶崇義三禮圖

儀禮釋注

卷一

二

引舊圖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高三寸如今  
小車笱

實勺解角相注勺尊升所以酌酒也疏案少牢云鬯水有  
料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升對彼是鬯料所以酌水則此  
為尊料酌酒者也 案疏云尊料注當作尊斗今作升者  
傳寫誤也少牢注云料酌水器也說文料勺也勺所以挹  
取也毛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毛傳挹劑也釋文斗  
沈音主故鄭亦以斗為酌酒也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泚設  
斗注斗所以沃尸也釋文斗音主喪大記沃水用料釋文  
斗音主五經文字云料音主勺也見禮記

緇布冠注今小吏冠其遺象也 案續漢書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鄭目驗時事故以小吏冠况之

面葉注古文葉爲揭 案揭毛木作揭是闔葛本作揭非也士昏禮注古文葉作揭聘禮以柶兼諸觶尚撮集韻二十九葉撮搗說文理持也或作搗少儀執箕鷹搗弟子職作搗以此例之葉搗古今字也

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爲柄 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枋本又作柄士昏禮注今文枋作柄

建柶與注建柶扱柶於醴中釋文捷本又作插又作扱儀禮釋注 卷一 王

唐石經李如圭集釋敖繼公集說作建柶今本皆作捷柶錢大昕曰士昏禮有建柶作建爲是釋文有捷柶二字陸所見注本扱作捷非經文有捷字也晏案昏禮注建猶扱也扱柶正訓建字益徵經文爲建柶無疑

葵菹羸醢注今文羸爲蝸 案說文虫部蝸羸也从虫昂聲

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爲秉 案病秉聲相近史記天官書斗秉兼之絳侯世家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並與柄通說文木部柄或作棟是其例也

黃耇無疆注耇凍黎也 案釋名釋長幼曰皮有斑黑如

凍黎色也

嘉薦宜時注古文宜爲瘳 案宜瘳聲相近詳見毛鄭詩釋

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 案少牢注今文嘏爲格曾子問下旅不假注假讀曰嘏詩嘏假無言中庸作奏格古嘏假格聲相近

青絢縹純注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縹縹中絢也純緣也 案士喪禮注絢屨飾如刀衣鼻在

屨頭上屨人青句注句當爲絢聲之誤也絢謂之拘箸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玉藻注絢屨頭飾也又爾雅釋器絢謂

儀禮釋注 卷一 四

之救郭注救絲以爲絢說文糸部絢繩絢也讀若鳩鳩救通書共工方鳩偃廣雅縹條也內則注絢條也雜記注功說文引作有救紉施諸縵中若今時條也釋器云緣謂之純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

以魁拊之注魁蜃蛤拊注也 案攷工記恍人注之以蜃鄭司農云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拊之說曰

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爾雅釋魚魁陸郭注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卽今之蚶也釋文引字

書云蚶蚶也說文虫部蜃屬魁蛤一名復衆老服翼所化从虫合聲本草云魁蛤一名魁陸生東海正圓陶注形

似紡紆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云是老蝙蝠化為也

周弁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 案弁槃聲相近毛詩小弁讀如槃可證也

士昏禮

納采用雁注納采而用雁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案白虎通嫁娶篇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

主人拂几授校注校几足疏既夕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故知校是几足也釋文校胡飽反 案集

儀禮釋注

卷一

五

韻三十一巧校几足下巧切校字常讀上聲

賓以几辟注辟逡遁 張氏儀禮識誤云鄭氏於儀禮用逡遁字凡十有一開寶釋文獨於此作巡諸釋文之本皆作遁晏案李氏集釋敖氏集說作逡巡後人改也鄭固碑逡遁退讓金石文字記云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戒篇桓公蹙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班固敘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鄭注王揖之皆逡遁釋文遁音旬即逡巡之異字張氏又謂遁有退逃意非也

出於房注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 張氏識誤云釋文云梧受吾故反既夕禮曰若無器則梧授之注曰謂對相授

玉篇梧受也必改為迎受以變舊何也从釋文晏案今釋文作梧受聘禮訝受几於筵前注今文訝為梧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注訝迎也今文曰梧受古从木从手之字往往相通若抵梧一作抵梧可證也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 案白虎通嫁娶篇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束帛儷皮注古文儷為離班氏又引納徵束帛離皮皆據古文

儀禮釋注

卷一

木

大羹湑在饗注大羹湑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今文湑皆作汁 案張參五經文字湑湑並邱及反上从泣下月大羹也下从泣下日幽深也今禮經大羹相承多作下字或傳寫久訛不敢便改說文無湑字水部湑幽溼也从水音聲玉篇水部湑去及切煮肉汁廣韻二十六緝湑羹汁集韻二十六緝分湑湑為二恐是後人強為分別耳釋文引字林云湑羹汁也是呂忱亦作湑廣雅膜謂之臈集韻臈或作湑皆湑之或體字

實四爵合香注合香破袍也釋文香字林作蓋居敏反蓋也以香為警身所奉之幣 案說文豆部蓋齏也从豆蒸

省聲廣韻十九隱香以瓢爲酒器婦禮用之蓋上同

純衣繡裙注裙亦緣也裙之言任也以繡緣其衣象陰氣

上任也 案廣韻二十四鹽裙汝鹽切衣緣也裙音與南

近相俗書作楠見廣韻漢書律志南者任也裙任亦聲相近

故鄭訓爲任

姆纒笄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

案特牲篇主婦纒笄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

其綃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玉藻元綃衣

以綃之注綃綺屬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

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揚之水素衣朱褊傳諸侯繡黼

儀禮釋注

卷一

七

丹朱中衣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

丹朱爲純也

被穎黼注爾雅云黼領謂之褊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

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

矣 案偃假借字本作褊鄭引爾雅釋器文郭注繡刺黼

文以褊領詩疏引孫炎云繡刺黼文以爲褊領說文衣部

褊褊領也从衣區聲方言褊謂之褊郭注即衣領也廣韻

褊衣領也賈疏謂偃領之制亦無可知蓋夫之不改耳

婿御婦車授綏注婿御者親而下之 案白虎通嫁娶云

天子至下士必親迎授綏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

親之心也與鄭義同

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 案通典引作憬隋書禮儀志後

齊納后禮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憬入昭陽殿前至

席位姆去憬王篇憬居承切帛浦鐘十三經正字云憬釋

文同疑憬字之誤

贊爾黍注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疏爾訓爲近謂移

之使近人 案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右之注

爾近也或曰移也

贊見婦於舅姑注古文舅皆作咎 案荀子臣道篇晉之

咎犯左傳作舅犯淮南子說苑亦作咎犯穆天子傳咎氏

儀禮釋注

卷一

八

郭注咎即舅也

婦執筭注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筭筭筮疏此

舉漢法以况義但漢法去今已遠其狀已無可知也 案

筭籥釋文蔞蘆李氏集釋敖氏集說同說文口部口盧飯

器以柳作之象形或从竹去聲作筭皿部盧飯器也从皿

盧聲玉篇竹部筭邱於切又飯器也廣韻九魚筭飯器集

韻九魚口蔞蔞引說文口象形或作筭蔞蔞方言蔞南

楚謂之筭趙魏之郊謂之去蔞郭注盛餅筭也古盧旅多

通用去蔞即筭籥之異文聶氏引舊圖筭讀如皮弁之弁

以繪衣之容一斗廣韻二十二元筭竹器音煩又三十三

線筭音十

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堊 案

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

人之善惡可得知也古采采多通用一說采謂采帛亦通

必用昏昝注用昝使者用昏壻也 壻悉計反從士從 案

壻悉計反以下十四字乃釋文非鄭注也刊注疏者以音

義散附句下而又訛為大字溷入注文遂致貽誤耳閻氏

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亦誤以此文為鄭注謂鄭作反語有

此一係晏謂漢儒注經未有翻切潛邱據俗本注疏謂鄭

有反語失之甚矣又禮記昏義釋文亦云婿悉計反女之

儀禮釋注

卷一

九

夫也依字從士從胥左傳文八年釋文壻俗作婿正與此

文一類其為釋文無可疑者今釋文單行本有此十四字

尤為明證宋李氏集釋明徐氏翻刻宋單注本皆無壻悉

計反云云近刻禮書綱目引昏禮記亦無此十四字江氏

之援據審矣

加於橋注橋所以版筭其制未聞 案聶氏引舊圖橋請

如橋舉之橋以木為之似今之步又案高五尺下跗午貫

舉筭處亦午為之

我與在某不敢辭注與猶兼也古文與為豫 案鄉飲酒

禮注古文與為預李氏集釋經傳通解預作豫當從之曲

禮定猶與也釋文與本又作豫漢書淮南王安傳猶與十

餘日史記作豫高帝紀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

使某氏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既某

重禮某不敢辭 案白虎通嫁娶引納徵辭云云某者壻

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

禮某不敢辭上文既室某也某壻名某之子恣愚注某女

父名也某既受命注某使者名也與孟堅說同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案白虎通嫁娶引帥作率聘禮注

古文帥皆作率班氏據古文

儀禮釋注

卷一

十

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注古文毋為無 案白虎通引誠

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據古文作無也

母施衿結帨注帨佩巾 案說文巾部帥佩巾从巾自或

作帨白虎通作施襟

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注姆教人者 唐石

經有此經十四字通典有曰未教以下九字李氏集釋經

傳通解楊氏圖敖氏集說並有經注十八字今本全脫晏

案白虎通嫁娶篇授綏姆辭曰未教未足與為禮也此亦

一證漢儒所引又在開成石經之前

視諸矜鞶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案曲禮幼

子常視無誑小雅視民不桃釋文並音示義皆與示同漢書高帝紀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滄曰視音示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爲示

士相見禮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麋執之注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如麋執之者法獻麋有成禮 案白虎通文質篇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雁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右贊執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麋與麋同文上下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

儀禮釋注

卷一

士

膳葷注古文葷作薰 案漢書霍去病傳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熏齋也師古曰葷與薰同

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柀 案古从曳从世之字多通用論語雖在縲絏之中史記孔子世家作累繼司馬相如傳揚桂柀文選子虛賦作槐廣韻十七薛泄亦作洩

在野則曰章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 案易泰卦拔茅連茹釋文茅鄭音苗

鄉飲酒禮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 案白虎通鄉射云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

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厭字或作撻字者古字義亦通也 案下賓厭介介介厭眾賓升注今文厭皆爲揖鄉射禮賓厭眾賓注引手曰厭今文曰揖眾賓說文手部揖讓也从手耳聲一曰手箸句曰揖大祝賈疏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撻入門之禮推手曰揖引手曰撻左傳成十六年釋文撻揖也覲禮疏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撻

降盥注復盥爲手坊汗 案燕禮注主人復盥爲拜手坊儀禮釋注

卷一

五

塵也說文坊塵也

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注繚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尙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 案大祝九祭八曰繚祭鄭司農云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引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說文弗橋也橋舉手也張爾岐句讀作不字解謂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與經注皆不合

昨階上北面再拜崇酒注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案鄉射禮注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樂記復綴以崇注崇充也

設席於堂廉注側邊曰廉 案說文广部廉仄也从广兼  
聲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今算法謂邊  
曰廉角曰隅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 案鐘師以祓夏注  
祓讀為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笙師以教祓樂鄭注  
祓夏之樂鄭以陔為戒者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說文示部祓宗廟奏祓樂从示戒聲

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 案大戴禮易本命云斗主狗盧  
注斗之次似狗故擇人

肺皆離注離猶挫也 案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  
儀禮釋注 卷一 三

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廣韻十二齋割割刺又作劉同集  
韻十二齋割挫劉說文刺也引易士卦羊或作挫劉

鄉射禮

乏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 案周禮射  
人王三獲三容先鄭注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爾雅釋  
宮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  
防隱見周禮聶崇義引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  
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鞞漆之

東南面酢主人注酢報 案魏了翁要義作醋前注云將  
洗以酢主人釋文作醋劉云與酢同音義士虞禮尸以醋

主人釋文醋本亦作酢特牲禮注古文醋作酢易繫辭可  
與酬酢釋文稱京房作醋說文酉部醋客酌主人也从酉  
昔聲酢醖也醖酢漿也酬醋字當从昔酸酢字當从乍古  
文作酢假借字也

袒決遂注遂射鞞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  
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案小雅決拾既伏  
傳拾遂也廣雅二十六緝拾收也斂也

兼挾乘矢注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 案大射注  
古文挾皆作接集韻三十帖挾接說文俾持也或作接檄  
類切

儀禮釋注 卷一 丙

昨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筈注筈矢幹也 案攷工記妨胡  
之筈注筈矢幹也故書筈為筈杜子春云筈當為筈筈讀  
為橐謂箭橐矢人以其筈厚為之羽深注筈讀為橐謂矢  
幹古文假借字筈即筈也注故書為筈當是為筈之誤

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注拾更也 案禮記投壺左右告  
矢具請拾投注拾更也集韻二十九葉拾更也音笈

搢三而挾一个注搢插於帶右 案經傳通解魏氏要義  
俱作搢捷也士喪禮搢笏注搢捷也內則搢笏注搢猶扱  
也典瑞王晉大圭先鄭注晉讀為搢紳之搢謂垂於紳帶  
之間廣人先鄭注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於所插也士冠

禮注扱柶於醴中釋文作捷柶廣雅扱扱也

執旂負侯而俟注俟待也今文俟爲立 案說文立部俟

待也彳部待俟也古俟字从立故今文誤爲立

下射從之中等注中猶間也 案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

注中猶間也大射儀中等注中猶間也記間傳中月而禮

孔疏中間也釋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間中也

右執簫注簫弓末也 案釋名釋兵弓其末曰簫言簫梢

也

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古文縮皆爲蹙 案大射注古文縮

皆作蹙士虞禮古文縮爲蹙縮蹙聲相近

儀禮釋注

卷一

五

與適左个釋文个劉音幹義見周官下同 案梓人上兩

个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先鄭注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

者也後鄭謂个讀若齊人惰幹之幹上个个皆謂舌也

後文記云倍躬以爲左右舌注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

左右出謂之舌集韻二十八翰个射侯舌也居案切

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 案詩江有汜云

不我以箋以猶與也檀弓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未嘗與到

公室國語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爲以國策燕

策得賢士與共國史記燕世家與爲以古與以通用

乃羞注燕設陷具所以案酒 案案酒當時語詩關雎疏

引陸璣疏云接余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璣

三國時人去後漢未遠猶有此語

五臟注古文臟爲臠今文或作植 案臠臠聲相近書禹

貢厥土赤植墳釋文鄭作臠徐鄭王皆讀曰臠攷工記注

故書臠或作機後鄭謂機脂膏敗臠之臠以偏旁字攷之

植臠機臠臠植皆聲近假借

杠長三仞注杠槿也七尺曰仞 案爾雅釋天素錦綱杠

郭注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玉篇木部槿竿也論語包咸注

呂氏春秋高誘注楚辭大招王逸注莊子庚桑楚釋文並

云七尺曰仞與鄭說同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之說

儀禮釋注

卷一

六

爲定其論至爲精詳賈疏引王肅四尺孔君八尺之說非

也

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 案聶氏引舊圖

幅長二尺有足置韋當於背韋當長二尺廣一尺置幅之

背上以藉前釋名釋衣服襦襜其一當背其一當背也與

鄭說合作當爲正後人加衣旁

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也 案左傳昭三十一年

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古肱弓聲近通用

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爲繁豎 案小雅蕃維

司徒漢書古今人表蕃作皮字音婆漢書繁延壽亦音婆



徐鍇繫傳曰樹之言豎也樹豎亦聲相近

於郊則閭中注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曰

北唐以閭 案周書王會解孔晁注北唐戎之在西北射

禮以閭象為射器山海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郭注閭即

羴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麋羊一名山驢引周書曰北唐以

閭亦見鄉射禮又荆山其獸多閭綸山其獸多閭女几之

山多閭即谷之山多閭

燕禮

冪用裕若錫注今文錫為錫 案大射注今文錫或作錫

賡觚於賓注賡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賡皆作騰疏

儀禮釋注 卷一 七

梘弓云杜賁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賡揚舉也賡送也揚

近得之 案大射儀賡觚於賓注賡送也古文賡皆作騰

公食大夫禮眾人騰羞者注騰當作賡賡送也易咸卦賡

口說也釋文虞作賡疏引鄭康成云字作賡賡送也詩小

雅百川沸騰玉篇引作沸賡古賡賡賡並通用文選傳武

仲舞賦騰觚爵之斟酌兮李善注引儀禮曰騰觚於賓又

曰小臣請賡爵鄭曰今文賡皆作騰武仲漢人據今文也

洗象解注今文曰洗象觚疏周禮梓人為飲器觚三升鄭

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為觶鄭康成云古者觶角旁

氏似觚故誤為觶時人又多閭觶寡聞觶是以誤為觶

案上文賡觚於公注此當言賡解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

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下文公坐取賓所賡解注今

文觶又為觚大射注今文觶作觶 觶律文作觶非古觶觶

往在 梓人疏今韓詩說三升曰觶鄭駁云觶字角旁友是

相亂 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

見後 氏則與觶字相近學者多閭觶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

觶耳禮器制度云觶六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从三升觶

也說文角部觶鄉飲酒觶从角單聲禮曰一人洗舉觶解

受四升或从辰作觶觶禮經觶玉篇角部觶酒觶也觶觶

同上廣韻五寘觶爵受四升或作觶觶鄭注特性士冠及

儀禮釋注 卷一 六

禮器皆云觶三升與許云四升異鄭依叔孫通及韓詩說

也 又案漢書高帝紀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

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觶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

之急就篇蠡升參升半卮觶顏注卮飲酒圓器也卮謂觶

之小者行禮飲酒角也說文觶小觶也玉篇觶小卮也三

禮圖云觶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卮觶聲

相近

以賜鐘人於門內雷注古文賜作錫 案觀禮天子賜舍

注今文賜作錫賜禮注古文錫作賜賜師卦王三錫命程

文錫徐音賜鄭本作賜禹貢錫土姓史記夏本紀錫作賜

書序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瓚釋文錫馬本作賜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唐石經作來賜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古字多通用

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案腆殄古今字詳見毛鄭詩釋

賓爲苟敬注苟且也假也 案苟敬之苟一說讀如己力

切說文苟自急勅也从艸省从勺口敬字从此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盧刻釋文據宋本作苟今誤作急如

此說於苟敬文義爲順然注訓且訓假則仍作从艸之苟解聘禮記賓爲苟敬注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

儀禮釋注

卷一

九

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 案今詩作酌

漢書董仲舒傳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禮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師古曰勺讀曰酌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釋文酌字亦作勺左氏宣十二年傳荀子禮論篇並

作勺

大射儀

以狸步注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 案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注後鄭謂狸善搏者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

侯道法之也爾雅釋獸狸子隸注今或呼狂狸說文身部狸伏獸似狸从身里聲

參七十千五十注參讀爲慘慘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 案周禮

射人注大射禮曰參七十參讀曰慘慘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與此注同又射人云士以三耦射豻侯

先鄭云豻者獸名也獸有羆豻熊虎後鄭注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

侯司裘注引此經慘七十豻五十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注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

儀禮釋注

卷一

三

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

也淮南子云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案司裘注謂之

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射義注鵠之言枯也枯

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鵠枯較皆聲相近大雅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緇衣引詩作有枯鄭注枯大也直也又月令

征鳥厲疾注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春秋攷異郵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廣雅作鵠鵠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

以東方鐘磬謂之笙 案周禮既瞭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大司樂疏引尚書笙鏞以間鄭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小雅云笙磬同音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其說先與鄭合則鄭君之義古矣

頌磬東面注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為庸 案周禮既瞭頌磬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疏云尚書笙庸以間鄭云庸即大射頌一也大司樂疏又引鄭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古頌

儀禮釋注 卷一

圭

庸聲相近

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 案說文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戴侗云唐本云从豆从山丰聲蜀

本曰丰聲

綴諸箭注古文箭作晉 惠棟曰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為晉杜子春曰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晏案說文木部楛楛木也从木晉聲引書曰竹箭如楛集韻二十三綫箭箭翦箭說文矢也隸作箭或作箭箭 案奏肆夏注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

周禮鐘師杜子春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子春當承平之初年且九十則呂氏必東漢以前人也魯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也與呂說不同

度尺而午注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 案少牢篇午割之注午割從橫割之記內則注午達曰羈正義引儀禮注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

儀禮釋注 卷一

圭

獲者興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案禮記毋固獲釋文獲

一音護古文作護聲之誤也 且左還毋周注古文且為阻 案說文且所以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虞書黎民阻飢詩思文疏引鄭注阻讀曰俎釋文引馬融曰祖始也檀弓曰祖者且也且阻聲相近

揖以耦左還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 案相人耦詳見禮記釋注

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 案士喪禮續極三注極猶放弦也以韜指放弦今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續又一明不用也周書器

服解有象玦朱極

順左右隈注隈弓淵也今文順為循 案攷工記弓人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為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後鄭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說文循行順也釋名順循也循其理也月令順彼遠方呂氏春秋作循集韻二十二稗順古作巡巡循亦聲近通用

公親揉之注揉宛之觀其安危也古文揉為紐 案鄭訓揉宛者弓人云長其畏而薄其徹宛之無已應鄭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釋名釋兵簫附

儀禮釋注

卷一

三

之間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揉紐聲相近說文米部糝糝飯也从米丑聲集韻四十四有糝或作糝是其例也 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為筵 案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儀禮釋注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聘禮

制元纁束注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周禮趙商問  
 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君  
 答云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 案觀  
 禮注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  
 相似由此誤也周禮內宰注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  
 純四狶疏云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狶何  
 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尺三尺二寸又大廣四  
 儀禮釋注 卷二

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  
 三誤為四也大戴禮公冠云公冠四加元冕盧注四當為  
 三字之誤說文載籀文四作三與三字相涉形之誤也  
 使者載旒注古文旒為膳 案後注古文旒作膳既夕注  
 古文旒為膳  
 取圭垂纁注今文纁作璪 案後記注古文纁或作藻今  
 文作璪觀禮注今文纁或為璪周禮典瑞纁藉五采五就  
 先鄭注纁讀為藻率之藻司几筵加纁席畫純先鄭注纁  
 讀為藻率之藻中車藻車藻蔽注故書藻作轅杜子春轅  
 讀為華藻之藻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為

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說文王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  
 王臬聲虞書曰璪火粉米今書作藻艸部藻水草也从艸  
 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或从澡作藻今詩作藻五經文字  
 纁釋繭出絲禮經或以為藻藉之藻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 唐石經集釋本或作簋 方注竹  
 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  
 圓此方耳疏籩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  
 實之籩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 案李綽尚書故實晉書  
 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于齊民要術並食經  
 中檢得是今所謂餠餅桓元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  
 儀禮釋注 卷二

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浼自是會客不設寒  
 具通雅云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莫不祭之下及酒脯寒  
 具致敬而去楚辭糗糒注吳謂之膏環亦曰寒具通俗文  
 曰寒具謂之餽一日安乾晉時客食寒具汚桓元衣元自  
 是不設饑餽南史虞悛作扁米糲一日寒具一日糲糲一  
 曰饑饑集韻一先饑靈年切饑饑寒具干寶曰司徒儀吏  
 死祭用饑饑四十五厚饑饑朗口切饑饑環餅也  
 大夫為承擯 案大戴禮朝事作大夫為承擯漢書百官  
 公卿表相國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說文丞翊也从収从  
 山山高奉承之誼

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此文出齊語晏子辭案公食禮注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劉向新序晏子曰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疏云齊語者謂齊人之語困學紀聞謂此文出韓詩外傳而不引晏子亦攷之未詳耳

歸饗饋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案歸饋古今字詳見論語孔注證偽

壹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案公食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又皆如饗拜注古文饗或作鄉

儀禮釋注 卷二 三

致之以侑幣注古文侑皆作宥案有司徹注古文侑皆作宥

赴者未至注今文赴作訃案雜記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說文赴从走聲徐鼎臣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是

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作齋案少牢禮注今文資作齋古齋資通用詳見周禮釋注

出祖釋轍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詩傳曰轍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案鄭引詩傳毛詩生民傳取羝以轍道祭也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轍鄭引生民詩詩家說

曰將出祖道犯轍之祭也引聘禮記作舍轍禮家說亦謂道祭舍釋古通用又泉水毛傳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儀據禮經文

絢組注采成文曰絢今文絢作約案集韻十八諄絢說文圖采也儀禮作絢約松倫切古旬均通用

爲肆注肆猶陳列也古文肆爲肆案玉藻肆束及帶注肆讀爲肆肆餘也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

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爲砥案說文氏至也从氏下著一

一地也厂部底從厂氏聲或作砥集韻十二齊底至也禹

儀禮釋注 卷二 四

賁覃懷底績震澤底定史記夏本紀底作致小雅維周之氏箋云氏當作桎轄之桎古至砥聲相近

賄在聘于賄注古文賄皆作悔案玉篇貝部賄贈送財也賄同上釋元應賢愚經音義賄古文賄同古文作悔假借字

禮尊於東廂案唐石經李如圭集釋作東箱當从之九經字樣箱音廂見儀禮公食大夫禮公揖退於箱觀禮記

几俟於東箱注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

篋之形史記周昌傳作廂漢書鼂錯傳趨避東箱揚敞傳

啟夫人遠從東箱說文有箱無廂當以箱字為正新附收廂字非也

唯羹飪注古文羹為羔飪作脰 案說文彌部鬻五味盂

鬻也从鬻从羔或省作鬻或从美作鬻小篆从羔从美作羹羹本从羔古文省作羔食部任大孰也古文作任或作恁郊特性腥肆爛脰祭注脰孰也爾雅釋言饋饋稔也釋文稔字又作任同古任任脰稔並通用

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穢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

儀禮釋注

卷二

五

古文稷作縷 案周禮掌客案八十筥注引聘禮記文稷

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栝之栝謂一穧也秬讀為秬秬麻答之秬魯語其歲收田

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韋注引聘禮文稷六百四十斛說

文又部秉禾把也从又持禾禾部秬五稷為秬从禾弟秬

二秬為秬从禾千聲稷布之八十縷為稷从禾叟聲徐錯

繫傳曰此卽十筥稷也漢書王莽傳孟康注縷八十縷古

稷縷通用

公食大夫禮

賓栗階升注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

級而下曰彘釋文彘勅略反 案說文彘乍行乍止也从彘止讀若春秋傳曰彘階而走今公羊傳作階階何休注階猶超還不暇以次廣雅彘奔也

倫膚七注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 案禮王制必卽天論釋文論音倫理也釋名釋言語論倫也有倫理也大雅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

啟筮會注會筮蓋也 案鄭注多以會為蓋釋詁蓋會合也蓋與蓋通取蓋覆相合之義說文會合也蓋覆也从皿大徐鼎臣曰大象蓋覆之形盒蓋也夫徐本烏合切又作盒鐘鼎款識有印仲盒銘云伯堯自作饋盒薛尚功引

儀禮釋注

卷二

六

說文盒覆蓋也

腳以東廕臄牛炙注腳臄臄今時臄也牛曰腳羊曰臄豕曰臄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腳作香臄作熏 案內則腳臄

臄釋文腳牛臄也臄羊臄也臄豕臄也字林云豕羹也說

文內部臄豕肉羹也从肉堯聲臄肉羹也从肉霍聲玉篇

內部臄羹臄也集韻十陽腳牛之美者古文作香如腳一

作香之例也薰卽臄之假借

牛鮓注內則謂鮓為膾然則膾用鮓今文鮓作鮓 案釋

器魚謂之鮓注鮓鮓屬也見公食大夫禮說文魚部鮓魚

脂醬也出蜀中從魚旨聲釋名釋飲食鮓也鮓以鹽米醱

魚而爲菹也鄭以內則魚膾當之蓋聶切爲膾更細則爲  
鮮醬也玉篇魚部鮓巨黎切魚名又鮮屬鮓同上鮓古文  
加菹席誦注菹細葦也今文菹皆爲莞 案莞正字古文  
假借作菹說文莞艸也可以作席从艸完聲周禮司几筵  
設莞筵禮器莞簟之安小雅上莞下簟箋云小蒲之席也  
鋼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苦苦茶也今文苦爲芼

案士虞記鋼芼用苦若薇有滑注苦苦茶也古文苦爲芼  
今文或作芼特性記鋼芼用苦若薇注苦苦茶也今文苦  
爲芼芼乃地黃非也說文艸部芼地黃也从艸下聲禮鉉  
毛牛藿羊芼豕薇許从今文作芼故爲地黃爾雅釋草茶  
儀禮釋注 卷二 七

苦茶芼地黃鄭作苦依古文故不取今文說也毛詩采菽  
傳羊則苦豕則薇亦據禮古文又案芼从艸下古音戶  
集韻十姥芼或作芼後五切與苦聲相近今本或从卞誤  
觀禮

侯氏裨冕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  
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  
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剪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  
服所掌也 案玉藻裨冕以朝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  
毳也荀子富國篇大夫裨冕楊注衣裨衣服冕謂祭服也  
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

之諸侯以下亦服焉又大略篇大夫裨冕楊倞引鄭注觀  
禮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云云至卿大夫元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注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屏  
釋通解揚復放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 案司几筵  
繼公本作黼是 王位設黼依鄭注依之制如屏風然明堂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鄭注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釋文依本  
又作展同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詩疏引郭氏音

義云禮有斧展者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展也因名爲  
斧展是也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康成三禮圖云展  
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釋名釋牀帳展倚  
儀禮釋注 卷二 八

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三言可以屏障風也鄭以屏風况依  
者據漢制言之  
伯父實來子一人嘉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案寔實  
古通用詳毛鄭詩釋嘉寔並从加聲古音相近士喪禮注  
賀加也晉語賀大國之寔於已說苑辨物賀作嘉說文賀  
以禮物相慶嘉也廣雅釋言賀嘉也

匹馬卓上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  
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 案素的卽白的也  
釋畜駒類白顛郭注戴星馬也說卦傳震爲的類虞翻曰  
的白顛額也的从勺聲古亦音勺 見實之初 與卓聲相近  
筵釋文



故鄭訓卓爲的

喪服

苴經杖注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 案釋名釋喪制經實也傷摧之實也

苴經大桶注盈手曰桶桶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 案士

喪禮注鬲搯也中人之手搯圍九寸釋文鬲又作桶同說

文手部搯把也从手鬲聲或从扈作扼集韻二十一麥搯或作扼扼

擔主也注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釋文

擔市艷反 案喪服四制或曰擔主釋文擔是艷反集韻

義禮釋注

卷二

九

五十五豔擔假也禮記擔主時豔切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

升之一 案喪大記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

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溢古通鑑趙岐孟子注鑑二十

兩也荀子儒效篇今有人於此肩然藏于溢之寶漢書食

貨志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溢二十兩也釋文引射慈喪

服變除與鄭說同王肅劉達袁準孔倫葛洪俱謂滿手曰

溢非也

既練舍外寢注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壘爲之不塗

壘所謂聖室也釋文壘古狄反 案說文壘飯適也一日

未燒也从土穀聲大徐本古歷切

子嫁反在父之室注謂遭喪後而出者 案通典引馬融

注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鄭君之義本於師說也

繩屨者繩菲也注繩菲今時不借也 案方言云絲作者

謂之履麻作者謂之不借釋名云齊人謂草屨曰屨或曰

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曰搏腊搏

腊猶把作麤兒也周禮弁師注璩讀如薄借蔡之蔡說文

糸部緝一曰不借緝史游急就篇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

古注不借者小屨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各自有不須

假借因爲名也不借薄借搏腊音之轉耳

義禮釋注

卷二

十

父卒則爲母注尊得伸也 案通典引馬融注父卒無所

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鄭義亦本師說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 案

通典引馬融注尊同者亦爲大夫服周也鄭依師說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

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

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疏此馬融之輩

舊讀如此鄭以此爲非故此下注破之也 案通典引馬

融注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

夫之妾爲此三人同服前注云舊讀昆弟在下賈疏云舊

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

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注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

陽有鄧總 案說文總細疏布也从糸惠聲釋名釋喪制

總細如總也釋采帛總齊人謂涼曰惠言服之輕細涼惠

也

小功布衰裳注舊說小功以下吉履無絢也 案通典引

戴德喪服變除云小功素冠吉履無絢鄭云舊說者謂大

戴也

從母注從母母之姊妹 案通典引馬融注母之姊妹也

鄭依師說

儀禮釋注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從母君母之姊妹 案通典引馬融

注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鄭依師說

貴臣貴妾注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媵娣也 案通典引馬

融曰君為貴臣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

乳母注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 案鐘鼎款識

周伯碩父鼎史頤父鼎銘皆云朕皇攷釐仲王母乳母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服也注從於妻而服之 案通

典引馬融注壻從妻而服總也鄭依師說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

有事其布曰錫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案燕

禮注今文錫為緡說文緡細布也从糸易聲或从麻作緡

釋名釋喪制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

衽二尺有五寸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

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案漢

書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涪曰交輸制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

鉤邊賈逵謂之衣圭鄭云燕尾者亦謂衽旁交輸裁如燕

尾之垂也

士喪禮

簪裳於衣注簪連也 案周易豫卦朋盍簪釋文簪虞作

儀禮釋注

哉哉叢合也大司徒注連猶合也四分律音義引通俗文

綴衣曰簪集韻簪簪同

徹帷注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 案雜記朝夕哭不帷注

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尚幽闇也釋文屨字林戶臘反閉也

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說文屨閉也从

戶劫省聲大徐本曰盍切

為塗於西牆下注塗塊窳 案喪大記甸人為塗於西牆

下既夕注古文塗為役說文土部投陶窳窳也从土役省

聲

不綉注綉讀為紉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河之間

謂紫收繩索爲紵古文縉皆爲精 惠棟曰說文紵紵未  
紫繩讀若旌孟郁修堯廟碑精字作旌晏案玉藻注紵  
也廣韻十三耕紵紫也

縵中注縵笄之中央以安髮釋文縵音憂一音何侯反  
案玉篇糸部縵笄之中央髮也廣韻十八九縵笄巾

半中旁寸注半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  
文樓爲縵旁爲方 案半从牛聲古音與樓近集韻十九

侯半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郎侯切與樓音同上文縵  
中釋文一音何侯反集韻縵屈笄以安髮烏侯切亦與樓

聲近古方旁通用書方鳩僂功說文引作旁速僂功又方  
儀禮釋注 卷二 圭

儀禮釋注 卷二 圭

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施  
決用正王棘若釋棘注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以爲

決今文釋爲釋世俗謂王棘砭鼠 案惠棟曰言王棘可  
以砭鼠也砭古礫字史記李斯列傳十公生砭死於杜張

守節曰砭音貶格反司馬貞曰砭音宅與礫同古今字異  
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砭鼠劉昌宗音砭爲托皆失

之礫鼠見張湯傳晏案周禮繕人注引士喪禮挾用正王  
棘若釋棘挾與決同釋文釋劉音澤大司徒注蒺藜物齊蒺

王棘之屬賈疏謂卽士喪禮王棘是也廣韻二十陌釋棘  
善理堅刃者可以爲射決見儀禮

祿衣注祿之言緣也古文祿爲緣 案內司服緣衣鄭注

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說文無祿字古文作緣  
拒用巾注拒晞也清也古文拒皆作振 案喪大記拒用

浴衣注拒拭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郭注振訊技拭掃  
刷皆所以爲潔清釋文拒音震拒振聲相近

渙濯棄於坎注沐浴餘潘水中櫛浴衣亦并棄之古文渙  
作淥荆沔之間語 案說文渙湯也从水奭聲廣韻二十

九換渙浴餘汁也奴亂切集韻二十九換渙濡沐浴餘潘  
或从需

髻用組注用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爲括 案後文主人  
儀禮釋注 卷二 四

髻髮注古文髻作括禮記皆作括髮周禮注引作掄用組  
說文髻部髻潔髮也从髟昏聲玉篇髟部髻髻同上儀禮

髻用組束髮毛詩曷其有佻傳佻會也德音來括傳括會  
也釋名釋兵栝會也古髻髻掄括聲相近

乃連擊 從唐石 注古文麗亦爲連 案易麗澤兌王弼注  
麗猶連也

繫用鞿注鞿竹篾也疏顧命云敷重篾席卽此鞿篾謂竹  
之青可以爲繫者釋文鞿劉舉琴反說文其闕反篾音莖

案陸氏所引係說文舊音今大徐本作巨今切集韻五  
十三勘鞿其闕切竹篾也十六屑篾篾析竹也

奉尸俛于堂注俛之言尸也今文俛作夷案俛尸聲近玉篇尸部尸古文夷字既夕云俛牀饌於階間注俛之言尸也通典引作夷牀唐石經亦作夷釋文俛本亦作夷穢者以裙則必有裳注古文裙爲襲案周禮賈師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左傳哀十年卜不襲吉東晉古文作習釋名釋衣服裙襲也覆上之言也玉篇襲古襲字

梲豆兩注梲白也案鄭云白者謂白無飾也明堂位夏后氏以梲豆注梲無異物之飾也集韻十二曷梲梲不飾曰梲或作梲

儀禮釋注 卷二 五

兩籩無滕注滕綠也古文滕爲甸案古甸字讀如陳與滕聲相近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易滕口說也九家作乘

掘肆見注肆埋棺之坎也案說文無肆字友部肆瘞也从占求聲釋名釋喪制假葬於道側曰肆肆翳也廣韻六至引釋名作殊

升棺用軸注軸軼軸也軼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案既夕注軸軼軸也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爲軼軼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廣韻三鍾軼軸所以支棺也音拱

楚焯置於爇注楚荆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爇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筮氏掌其爇挈以待卜事案白虎通著龜引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史記龜策傳荆支卜之必制其創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楚焯以荆爲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皆圓而荆心方是以用之挈周禮作契古字通用

既夕 聲三注聲三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與也案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噫也將啟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噫噫警神也古噫與通用樂記鄭注與之言喜也噫

儀禮釋注 卷二 六

也孔疏引爾雅噫噫喜也今釋詁作庶喜巾車鄭注以厥爲與取銘置於重注今文銘皆作名案周禮小祝注銘今書或作名釋名釋言語銘名也記名其功也說文無銘字或借作名

薦馬纓三就注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案中車注先鄭引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習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後鄭謂纓今馬鞅就成也既夕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案披藩聲相近詩小雅蕃維司

徒漢書古今人表蕃作皮是其例也

細萌有幅注翦淺也注今文翦作淺 案攷工記鮑人先

鄭注屨讀為翦後鄭謂翦者如屨淺之淺

兩杆注杆盛湯漿今文杆為梓 案續漢書禮儀志注引

鄭注既夕云牟盛湯漿劉昭从今文省作牟

寶奠幣於棧左服注棧謂柩車也今文棧作載 案五經

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輶輶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傳

下見周禮與棧同今周禮作棧車張參所見本作輶古字

通也

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禪褌 案說文中部褌輿

儀禮釋注

卷二

七

也从巾軍聲或以衣作禪續漢書輿服志諸古麗圭褌閨

緣加上之服劉昭注司馬相如大人賦曰重甸始以為褌

注云褌下褌也則褌之容如旌旒也

甸人築坻坎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坻 案

上掘坎注今文掘為坻廣韻四十七寢坻坎也邱甚切

犬服注答間兵服以犬皮為之取堅也亦曰今文犬為大

此五字依李如圭 案巾車小服皆疏注服讀為簾小簾

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賈疏此小服即既夕云大

服士喪有大服則是小服亦是其常賈氏彼疏依今文為

說故云大服也

木鑣注古文鑣為苞 案鑣苞聲相近曲禮注苞薰也

膏車載簣笠注今文橐為潦 案攷工記輪人注禮所謂

潦申謂蓋車歟賈疏引儀禮今文

實綬澤焉注綬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 案

綬假借字本作菝說文艸部菝薑屬可以香口从艸俊聲

薑禦溼之菜也从艸彊聲故鄭謂香且御濕集韻六脂菝

菝薑屬儒佳切菝菱菱艾引說文菝屬可以香口皆綬之

異文陸璣詩疏謂菝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羅願爾雅翼云

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於

庭池齊民要術廉薑廣雅曰菝菝廉薑也吳錄曰始安多

儀禮釋注

卷二

六

廉薑食經曰藏薑法蜜煮烏梅去澤以漬廉薑再三宿色

黃赤如琥珀多年不壞

士虞禮

鉤袒注鉤袒如今撮衣也釋文擗衣音宣手發衣曰擗又

作擗音患又古患反 案王制羸股肱注謂擗衣出其臂

輕釋文擗依字作擗字林云擗擗臂也先全反廣韻二仙

擗手發衣也擗同釋元應無明羅刹經音義擗古文作擗

同

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

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綬特性少半或為羞失古

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 案後文不綏祭注綏當為墮

特性篇祝命按祭注按祭祭神食也通解作土虞禮古

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按讀同

耳今文改按皆為綏古文此皆為按祭也今文以下十五

釋補今又佐食授按祭注安亦當為按此五字从集

本脫按作綏集釋作今文本少牢篇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

按按讀為墮又上佐食以綏祭注綏亦當作按有司徹篇

其綏祭其楸亦如儻注綏皆當作按按讀為藏其隋之隋

釋文今古文為揄禮記曾子問不綏祭注綏周禮作墮周

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注後鄭云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

儀禮釋注

卷二

一九

屬藏之以依神說文肉部隋裂肉也以內陸省聲

乃綏注古文綏為踐 案釋元應五分律音義綏送律文

作踐履之踐古字通用

有乾肉折俎注乾肉性體之脯也如今涼州鳥翅矣 案

集釋通解俱作鳥翅誤膳人掌乾肉注大物解肆乾之謂

之乾肉若今涼州鳥翅矣說文膳字引揚雄說鳥膳又膳

北方謂鳥膳膳疑鳥翅即鳥膳雉膳之類

主婦亦拜賓注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案漢書成帝紀闈入尚方掖門注掖門在兩旁言如人臂

掖也

取諸脰脰注今文脰脰為頭噎也 案葛本作頭益士相

見禮注今文頭為脰說文肉部無脰字口部噎咽也从口

益聲蒜籀文噎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漢書百官公卿表

蒜作朕虞師古曰蒜古益字也穀梁昭十九年傳歡飭粥

噎不容粒注噎噎也方言噎噎也秦晉或曰噎又曰噎

暮而小祥注古文暮皆作基 案士喪禮注古文基作期

周禮質人邦國暮釋文作基云本或作暮同後漢書郎顛

傳於詩三基注基當作期漢任伯嗣碑基月有成費鳳別

碑基月而致道雲臺碑承祠基年柳敏碑傳於萬基張遷

碑流化八基皆以基為暮

儀禮釋注

卷二

三

中月而禫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

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案釋名釋喪

制間月而禫亦祭名孝子之意澹澹然哀思益衰也與鄭說

合檀弓疏引戴德喪服變除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

月而禫鄭言二十七月遠本大戴足徵鄭君之學有所傳

授矣

特性饋食禮

特性饋食之禮 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大夫之祭性羊

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主婦視饗饗於西堂下注古文饗作禧周禮作饗 周禮

饅人注故書儻作饅鄒引周禮據古文說文饅或作饅

宗人執畢先入注畢狀如又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 案

太平御覽引禮圖畢似天畢以載牲體聶崇義引舊圖畢

葉博三寸中鏤去一寸柄長二尺四寸漆其柄末及兩葉

皆朱

組釋三个注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

案大射注个猶枚也士虞禮注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

曰個音相近方言箇枚也郭注為枚數也說文箇竹枚也

或作个半竹也

詩懷之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 案少牢禮注詩猶

承也內則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正義詩緯含神霧云詩

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

尸備答拜焉注古文備為復 案備復聲相近易服牛乘

馬說文引作備糸部紕或作輔是其例也

養者舉奠許諾注古文養皆作餽 案有司徹乃養如饋

注古文養作餽說文食部養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論

語先生饌鄭本作餽

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注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

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案毛詩卷耳正義引異義今韓詩

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卽

鄭君所云舊說

少牢饋食禮

宿注古文宿皆作羞 案漢書百官表御羞師古曰今長

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

宿一音秀轉平聲則為羞

長杙注古文杙為七 案士昏禮七者逆退釋文作杙者

劉云七器名杙者杙載也士喪注古文杙為七

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釐賜也 案來釐古通毛詩貽我

來牟漢書劉向傳貽我釐麩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鄭伯

於時來杜注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釐城釋文釐音來周

禮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獸人先鄭注引作釐釋文釐

音來本亦作萊

有司徹

乃茲尸俎注茲溫也古文茲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

若可燂也亦可寒也 案說文茲於湯中燂肉也从炎从

熱省或从災作燂廣韻二十四鹽茲燂並同論語注溫尋

也邢疏引左傳賈逵注尋溫也中庸鄭注溫讀如尋溫之

溫

取糗與暇修注暇修擣肉之肺今文暇為斷 案釋文暇

本又作段釋名釋言語斷段也分為異段也暇斷音用近

東解於其長注古文解皆爲舊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解  
案釋文集釋作延熹今本作延熹誤後漢桓帝紀延熹二  
年初置秘書監官校書當在此時歷十餘載至靈帝熹平  
四年始刻石太學盧文弼謂延熹爲熹平之誤此說失之  
乃據於魚脂俎注今文據爲據 案嘉靖單疏本作據朱  
本釋文同今本作據誤說文手部據撮取也从手據聲五  
經文字手部據之石反見禮經今本釋文亦音之石反正  
與據音合



笑

義

八

禮

禮

和

光緒二十二年  
卯十二月  
書局



遵義鄭珍撰

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採用鴈

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

案儀禮每篇首句是其標目其目為士禮者曰士冠士喪士虞士相見凡四篇此經止首曰昏禮原無士字則為上下通行之禮也原前聖之意蓋以天子諸侯雖尊其未即

儀禮私箋卷一

位而昏者即天子之元子適士也其即位始昏者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必不能外六禮而別有所行而其行六禮也雖使者異人車服異等圭幣異制送逆異宜至儀節之大端尊卑無或異故筆以為經據上下通制立文而不專名為士亦猶喪服為上下通制或降或絕自以人分不可自為士之專禮也曰下達者總冒全篇言此禮自上通下云爾放氏云此謂自天子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也餘禮用雁皆當下達惟錄記者乃首標士昏禮其所納微或異此本朱子意言之記亦多士庶所行至漢大師題次篇目因於經目外加士字標曰士昏禮第二其實經原不以為士禮也康成但據先師題次即是專為士禮於下達二字不得以媒以下

通其言解之朱子譏其迂滯不通宜矣而朱子言大夫

鴈士執雞昏禮摯不用死故士至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

意下達二字為用鴈一事而發則是禮為士禮而下達乃

文主大夫說亦不安近秦氏蕙謂謂男先乎女六禮皆然

故曰下達不特用鴈一事沈氏彤謂昏禮上當脫士字下

達上當脫使媒氏三字皆就鄭義推說要非經本情

又案白虎通義云用鴈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

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注取順陰陽往來本

前義疏釋以夫為陽婦為陰取婦人從夫之義非注意惟

云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極確秦氏蕙田乃謂士庶人攝

盛故用大夫之鴈若卿以上當用本等之摯不必下同大

夫不思摯不用死若孤執皮帛則為死物矣

又案媒氏者媒妁之稱凡會合兩姓男女者士大夫則親

戚僚友為之是謂之媒周禮媒氏自是官名以掌民判號

媒氏非以一官而與眾姓作媒也疏謂此官傳通男女使

成昏姻非注之謂

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

注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

其禮於廟也

案神祖父之神也駸五經異義卿大夫無主几筵以依神

故少牢之祭有尸無主布席訖主人將以當行之事告凡

六禮皆然使若祖父臨之

儀禮私箋卷一

儀禮書局集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支阿爲殿

案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禮至納徵始昏定而受幣甫行

柔釋尙不爲親何親之之有所謂示親親者蓋女家於六

禮皆爲神設席使若祖父臨其禮者然而其神位在阿之

後後楣之前使者當阿致命其意壹似親近几筵令主人

之親問之者然所以示親近主人之親也不然主人在阼

階上賓乃深至棟下以致來命何爲哉此康成所以必從

古文也或以棟下與主人南其甚相懸度或別名爲阿當

從今文安知鄭義

女從者畢珍玄纒笄被穎黼在其後

儀禮私箋卷一

三 儀禮私箋卷一

案經婿從者內有婦人女從者內有丈夫丈夫玄端婦人

衿玄穎黼兩家同經於階下止敘丈夫夫下止敘婦人令

互見也婿家往女家迎婦者男婦皆謂之御御迎也女家

送女往婿家者男婦皆謂之媵媵送也春秋公子結媵陳

康公及其大夫非伯以媵秦穆姬齊婿與婦各從車二乘

析歸父媵女是媵不專爲婦人也婿與婦各從車二乘

車容三人除御者一人可知送者迎者男婦各二人也婿

之從車二乘其一爲二丈夫所乘以相婿至女家行禮者

如婿至大門檜者請事而對以吾子命某云云者其辭卽

出此二人非婿自對之也其一爲二婦人所乘沃婦盥餼

婦餘之御其非男子無疑若非實有請女之事何由得稱

爲請蓋從往女家者也婦之從車二乘其一爲二丈夫所

乘以護視女之在塗致器阻而歸繼俎者出其一爲二婦人所乘女之衣服沐浴飲食纒笄及受筭受脯等事皆賴之者也

賓升其面奠薦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注賓升奠薦拜主人不若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

參

案出出廟門也婿降之下先言出始云婦從降自西階明

止是婿行婦卽行見男率女從之義非必雙雙而同降階

也奠薦後女出母左受父之戒及西階上受母之戒至降

階則下記云庶母及門內施繫列女孟姬傳姑姊妹戒之

門內皆不容婿在其間故婿降徑出廟門亦禮不參也婦

儀禮私箋卷一

四 儀禮私箋卷一

車在廟門外婿出登車以待授綏放氏云降出出外門俟

婦車亦在大門外案曲禮客車不入大門注謙也聘禮注

賓車不入門廣敬也是非客車則入大門矣又穀梁桓三

年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卽廟

門則闕門卽大門惟婦車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其兄弟

送至此視登車訖加景已驅故可不出大門若女至大門

外始登車而見弟送止於門內古今有此情理乎

御者代

案此車夫家所供御以來迎者爲夫家之人今若御婦殊

擬代御者當是女家之子弟

婿乘其車先俟於門外

案婿接續於代者卽下車出大門外乘其車先發諸從婿者亦隨之而發及己家大門外其贊婿者及婦人訝者亦當同俟

媵御沃盥交

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媵沃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案御疏云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李氏心傳云婿家之女侍以其爲婦人是也云賤侍則非下經徹同牢之饌設於房中云媵後主人之餘御後婦餘贊酌外尊酌之又盥饋之饌亦徹於房中云媵御後姑酌之雖

儀禮私箋卷一

五

無媵媵先言無媵則有有媵者矣媵乃婦之女弟至於婿家而僅與其賤侍對食饌餘有此理乎且姑酌御以禮優之也而謂須進酒以與其家婢侍漱口安食更有此理乎然則媵御爲兩家隸子弟之妻妾無疑

又案盥以潔手時婿與婦以將同牢禮食故婿盥媵沃之婦盥御沃之敖氏謂媵沃御盥御沃媵盥媵御須盥何爲說殊謬注之南洗北洗司馬氏書儀謂洗在階階東南既升階不云降階何由復至洗所因改制夫婦先盥乃升階愚竊謂南洗不獨如司馬所疑婿卽降盥而婦人禮不下堂媵又焉得沃之至於北洗在房中北堂婦若就盥當由尊西出室戶入房戶始北至洗所此時新婦初至於大門

寢門皆婿揖入及入室亦婿先導之謂入室後卽隨婿家從者出室入房以至北堂就盥盥訖又出房入室復尊西之位亦斷無此理據朱子家禮婿交拜後婦從者布席

席於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盥於南婦從者沃之婦盥於北婿從者沃之婿折婦就席其云於南於北卽在室中推朱子之意蓋以康成謂設在室南者爲南洗設在室北者爲北洗非指在庭及北堂者故撰家禮依用之經注之情必如是乃通而無礙愈見朱子於鄭義無微不至稱過勝司馬諸人遠矣上經設洗於階東南者爲舉者盥出及贊者洗爵酌酢之用北堂洗舅姑饗婦時乃設之又案敖氏巧於改鄭於此盥亦熟計婿與婦皆不合遂云

儀禮私箋卷一

六

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於北洗不思盥者將爲有事以示潔媵御此時並無其事而忽至北堂共盥胡爲乎

贊者設樽於席前蒞醴在其北

案贊者蓋二人此與禮婦之贊下記謂之老卽父之家相年高者也其贊同牢宜有一人副之夫婦祭則皆祭食則皆食酌則皆酌拜則皆拜所謂一與之齊也若贊止一人則每事皆婦後於夫於經諸事皆不合且每酌婿受爵拜贊替拜訖乃復降洗升酌授婦及婦拜贊答訖其夫婦乃皆祭中間婿持爵久待尤礙事理故知宜有二贊始贊婿者老贊婦者卽老之妻歟

婦人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

注豆東菹醢之東

案同半之禮夫婦共俎故曰共半而食以同尊卑共半猶曰共俎也上經陳三冊其實特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升升於俎下經婦盟饋特豚合升制載注制載者有册載之册俎左册載之姑俎異尊卑是册姑異俎分載故云册載夫婦同俎其載故云合升而異俎者為異尊卑則同尊卑者共俎決矣又其饌在奧近南夫婦席位東西正向故曰對席對筵若少偏則非對也此在經及注甚明白李氏如圭云婦亦有俎以俎設豆西魚次腊特於俎南陽氏復據為圖於婿婦席前各有三俎特經之極放氏獨晰其謬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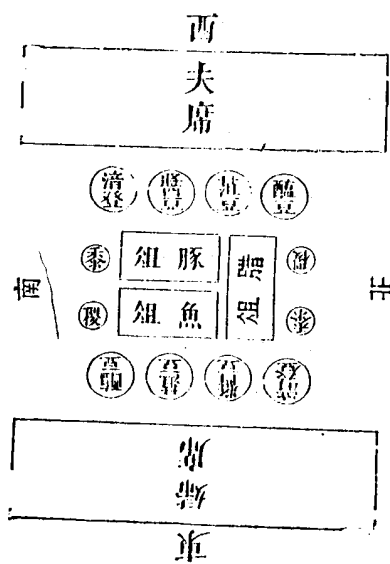
儀禮私箋卷一

七

廣雅釋名

七俎從設為三七三俎甚合而謂婦席於婿席少非以其說婦豆所當推之則婦席去婿席過半又謬對席之義然於同半無悖也後之說者反斥為誤而從楊氏經義紛岐其指益晦今先繪圖明之後案經注疏之而諸儒之非各見矣

夫婦對席對俎圖



儀禮私箋卷一

八

廣雅釋名

案此饌婿婦醢菹醬清各一列中間三俎豚魚並橫設腊特縱設黍稷夾於兩旁為一列由婿前視之其豚魚俎當醬之全北及菹而南及清其腊俎北及醢而南及菹於婦前其豚魚俎當菹豆之全南及醢而北及醬其腊俎南及醬而北及清黍稷清登醢豆過半而與豆登齊直以橫計之三豆一登通四尺八寸以縱計之二豆兩俎亦通四尺八寸合之適四方如一而以四敦配三俎橫計之多於豆登一寸八分設諸器若一一緊接則一寸八分突出南非兩邊非方正之象也案公食禮腸胃皆橫諸俎垂之少半禮腸胃長皆及俎拒拒是俎足中央橫者腸胃既垂及於拒則俎兩兩橫列中間必有空地又公食禮賓非莊

於上豆之間祭上銅於上銅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祭  
梁稻祭於醬滄間少牢禮非菹祭於豆間昏禮注凡祭於  
脯醢之豆間兩者并始有間間可容祭亦必是空地可見  
凡設饌其俎豆銅登之等每器四邊皆略空不相緊接在  
設者如其位置均其疏密以配成方正無定度也他饌之  
方或縱多橫少橫多縱少此同牢之饌當均合四方如一  
寓夫婦周完之義與用鮮生殺全同意注於設滄醬南下  
云饌要方是釋所以設醬南之故蓋壻饌至設敦訖則止  
缺其右上方不方置登醬南以補其缺則方矣

又案俎入設於豆東謂豚魚腊三俎以序相從而入皆設  
於豆東也豚魚當醬菹腊當滄醢故統云豆東注謂菹醢

儀禮私箋卷一

九

之東不及醬者以可知取文便耳疏云醬與菹醢皆在豆  
知不在醬東者下文醬  
東有黍稷故知在  
菹醢東矣注意經此句總言下乃析言之腊縱設當豚

魚故承頃設之兩俎云俎非以此益知上下二俎字非專  
指豚也李氏如圭謂俎以牲體為主故豚專得俎名菹豚  
因云別見魚腊則此俎指豚俎皆以經不見設豚強為之  
說不知經云魚次即見豚先設於魚之上矣後依之作圖  
者置腊俎橫當豚俎其魚俎北成一大空全非古制

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滄於醬南  
注饌要方也

案上已出贊者此復云贊非間字也特牲注入設俎載者  
是凡俎皆即用載者設之上云北面載執而俟所以俟者

俟贊者設豆訖入設之也經以設豆是贊者繼設俎是載  
者繼設敦登及對饌又是贊者故設俎後必復出贊字其  
為設人始明以此言之是夫婦之豆登敦皆贊者所設俎  
皆載者所設經文一字不略如此若夫婦異俎文於菹醢  
在其南北上之下又當云俎入設於豆西魚次腊特於俎  
南然後云贊設黍稷滄敘次對饌乃詳今此下至設訖皆  
贊為之異俎之非即此一字益見黍西當滄北當豚俎全  
不當醬而云醬東者此時滄尚未設不得云滄東豚魚兩  
俎止當其一又不可云俎南唯有言醬東見與俎為列而  
在豚南耳賈氏不憚經立文之指直以黍正當醬楊同敦  
說俱本之不合宜也

儀禮私箋卷一

十

又案古人設饌無論禮食常食皆必成方弟子職凡置彼  
食其設要方康成特牲注凡饌必方明食味人之性所以  
正是饌之定制也盛饌者醬菹醢溼物用豆諸乾物用簋  
牲魚腊用俎黍稷之飯用敦稻粱之米用簋簠太羹滄用  
登芼羹用銅此其定器也豆圓徑尺二寸竹之簋瓦之登  
皆同簋簠口底徑俱五寸二分厚八分敦圓徑及厚同通  
口之厚徑六寸八分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儀禮氏  
禮圖此  
定度也其廣狹既各不同而所用之多少亦異故當其設  
之必視禮器之多少廣狹配合使之方整雖非四方如一  
而長短疏密行列井然要不使有侏離邪漫不正不齊之  
象故儀禮凡設饌未有不方者康成注此設滄於醬南云

饌要方也注特牲腊特於俎北云腊特饌要方也發此以例全經非要方者止此二處賈氏疏二處俱不明鄭情愚竊嘗細繹之賈孔說禮制時有不同亦互有長短設饌之法方不方止在特俎如賈義凡俎皆橫設則諸饌無一可方孔氏曲禮疏云案公食大夫禮士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然則孔義是以凡特俎皆縱設與兩行俎之橫設不同說儀禮設饌必依此義然後於經注處處照合若賈氏全謬矣蓋俎數用奇自三以上皆兩兩橫設必餘一而無偶故謂之特每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如用三俎者以兩俎橫之即

儀禮私箋卷一

十一

設對醬於東

注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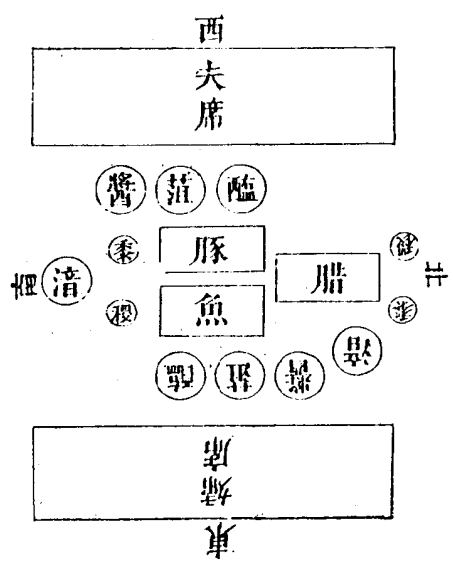
案婦與夫正對其醬在右與夫同故不言所當而注明之

注臨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所稷設滂於醬北案腊卽上特於俎北者也三俎在中脣致夾其南婦敦夾其北爲一列經本文明甚沈氏彤乃以腊謂婦腊卽婦之特俎若然婦腊之北有豚魚二俎二俎之北乃設二敦經宜云設黍於俎北不應隔豚魚而取腊明位置也且隔豚魚云腊北卽是黍稷在豚魚之南居二俎之中間尤不通矣而云異俎與經注都合豈其然乎

賈氏疏說圖

儀禮私箋卷一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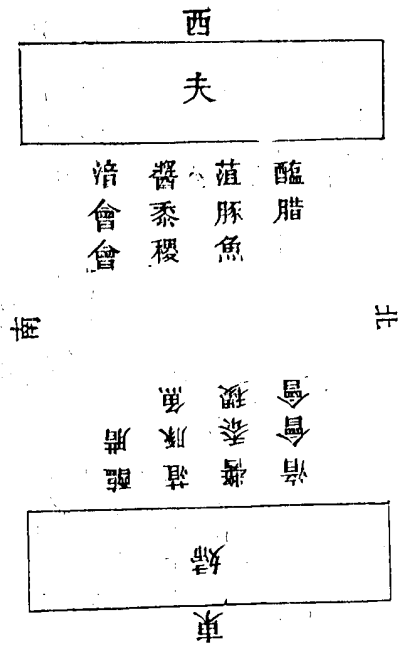


廣雅釋名



案疏云設壻清於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於饌北設婦  
 清於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得要方注云要方者據大  
 判而言耳又云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如賈意其  
 設饌當如此直是以壻前三豆兩俎兩敦為大判之方其  
 餘不在方內經注自失解

楊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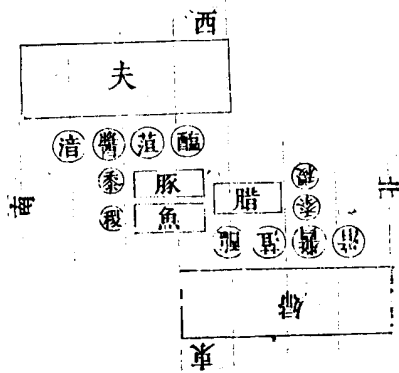
儀禮私箋卷一

十三

左傳雅言局在木

楊氏據集釋夫婦各俎不論器之度數廣狹於兩席前均  
 為橫三列縱四列全與經背

敖氏集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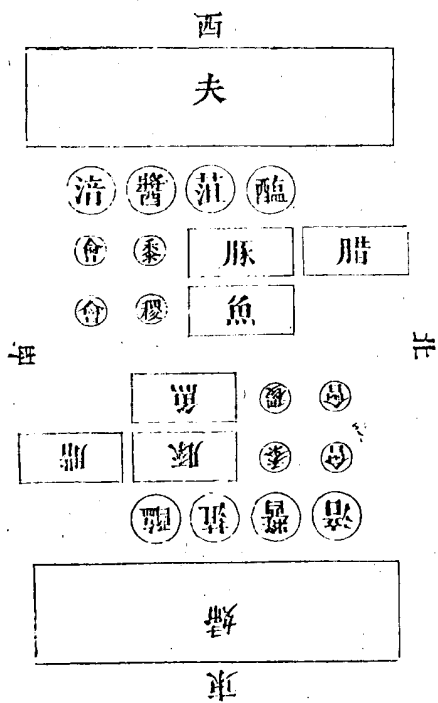
儀禮私箋卷一

十四

左傳雅言局在木

敖氏說婦饌云經文設黍於加北對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豆二在醬南俱而特俎之東婦席於壻席少北不正相向同之當如此誠如沈氏所議對席北去壻席過半夫婦徑不相直不稱敵偶之義又非特不方已也

沈氏小疏圖



儀禮私箋卷一

五

沈氏形以楊圖合經注而未盡更圖此正之云豚魚東若腊復東則饌不得方故特設於俎北黍稷東若滂復東則饌仍不得方故特設於醬南蓋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云饌方固不數特設者若通數即不可謂方席前各三豆二俎二敦橫之三列縱之二列俎之長適當二豆之徑敦之徑當豆徑俎廣之半有奇參差配合饌乃得方又云壻布席於奧對席當布於案布案當避戶則布奧亦不得逼牖下乃兩席正相鄰愚案異俎之說已得罪於古禮饌之不方無論矣沈氏又杜撰增飾其說尤謬夫俎之云特者以俎數奇而兩兩橫設必有一單其單者乃以為特滂之用登本是豆類何特之有乎腊與滂同是饌必不數二者而後饌方然則數二者其饌仍不方也亦大惑之甚矣

儀禮私箋卷一

六

西  
夫

滂 醢 醢 醢  
會 黍 饗  
會 饗

豚  
魚

腊

牛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野  
車

恒

儀禮私箋卷一

七 廣雅書局

張氏惠言以夫婦共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  
直婦醬清當特俎經云設黍於腊北蓋當腊少北略言之  
案黍經明言設於腊北強謂為當腊少北已謬又知其不  
合而欲改北字為末附會疏文謂疏明以黍在腊末蓋由  
己造經矣

儀禮私箋卷一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御布對席

案設饌訖乃布婦席者以兩席若齊布則置饌不便又未定饌之佔地近遠故必諸饌具陳乃以婦席就而布之敖氏謂未布婦席已布夫席示尊卑之義非其意也以此足則兩席中間空地甚廣不礙設者往來何不兩席一時同布夫即席便指婦即席而必久立尊西以待饌具乎

贊啟會御於敦南對敦於北

注啟發也今支啟作開古文御為給

儀禮私箋卷二

廣雅書局

案以上布對席是御故復出贊字明異人

贊告具至祭薦黍稷肺

注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指婦使即席薦菹醢

案上云啟敦會與告具事連中間不廁異人而云贊告具今誤增贊字也注以告具指婦文相承恐讀者不別故云贊者西面告饌具壻指婦使即席以明告具是贊指婦是壻若經原有贊字則云告者西面足矣豈嫌指婦為贊者而如此費辭乎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至如舅姑醴婦之禮

案此象舅姑生時厥明贊見見訖醴婦之禮此經謂之奠菜禮記謂之廟見執筭菜所以為誓變棗栗股脩而用菜

者蓋神之不敢褻味非以為祭而當留饋也婦行此禮後

別有祭禰之禮乃以象生時盥饋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

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必祭成婦義者婦

有其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可知廟見止是

見舅姑告來婦祭禰乃成婦其養之義於經注判然甚明

惟其養統於嫡故庶婦舅姑存既不饋亦不祭其祭禰

者惟適婦若庶婦止有廟見耳賈孔以此經奠菜後更無

祭舅姑之事遂以廟見奠菜祭禰為一而孔氏更云盥饋

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既不饋亦不廟見曾子問疏說此經者

因云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庶婦則無之惟於三月祭行

之時從主婦入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

儀禮私箋卷二

廣雅書局

夫為子也妻者則皆為舅姑也婦舅姑生則寢見之沒則

廟見之生則饋於寢沒則祭於廟兩事以寢廟分存沒以

適庶分行否不以饋與見為存沒相對謂生不饋者死不

見也孔子亦云庶婦亦以棗栗股脩見舅姑存既當見沒

何以即不當見乎若初不告某氏來婦而至祭行之時矣

列內賓宗婦之班以助祭事恐舅姑有靈當怪彼何人斯

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耐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此所問未廟見者豈專為女之為適婦者乎如適婦乃

得廟見若孔子言是必廟見始成婦為庶婦者不將終身

不成婦乎則孔疏之悖經害教明矣或曰果奠菜祭禰是

兩事經既略記何以亦遺之曰十七篇之禮其不備者多矣如昏禮於郊特牲知不賀不用樂於雜記知見姑姊妹兄弟及束帛之制於昏義知有敬成之祭皆足補本經所未及曾子問之廟見祭禘案文讀之與上女家三夜不息燭壻家三日不舉樂明是四事非盡見戴記則自廟見外三事皆未由知此亦猶本記之補本經僅一二語卽的證矣後人強以經之奠菜合之記之祭禘使古制順天理當人情者滯晦不通豈經注之過

又案舅姑偏沒庾蔚之謂厥明見存者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謂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廟見亡者曾子問疏未賈氏云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知就是

儀禮私箋卷二

三 廣雅雅書局

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案庾說絕無理賈說但不見姑亦未協姑偏沒則祠於皇姑皇姑於舅爲祖廟姑耐於此婦自必見於此何曰無廟可見若必有專廟始可見則庶士庶人無廟者豈舅沒亦可不見乎又或說舅之祖廟舅爲祭主子婦不得越次而奠於曾祖廟此亦誤以奠菜爲祭推之不知奠菜止是告來婦而入見耳非饋舅之祭也如其說令舅沒祖在而主昏時舅無廟耐於其祖婦亦不當見舅於曾祖廟乎要是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姑偏沒而不告來婦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理聖人決無此制崔氏義於大夫士庶有廟無廟皆可通是確說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案經文納采至請期五禮皆行事於女家之儀節男家直若無事者然愚嘗思使者之行五禮也其將禮者有所執之鴈及束帛儷皮是物也必先自男家之主人授之而主人又必有以命之在女家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於廟中爲神鋪筵陳几使若祖父臨之以受其禮其敬慎重正至矣豈男家以先祖之承宗繼嗣者求人而顧於居室堂階之間褻焉率焉以授之禮而命之往乎又使者四次往女家受許諾之命及厚待之醴取脯而出執以反命於男家其將於何致脯於何致命豈女家慎重如此至男家卽於居室堂階之間隨便受之曰吾旣已知之乎聖人制禮斷未

儀禮私箋卷二

四 廣雅雅書局

有如是不倫也玩記文然後知經之不備載男家者記盡補詳於此三句之內凡行事蒙下二句括男女兩家行六禮而言受諸禰廟其受屬使者歟在男家爲受主人之鴈與皮帛及納采問名卜吉告期之命在女家爲受主人諸不敢辭敬不敬須之命及主人之醴其受屬男家歟爲主人受使者四次執脯反告女家見許之命下所謂某旣申受者也其受屬女家歟爲主人受賓當阿所致之命楹間賓授之鴈竝下云主人受幣士受皮者也若屬昏者其於父則受醴酒及往迎之命往奠之鴈昏義所謂親受之於父母者也於女家則鴈奠降出是受其女於女父坊記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者也凡此皆於禰廟受之足明男家

當遣使醮子及使者反命之時亦必於廟之戶西設筵右  
几以依神使若祖父臨之然後行事決矣如此則兩家於  
六禮直以祖父臨之不止於一告使祖父知有此事而已  
故其致辭並稱某有先人之禮言此禮由先人非由己也  
明乎此則曲禮齋戒以告鬼神及左傳王子圍布几筵告  
莊共之廟者皆男家受於禰廟之正理不待旁推曲證而  
自明矣經以男家行事可昭女家知之故文從略記欲詳  
見男家及行事之早晚故特著此三句不然女家六禮皆  
受於禰廟經文已明惟五禮用所不見記但言必用昏昕  
足矣何須贅受諸禰廟乎自漢已輕讀此三句故白虎通  
義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之強說朱子通解亦從

儀禮私箋卷二

五 廣雅書局

之而反疑左氏不足信然其所定家禮納采則兩家主人  
奉書以告祠堂迨使者反男家主人更以復書告祠堂親  
迎則兩家主人告於祠堂乃醮其子女析理協義之精自  
與先聖昭合特不知經記已有明文說者相沿不瞭故於  
納幣一節獨不告廟是其稍違者耳  
又案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至厚其別也此節自  
兼男女兩家言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  
告鬼神謂此亦據此經所詳女家設筵右几明文而言其  
男家自可知非以告君諸事為專主女家而援女家之禮  
為證也疏不明注意遂以經為專主女家復云醮子但自  
齋絜止在寢不於廟其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乃多生葛

藤矣文王世子五世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妻必  
告告與下文練祥則告同故注以為告於君於昏禮告廟  
絕不相涉左傳昭元年疏據以推告廟為古禮云亦既告  
君必須告廟尤牽附無謂至隱八年鄭忽先配後祖事鄭  
解祖為軼道之祭直是忽與媯氏在陳已成夫婦而後行  
耳祖為先世之稱又為道祭定名古無以告祖廟為祖者  
鄭解自較賈逵確當要非主白虎通不告廟之說乃云然  
也杜氏說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此據楚圍語推得非他  
有所本其言是矣而實非傳文所謂然亦止得其一不知  
六禮皆然經固有此明文也近盛氏世佐力伸齋戒告鬼  
神為男家告廟的據而云康成不主告廟故注曲禮及左

儀禮私箋卷二

六 廣雅書局

氏皆非並緣此記不明說皆顛倒

女子許嫁笄而醮之稱字

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  
其禮

疏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注云  
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彼以非許嫁笄輕故無主婦  
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醮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  
案女之笄猶男之冠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皆為成人  
死不為殤而女笄以許嫁為節若年至二十尚未許嫁其  
成人與男子等亦不得不笄以成之笄當同冠止一次必  
無以後許嫁再行笄禮之理雜記所謂執禮之婦人即主

婦女賓也其禮實同惟笄後則髮首與許嫁者別耳不然既無主賓執者何禮彼注明非許嫁之笄乃鄭未定之論當以此經注為確未字而笄恐仍須以醴禮之非醴醴以酒也至笄時主婦猶冠之主人女賓猶冠之男賓冠之三加皆賓著之何得笄女如雜記疏賀瑒之說謂主婦為著笄乎皆肌解未允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

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

象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

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儀禮私箋卷二

七

廣雅書局

疏一手執兩足毛在內又云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為外釋

之則文見

案辟即摺也執者二人各摺其皮如生狀而倒執其足使

首向下足向上毛在內而左其首待堂上致命即放其外

足則文露而向堂矣受皮者亦二人各自東方從執者之

後出於其左坐受而仍摺之持以向東則受右人者在

前受左人者在後為逆退也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案士大夫三月一舉祭祭日與昏期兩不相謀婦入夫室

之後有不及三月而祭者有不止三月而祭者而新婦之

助祭要以入室三月為斷所以然者以此婦新來於大家

酒漿饔豆菹醢之等乃始諳知而後可往與女賓宗婦之

列以執事助奠也如昏未久而春祭則婦不行待夏祭乃

行如春祭未久而昏不及三月而夏祭則婦亦必待秋乃

行也此無論適庶婦皆然疏云此據適婦舅在無姑或舅

沒姑老者其庶婦無此事全非經注之情至舅沒姑老之

適婦夫於嘗祭之時必祭既有妻自應為主婦與之主祭

必不以祭時娶未三月而不行使祭無主婦之理然則必

有祭前廟見而不待三月即行者矣經特不備言耳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

儀禮私箋卷二

八

廣雅書局

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

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案同使贊者禮婦耳禮適婦亦無酬酢以庶婦用酒與適

用醴異斯謂之醴也婦摯見舅姑則舅姑禮之婦摯饋舅

姑則舅姑饗之禮與饗各有所因微然兩事婦不分適庶

無不見舅姑者因無不禮之者故雖舅姑已沒而婦既奠

菜以象生時之見猶必老禮婦房中以象生時禮之也若

庶婦既不盥饋因亦不重以饗禮矣注以經言庶婦之異

於適者獨不饗未著故因醮並明之文於庶子之婦下云

使人醮之不饗也者猶云庶子之婦使人醮及不饗也原

非以不饗釋醮疏謂以醮普饗非也盛氏世佐乃並斥注

為誤其不明注意與疏同

昏辭曰吾子有惠賜某室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注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注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之女

案男女結昏當納采之先必其為親友者知某氏有男某氏有女年德門戶相若乃始居中媒之而其事必自男氏先可乃聽可否於女氏在男氏亦未遽妨焉可也必審之於親黨卜之於蒼龜乃始可之而聽媒氏成之苟女氏不

儀禮私箋卷二

九 廣雅書局

許未害也至女氏亦審之親黨卜之蒼龜而可之則男氏更不容變議以次行六禮而已此經賓請主人云惠賜室某謂以前許昏成約而主人對以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謂一如媒氏以前所議則是禮雖首云納采而兩氏議昏已一成不易矣以今揆古同此人情議昏之初媒氏於兩姓止往來口說至於兩姓俱諧儼然行之以禮其最要者女之生為何年月日其父母為何人其名為某某其次為幾此皆必得一文書具之然後女之長幼及出之適庶今所議者何女始有可憑若止恃主人對一女名其他皆待女嫁之後男氏始聞而知之古今決無是理且卽論女名如魯之重宋之棄秦之簡璧苟無文書而但憑口對保聽者必

記之乎又必能辨重是輕重之重棄是棄適之棄而簡璧

是簡策圭璧之簡璧乎故愚意主人西而對者必卽以此文書授賓是為對以女名也名所議之主故止曰問名耳納采問名兩事一貫而實以問名為主所以先納采者以采擇引問名之端所謂禮有由始不然則已慙已蹙也觀主人對賓之問名而猶以備數擇之措辭則納采之為發端可見夫在納采之前媒氏於此女年紀之長幼所出之適庶未有不知卽主人納采之對亦明曰某之子矣而請名乃曰女為誰氏若尙不知女為何姓氏者然蓋以前皆口說至是而請具書其年名所出以與男氏重難之際極有不便置辭者故惟借卜筮以為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

儀禮私箋卷二

十 廣雅書局

卜敢請女為誰氏其意若謂人則無不知矣但欲取決於鬼神則不得不詳確云爾其實納采之前兩姓之卜吉已久止是禮文節次必如是而後宜耳既云加上男氏於知名之後無妨更卜以盡其慎重之意要是人謀者苟以德義決之於先鬼謀亦絕無不協者卽不再卜前固吉矣至是而始納之以為禮之一節亦誰責以未卜乎奚至不吉則使人告之而漫以人之處女聽其采擇取捨乎故六禮問名為始納徵為中親迎為終而以納采納吉請期飾其間使曲成文理皆不欲直情徑行近於夷狄之道而究其本意則皆為養廉恥也以此求之則注云誰氏者謙不必其主人之女卒曰某氏不記者明其為主人之女實是禮



意經意無所謂不合不安秦氏愚田曰注當云對以女者今日某氏與前經主人西面對

注語不合云不記之者明其為主人之女更不安而賈疏名有二種之說為不明

經注本指張生支葛即程子不信問名又上亦可不必矣

程子曰昏禮問名納吉納幣皆須牛若問名了而

又上納上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是難信也

又案禮記昏義疏解問名為問女所生母之姓名不知六

禮中何為須行一禮請得女母之姓名以上之其說實為

極謬然其致謬也必有由嘗謂禮記正義屢經覆校中間

駁雖不通處皆出於荒經粗淺者之手非顏孔原文也如

女之所生母乃問名時文書具有一端顏孔所據六朝

舊疏必其說有如愚所意者中數及女之生母而粗淺人

不顧全義剛併成說亦自不知其不通耳

儀禮私箋卷二

十一 廣雅書局

又案誰氏者義疏云措辭之體獨得經意盛氏世佐乃云

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一則以姓為氏如姬

氏姜氏是一則以字為氏如戴嬌太妊詩曰仲氏是上文

某氏來婦某姓也此女為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

字不敢斥言也若姓氏於媒氏傳言已知之何必更問注

誤以為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有謙不必其主人之女之

曲說愚謂盛氏誠辨但上文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曲禮亦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是明明女許嫁乃笄笄乃字

之與男子冠而字同乃女子之常也雜記云女雖未許嫁

子長猶未許人者非常事也此時方及問名何從有字若以誰氏為字

且太逆耳矣此與敖氏謂氏是女之伯仲姜氏上均以問

名為問字者同一未細思也願以注為曲說乎

又案經主女父主昏之常而言故曰某之子若祖父及伯

叔父主昏當云某之孫女某之兒女弟女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

注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

疏母命之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此注

似母親命者鄭略言之

案疏蓋本公羊隱二年傳曰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

友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注禮婦人無外事

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母命不得達此

儀禮私箋卷二

十二 廣雅書局

春秋經師之言也愚謂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此

孔子之言也與此經正合安見母不可命使乎

支子則稱其宗

注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弟則稱其兄

注弟宗子母弟

案此承親皆沒言亦皆無父母者父母在其命使當與宗

子同惟無父母乃稱適長主昏耳所以然者命使必於廟

也稱其宗之宗與稱其兄之兄皆即適長一人適長於庶昆弟不必皆爲之見故曰宗若同母則皆其弟故曰兄也此止宗子兄弟一世而有娶妻娶婦兩府在內蓋必兄弟死其適長爲繼禰之宗而爲其父立廟乃各爲其支子親沒者主昏若兄弟娶婦無廟則命使仍以繼禰者主之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云云

案親迎爲昏禮大節此記若不親迎者先儒或以爲因荒政省禮多昏則不能例士以上或曰是庶子則醮子無適庶之分故氏云指無父者親迎必受父命無父則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以經云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及濯概祭祀推之是三月者待婦廟見之後也親沒乃廟見故說誠

儀禮私箋卷二

三

廣雅書局

然然無父者如上文支子稱其宗弟稱其兄既可以主昏命使何不可以命迎亦非無命可承萬氏斯大因以爲專指宗子而宗子其親皆沒既躬命五使自行主昏於此一節何以必須生父之命古者大事親不在無不告廟而行者楚子圖如鄭逆女曰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受命於祖廟明文也若告廟不得爲承命廟見又得爲成婦乎則指宗子亦未嘗沈氏彤云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畢則使人迎之既竣事乃俟於門外婦至再拜稽首而後婿入說尤杜撰古之君於臣家吉凶不與聞禮運新有昏者期不使是何公事必屬此將昏者使廢其禮乎愚意此不親迎當是婿有疾病之故男女兩家既定某日嫁娶

婚期在邇兩家事皆備理不可改使婿於昏期之先一二日病不能行則勢不可往是宜往告女家從權使人迎之此情事之所不能無者非此則無由不親迎也

愚因此不親迎者之見女父母而知親迎者亦必有此一節也蓋與人之女牀合爲親於女父母有子道而生相親之誼焉往見以致其親敬古今人無異情也但於經無明文如敖說以親迎時主人揖入母立房外爲卽是見婦之父母乎觀此記見在寢而非廟擊是雉而非鴈見時婿先再拜主人答拜而見畢又有一獻之禮主婦之薦婿以子道行之女父母以親愛客之其情文至懇質也若親迎時迎賓入廟主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卽降出其

儀禮私箋卷二

十四

廣雅書局

拜稽主爲以鴈授女竝非特見女父之儀而猶曰自門至階與女父拜揖卽可云見至於女母時在房外卽如疏云婿之奠鴈在房外當楣而母自爲送女婿自爲授鴈直是兩不相接其不得卽當此禮明矣然則將特見於奠鴈之先乎而又非也女父母之爲親以親其女乃親之也未奠鴈婦尙未從已則婿之名不定遽以子道見其父母而其父出內門亦遂以尊長臨之無是理也且婿至卽入廟奠鴈何暇脩相見之禮愚意不親迎者三月後往見是以婦廟見已之父母而成婦道卽已不得不見彼之父母以成婿道明相稱也然則親迎者其三日後行之乎三日醴饗皆訖已成婦矣記以經無文故詳其儀節禮辭所異者唯

不親迎行在三日後也

儀禮私箋卷二

十五

廣雅書局印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儀禮私箋卷二

遵義鄭珍撰

公食大夫禮

宰夫東面坐啟籩會各御於其西

注亦一一合御之各當其籩之西

疏御者仰也籩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合御各當其籩之西為兩處

案上文宰夫設黍稷六籩於俎西二以竝東北上黍當牛

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其陳設六籩之詳鄭無注賈氏因

不及孔氏曲禮凡進食之禮節正義其序次公食大夫陳

設云黍稷六籩設於俎西黍籩當牛俎西其西稷稷西黍

儀禮私箋卷三

廣雅書局集

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為兩行以合賈氏此疏云籩蓋

兩兩相重各當其籩西為兩處知賈孔諸儒其說是一竝

以為東西兩行南北三行敖氏吳氏竝謂錯以終南陳為

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則是南北兩行東西三行

於經文二以竝句似合終不若古說為當蓋二以竝東北

上承設六籩于俎西下則是謂六籩東西二行相列而其

上則以東北也按云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明第一行

稷之西復錯以黍此行始終按云南陳則稷與黍稷南陳

而東其視上行錯以終為一行自見如此成東西兩行仰

籩蓋為兩行處是三蓋相重為一處也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注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案上文賓升席坐祭正饌畢不言賓興降筵席上無從北

面此云北面辭知賓降祭酒於上豆問訖即降筵其處以

下文公受宰夫東帛以侑賓降筵北面注云北面于西階

上例之知公受宰飯梁時賓即降筵于西階上北面立至

公設飯梁賓北面辭即在此待公設梁畢乃從此往席前

坐遷之

又案注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據公視設醬經云賓

坐遷而東遷所公視設清于醬西賓坐遷之注云亦東遷

所是醬與清皆由西遷之東此飯梁公初設在清西與清

相接賓又遷而西之明梁不與清相接使清之西有空如

儀禮私箋卷三

廣雅書局集

此乃得東西各成一饌界限畫然而梁於加饌在東為上

亦分明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

注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疏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此先者反之謂第二人

以下為先者

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籩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

注籩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

疏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

梁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而在黍稷正饌之西

眾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蒸降出

注授授先者一人

案公食禮設饌為宰夫專職則設俎之士與此設庶羞之士必宰夫屬也王之膳夫上中下士凡十四人諸侯數殺一士執一豆羞豆十六自然不能一次進設若是他士即小國豈不足十六士之理注以羞人不足授已復出取解反之誠確其復出當不過一次以諸侯雖殺上文設七俎已有七士其數當不止此先者非一人其執豆魚其而進皆是先者當並反出取豆故云先者反之於此初次眾人之中執腳者居前即令此一人升堂陳設是一人為先者中之一人故經云先者一人升為別出之辭非上下文兩先者即謂一人也疏於上節先者云謂第二以下除去升

儀禮私箋卷三

三

庶羞書局

堂不反之一人為說仍與經文不肯

又案此士設庶羞與上公親設清儀節正同清宰右執饈左執羞此云蓋執豆如宰清宰由門入升自西階此士亦由門入升自西階清宰進階不升堂授公此士亦進階不升堂授清宰以蓋降出此士亦以蓋降出惟清云授公此止云授不注授誰執故注特明之云授授先者一人上下比例知鄭讀盡階不升堂授為句蓋宰當授太羹時先去饈蓋惟以饈授公因以蓋降階而出則眾人騰羞者授庶羞時亦各先去豆蓋惟以豆授先者一人因持蓋降出經注本分明如此

又案吳氏章句不知庶羞之上是宰夫之屬私意人執一

豆十六豆人無不足者又不知先者一人升句是提出先者中之一人亦不知鄭氏注盡階不升堂授句讀而讀授以蓋為句因不從鄭注反之為復取之說云先者反之句當在進階不升堂之後授以蓋之前先者反之授以蓋謂先者授豆而以其蓋反授之騰羞者疏以先者為第二人以下注謂騰羞者授先者蓋說俱未妥同一先者不應上下異說又羞在豆騰羞者亦無從不授豆止授蓋之理其說蓋誤讀經因誤讀注注何嘗謂授先者以蓋乎本是進豆與先者設之而止授一空蓋何為此誣鄭可笑

儀禮私箋卷三

四

庶羞書局

以由簋會而西明其廣而兩饈之中間寬二尺四寸為賓取梁清往來之路以見其開之路明則庶羞四列在此路之旁也經文序事簡明乃爾

又案吳氏云其間容設者及賓往來諸饈皆然此特明之案古人設饈之法並是置一列已挨次繼陳或由前或由左右任措手之便無預雷一路入其中陳設理也此設一為是正饈加饈東西分置不可混同故得有間一為是賓須取梁清往來梁清在席前禮不得往來繼席故必有間且有間而後兩饈合成一正方也吳氏添出容設者一層就此兩饈間而論已非禮意又云諸饈皆間容人則為謬極蓋容人非廣二三尺不可如此說席前蒞醢一列其三

經一尺二寸外容人二三尺始設菹醢一列豆亦一尺二寸外又容人二三尺始設牛羊鋼一列亦徑一尺二寸外又容人二三尺始設牛豕二鋼則賓去上鋼近一丈去下鋼踰一丈何以及自扱而祭乎其謬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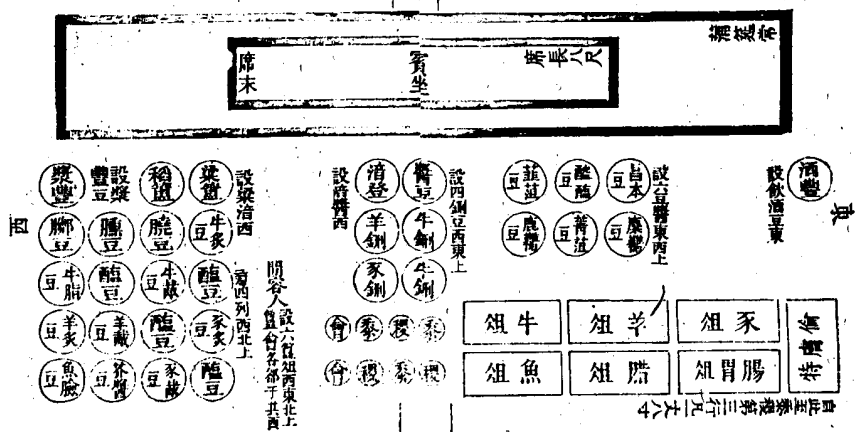
宰夫執解漿飲與其豐以進賓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案宰夫進漿飲當由庶羞之西進當筵末授賓不由閒至賓前也蓋若由閒進其設豐稻西也為稻南一列四豆所隔無論去稻遠近皆於置設不便故必由庶羞之西當筵末以解授賓而即設豐當腳豆之上使饌西角成方賓此時坐席末僅去豐四尺自及奠解

儀禮私箋卷三

五 廣雅書局

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加饌之圖



六 廣雅書局

陸廷任 87

正饌南北六尺東西一丈零八寸為方加饌南北六尺東西四尺八寸為方合兩饌通甬容人二尺四寸東西共一丈八尺饌出筵端一尺賓坐席中無左右多少之不齊

儀禮私箋卷三

七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儀禮私箋卷三

喪服

遵義鄭珍撰

案服制之本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漸至親者一體之親也  
 父子首足父兼母 子兼女夫妻胖合昆弟四體兼姊 兼妹皆骨肉不可  
 分異是為至親其生也恩愛絕常其死也哀痛至極聖人  
 以送死當有已復生當有節一期則天地之中莫不更始  
 也因象之而並斷以齊衰期是為服本由是親以及親情  
 有厚薄則哀有深淺而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之  
 差生焉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  
 而親畢矣是故由父期而上殺則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  
 儀禮私箋卷四

一 廣雅書局

總麻由子期而下殺則孫大功曾孫小功玄孫總麻由昆  
 弟期而旁殺則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  
 麻上之由父而旁殺則父母期世叔父母大功從祖父母  
 小功族父母總麻由祖而旁殺則祖父母大功從祖父母  
 母小功族祖父母總麻由曾祖而旁殺則曾祖父母小功  
 族曾祖父母總麻下之由子而旁殺則子期昆弟之子大  
 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總麻由孫而旁殺  
 則孫大功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總麻由曾孫而  
 旁殺則曾孫小功昆弟之曾孫總麻上由父至高祖下由  
 子至玄孫旁由曾祖之昆弟至族昆弟由祖之昆弟至從  
 祖昆弟之子由父之昆弟至從父昆弟之孫由昆弟至昆

弟之曾孫皆各得四世其服遞殺至總而親畢過此則姓  
 別於上或單於下彼此皆無服故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又由母而推則有母之父母昆弟姊妹兼母 兼弟由妻而  
 推則有妻之父母由姑而推則有姑之子由女而推則有  
 女之夫及子女是為外親外親之服皆總麻惟婦人以夫  
 家為內其尊者從夫降一等其卑者與夫同此親親之本  
 服也聖人乃即其至尊重者而加隆焉至尊莫如父次莫  
 如母故特加父期為斬衰三年加母期為齊衰三年父既  
 加因上推及祖旁推及世叔父並加大功為期母既加因  
 上推及外祖旁推及從母並加總為小功祖既加因上推  
 及曾祖復上推及高祖並加小功總為齊衰三月至重莫  
 儀禮私箋卷四

二 廣雅書局

如適故加適子期為三年加適孫大功為期婦人天夫故  
 移父之斬衰加夫期以同於父而夫若加妻三年則嫌同  
 於母故仍本服而獨以與母並杖示降於諸期焉以外諸  
 親皆如本服若繼別之宗子及其母妻其親屬絕屬者皆  
 為齊衰則以尊祖之故昆弟之子由大功而期則以不足  
 加尊引同己子之故並不得以加服論凡此皆為正服自  
 天子至於庶人男女但有此親其服同也聖人又權其尊  
 卑長幼內外出入而協之以義於是有五降焉天子諸侯  
 自期親以下皆其臣也臣不敢以其戚或君故王公期以  
 下不服諸侯惟尊同者服大夫爵高職重不可以崇親抑  
 貴而人曠官守屢廢祭祀也故旁期以下尊不同則降一



等是為以尊降王公之昆弟視大夫是為以秀尊降王公之子父已不服而已以服臨之不敢也故服不服視父若大夫之子則父已服矣故服不服亦視父是為以厭降女子外成於本宗之服非至尊及大小宗皆降一等其本宗服之亦同之為人後者若子於本生之親皆降一等其本生服之亦同之是為以出降男女未成人者可略矣以其年差三殤是為以年降此皆親親之服既親親當尊尊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所事其君也父君尊同服君視父其黨從君降一等妻從之庶人雖賤必有君略之視曾祖妾於所事亦君也視君所事之妻亦女君也視舅姑其所服亦從之此為尊尊之服有正無降外此有不親而親者有

儀禮私箋卷四

三

恩之繼父慈已乳己之庶母相與居室同室之娣姒及有子之庶母其子已昆弟是也皆為稱情制服焉而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此篇康成以為天子之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賈氏云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確得經情劉芳乃云此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中時復下同庶人其說已誤至教繼公更云惟主為諸侯而作不知若主為天子作其文復當云何豈三年之斬齊天子有不同邪或此經曰父曰父為長子曰父卒則為母曰父在為母曰妻者不足以包天子乎抑或受統於祖曾及以支庶繼統者不當稱為人後者乎適成其誤而巳

子夏傳 鄭氏注

案敖氏謂傳文違背經意者不少未必皆知禮者所為大謬此傳師師相傳為子夏作康成於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世父母諸人條云傳主謂女子子似失之於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條云傳似誤惟此兩處意以傳疏要是商確已見未敢直斥為失誤也敖氏於十七篇多凡改鄭說此且斥及子夏彼蓋自信其說皆合禮意固宜即文學大賢亦淺陋而多違背矣多見其不知量也又云傳之始必自為一編置記後後儒欲從簡便故散移於經記每條之下疑亦康成為之案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條下注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昆弟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問之及大

儀禮私箋卷四

四

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下注注云下傳曰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下注注云傳所云何文綱在足見經記每條繫傳高堂生所傳及孔壁所得已下爾是如此而云康成為之亦誣甚矣  
斬衰三年章 斬衰裳其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妻為夫妻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筓鬢衰三年  
案自斬衰裳至鬢衰三年凡五十字經文一連序下讀亦當一氣直下作一句始得立文本意蓋齊衰以下諸章皆上陳喪服喪期下列為服之人獨此章首陳其服申列其八末乃著其喪期為異所以然者經例首陳五服男女並

同而女之衣與裳連首服符總與男子異不著其異者即於服有遺雜異者於同者之中又於服不晰故經上列服下列人與諸章一例而以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上承斬衰裳且經杖絞帶管屨之同者下蒙布總簡符鬢衰之異者而後以三年總著上男女諸人喪期五十字中固不明備此聖人立文之妙也自子夏離析作傳間爲九條經不相連讀者因昧賈疏云諸章竝見年月惟此不言三年以喪莫甚於斬故表創鉅而已而後儒或謂表孝子罔極之心或謂下齊衰言三年此從可知皆不據本經妄爲之說夫三年達喪諸服統紀經顧含隱其文反借他章以見年月聖人不如如此回曲無謂也且三年之爲痛甚

儀禮私箋卷四

五

廣雅書局印

創鉅齊斬一也齊衰何以忍言三年至此服不止爲父亦不應獨體其罔極之心明經讀卽無諸凡論矣

斬衰三年章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案此條所以不合之上經云女子子在室及嫁反在室爲父者在室女子之常也嫁反在室非常也不可以非常亂常律云在父之室明反時父在也父沒始三年矣然則在斬章矣何以復曰三年也曰諸章年月皆在上著者字以目下諸人此章三年獨在下以承上諸人文不能著者字則不能目此人也故必更加三年也然則下經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何以不言三年也曰眾臣已在

大四百七十八

又案云反在父室明被出而未改嫁者也自主女出在父存之日言若在遭父喪後出者則有處後及小祥後之不同故注依喪服小記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之義補詳經所未言非以經爲專主遭喪後出者設也又案齊衰三年章經不出子嫁反在室爲母以既出此條則此女凡服本宗同在室時可知

斬衰三年章 君

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巾服加麻不服斬也

儀禮私箋卷四

六

廣雅書局印

案注必數天子者以上經諸侯爲天子止是畿外五等諸侯其畿內之卿大夫士爲天子須在此經君內也不數士者士無地則無臣不得君稱也敖氏云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刪去天子則王臣爲天子之服不見於經其增入士蓋以破下傳君謂有采地者及鄭氏士卑無臣之說而主謂公卿大夫士皆得有臣稱君不論有地無地愚謂卿大夫有地有采地也惟有采地則署中邑中分職任事須有常司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晨揖家朝乃適公所蓋自成爲君也此等卿大夫後卽致仕而采地仍在祿厚賦多家事不改其臣者自如爲斬應無殊焉苟無采地卽爵爲卿大夫其當官而卒署中室老以下自應服斬若已休致則家臣之具未必如在官時其曾爲臣

大四百七十八

者去之他所視此卿大夫為舊君矣應從齊衰三月然觀孔子任大夫公西為使原思為宰皆以弟子任事及後不為大夫原思雖是舊臣亦未間服以齊衰三月可見無地之卿大夫暫仕暫已其相家事給使令不過令子弟兼攝論其伏事未始非臣而其長要與受地自成為君者異矣至士止行士田不得受采自然無臣或以士禮冠昏喪祭多用私臣之處疑士不應無臣不知士於平時未嘗無助知家事與供役者所謂隸子弟也及行禮事更需多人想必擇親屬能者為之所謂有司及私臣也以其分庇職事故不得以官司名目若宰士冠若老士昏若史若甸人管人家人筮人卜人外御士喪雍正特等豈實有此臣哉迨

儀禮私箋卷四

七 廣雅書局

事畢而所謂有司私臣者仍皆親屬而已即如顏曾閔冉並未一仕貧士家風有何臣僕豈其都不行禮行禮豈都無諸人者分職其事儻一為彼執事即須稱之曰君為服斬衰三年恐無是理故君謂有地者之傳及鄭氏士與無臣之說決不可易後人徑妄改之非也疏言士雖有地不得君稱亦失注意有地即有臣稱君士固不得受采也其云為其長弔服加麻雖謂士之僕隸等其實卿大夫無地者亦同

斬衰三年章 妾為君

案經於為妾者之服斬衰章出妾為君與女君為夫同大功章傳發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之例則君黨一從

大四百五十五

女君而服可知不杖期章出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記發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之例則得遂其私親一同眾人可知故經不必具列而妾服已全矣其不杖期章出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者因公子大夫之子皆為母大功公子父在且不敢為母服嫌母為其子亦然又公與大夫之妻並從夫以尊降君夫人於眾子無服大夫妻為眾子大功妾從女君嫌為其子亦與之同故特出以明之不言士者士之妾子其母子相為自從通例不嫌也其大功章出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殤小功章出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出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以既為其子從本服期不與女君同嫌為他妾之子女亦然故又並出之以

儀禮私箋卷四

八 廣雅書局

明但非己子女君以尊降者妾亦從女君也皆所以決嫌疑別同異也明此則大功章女子子所為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謂是大夫之妾自服其私親者不煩言而知其背經矣詳後徐氏乾學乃謂古禮不制為家長父母服自是缺典明補為不杖期雖先王復起不能易何其言之替替邪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

注室老家相也近臣闈寺之屬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家事

大四百六十一

者也

案經止言公卿大夫明士無臣也傳必有地為君者地其為君臣也全而定無地則為君臣也不全不定主言全而定者其不全不定者得包之也云眾臣杖不以即位者補明眾臣之異於貴臣不止布帶繩屨也云近臣君服斯服者又以補明近臣闈寺之屬服無所降仍從君紱帶營屨不得同眾臣也公卿大夫之貴臣眾臣近臣其為君服有分別如此則天子諸侯之臣不言可知敖氏於前經之君增士而去天子主謂有臣者曰君不論有地無地至議此傳云有地者為失於固又謂近臣君服斯服乃諸侯之近臣傳言亦非其類不知小記近臣君服斯服主謂從

儀禮私箋卷四

九

廣雅書局印

君服說與此傳文同意別以彼駁此大非

又案經言公士大夫傳言公卿大夫士自是卿士謂公卿大夫之眾臣為之服耳舊注原合經傳自郝氏敬始讀公士公卿各為一句以經之公士謂諸侯之士傳之公卿謂諸侯之卿大夫公之士與大夫之眾臣是二等人一為其君是諸侯一為其君是大夫愚謂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語意明止為眾臣別白若云除此之外即所謂眾臣也如郝說經既以士與眾臣並舉傳意宜云公除御卿大夫除御室老士是貴臣其餘皆士皆眾臣也而傳文如此不與經相戾乎且經公士若指謂諸侯之士其人已明白非若大夫之眾臣不別去室老邑宰不知

大四百六十五

陸拾伍册 87 版

眾臣為何等臣也傳止云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即晰矣何必及公之卿大夫乎諸侯之士稱公士猶有玉藻公士擯之文可證若諸侯之卿大夫稱公卿則互古未見此名矣郝氏不願經傳文義妄以公妾大夫之妾何此條杜撰武斷是為謬極方氏觀承盛氏世佐見其新異從之反謂向來舊讀俱誤皆惑之甚矣

斬衰三年章 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案問喪曰杖者何也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注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是

儀禮私箋卷四

十

廣雅書局印

杖用竹桐其義為扶病是一非於竹桐上別有取義蓋竹桐二物輕滑便手古人於吉杖當亦常用之故居喪扶病即用為凶杖吉杖用竹膚節開當有修治凶則不修治其杖麤沽故得苴名吉杖用桐當不止削其科厄凶則削科厄而已故得削名苴杖全無人功故用於極重之斬削杖稍有人功故用於次重之齊此亦如衣裳等吉時要是用麻凶時止是以極麤三升者服父以次麤四升者服母耳凡杖必圓乃便把握竹莖桐枝本圓竹斬之即可用不待削桐皮雖滑上有科厄削者削此也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開元禮云桐竹通圓之說非是其實本圓非如以方木製培安用圓之然亦可見二杖古無方圓之異也賈疏引

大四百七十七

38A

變除云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注疏本皆無云字下

字變除古有多家不知所引誰氏然云下方則上仍圓可

握溫公家儀朱子家禮並定桐杖上圓下方出此語氏桐

杖圖乃誤為通體皆方陳大司注小記因直云竹杖圓象

天桐杖方象地為父母之別不知賈孔象天象地及桐者

同於父等說本自難通如父為長子亦其杖母為長子亦

削杖豈得云子是父之天母之地且母為子又豈得云同

之於父也至杖之徑過大過小皆不便執必執之而柄有

餘乃便且固節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注云

如要經也以此計之斬衰首經大柄中人柄九寸五分柄

大而去其一餘七寸二分以為要經之大而其杖如之是

儀禮私箋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

大徑二寸四分也齊衰之首經大如斬之要經五分其七

寸二分而去其一餘五寸七分六釐以為要經之大而桐

杖如之是大徑一寸九分二釐也敖氏不願經殺五分句

單稱杖大如經為據謂二杖皆如其首經之數以異鄭氏

非也二杖凡服斬用竹凡服齊用桐止以服分不以男女

分故鄭注小記母為長子削杖云嫌服男子當杖竹也原

不專用服父母唐後儒者拘定父母穿鑿其說至呂坤乃

以妻為夫夫為妻不欲使同父母而制槐杖半分其下則

自用自專之甚矣

又案喪服四制杖者節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

不杖不能病也與此傳同喪服小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

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

也則與此傳異意此傳謂杖之初本為有爵者居重喪而

設後乃假之無爵男女之為喪主者及男女之非喪主而

能病者小記則謂其初貴賤皆杖後因賤者鄙製之乃止

令有爵者杖細思二文字夏就貴賤皆杖時明皆杖之原

委作小記者就其時賤者廢杖明貴者獨杖之原委文雖

異而實同也

又案婦人古止是女子之稱不分在室適人亦不分長幼

觀小功章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可見賈疏此傳孔

疏四制皆以婦人為未成人之女自是正義若成人婦人

服齊斬者則正杖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夫人杖五日世

儀禮私箋卷四

十二

廣雅書局

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婦杖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小記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

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並非凡婦人皆

不杖不杖者止童女可朱子定家禮云凡婦人皆不杖似

是沿俗稱嫁女為婦人因於儀禮禮記言婦人不杖者未

細分別而誤據之楊信齋所以有不得質正之恨也

又案其杖削杖之麤細喪服小記曰經殺五分而去一杖

大如經注如要經也疏云以其同在下之物故敖氏乃謂

二杖皆如其首經之度後儒多從之謂如鄭說則削杖僅

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為太細愚謂小記兩經字不著

首要以辭意釋之蓋以經之麤細明杖之麤細意主言杖

不主經謂要經之殺於首經之大而去其一首杖削杖之大各如之也若是大如首經直言杖大如首經其度已明不必有上句若以兩經字作首經解文不著要經字則云殺五分而去一是謂何事邪則康成謂大如要經於記文審之熟矣叛氏巧於異鄭往往似此削杖圓六寸弱手握扶病之物其大不過如此何得云細邪

斬衰三年章 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案顧氏炎武云所後之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其說確是惟以若子若字作及字解謂是所後者昆弟之孫

儀禮私箋卷四

十三

廣雅書局印

於我爲從父昆弟之子與篇末兄弟之子若子同此則不明經例言昆弟兄弟之別而更非也愚謂經於所後之親不出一條故記補發爲所後若子之例然記又止言兄弟是小功以下雖見其大功以上仍無明文故傳於此專補爲齊衰大功諸人使所後之親五服備見其及妻之父母於爲後乃外祖小功親者顧氏謂因妻連言之是也不得如疏說言內以包外

齊衰三年章 父卒則爲母

齊衰杖期章 父在爲母

案適母之服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及濶公家儀均不著元典章三父八母圖始揭出適母齊衰三年明孝慈錄改

同爲母斬衰今律因之求諸經傳惟戴德喪服變除記云齊衰三年者父卒爲君母齊衰杖周者父在爲君母

見通典

鄭氏注喪服小功章凡庶子爲君母加適子而於喪服經固無文或致疑焉愚謂經所以不出君母之服者非不出也不須別出又不可別出也康成論適母以庶子爲後曰此皆子也傳重而已父不先命之與適妻爲母子也

喪服小記

注故一父所生妾得子已所生之子不得子他妾及女君所生之子能盡子妾所生之子惟適妻杖期章爲嗣子嗣子兼適庶服之者父與父之適妻也適妻於嗣子無論己生妾生當服期則服期當降大功則俱降大功不以己生與妾生異也皆其子故也則嗣子自無論適生妾生於父

儀禮私箋卷四

十四

廣雅書局印

之適妻當三年則並三年當杖期則並杖期亦不以適生與妾生異也皆其母故也故於齊衰三年但言父卒爲母於杖期章但言父在爲母而自天子至士庶凡適生妾生者皆括之矣即妾生者之得爲其母亦括之矣故不須別出也若於爲母後別出君母文必曰君母如母則君母止在孝子不敢殊之列名不正言不順而母之倫亂矣且如是而經文之父在爲母父卒爲母者就妻子言之是止爲其母爲其母則有父在不得期如爲父後者爲母總爲公子且不敢服者矣有父卒不得三年如大夫之庶子公之庶昆弟止爲其母大功者矣即經之倫亦亂故又不可別出

齊衰三年章 父卒則爲母

疏父卒三年之內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

案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未沒喪自通服限不論遲早如疏說假令母卒在父喪小祥之先父喪未除母喪已禫待除父喪時何復別須除服又何自得母服而反之葛氏斯同斥賈說爲妄信矣徐氏乾學云不曰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正以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卽服三年也極善體會經文一則字

齊衰三年章 繼母如母

儀禮私箋卷四

十五

廣雅書局

案不杖期章不出繼祖母齊衰三月章不出繼曾祖母者蓋自父若祖言之皆繼母如母子孫自不敢殊故止出繼母爲例諸可知矣汪氏琬謂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尙非經意

齊衰杖期章 出妻之子爲母 傳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案經不曰出母者雷次宗謂子無出母之義故繫夫而言出妻之子極得聖人立言之意經不言父在父卒知父存沒皆爲期不當如敖氏言專主父在者也母之被出與未被出者其恩雖同聖人以義制服要有殊別據傳爲父後者無服爲父後則父卒也惟此人始無服其不爲父後者

大三百九十八

仍服期可知若經止主父在言父在同未出之母杖期父卒必同齊衰三年恐未必無等差若此

又案此爲父後不服出母與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同是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惟庶子之母是死於宮中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庶子因而服總出母既出非死於宮中者舉祭自如無因得服故並總亦不能也若不爲後杖期自如

或問爲嫁母有服乎曰嫁母齊衰期康成檀弓注言之矣則服視出母也然則喪服經何以不出爲嫁母服與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聖人蓋不許婦人再嫁也而以時以勢固有難禁焉者若著於經是許之再

儀禮私箋卷四

十六

廣雅書局

嫁也故深沒其文以存夫婦之義而隱示其例以全母子之恩經既不著何以知其服視出母與曰卽以出母知之母得罪於父父出之父與母絕矣其嫁與不嫁父皆不與知矣惟知其出而已而母子無絕道其出也母也出而再嫁亦母也其不出母也不出而父卒再嫁亦母也母之當出主乎父母之再嫁主乎母子能痛母怨母而不敢罪母也惟知其爲母而已聖人許爲出母服期自爲母子無絕道以存母子之恩不論父之存沒亦不論母之再嫁與否也若論父之存沒父存爲期如常服父沒亦應如常爲齊衰三年是無出不出之別也若論再嫁與否是子敢以縱情喪恥之罪輕重其母也且如母犯淫佚而出再嫁同一

淫佚耳僅以淫佚出則服再以淫佚嫁則不服而可乎故  
爲出母聖人之所難言也於難言之中就母之義制子之  
服以存母子之恩而已未出已前既出已後皆非子之所  
敢論聖人自不必論其出而再嫁與不出而再嫁使一視  
出母以存母子之恩而已惟不可著於經耳然則謂嫁母  
無服非與曰漢宣帝之是章立成議自是帝王斷義之體  
卽周公著經之心也后梁義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  
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故不制服宣帝詔曰  
婦人不養舅姑不祭配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  
爲之制服立而準情協理蕭大傅庾蔚之爲得聖人經外  
之意庾氏曰母子至親太無絕道若父卒母嫁而不蓋父  
不可有其子子決不可不有其父母亦可不有其子子決

儀禮私箋卷四

十七 原雅書局

不可不有其母母絕其子不過爲天下無子之人子絕其  
母則爲天下不有母之子矣不有母而尙得爲人乎且制  
服緣哀也恩重故哀重哀重故服重孔子論三年之喪必  
推本於三年免懷而責宰我以有三年之愛於父母否是  
但論恩而人子已痛甚創鉅矣況母之或出或嫁其情事  
必有難言者爲子者宜更何如哀也聖人得禁之乎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爲子不私其母又得成爲子乎聖人亦何  
取爲人子罪其母而強之不有其母以不成爲子乎特不  
可著於經耳曰繼母配父與親母同經既言繼母嫁爲之  
服何以不可著嫁母之服與曰義窮辭窮聖人止付之不  
言也若言之云嫁妻之子爲母則夫無嫁妻之義云爲嫁

大四百五十三

母則子尤無嫁母之義必將云母嫁云母嫁是母自嫁也  
是妻棄其夫母棄其子也棄其夫已不可言棄其子尙忍  
言哉故聖人准不言而已不言則雖再嫁者不絕於世而  
不許再嫁之義存言之則雖無再嫁者而已見有可以再  
嫁之理此聖人立人道緣子心之精意也然則何以言繼  
母嫁曰聖人以不許嫁之義於繼母不足見也繼母於夫  
非元配於子非無絕道故也然明其意卽繼母之不可再  
嫁亦在其中矣

齊衰杖期章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疏經記言報者十二無降殺之差感恩者皆若此子念繼母  
恩終從而爲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卽生報文餘皆放此

儀禮私箋卷四

末 原雅書局

案疏泥此經注貴終其恩因以繼母服報亦緣子恩說已  
誤又以例諸言報者謂感恩者皆稱報更非理矣雷次宗  
云凡言報者其服亦如此見通敖氏曰報者以其服服之  
之名皆得之蓋凡如其所施於己者還而施之曰報兩人  
相爲服等若施報然故經出此人而不出彼人者則皆云  
報非真有先施之而後報之也若云報其恩施如彼服我  
期功則我已死矣何緣待彼死而報以期功乎王肅注此  
云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喪見通是必死者復生乃得服也  
不通之極尋制經之意其一求文省如丈夫婦人爲姑於  
姪下言報卽可省男女兩條其一爲詞窮如此繼母報服出之  
言報亦可省男女兩條其一爲詞窮如此繼母報服出之

大四百五十八



須云女子子再嫁者爲前夫之前妻之子如是卽不詞甚  
矣聖人皆以一報字見之所謂筆有造化

儀禮私箋卷四

十九

廣雅書局

儀禮私箋卷四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遵義鄭珍撰

齊衰不杖期章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注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

疏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以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

案庶子庶孫庶昆弟其庶字作眾解統適妻所生在內稱

庶以別適長非以別適生適妻所生第二以下子則皆子孫則皆孫昆弟則皆昆弟非妻妾所生有異也異者特適

長耳疏以庶子為大夫之妾子蓋誤此為服期者止是父為斬之長子不應適母所生第二以下皆期也如疏說長

儀禮私箋卷五

廣雅釋名

子之同母弟相為當何服以異於父妾所生之昆弟乎經

凡言庶子皆包適妻所生在內即大功章大夫之庶子以言為母似無適妻所生而為母不關適庶為妻與昆弟則

仍關適庶也

齊衰不杖期章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注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

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

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

案注意以男女皆有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四小宗繼

別祖一大宗其服之也於四小宗各如其親之服於大宗

屬雖絕皆為之齊衰不敢加服小宗者所以辟大宗為別

子之後百世不遷者也女子不分在室適人其為五宗與

男子同但經於女子宗服惟此見為繼禰小宗齊衰三月

章見為大宗餘三小宗不見故鄭即據此傳詳之謂傳既

言是乃小宗故服期足明小宗非一人也此昆弟以繼禰

稱小宗故不降而如其親服則繼高曾祖之小宗亦皆不

降可知經出其最初以例其餘耳賈疏俱不了注意

又案士大夫之妻時還母家父母在曰歸寧言歸省親安

也父母沒曰歸宗言歸視宗事也古者大夫士禮不外娶

則其家之女自嫁於國中當親沒後其昆弟傳重者每薦

歲時之事既筮吉日宜戒及之女因是以時歸宗贊主婦

儀禮私箋卷五

廣雅釋名

所有事而因與親屬存問焉祭之日其位在房中西墻下

尊兩壺之北東面南上薦有香羞有庶禮有獻有酬無算

爵皆不殊於男子特牲饋食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眾兄

弟之儀少牢饋食獻內賓於房中辯鄭注內兄弟內賓宗

婦也內賓姑姊妹也內賓象眾賓即謂此歸宗者昆弟為

主人姊妹來賓之故得內賓之名以此知凡女子親沒苟

非助奠其親其還母家蓋亦少矣此士大夫妻之法至諸

侯夫人親沒之後鄭志答趙商云父母卒無歸宗之理

見禮記正義云惟使卿室其兄弟蓋夫人為諸侯之女者

無宗為大夫之女者絕宗無應歸之事自無可歸之名直

不歸耳非如孔沖遠后夫人位高恐其恣行大夫妻位卑

畏威之說也此注猶自歸宗及齊衰三月章注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鄭志亦云大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既曰往來則康成解歸宗明是如親在歸寧也自敖氏謂歸宗之云若曰婦人不安於夫家必以此為歸然有此妄說後人因謂古者父母亡後無歸寧之法惟見出乃歸宗所宗昆弟為父後者若不在即庶昆弟昆弟之子亦不得歸所謂有所取無所歸者即夫亦不出之是直以歸宗為被出而反非出則父卒後無歸理矣夫傳言婦人在外必有歸宗必有者必須有也謂凡婦人必須被出是何語乎吳氏廷華更云既嫁又反服其昆弟故曰歸益不顧文義矣

又案張氏爾岐謂女子服本宗期者三父一母一昆弟為父後一余謂女子適人不敵降祖尚有祖父一祖母一是為本宗期服凡五也

儀禮私箋卷五

三

廣雅書局

齊衰不杖期章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

注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齊衰三月章 繼父不同居者 注嘗同居今不同

大四百五十一

案服繼父獨以恩耳所謂恩特舉以財築廟蓋著其至重大者而其飲食教誨事周悉自不待言非以繼父之道止築廟一事也夫孩幼父死內無期功之親可相倚活至於從母適人其宗祀危極矣而為繼父者視之如己生至為築廟使承其先人之祀是此子無父而有父此宗瀕危而不危恩莫逾於此故聖人制服以為如此繼父即父之於子不過是焉耳然徑如子服之兩父也瀆倫也又不可齊衰期三年之次也其現與之居者與是尚未別居也服從之若向與之居者與是現與別居也而亦期無等也又不可齊衰三月期之次也服之以此此服之輕重所由分也而傳必曰子無大功之親者所以明與母適人之故大

儀禮私箋卷五

四

廣雅書局

功之親從父昆弟也子無從父昆弟其死父必無昆弟生為獨子可知若子有大功之親為世叔父者既與死父同財此子雖幼自可倚活或世叔父不在從父昆弟猶同財者此子仍可倚活必不與母適人矣傳又必曰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者所以明以財築廟之故繼父無從父昆弟亦必先無伯叔生為獨子可知生為獨子以無主後決之說詳後若繼父有大功之親則伯叔在伯叔持家伯叔不在財仍與從父昆弟共之己焉能以公共之財為其妻前夫之子築廟使祀乎故子苟有大功之親先無與母適人之理繼父苟有大功之親決無以財築廟之事傳文云者著其事由於繼父服之所以輕重不相涉也注云大功之親謂同財者晉陳

大四百五十二

說復申之云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財見通於傳情盡矣初何嘗以大功親爲子而以其有無分別其同居異居乎自疏家不了傳意以兩無大功親是無子合之築廟爲三事謂三者皆具則爲同居三者先具而後闕一則爲異居三者本闕一則爲未嘗同居不思此服緣恩而制彼誠於己盡繼父之道其爲恩不因彼此無子而增亦不因彼此有子而減爲服自報其恩何以因子之有無而增減月數也且子於父何得爲大功之親當子隨母嫁時繼父猶可云有子無子此子明是方孩幼寄育而曰因其無子與母適人其立言不允可笑乎後儒沿襲莫悟致此經千古不明實疏說先誤之也

儀禮私箋卷五

五

廣雅音切

或問喪服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注以繼父有子解有主後則皆無主後即此兩無大功之親同財祭其祖禰卽此爲築宮廟賈疏以作三事別同異居據彼經解此經耳而以爲非豈小記誤耶抑傳記各不同邪曰小記豈得誤亦非與此不同特主後不當如鄭說耳主卽下經無主之主後卽爲後之後爲後作祭主故稱主後主與後兩字皆當如晉杜瓊說非並生之稱言主則祭者已死言後則先者必沒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是也下節注以主後者解祭主亦是以子是祭親之主爲主後然則此時繼父現在從母適人之子又方孩幼

大四百八十三

寄育何自得兩人之子謂之主後乎由此言之皆無主後是謂此子及繼父之家皆無主祭其祖禰之後人明矣主祭祖禰者以繼祖小宗言有世父則世父當之世父亡則當之者爲從父昆弟之適長正大功之親也有餘財則歸之不足則資之所謂同財者也子無主後卽此子無大功之親繼父無主後卽此所適者無大功之親故曰皆無主後有主後者記惟據繼父言也故文不曰皆蓋子若有主後先不至與母適人有同財者可以寄託卽是未嘗同居不得爲異居者惟繼父有主後與之同財斯所以與此子異財異財則雖同居猶爲異居況已不同居乎小記是自撰書故直稱有餘則歸不足則資之主後子夏是傳喪服

儀禮私箋卷五

六

廣雅音切

故從其祀服爲稱兩經原無不同康成注小記偶忘主後之名並生所不得稱誤以繼父有子解有主後注云錄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其義明是照此傳以同財異財爲恩服深淺乃未強加繼父有子一事以願經文有主後者之云原注意蓋已有不妥於經處皆緣以主後作後嗣解致有此失孔氏復增出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一層於是小記之怡晦至賈氏據彼誤注解此傳義以三事完闕分同居異居意徒牽合兩經會同彼注不知於本注大功親謂同財者之言背若胡越於是喪服傳之悖亦晦主後之義明而孔賈之非灼然矣不特此也築廟一節賈氏曲護之疏云隨時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願氏炎武汪氏琬痛詆之日知錄云居曰廟如庶人祭於寢也願氏炎武汪氏琬痛詆之日知錄云以其貨財爲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鈍翁細說略云子苟爲大宗之適家必有廟無事更築亦不必

大四百八十五

父代築即無大功親當口小功以下惟斷則方皆歸之無廟亦可以立廟安有廟聖人繼父之家又符其貨則立廟者若是文字不當有廟近吳氏廷華又調停之儀不常祀非禮為立之其難信章句云築謂別室也廟者苟明乎主後之義以子無大功親推之而其父先昆弟與此子皆適子其祖之為適為庶不可知要自其已應為繼嗣之小宗此子又傳父重此子雖無繼嗣之以賴其撫育猶應為繼嗣之宗以祭其祖禰安得不宜廟乎紛紛疑喙可無問其是非矣

儀禮私箋卷五

七

或問以有無主後為有子無子見鄭注孔疏甚明若賈疏前云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後云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己有大功內親似亦未嘗以大功親為子矣而必非之邪曰此又賈氏不安於小記注說處故前後含混其詞耳其中論異居繼父云假令前三者仍具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之內親非以大功親為子而何則仍與孔疏同也要是主後之義不明故即一疏中有此依違之說

又案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馬融注云謂己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初不適人何異居之有見通孔氏小記正義云母嫁而子不隨則與母繼夫固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其義竝精確不易賈氏疏此經則荒謬之極疏云謂子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己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為己築府廟三者一事關雖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如其言既隨母嫁是嘗同居矣又安論其所謂三服之

六三百五十七

事初時闕一者之無一可通哉要之繼父恩服居之同異是一事財之同異是一事既同居即繼父不為無恩而恩以同財為深不同財為淺同財不同財之中又有同居異居之別服遂因以差輕重焉若繼父與己同財為己謀者極於不廢宗祀彼死時現同居則期經之繼父既不同居則三月經之繼父不同居者小記玩傳文云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是兩服並為同財恩深止以現在居之同異而別可見若現雖同居而實隨母至即不同財小記之有主後為異居者與其注之同居異財亦為異居者及同居不同財又異居者此等經注論恩雖淺然現同居嘗同居非盡無恩且已成繼父之名不可全無服服之則三月下更無可降亦為齊衰三月斯從厚之道也賈氏誤在即以同財異財為同居異居混作一事固宜顛倒謬亂無一不非矣後人皆據以通經定律不同惑哉或曰幼女亦應有隨母往者繼父於此女雖無廟可築然未嫁皆膝下之恩嫁也備笄總之儀女在室亦是同居適人亦是異居豈宜全無服者於經無文宜何服曰戴德喪服記言之矣云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同居異居通典

儀禮私箋卷五

八

錄徐堅荅王方慶書引齊衰不杖期章 為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案大傳從服有屬從有徒從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孔氏小記疏屬者骨肉連屬以為親

六四百二十五

也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之而服彼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母之君母三是妻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服君之黨此四徒惟一徒女君雖沒猶服餘則所從亡則已及疏大傳徒從乃並數妻爲夫之君而不及臣服君黨此駁文也李如圭此經集釋因合兩疏數徒從有五陳大可大傳集說沿誤疏皆非也徒從義自以小記四徒爲正爲夫之君卽從夫服夫黨之一自是屬從蓋屬字不宜解爲血屬止當作連屬解母黨夫黨妻黨皆於母於夫於妻相連屬者也女君之黨君母之黨及母之君母並隔一層連屬不去相

儀禮私箋卷五

九

連則爲屬從不相連則爲徒從如疏云徒者與彼非親屬屬則骨血連屬以爲親若謂所爲服者於己有血屬之親惟母黨是骨血相連屬若妻爲舅姑夫爲妻之父母有何骨血相連乎若謂所爲服者於所從之人惟母之君母非骨血相連若女君之黨於女君君母之黨於君母非骨血相連者乎又何以爲徒從乎唯義作連屬臣與君相連夫之君是夫黨故得爲屬從自疏有血屬誤解又有大傳疏駁文宜後人皆以夫之君非血屬而歸之徒從矣要此服斷不可作徒從蓋徒從所從亡則已若夫亡卽不服夫之君如公卿大夫之妻皆命婦也於君之喪正尸有堂上北面之位小斂有新君之特拜大斂有尸西東面之位五日

大四百九十五

既殯又有當投之杖此不問夫之存沒其禮宜同決無有夫亡而不與君喪之理謂與喪而可以無服乎故以此服爲徒從在疏家一時偶失關會後人相沿據爲典禮有傷名教大矣

齊衰不杖期章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

儀禮私箋卷五

十

案君謂有地者則天子諸侯公卿大夫皆是此條蓋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與公卿大夫之家臣從其君降服一等之通例也君原不專指諸侯傳文亦統言之注特卽諸侯言者意以其君爲始封之諸侯及公卿大夫者無妨及父若祖在卽爲諸侯公卿大夫父祖卒而爲服斬惟其君爲繼體諸侯者須與之有異若此君受國於父或受於祖則其父若祖已爲君此君之臣先爲其臣自應服斬無緣從此君爲降等之服此必君之父祖兩世皆有廢疾不立或祖有廢疾不立父無廢疾當以孫嗣祖位而復早卒有此兩層此君皆爲受國於曾祖乃得有父若祖之喪父若祖本不爲君其臣自應從君爲降等之服諸侯一層明則天子不言可知至君亦有其父先卒受國於祖者不必有兼

大四百四十四

父祖喪傳文已備鄭注止是明此意並非以經傳之君為專主諸侯也若以經傳為專主諸侯則公卿大夫之臣從君之服不著且此服是通例亦是常例公卿大夫有祖父者其常至繼體之天子諸侯其父不立者古今已為僅有至父與祖並不得立則絕無矣周公制禮常變交通以為天子諸侯萬一有此則亦視此例耳豈專為諸侯設哉傳云從服自統君之父母六人言蓋妻雖期年而有三年之義故昭公十五年周太子壽及穆后卒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傳云妻則小君止是解君妻並無別義疏乃云欲明臣為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與傳違背不可從

儀禮私箋卷五

十一

廣雅書房

齊衰不杖期章 妾為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注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案大夫之妻有姪婦是貴妾也女君為之應從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降一等之例至於賤妾自應無服士無姪婦為之妾者女君疑無服然竊思姊妹以相與居室則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妾分雖卑與已同事一夫少則數年久或數十年於其死也有子者夫且總無子者子亦總而已忽如路人於稱情飾貌之道似不應爾敖氏謂女君於妾不著其服者以親疏不同其服亦異之故總服章貴妾蓋主士言若其妻乃

為其無親者至有親者宜以出降一等服之矣然惟公卿大夫有姪婦可以言有親無親不命之士固不得以卿士服貴妾例之也郝氏據傳妾事女君與婦事舅姑等云女君亦如舅姑視婦可知舅於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女君於妾亦然婦有適庶之分妾無適庶之別大小功究竟何居惟萬氏斯同云傳之意俾讀者即舅姑之於婦還以例女君之於妾縱不得如適婦大功庶婦小功降而總焉宜也縱不能凡妾皆為之服從夫而貴妾總焉亦宜也庶幾協乎情矣

齊衰不杖期章 女子子為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降其祖也

儀禮私箋卷五

十二

廣雅書房

齊衰不杖期章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案敖氏說女子子為祖父母下云女子子適人不降其祖與大夫為祖父母之傳同皆失之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下云為士不降者以其為祖與適也大夫所以降者親不降祖與適者聖人制禮使之然也非謂大夫之謂傳意亦欲降此親但為其為祖與適故不敢降之也 謂傳為皆失意止以言不敢則有故意此之親不可言敢不敢止是聖人制禮使人如此不思大夫所以降不降者是聖人使之然而聖人制此禮必有所以然則傳意乃禮之所以然也如以言不敢即先有欲降之意傳文如此為失則敖氏謂女子子不降祖乃不敢以兄弟之服降至尊是不亦先欲敢而以其至尊故不敢乎何以異於譏傳之失也

亦惑之甚矣

齊衰不杖期章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何  
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  
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  
案經必彼此相為服正等乃謂之報子於父皆三年先與  
期服不等自不得言報不報唯女子子適人者無論父於  
己降不降皆服期與此服正相等嫌於似報而實不可言  
報故經言唯子不報以明白女子子而外皆彼此不降為  
服相等其子為父三年自不待言豈嫌於子為大夫將服

儀禮私箋卷五

三

廣雅釋義局采

其父期乎傳文原不失經意康成疑但據女子為失未及  
思報字是為服相等經文固不相假也敖氏因鄭有此疑  
義益求勝之更云不當釋以女子子經止謂男子為父三  
年與期服異也是不以女子子之服父期為報邪命婦為  
父期是報凡女服父期者何云邪徐氏乾學斥為支離之  
極信矣而後人反以敖為直截深所未喻  
又案報者即以此服服之之謂云唯子不報則自女子子  
而外十一人者皆為期服明矣云大夫之子則其父在也  
其父卒則皆以尊降此子服大功矣有主者降之宜小功  
以無主進一等故皆大功也以是知親屬中命夫命婦凡  
為大夫之子皆各如其親之服不以尊降之矣此所服六

命夫命婦者其世叔父昆弟姑姊妹於父為昆弟子姊妹  
女子子皆為之期其世叔母於父為昆弟之妻不服其子  
及昆弟之子於父為孫皆大功其女子子於父為女孫適  
人小功又尊降總麻尊同仍小功而已為諸人皆期以此  
知大夫之子於親服之降不降其法一從乎父其服乃各  
如其親如父當小功者已當總麻父降之猶總麻已從降  
則不服也大夫之子彼此相為之法獨此章最為明備凡  
不見者可以例求

齊衰不杖期章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  
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儀禮私箋卷五

四

廣雅釋義局采

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  
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  
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案女為后夫人雖得體君而不敢以其尊加於父母稍降  
其服為公妾以及士妾雖不得體君而不得以其賤損於  
父母不遂其服所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傳本不誤注  
意以上經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妾不得體君為其  
子得遂則夫人與大夫之妻為其子不遂而降者皆以體  
君故也因以之例此傳不體君者得遂即體君者不得遂  
是后夫人當以尊降父母而傳不可通矣不計兩經之指  
其文雖同其意非一妾之為私親各如其服皆是為不得  
體君傳解此經舍此更難措詞止如此釋則妾服私親之



通例見即父母服無貴賤之皆然以及注嫌不自服其父母之意並見言非一端事各有當其此傳之謂乎

齊衰三月章 寄公為所寓

或曰周公之時諸侯新建大小相維不遠有侵併之事而為失國之君制所寓之服何曰五服制度虞書已著如喪三載棺弓亦古者不降為正為義皆荀子所謂未知其所由來者前代久有成規姬公因定為周典耳若封建之世及其陵遲兼弱侵小勢必不免大禹塗山伊尹獻令晚季存者當類春秋即如一齊地也歷爽鳩季節伯陵蒲姑而後太公因之非明徵與聖人立法要周常變此非所致疑者

儀禮私箋卷五

五

廣雅書局

齊衰三月章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

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

案丈夫婦人者對稱男女之美名也經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殤小功章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與此凡四條必稱之丈夫婦人者文不屬所生則不可言子女子子而女一邊有已嫁者在內又不可言男子女子故以男女之美名稱之見同宗服宗子姑服姪姪服姑姊妹之子服從母從母服姊妹之子皆男女不殊又以見女之服者在室及已嫁亦皆不殊賈疏為姪條云言婦人見嫁出言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未通攷經例失之父鄭注此婦人必加歸宗二字者所以明嫁女服大宗

之故非若為姑與從母為報服也敖氏乃謂此婦人是絕

屬之女子子在室及宗婦如此則是服大宗者惟在室女子其適人者不服夫女子適人不降其祖絕屬者服大宗所以尊祖也謂適人即不尊祖可乎婦人從夫服夫黨例降一等夫既三月則無可降若此婦人內有宗婦是服夫黨與夫同於經例不合且經四言丈夫婦人同不宜此婦人獨異敖氏小功章注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少計而所指各異非也宋劉績於小功章丈夫婦人更誤合上從母讀之主以丈夫為從母之夫其作三禮圖加從母夫婦小功之服則益悖矣

齊衰三月章 為舊君君之母妻

儀禮私箋卷五

六

廣雅書局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

焉而已者也

注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致仕者也

案斬衰章君現為臣者服之也此舊君曾為臣者服之也其君是同此服自通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及卿大夫之眾臣貴臣凡曾為臣者敖氏云此服大夫士同之則公卿大夫之家臣不見於經非也又案君之母妻承上文故省舊字不言君之父及長子者舊臣若曾事其父則已為服斬為小君服期矣若止及事舊君當君有父喪時自從降一等服期其長子則新君也又案致仕不盡因老若廢疾然老疾自是其常舉常可以賅變且古人進退以禮託故隱身要不外老疾二端

齊衰三月章 庶人爲國君

注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案經出諸侯爲天子斬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則諸侯國之士民不服天子矣侯國之士民不服天子何其國之君已至尊天子則至尊之至尊也不敢服故不服然則畿內士民何以服天子人有一君畿內士民舍天子別無君故服天子若士則天子之臣固服斬也此經已關畿內之民詩言王國禮多稱天子之國自畿內庶人言之天子固其國君也檀弓云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所謂國中卽畿內鄭注明經所包非補其不備也敖氏因經文不著畿內服天子斷此篇主爲侯國作謬甚據下文大夫在外

儀禮私箋卷五

十七

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妻言與民同也敖氏謂此服夫妻同之其義甚確至謂非在官與當家者則不服之食毛踐土孰非君民說又謬

又案疏謂上下四經據繼土地言國君不繼土地則不言國余以四經言各有當疏說非經意也卿大夫雖有地不得稱國上經之君兼大夫在內故稱爲舊君庶民有居采地者要皆天子諸侯之民不服受采之卿大夫而服其國君故此經言國君見非國君者雖得稱君庶人不朝之卿大夫受封畿內者與外諸侯同是國君不得與和食采不繼也者並論下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文主大夫在外故言舊國以別在外之新國也大夫爲舊君文既主大夫自是服天子諸侯無嫌

非國君故止言舊君也

齊衰三月章 曾祖父母

疏不言高祖總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若然此曾祖內合有高祖可知不言者見其同服

總麻三月章 曾孫 疏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曾孫玄孫爲曾高同曾高亦爲曾孫玄孫同也

案注疏之說千古不易宋沈括言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爾證確極程氏瑤田乃力破古義以爲高祖玄孫本不制服謂曾高同服齊衰三月非上殺之義夫本服之差曾祖當小功高祖當總麻元以次而殺特不敢以小功兄弟之服服至尊故變制爲曾祖重其衰麻減其日月曾祖至尊高祖亦至尊既不敢以小功服曾祖又敢以總麻服高祖乎若言曾祖已齊衰三月高祖宜從殺則衰麻仍不敢以小功喪期又當減於三月而齊衰之次止有大功三月之下更無喪期將特制齊衰一二月乎抑特制大功三月乎然則不服齊衰三月何服也焉得不與曾祖同也瑤田又謂玄孫之父是曾孫也已齊衰三月玄孫不可服同父夫爲世叔父昆弟姊妹等子皆得與父同服何獨爲高祖父子不可同服乎瑤田又謂世絕無得見高祖者萬一有然不承重服斬之玄孫與庶玄孫唯皆祖免夫祖免唯施之族昆弟之子諸出服者所謂五世祖免綫

儀禮私箋卷五

十六

大四百四十八

同姓也爲高祖之子且不敢服以兄弟之服而於其父乃  
敢以待同姓者加之乎程氏止求勝注疏不知其害名教  
大矣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儀禮私箋卷第五

儀禮私箋卷五

十九

廣雅書局

遵義鄭珍撰

大九功九月章 傳曰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案以日易月之制古今解者凡四說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是以月為子生月數鄭氏注也謂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是以月為殤者之本服月數馬融王肅注也明郝氏敬云應服九月七月者哀傷不過九日七日則以月為殤服月數 國朝孔氏廣森謂傳止據期親其三殤之下當降總麻以不足成服止制三日哭為以哭之日易總之月則又以月為總麻月數愚以四說者獨康成確與傳合為正得禮意餘皆此造不足據也蓋三殤歲數射慈云自以生月

儀禮私箋卷六

廣雅書局

計之不以歲是算殤必由今年生月計起至明年此月得十二個月始為一歲數得八個對年則滿八歲傳之云滿八歲與俗以兒生十二月為滿歲其算同也子夏上云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已是就生之月數積算制服則不滿八歲以下傷之而不服者自仍就生之月數積算制哭則此句所謂月者為是生之月數已含在上計三殤歲數內順文讀之自明並非虛著一鴨突語也而算殤皆是由死時逆數其生以差為有服無服之制由十九歲到滿八歲諸成殤者服限已明由不滿八歲以至初生其哭限猶未明也故子夏必逆計到生滿三月為制哭之始云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

哭之未名則不哭於是哭限亦明所以必滿三月始哭者

禮無論適庶皆生三月之末母以之見於父父咳而名之

始有父子之恩其死也哀出乎情斯哭矣若未三月而死

父尚未見子面直與未生者同欲哭奚由哭乎此聖人制

無服之殤哭日必計生月之禮意也平心就傳文讀之鄭

注為確乎為否乎傳文發在子女子下又未云哭不哭止

主父言賈疏本范甯說云此唯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視

大戴兼及昆弟於傳尤合戴德云此謂父母與昆弟相為

有總麻一階非為五服已盡而不馬王以本服月數計者

以總麻服之者以未及人及爾

如齊衰大功三殤俱有服不成殤猶曰可以制哭至小功

則服止長殤總親則長殤且無服而反於八歲以下至生

儀禮私箋卷六

廣雅書局

三月者為之制哭有是理乎本滔于賈疏譏為疏失之甚

誠是而開元禮獨從之宋以後及 國朝禮家十九是之

皆積惑難破矣郝氏又辨殤大小功月數以為新巧究其

不通仍與馬王不異孔氏本晉束皙滔于睿謂傳據期親

束皙云唯齊衰乃備四殤滔于睿云以周親之重雖而會

未成殤應有哭之差總功未成殤者無復哭日也

以范甯之說解為三日哭易總麻三月夫服之輕重皆緣

恩義之淺深即如三殤亦生月多者服重生月少者服輕

今自不滿八歲以下漫無差等聖人制禮豈其然乎晉儒

唯據期親之說於傳外別生支節非所宜信也

大功九月章 姪丈夫婦人報

案此自是一條明姪與姑相為之服徐氏乾學謂據馬融

陳詮注此當與上文女子適人者為眾昆弟合為一類  
今本乃康成所更致文義不接且報字連上昆弟言不  
屬姪非也經例凡於此人下言報者即不出彼人本章首  
條姊妹適人者已見眾昆弟為之矣則此報字不連上條  
言明甚首條亦見姑適人者即此丈夫之姪報服特首條  
專為男子服之不兼女子則此著姑之服姪男女同而姪  
男女之服姑亦同故須言報也

大功九月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案世叔父母為此妻之服不見於經疏云王肅以為眾子  
期妻小功為昆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昆弟之子猶子  
引而進之同己子明妻同可知敖氏乃以為服大功經不

儀禮私箋卷六

三 廣雅書局

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略也後儒從之而非王義為  
凡說愚謂世叔父之尊既不足以加於昆弟之子而報之  
豈宜加於昆弟之婦而不報也且為夫諸祖父母亦是夫  
之旁尊而經言報明世叔父亦宜報敖氏說似無可疑然  
親服之例皆緣其親疏以為差等決未有服疏者反過於  
親者也以昆弟之子婦視己之子婦則己之子婦親而昆  
弟之子婦疏矣己於昆弟之子引而進之猶己子則其妻  
必猶己婦服其夫至與子同其親厚也止矣服其妻乃過  
己婦一等等何親厚其庶婦反不如昆弟之婦乎聖人緣情  
制禮當不若是即從祖祖父為昆弟之孫婦外祖為外孫  
婦雖是報之要皆同己之孫婦不能過也何獨服昆弟之

婦過於己之子婦乎理則輕重顛倒情則疏戚不稱宜謂  
師古有猶子婦並服大功己子之妻反有減降以類而  
未為允協之議而朱子亦謂其不倫也故知昆弟之子既  
與子期同其妻即與庶婦小功同經不言可省文耳王肅  
正得經意謂服大功實始於晉陳詮喪服注詳後世制  
服因之唐人乃見為親疏倒置貞觀十四年魏徵始奏請  
眾子婦與昆弟子婦同為大功然知升子婦使同於姪婦  
而終不敢易姪婦合同於子婦後來開元禮政和禮沿為  
定律俗說不可破如此

大功九月章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舅傳曰  
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儀禮私箋卷六

四 廣雅書局

注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  
之  
案公之庶昆弟之母妻昆弟皆先君所不服公子當先君  
在時為君之尊所厭特以母妻非昆弟旁尊可比故為母  
練冠麻為妻練冠葛經帶皆練冠麻衣縑緣既葬除之而  
不在五服之中亦仍與無服等至昆弟則並此無之所謂  
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及先君薨似得伸矣而猶為  
餘尊所厭皆不得過大功焉聖經賢傳本明確不易自馬  
融等以昆弟抽在傳下屬之下條於是公昆弟之服晦及  
康成改同上節古義復還而好異者且非之信從者又止  
守左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及後鄭注公之昆弟猶大夫二

謂而不致思公之昆弟所爲服經雖屢賈大夫大夫之  
並列其爲服義例則不盡同是其服仍晦也今詳攷之公  
之昆弟當先君在時於期功之親固不敢服君所不服卽  
先君沒而亦無有服期者此與大夫於期親尊同則服本  
服迥異蓋公之昆弟尊同大夫故於諸親亦尊同不降不  
同則降而於先君之昆弟姊妹成人在室者及己之昆弟  
姊妹成人在室者獨不可以尊降論何也已爲公子昆弟  
與世叔父亦公子姑與姊妹成人在室者亦女公子是其  
尊也皆同卽已實爲大夫而此七期親者其尊同大夫自  
若也安所得而降之唯女公子適人則尊卑係於夫而不  
係於父始得視其夫之爲大夫爲士以從降不降之例耳

儀禮私箋卷六

五十一 廣雅書局

然此七期親者先君在時其尊正厭子女旁厭昆弟皆應  
服不敢服及先君沒而猶爲餘尊所厭相爲皆不過大功  
經此條止著爲母妻昆弟而不出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  
妹者諸侯繼世立長其常既是公之昆弟則當世父者卽  
先君也更無所爲世父其有世父者非常故經不得言之  
不言世父因亦井不出叔父若姑姊妹經例無著其處人  
在室之服故七期親止出昆弟其餘謂皆可參互小功殤  
服見也殤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其昆弟姊妹之長殤合  
之此條是爲昆弟成人與殤並著也女子成人在室與男  
子同則知成人姊妹亦大功爲姑既長殤小功則成人在  
室亦大功以姑在室與男子同知爲世父母叔父母亦

功也自母妻及七期親而外餘尊厭所不及始得以尊卑  
論期親庶子女子姊妹見殤小功及小功章大功親  
從父昆弟庶孫見本章及小功章其降不降皆與大夫同  
小功總麻之親經雖無文皆可知也此公子之服例雖自  
母妻外凡服皆與大夫同而實有尊降厭降之分不同大  
夫止是尊降又大夫有不降者則仍爲期公子則絕無期  
服也

儀禮私箋卷六

六十一 廣雅書局

又案程氏瑤田定昆弟二字當從舊讀云上條著大夫之  
服實包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在內公之庶昆弟爲先君餘  
尊所厭止於母妻先君在時不聞爲昆弟於五服外制厭  
服今先君葬於其昆弟之爲士者自同大夫爲昆弟大功  
其昆弟已爲大夫又在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焉得以餘尊  
厭之大夫之子不論適庶其爲眾昆弟則固從大夫而服  
成人同服大功長殤同服小功上大夫條已見昆弟成人  
服安得於二庶別出母妻條復出昆弟二字愚謂此程氏  
謬說也上條所爲世父諸人就大夫言爲爲士者不杖期  
章就大夫之子言爲爲大夫命婦者降不降彼此互明大  
夫之子原不待上條包之然猶曰子從父降著父可以包  
子若公之昆弟卽先君在時之公子也已爲公子世叔父  
與昆弟豈非公子其爲公子同則無論爲士爲大夫其尊  
視大夫也皆同何得接大夫尊同不降不同則降之例向  
來解公子之服者並昧此義程氏力伸舊讀求勝康成謂

為獨得而不知實不然也至其言昆弟若餘尊可厭當植

厭其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如小功殤服所為諸人長殤者何獨插入昆弟而遺庶子乎說益支離不足與辨

大功九月章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注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案經稱婦人此條外凡四見皆與丈夫對舉為男子女子

之稱則此婦人子亦獨女子子耳注義原確晉陳註注乃

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

人者此是二人先儒以婦人子為一人此既不語且昆弟

之子婦復見何許也其說新而實非若是姪婦曰昆弟之

婦可也今日昆弟之婦人反不語甚矣世叔父母為姪婦

儀禮私箋卷六

七 廣雅書局

之服經皆不見必以此為服昆弟之子婦世叔母見矣世

叔父服之又見何許乎徐氏乾學以其說為長實所未喻

大功九月章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

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

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何以大

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大雅書局

注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

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

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

也

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

案此條今世言喪服者多從舊讀合女子子八字上屬為

妾服君黨下云世父等為妾自服私親而以鄭改讀為非

經誣傳大違服例必不可依愚嘗疑若案今經傳讀之以

合通篇服例為庶子及女子子未嫁者當期大夫之妾從

女君以尊降故大功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當大功大夫之

儀禮私箋卷六

八 廣雅書局

女若適士又以尊降當小功此嫁大夫者尊同得服親服

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同不降故大功妾不得體君得各

遂其私親之服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皆以出降大

功經傳明白畫一毫無疑竇即云當言其而不言其既可

以文爛在下又焉知字無脫落改讀誠屬多事且改讀必

義勝前人即不勝亦須各伸一義今以改讀案之服例女

子子之嫁者於本宗旁期以出降服大功此女子子是嫁

於大夫者若世叔父同是大夫姑姊妹仍是大夫妻自應

尊同不降仍依出降大功若世叔父是士姑姊妹是士妻

又當以尊降服小功經不言世叔父是大夫姑姊妹是嫁

於大夫自主士言則此嫁大夫之女為服小功明矣至女

子子未嫁者於世父等並與男子服期亦不得大功是改

讀之義反大謬不通矣以康成於喪服微曲悉到此條既非隱互難明之服又有明白可據之傳何以必須改讀改讀又不通如此康成宜不其然反覆推攷乃知世所據以敗康成之傳且非賈氏所見之傳而賈氏所見之傳注又非康成原本今一一詳疏之此經之當從鄭說始了然矣鄭氏經注原本

大功九月章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眾子亦期

案注以子夏傳此者錯置後條下當移歸此後條本無傳

儀禮私箋卷六

九

在廣雅書局

也其傳曰十八字乃舉後條下全文非抽出言之之辭於本經下舉正舊簡之錯在他經者自應全標簡字與玉藻而素帶諸飾樂記愛者宜歌商節注即在錯簡下止云宜承某某自明者不同故知鄭所注經本傳曰二字之下即連何以大功注舉十八字是其全文若後條注復舉何以大功三句即隨便言傳所云更可見矣欲明此經鄭讀此其鍵簡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姊妹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

其以見之今作以明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今作以明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案舊讀至未嫁者述馬融輩讀法言大夫之妾至私親也述舊讀者合上下作一條解義此不辭至文爛在下爾乃自下所以破舊讀之意此不辭及經與此同之此皆指此經爛在下之下指此經下言此經不是謂妾服私親之辭篇中謂妾服私親之辭例言其字此經若誠為妾服私親當言其如不杖期章為其子為其父母以見是妾服私親今此經無其字而齊衰三月章言女子子服曾祖一經辭

儀禮私箋卷六

十

在廣雅書局

正與此同足明此經與彼經同為女子子本親之服傳所云何以大功也三句乃上一經之傳因簡爛誤置在此經下耳舊解者唯不知傳實誤置見傳發妾服之義於此經下自然謂上下皆是妾服不能不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上屬合庶子為妾服君黨下為世父等為妾服私親其如此經之辭與篇中必言其者不類與言女子子服者正類則不能不改讀矣

又案鄭改讀必據經不言其者蓋通計全篇經例於為人後者為人妾者女子子適人者三等人之服私親文必言其以見非所後及夫家之親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獨不言其者以叔嫂無服不嫌無其字故也則此為



世父等若必是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知非妾服私親決矣解經必先守經康成據通篇文例斷之已非若舊讀之憑私牽合況此條經指關女子服例非細必如舊讀亂文例猶可失一服例其可乎

又案注言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笄親六朝儒者謂之逆降見梁朱昇問李業興語不始賈疏也而此義明後學者羣大誛之愚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胤造也若言女子子成人未嫁者於親服皆同男子則不杖期章祖父母條內已有未嫁女孫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為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為曾祖父母親彼兩經決知聖人於

儀禮私箋卷六

十一

廣雅書局

女子年已笄禮者謂雖未卽嫁而早晚有嫁道若值喪服必一概滿其月數則當婚姻愆期女道外成得歸為重遂服較輕唯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出道降親之專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唯祖父母與曾祖是正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為祖父母條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注女子子為曾祖條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正康成善於讀經無隱不盡之處若如舊讀則此例專在此條者先致晦旨而為祖為曾祖二條之別出言者經意直無從知矣

又案朱子初以舊讀為得傳意以鄭改傳為牽強後與余

正甫書始云女子子適人者為世父等之服獨見此經嘗從鄭注無疑愚謂經出此條非明嫁女為世父等之常例特以見未嫁女有逆降笄親之專例何也女子子為世父等其但以出降者自可為眾昆弟及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推知其餘更以尊降者又可由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嫁于大夫者推知其餘本宗出降之服經不見者尚多何必定見為世父等若未嫁降笄親不出此條則此例遂無從見此經意也朱子特以鄭氏說禮之宗終不肯違其意故從為之辭耳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案今本傳曰下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

儀禮私箋卷六

十二

廣雅書局

嫁者也四句賈疏中已述之今玩注說知馬鄭本並無也蓋魏晉以後從馬王之學者以經言嫁者未嫁者未主明嫁於大夫其未嫁者妾自從女君以尊降大功義無可破其嫁者若是適士則既以出降又以尊降即不得為大功終是破費因取齊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為此經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乃堅耳鄭固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已如此豈不計以已讀合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妻此條下明云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云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為姑姊妹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明云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為士者傳曰尊不同是其妻自為世叔父母尊不同者以出降大功更以尊降小功此

經既不云爲世父母叔父母之爲大夫者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大功如傳云者固不得大功依傳義則舊讀決不可改改舊讀則傳義決不可通而必改從新讀鄭何至荒忽如是今卽新讀與傳義全背之故而確以上注之標舉錯次全文者證之卽本注推本經決知鄭所見之本此經下止有傳曰十八字並無嫁者其嫁于四句也唯其目中心中絕無嫁于大夫之說其傳曰十八字已定當歸上經此經直無傳文案經讀之嫁者自主適士言其爲世父等自從出降一等常例所以更不注說止解未嫁者一層而舊讀以適士之女大夫妻應以出降尊降服小功者乃謂妾從之服大功康成且不

儀禮私箋卷六

三

廣雅書局

服斥其誤矣

又案今本傳得與女君同下有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句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依此則下言一句賈原指是注文當連上節注末句同爲鄭分別舊讀意趣之語不當割置傳下分一注作兩截傳本久經如是不便輒改而古人經注連寫不似後世明標注疏字樣易爲分別賈恐讀者見注文備矣或認爲子夏所傳或認爲舊讀所安故預破此兩惑意謂何以大功三句既當在上爲君之

庶子下矣則此經傳原止有嫁者其嫁於四句如連下言二句並爲傳文卽不成文理若謂馬氏等所安馬氏喪服經傳注具在得與女君同下並無此語此決爲鄭注無疑止須連上節讀耳其下言兩句凡二十一字賈氏不計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者以十字是鄭述經文故止計鄭於十字上下所加之十一字朱子謂中包爲世至姊妹十字是也戴氏震校儀禮集釋退此二十一字上接前注下連本注合作一條以還鄭氏之舊合賈說矣又譏賈氏以爲世父母十字爲傳以下言十一字爲鄭加亦未全明疏意賈何曾以十字是傳乎

儀禮私箋卷六

四

廣雅書局

又案二十一字之非傳不特賈疏可見攷賈以前人及賈氏後百年間亦皆不以爲傳其直妄以作傳者自開成石經始也杜氏通典大功九月議載此經下稱晉孫略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天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祖高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案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略故宜在大功愚謂孫議張難不從舊讀亦不從鄭義竝守傳文妾服女君黨立說孫謂妾賤不敢同女君小功義雖與傳相違仍與本經爲大功合張之難以與女君同小功則直不顧本經是大功章矣要可見晉世諸人竝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故於馬鄭外各明己說若見傳已有

私和助文肯作此夢寐邪杜氏在賈疏行百餘  
而主孫恩輕從略之說不以傳言私親正之可見君卿以  
前亦竝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也此必唐中葉以後民間  
不明賈學之徒見此經一注兩截即以二十一字混作傳  
文連得與女君同讀之亦自理順辭明因而更相沿襲及  
鄭覃等校刊石經粗淺無識遵用不疑遂成今本此石立  
數十年名儒不窺知不特字乖師法也然則今本此傳一  
經賈氏以前人取齊衰三月傳入之再經賈氏以後人取  
注文混之然後彙湊成一理順辭明之傳不有疏說幾未  
由尋其謬迹矣

儀禮私箋卷六

十五

廣雅書局

其說本於戴氏震而云唐以前寫校者因注言爛下遽疑  
下言二十一字爲文爛在下以故誤爲傳文此則肌揣無  
理賈疏具在何唐以前也至云注自舊讀起當次傳文女  
君同之下亦本戴氏案蕭題疏云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  
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此注例也  
今鄭既以女子條下之傳當屬上條又元無嫁者其嫁於  
四句則女子條下鄭意本無傳矣必無注本條於他條下  
之理故知注必竝在經下阮說亦非程氏瑤田初見與阮  
氏同及作足徵記意在處處力攻鄭氏憑空拈此不辭三  
字以鄭氏爲斥傳文謂可斷傳文實有此二十一字程非  
不知二十一字依賈疏的是注文而必以誣傳者以不誣

傳則不能誣鄭耳其說經之私殆不可深問矣

又案循注文讀之止是駁舊讀者不知傳文爲錯次因而  
誤解兩條皆大夫之妾服耳竝不指傳者說誤至敖氏即  
彙湊之本立論於是累及傳者謂傳者失於分句不審求  
爲嫁者大功之說不得故強生嫁於大夫之義以自傳合  
而爲世父以下文無所屬又以爲亦大夫之妾爲之直是  
視子夏文學專科反不如一年入學者尙能離經句讀也  
至謂傳文始蓋在未嫁者下今在此者鄭氏移之更可勿  
論矣

儀禮私箋卷六

十六

廣雅書局

或曰鄭據齊衰三月章女子子爲曾祖條經與此同以明  
此亦女子服本親而彼傳固言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此  
經即如子言鄭所見之傳本無嫁者四句而以彼經例之  
辭同義自同則嫁者仍是大夫妻況鄭注子嫁反云凡女  
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經既言嫁者即無前傳亦知是嫁於  
大夫者也鄭義不仍非乎曰子嫁反之注蓋以明嫁字之  
義非以明經例也若以經言嫁者必是嫁於大夫即子嫁  
反在室爲父三年者鄭豈以爲非大夫妻仍服期乎又如  
繼母嫁從爲之服者鄭豈以爲非嫁大夫即不爲服乎知  
必不然矣且此經主明女子得降之親出者固降即有出  
道者亦降彼經主明女子不得降之親出與將出者固不  
降即出而貴者猶不得降傳者恐人以此經例彼經謂彼  
經嫁者止指士妻故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而大夫妻以

上以下無貴賤皆不敢降正尊止降旁親之義以明經辭雖同義各有在鄭據以證改讀者止是明經無其字爲服本親非以經意是一也

或曰子欲伸逆降之說至不惜剛經以就注恐無信者必且得罪曰余固知必爲世罪然世之病鄭者爲不用明白可據之傳文特立新說耳而康成舉所謂錯次之傳之全文具在注中賈氏計康成明舊讀意趣者之下言十一字具在疏中後世所見明順可據之傳鄭氏未之見斯罪矣余奚罪至經別出女子子爲祖父母爲曾祖父母以著不降則有所降之專條此非爲世父母等而何也鄭氏不知後人止信經之出降尊降厭降決不信更有逆降而必

儀禮私箋卷六

七 廣雅書局

苦明經意斯罪矣余又奚罪

前六年說此經反覆尋繹得即本注推本經定康成所據經傳古本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然後改讀之確可得而明其說幾備今日重復思之更得即上條明下條即記文明經文益見世儒以改讀病康成者先自病讀書粗心也蓋經例凡爲子女服同者皆子女子並言唯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言庶子此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經凡三條文例是一則此上言庶子已包女子在內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非屬爲世父等爲別言女子之服而何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妾所爲私親大功以

大四百六十八

下服備此一語而即此一語可知經內不著妾爲其私親之服故記特補所不備苟如舊讀是經已見妾爲其世父等旁親服例除不出者從可知矣何待記補之乎記以經已見妾爲其父母一條則爲祖曾亦以不得體君得遂本服可知故不及私親正尊而止著兄弟服即其不及正尊而兄弟服之爲經所不見益明以上條明下條以記文明經文改讀豈尙有微罅乎鄭學誠不可粗心輕議矣

儀禮私箋卷六

六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儀禮私箋卷第六

大四百六十八

遵義鄭珍撰

傷小功五月章 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也大功小功皆謂照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總麻三月章 庶孫之中殤

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總麻三月章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儀禮私箋卷七

注不見中殤者中從下

總麻三月章 姪之下殤

總麻三月章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

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注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案注說以殤小功章傳之大功小功總麻章傳之齊衰大功皆以成人服言前主謂男子服殤後主謂婦人服夫家之殤歷代無異議明郝敬始以為皆主言男子前之大功小功以殤降服言後之齊衰大功以成人本服言其實皆是

一近人說殤服多從之程氏瑤田更據以痛詆鄭說而以

總麻章傳末四語為本是經文別為一章鄭誤以為傳愚嘗即古今說衡之如鄭說令小功是成人服成人服小功者其長殤降服總矣下殤又降即無服中殤於何從之則

小功之殤中從下一語不為虛設乎是殤小功章之云大小功斷不謂成人服明矣如郝說傳於殤小功章發三殤總例已明括極矣總麻章復言之何邪且復言者又在婦人之服傳未義不附經空懸數語又何邪是先後兩傳斷

非並主男子服殤又明矣瑤田堅信郝氏想亦致疑及此因杜撰誤經作傳之說如其言四語果是經則經明云大功之殤中從下矣從父昆弟是大功之親所以不見中殤

儀禮私箋卷七

者自然知是從下傳何待作問答嗷言之且又改經之

齊衰大功為大功小功令經傳差亂求明反惑子夏不幾成醉夢邪是卒章傳末四語決非經文又明矣竊謂殤小

功章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所云大功小功當從郝氏以殤服言蓋傳文依經措辭當章是殤服小功

自應稱當章之服讀者但視當章自知其決非正服大小功猶之期有杖不杖之分而諸言何以期在不杖當章者

讀者必知其非杖期也自康成誤認與總麻章傳同言成人服而凡成人大功之中殤應從下殤服總者皆誤為從長殤服小功遂不得不謂總麻章庶孫之中殤為下殤之誤而不計由此言之小功中殤已無下可從乃注總麻章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猶云不言中殤者中從下於未思及有例無服也此康成之偶失也至總麻章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名主木服文屬婦人汝當從康成說後人不願傳意一例指言男子不知男子之殤例明而婦人之殤例闕矣此後人求勝古注之失也然其據大功之殤以推小功謂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仍與前同誤此小功實是成人服與上小功為殤降服不同長殤已降總麻中殤下殤無服又何中從下之有乎且傳末四語在注猶有遺義閒嘗攷喪服全篇經不見者傳皆補發令可推求如男子為親屬婦人為夫家之三殤經傳詳矣而婦人為母家之殤服豈傳中獨無明例舊疑長殤中殤降一等

儀禮私箋卷七

三 廣雅書

等下殤降二等兩句若與下二句是一事大功之殤中從下固降二等矣傳若云長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豈不義備辭明顧必云長殤中殤降一等此句如疏言止據下齊衰之殤則何故遺卻大功如包齊衰大功則降一等之大功中殤何得從下子夏又豈非醉寐邪反覆尋繹知長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者即是為母家三殤服例蓋婦人服制起義各別母家無中殤降二等從下者聖人當有深意固未可與下文服夫家者一概論也玩殤小功章經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此為姪者姑為庶孫者一為祖母姪屬母家庶孫屬夫家其長殤降大功一等服小功則同故經合作一條

至中殤下殤則有別矣祖母於庶孫視大功之殤中從下之例則中下殤皆應總姑於姪視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之例則中殤仍小功下殤乃總麻經正唯中殤有夫家母家之分也故殤小功章合敘一條者在總麻章則判為兩條云庶孫之中殤夫家中從下也云姪之下殤母家中殤降一等自在小功也其一言中不連下一言下不及中經意欲使讀者參伍前後三條自見為夫家母家殤服同異此正經文與傳例互相發明之確證如夫家母家殤例一同則經於總章仍前合敘長殤文法或云姪庶孫之中殤或云姪庶孫之下殤足矣何似此辭費乎或曰如此傳何以都不別白言之曰傳自別白後人未細察耳傳

儀禮私箋卷七

四 廣雅書

發男子服殤總例於殤小功章男子服下則男子之殤服明發婦人服殤總例於總麻章婦人服下則婦人之殤服明而婦人有夫家母家之異傳上言中殤降一等下言中從下則降二等上下文顯別則為兩例亦明母家無齊衰之殤婦人於母家齊衰親父母祖父母無殤理昆弟之為殤父後者是小宗如孤而殤應視月算如邦人之例長殤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下殤小功齊衰之殤衰五月不孤則不得為殤服非通例所能關云齊衰之殤自是主夫家則上二句為母家殤例下二句為夫家殤例亦明讀者特未一察傳安在不別白也或又曰降一等二等之例何以見不關男子曰經不盡者傳始稱之殤大功殤小功兩章其為降一等二等者著矣豈待傳言傳言者為婦人別白也

殤小功五月章 為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疏此二者本服大功今長殤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

案昆弟本服期長殤降一等服大功不杖期章昆弟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是也為人後者爲成人昆弟降一等大功長殤又降小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此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爲從父昆弟本服大功長殤小功大功章從父昆弟此章從父昆弟之長殤是也若爲人後者爲其從父昆弟成人降一等則小功長殤又降一等則總麻不得與其昆弟長殤同服小功故知此經本是兩條古本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必有之長殤三字

儀禮私箋卷七

五

廣雅釋詁

不知何時寫脫賈疏不爲別白解者相沿合作一條依違含混使通服與爲人後者之服皆不瞭然敖氏以爲爲從父昆弟者別一人是矣而以經文爲省則非古人文字省其可省不能省不可省若古經本如此則明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與下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文正一例使人照文讀之何由別此經爲從父昆弟之非爲人後者乎古人立言決不若此知有脫字無疑

又案馬融注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尋馬氏於爲後者爲本宗之服主降一體不降餘人蓋見經止有爲其父母昆弟姊妹三

條而經例言姊妹必聯姑此爲其姊妹不聯姑其爲不降

餘人更明然猶推而知之於經無明據詳釋彼注知馬氏於此經是作一句讀唯以出後不降從父昆弟故其成人

與出降之昆弟同大功長殤同小功從父昆弟既不降其餘本宗之服可知皆不降此馬氏止降一體之特證也康

成於此句雖無注然注爲其姊妹不言姑不從其師說知讀此是作兩句或馬鄭經本有完脫之異與

殤小功五月章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

儀禮私箋卷七

六

廣雅釋詁

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案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者爲讀去聲注意以此經大夫

爲昆弟長殤知有年未二十爲大夫者年未二十之大夫其尊降諸人既與成人大夫同則知此大夫若死在長殤

限內其親之尊同者及爲士者並爲之以成人本服不得更從殤例故曰爲大夫無殤服也此無服無所見詳疏意

知注當如通典所引作此無母服無所見傳寫脫母字鄭意以此公之昆弟即大功章公之庶昆弟也彼有母服須

見庶字始明其母是公妾否則嫌爲適母此無母服故無所見庶字而此爲昆弟長殤小功之昆弟即前爲昆弟成

人大功之庶昆弟自明也公之昆弟猶大夫鄭止據為庶子長殤決之者為昆弟姑姊妹並是厭於先君餘尊雖與大夫同服而與大夫尊降不同不可據以明重猶大夫唯庶子大夫以尊降大功長殤又降小功公之昆弟為庶子與之同則知重猶大夫而凡大夫以尊降者公子但無先君皆同之矣如此讀之注本明白宋張氏濶議誤謂此無服據疏義蓋無是庶字通解因改無作庶不知語益難解矣

小功五月章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案婦人成人則嫁未嫁而死必殤也故經例成人正服無為婦人在室者此經適人者三字上承從父姊妹女孫三

儀禮私箋卷七

七 廣雅書局集

人作一句讀自明此與齊衰三月章大夫為宗子舊君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以大夫為三字冒下三人者皆本是一句彼為傳文開作三條此為注文開作兩條後人因味經讀賈氏疏彼曾祖條云經不言大夫傳為大夫解者以其言曾祖為士知之疏此從父姊妹條云不言出適與在室者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皆由不識句讀因而誤解唯敖氏說二處皆以為連文獨勝賈氏至讀總麻章士為庶母貴臣貴妾乳母亦作一句云皆士為之則又背經矣

小功五月章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案經皆姑姊妹連文此獨不言姑者當即經文思之太示

無子其立後當取昆弟所生或本無昆弟又或昆弟尙未生子當取之從父昆弟所生從父昆弟又無則取之再從又無則取之三從服內俱無然後取之同宗此理勢之必然者也世無昆弟者恆少自曾祖及已身四世皆無昆弟為尤少有昆弟而皆不生子斯即匹夫匹婦之家已百不聞一矣然人開不得謂無此事而聖人制禮要止據常為律苟值不常其例亦即此可通故已無後常以昆弟之支子為後此子既後大宗為之子是於本生唯父母視世叔父母昆弟姊妹視從父昆弟姊妹耳其餘若祖若曾高若叔若姑若羣從皆與不為後者無異經所以不言姑者蓋與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二條皆指昆弟之子為

儀禮私箋卷七

八 廣雅書局集

者也如鄭君說舉親者降輕者可知得通言疏屬及同宗之為後者而獨不可關昆弟之子如馬說明降一體不降姑則又止可言昆弟之子而不可概之疏屬同宗雖皆義順經文恐經意未必若是至敖氏謂本服降一等者止父母昆弟姊妹此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為服名雖從經實與記文於兄弟降一等大相違背況為後者若是同宗所後者於彼正親旁親皆無服而謂為後者亦不服之必無此理矣

小功五月章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

案母於其昆弟姊妹雖皆同氣而姊妹尤為氣類之同男



女異長可見也故由母加服上推加外祖旁推加從母而  
不加舅從母亦如其服報之者因母旁尊加服從母猶因  
父旁尊加服世叔父而旁尊不比正尊足以加之故從母  
報服姊妹之子與世父叔父報服昆弟之子禮意正同宣  
舒謂二女相與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爲人子者願母  
之情親母之類是以從母重而舅輕見通發明服意斯爲  
賂合世儒不了此情自晉袁準有舅之與姨焉得異服之  
議而以經云從母爲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爲己庶母者  
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至唐貞觀間魏徵  
遂奏請舅同從母小功而開元禮舅母堂姨舅尊服紛紛  
制制忘義任情周公爲外家服義乃皆亡矣

儀禮私箋卷七

九

小功五月章 君母之父母從母

注從母君母之姊妹

馬融注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復服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申其外祖小功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疏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

氏義君母不在乃可申矣

案此章見兩從母從母母之姊妹之定名也此則君母之

姊妹文蒙君母之父母言之宜曰姊妹而曰從母者經蓋

以見凡適母繼母之父母姊妹己之稱之皆曰外祖父母

從母與己母之黨一也爲君母之黨服者文必係之君母

始有主名而其父母昆弟必曰君母之父母君母之昆弟

則爲服之者之外祖及舅不可得而見也唯服其姊妹與  
服其父母同小功因卽於君母之父母下特著從母之稱  
使知凡於己乎爲母者其父母姊妹皆與稱己母之親同  
經非無意也

又案從母爲其黨之服止一母者終身自止服一母黨而  
有君母繼母慈母者亦止服其一黨無同時服兩黨之理  
康成服問注雖外親亦無二統極得禮意母在統於母故  
從之服其黨是爲屬從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不敢死其  
母也卽有繼母亦不服其黨服問母死爲其母之黨服不  
爲繼母之黨服是也若母出則與族絕不能統其子從服  
其黨故不服其黨有繼母亦統於繼母存沒皆從服其黨

儀禮私箋卷七

十一

亦爲屬從喪服傳唯出母之黨無服服問母出則爲繼母

之黨服是也若庶子則統於君母故從服其黨是爲徒從

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此傳君母不在則不服是也唯爲君

母後者卽同所從雖沒也服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

卒則爲本作不爲不君母之黨服是也合攷經傳知君母

在統於君母自不得並服己母之黨必君母亡統於己母

始無論己母存沒皆服其黨雖有繼君母者亦不服其黨

賈疏兼服說非以馬季長說爲是通典又載馬氏一條其

曰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

統麻外無二統者此與前說自相矛盾必是通典傳本誤

寫誰氏爲馬氏其自降外祖服總義不見於經傳且如是

則雖降猶一統也至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女君雖不

在非婦女君猶爲其黨服雜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

服而其子不得從母服之子統於母不可與妾統於女君

同論也至有慈母之庶子則不爲慈母之黨小記爲慈母

之父母無服是也有君母在則慈母亦妾也自統於君母

從服君母之黨君母亡則服先母之黨

總麻三月章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案族曾祖父母者昆弟之曾孫爲之也族祖父母者從父

昆弟之孫爲之也族父母者從祖昆弟之子爲之也族昆

弟者則皆高祖之玄孫相爲也此四世皆相爲服總族昆

弟之相爲如經自明以上三世宜如小功章從祖兩世下

言報而不言報者以四總麻既連敘下文又出爲從祖昆

儀禮私箋卷七

弟之子則爲昆弟之曾孫爲從父昆弟之孫不言可知也

自敖氏始云以其爲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然

猶云歟以疑之程氏瑤田乃直謂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

之孫此兩人原不爲制服故經不之見不知由孫大功旁

殺昆弟之孫當小功從父昆弟之孫非當總麻而何由曾

孫小功旁殺昆弟之曾孫又非當總麻而何且五服非在

降例決無已服人而人不服已者蓋有服凡以有親也今

曰我於彼有親彼於我無親雖至愚亦知其言可笑矣而

反斥孔疏喪服小記補出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二

條爲不能融會喪服全經非大惑哉

總麻三月章 庶孫之婦

案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庶孫婦總麻則適孫婦宜小功經

文何以獨不見適孫婦也蓋有適子者無適孫有適婦者

亦無適孫婦適子死而立適孫其適婦必在是適孫婦亦

庶孫之婦也世罕有適子適婦並亡者則適孫婦亦罕及

生前而有且又先死者矣故經文不見也曰焉知婦不先

子死與曰婦死當再娶是仍有適婦也又焉知子死而婦

不先舅死與曰此則百無一者非常也至于死婦死乃有

適孫婦而又先祖死更非常也聖人止言其常苟有非常

降於適婦重於庶孫婦就言者而不見者之服不並言矣

敖繼公徐乾學並以不見適孫婦爲文脫未是

總麻三月章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

儀禮私箋卷七

上爲庶母無服

案雷次宗曰五服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

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爲者此獨言士何乎蓋

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者唯士

而已故詭常例以善唯獨一人賈氏疏蓋治之恩謂喪服

經例誠如雷說不應此經獨詭常例今以傳文推之知士

爲二字淺人因傳妄加非經原有蓋總麻諸親自天子至

於庶人無不有者天子已無期服自不論總公卿大夫所

服總唯此章貴臣貴妾是其專有不下及士此外皆降一

等則俱無服矣庶母既在總章大夫無服可

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者正以經止言庶母則嫌大夫以上

亦服之何者已爲大夫若適子者庶母爲之二年若庶子者仍爲之期不應有施無報嫌於有服一也庶母之子若公子者父卒尙爲母大功若大夫者非爲後其爲母亦如眾八而已於其子乃昆弟也大夫爲尊同者期爲爲士者大功公子父卒爲昆弟亦皆大功又不應薄視其母如長孫無忌云同氣之類凶吉頓殊者嫌於有服二也已爲大夫加父亦爲大夫庶母亦是父之貴妾其死父爲之總麻不應父之所服子敢不服父所不降子敢於降嫌於有服三也故傳於此經特明之見爲庶母者唯士爲然大夫以上舉不服庶母也若經本有士爲二字則已顯出主名與諸侯爲天子寄公爲所寓等文一例自移不到大夫以上

儀禮私箋卷七

十三 廣雅書局印

何嫌不爲庶母服而傳如此云乎

總麻三月章 貴臣貴妾 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

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姊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辭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

案敖氏破鄭注云貴臣室老貴妾長妾此亦士爲之大夫以上無總服非也何休言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者就士喪之通例言則爲絕若期與功總之親當服其親服者則仍服之不得謂盡無總服也此自是公卿大夫當服總者非有從降亦不待降不得牽尊降之法謂有士服而大夫不服斷無大夫服而士不服之理也蓋士本無臣何有

貴臣雖有妾何有貴妾既無其人自無從爲之服且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小記文也豈不足信邪康成士卑無臣之說亦即據本經知之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傳釋爲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並不及士若士有臣經傳宜云公卿大夫士矣敖氏不根經傳徒逞臆說而和者又傳會士昏士喪老即貴臣士昏媵即貴妾及曲禮不名家相證之反以康成爲誤惑矣

總麻三月章 父之姑

儀禮私箋卷七

十四 廣雅書局印

案凡服正尊之姊妹在室與昆弟同出嫁降一等父之姊妹在室同世叔父期出則大功祖之姊妹在室同從祖祖父小功出則總麻曾祖之姊妹在室同族曾祖父總麻出則無服世決無見曾祖姑成人在室者故經止見父之姑開元禮以後增爲曾祖姑總麻非周公服例是爲虛設

總麻三月章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疏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

案名昆弟之名也昆弟本同生之稱其親屬同行相謂必其父母於己有父母之名乃得名曰昆弟而以所自出別之同姓三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族昆弟也異姓止從母昆弟一則以其母於己特有母名也舅不可以名父姑不可以名母故其子不得昆弟之名經止稱舅之子姑之子此昆弟爲禮名一定者也常語則曰兄弟凡同行先生者謂之兄後生者謂之弟不獨稱同生如瞻望兄公子弟

行役也即舅之子亦曰內兄弟姑之子亦曰外兄弟  
此兄弟兩文可離而又可合者也若統稱同異姓小功以  
下不論先生後生並不論尊卑行輩則以兄弟為親好之  
總辭此經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皆在他邦加一  
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  
一等曾子問不得嗣為兄弟開傳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  
兄弟皆是總稱疏屬故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又曰小功  
者兄弟之服爾雅亦曰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黨為婚  
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康成注此經云兄弟謂族親也得  
其情矣故箋詩伐木云兄弟婦之黨母之黨注大司徒云  
兄弟婚姻嫁娶也此兄弟兩文可合而不可離者也

儀禮私箋卷七

十五

震校儀禮集釋云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  
者又與人書謂經云兄弟者或專言同姓或兼同姓異姓  
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自此說出然後喪服經傳凡言  
兄弟之義明而成濟輩據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以  
為嫂叔無服制者又疑夫之兄弟無服安得有降等者皆  
屬夢寐又記之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亦不與經中為  
本生昆弟大功親矣但言古人昆弟不稱兄弟說尙未確  
即如棠棣一詩凡七言兄弟以孔子父母其順之言核之  
則兄弟皆謂同生昆弟非必疏遠者始得稱也段氏玉裁  
又別為說曰先生為兄後生為弟本定稱謂兄為昆弟  
者周人語諸經皆言兄弟唯喪服經傳大功以上皆曰昆

儀禮私箋卷七

十六

弟小功以下同姓異姓皆曰兄弟蓋禮經欲別服之親疏  
隆殺遂以周人謂兄者專係之同姓大功以上以為立言  
之別他經則不爾此言乃大非矣從母昆弟總麻之親而  
亦名昆弟何嘗定稱之大功以上乎說文言周人謂兄曰  
昆許君蓋以經中單言昆者唯王風謂他人昆一處故據  
以為說非周人外即絕無此稱猶之屈為宋語而周太子  
亦曰不知所屈展為楚語而周大夫亦曰展矣大成謂兄  
曰昆止於他經未見耳要是周公此經事主正名故從禮  
名定稱諸經不主名謂故從常語習稱記發小功以下降  
等加等諸例不可歷數其人故從常語總稱段氏師弟似  
未細勘也賈氏唯不了此義故謂此服因其母有母名不  
思從母以名加世母叔母庶母乳母以名服名是其人之  
名則此從母昆弟昆弟乃其名也馬融曰以從母有母名  
其子有昆弟名是矣疏亦不得其說而為之辭耳  
總麻三月章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案吳徐整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服夫之姊殤見通典 吳氏  
廷華因謂姑姊妹多連文此姊字亦連及誤衍皆非也大  
戴禮本以篇男二八十六而後其施行女一七十四然後  
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合於五也中節也盧辯注亦引喪服此句為證云古者皆  
以二十三十為婚媾之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是男年  
十六女年十四以後皆道合嫁娶古今本同經傳言三十

卷五册17反

二十者舉其中節耳即如孔子禮教之宗而亦年十九即聚以此言之其夫有早娶者何得無姊殤也後人泥一說以疑經未觀其會通之故射慈答整問言古者七十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如此則此夫專為宗子義亦不該

總麻三月章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

案此經為夫之祖行服也諸眾也祖父母三字連文諸祖父母猶言眾祖父母也括父行曰諸父括祖行曰諸祖父

儀禮私箋卷七

七 廣雅釋名局采

注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十五字作一句讀鄭意夫之所為妻降一等夫於諸祖父母中之族祖父母已服總則妻無服獨此兩祖父母夫服小功妻合降而服總故曰諸祖父母者夫之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必曰夫之所為小功者明妻從服所由降也或曰曾祖父母者是馬融注說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總不報也從祖祖父母亦尊故報也其云服四者分祖曾兩父母計之萬氏斯同不識反以為不明指其人而以曾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外祖父母解之失馬氏意且曾祖於曾舉從祖父母是父行亦與敖君善以後周失 曾祖於曾孫婦無服而云報乎者鄭以經文祖父為子孫之婦推之父為長子斬其婦大功為眾子期其婦小功祖為適孫期其婦小功為庶孫大功其婦總麻服子孫婦視其夫皆降

二等曾祖既為曾孫服總則其婦無服明矣無服即與經云報不合是諸祖中不得有曾祖馬氏非也且經云諸祖明系祖行已不得上包曾祖又報字通諸所服者所言有報有不報亦與經違康成不暇一一破之也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者鄭意既破舊解而為夫之曾祖服制終不見因於此著之必曰正服小功者明妻之總所由降猶上文必曰夫之所為小功也疏蓋失注意此注如此讀之本無可疑自賈氏誤會後益穿鑿敖氏以經言諸者疑文誤且脫猶願行輩不敢質言至徐氏乾學乃謂諸祖父母即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程氏瑤田因以注疏外祖父母皆從祖父母之譌而阮氏元據通典謂注從祖

儀禮私箋卷七

六 廣雅釋名局采

祖父母下當補從祖父母皆忘從祖父母為父行經所言者為祖行與敖氏增出從祖父母同一刺謬段氏玉裁又謂注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之曾祖當作外祖不思此經明在總服下注之上文明云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而又云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服總不無謂乎且上既據兩人此又何以止及外祖也吳廷華解諸祖父母止據從祖祖父母云外祖於外孫不言報則外孫婦可知意以外祖於外孫婦無服不合報字不思經既言諸不得以一從祖祖父母當之且經文稱謂前後一定從祖祖父母易稱諸祖父不見他經先與本經例不合服言報必兩服相等為外祖小功為外孫總自不得言報何得

執外祖於外孫不言報遠定於外孫婦無服乎古人服制各有深意爲母家服舅既總矣爲舅之子亦總不由舅降而無服則外祖於女家爲外孫既總爲外孫婦亦總不由外孫降而無服原不可以本宗之服祖爲孫婦視其夫降二等例之可知外祖服外孫婦自定以此經爲實政和禮書儀家禮明會典今律亦並云爲外孫婦總是也願強云無服以異鄭義乎

又案程瑤田以妻不從服夫之母黨至不信服問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明白可據之文而謂彼經爲駁雜謂彼注外兄弟爲外祖父母從母者與此經姑之子爲外兄弟相連係鄭望文逆料不知姑之子稱外兄弟此所謂先

儀禮私箋卷七

九

生爲兄後生爲弟者也如長於己則曰外兄幼於己則曰外弟是同行之定名外祖從母爲外兄弟此乃傳所謂小功以下爲兄弟及記中諸言兄弟者也以別於族親故曰外兩文語同義別注有何違邪程氏方伸己說至禮經都不可信悖矣

總麻三月章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案經無出殤服而不出正服者小功章不見從父昆弟之子及昆弟之孫以此知是文脫非經本無也此章且出從祖昆弟之子豈反於小功之親須借殤服以明之乎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爲其妻繚冠葛經帶麻衣繚緣皆既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案此公子之庶者與適者異也君服妻與適婦不服妾與庶婦公子之服不服一從乎君故適庶所異唯此耳餘皆適庶相同程瑤田謂此經獨不載公子之服記雖見母妻之不在五服之中者所以其言不爲公子制服而公子之服固不得而聞此警說也喪服一篇自天子以至士庶男女無一不全此傳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即公子服之總例蓋君在爲公子君沒則爲公之昆弟及君在時諸侯唯正尊與適不降期親非夫人及昆弟爲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皆尊同者概不服公子不問適庶自視君所服不服而從之經唯詳公

儀禮私箋卷七

三

之服而公子之服雖欲別出之已無可出矣記以庶公子爲其母與妻固從君不服乃其喪制有雖非五服而亦介乎服者故特補出既葬以前冠衣經帶之制傳亦即以適庶服例於此發之而公子之服著矣何言不可聞邪

記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喪服於字皆作于唯此作於

案唐石經及賈疏各本皆如此就文理讀之此經明是言爲人後者爲其本親降一等爲所後之親若子如晉孔正陽之說但記言兄弟皆是小功以下親此曰兄弟足矣何乃迂曲云兄弟之子乎近世說者以爲卽昆弟之子夫使所後有昆弟之子豈皆止一適子爲不得出後者理先取

其一後大宗此取後者於所後之昆弟子有即其昆弟者降服已見大功章外仍其從父昆弟矣服之與不出後等何分若子不若子乎且記若於此已著為所後之昆弟之子則斬衰章傳言若子者又不應複舉之展轉推求今本無一可通金氏楊禮箋始據通典載賈循為後服議引喪服作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以正石經賈疏之誤此經乃還原本而其解云所為後之子謂為人後者自所後者之兄弟目之為所後之子服之如其子則是以此經言所後之親服為後者非為後者服所後之親與上為人後者文不相承宜自為一條而自為一條服者主名宜冠句上冠上若止云兄弟又不知何兄弟也宜云所後之兄弟於

儀禮私箋卷七

三

所為後之子若子乃明如記文即不成文理其說未為得也程氏瑤田據作定本更立設言真子之說程云所為後後者之真子也真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為之服如真子一般上子字即下若子字皆不屬為人後者言尤不成文理經記立言明白直徹所後者本無子而云所後者之子安能提天下萬世之耳一一告之曰吾所云所為後之子是假設之詞乎知益不然矣唯戴氏震訂正李如圭集釋云所為後之子女子子也所為後之兄弟其族親也此義得之特其說未暢故阮氏元以女子子未確而不知其極確也蓋記文皆發經之所不備為人後者有親屬者出後有疏屬絕屬者出後其服有為本生之親有為所後之親又有本生所後之親反來為之服經止據以親

屬昆弟為後之常例出為其父母昆弟姊妹之降服記故補發於兄弟降一等報使凡疏屬絕屬為後者於本宗斬衰大功親視經例從降之外其小功以下不見於經者服例皆明矣而凡本生之親於出後者皆不以其為宗子不降而報服之其例亦明矣至於所後之親經以既著本生降服則移本生親服所後之親自見故皆不出一條記既求備為補發之則與補發本宗之服經已見其親屬者不同自宜通親屬疏屬絕屬為後者言之親屬昆弟之子為後者所後不能禁且無女則於所後之親唯其女子子以從父姊妹為姊妹與未出後不同耳故記特舉所為後之子以補經所據常例者於所後之親云兄弟者上下之

儀禮私箋卷七

三

發降等加等之例記皆據兄弟言故此亦止及兄弟以補疏屬絕屬為後者於所後者之親小功以下且若子以上從可知矣子夏作傳猶以小功以上記文不備故於斬章為人後下又補著齊衰大功親云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於是為人後者之服莫不詳矣非賀氏所引無以見古經原文非戴氏勘解亦無由推記文本意紛紛語說皆臆揣也

注公士大夫之君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案臣之從君服者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六人而已餘皆不從小功以下為兄弟兄弟服則小功總麻也若室老

且從君服小功以下則必從大功以上不待言以臣於君之旁親一一從服恐無是理疑兄弟二字系唐以後寫者涉下節夫之所爲見服誤衍也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乳臣從君服之通例如是記言君之所爲服卽君之父母六人之服以六人者經已詳故不贅數其人而但言所爲服所由必記此條者以經言者是天子以下之臣通例其君若是天子諸侯其卿大夫皆從降一等無異若君是公卿大夫則唯室老從降一等邑宰及眾臣近臣皆不從服故記特明之云室老降一等則室老之外不從可知矣且以見其君若是父在爲祖父母或以庶子服長子皆應期者其室老降一等則大功不服期也此經記

儀禮私箋卷七

廣雅書局

兩條必合觀之義乃明暢卽兄弟二字之爲衍文亦決可識矣注因記言室老知是公士大夫有地者義本確極敖氏謂凡有家臣皆君或因云士亦有室老經不專指公卿大夫殊謬

記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案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今以此經參證知不爲不字蓋誤衍彼注言徒從所從亡則已疏言嫌同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與不爲後同皆望文立說未之審也蓋爲君母後者卽是爲父後君母無子以己傳重雖仍是父之子要與爲人後者同而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之父母若子則無論所後之妻存亡皆服其黨

與因母屬從同君母之黨固徒從至爲之後則徒從易爲從矣豈得以其卒遂不爲服邪依此經所云正言爲父後者君母其母也君母在自若子爲母黨其卒也亦與母死爲其母之黨服不服繼母之黨同故不得更服己母之黨上傳云君母在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是庶子徒從通例小記云者特明爲後者之不同若言不爲先與爲人後若子之服例不合且不爲己母之黨又不爲君母之黨直是無母之人矣又何言後君母乎

儀禮私箋卷七

廣雅書局

儀禮私箋卷第七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遵義鄭珍撰

士喪禮

人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使牀東面

注眾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

親者在室

注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

案喪家凡五服之男子皆主人其無服者皆賓主人自大

功以上為親者小功以下為兄弟異姓者為外兄弟自始

死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奠以訖於啟葬反哭三虞卒哭

諸節其同門大功以上臨喪不待言即異門大小功總非

儀禮私箋卷八

有他故或在外及家遠無不當往與其事以時而即內外

之位行哭踊之儀者經例稱主人者適長子主喪之一人

也稱眾主人者自喪主之昆弟至功總男子凡臨喪在此

者也其稱主婦唯主喪者之妻一人以婦是子妻對舅姑

之定名不可以統他親也自適妻一人之外總稱曰婦人

其喪主之昆弟有包在主人內者小斂時沐入主人皆出

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卒斂主人西面憑戶主人髻髮袒

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大斂時主人憑如初主人奉尸斂

于棺主人降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筮宅時主

人皆往兆南遷祖時主人從升祖柩時主人入袒此並該

有庶昆弟在內其庶昆弟之妻亦有包在主婦內者小斂

後主婦東面憑尸大斂後主婦憑亦如之卜日既後告于

主婦主婦哭反哭時主婦人于室此並該有庶婦在內唯

讀時主婦哭之時卒贈主婦亦拜賓是獨適妻行事也

至主婦與眾婦人儀節同者並總曰婦人不別言主婦其

眾主婦有儀節不盡同者經必別言之大斂時主人反親

者升自西階朝夕哭位外兄弟在其南北上遷祖時主婦

及親者由是西面是也此始死正尸之後主人坐於牀東

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使牀東面親者在室即喪大記

所言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

姓皆坐于西方也眾主人自謂喪主之昆弟從父昆弟世

叔父從祖父與其子孫婦人自謂喪主之妻及昆弟之妻

儀禮私箋卷八

姑姊妹從父姊妹與女子子女孫應服斬齊大功者男子

在主人之後婦人在主婦之後唯室中使若大功以上人

多以次遞後將不能容故經足以親者在室一向以見尸

之東西唯其男女諸婦先後使侍其餘要在室中但男東

女西而已注以此一節經備列諸親之位眾兄弟眾婦人

當小功總親者自當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所謂父

與姑即死者之昆弟姊妹兄與姊妹即死者之昆弟之子

女子姓乃死者之孫曾也然則牀東之眾主人止是主人

之庶昆弟牀西之婦人止是主婦及庶昆弟之妻妾姊妹

故曰眾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

所謂適妻即主人之妻於上文妻妾中提出言也疏云此

左據死者妻妾子姓若然子姓不可以包婦何以見婦人  
中有諸子之妻而云適妻在前邪疏蓋誤說

握手用玄纁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

注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爲纁旁  
爲方

案握手籠手之指掌衣也說文握楹持也手指散以此具  
握之則附固故名握手釋名謂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非  
其義用玄爲表纁爲裏則是硬者著與上幘目之著同以  
絲褚其中也凡人之手自中指末至腕約長六寸五指約  
廣五寸以五指相著平視之其當孽本處必最廣兩廉自  
此上至中指下至腕必漸斂而使側視之自孽本下兩廉

儀禮私箋卷八

三

廣雅其目

必厚於上略倍量之當孽本處至中指末蓋約居三分之  
二下至腕約三分之一也故握手之制用帛兩片一玄一  
纁除去綴纁同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其兩頭自三分之一  
以上稍稍削殺減約以至中央令兩旁各減一寸則止  
廣三寸也乃合而縫其邊又質中以絲然後自中央屈而  
疊之則一面止長六寸又合縫其邊而下口以納手口之  
外一面旁各著一繫其著右手者止右綴一繫如此是成  
伸掌象也至設時適容指掌使五指相著附固不緩不急  
其下三分之一雖不殺而下之廣容孽本下之厚亦適足  
而無餘此爲固手計甚精疏家不知一尺二寸是通兩面  
之長須屈疊乃成握直認作一塊窄長複片以之橫裏四

指若然廣狹齊豈不俱用必削約中央使僅廣三寸奚爲  
者疏說指容四指指一寸占四寸則兩面共占八寸其廣  
五寸者止四寸而云容四指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  
卽已說亦

難理矣

又案牢與樓同聲故古文假牢爲樓今文以其義與上髻  
笄之纁中同是兩頭寬中央狹故書作一例亦以樓纁聲  
相近也凡言樓者皆有收斂意詩式居瑳瑳斂也從手  
之樓爾雅訓聚也聚亦斂意從木之樓是重屋而屋之再  
重三重者必漸斂狹而上是所以名樓者正以削約得名  
字與樓通故爾雅樓本或作樓見音義或謂此樓必本從手  
未觀其通今文旁作方古方旁通用而作旁於義尤明  
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纁極二

儀禮私箋卷八

四

廣雅其目

注決猶闔也挾弓以橫執也云決拾既次正善也王棘與  
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  
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纁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  
爲玉今文釋爲澤世俗謂王棘耗鼠  
案決今射者所帶班指以骨爲之或用玉石著於大指用  
開弦者也襲尸以棘爲之象生時所有事而已組繫不容  
縫屬棘上蓋綴於藉決之韋下注所謂橫帶指此也極蓋  
如今俗男女所帶指韃但差長射時防放弦之挈指故於  
食指中指無名指各著其一以護之詳大射朱極三注纁  
卽繭也玉藻纁爲繭繭已治成絲猶得稱繭知繭亦可稱  
纁則纁極者蓋翦去繭之兩頭用其中韃指以象生時韋

爲之也用二者敖氏謂韜於食指中指其義當然疏云以此二者與決爲藉大非朱極之制賈疏無釋韜氏圖象指之長短作一皮籠通籠三指其纒極唯少右一指信如所圖則經當云朱極一不得爲三而纒是新絲如何可縫作彼狀且射之開弦大指抵中指食指皆大指諸指卷曲不齊必各隨勢便始鈎放圓活如彼狀通籠三指又加繫繫之其窘礙不適於用決矣今以纒爲繭推之可以纒極明朱極之必爲三卽可以朱極三明纒極之必爲繭若信轟圖於兩處經文終不可解

又案王棘者周官大司徒五曰墳衍其植物宜蒺荂物注蒺荂物薺荂王棘之屬薺荂卽今阜角康成以王棘與之並舉

儀禮私箋卷八

五

廣雅書局

當蒺荂則王棘有蒺可知目驗今棘刺之類唯俗名閻王刺者有蒺此刺有二種一曰大閻王刺一曰小閻王刺葉如槐葉二三月開黃花結實如阜角略薄多至十餘莢一簇幹刺直如椒葉刺皆反句小大二種相同小者莖長歲引三四丈大者莖短少老卽翹舉易蠹故人家多種小者爲籬落蛇豸雞犬等不敢過也康成所謂王棘卽此無疑鼠無處不可至若人此叢亦將刺死俗謂王棘砭鼠正言其刺之惡砭卽礮字也史記李斯傳十公子砭於社亦同此此棘又名牛棘又名終見爾雅又名馬棘見郭注蓋人之大莫如王畜之大莫如馬與牛故草木鳥獸蟲魚之大於其類者多得王與牛馬名若王唯王蛇王鮪王芻王葍王瓜牛斬牛藻牛

蕘馬斬馬芻馬蝟之等是也然則此棘信如郭注其刺粗而長於其類特大王也牛馬也皆以號其大也賈氏周禮疏云棘雖無蒺樹之枝葉與薺荂相類故鄭并言之是不知棘類實有此結蒺者而以注爲闕文亦限於目見故也釋棘不知何物要是棘最難大今閻王刺大及徑寸其心必空切爲決但略刮治卽可韜指外此諸刺罕見有似此可韜指者或今之大小二種卽所謂二棘與至古人用此爲決之意更無從知矣

又案決與極存象生時之意而已所以固手者全在握握之全韜五指理所不疑疏以大指有決遂謂握止裏四指然則食中指旣有極何以復裏之乎而左手是無法者不裏之又何爲乎

儀禮私箋卷八

六

廣雅書局

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注麗施也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擊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句有麗句麗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擊本也因沓其強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擊作挽案擊說文手擊也卽俗腕字敖氏謂擊字未詳或是巨聲之別名因解麗于擊爲設于大指擊此不識古字其小學之疏如此古文作挽是挽亦古字段氏玉裁注說文言擊字俗作挽是以說文不收挽故凡指首節接掌屈伸之骨

皆其木巨擘木爲飯鄰所本不可攷云決以擘爲之藉  
外端有橫帶者此明決之制藉薦也彊環也即王棘釋棘  
所爲者外端彊內韋出於上者也內端韋出於下者也鄉  
指末爲外鄉指本爲內先以薄韋一片令上下略長于彊  
廣如彊之半環於上端中間綴一橫帶勻分爲二於下端  
兩旁爲一紐使設時與韋成一圖是決之制也云設之至  
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此明設決之法攪貫也查重也手  
表掌背也設決時先以韋之紐貫大指本其韋即帖於指  
面以爲彊之襯因以彊貫指重於韋上然後取橫帶兩端  
夾彊向下從細貫過此時無他帶可與結故且持之以待  
設握即隨設握韋手說以其一繫自右橫由手內向大指

儀禮私箋卷八

七

廣雅釋詁

繞而手表至綴處向上自貫其繫斜循食指之背前出以  
鉤中指而後出循無名指之背斜向擘本與決帶之餘連  
結則決與握上下牽縮不脫即握口亦爲繫所束固而繫  
在掌背午交又成文理是明設決連擊之法因即明設握  
法也唯左手無決故其握須有兩繫乃可結右手既有決  
帶與握繫相配結之故其握止右一繫無決之握其左一  
繫當短以但備與鉤中指者相結無用長也古文麗爲連  
則麗于擊者謂連結于擊也持者扼合不動之意橫帶貫  
細出擘本下爲紐所扼決自不動故曰自飯持之持之持  
決也待設握決乃連擊矣下二句蓋申明麗于擊之詳委  
又案敖氏以折手唯一與決同著左手則無意蓋以決是

定設於右手者而經言決待設握乃連擊則握必是一繫  
乃與決之一繫相結左手既無決若有握其一繫不得結  
於擊知止右手有也不思設握取安固其手與決之象生  
時所有事者判然兩事握原非爲決而設豈右手當安固  
而左手不當安固乎說亦惑矣

又案經記皆不言設極以其事止以極指遂畢不言可  
知也敖氏言既設極乃設決而後設握焉知不當設握時  
卽一邊設極乎

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

注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  
喪服也髻髮者去笄纒而紛眾主人免于齊衰將袒以免代

儀禮私箋卷八

八

廣雅釋詁

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  
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  
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紛也于房  
于室釋髻髮宜于隱者今文免皆作絕古文髻作括

婦入壘于室

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衰者骨笄而纒今言  
髻者亦去笄纒而紛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髻髮之異於髻髮  
者既去纒而以髮爲大紛如今婦人露紛其象也檀弓曰南  
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  
爾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

案將斬者雞斯據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知之彼注謂雞

斯乃笄纏聲誤此仍誤文不敢以已所定改舊本也將齊  
衰者素冠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小斂投冠括髮知之  
言笄纏則已去冠矣言素冠則仍笄纏矣男子冠婦人笄  
相對男子去冠故婦人去笄男子素冠故婦人骨笄將斬  
衰者男喪則子也妻妾也在室女子子也將齊衰者孫也  
兄弟也世叔父母也兄弟之子女也婦也適人女子子也  
女喪則雖子亦將齊衰者也

又案括髮免髮三者皆去笄而露紛之名紛即特男子稱  
括髮免婦人稱髮以相別耳而男子露紛斬衰用麻束之  
者稱括髮齊衰以下用布束之者稱免又以爲輕重之別  
婦人質無問麻布止稱髮括髮最重爲母止以奉尸使堂

儀禮私箋卷八

九 廣雅釋詁

於又哭即易免爲父亦止於三哭後易免以爲時甚暫爲  
服止爲父母不似免之通於五服又皆至卒哭始除故小  
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髮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髮止  
以免亂髮對言不及括髮也括髮者猶云束髮說文括髮  
也絮說文麻一端也一端猶一束故繆訓泉之十絮絮訓  
絮大莊子絮之絮束其散漫者則物皆總會其中結髮亦  
然故稱括髮省文則止稱括以括與會聲同又稱會莊子  
會撮指天是也以其總髮故又稱總此經括笄括用組記  
括無笄古文皆止作括今文以是死者束髮別用會而從  
彫作髻爲尸髻專字猶之古文作括髮今文改從彫作髻  
以爲喪髻專字耳髻周禮弁師注引又從手作掄要皆由

大四百五十一

括字增變免者問喪云不冠者之所服也冠至尊不居肉  
袒之體故爲免以代之據此則程大昌說免出然則以其  
去縗免冠而露紛即謂之免經師復讀此服爲問以與解  
免義別今文又或從糸作纒別之也哀二年左傳使太子  
纒亦從糸說文則以  
卑如人之坐至盤之若蛇盤則極卑如人之臥說文髻訓  
臥髻是也夫子誨兄女之髻曰毋縱縱扈扈戒其太廣大  
高知喪髻宜略收髻令緊窄而視吉髻爲卑視臥髻爲高  
以其似坐即謂之坐作字者加髻以專名此制經師又別  
讀陟瓜切耳古之男女櫛髮訖乃以廣二尺二寸長六寸  
之纏緇其髮以笄貫之因盤其髮於笄下使緇之而髮末

儀禮私箋卷八

十 廣雅釋詁

與髮際無束者猶易散也然後用總由項後束髮本掠其  
四際以前交於額卻向後繞束髮端又束髮末而垂其餘  
於髮後爲飾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皆櫛髮總髮之次  
也喪服注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總之制  
也至遭喪去纒則髻露去笄則髻無所緝所恃以束之者  
唯總然則此注說括髮免髮及喪服說髮皆云用麻布自  
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者即是謂總也  
又案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髻乃髻之誤鍾人傑本  
經注凡髻字誤髻唯此字反得其真諸本及集釋楊圖並  
作髻則誤久矣經文免於房髮於室不關髻髮何得止以  
髻髮解之且髻髮何以言釋義疏見其難通刪去釋字究

大四百五十二

非注意蓋男女之髻纏帶之笄縮之今去笄纏須釋髻髮更爲髻而圍束以布乃成免髻故宜於隱處也

又案髮亦去笄纏而紛明其形制與男子同齊衰以上至笄猶髻髮之異於髻髮者明其時日與男子異既去纏以髮爲大紛如今婦人露紛其象也又以漢俗明其形髻之異於髻髮者句屬上文讀非領下文之辭如認成領下注方釋髻髮同是去笄纏而紛與下文去纏爲大紛不殊何以見是髻之異於髻髮自賈疏誤讀此句連下亦自知不可解遂置之而止釋去纏爲大紛此節注義乃長墮烟霧矣

儀禮私箋卷八

十一

廣雅書局

齊衰以上至笄猶髻髮之異於髻髮者此義兼明數事至笄者未成服以前斬衰婦人皆去笄及纏而露紛及成服則服斬衰者箭笄服齊衰者惡笄云至笄猶云至成服也成服雖仍笄而其去纏露紛不改故曰至笄猶髻此至笄猶髻獨舉齊衰以上者喪服經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髮衰三年是髮以服斬終二年者也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笄首以笄是婦髮以服齊終期年女子子髮以服齊終卒哭者也至笄猶髻止此五等人足明大功以下婦人皆至笄卽不髻矣此等所以至笄不髻者異門功總之親大斂後男女宜歸存其家有事或不能如殯前俱至至其婦女各有父母舅姑雖有服而非其家專喪自然不可無

飾其不露紛自若也至斬齊之中亦有至笄不髻者記言妾爲女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其笄總與上女婦同而不言以髻則不髻矣蓋妾事人者亦不可太無飾故也記

詳斬齊婦人首飾之細別注自無須分析及此耳至男子括髮易免之節鄭云爲母於又哭而免據奔喪足以明之若爲父於他注無文此云婦人至笄猶髻爲與髻髮異處夫成服之後去冠者仍冠去笄者仍笄婦人至笄之時卽男子至冠之時髻之異於髻髮在成服後猶髻可見髻髮者至成服卽不髻髮矣奔喪禮於奔父之喪與不及殯不得奔者皆云於又哭括髮於三哭猶括髮以後俱無括髮之文注云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是鄭意明以爲

儀禮私箋卷八

十二

廣雅書局

父括髮自小斂奉尸至大斂哭殯不改直至殯之明日成服乃以布易麻而免爲母輕於父故少大斂括髮一節此注蓋已明之賈疏不愜乃云斬衰既殯後乃免是爲母括髮祇一日爲父乃三月輕重之差不應懸絕若此皆由屬讀注文之誤

陸氏佃以此經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謂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其意蓋因前經眾主人在其後注訓眾主人爲庶昆弟則此免于房之眾主人亦是昆弟不同喪主一人括髮也不知此一經之言主人有專指喪主者有兼包眾子者其言眾主人有指喪主昆弟者有指五服之人者有指大功以上者文同人別讀者隨事自見此時小斂

訖自非斬衰凡應服者無不當免主人自指齊衰功緦  
諸人喪無二主拜賓送賓等事須適長一人主之至其喪  
服是子皆同豈有適長括髮以麻諸子即免以布之理奔  
喪禮所載奔父母喪者不必止是適長而括髮祖無異陸  
蓋謬說小記義疏取以爲正義何也

鄭讀問喪雜斯爲笄纏云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纏括  
髮其義固莫可移易故氏乃據檀弓始死羔裘玄冠者易  
之而已謂始死之服易以素冠深衣主人以下皆同未暇  
有所別異既小斂乃去冠爲括髮免以代冠此說蓋本之  
陳祥道案檀弓之言在家語本是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  
弔之子游問而夫子答此則原主弔者說即謂家語不可

儀禮私箋卷八

三

廣雅釋詁

盡信但據檀弓此節讀之其下文云羔裘玄冠夫子不以  
弔明是即夫子之行實上文夫子之言故鄭注但曰不以  
吉服弔喪自孔疏違失鄭旨分此節爲二事以易之爲始  
死主人易服後人喜更鄭說者遂陰援巧傳豈知經固不  
可誣邪

小記首節疏禮親始死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纏笄至將小  
斂去笄纏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案檀弓爲母既  
小斂始投冠自然始死以來素冠不改而視斂若爲父  
始死既去冠將小斂又去笄纏加素冠於經注無此說疏  
蓋以母例之案爲母始死素冠雖不飾而猶飾若爲父始  
死去冠則直去飾矣及小斂訖父母並去笄纏而括髮爲

去飾之甚矣如爲父始死已去飾旋改而略飾又旋而去  
飾之甚於禮節殊參錯又髮之爲髻以纏緝之以笄固之  
乃不散亂故去冠或素冠其笄纏皆自如及去笄纏而男  
爲括髮免女爲髻必皆以麻布繞髻所以使髻有所固束  
也如斬衰男子去笄纏著素冠視斂前此男子去冠婦人  
已去笄此時男去笄纏婦人已去纏而時尙未括髮髮有  
麻布可以繞束其髻男子猶曰冠武可圍髮際冠身可以  
籠髮婦人首無笄纏止一空髻其至髻髮散垂必矣於情  
事亦不合疏蓋誤

儀禮私箋卷八

古

廣雅釋詁

敖氏既破鄭始死去冠之義又謂曾子問言爲舅始死  
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纏自若是乃將齊衰者則始死婦  
人將斬衰以下皆當如此服案男冠婦笄相對就令如敖  
說始死男子自斬以下皆素冠是吉冠已變則婦人應皆  
變吉笄爲素笄何得吉笄自若且冠不與總對又何得以  
素總對素冠而決其猶吉笄笄總二事相連笄既素總亦  
宜素孔子止言縞總總輕尙變笄重可知本不必文備敖  
氏據以破去笄之義蓋與所據檀弓同一罔聖欺人

既夕

記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

注擊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擊還從上自貫  
反與其一端結之

案記以士喪經但詳設決之法其設握之法未定故備詳

之親膚鈎指結擊原左右手皆然鄭以右手之握其繫與  
決帶連結於經注已詳至左手無決之握須是左繫之端  
與右繫之端相結故單提手無決者明之以見設法相同  
惟其連結異耳握籠指掌其纏裏無不帖肉故云親膚如  
疏意橫從手內裏繞手表占去八寸是重掩於上四寸之  
長者不親膚矣疏又謂經據右手有決者此記是言左手  
無決者其實經止言設決因與握繫連結故文及之何嘗  
言右握如何設乎要是賈氏於數節經注制度不明故語  
亦皆不明了強求其義無益也

萬氏斯大本郝敬說握手牢猶籠也縫帛如箭兩手交貫  
於牢之謬義云圓如竹箭手從兩端入其兩掌交疊處須

儀禮私箋卷八

五 廣雅書局

寬故其制中寬兩端窄摺兩端廣一寸縫之以貫組繫所  
謂牢中旁寸著組繫也自飯時之謂自飯食時已設決持  
之既設握疊右手手在內其決附著左擊故曰麗於擊而  
中指長出握外以繫鈎繞一而還結於擊故曰繫鈎中指  
結于擊案經明云長尺二寸廣五寸既圓如竹箭其廣者  
通圖量之乎抑平量之乎圖量之中寬處乎端窄處乎平  
量之一面乎兩面乎要是圖三寸者徑一寸餘一面五寸  
者圖之徑止三寸餘手皆不能入無論交疊也古尺雖短  
尺二寸於今尺猶八寸有奇人之指掌斷不能如是之長  
更安有中指長出握外之理尤有謬者人身本橢長方形  
棺空之上廣下狹視之肩居最廣手垂兩旁下切於股此

大四百八十一

體性之自然也襲後順其自然包以衣裏以絞故能帖實  
而緊圓若平臥以兩掌交疊胸上其  
拱量其兩肱相距必廣於肩幾及一  
撐柱決不能堅實而棺空如常用上  
乃足納尸其為拂性序理已甚不獨  
尸之謬也  
如義疏所斥郝氏楷

儀禮私箋卷八

六 廣雅書局

儀禮私箋卷第八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二百二十九



周

令

儀

五

文

禮

禮

禮

禮

光緒二十二年  
廣雅書局

德清徐養原撰

上冠禮第一

養原案儀禮古文出魯淹中及孔氏見魏文志而河閒獻王所得先秦舊書亦有古文禮見河閒王傳今文則高堂生所傳也文之異同備載鄭注有字異而音義亦異者有字異而音義不異者今根據羣書略為疏證若文有詳略義可兩通則不復贅說

闕西闕外

古文闕為契闕為蹇 養原案說文門部闕從門臬聲周禮人部置契以縣注契古文臬段借字契既借為臬亦得借為闕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廣雅書局

又案闕在德韻蹇在屋韻其音不同蓋一物二名也說文無蹇字大徐以為古通用蹇攷禮記曲禮上以足蹇路馬有蹇釋文云蹇本又作蹇則大徐之言信矣說文足部蹇躡也蹇躡也蹈踐也踐履也曲禮曰不踐闕鄉黨曰行不履闕名闕為蹇亦所以示戒與一說呂氏春秋本生篇招蹇之機高誘注蹇機門內之位也蹇疑蹇字之譌

旅占

古文旅作臚 惠氏棟曰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為鴻臚之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德云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

縹衣

今文縹皆作熏 養原案皆者皆下縹邊也鄉射記云祖薰縹是縹熏薰三字古皆通用

側尊一甌

古文甌作廡 養原案說文無甌字古蓋通用廡也集韻九甌或从廡作甌則又因廡而加瓦

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坩南

古文匱為篋坩為齋 養原案篋單疏及嚴州本並作篋張洵據釋文改為篋攷說文無篋字集韻二十篋通作匱又贊

或作篋是匱贊同字也說文竹部贊字注云讀若纂凡从纂从贊之字古多通用文選賦歌棗下之纂纂李善注古咄咄歌

曰棗下何攢攢纂與攢古字通然則贊亦可通纂矣匱贊同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廣雅書局

字贊既通纂則匱亦通纂不必改纂為篋 又案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占尹梁氏玉繩曰太卜鄭詹尹惟見楚辭卜居占與詹通孟子離婁章句上有求全之毀注引陳不瞻事即陳不占今案方言十凡相候謂之占占猶瞻也是从占从瞻之字古亦通用此注詹字單疏嚴本並同張氏據釋文改為詹亦殊不必

兄弟畢袷

袷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袷為均也 惠氏棟曰袷玄卽漢之衽衽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衽玄淮南子云尸祝衽衽高誘曰衽純服衽墨齋衣也篆書衽與衽相似古文作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玄故

謂之約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養原案說文部衿

玄服衿元二字連文 从衣衿聲或从辰作衿續漢志及淮南

作衿者俗字也因衿字又借用振字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

疏云此衿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謂讀從均服振振之振

也玉藻曰振綸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為衿此借振為衿之

明證均服之均與衿玄之衿皆訓為同而其義不同一為貴

賤同服一為衣裳同色貴賤同服則禮記坊與異姓同車不

同服注云唯在軍同服爾正義引公羊成二年逢丑父衣服

與頃公相似為證左傳均服疏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

服是也衣裳同色則此經衿之是也而戎服亦衣裳同色周

禮同凡兵事車弁服注云車弁以韎韠為弁又以為衣裳是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三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衣裳同色也均服振振謂貴賤既同服而衣裳又同色耳均

當讀如字與衿音雖近而義迥別惟字形相似易致混淆此

經衿字古文作均益字之誤

采衣紒

紒結髮古文紒為結 養原案說文無紒字而有髻字部髻

結也蓋卽紒之本字古文通作結漢書陸賈傳尉他魃結箕

踞見賈師古曰結讀曰髻說文髻字在髟部新附古亦作結

然則髻紒髻結總屬一字結髮簪結總屬一義玉篇部髻髻居

濟切髮結也髻同上得之矣又引說文古拜切簪結也未免

支離集韻十二霽合紒髻結為一字十六怪別載髻字尤非

也

贊者盥于洗西

古文盥皆作浣 養原案說文部盥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又

部灑灑衣垢也或从完作浣二字音義相近古蓋通用

贊者真纒籜于筵南端

古文籜為節 養原案節為籜之省文大抵古文多假借又

多從省如立位工功是也然纒裳之纒古文作纒而今文反

作熏攝酒之攝古文作攝而今文反作攝此類殆由字體爛

脫猶以趙為省以齊為立邪

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皆作一疏一壹得通用雖 養原案說文部壹壹

也古文性專壹總壹之類作壹禮記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四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皆以修身為本涉 未有以記數者以壹貳參為一二三蓋起

秦漢以後李斯碑山碑云壹家天下是也古文只作一周禮

大宗伯壹命受職注云王之下士亦一命注言一而經言壹

儀禮注中亦有古今一壹互倒者疑俱傳寫之誤說詳公食

大夫

面葉

古文葉為搗 養原案禮記少儀執箕膺搗釋文以涉反徐

音葉又曲禮注引弟子職執箕膺搗釋文作葉云如字今本

儀禮經傳通解

面枋

今文枋為柄 養原案周禮內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作柄

云木又作枋今案說文部枋木可為車从木方聲與柄同音故借枋為柄

啐

古文啐作呼 養原案呼乃字之誤說文口啐小歛也段氏若膺注引此注云呼與啐音義皆隔當是啐之誤

儷皮

古文儷為離 養原案禮記月令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今案說文人儷琴儷也非儷偶之義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而聲禮儷皮納聘蓋鹿皮也是儷偶之儷當作麗今作儷蓋段借用之文選東都賦鳳蓋琴麗又借麗為儷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五

攝酒

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為聶 養原案大戴禮正夏小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孔氏廣森補注攝讀如爾疋葉書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兒又莊子師大宗瞻明開之聶許釋文李云許與也而保之無所施與也管子侈靡篇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注云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已上三文雖俱非此經之義而攝字從省作聶則一也

設局聶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說文鼎部鼎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口聲此以刻口之口為聲

讀如局古癸切鼎鼎蓋也从鼎一聲此以一下垂之一為聲讀如慎莫伏切蝻部蠲从鼎聲虎部趨讀如鼎皆鼎蓋之鼎非舉鼎之鼎也今本說文有鼎無鼎而鼎音莫伏切誤合二字為一 養原案段說甚覈說文固多漏落而鼎聶二字尤易混蓋字之从口者隸多作口因而誤及於篆如口之古文當作回今本說文篆作向鼎之為鼎正與此相類閱者以為重復遂刪其一不知鼎字从口象舉鼎之形鼎字从一取覆鼎之義形聲會意各有攸當豈容強合集韻於一先合鉉鼎為一於二十三錫詳載說文而終之曰一曰覆鼎者二物同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六

說不合竊疑鄭注本云今文局為鼎後人多聞鉉少聞鼎遂以意改之夫許君所稱禮易雖不知其為古文為今文然禮經異文不越古今二途故鄭注止別古今不分慶戴非如易家就今文中又有施孟梁邱之別也今古文既作局今文又作鉉則所云禮謂之鼎者何所指邪又案昏禮注云鼎皆作密疏謂鄭兼下裕寡總疊之故云皆也蓋寡寡二字古文皆作密注當並舉二字其義乃明若專言鼎則似裕寡亦作鼎矣此又鄭注之脫誤也

蠲

蠲醢蠲醢今文蠲為蝸 養原案蠲本蠲蠲字借為蝸蠲說文虫部蠲蠲也一曰鹿蠲又蝸蝸蠲也爾雅魚部蠲蠲蠲

郭璞注即蝸牛也

主人紉而迎賓 禮於昨

古文紉為結見上今文禮作醴疏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醴言禮則兼醴醴二法也盛氏世佐曰禮當從今文作醴謂以醴禮冠者也疏云

言禮則兼醴醴二法非也 養原案前請醴賓賓禮辭許注

云此醴當作禮又乃醴賓以壹獻之禮疏云此醴亦當為禮

疑二字古通用內則宰醴負子賜之束帛注醴當為禮聲之

誤也經中此二字古今文互異處甚多如士昏禮賓入授如

初禮古文禮為醴與此相反

某有子某

古文某為謀 養原案說文木某酸果也从木甘蓋某人之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七

廣雅書局

某本無正字或作某或作謀俱段借耳

以病吾子

古文病為秉 養原案說文木柄从木丙聲或从秉作棟丙

秉同音相借

敢宿賓對曰

今文無對 養原案上文兩言賓對則此亦當有對

眉壽萬年

古文眉作麋 養原案大戴禮王言孔子愀然揚麋舊本

注云一作眉荀子非相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注麋與眉同

書皆以麋為眉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不永眉

二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壽蓋古字

通用至漢猶然也少牢注眉古文作微春秋莊廿八年左

氏經築鄒二傳作微陸氏二傳音義並云左氏作麋是眉麋

微三字古通用

嘉薦宜時

賈誠也古文賈為瘠 養原案凡从賈从單之字古多通用

周禮大司馬則壇之先鄭讀為瘠之以威之瘠後鄭讀為同壇

之壇爾雅詁賈亭也毛詩大雅桑逢天憚怒傳云憚亭也釋

文云本亦作賈又周頌昊天有成命賈厥心傳云賈亭毛詩之憚

訓亭此經之瘠訓誠其从單一也

孝友時格

格至也今文格為嘏釋文嘏古雅反又作嘏 養原案說文人假非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八

廣雅書局

也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今書堯典作格爾雅詁嘏假

大也嘏假皆訓大而格無訓大者假格皆訓至而嘏無訓至

者竊意此注嘏字當從別本作假說文个部又然古字聲同

俱得相借則作嘏亦無不可

記

冠而字之

今文無之此注今本脫嚴本有

章甫

甫或為父今文為斧 養原案上文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

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

字或作父疏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為父字說文用甫男子美

稱也从用从父亦聲今文為斧者甫父聲同斧从父聲

與甫通爾雅釋器斧謂之黼觀禮斧依顧命作黼辰釋名釋器

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士昏禮第二

當阿

阿棟也今文阿為廡疏凡士之廟五架為之中脊為棟棟南一架為前楹楹前接簷為廡沈

氏彤曰阿非棟攷工記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四注

則四檐四檐則四阿然則阿即廡也今文阿為廡義之同耳

養原案阿與廡不同此古今文異字異義也既有四檐何

妨有四棟注言入堂深示親親故從古文作阿沈氏合阿廡

為一謂方納采而示親親非情之正當廡所以示謙殆廡說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九

廣雅書局

不可從或曰說文無廡字廡當以技為聲技从支聲古支佳

韻往往與歌麻相出入阿廡同字不為無因沈說可備一解

姑孛以疎攷

授如初禮

古文禮為醴見士冠禮

授校

校凡足古文校為枝 養原案枝嚴本嘉靖本並作技今本

依通解作枝攷既夕記杉在南古文校為枝以彼例此則嚴

本未必是今本未必非荀子國拔戟加乎首注云拔或作校

或作枝此校作枝之證春秋定六年盟于拔公羊作枝皆因

形相涉而誤然無作技者

面葉

古文葉作藹見士冠禮

玄纁

今文纁皆作熏見士冠禮

腊一肫脾不升 設局鼎

肫或作純古文純為鈞脾為脾 敖氏繼公曰案少牢饋食

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亦當作純明矣 養原案純與鈞

字雖異而義則相通純全也左右體脅相配共為一體是左

右鈞也 又案說文骨脾古文作蹕此脾字或蹕之誤

今文局作鈗蹕皆作密疏云鄭兼下給寫總墨之故云皆也○詳見士冠禮 養原案

通部皆古文作密此注蹕上當有古文二字疏述注云今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十

廣雅書局

鼎皆作密蓋唐初已脫故誤蒙上句言之既夕注云今文作

密誤與此同

大羹滫

大羹滫煮肉汁也今文滫皆作汁 養原案說文水滫幽溼

也从水音滫借為羹滫讀當與汁同今音去急切又或从肉

泣聲張參遂分清滫為二以滫為大羹滫為幽溼謬矣廣雅

八臄謂之臄去水傍而移肉於左尤俗

皆南枋

今文枋作柄見士冠禮

姆加景

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

也今文景作憬 養原案說文部景尤也尤即明也又部憬  
覺寤也亦有明意故二字相通隋書禮儀志四 隋皇太子納  
妃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幘說文無幘蓋即憬字之誤

贊啟會御于敦南

今文啟作開古文御為裕 養原案啟開御裕同音相借漢  
景帝名啟諱啟之字為開然此經作開自因假借非為避諱  
也凡漢世六經正文雖遇上諱亦不避書曰協和萬邦邦之  
榮懷易有恆卦儀禮徹字最多皆未嘗避不盡如顏籀所謂  
史駁文也

贊爾黍

古文黍作稷 敖氏曰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刊

尊者而食之 養原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  
注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  
之天子沐黍與疏云黍稷相對稷雖為重其味短故大夫用  
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今  
案此敖氏黍尊之說所由來也說文部黍稷五穀之長如許君  
說則古文作稷亦有理

主人說服于房 婦說服于室

今文說作稅 疏稅是追服之言非 釋文說吐泝反劉詩悅  
反云訓解通同勿言脫也 養原案毛詩召南召伯所說傳  
曰說舍也釋文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又衛碩  
農郊釋文說本或作稅毛始稅反舍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

驟而賻之釋文說作稅云本又作說同他泝反徐又如銳反  
說稅脫同音互借有他泝始銳二音劉昌宗謂勿言脫良所  
未喻

北止

古文止作趾 疏趾為足 養原案左傳桓十三年舉趾高惠  
氏補注趾漢書引作止師古曰止足也今案說文無趾字  
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為足然則古固借止為趾  
也此經今文作止古文作趾豈古文自有趾字至今文始借  
用止字乎疑不能明也

媵侍于戶外

今文侍作待 養原案待乃字之誤或義可兩通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刊

贊見婦于舅姑 舅即席

古文舅皆作咎 養原案荀子道晉之咎犯注咎與舅同  
竝南上  
今文竝當作併 今本脫今文二字據 養原案竝與併其  
音不同竝古蒲浪反當在陽唐韻併在清青韻二韻古不相  
通然二字之義則同說文部併竝也又部竝併也故古今文  
各從一字

婦贊成祭

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 疏云謂授之又處置 養原  
案注意贊成謂助成其事與他人為贊不同故從古文有成  
字



於是與始飯之錯

始飯謂舅姑錯者膝餒舅餘御餒姑餘也古文始為始

原案上言婦餒姑之餒故此句古文亦作姑然與錯義不合

知為始字之誤

酬以束錦

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曰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

辟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盛氏曰冠禮酬賓用束帛儷皮此不用帛用錦送者賤宜下

賓也敖說非

記

加于橋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橋所以度笄今文橋為鎬 養原案說文木部橋水梁也鎬部鎬

溫器也皆非度笄正字段借用之 疑鎬乃橋之誤說文鎬似

可以度物古文借借橋字

又弗能教

今文弗為不無能字 俗本作古文 養原案廣韻八不分物

切與弗同又府鳩方久二切弗不本同字俗分爲二非也

至於某之室

今文於為于 養原案說文部于於也象气之舒于从于从

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又 於象古文鳥省 於即鳥之

重文音與于同故借為于字今世猶然禮經內於于甚多注

不盡疊古今文者以二字古今俱通用彼此互見不欲煩言

也

我與在

古文與為豫 養原案與豫同音禮記上 所以使民汝嫌

疑定猶與也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

夙夜毋違命

古文毋為無 養原案毋無同音史記魯周公世家乃作多

士作毋逸今書毋作無

視諸衿鞶

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疏古文字少故眼目視瞻

養原案禮記上 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與此注

正同此是鄭義若許君則不然說文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四

廣雅書局

以示人也从二 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示神事也是示為曉示也又 視瞻也古文作眇亦作眇是

視為視瞻也與鄭義異周禮神祇字作示瞻視字作眇鄭君

參驗周禮故以視為曉示字賈氏謂視瞻曉示古皆作視非

鄭意也

請終賜見

今文無終賜 養原案士相見禮亦有請終賜見之文注不

疊今文則今文亦有也彼有此無蓋脫誤耳

某得以為昏姻之故

不言外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 注未六字今本

士相見禮第三

左頭

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為脰 養原案頭固訓首然經傳言首者多言頭者少此經左頭當作左脰解古文多段借故以頭為脰耳首脰相連言左脰則左首可知士虞禮脰脰古文作頭盭其非訓頭為首明矣

某將走見

今文無走 疏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

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今文不為非古文云固以請 疏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古文云固以請有以字於文餘緩

故不從 養原案古文行以字因下文相涉而誤

某不敢為儀固以請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五

今文不為非

將走見

古文曰某將走見 疏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 養原案古

文衍某字亦因上文相涉而誤又注於上文走字訓往此經

走字訓出文同而義別

某也不依於贊

今文無也 今本脫此注據嚴本補

某也固辭不得命

今文無也

某也非敢求見

今文無也

主人荅壹拜

古文壹為一 見士冠禮

某也既得見矣

今文無也

左頭

今文頭為脰見

君荅壹拜

古文壹作一 見士冠禮

受而後傳言

妥安坐也古文妥為綏 養原案說文無妥字古借用綏禮記曲禮 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注云綏讀曰妥說文

妥說文 部綏 車中把也从系从妥妥之偏傍已茫昧難知而其來已久未可遽廢故不載其字而附見綏字注中他如蔽注之屨粵注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六

之由稀注之希執注之茲此類頗多不盡關正篆之闕遺亦

不盡關注語之舛錯也

毋改眾皆若是

古文毋作無 見士昏禮 今文眾為終 養原案眾與終古字通周

易傳 雜卦 大有眾也釋文云眾荀作終史記 五帝本紀 怙終賊刑徐

廣曰一作眾說文 虫部 蠱从虫與聲與古文終字蠱或从虫眾

聲作蠱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今文父作甫 見士冠禮 古文毋作無 見士昏禮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

古文伸作信早作蚤疏此二字古通用故大宗伯云侯執事圭為信字詩云一之日其蚤獻羔祭此

字養原案信圭之信鄭讀為身賈氏誤引也周易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釋文信本又作伸韋昭漢書音義云古

伸字今本賈疏身作伸今從要義

膳葷

古文葷作薰 養原案葷與薰古字通史記五帝本紀北逐

葷粥周本紀作薰育前漢書霍去病傳所獲葷允之士服虔

曰葷允熏鷲也師古曰葷字與薰同

偏嘗膳

今云咕嘗膳今下當有文 釋文咕音貼他儀反穀梁未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咕血之盟咕嘗也今本穀梁莊二 養原案咕與徧形聲絕

遠說文無咕字咕既訓嘗則咕嘗不得連文周禮夫品嘗食

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禮記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

云必先徧嘗之疏云品猶徧也此經古文作徧今文作咕竊

疑咕當為品因字形相涉而誤耳

若君賜之爵

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容彌蹙以為儀

今文無容

執玉者 舉前曳踵

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拖推今本皆誤从木唯嚴本不誤 養原案說文手 部 拖

捺也捺臥引也拖曳也又申曳與曳也束縛捺拖為與廣韻

十七 拖亦作拽拖也攷說文無拽字當即拖之俗體猶唐人

避諱改泄為洩也拖與曳音義同古字通用

宅者在邦 艸茅之臣

今文宅為託嚴本無文字今 古文茅作苗 養原案說文山

宅所託也託在鐸韻宅在陌韻古音同部故說文以同聲相

訓又人侂寄也从人庇聲庇古文宅此雖與託字各見而音

義無別 又案周易卦拔茅連茹釋文云鄭音苗是苗與茅

通也吳越春秋云禹登茅山 史記夏本紀注作苗山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大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一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德清徐養原撰

鄉飲酒禮第四

賓厭介 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眾賓皆入左無門厭

字或借揖字者 養原案說文部揖攘也一曰手箸胸曰揖

又云攘推也段氏玉裁釋拜云手箸胸即鄭所謂引手此許

從今文厭皆作揖之證今案禮即肅拜見周禮太祝注鄭司

農說疏謂厭或作擡非也說文未嘗不以推手為揖其曰手

箸胸者倘一說耳非專從今文也揖自有推手引手二義古

文借用厭厭揖音同今人仍他揖而讀為厭皆為引手之義

奠爵于篚下

今文無奠 養原案無奠字則不成文疑當云今文無奠爵

于篚下注脫四字耳凡古文言奠于篚者今文往往無之見

鄉射燕禮等篇

主人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作一 見士冠禮 厭本云古文一作壹張

坐稅手

稅拭也古文稅作說疏內則事佩之中有稅則 養原案釋

文云稅始銳反拭也注稅同據此則注當云古文稅作稅靴

賈疏亦是稅字今本作說益傳寫之誤五詳有 又案說文部

稅解稅也廣韻十三 稅他括切解稅又作脫攻脫字古通作

說見士冠禮 稅既同脫亦可作說但訓拭者與解稅不同此經說

字依釋文作稅為是鄉射特牲放此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今文無北面

眾賓辯

今文辯皆作徧 養原案尙書辨徧于羣神史記五帝本紀徧作

辯樊毅西嶽廟碑亦有辯于羣神之語又左傳八年子言辨

舍爵于季氏之廟注辨徧也辨與辯古蓋通用

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

今文厭皆為揖見上

辯有脯醢

今文辯為徧見上

眾受酬者

今文無眾酬也

賓辭坐取饌以興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養原案下云介坐

受以興故鄭別言之今文曰賓受謂此經取字今文亦作受

也

尊者降席

今文遵為僣或為全 養原案禮記冠義介僣象陰陽也注云

古文禮俱皆作遵又儀僣爵注僣或作騶本亦古文禮俱作

遵又論語先進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僣讀曰詮詮之

言善也

說履

今文說作稅見上昏禮

賓服鄉服以拜賜

今文曰賓服鄉服 養原案通解無上服字朱子曰注云今

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

主人釋服

古文釋作舍 養原案周禮春官甸視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為釋

疏云周禮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又古夢乃舍萌于四方

注舍讀為釋古書釋某釋奠多作舍字

賓介不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三

古文與為豫見上昏禮

記

介俎春魯肫胙肺

今文胙作骼 養原案說文胙胙字注云亦下也从冎各聲

部骼字注云禽獸之骨曰骼从骨各聲二字皆以各為聲而

義不同今文借骼為胙猶古文借脾為髀也髀見上昏禮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古文無上

啓階開編雷

古文編為躡 養原案說文躡躡字注云亦下也从冎各聲

說見上昏禮毛詩南山躡躡靡所躡躡云躡躡縮小之貌是躡

與躡通也論語鄉黨足躡躡如有循皇侃疏躡躡猶躡躡也說

文無躡字集韻人聲躡通作編

鄉射禮第五

賓厭眾賓

今文皆曰揖眾賓見鄉飲酒禮

主人阼階前西面坐

今文無阼階

盥洗

古文盥皆作泮見上冠禮

壹揖壹讓以賓升見上冠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四

坐視手

古文視作說見鄉飲酒禮

大夫若有遵者

今文遵為俛見鄉飲酒禮

皆揖就席

今文揖為升

少立

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俎 坐奠禱拜

今文坐取俎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兼挾乘矢

古文挾皆作接 養原案孟子上 挾貫而問注云挾接也

挾接古蓋通用爾雅詁林 際接契捷也說文羽 契捷也飛之疾

也从羽夾聲讀若濫一曰使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使

陸師古曰使與挾同挾其罔旁是接與契俱訓捷契又同挾

故挾亦通接 漢書賈誼傳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其御於子

古文曰某從於子

弟子說束

今文說皆作稅 見上

昨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

今文無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五

豫則鉤楹內

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鄉飲酒義

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

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

宜從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疏禮記學記

下記皆作序鄭不破之者以鄉立庠依虞有室州立序序

去室猶取序各是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也故不破之

也 養原案爾雅釋 云豫臚敘也敘與序同此經今文作序

蓋借序為豫耳即謝亦可借用序字毛詩崧 云于邑于謝潛

夫論志氏 引作于邑于序史記龜策傳今延頸而前以當謝

適堂西

今文曰適序西

執旌負侯而侯

今文侯為立 養原案侯當作倅說文立 倅待也从立矣聲

或从巳作祀又部 倅大也引詩伍倅倅與倅義迥別今俗

以倅為倅併經典之文改之不復知有倅字矣倅而缺其半

則為立

挾弓矢而后下射射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 疏引

說取孝經緯接坤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

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从后

原案禮記曲禮 再拜稽首而后對又禮 拜而后稽顙大學

一篇皆作后禮記乃今文也緯書亦今文說後乃本字后為

段借古文多段借今文多用本字此經今文作后而古文翻

作後故知非也蓋漢世傳寫古文者之失也

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 惠氏棟 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弰

正半而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 養原案貫與關古字通史

記伍子胥 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集解貫為還反索隱曰劉

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孟子告子章 越人關弓而

射之音義曰關丁張並音彎說文部 患惡也从心上貫叩古

文作闕从關省蓋患之言貫也从闕亦取貫義

上雁馬 今文上作尙 養原案尙上古字通用尙書序疏馬融曰上

六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

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三家之說雖不同皆

以尚為上又論語<sub>顏淵</sub>草上之風必偃釋文作尚云加也木或

作上此又以上為尚也鄭君於此經從古文作上觀禮從今

文作尚蓋上為段借尚為本字

十純則東而委之

古文籒皆為蹙見鄭侯酒禮

獲者負俎北面拜受爵

古文曰再拜受爵

各以其耦進

以猶與也今文以為與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日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為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七

與則平敵之義也

作上射如初

今文或言作升射

執餘獲升告

今文曰告于賓

視算如初

今文曰視數也養原案說文竹算數也二字義同字異

賓與大夫反

古文曰反坐

酬者不拜

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以虛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

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解

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為爵實解解為之疏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為

養原案注先釋奠奠之義乃云今文無蓋謂今文無奠

于筐三字耳燕禮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注云今文無奠于

筐是其證也上文言執解者受解又云賓解以之主人大夫

之解長受又云執解者皆與旅木節云執解者洗升已上各

條除受解外凡五解字今文皆作爵本節實解解字今文作

之此注文義稍晦或味其句讀疑無字為衍文故詳釋之

賓不與

古文與作豫見士昏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八

五職

職猶脰也古文職為載今文或作植養原案說文無職字

載肉部大脰也本非脰義古文借載為職今文或借植為職皆

同聲相借也又案訓黏訓脰然兩義字各不同尚書禹徐

州厥土赤墀墳釋文墀鄭作載音熾說文土部墀黏土也記搏

地之土二鄭又片髓脂膏久殖也周禮弓人凡昵之類不

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織杜子春云織讀為不義不昵之昵或

為翏翏黏也元謂織脂膏髓敗之髓髓亦黏也此皆訓黏者

也惟職與植訓脰然鄉飲注云挺猶職也釋文職本亦作織

廣韻入聲十四職髓之翼切肺長尺有二寸曰髓儀禮作職則織

臚雖訓黏與訓脰之職又相通也機之作臚植之作臚正同

一側又與說文無臚字亦無脰字臚即占部之殖字脰鄉飲

記作挺凡從肉者皆俗字也攷工記傳植書或為植是植植通也

獻工與笙

今文無與笙

遂命倚旌

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則以白羽與朱羽糅韜上一尋

今文糅為縮韜為韜養原案縮據下文宜作縮監本韜為

韜韜作縮此因上句而誤又案糅从柔聲縮韜竝从呂聲翳

从設聲皆在尤幽韻為同音相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九

廣雅書局宋

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古文與為豫見上

侯道五十弓

今文改弓為肱也養原案春秋左氏經昭公三十二年黑肱以濫

來奔公羊作弓穀梁亦作肱古弓肱同音先儒論二字通用

說文又肱臂上也或从肉作肱又尋度人之兩臂為尋八

尺也兩臂八尺則一肱四尺矣周禮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

步張三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雖

與後鄭異然亦足備一說大侯九十步二十七丈參七十步

二十一丈千五十步十五丈鄉侯五十肱當二十丈近于參

而遠于千以禮行于鄉君不在故得伸也

君射則為下射

今文君射則為下

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今文皮樹為繁豎糅為緇古文無以養原案漢書司馬相

豎从豎豆聲與樹同音樹从對聲對从又案釋文至此始

為緇作音則前文不作緇豈陸氏所見本已有誤與然說文

無糅緇二字米部有糅字食部有餽字竝訓襍飯僧元應一

切經音義三五又糅古文糅餽二形同女救切然則糅即糅

鈕字也大射儀公親糅之古文糅為紐紐之為糅猶紐之為

糅也緇當為紐之誤紐為古文糅為今文經當作糅注當云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十

廣雅書局宋

今文糅為糅傳寫譌倒耳

士鹿中翻旌以獲

今文無以獲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養原案周易上豐辭履信思乎

順又以尚賢也鄭氏易又作有見周易音義毛詩商頌有虔秉鉞

箋云有之言又也禮記則凡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

有讀為又說文有部二百三十八以月又聲古文以又為有乃省文

也

君在大夫射

今文無射



燕禮第六

寫用給若錫

今文錫為錫 養原案說文部錫細布也或从麻作緡文選

子虛 被阿錫李善注錫與錫古字通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

竝作錫釋文音錫為悉歷反得之矣乃復引劉音余章反於

少牢則專音羊不知何說

射人納賓

射人為擯者也今文曰擯者 養原案大射作擯者

坐取觚洗 主人坐奠觚于篚

古文觚皆為觶說見後

賓洗南坐奠觚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十一

廣雅音屬

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已下觚皆為爵

疏上文主人洗觚獻賓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對文

一升曰爵二升曰觶散文即通此觶即前爵周公作經嫌易

主人辭洗

今文無洗

更爵洗升

古文更為受 養原案周禮巾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

更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夏本紀更作受竝以

形相似而誤

升騰觚于賓

騰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騰皆作騰疏禮記檀弓下云杜黃洗而揚解注

云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騰作

騰騰與騰皆是送義讀從檀弓杜黃揚解之揚揚訓為舉義

勝於騰送故讀從之也○案檀弓下文云謂之杜舉故鄭從

揚此專就檀弓正讀非讀此勝必為揚也此注實無揚

勝于騰之意 養原案文選應璩與羽爵飛騰注引儀禮鄭

注又周易咸卦騰口說也釋文騰虞作騰鄭云送也惠氏棟

曰騰當讀為騰騰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後漢書隗囂傳

云帝數騰書隗囂高誘許慎皆訓騰為傳今案騰與騰騰首

同故互相通然據大射則此注今文當作古文說見大射禮

記射義揚解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

則此注今字又似不誤俟更詳之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十三

廣雅音屬

今文無奠于篚

階階下再拜稽首

古文云階階下北面再拜

遂卒爵

古文曰卒爵不拜

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

今文解作觶 養原案下騰觚于公注云此當言騰解酬之

禮皆用觶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解字或作角彘氏由此誤

爾蓋禮經觶觶互異頗為轉轉鄭君於此注特為剖析以示

從違之準攷說文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解解受

四升从角單聲或从辰作觶禮經作觶又觶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觶从角瓜聲此許君之說也鄭君之意則不然周禮效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獻以

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云觶豆字聲之誤觶當為觶豆當為斗疏云此下當有異義二字元脫衛制今韓詩說一升曰

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觶二升不滿豆矣鄭駁

之云觶字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者多聞觶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觶耳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

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解也今案儀禮之內古文多作觶今文多作觶鄭意一升曰觶三升曰解故改攷工之

觶為觶而於儀禮則或從古文或從今文分別甚詳如許說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則攷工不煩改字然鄭注與韓詩古周禮說及漢禮器制度合其義比許為長古周禮說者劉子駿杜子春相傳之說也觶二升解三升已攷攷工之文矣讀豆為斗說本馬融則凡鄭之改諸皆有自來非臆說也

賓降洗象觶今文曰洗象觶取賓所賸觶與

令文觶又為觶公荅拜

古文曰公荅再拜以賜鍾人於門內齋

古文賜作錫養原案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爾雅

賚賈錫界予貺賜也錫賜古字通用此經古文作錫觀禮天子賜舍今文作錫是古文今文皆通用也大射儀亦有此語注不疊古文是古文亦作賜

賈君有不腆之酒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養原案毛詩籩簠不於箋云殄當作腆善也疏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

儀禮注云腆古文殄是也使某固以請今文無使某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今文無則下無燕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大射儀第七頌磬東面

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為庸疏此亦通亦有成功之義也養原案周禮大司疏引鄭氏尚書注

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此說視禮注較詳頌與庸同聲不同字而其

義相足頌者頌其庸也據此經賈疏知鄭本尚書作笙庸與古文禮合偽孔庸作鏞非也而今本大司樂注及疏俱從偽

孔作鏞謬之甚矣

寡用錫若締綴諸箭

今文錫或作錫見燕 緇或作裕 古文箭作晉 養原案周禮

其利金錫竹箭故書箭為晉說詳周禮故書攷

更爵洗升

古文更為受見燕

媵觚于賓

古文媵皆作騰 養原案隸釋石經儀禮殘碑人盥洗升媵

觚于賓石經嘉平所立乃今文也與此注合足證燕禮注稱

今文為傳寫之誤互詳前

降適阼階下

古文曰降適阼階下 養原案造乃字之誤升日造

大夫辯受酬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今文辯作徧見鄉飲

後首

古文後首為後手 養原案春秋成二 左氏經曹公子首公

羊穀梁竝作手說詳春秋三家異同

挾乘矢於弓外

古文挾皆作接見鄉

士御於大夫

今文於為于見士

皆適次而俟

今文俟作待 養原案俟當作俟說文 待俟也又

立 俟待也二字義同音又相近古益通用

不異侯

古文異作辭 養原案辭當作辭說文 異分也从卂从男

男子也又辛 辭不受也二字非但音同義亦相對故古今又

各為一字

三耦俟于次北

今文俟為立見鄉

至乏聲止

古文聲為磬 養原案說文耳 聲音也从耳設聲設籀文磬

蓋古文從簡聲省作設設乃聲字非磬字也至籀文始以設

為磬而傳古文者直書作磬失其初意矣

授獲者 獲者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養原案護乃字之誤蓋傳古文者失

之

獲而未釋獲

古文釋為舍見鄉飲

且左還

古文且為阻 養原案漢書食貨 志上 舜命后稷曰黎民祖飢孟

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惠氏棟 曰古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

自盟和鐘文王命厲鼎師散敦皆以且為祖故曾子曰祖者

且也今案祖字既通作阻又通作且故阻亦通且矣

既拾取矢櫛之

古文櫛作魁 養原案魁櫛以雙聲得通而韻亦相近左傳

昭公二疏引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芬漢書人表今槐

杼子在第五等蓋即芬也芬之於槐猶桐之於魁也說文部玉部玖火

齊玖玖也从玉文聲唐韻莫栝切玖瑰壘韻也而以文爲聲

亦同此例周禮攷工記甗氏淫之以鬻鄭司農云士冠禮以

屋魁俱訓爲蛤是二字可通用也周官亦有白盛之屋屋蛤也

揚觸桐復同音故桐亦通作魁 教字文有堆音

古文桐作魁見射禮

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見射禮

司射去朴適階階下

今文曰阼階下無適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七

還右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還右還君之右也今文曰右還疏若右還則右還於上

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

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

射故也是時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盛氏世佐

曰今文曰右還義似長蓋由右物之南適西階即右還也

養原案注云還君之右敖氏盛氏並言還右物與注不合姑

存其說以俟攷

以袂順左右限 公親揀之

今文順爲循古文採爲紃 養原案說文部循行順也段氏

大賾大賾正義 漢書賈誼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

訓順字恐非

順行之釋名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淮南子訓則順彼四方高

誘注順循也二字義同音近古蒸通用古从川从廌之字多

通見漢書平 又案採紐同聲相借左傳五年公山不狝史

記孔子索隱作公山不踈紐狝皆以丑爲聲採踈皆以柔爲

聲

遂以所執餘獲

餘獲餘算也古文曰餘算

則縮而委之

古文縮皆作蹙見鄉飲

賓升就席

今文席爲筵 養原案周禮司几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六

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司馬師命獲者

今文司馬師無司馬

士長并拜受解

今文解作觶見燕

媵解于公 公荅再拜

今文解爲觶見上公荅拜無再拜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二

走合五册丁版

德清徐養原撰

聘禮第八

帥眾介夕

古文帥皆作率 養原案帥率皆假借非正字也說詳周禮

故書攷樂帥此率字本當作連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

敷 養原案周易釋文隨卦官有蜀才作館有惠氏 棟曰官

本古文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 又案說文部專布也裴

松之注魏志華佗傳云古敷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然說文部敝也敝敝也讀與施同施亦布也咎繇暮曰翁

受敝施則剪敝不甚相遠

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

馬言則者此享王用皮或時用馬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下疏

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

使者裁廔

古文廔皆為膳 養原案凡从廔从善之字古多通用集韻

上聲二 譚隸作善亦作廔是其證也

垂纒

今文纒作環 養原案周禮弁師諸侯之纒序九就注鄭司

農云纒當為藻纒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今案下詁

與纒古文纒或作藻今文作環然則纒藻皆古字也環今字

也古字多借用今字多特設弁師注殆傳寫誤與說文部環

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環火粉米今書作藻又帥藻水帥

也或从澡作藻又部纒繹繹為絲也

介皆與北面西上

古文與作豫 見士昏禮

陳皮北首西上

古文曰陳幣北首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今文無擯

介皆入門左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今文無門

禘降立

古文禘皆作賜 養原案禘賜同聲相借浦氏 疑賜為錫

之誤今案燕禮錫字賜字古文皆作錫 見前則此經禘字古文

疑亦作錫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

今文無升

賓進訶受几于筵前

今文訶為梧 惠氏 棟曰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訶對

相授疏云梧即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本作梧訓為逆訶亦

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訶亦有作梧也漢書司馬遷

傳贊云或有抵梧如涪曰梧讀曰注戰國策梧亦作樓梧

公壹拜送

古文壹作一見上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

古文重入

歸饗餼五牢

今文歸或為饋

饋與歸音義皆同故得相通餘詳論語稱讀攷

皆二以並

今文竝皆為併

大夫注亦云竝併也併卑正切竝蒲迴切古音讀如傍二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聲異義同故古今文各為一字非假借也既夕云筮二以成

言借並者取

車乘有五簋

今文或為逾

云十六斗曰庾庾即逾也下注云今江淮之 養原案說文斗則量也从斗與

聲周禮曰漆

籩也从竹數聲三字音同惟爵為正字餘皆假借

六斗為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在周禮周禮旅人職云

實三而或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

云庾實二穀案如陶旅二大則庾二斗四升矣而包氏注曰

十六斗為庾即其字不妨用通也玉篇斗部則今作庾則射

即庾字無疑故工之庾與禮之逾皆當作制但如聘禮之

數則三則為四十八斗即如工之數亦上斗升計一可

所用之漆不應若是之多故鄭注弓人云則輕重未聞益

闕疑也要之與字必是 又案籩與逾同音相借釋文云

逾劉音余說文大溝反今說文無此音蓋舊音也古韻虞之

半與侯通大溝之音甚合若音余即非同聲矣余當為俞之

誤

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

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

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

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疏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

致饗饋如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

今鄭不從者周禮則與大夫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

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 張氏 爾岐 曰注意謂

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凡升者必三讓敵者則客三辭主人先升以道之是成三讓

也客尊則主人三讓而客即升如此經大夫先升是也主人

三讓客不三辭故云不成三也段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

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故即經文大夫先升知大夫

未嘗三辭是謂不成三也公雖尊當其為主人亦必三讓乃

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 養原案客主敵體則主人先升

客尊於主人則客先升主人先升者主人三讓客三辭然後

主人先升以道賓也客先升者當主人未讓不復辭而遂升

是主人三讓而客二辭也三讓三辭謂之成三三讓二辭謂

之不成三凡敵者皆成三也客尊於主者皆不成三也然客

雖二辭主已三讓故古文仍有三字鄭欲明不成三之義故

雖二辭主已三讓故古文仍有三字鄭欲明不成三之義故

從今文無三

至于階讓賓升一筭

古文曰三讓見上

庭實設

今文曰入設 敖氏曰此庭實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今文

賓拜禮於朝

今文禮為醴見上

壹食再饗

古文壹皆為一見上今文饗皆為鄉 養原案鄉為饗之省文

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則此注今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五

疑亦當為古上句已稱古文下句不應復舉蓋饗之省作鄉古今互見耳或公食注誤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古文俶作淑 養原案說文俶善也

也詩曰令終有俶一曰始也爾雅淑善也俶與淑既同訓

為善則亦可同訓為始也

致之以侑幣

古文侑皆作宥 養原案管子法文有三侑武母一赦此侑

侑為宥也周禮大司馬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與此經俱侑

宥為侑二字音同互相通

迎于外門外 帥大夫以入

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為率見上

升自西階自左南而受圭

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禮玉

今文禮皆作醴見上

公使卿贈如覲幣

今文公為君

朝服載旌

古文旌作膳見上

赴者未至

今文赴作計 養原案說文無計字忝部赴字注云趨也徐

鉉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計非據鄭君此注則今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六

禮經已有此字既夕疏云雜記作計者義取以言語相通亦一塗也

記

問幾月之資

古文資作齋 養原案周禮天官共其財用之幣齋注鄭司

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

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今案外府注蓋兼儀禮言之

其曰今禮家者即儀禮今文家也互詳周禮周易旅卦得其

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然則惟王弼本作資不

可為典要然齋字以齊為聲齋既通資則齊之通資亦非無

因也

釋敝

古文𦉳作𦉳 養原案說文部𦉳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  
神爲𦉳从車及聲又示部𦉳除惡祭也从示及聲二字俱以友  
爲聲古蓋通用

圭與纒  
古文纒或作藻今文作璪見上

紉組

今文紉作約 養原案說文無約字旬勻同聲金部鈞从金勻  
聲古文从旬作𦉳御字說文彳部作徇此紉約亦當屬一字

爲肆

古文肆爲肆 養原案禮記玉肆束及帶注云肆讀爲肆肆  
餘也周禮伯宗肆儀爲位注云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爲肆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七

廣雅書局刊

禮記是今文故作肆周禮故書乃古文而亦作肆然則肆肆  
通用無分於古今也

義之至也

今文至爲砥 養原案說文氏部砥至也唐韻丁又厂部底柔石  
也从厂氏聲或从石作砥唐韻砥氏同音氏至同義故轉

至爲砥

賓入門室

古文皇皆作王 養原案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尚書大傳  
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極或皆爲皇極又王之不極是謂  
不建注王君也爾雅皇王皆訓君古多通用說文皇在王部  
是先有王字乃有皇字於文王在門爲閭而堯典曰以閭曰

正四時成歲則唐虞已前已稱大君爲王  
皮馬相開可也

古文閒作干 養原案毛詩考槃釋文云淵韓詩作干文選

吳都賦長干延屬劉淵林注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閒下地

吏民雜居韓詩曰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周易下經漸卦漸漸

干干釋文曰荀王肅云山閒澗水也王氏引之曰鄭語姜嬴

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閒也閒與干聲

相近故字亦相通

賄在聘于賄

古文賄皆作悔 養原案玉篇貝部賄同賄攷說文無賄字蓋

古者賄悔通用後乃別增悔字耳一切經音義十九賄古文賄同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八

廣雅書局刊

禮不拜至

今文禮爲禮見土冠禮

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

古文闕爲蹇見土冠禮

負右房而立

今文無而

賜饗唯羹飪

古文羹爲羔飪作脰 養原案羔乃羹字之爛說文無脰字

食部飪大熟也古文作脰亦作恁禮記郊特牲腥肆爛脰祭

注脰孰也釋文脰而審反脰與飪音義俱同蓋卽一字因脰  
字恁字形相涉而誤



如饋食之禮

今文無之

勝肉及廋車

勝猶賦也古文勝作紛 養原案說文無勝字美部羹賦事

也从美从八八分之也讀若頒今通作頒或作班禮記制王名

山大澤不以勝注云勝讀為班勝與紛竝以分為聲故古文

通用紛字

明日問大夫

古文曰問夫人也

夕夫人歸禮

今文歸作饋見上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九

廣雅書局宋

口如其饗餼之數

古之既為餼 養原案段氏周禮漢讀考改作古文餼為既

謂此及中庸既稟稱事皆槩文之爛今案經文已是餼字則

注自當云餼為既然自宋嚴州本已誤矣說文水部氣饋客芻

米也从米氣聲或从既作槩或从食作餼又部既小食也引

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作氣蓋既字誤為槩遂誤為氣也論

語之既既為氣此注之槩又誤既蓋人不識槩字又不明氣

既二字之義是以互誤惟餼字則未有誤者

無行則重賄反幣

今文曰賄反幣

十六斗曰斂

今文斂為逾見上

十筥曰稷

古文稷作縷 養原案說文無縷字然此經古文作縷則非

俗字也稷字从禾而訓布縷殊非建類一首之義說文稷下

有秭字解曰五稷為秭此乃禾五十筥非布四百縷也秭下

又載耗字云二秭為耗又引周禮云云是許君明以十筥為

稷矣禾數為稷布縷為縷古文借縷為稷今文則稷縷各出

史記孝景帝紀後三年後徒隸衣七縷布其字从糸竊疑說

文糸部本有縷字為布之八十縷後人妄為刪去移其解於

稷字下而稷之本義反缺耳

公食大夫禮第九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十

廣雅書局宋

設局鼎

今文局作鉉古文鼎皆作密見土部冠禮

設洗如饗

古文饗或作鄉說見聘禮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疏經云南上則止一人是以

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

養原案敖氏以宰為大宰謂宰一人獨立於此南上之文

無所用之宜從古文此說與鄭異存以俟攷

坐奠于鼎西 左人待載

今文奠為委古文待為持 敖氏曰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養原案後篇皆作委鄭於此獨從古文作奠者欲見奠委

兩通耳以持為待猶士醫禮以待為待形既相近義亦兩通  
周禮夏官服不氏以旃屨之而待履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後鄭仍作持待相調與此正同

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 養原案毛詩大雅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

鐘也禮記制必即天論注論或為倫疏論謂論議或為倫倫

理也說文部倫思也又部倫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从

品命倫理也釋名賦論倫也有倫理也文選兩都賦序朝夕論思

命倫論三字音義俱同古皆通用王制論字當訓為理疏岐

而一之殆非也

卒盟公壹揖壹讓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古文壹皆作一見士冠禮

賓立于階西

今文曰西階

昌本南廉嚮以西詩蒹葭鹿麋

今文鷄皆作麋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竝東北上

竝併也今文曰併見聘禮 古文簋皆作軌 養原案說文部簋

古文作匝周易卦釋文二簋蜀才作軌周禮史注故書簋或

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古文也竊疑几當為

九蓋匝而省匕則為軌矣軌而省車則為九矣皆古文從省

之字也據此注簋為今文而先鄭以為古文恐有譌脫互詳

周禮故書攷

大羹滂 山門入升自階階

今文滂為汁又曰入門自階階無升 養原案說文水部滂幽

溼也从水音聲古文借為羹汁之汁以二字同音也廣韻入

六緝滂羹汁去急切專以羹汁為滂雖與說文不合猶未為

大誤集韻既載幽溼之滂別載滂滂二字云博雅膳謂之滂

或作滂分滂滂為二則誤甚矣說文肉部無滂滂二字

以辯糝于醢

今文無于 養原案特牲揶于醢釋文無于字然注不舛今

文古文是今古皆無于也彼注云揶醢者染于醢以經無于

字故特釋之明有于無于其義不異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壹以授賓

古文壹作一 養原案士冠疏云儀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

皆逐義彊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即下文云

壹揖壹讓升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一以授賓注云

古文一為壹是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如賈氏說則今本經

注適與之相反其為後人妄改不疑下文仍云一以授賓知

此文之誤嚴本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但古文一為壹恐當

作今文一為壹否則一壹古今迭出而鄭唯今文之從何邪

臍以東臍臍牛炙

古文臍作香臍作薰 養原案說文無臍臍二字古文借用

香薰字香字又作薝周禮春行羔豚膳膏香禮記內作薝



本左氏經傳俱作是杜注云寔實也疑服氏本作實尚書音是能容之禮記大引作實能容之 又案嘉與賀並以加為聲二字同音故今文借賀為嘉

迎于外門外再拜

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敖氏曰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此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其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以為二門者之微

大史是右

古文是為氏也 養原案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

注是或為氏漢書地理志下至元孫氏為莊公注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尚書鴻五者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云五氏來備荀爽傳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五 廣雅書局宋

云五禮咸備注禮是也引史記五是來備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見隸一惠氏 曰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魏志以為孔文舉改氏為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見當時以是氏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

尚左

古文尚作上 見鄉

四傳擯

古文傳作傅 養原案傅為字之誤

祭地瘞

古文瘞作瘞 養原案說文土瘞幽瘞也爾雅祭地曰瘞埋埋即瘞之俗字 說文有毛詩邶終曰終風且瘞傳瘞雨土

也又曰終風且曠傳陰而風曰曠瘞瘞連文而瘞與曠義相類此注瘞字殆曠之誤與又說文土部壇天陰塵也引詩壇培其陰一切經音義一華嚴經第三卷曠古文壇同於計切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三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六 廣雅書局宋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廣雅書局宋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四

德清徐養原撰

喪服經傳第十一

經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今文無冠布纓 養原案喪服一篇古今文不同者惟齊衰期章冠布纓三字古有今無為異至傳則更無一字異同何也疑傳非古今兼有者也不至其為古文乎為今文乎注喪服經傳始于馬融融專治古文者也使傳為今文則融不注之矣斬衰章冠繩纓傳曰冠六升齊衰三年章冠布纓傳曰冠者沾功也齊衰期章傳又發何冠之間蓋經每言冠則傳必詳其升數以示區別經不言冠則傳不空發若今文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一

章無此三字則傳何不於三年章統釋之乎又大功九月章鄭注云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古文依此禮也戴氏震校李氏集釋言古文下疑有脫誤今案下經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所謂古文依此禮者正指此傳而言謂古文說尊同得服其親服乃依諸侯外喪禮也傳為古文此亦一證但無明文終不敢決耳

士喪禮第十二

綴足

今文綴為對 養原案周禮考工記去一以為轡圍注鄭司

農云樹讀如繫綴之綴元謂樹者以其鄉人為名今案樹以對為聲說文亦取對義樹既可讀如綴綴亦可通作對

為銘 書銘于末

今文銘皆為名末為旆也俗本作今文銘為旆據嚴本改正 養原案說文無銘字小祝故書作銘此經古文作銘則銘字自古有之矣竊疑明旆與器物不同明旆當作名器物當作銘此經乃明旆之名古文作銘段借也今文作名正字也 又案末旆同音相借釋名兵白旆般旆也以帛繼旆末也蓋以末訓旆也為望于西牆下東鄉

今文鄉為面

不結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一

結讀為紵屈也江河之間謂榮收繩索為紵古文結皆為精惠氏棟曰說文云紵紵末榮繩讀若旌案孟郁修堯廟碑精字作旌 養原案精紵精旌四字同聲惟紵為正字餘皆段借故鄭君先正其讀

布巾環幅不繫

古文環作還 惠氏棟曰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

幘目

幘讀若詩云葛藟縈之縈古文幘為涓俗本脫末五字據嚴本補 養原案幘本音密而以冥為聲冥縈聲韻也縈之為涓猶縈之為

綱也

牢中旁寸

牢讀為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為縶旁為

方疏讀從樓者義取樓斂挾少之意養原案說文無縶字古蓋通作牢也

牢縶聲韻古音牢在尤幽韻自可通用上文醫并縶中注云縶并之

中央以安髮義與此牢中不殊鄭必讀牢為樓者牢樓雙聲

亦取樓斂之義故讀從之爾雅釋詁樓聚也注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釋文云木或作樓非然

則此注樓亦當為樓之誤又案尚書堯典其工方鳩僝功說文字注定部速引

作旁速屏功惠氏棟曰尚書中如方鳩僝功方施象刑方告

無辜漢儒皆引作旁見白虎通論衡等書

澆用正王棘若釋棘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三

廣雅釋名

古文王為三今文釋為澤世俗謂王棘砭鼠 惠氏棟曰言

王棘可以砭鼠也砭古礫字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砭鼠

劉昌宗音砭為托皆失之 養原案此鄭據俗語以證古也

謂今俗猶有王棘砭鼠之言則知此經當從今文作王不啻

從古文作三三宋嚴州本明嘉靖本俱作玉周禮緝人注注道昆本亦作玉當攷又案說文

無釋字蓋偶遺之今文作澤者字之誤也左傳宣公四年謂虎於

菟漢書傳攷作於釋則又借釋為菟

祿衣

古文祿為緣 養原案周禮內司服緣衣注禮記曰夫人服稅

衣揄狄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

衣者實祿衣字之誤也今案說文無祿字古文借用緣今文

始作祿或借用稅

竹笏

今文笏作忽 養原案說文部有囙囙二字囙隸作忽出

氣詞也从曰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忽笏文笏一曰

佩也象形笏笏同字說文雖以佩之一訓注笏字下其實忽

亦訓佩故尚書啓在治忽鄭本作笏云笏者臣見君所秉

書思對命者也諸書笏字俱通作忽故鄭太子笏今本春秋

傳作忽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笏揚雄甘泉賦翁赫笏霍

河東賦蠻笏如神師古曰笏讀與忽同是也其訓佩者亦當

通作忽俗別作笏其字不見於說文必非古文所有此經當

云竹笏注當云今文笏作忽今本為笏人肌改殆非鄭氏之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四

廣雅釋名

舊惠定宇云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其意以古文多段借

故也然笏字甚古未必不在籀文之前其通作忽當起於漢

世耳

拒用巾 古文拒皆作振 養原案鄭注喪大記云拒拭也楚詞漁父新

浴者必振衣注云去塵穢也是亦以振為拭

漢濯棄于坎

古文漢作緣荆沔之閒語 養原案緣釋文作涿云劉士亂

反然說文無涿字廣韻集韻並以涿為水名疑緣字得其真

傳寫誤為涿耳漢緣同聲相借荆沔之閒讀緣聲如漢則非

直古韻相通而已

警用組

古文警皆為括 養原案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尚書賁棟幹

楛柏傳云柏葉松身曰昏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楛聲會聲

之字往往通借周禮注視女云禴猶割去也詩曷其有倍德音

來楛毛傳皆訓會方言十一云婚媾也說文部云諧合會善言

也从言昏聲籀文從會作論釋名兵云矢末曰楛楛會也與

弭會也此同物之證今案說文有髻無髻下經髻髮袒亦作

髻此及前髻并俱作髻一篇之中字例不一疑亦傳寫之誤

然變髻為髻猶俗書之有理者楛為髻之假借禮記多作楛

周禮夏官弁師會五采玉璫故書會作楛鄭司農云士喪禮

曰楛用組乃笄楛讀與楛同書之異耳然則此經髻字實本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五 廣雅書局

作楛 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今文宰不言執 設鞮帶指笏

古文鞮為合也 養原案古文借用合今文加韋

設決麗于擊 古文麗亦為連擊作梳 養原案連麗雙聲故得通借 又

案擊當作擊說文手擊手擊也楊雄曰擊握也从手収聲鳥

切與擊字訓固而音苦開切者迥別俗多漏而莫辨漢書視

志莫不楛擊注擊古手腕之字也史記封禪書作梳梳腕俱

不見於說文然此經古文作梳則梳非近字蓋古文不合時

務見林傳眾所不屑講者許君著說文略存一二以寫嗜古之

意仍不欲悉載恐招世人好奇之訾也又呂氏春秋味述蕩

之擊注云獸名擊讀如椹椹之椹說文有擊者踏也今案讀

擊為椹取其聲也踏義未詳存以俟攷

設冒囊之 今文囊為囊 養原案囊為字之誤

幕用疏布久之 幕用葦席 古文幕皆作密見禮

幕奠用功布 古文奠為尊 惠氏棟曰古尊字作奠與奠相似故譌从之

奠从丁讀若箕奠从升讀若拱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六 廣雅書局

四鬢 兩胎 設扁躡 今文鬢為剔胎為迫 惠氏棟曰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

狄當作剔韓詩作鬢云除也 養原案說文有膊無胎周禮

醢作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脊也今河間名

豚脊聲如銀鑄案說文拍迫竝假借字也釋名飲膊迫也薄

豚肉迫箸物使燥也是膊迫以同音起義故今文竟借迫為

膊 古文躡為密見禮

二人以竝 今文竝為併見禮

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

今文免皆作絕古文髻作搯 養原案說文絕在日部卽冕

之或字也蓋古文止作免今文加糸不覺與冕之或體同然

止借絕不借冕也說文無免字子孫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

段氏注云據此條則必當有免字偶然逸之今案段說是也

此經古文作免則其字非始于漢矣 髻搯說見上

男女奉尸俛于堂

俛之言尸也今文俛作夷疏尸之舍曰夷舍尸之牀曰夷牀此俛尸人俯作之 養原

案俛尸者依尸為言故從古文作俛然夷俛同聲原可相借

既夕夷牀釋文作俛云本亦作夷

抽扃于左手兼執之取鼎委于鼎北

今文扃為鉉見士冠禮 古文子為與 養原案說文扃與賜予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七 廣雅書局

此與與同爾雅詁台朕齊昇卜陽予也注云齊卜界皆賜與

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

鼎為密見士冠禮

乃杜載載兩髀于兩端 兩胎亞 進柢

古文杜為匕 養原案說文匕相與比叙也亦所以用比

取飯一名柢段氏注云匕卽今之飯匙少牢饋食禮注所謂

飯柢也禮經匕有二匕飯匕黍稷之匕經不多見其所以別

出牲體之匕十七篇中屢見雲用桑為之祭用棘為之又有

名疏名挑之別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匕以之別出牲體

謂之匕載酒取黍稷謂之匕黍稷也易詩亦皆作匕大東傳

震卦王注皆云匕所以載鼎實也禮記禮記乃作柢本亦

作柢蓋古經作匕漢人或作柢非器名作匕匕載作柢以此

分別也鄭注易亦云匕牲體未嘗作柢牲體也今按段氏以

古經作匕漢人作柢其義本同不當以匕為器名柢為匕載

強生分別大致與敖氏同而語較詳錄之以祛學者之惑

髀為髀見士冠禮 今文胎為迫見上 柢皆為胾 養原案柢訓

本根見說文 故骨本亦謂之柢今文以其為肉之屬改木從

肉遂為胾胾之胾

繼者以褶

古文褶為襲 養原案尚書金 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

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

也然則習與襲古本通用說文無褶字疑此經及玉藻褶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八 廣雅書局

本俱作習後人加衣周禮地官甸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胤醢兩邊無膝

今文胤為蠋見士冠禮 古文膝為甸 養原案周禮小司 四邱為

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釋文繩證反漢書地理 廣

漢郡甸氏道李奇曰甸音騰師古曰音食證反說文邑 郇讀

若法郇甸俱在真臻先韻騰乘孕證法俱在蒸登韻雖不同

部古人有此相通之法禮弓下有陳棄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疏云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

魚左首進髻

古文首為手見大射儀 髻為耆 養原案說文無髻字古文借用

耆字今文加髻

成師出



今文無成

婦人踊主人拜送

今文無拜

敦啟會卻諸其南

今文無敦

兼執之

今文無兼

兆基無有後艱

基始也古文無兆基作期

惠氏棟

曰堯母碑基字亦作基

張氏爾岐

曰古文期無有後艱義意自備

養原案張氏

以期屬下句則當改爲其矣聊備一說可也要之期基古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九

在廣雅書局採

通用互詳士虞記又案說文月部古文期从日刀作百此注作

期蓋古文久廢後人以篆文代之

不述命

古文述皆作術

養原案毛詩

邶日

報我不述釋文云本亦

作術禮記義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疏循述而省

視之

席于闕西闕外

古文闕作契闕作暨

見士冠禮

占曰某日從

古文曰爲日

養原案顧氏

炎武

金石文字記

唐人

日日

二字同一書法惟日字左角稍缺石經日字皆作曰陸氏釋

于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今案日與曰楷書相

似而篆文不相似日作古文作

然與皇帝曰日字判然不同此經占曰古文作占日自是各

爲一字非關形似之譌

既夕第十三

請啟期告于賓

今文啟爲聞

見士昏禮

商祝免袒

今文免作綯

見士喪禮

取銘置于重

今文銘皆作名

見士喪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

在廣雅書局採

設披

今文披皆爲藩 養原案惠氏棟 毛詩古義曰十月之交云

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劭音皮是蕃

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

案披从手皮聲藩與蕃同故以披爲蕃聲之誤也古皮繁同

音見鄉射禮故韓詩作繁今案古歌戈韻字今多誤入支韻古元

寒桓剛山仙韻字多與歌戈麻韻相出入左傳宣公牛則有

皮犀兕尚多弄甲則那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皮與多那何協

又定公般民七族有繁氏釋文步何反尙書秦番番良士釋

文音波藩从潘聲說文潘从番聲水部是皮繁披藩四字並

同音相通

細窮

賡淺也今文翦作淺疏謂染為淺緇之色養原案翦之為淺以聲起

義今文賡言之故竟改為淺莊子在曰而後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釋文翦翦李云淺短兒是亦以翦為淺也

周禮放工記則是以博為棧也注鄭司農云棧讀為翦謂以

廣為狹也元謂翦者如後淺之淺疏謂先鄭讀棧為翦亦是

狹少之意後鄭轉為小戎後收之後今案翦淺同字二鄭之

說初不異也

用疏布

今文麻皆為密今文當作古文餘見士皆禮

無二醴酒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

古文無皆作無見士冠禮

兩杆

今文杆為梓養原案說文無梓字集韻平聲二杆或作梓

攷禮記內則敦牟厄注云敦牟黍稷器也疏引隱義云登土

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今案內則敦牟連文此經上

言兩敦即繼之以兩梓則梓即內則之牟明矣禮記多今文

說故與今文相應登字亦不見於說文古蓋通作牟後既以

木為之遂加木作梓耳說文杆作朽所以塗也借為盤孟字今以朽為朽鐵杆為盤孟分朽杆為

二復合杆梓為一皆失之

賡賡幣于棧左服出

今文棧作載養原案載氏琳經義稌記曰說文木部棧棚

也竹木之車曰棧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切車部輶輦二同

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案巾車及輿人皆作棧禮之譌與棧同案棧為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

皆作棧與說文同儀禮今文作載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从

車遂改棧為輶鄭定從古經與說文合說文以輶為循文車

字棧作載與循文車字涉嫌非是

輶不升

古文輶作輶見士昏禮

贏醢

今文贏為蝸見士冠禮

特鮮獸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二

廣雅書局

古文特為俎養原案上言俎二以成此言特謂無偶也言

俎則不辭故定從今文

執算從

古文算皆為筭養原案說文無筭字蓋即策之俗體竹筭

馬筭也策本馬筭借為著策筭策字士冠禮筭人執策著策

也此經之策筭策也鄉射記箭筭八十注筭算也筭策同義

俱可訓算故今文作算而古文作策顏氏家訓六簡策字竹者猶如刺史之傷應為束今亦作束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策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

而祝執功布以御柩

今文無以

馬引

古文屬爲燭 養原案燭爲字之誤

乃空

今文爲爲封 養原案說文土部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

官謂之空禮謂今文禮也據此經鄭注則禮古經亦作封許

獨稱周官者周官亦古學稱周官猶稱古文禮也

曰知之何

今文無曰 俗本作古文 依嚴本改正

記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今文處爲居 養原案說文几部几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又處

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又或从宀聲作處二字相類古文作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三 廣雅書局採

處今文當作几居字說文在尸部云躄也俗从足作踞今人

多借爲厄處之字未知蘭臺漆書經字已如是否

于爲於 見士 昏記

設牀第當牖

古文第爲茨 養原案第茨疊韻 竝在脂微 齊皆灰韻又說文竹部第牀

簣也爾雅釋器簣謂之第毛詩傳云簣積也又 小雅 甫田 傳曰

茨積也第簣同物而簣與茨又竝訓積故第亦通茨

楔貌如輓上兩末

今文輓作厄 養原案毛詩 韓 奕 傳 厄 烏 蠲 也 正 義

曰厄烏蠲釋蠲文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蠲然也釋文蠲作蠲

云音蜀爾雅作蠲沈音書釋名 車 柄 厄 也 所 以 扼 牛 頭 也 馬

曰烏啄向下向馬頭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今案烏蠲當

從釋文作烏蠲烏蠲即烏啄也啄與蠲古字通戰國策策黃

雀因是以俯蠲白粒是也釋名與毛傳合陸孔俱以爾雅釋

之非也輓當作輓說文車部輓輓前也又 木部 檣 大 車 輓 輓 即 輓

也 說文 無 輓 然 則 金 厄 即 金 輓 周 禮 攷 工 記 疏 輓 者 厄 馬 領 不 得

出厄輓輓同聲相訓亦同音相借釋名之厄亦即厄也說文

厄厄科厄木節也从口尸聲又 戶部 厄 隘 也 从 戶 乙 聲 郭 忠 恕

曰以科厄之厄爲困厄其順非有如此者今案厄互果切尼

於革切音義迥別輓說文作輓扼說文作扼然則此經及毛

詩之厄亦皆爲厄之誤 毛詩釋文厄於革反此 厄之音非厄之音也

校在南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四 廣雅書局採

古文校爲枝 見士 昏禮

赴曰 赴母妻長子

今文赴作計 見聘 禮

掘坎

今文掘爲坻 養原案說文無坻字釋文引埤蒼云坎也坻

也似坻即是坎下文甸人築坻坎注云築實土其中堅之穿

坎之名一曰坻是坻乃穿坎之名非即坎也張稷若曰築之

坻之皆甸人也然則掘築坻凡三事築與坻下文始見故此

經定從古文作掘

徑用塊

古文徑爲役 養原案說文無徑字古文借用役今文加土

喪大記甸人爲塋于西嚮下與禮經今文同禮記多今文說也

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

倫比也今文無紵古文倫爲輪 養原案釋名云輪倫也

言彌綸也又采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倫綸輪三字音同

互相假借與公食大夫倫虐今文作論同例

實角解四木柶二

古文角解爲角柶 養原案大敘用角解木柶故此不從古文

文

主人說髦

今文說皆作稅見土昏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五

主人乘惡車

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聖 養原案聖白飾也木車

無飾惟飾之以白而已與下白狗備相稱惡則聖之假借也

釋名宮聖亞也次也儀禮通解續六引尚書大傳鼓鐘惡

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讀爲亞亞次也亞惡聖三字音

同互相假借

白狗辟

辟覆符也古文僻爲幕 養原案幕釋文作幕音莫凡鼎鼎

尊幕古文皆作密不應覆符之辟反作幕當依釋文作幕公

食大夫記值有蓋幕注云幕今文或作幕今文當作古文蓋

幕與覆符古文俱借用幕也蓋幕本作密其作幕說文巾幕

字注云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小徐本無此句而有案爾雅三字文義難通

覆食卽蓋幕之義又辟字注引周禮駟車犬辟今周禮作襍

襍卽幕也亦非古文毛詩大雅韓奕鞞鞞淺鞞傳鞞覆式也正義

曰鞞字禮記作僻周禮作襍字異而義同與天官幕人之字

異其義亦同今案說文鞞蓋鞞也亦見巾部蓋詩曰鞞禮曰僻諸

經字例不同古文通作幕今文通作幕四字皆一聲之轉

御以蒲鼓

古文鼓作騶 養原案漢書晁錯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

瀉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善矢也左氏傳作鼓字其音同耳

木鎡

今文鎡爲鎡 養原案說文無鎡鎡字車部鎡端杳也又轄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六

車聲也一曰轄鍵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維周之氏箋云爲周之柅

鎡釋文云鎡字又作轄是鎡卽轄也鎡卽轄卽鎡卽轄矣鎡

鎡同物故趙臺卿孟子題辭云六經之鎡鎡

木鏹

古文鏹爲苞 養原案釋名車部鏹苞也在旁苞斂其口也此

以同聲相訓遂借苞爲鏹禮記曲禮苞屨不入公門注苞屨

也屨之通苞猶鏹之通苞也鷩冠子世賢申鹿胛卽申包胥

馬不齊髦

今文髦爲毛 養原案尚書堯典鳥獸毳毛說文毛部引作

鳥獸毳毛又命南宮毛漢書古今人表作南宮髦

啟之昕外內不哭

古文啟為開見士禮

夷牀軌軸

古文軌或作拱 養原案說文無軌字古文或借用拱言或

則古文亦有作軌者矣不得因說文所無而遽斥為俗字也

序從如初

今文無從

韋靴載履

古文韋為殺 養原案韋說文作繼部古文為殺同聲相借

莊子馬蹶蹶蹶為仁釋文蹶向崔本作殺音同借殺為繼猶借

殺為蹶也

廡為膳見聘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七

廣雅書局

橐車載蓑笠

俗本橐作橐蓑作

今本橐為漚疏案周禮輪人為蓋鄭云禮所謂漚 養原案

橐漚疊韻然鄭君訓橐為散以漚車為蓋車輪人注云蓋者

文水部漚 雨水大兒則同物而異名不在通借之例

抗木刊

古文刊為竿 養原案竿乃字之誤

弓矢之新沽功

今文沽作古 養原案此無正字沽古皆段借字周禮天官

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盥又泉苦功猶此經沽功沽苦

盥皆以古為聲

有秘

古文秘作柴柴俗本誤作柴 養原案柴釋文作柴攷說文

木部無柴字米部無柴字惟有柴字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

有業誓業在之咍韻秘在質櫛韻以雙聲求之得相通借

設依撻焉

撻耐側天道也今文撻為銛 養原案說文金部銛斷也从金

昏聲銛撻同音俱段借字此銛與銛錘之銛從口舌之舌者

不同劉昌宗音搢不誤陸氏乃音息廉反失之遠矣

士虞禮第十四

藉用葦席

古文藉為席 養原案鄭注宗伯序官云藉之曰席此經古

文上席字即藉之之義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六

廣雅書局

設局鼎

今文局為鉉見士冠禮 脫古

東縮

古文縮為蹙見鄉飲記

左人抽局鼎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見士冠禮

魚亞之

今文無之

佐食出立于戶西

今文無于戶西疏若無此文不知立 盛氏世佐曰立于戶

西者便其給事于室也



皆設局難陳之

今文扁作鉉古文鼎作密見士禮

載猶進概魚進替

今文概爲賦古文髻爲耆此見士禮

銅芼用苦若薇

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芻 養原案說文部枯槩也从木古

聲夏書曰唯箇輅枯木名也今案今書禹貢作楛楛从苦得

聲故苦亦作楛釋文枯如字又音姑劉本作枯音先古反音

姑者蓋讀爲無姑之姑也盧氏文昭校釋文改劉本之枯爲

楛未知然否先古之音亦疑有誤又案公食大夫及特牲記

注竝云今文苦爲芻是古文爲苦今文爲芻也如此注所云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則苦亦今文矣未詳

尸坐不說履

今文說爲稅見士昏禮。俗本

聲三啟戶

今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明齊澹酒

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澹釀此酒也今文曰明齊黍稷也非

其次今文澹爲醜疏上巳云普淳兼黍稷何 養原案周禮

酒正五齊杜子春讀皆爲黍則齊黍古字通鄭據爾雅以黍

爲稷曲禮稷曰明黍王助謂古本無此一句孔冲遠據此注

故不從子春說其注禮運黍醒云黍讀爲齊聲之誤也與此

注同意 又案說文無醜字聘禮醜黍清注云醜白酒也蓋

古文借用澹字今文別作醜聘禮不疊古文者偶遺之耳說

文本

哀薦禴事

今文曰古事 養原案古事各本皆同惟集釋作合事似可

從禴者合祭先祖也言合事則禴可知

他用剛曰

今文他爲它 養原案他當作佗說文部佗負何也从人它

聲又部它虫也从虫作蛇二字音同義異其訓彼者經典

佗它竝用周易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釋文音他

未徹乃饒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古文饒爲踐 養原案周禮春官司其朝踐用兩獻尊注故

書踐作饒杜子春云饒當爲踐是饒踐古字通也說詳周禮

故書攷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

古文甒爲廡也見士禮

饒邊豆脯四脰

古文脰爲挺見鄉射記

二尹縮

古文縮爲躄見上

尸謏從者奉饌哭從之

古文謏作休見上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今文說為稅見上

入徹主人不與

古文與為豫見上

猶出几席設如初

古文席為筵 養原案周禮宗伯序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此經古文作筵今

文作席亦筵席通稱之一證也

來曰某齊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今文齊為齊 養原案毛詩商頌聖故曰躋禮記孔子引作

齊說文有躋無齊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明日以其班祔

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 惠氏棟曰史記五

帝紀云辯于羣神徐廣曰辯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

師古曰辨讀為班今文為胖者鄭注王制云類之為言班也

類與胖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 養原案少牢饋食禮

司馬升羊右胖胖古文作辨則辨胖古通也說文刀部辨判也

从刀辨聲判分也从刀半聲班中亦从刀又半部胖半體肉也

从半从肉半亦聲判胖音同義近故今文借胖為辨

沐浴櫛搔翦

冷文曰沐浴見上搔翦或為蚤揃揃或為髡 養原案下二句

疑專論字體非辨別古文今文也士喪禮曰蚤揃如他日鄭

意此經之搔翦即彼經之蚤揃故曰搔翦或為蚤揃彼經蚤

揃注不疊今古文則此經搔翦亦不分今古而揃字或作

髡亦今古同也 蚤搔揃翦鬚並段借字論其正則當作爪揃

徒紛今皆不取 此注並無羨字自張澹為釋文所誤異說

用專膚為折俎

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胙俎亦甚誣矣 養原案此條古

今文同說異故錄之

取諸脰膾

古文脰膾為頭膾也頭見上 養原案說文無膾字口部膾咽

也从口益聲籀文作益蓋膾為正字今文別作膾膾雖別字

然猶以益為聲若借用股則形聲遠矣互詳上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普薦漉酒

今文漉為醜見上

基而小祥

古文基皆作基 養原案說文禾部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

書曰稭三百有六旬又月部期會也从月其聲古文期从日丌

作厠稭字隸作基經典亦或通用期字周易繫辭當期之日

釋文云期本又作基音基同今案士喪禮兆基古文作期此

經之基古文作基是期基基三字古互相通也

薦此常事

古文常為祥 養原案下經云薦此祥事則此當為常

中月而禴



古文禫或爲導 養原案說文

谷部

函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

木部校讀同又

穴部

突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

大徐本

脫此句徐鍇曰古

無禫字借導字爲之是導爲古文段借字禫導一聲之轉然

注云或爲導則古文未嘗無禫字說文

示部

有之徐謂古無禫

字非也導或爲道禮記

喪大

禮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

道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群再覆校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四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五

德清徐養原撰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不誼日

今文誼皆為詛俗本脫此句據嚴本增入 養原案詛之與誼雙聲疊韻

皆不合也取本訓謀疑詛乃謀之譌

席于門中闌西闕外

古文闌作塾闌作暨見士冠禮

乃宿尸

古文宿皆作羞俗本脫此句據嚴本增入 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

宿疏凡宿或作速謂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是也記作肅者宿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文宿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是也 養原案羞肅宿俱在尤幽韻惟速在侯韻鄭讀宿

為肅訓肅為進羞亦進也鴻範羞用五事是也見漢書五行志上 是

三字可互相通惟速義則微有別蓋前期曰宿本日曰速公

食大夫記曰不宿戒注云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又曰戒不

速注云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鄉飲

酒禮彙定主人速賓賓及眾賓皆從之注速召也

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籩

古文籩為密見士冠禮

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

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饗 養原案說文食部 饋酒食也或从甌

作甌或从米作糈如說文則甌糈皆甌之或字依此注則皆

為古文蓋本屬古文而小篆亦兼仍其體許明六經故歸之或字鄭校禮經故屬之古文

藉用菴

古文用為于

佐食升斯俎籩之

古文籩皆作密 養原案此經及注籩字疑皆為冪之誤抑

或二字通用無分于覆鼎覆俎與蓋古文祇借用密字至今

文始分籩冪二字而其音既同則自可互通也已具釋于士

冠篇

祝命接祭

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接讀同耳今文改接皆為綏古文此皆為接祭也末二句俗本脫從嚴

補 養原案注未接祭士虞疏引作擣祭殆非也擣祭乃大

祝九祭之一鄭司農云擣祭以肝肺菹擣醢中以祭也攷

士虞禮尸取菹擣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夫取菹擣醢

卽擣祭也先言擣醢乃言墮祭則擣祭非墮祭矣此經先言

接祭乃言擣醢者蓋祝命墮祭之時卽尸取菹擣醢之時以

其同時並行故文有先後而義不兩妨然則擣祭非墮祭而

士虞疏之誤明矣士虞古文之墮當為隋此篇古文之接當

為接說文無接字部手 接推也从手委聲徐鉉曰今俗作接非

是知接當為接也古音委在歌戈韻與隋聲相近故接隋同讀 此文別字凡五古

文則士虞作隋特牲少牢作接又作妥今文則俱作綏而特

牲少牢又或作羞鄭意隋按同讀妥綏小譌羞則大失也至  
於墮搗換所四字乃後世傳刻之誤非鄭注本文互詳士虞  
少牢存司

設大羹滫于醢北

今文滫皆爲汁見士  
昏禮

主人洗角升酌酌尸

今文酌皆爲酌見士  
虞禮

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

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俗本脫上五  
字從嚴本增

尸以醋主人

古文醋作酢 養原案說文西醋容酌主人也酢醢也此經  
部醋容酌主人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三 廣雅釋名

古文借酢醢之酢爲醢醢字今文別作醋至後世則酢醢互  
易矣周易繫辭是故可以醢醢釋文酢京作醋京易今文之

學也

佐食授妥祭妥各本俱作按張  
濟據注改今從之

妥亦當爲按今文或皆改妥作按俗本脫此注  
依嚴本補 養原案此

注恐有誤字宜云今文或皆改按爲羞說見上條

挂于季指

古文挂作卦俗本俱脫  
從嚴本補 養原案周易繫辭卦一以象三釋

文卦卦買反別也王肅音卦又故再劫而後掛釋文京作卦

云再劫而後布卦此掛卦通用之證挂與掛同說文有挂無

掛

主人拜送爵

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坐掬手

古文掬皆作說見鄉侯  
酒禮

主人更爵酌醋

古文更爲受俗作今文授爲受從  
嚴本改正。見燕禮

更爵離于主人

古文更爲受俗本脫此注  
從嚴本補

賓辭洗

今文無洗俗本脫此注  
從嚴本補

尸備替拜焉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四 廣雅釋名

備盡也古文備爲復 養原案備在之哈韻盡也復在尤幽

韻度从音聲音亦在之哈韻說文部遠也二字音義俱別蓋古今異文不

相爲謀也一說復當作倭字之誤倭即古文備字也然鄭君

校經祇辨詞句異同不論字體庶爲古文廟字禮經廟廟禘

出鄭未嘗疊古今文也或鄭意與許異不以備倭爲一字仍

從通借之例耳又疑復爲伏字之誤說文部部紕从糸伏聲

或从革荀聲作韉古文蓋借伏爲備

舉觶者皆奠解于薦右

今文曰奠于薦右

祝命嘗食饗

古文饗皆作餼 養原案惠棟論語古義曰有酒食先生饗

鄭氏論語饋作餽云食餘曰餽說文曰饗具食也或作饋今案說文餽從食算聲今作饋傳寫誤也餽本訓具食其訓為食餘者段借用之非餽之本義也食餘正字當為餽說文不載蓋偶遺之段氏說文注云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餽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餽作餽

記

銅筆用苦若薇

今文苦為芊芊乃地黃非也疏以其與薇葵等為不類故知非也 養原案鄭

義與許不同詳見公食大夫禮公食及士虞俱不言芊之非此在後總決之也

執匱者西而澆沃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五

今文澆作激釋文激一本作浮劉本作激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六曰激

當為敦敦澆聲相近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澆制故書澆為敦是其證矣 養原案質人澆制注云澆讀如澆尸盥之澆澆

尸盥即此澆沃也澆制澆沃兩澆字同音故皆作敦敦字可讀為雕又可讀為燾雕燾浮俱屬尤幽韻別本作浮即敦聲

之轉

荆肺三

今文荆為切 養原案說文部切荆也荆切也二字互訓故

古今異文而義不異

主婦俎穀折

古文穀皆作穀俗本脫此注從穀本補 養原案穀為字之誤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箇

古文宿皆作肴見特牲饋食禮

原人既飢願七與敦于糜養原案黍為聲之誤

古文飢為烝 養原案黍為聲之誤

司馬升羊右胖脾不升 皆二骨以並

古文胖皆作辯 養原案辯之通脾見士虞記辯與辨古亦

通用

脾皆作脾見士昏禮今文並皆為併見禮

皆設局從嚴本注同

古文鼎皆為密見士冠禮亦闕文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六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 皆有冪

古文甒皆作廡見士冠禮今文鼎作冪俗本作今文冪 張氏澆

曰注云今文鼎作冪冪指經也經字必冪後乃啟二尊之蓋

冪同 養原案古文冪冪皆借用密字此處經當作冪注當

云古文冪為密乃與通部一例張氏反依注而改經疏矣然

嚴州本嘉靖本俱云冪作冪單疏標注亦有作冪二字今姑

仍之餘詳士冠禮

乃啟二尊之蓋冪 南柄

今文啟為開俗本脫此句從嚴 古文柄皆為枋俗本作今文柄為方從嚴

木啟。見

長礼

士冠禮

古本札作匕見士喪禮

心皆安下切上舌皆切本

今文切皆為刊 養原案此與特性記切刊互易則此注今

文當作古文切刊字異義同故鄭兩從之

主婦被錫衣 執葵菹羸醢以授主婦

今文錫為錫俗本脫錫為錫三字據嚴本增○見燕禮 羸為蝸見士冠禮

主婦興入于房

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尸取韭菹徧揆于三豆

今文辨為徧見鄉飲酒禮

上佐食舉尸牢幹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七

廣雅書局宋

古文幹為肝 養原案肝為聲之誤又因下文賓長羞牢肝

相涉而誤又釋名形體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

也凡物以木為幹也然則以肝為幹似亦有理幹當作餘說文無幹字木

部餘築膳尚木也从木執聲幹以執為聲非从干也

乃醢尸

古文醢作酌見士虞禮

縮執俎肝亦縮

古文縮為斲見鄉飲酒記

上佐食以綏祭

綏或作綏按讀為墮古文墮為所 養原案禮經隋祭今

作綏鄭皆不從惟士虞禮不綏祭鄭注但云綏當為隋不從

今文又不疊古文者疑古文偶脫此簡遂無從校正耳此經

及下經其綏祭古文皆作所所有司徹其綏祭古文作揆說文

無所字特性所俎鄭注以為心舌之俎釋文音所與隋之音

義絕不相類鄭於士虞禮詳論隋祭不言經有作所者所

與五名亦不及所殊屬可疑竊意所乃隋字之誤耳揆即

字橋祭非隋祭說見特牲

以嘏于主人曰 受祿于天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古文嘏為格見士冠禮 祿為福眉為微普為祿或為載載普聲

相近 養原案說文示部祿福也段氏注云詩言福祿多不別

商頌五篇兩言福三言祿大旨不殊釋詁毛詩傳皆曰祿福

也此古義也鄭既醉箋始為分別之詞今案福在之吟韻祿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八

廣雅書局宋

在侯韻音雖不同義則相類既醉箋以福為五福祿為祿位

亦望文生義非定解也 又案微之通眉猶糜之通眉也說

詳士冠禮 又案錢氏大昕曰袂當為秩字形相涉而誤也

說文載為載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載載是秩與載通書平

秩東作說文作平豳豳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普聲亦

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為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今案說文豳部

豳之次第也从豐从弟非諧聲字段氏論普字曰屈賦懷

沙與抑韻莊子則陽篇與世偕行而不普與所行之備而不

血韻讀近鐵此普字所以得通秩也

挂于季指

古文挂作卦見特牲禮



其接盛注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之惠氏禮說曰說文自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也

主人北向于東楹東蒼拜

古文曰東楹之東

婦贊者執二邊饗

今文無二邊俗本脫從殿木補

取糗與服脩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今文殿為斷釋文殿丁亂反本又作段音同養原案說文無殿字作段是也此古文段借字釋名語斷段也分為異段也段斷同音古

字通用

主婦主人之北西而蒼拜

今文無西面

主婦立于席西

今文曰南面立於席西 敖氏曰宜從今文入南面字 養

原案設席南面則主婦南面立可知故不從今文

坐挽手

挽手者于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

養原案此注有帨字與鄉飲釋文相應益知鄉飲注之謬

但經作帨則注當云古文現作帨此仍有譌餘詳鄉飲酒禮

賓門東北面皆蒼壹拜

古文壹為一見士冠禮

羊幣一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

今文若為如 養原案若如一聲之轉經傳多互通康誥若

保赤于大學引作如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引作若

辭皆為徧見鄉飲酒禮

其齊體儀也

儀者尊禮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今文儀皆作臙或為議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養原案臙今本釋文作臙宋本釋文作臙當以臙為正字

書無臙字然臙字亦不見於說文集韻五支臙字注云度性

體骨曰臙通作儀則知北宋以前古本固作臙也又案說文

人儀度也本經上文議侑于賓注云議猶擇也擇度同音故

儀亦通作議王氏引之曰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陸續姚信本並作儀儀與議古字通

主人受酌降

古文酌為爵俗本脫從爵木補

主人就筵

古文曰升就筵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

古文解皆為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解 養原案禮經爵觚  
觚三者古今文互誤燕禮賓洗南坐奠觚注云今文從此以  
下觚皆為爵此古文作觚而今文作爵也此經則古文作爵  
而今文作解然至延熹始定未知延熹之前今文作爵乎作  
觚乎又案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得毛詩當在見馬融之後  
融卒於延熹九年鄭注禮當在延熹之前或延熹之初此注  
蓋自後加之餘詳燕禮

腊辯無脾

古文脾作脾見上昏禮

乃撫于魚腊俎

古文撫為撫俗本作今文今從嚴本

養原案帶今本釋文作揲宋本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十三

禮與雅書局

釋文作帶與嚴本合單疏從木亦非帶與揲均與撫音不同陸氏乃音之  
石反失之矣說文手拓拾也或从庶作撫又拾掇也是撫有  
掇拾之義揲拾疊韻帶掇雙聲舊本作帶當以帶為正然作  
揲亦未為大失不妨兩存

其綏祭其殿

綏皆當作按按讀為藏其隋之隋古文為揆 養原案禮經

按祭唯此文作揆揆即孺也鄭意以孺祭為大祝九祭之一  
與按祭不同故不從古文前土虞禮疏引特性注古文此皆  
為按祭也以按為孺又隋祭五名孺按並列觀此注而其誤  
益明矣說詳特性饋食禮

尸以醋主婦

今文醋曰酌俗本作今文醋酌從嚴本改 養原案經醋字當改作酢蓋  
古文曰酢今文曰醋鄭君多從今文惟此經古文作酢今文  
作酌說文起說有曰酌則無醋之可從不得不從古文作酢  
寫者知鄭君多從醋遂併此文改之而不知其與注不合也  
若不改經則當改注云古文醋曰酌若俗本日今文醋曰酢  
則更誤矣

婦人贊者執棗椀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

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椀授婦贊

者不興受俗本脫從嚴本補

乃藝如饋

古文藝作餼見特性饋食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十四

禮與雅書局

右几匪用席

匪隱也古文右作侑匪作苐 養原案古左右字即今佐佑

字也說文無左手之左說文作ナ右手之右蓋當作又說文

也手以右為使故專手今通用左右字禮記王制王三又然

後制刑此借又為宥也上文議侑于賓古文侑作宥此借宥

為侑也此經右几古文右作侑此借侑為右也又右宥侑四

字音同經傳多互相假借 又案毛詩衛碩人翟苐以朝傳苐

蔽也匪苐同音隱蔽同義故借苐為匪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五